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一冊目次

書法精言四卷

〔清〕王錫侯撰
清乾隆刻本

一

晚邨慙書一卷

〔清〕呂留良撰
清順治刻本

五一

古今治平彙要十四卷

〔清〕楊潮觀撰
清雍正七年文聚樓刻本

一一三

古方略四十五卷續編六卷（一）

〔明〕余懋衡輯
明崇禎十二年書林張詒謀忠貞堂刻本

二五三

書法精言四卷

〔清〕王錫侯撰

清乾隆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乃為然猶未備也故懷我

國家



列聖相承就章鳳藻茲擇星漢而佩文書

畫一纂搜羅今公囊括宇內煥然若日

之昭田多惜下足不覆多見貧士又窮手親

求雖生以庸辰落第肄業都下恭承其本

杜門三月得其言之尤精及風聞于諸家者

彙為一集約分四卷名曰書法精言辨以自

保也竊念少壯踴躍授受多自文牘為樂

歸信手塗鴉凌遲以至字之口中實愧恨茲

實而偶賴底之就龍高極地烟之青黑虛而

近葉紅之波磔庶幾筆髓之旁融之雖馬

齒加長犬頭收之馬日就月將扁勉翰墨

之端以追藝古人之後塵斯乃快也已

乾隆辛卯年九月廿三日舟返韓庄聞豫堂

書

凡例

一寫字重在執筆故以為首然執筆又不可無法故

以八法次之凡泛言書法者入統論內指言某字者

入分論內其實一貫也楷書既二行草不可不習善

行草亦所以達真書也至于臨摹之法乃下學真書

入手處詳論法帖乃會通今古所以廣見識皆書家

之要也故擇其要而次錄之筆墨硯紙字之器也語

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以四者終焉

一坊間纂輯書法惟戈氏為最篇中採錄為多

一書法當今能者甚多必皆有其得心之處然達者

地分相懸而達者又難于親面有肯賜教而嘉惠後

學者願望添刻

一初學執筆一差終身受累予今始驗之此道習一

日有一日工夫長進初不聞老少也予今始驗之又

工夫間斷雖宿能者亦漸失其故步況能進乎予今

始驗之

一字果有出于天才者然不習斷不能工也至于

諸果能人一己百又何患不習慣若自然耶

書法精言目錄

豫章新昌



卷一

執筆之要

永字八法之要

卷二

統論書法之要

卷三

分論書法之要

行書

草書

榜書

卷三

臨摹法帖之要

評論諸家法帖之要

筆

墨

硯

紙

書法精義卷之一

豫章新昌 韓伯氏輯

執筆之要

晉衛夫人曰學書先學執筆。執筆一差，終身受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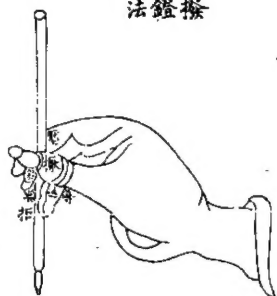
宋黃山谷曰：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又曰：古人學書無異，但能用筆耳。

南唐李後主曰：名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

并鍾繇、王羲之傳授歐陽詢、顏真卿、褚遂良、陸希聲流於世，

所謂法者，振壓鉤揭抵拒導送是也。錢若水

法鐙撥



陳思曰：鐙，馬鐙也。蓋以筆管着中指名指尖，令圓活易轉動也。執筆直，則虎口圓活如馬鐙，足跡馬鐙，淺易於轉換，手執管淺，易于振動也。

宋錢若水曰：撥鐙之法，唐陸希聲傳之。凡五字，振押同鉤抵格，即用筆雙鉤，則點畫道勁，而盡妙矣。李後

主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

振者，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同振，

徐渭七字書訣，此法用大指捺之作，側當用振。

壓者，捺食指着中節傍，以二指主滑力。

徐渭曰：作橫畫用之，乃中指運筆，以筆心壓者。

鉤者，中指着指尖鉤筆令向下。

徐渭曰：鉤作努豎用之，亦中指運法。

揭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徐渭曰：此名指運法，作趯及諸戈用之。

拒者，中指鉤筆，名指拒定，以上二指主運轉。

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

徐渭曰：作掠用之，謂撚向懷中來，中指運法也。

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以上一指主牽過。

徐渭曰：作磔用之，謂揭向右邊去，亦名指運法。

按徐多與原說不同，姑存之備參。

唐盧肇謂林韞曰：我昔受教于韓吏部，愈其法曰：撥鐵，推拖撚拽是也。撚，勑法也。拖，勢法也。撚，撚法也。撚，撚法也。李華有二字，訣曰：截拽。撚勢也。

唐太宗曰：腕監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次實指，指實則節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動便易。

張懷瓘曰：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有騰躍頭跌之勢，筆居指半，則掌實如樞不轉，筆不自由，乃成校。

角字則死矣。

盧攜曰：執筆之法，必使掌中空虛，可以握卵。係從前師承管在掌中緊握無間，每寫一通，輒手腕痠疼，三

十以後始學執筆，批紙塊如卵大，塞于掌中，乃得熟。

明解縉曰：用筆之法，虛圓正緊。

按言執筆者多矣，不外此四字。虛謂無名指小指

不可抵住手掌圓，謂食指鉤筆在中節側，則手背

圓緊，謂大指食指中指三指尖相並，捉筆緊固，正

謂筆端正，直虛則運動活便，圓則虛緊正三者俱

到，緊則作字有力，正則筆鋒不偏。

又曰：淺而堅，謂撥鐵令其和暢，勿使拘攣，撥鐵以

莫若平覆，此亦晉法，而宋元人頗尚之。其法雙鉤雙

挑，平腕覆掌，實指虛拳是也。食指中指謂之雙鉤，名

指小指謂之雙挑，掌覆故腕平，拳虛故指實，至若運

用時，亦當參用撥鐵之法。

徐渭曰：今文世人多以單指包管，單鉤則肘臂着紙

力不足而無神氣，自必以雙指包管，雙包則堅，堅則

掣打勁利。大指食指捉筆為單包，食中兩指在執之

上曰雙包，名小二指在下曰雙挑。

雖堅，又不可太緊，使運轉得以自由，執雖期于穩

重用，必在于輕便，然輕則須沉，便則須濕，其道以藏

鋒為主，若不澀則陰勁之氣不生，至于太輕不沉，則

成浮滑而俗矣。

唐翼修曰：執筆宜淺，大指宜在上節指面，食指宜居

中節之傍，中指宜在指頭無名指宜在首節之側，庶

掌虛指活，轉動自由。大指下節用力，則字勁健，大指

下節寬鬆，則字圓秀。食指次節但倚筆，不曲抱筆，則

筆圓如游龍，若彎曲緊抱，則筆不圓轉而滯硬，作字

重

已上總古指實字虛雙鉤雙挑不外撥鏤之法然
此項從事有年素執筆多偏于右字勢亦多偏左
不能免其如每一每每微或而習
氣難除皆由始基之未正也

唐張敬元曰楷書只虛掌運腕不要懸臂氣力有限
趙子昂曰古人動稱下筆有千仞之勢此必高提手

腕而後能之然予嘗見東坡醉墨圖於解于太常家

玩其執筆亦平覆之法然以左手墊之又守智曰平

有餘而堅勁不足然其迂迴繞指圓轉弄丸發

筆安和持之久速而不懈者于此無以尚之矣

要愛曰即古人大抵執筆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不指

運筆當以腕運筆四指皆宜

唐翼修曰小字當運指大字當運腕後人不分字之

大小而單言運指或專言運腕者皆偏見也然運指

甚難必於平日提筆在手時時操練令手之五指柔

和宛轉屈伸低昂左右無不如意而字始能過人

按歐陽率更云當使指運而腕不知又據壓鉤拒

之法俱於指上運用又據諸書云小字運腕中字

運肘大字運臂大抵運指運腕各有攸熟不可偏

與惟運指為難少年功可幾也然指腕運雖不同

力全在身衛夫人曰點畫撇捺須盡一身之力

之候嘗驗寫字時身坐方正字頗趣意若坐偏倚

或交一足字畫便不如意固不論字之大小也且

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心尤指腕肘臂一身之主

哉

元陳繹曾曰懸腕者懸著空中最有力又提腕者肘

着案而虛提手腕枕腕者以左手枕右手腕

徐渭曰古人貴懸腕者以可盡力耳大小諸字古人

皆用此法若以掌貼案上輕重便失集雖便揮運

欠圓健

唐虞世南曰用筆須手腕輕虛筆長不過六寸提筆

不過三寸真一寸行二寸草三寸

盧攜曰把筆淺深在去紙遠近太速則浮泛虛薄近

則拙鋒體重徐渭曰執管須識淺深長短淺去紙

淺深去紙深長筆頭長以去紙深也短筆頭短以去

紙近也真書之管長不過四寸零以三寸居指掌之

上留一寸一二分著紙若中品書把筆略起大書更

起

按執筆多端附錄以廣見聞要以撥銓為正

有握管者陳繹曾曰握管者四指中節握筆沈着有

力用書詰勁勝疏或氏曰握管之法堅勁有餘婉麗

成偏枯之疾

有單包者吾衍曰寫篆把筆只須單鉤却伸中指在

下夾襯方圓平正無有不可意矣

有捻管者陳繹曰捻管者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

之側立案左書長幅吊字或氏曰捻管之法指不通

迅疾疾速以撥旭葉則大指差可展馬

有撮管者韓方明曰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

草書或書圖障用之亦與拙管同又曰撮管亦名

拙管謂五指並揜其管末弔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

草稿用之今世俗多為五指撮管書則全無筋骨慎

不可效

有提斗者斗筆韓方明曰提管運肘作膀署法也與

撮管略同斗大則後以一指拒之斗小則後以兩指

拒之其法順易而逆難故不可不拒也

有三指擲管者方明曰既以雙指包管者亦當五指

並執又撥銓之所以盡善盡美皆因揭抵拒

備具也若但三指牢執有何生動之趣

有二指擲管者大指偽蜀士人馮侃能兩指搯筆管

而書

有握拳書者方明曰握拳握管于掌中懸腕以肘助

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能倚柱書又若王黃華之

雙手齊下兩簡不同張鳳翔之左手橫書適屢不減

於右要是古人絕技非可學而能也

口共如最夫如斯之類

所如美人之病一目

顏真卿曰當頭一點墨畫龍一點睛

大凡作點

不如顯隱則位置得宜顯乃特出而有勢

姜夔曰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掠皆有三折

也拂一點者欲其與畫相應而點者欲自相應三點

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一起兩帶一應

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

雅鈞云側首尖反邪正俯仰橫波順筆赴直而應

口點相隨連綿相諸法要在隨勢用之

按八法化勢作者紛如姜立綱石刻至有七十二

例而別書載側法亦不下數十種夫善書者舉筆

成形豈必拘拘摹倣若初學之士瑣屑臨習又恐

徒分功力故逸之

一古名勅俗名橫筆鋒逆至左邊仍曰貴逆而遲須

以筆鋒先行更中高而兩頭下以筆心壓之不得徒

臥其筆謂收筆下壓處必用口快云夫勅筆鋒將及

于紙須微進仰策筆心不可臥筆為之次迅收及其收太

若一出便揭筆不傷鋒不峻趯逐暗收則圓薄而

筆無力矣不迴掇則墨不入也重筆隨筆四東

有聚墨乘如黍米珠聖賦其迹在黃履墨家每或盡盡處隱

恨非石刻所能傳

陳繹曾曰勒凡尾提處觀其筆之燥濕何如燥則駐

時捺而實搶以補之勢如馬立蹄如人躍捺如以手

掠也筆鋒既聚而足勢飛掠之也實搶按物捺甚于踵踵若于與捺延

筆者短也補之補其燥筆不潤之處甚渴則捺其

次蹲而不捺其次駐而不蹲其次提而不駐即實搶

之濕則提起作空搶可也書法三昧曰勒者奇

皆低中高拱如覆舟操故曰勒常患平智永雲世前

上而鍾王多用篆法陳繹曾曰凡平畫品如算子

而勒之法不明終篇展玩不見橫畫如缺

秘訣云橫畫須直入筆鋒直畫須橫入筆鋒不傳之

樞機也予曾試作勢以管側向一說勒不宜濃筆

王羲之云橫則如孤舟之截江渚直則如春筍之抽

寒谷又曰橫貴乎纖直貴乎粗今俗亦云又曰每作

一橫畫似列陣之排雲

唐太宗曰畫宜澁而遲橫畫有俯仰平三法詳見

分論內凡一畫至六七畫成一字者俱宜變換

法

小古名勢俗名直勢勢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

左僵而下左僵則筆最須有力口訣云夫勢須折鋒

顧右筆鋒左僵則筆起不宜長大智永突出張長

挫其揭起也直則衆勢失力勢在乎起筆下行若直

書法三昧曰勢法初橫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勢須作

凸胸而行見永至末復駐鋒向上樓渾初曰直筆

釘頭古人所忌起處暗下一點即從中鋒抽下

渾含有味或曰每筆俱從點起方覺

按此俱直而有鈎起者言如永水木未等字之類

若中干軍平等字須用懸針垂露之法矣王羲之

曰豎筆如深林喬木喬木豈貴曲哉勢與直固不

同也

垂露勢小初橫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至末復

駐鋒向上如欲復起垂露分四倅各半之如軍字

田下在半在

懸針勢末鋒收上者為垂露末鋒盡而不收

針上下勢如針鋒故曰懸針公為五倅上三下三

此二者俱中堅也凡中堅必中鋒為之必使筆

在畫中則左右俱無病矣

凡二直並落者宜分向背向筆宜和背筆貴峻

多則分俯仰以別其勢豎多則分向背以別其形

小古名勢俗名直勢勢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

左僵而下左僵則筆最須有力口訣云夫勢須折鋒

顧右筆鋒左僵則筆起不宜長大智永突出張長

挫其揭起也直則衆勢失力勢在乎起筆下行若直

書法三昧曰勢法初橫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勢須作

凸胸而行見永至末復駐鋒向上樓渾初曰直筆

釘頭古人所忌起處暗下一點即從中鋒抽下

渾含有味或曰每筆俱從點起方覺

按此俱直而有鈎起者言如永水木未等字之類

若中干軍平等字須用懸針垂露之法矣王羲之

曰豎筆如深林喬木喬木豈貴曲哉勢與直固不

同也

垂露勢小初橫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至末復

駐鋒向上如欲復起垂露分四倅各半之如軍字

田下在半在

懸針勢末鋒收上者為垂露末鋒盡而不收

針上下勢如針鋒故曰懸針公為五倅上三下三

此二者俱中堅也凡中堅必中鋒為之必使筆

在畫中則左右俱無病矣

凡二直並落者宜分向背向筆宜和背筆貴峻

多則分俯仰以別其勢豎多則分向背以別其形

筆心仰舉為策若及紙便重不務遲緩向背便

此備畫耳法也

書法三昧曰策法仰筆趨鋒起越側輕搯而進有如

鞭之勢也徐渭曰策須仰筆將畫勢暗裡潛鋒揭

腕歸於右戈氏曰不言回按以起掠也若

古名掠如范之掠自為策者必用掠也

還也掠長而力勻到借于策勢以輕駐鋒策畫盡後

但言掠則意不暢揭腕輕駐之後便勢旋于左法

右揭其腕加以迅出迅筆折下無停滯勢旋于左法

在滋而勁意在暢而婉遲留則傷於緩帶

書法三昧曰此乃斜針而末鋒飛起也但作斜針起

宜出鋒處送筆力到而勾不可半途撤出則無力而

瘦弱如夫天字須直筆而舉出之大樓初渙曰鼠

尾之撇古人亦忌筆輕而神到則老而逸矣

陳繹曾曰點首撇尾此為另起掠者言如人友之類

人古名啄如鳥之啄物也俗名立筆下卷發綱之自

須疾為勝不可緩滯筆訣云啄筆速進勁若鐵石則

勢成也徐用更鋒滑物易失之重輕

書法三昧曰其法下筆驟鋒後即出

得道

古名磔音實裂牲曰磔筆鋒開筆訣云始

策而微仰便下徐行勢足而後磔之其筆或藏鋒或

出鋒由心所好也凡磔若左顧右則勢重矣趨重鋒

緩則勢肥須遒勁而遲澁之或又名核名神凡捺之

禁經云當如生蛇渡水勢其用筆皆須振出也

盡不可使出須駐鋒而後放書法三昧云今人作

磔多是兩駐雖云三過其實不知此法也其法首擒

起中駐而右行末駐購鋒而出如蘭葉之狀含蓄而

不露最為高也離鈞云微側曰擗入大欠等字是

也橫過曰波之道遠等字是也抑而後曳勢不宜緩

按永字八法原未可以盡字畫如了戈乚之類

皆永字所無即如永字之勒不可便以為橫永字

之勢不可便以為直據右軍學永字十五年究未

盡善渡江觀古名跡而後字進也初學理宜擇名

帖臨摹每字盡其形勢于閑暇時或寫永字以熟

其筆可也若專事永字而謂可以勝人則古人之

帖皆可廢矣豈有是理

書法精言卷之二

豫章新昌

韓伯氏輯

統論書法之要

漢蔡邕曰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皆承上使其形勢通相映帶

蔡文姬曰臣父造八分一折即神授筆法一曰疾

一曰澁得疾澁之法書法在是矣

晉王羲之筆勢論曰羲之與子敬年勢十二輩謂其精熟非若輩存意學者兩月可竟其功天性靈敏

日亦知其本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

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

後作字陳子文曰字之筋脉在筆不到若平直

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

點畫耳書此精華夫欲書者先當起看所書一紙之

書之字預于心中布置然後下筆按字以道細開

雅為上不貴方整齊平也故諸家以顏柳之剛勁高

明稍有昔宋翼常作是書即上平鍾繇之剛勁高

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迨每作一波三折折文

凡欲右先左為一折右往為二折至盡處收回為三折

新一是也欲下先上為一折下往為二折折文

鋒稍為停頓為三折人是也一折可類推

勢完者三過筆未完者二過筆如佳每作一點常

其鋒而為之三折而下一橫三過筆每作一橫畫似列陣

之排雲三折之坎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

點如危鋒之墜石屈折如剛鉤之類每作一牽如萬

歲之枯藤丁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一視形

象體變態不同書缺八面逐勢瞻仰高低有趣如左

下是也分均點畫遠近相須近如潛陽勢八述如

空一畫亞字畫播布研精調和筆墨橫掃其點畫

鐵鉤取其勢以平穩為本王氏書苑伯彥與亞細

或紅淡號俱非本色者其本領書者如淮陽惡火

穩字米芾所謂得平淡天成之趣者是也分間布白

上下齊平分其間布其空白母斜欹疎密不均平

人作書經云黃庭有九分九宮是也上下六均其

齊平非謂字畫前後齊平有如上節所云六均其

體制大小尤難大字促之貴小字寬之貴大自然

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此即東坡大字難于結密而無

者泥于貴大貴小之說夫作字之勢節甚最難字

以為失字之本體拘矣夫作字之勢節甚最難字

宜遲、字不宜緩、脚不宜賒、腹不宜促、又不宜斜、

不宜峻、丁貴不可作其稜角二字合為一體、竝不宜

潤、註林之類、重不宜長、上宜略短、單不宜小、孤單者

複不宜大、之類、密勝平、疎短勝乎長、學書作字之

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解縉議為不

宜傷密、密則似疴、瘵纏身、復不宜傷疎、疎則似溺水

之禽、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不宜傷短、短則如

踏死蝦蟆、鐵鋼、下筆當務

多種焉、初學書要領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

矩、張從紳曰、筆法不精、難為字、形勢妙難求、但

取形質、快捷手腕、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

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太難而慢展毫端、日書

字米襄陽曰、書千紙、其態度自在、故捷則有之、忙則

不可求、句為成材者、言之、若初學之士、不可務快也

如其筋骨不等、死生相混、倘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

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肢、余樂毅論一本為

書家寶、學此得成、自此成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書字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欹、有側、有

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類篆籀、或似隸

頭、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壯

士佩劍、或如美女纖麗、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

注意詳雅、起綿密、疎濶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

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後曳、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

橫畫似八分、而發掠如篆、攢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

而屈折如剛鉤、或上尖如枯稈、或下細若鍼、或轉

側之勢、似飛鳥空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作一

字、橫豎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須存筋、露鋒、藏

跡、隱藏、王字秀含不露、用尖筆、須落鋒、混成、無毫露

浮怯、舉新筆、與與若神、即不求於點畫瑕玷也、為一

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

書斷、元帝每直皆與、藏之、為字不同、蘭亭十九之字

各異、筆意草書、義之、當字得、宋慰字最多、無同者

凡書貴手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

思成矣、仍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

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

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緩急、止如

鳥字、下首一點、須急、橫直、即須遲、欲鳥之腳急、斯乃

取形勢也、每書要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

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牽此暫視似書久味
力書者元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太
抵書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李斯曰用筆之法
鷹望鸛視之自然不得重改退脚若游魚得水舞
筆如景山與雲波搖撼欲斜乃輕右重筆深思之理當
自見矣蔡邕擊鼓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
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于事中山免毫不能使
大指先熟坐靜思隨意兩邊言不出口氣不盈見沉
密精采對上集則無不善矣爲書之體順其形
容坐若行若飛若動若靜若疾若徐若起若伏若
若食木葉若利劍長戈得強方硬矣若水若雲
霧若日月絳紫若衆彩方得調之書失若水若雲
中求王曠得蔡邕筆勢于衛夫人藏之枕中子義之
七歲寫而讀及鍾繇書骨經謂子會曰吾精思學書
之因授之

學其用筆若與人居。蓋地廣欽步臥則盡破。甚是不
穿過表。如廟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盡象之。
輕恐子孫不記。故敘而論之。

王僧虔曰書之妙道神采爲上形質次之

董道曰書貴得法以點畫論法者皆痴于論書者也
求法者當于體用完備處

梁武帝以運筆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纖弱點掣短則法掠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溫多墨笨鈍虞世南筆髓論虞安吉云夫

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直
則乾枯而露粗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
者不為不足學古緒言曰肉豐而骨勁態濃而意
巧淡藏於拙秀出于偉無弗善矣黃山谷曰肥字
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決
捕損巧稱也

唐太宗曰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

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周顒宗曰。寫字之法。在心不在手。在手不在心。神則妙矣。不可知矣。虞世南曰。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即顛仆。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謂也。書道元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學其筆法。又見公主衛夫人。公孫大娘舞劍器。開鼓吹。皆得筆法。又衛夫人。夫開江濤而悟用筆。此謂機巧必由心悟也。張懷瓘論用筆十法。偃仰向背。陰陽相應。鑄羽參差。

峰臨起伏真草偏枯邪真失則遲澁飛動射空瑣屑
尺寸規度隨字變轉又曰稜角者書之弊薄也如
拳拳屈腕不見膚肉但露筋骨是乃病也豈云力哉
此乃耀俗之書甘而易入濃淡為華書之困也幽若
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書之妙也

白曰蘭亭之妙對景舒紙墨相發四合也周象曰
情爲右軍行楷第一紙墨相發四合也周象曰
所製紙中用麻紙取其流麗便于行筆蔡中郎多
然紙後可以不燙下筆草起即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
大之字方寸可建方偶然欲書五合也山谷云子瞻開
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時好遠風兩句大書小楷
行草皆凡八紙揮筆寫平時好遠風兩句大書小楷
筆心虛體留一乖也意連勢屈二乖也凡景

公筆以所取老尼書者若通嚴居優骨氣將劣筆
一種老致便是丰神
芳林落蕊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無托
李致亮司書要法多干巧近見少年作宋是知偏工
如新婦子粧極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氣
易說盡善雖求雖學一家而變成多體李後主曰善
右軍之一體君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
詢得其力而失其秀橫達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韓
偓得其清而失其蒼拘頗其卿得其範而失其雄
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機徐浩得肉而失于俗李
邕得氣而失于體懷素得法而失于疾惟
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不得其遠適態度
唐翰林禁經九生法

一生筆純毫為心軟而復健

二生紙新出篋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
枯燥難用紙宜久陳但不可露風日故庫紙以久
枯燥難用而彌貴
三生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硯池不可浸潤
四生水貴新汲不可久俸
五生墨隨要提研稜利墨光為上研多則泥鈍也
六生手適經提攜執勞則腕無準
七生目寢息適寢光朗分明
八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燥
九生景天氣清明人心舒悅

顏魯公述張旭筆法十二意曰平為橫直為縱均為
間密為險鋒為末力為體骨輕為曲折決為牽掣補
為不足損為有餘巧為布置

唐釋亞棲曰洛陽人凡書通即變習王與諸體皆得書
中法後當自變其體以傳于後若執法不變縱能入
石三分六被號為書奴是書家之大要
米南宮初學
立體萬宗謂其字為重臺蓋神也重臺神之神也書
評曰重臺書如以婢作夫人舉止蓋遠米字法
謂為重臺虞安古云米字解書意者一點
一畫皆求象來乃轉自取快豈成書耶
歐陽修曰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充實而有餘字詳坐

中自是一樂事古人學書于幼今人多學書于晚
所以與古不同也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
又以小字為難王右軍小楷僅樂毅論一篇歐陽率
更僅溫彥博墓銘
董內直曰側鋒取妍奇人不傳之秘
宋高宗曰前人作正書端嚴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
冠劍立廊廟
蘇東坡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
有餘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
而後真書

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

皆須與下齊和扣等字是也又如一頭須令覆其下

走是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使相副稱為善。疎密者，書以疎欲風神，密欲老氣。如佳字之四畫，川字之三直，魚字之四點，畫字之九畫，必須下筆動渾，疎密停勻，為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反致彫疎。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書法攷，王右軍過江觀覽名。三須筆紙，氏回，古人習書，雖有不盡，費紙筆者，如徐伯珍書，善於節度之，書符葉，積素書，芭蕉葉，任來之，削荆陶宏景之剪，莠，歐陽通之畫沙，以及紙字，將不盡地書空，要其用功如此，若得度得銀光之紙，子散得筆，獲之筆，未始非臨。四須險勁，險勁為第一，二大。五須高，明，美池之助。

之氣也，有骨。六須潤澤，肌膚也，有骨氣，而七須向背，而復有氣。八須時出新意，得宜，如人四體，既正，膚革，盈實，而後，規折於中，矩。有推而進有放，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而文，又其妙也。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遊之子，動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遲速者，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速，則無神氣。若專務速，又多失勢。血脉者，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繁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

容，皆文離而不相貫，明矣。堅曰：字畫小技，然不可不積習，則手與心不相應，何由達妙？師法須高，骨力須強，已識其源，雖師心而暗合，張摹其迹，縱貌肖而乖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朔畫讚，又與蘭亭記殊旨。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余嘗歷觀古今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中有句，豈欺我哉？

李之儀曰：東坡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楊文公僅以方角小紙書，繩頭細字，運筆如飛，東坡之濃與遲，出于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

非有所必也，故云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闕耳。

黃山谷曰：俗書妍媚，覆看便不佳。通媚劉正夫曰：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偏旁點畫不合古人者，盈目矣。

元虞集曰：統道固書之為道，方圓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然可觀，譬之冠冕佩玉，執珪奉行，恭敬在中，威儀外見，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頽衰反側，怒張容媚，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與宋高宗言同。

趙孟頫曰：字凡字雖戲寫亦如刻金石。

當立間架牆壁，則不軌，微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於間架牆壁處，少工夫。書字第一用筆，第二識勢。

第三不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

陳繹曾曰：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藏于副毫之內，蹲之則水

出，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擒以

殺之，補之，以圓之，過貴乎，如飛鳥驚蛇，力到自

然，不可少與滯，仍不可重改。指各有分數，肩、肘、腕、指

字無骨為字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

骨健矣。絕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提者，大指

端稍疎動也。絕者，骨下節轉軸中，筋絡稍和緩也。

顏魯公曰：起筆則無直，皆有筋骨，字體自自然然。雄媚戈

氏曰：不可仰筆，大鋒直，可則筆字之筋筆鋒是

猶下故起筆而行，體以雄而端也。字之筋筆鋒是

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中打勢飛皮筆意也。又字

法一畫一要藏處。字之內筆意是也。疎處捺滿密

處提飛平處捺滿，陰處提飛捺滿，即肥提飛則瘦肥

者，毫端分數足也。瘦者，毫端分數省也。蘇東坡曰：書

內血五者，缺一不成為書也。按一字之中有筋骨

者，骨也。有當挺者，肉也。粗細合度，便為骨肉。其

繹曾為學綱目，語言健澀，初學無所取焉。如所

靜法地，五動象天。以則勢動為三，靜象俯仰向背。

瑩清權之類，其所云八忌，則不可不知也。一曰枯槁。

二曰生硬。三曰輕重不典。四曰纏綿不瑩。五曰內縱。

腹肚闊。六曰外縱，手脚不停分而長。七曰左揭腕，八

曰右揭腕，皆無力而不遒也。

明董其昌曰：字思白。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以

書取意，或曰意不勝于法乎？曰不然。宋人自以其意

為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余近來臨顏書，因思

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

之室，右絕去歐褚，輕媚氣習。東坡謂詩至于子美，書

至于顏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為沈古。

米海岳一生不能髮鬚，蓋亦學唐初諸公，稍乏氣骨

耳。古人作書，以奇為正，蘭亭非不正，其絕宕用筆

處，無品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書家以豪邁

有逸氣，自然結撰為極則。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

以模糊為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刺截之意，蓋以勁

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

沙是也。虞永興嘗自謂道字有悟，蓋于發筆處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呵，以此黃道同曰：號石書字，自以道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是上流矣。衛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道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艷，筆意偏住，屢見蹊徑，顏柳繼之，援戈舞雉，千筆一意，自此以還，略不堪觀。才安不逮，乃詆前人，以爲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尚右軍，今人太輕松雪，好俱爲落通，未得言。

趙光宣曰：字以格力爲主，作古文奇字諸書，以頑而能銳，銳而還朴，爲格力。作大小篆籀諸書，以圓而能方，方而不露圭角，爲格力。作徒隸真楷，以小字如大字，如小，爲格力。作行書，藁草，以主客分明，引帶不雜，爲格力。體法互明，取近斯顯。作字三法：一用筆，二結構，三知趨向。用筆欲其有起有止，無圭角，結構欲其有節奏，無斧鑿，趨向欲其有規矩，無固執。字法固多，不出用筆結構體裁顧盼四者之外，無他。能也。至若筋骨，在學力工夫，遒鋒在意與去就，唐人

功，晉人尚逸，自此以往，不可求其端倪矣。何謂用筆，止鋒起伏，下筆有意是也。何謂結構，疏密得宜，聯絡排偶是也。何謂體裁，格至裁益，不拘繩墨是也。何謂顧盼，左右上下，往來有情是也。何謂筋骨，強弱得所，和而不乖是也。何謂逸鋒，鳥衣子弟，翩翩真真到處有致是也。筆法尚圓，過圓則弱，而無骨，體裁尚方，過方則剛，而無韻，筆圓而用方，謂之道體，方而用圓，謂之逸。逸近于媚，道近于疎，媚則俗，疎則野。朱聲仲曰：欲求字佳，必須寫到點畫撇捺，不肯一筆

苟簡，此筆畫之到也。上下左右，一處不肯斜，此形體之到也。到是徹上。徹下，遒理自入，門以迄成，功總離不得此一箇字。

書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整蓋不混雜，第二要溫潤，溫潤情不矯，第三要閑雅，閑雅起於不怠，特潤性折不枯，法第

書指云：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熟後而更生，始之生

者，學力未到也。心手相達也。熟而生，不落蹊徑，不隨

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有化工也。

離鈞云：長短潤狹字之態，點畫斜曲字之應，對

者承尊者接審其疎密取事停勻空則襯補孤則持以下承上以右映左以大包小以少附多皆法度也

文徵明曰漢魏人書醇古簡靜深不可測晉宋已來風度相高如雅人勝士瀟灑蘊藉有出塵之想陸遲至於中唐法度森然斯須不失而醇古之風已斷蕭疎之意已拘良以古人作書意勝于法而唐人法勝于意不耐尋味耳

張桐城曰筆法學字專一擇古人佳帖或時

與己筆路相近者專心學之若朝更夕改見異而遷鮮有得成者楷書如端坐須莊嚴寬裕而神采自然掩映若體格不勻淨而遽講流動失其本矣每日明窓靜几以奏本紙臨四五百字不須太多但工夫不可間斷紙畫烏絲格古人最重分行布白故以整齊勻淨為要學字忌飛動草率大小不勻而妄言奇古磊落終無進步矣行書亦宜專心一家趙松雪佩玉垂紳丰神清貴而其原本則出于聖教蘭亭不可以訾議之也

此段語藥石俱切好樂教論及開邪心傳已得手矣起見異思遷忽無成謂

汪謹堂曰據由楷書以清和朗潤為正宗永師書

規右矩而用筆有含蓄意思不失二王家法智永書之孫

褚歐而下諸大家則發露盡致各立門庭易于依傍

究之牆仍未窺習染已重非能即滯學者政當善自得師耳

楷書如閭闔衣冠當有佩玉垂紳進退安詳風度觀唐人碑刻如虞褚歐顏柳諸大家矩矱森嚴而風神政自秀逸此楷法正宗也學者但求面目肖似貌遺神流弊百出俗體可弗戒諸

按樂毅論如士子四書五經乃字之根柢也是以

古之名家者未有不從此學起嘗問諸先輩亦以此為重予初學時不知其重也今數十年來歷觀諸家楷帖久輒生厭惟此帖日看見其精神從墨

審內湧出始知中庸不可能也

又按書學可以知人之人品可以驗人之性情可以考人之年壽郝經曰李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無情鍾繇嚴厲沈鷺威重人也故其書

勁利方重如畫劍累鼎斬絕深陰藏之真正有鐵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江左派品第一故其書以韻勝出奇入神不失
正高風絕跡邈不可及顏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士
今之正援篆入楷蘇軾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
蓋東坡學問文章之氣鬱鬱斗牛發於筆墨間故
他人所不及在昔叔夜妙於草製體勢得之自然
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者故臨不測之水
使人神清登萬仞之巖自任意遠也此可以知人
之人品也黃山谷曰胸中有數千卷不隨世碌碌
而病頽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孫過庭曰寫樂
皆得保青次之雖非學者不工也

藏論則情多怫鬱書盡讚則意涉瑣奇黃庭經則
怡懌虛無太史箴又縱橫爭折豎乎蘭亭興集思
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
已歎陳繹曾曰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
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鬱而字斂樂則氣
平而字麗此可以知人之性情也書述曰壯歲書
亦壯正如嫫姚十八從軍目無全虜又如夏日烈
景炎炎不可正向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我步
廠接敵舉板輿以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

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此可以知人之年壽也
有友筆近解嚴可愛而卿卿少
有憂其不歲後果無疾暴卒

如口字左直為橫上橫為托右轉

勒人州也字側註做此存之以廣見

八法之例非謂攻此遂能名家也

隋僧智果心成頌

迴展右肩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宜尚臺是

轉處有回復之勢不宜近筆折下使墨結不凝而相燥却薄展拓也

長舒左足典其之類易失于呆實故舒一足生態

峻拔一角字方者楷石角圖周用是也

潛虛半腹用見月圖是也

間合間開如無字四直上開下合四點上合下開

隔仰隔覆並字隔二畫字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

覆用之

迴互留放

變換垂縮

繁則減除

疎則補續皆詳見下

分若抵背卅冊之類皆須自立抵背

合若對目八州等字皆須潛相矚視

孤單必大見下

重並仍促見上

以側映斜ノ為斜、為側交欠以入之類映字有

和婉之意

以斜附曲謂ノ為曲如女安必互之類附字有委曲

之意

重精一宗功歸自得盈虛向背仰覆不失也

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古人重分行布白

李歐陽詢結字三十六法

排疊 排之以疎其勢，疊之以密其間，謂如鼎、森、

鬱之類，堆積重疊，宜分間布白，調勻點畫也。

避就 戈字智曰：避者懼其相觸，就者惡其相離，如

一拋法，鳩字避也，鵝字就也，如一捺法，頗字避也，

麤字就也，昂左之字，撇畫就之，狙驗之類是也，抑

右之字，點畫避之，助鈿之類是也，他如蘭亭之彭

字，樂毅之廣字，曹娥之雒字，永千文之義字，盧字

之撇，初婉轉而次斜硬，愛字之撇，初斜硬而次婉

轉，逢字上點下捺，奏字上捺下點，又如三四橫三

四順三四撇三四點及諸凡字疊用者，俱宜變指

頂戴，如臺、鬱、營、帝、戴之正勢也，高低輕重纖毫

偏，便覺字體穩重，聳、藝、鸞、鶯、戴之側勢也，長短疎

密，極意作態，便覺字勢峭拔，又此側字尾輕則靈

尾重則滯，不必過求勻稱，反致失勢，郁、逢、慶曰

凡作書上半字取勢在下，下半字取勢在上，左右

亦然，今人過上大之字促其上半，下大之字促其

下半，自謂相配，實不配也。

穿插 字畫交錯者，如中字以豎穿之，冊字以橫穿

之，爽字以撇穿之，曲字以豎插之，爾字以乂插之，

宜四面停勻，八邊具備。

向背 向內者向也，向外者背也，一內一外者，助也，

如好字為向，北字為背，颺字助右，剔字助左，書者

當相形立勢。

偏側 字有偏側欹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向右

者，如心、戈之類，偏向左者，如夕、朋之類，一字之成

皆有一筆主其勢者，心字得勢在戈，乃字得勢在

鈎，入得勢在側，少得勢在斜，水字得勢在直，女

六字得勢在橫，以一為主，七面之勢，皆傾向之。

挑挽 直者挑，曲者挽，挑者取其強勁，挽者意在虛

和，如戈、武、九氣之類，曲直本是一定，無可變易也，

又如獻勵之撇，左邊既多，右須婉轉以附之，省矣

之撇，上偏者，須曲折以承上。

相讓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善，如馬

旁系旁為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邊可作字，

如繼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如辨字，以中央力字

近下讓，兩字出，按樂毅論，變字橫蓋，綵頭亦好。

補空 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右邊實處不可與成字同疎勢不補惟密勢補之如少字之空右戈字之空左勢疎不必補也如智永千文書取字以左畫補右歐因之以書聖字又書彝字書舜字伸左點以補下又如年字謂之空一二畫之下空一畫地位然後置下畫也烹字謂之隔三須空三畫而後置四點右軍云實處就法虛處藏神故又不得以勾排為補空

覆蓋 如寶容之類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着

上長下短如宮室之覆人取其高大能覆蓋也

貼零 如令今冬寒之類因其下點零碎易于失勢故拈貼之也疎則字體寬懈感則不分位置趙

孟堅曰丁道護與國寺碑點畫狼藉不能整治乃

覺字多零碎正與此合

黏合 字之本相離開者即欲黏合使相著顧揖乃

佳如諸偏傍字以鑒非門之類

捷速 如鳳凰之類用筆時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

中如電是也

蘇弟綽曰下筆意如放箭前不欲遲則即物不

滿不要虛 其雲脚曰為外稱內曲曲等字是也內稱外圍圍等字是也戈守智曰圍圍等字雖欲充滿然中間筆墨亦不宜太與外口相逼四目等字內點須勾圓為善

意連 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心必小川之類須起

伏照應血脉連屬 書法三昧作大字波首暗接

連腕末鋒則血脉連屬

覆胃 戈氏曰雲空等字之鉤如鳥窺胸若空側不

便無含蓄會等字下繁者上面先須簡易令

等字下穉者上面先須作態他如卷泰拳奮尤屬

承上起下之勢欲其上下準對而中間得勢整飭

之中自饒生動

垂曳 垂如卿卿曳如走走戈氏曰此皆展一筆以

疏宕之使不拘牽也人但知整密之為善而不知

擊拳手足字之病也故左縮者右垂右縮者左曳

字勢所當然也又變換垂縮者斤弗是也感右者

舒左感左者舒右君若更更民也是也

借換 如醴泉銘松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

隸無極山碑靈作靈徐氏紀產碑蘇作蘇許慎

文秋作秋鵝為鵝大歷石經又作鵝此借換也法

帖所無者不必更按聖教序義字我上少一撇

別帖窮字身上省一點

增減字之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或因

筆畫多而減省如新之為新出許慎說文建之為

建辛之為辛曹之為曹俱出漢隸碑文

應副一字之稀少者之小以川之類以映帶為應副

茂密者龍詩簪轉之類一畫對一畫為應副

撐柱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柱而後勁健可觀如丁

寧弓千之類必舉一字之結束而注意為之寧運

毋速寧重勿佻如古木之據崖則善矣

朝揖王世貞曰凡數字合為一字者必相朝揖而

後聯絡也如謝樹銜術之類說詳李淳

救應凡作字一筆繞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救

應如何結裏所謂意在筆先文居心後

附屬附者立一為正而以其一為附也正者欲其

端凝附者欲其婉轉而流動凡字之體緩不如

開不如密如扇飛形之類

回抱左如曷丐之類右如鬼旭之類回鋒勾抱也

太寬則散漫而無歸太緊則逼窄而不可以容物

必使其宛轉鉤環如抱沖和之氣則筆勢渾脫而

力歸手腕書之神品也

包裹張懷瓘曰抑左昂右者圓圓同等字是也

勾努之勢非端方之難端方而得流利之難吾衍

謂口不可圓亦不可方只似炭墜子為度智果跋

板一角但取峭利未為盡善右包之勢自白類力以

內涵意在綿固左包之勢固類意在外柅妙在空

靈下包之勢靈凶類須盡力收之其左折角處必與

右稱不可軟側不平

小成大如孤字只在末後一捺寧字只在末後一

小成大如孤字只在末後一點之類又以大成小者如口

走下大字是也

小大成形小字各分疆界自無雜亂之病大字不

失部位自無散漫之形

小大大小書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

然寬猛得宜。如日字之小，與圍字同大。如二字之疎，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令映帶得宜。然後為上。書法三昧曰：點畫孤單者，展一畫；大人卜之類是也。重併者，展之一旁，聚轉麓森之類是也。戈氏曰：所謂展促者，非謂必促靈臨等字，如口字一般也。只看樂毅論其喻昭王曰五字，王曰二字小，其字差大。喻昭二字更大，則展促之中，原各還其大小，不失本來面目。他如魯公書家廟碑，不論大小，一一盈案如生。

秦王四字大小不差毫釐，故有米襄陽之議。

孫過庭曰：小字如大字，楷遂良以後，亦有能之。而大字如小字，昔人猶不可到。況可言及屋漏鳥跡，各自成形。凡兩三字合為一字者，湊合之處，相形立勢妙，若可拆，非謂可移他處。體字左右，案字上下，祕字互借，赤字牽搭，俱不可拆。故曰：合不可離，分不可舍。書之正也。

相管領。以上管下曰管，以前領後為領。由一筆以至全字，由一字以至通篇，字體各有管領。

張懷瓘曰：雖貫珠之一，亦行馬之聯聯。

應接。此與上條皆舉全幅而言，非專指一字也。始不與應副。張紳曰：古之寫字，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義之能為一筆書，謂襟序。

自永字至文、宗、筆、意、顧盼、朝、向、偃、仰、陰、陽、起伏、筆、筆、不斷。戈氏曰：如上字連用大捺，則用翻點以接之。右行連用大撇，則用輕掠以應之。行行相向，字字相承，如賓朋雜坐，交相應接也。

福

黃伯思曰：鍾王作小楷法，皆有隸意。連筆結構，既圓勁淡雅，字率福而勿楷，至陳隋間，真書結字。

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就安媚後人效之，逮不及二人遠甚。此所以以福為貴也。

左小右大

此言字之病，左小右大，皆執筆偏右也。

左高右低

左短右長

指橫

此二節亦言字之病。

左高右低，是謂單肩。趙孟堅曰：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留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

卻好。歐陽訓子曰：意在筆前，文居思後，分間布白。

墨淡則傷神采，絕濃必滯毫鋒，肥則為鈍，瘦則為骨，勿使傷于軟弱，不須怒降為奇，四面停勻，八邊具脩，短長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疎密欹正，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無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戴，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也。上項正所以求字之卻好。

書內直訣

無垂不縮，謂直下筆既下復上至中間則垂而頭圓無往不收，謂波挑處往而復去。

如折釵股，圓健而不偏斜，欲其曲折圓而有力量。

如折臂，用平端正，寫字有絲連處，斷頭起筆，其經正如新泥，折處大處在中間，欲布置之巧。

如屋漏痕，寫字之然如空屋漏孔中水，滴一點圓正，不見起止之跡。

如印印泥，供言自然而然，不見起止之迹。

如錐畫沙，供言自然而然，不見起止之迹。

左欲去吻，吻如口角，不可去如口角。

右欲去肩，凡轉處不可方，轉如短，故右軍用輪轉，張長史輕為曲折，俗稱美人肩似之。

綿裏針筆，張長史在點畫之內，外不露圭角，東坡所謂字外出力，中藏鋒是也。

明李淳大字結構論

宇宙官宮

天覆者，上頭宜大。即上覆蓋。

豈至直蓋

地載者，上宜輕，下宜重。

勅幼即部

讓左者，左昂而右低，若右邊有退讓，

請鍊疏績

讓右者，右聳而左平，若左邊有固遜象，

喜妻吾妻

讓橫者，橫宜長而勿擔。三者即上文相讓也。

甲平千午

讓直者，直宜正而勿偏。

雖願顧體

分疆者，則左右均平，若兩人相並，

御樹謝術

三均者，中間周正，若左右拱揖，即上朝揖。

塞響留

二段者，分為兩半，較其長短，如鏡如尺。

章意素累

三停者，分為三截，量其疏密，佈置均停。

此七也也

橫勒者，平則失勢。

三云去丕

均平者，勒則失威。

丈尺吏史

縱捺之捺，惟喜攢頭收尾。

道之是建

橫捺之捺，先須拓頭開胸。

武成幾或

縱戈之戈，怕彎曲而力收。

恩心必志

橫戈之戈，嫌挺直以均平。

烏馬焉為

屈脚之鉤，須要尖包兩點。

天父外文

承上之撇，宜令入對正中。

善養義美 羊頭之點須上開而下開

其典異與 其脚之點宜上開而下開

周周同用 長方者善四直而寬大

西曲回田 短方者貴兩肩而平開

采奚受乎 撇點者點皆朝向

無照然 排點者點須瘦更

葡萄蜀蜀 勾努之勾不宜屈裏其中恐不方圓

句句勾 鈎裏之鈎不宜用努恐難布置

民衣良長 搭鈎者鈎須努搭否則累荷筆之能

永東東束 中勾之勾貴乎中正

鵝鵝輝煩 屈勾之勾須屈讓于左

紫賢旭勉 伸勾之勾惟在左垂

乎予手寧 綽勾之勾毋令大偏

仁恤把階 左垂者右邊不得用長

壯弗拜卿 右垂者左邊不得用長

會合金命 蓋下之法左右宜平均分

琴客各谷 起下之法兩邊貴乎平展

鳳風飛氣 縱腕之腕宜寧曲而嫌鶴膝

光見元毛 橫腕之腕貴圓整而忌聳腰

庭居底尹 縱撇者左撇須輕清俊麗而忌鼠尾

少者名身 橫撇之撇宜長短則無勢

友及反皮 重撇者中撇須緊轉否則犯排牙之病

參修須形 聯撇之法取下撇之首以按上撇之胸

治法流海 散水之法趕下點之鋒以應上點之尾

壽畫畫量 勾畫者黑白喜得均分

聲聲繁繁 錯綜者二部怕成犯碍

瓜介則不 疎排之撇須展不則寒乞孤窮

繼繼纏纏 縝密之畫用感不則疎寬開散

卑申中巾 垂針者不宜中豎中豎則少精神

卑年單卑 中豎者不用垂針垂針則少穩重

師明既野 上平之法齊首

朝故辰後 下平之法齊足

可亨至事 上寬者下面難大惟長稱之

春卷又太 下寬者上面成尖惟短促方佳

變癸食泰 當減捺者不減則重捺難觀

禁楚奈愁 當減鈞者不減則重鈞無體

固園門開 平四角者上平而下齊忌挫脚垂角
 南兩而雨 開兩肩上開而下合法忌直脚卸角
 雲普皆齊 上占地步者上寬而畫清下窄而畫濁
 衆表萬馬 下占地步者上窄而畫重下寬而畫輕
 敘劉敬對 左占地步者左大而畫細右小而畫粗
 騰施說諫 右占地步者右寬而畫瘦左窄而畫肥
 躬辨衍仰 左右占者左右瘦而俱長中肥而獨短
 驚驚驚驚 上下占者上下寬而微偏中窄而勿長
 著華衝擲 中占者中間寬天畫無兩頭窄下畫無
 冠寬冠宅 俯仰勾趺者上蓋窄小勾短下脫鉤太
 土止山公 肥者略肥莫至于浮腫
 了卜才寸 瘦者畧瘦休至于枯瘠
 上下千小 疎本稀排尤貴豐肥粗壯
 贏齋龜鼈 密雖緊布還宜自在安舒
 易乃毋力 斜者其中要取方正
 正主本主 正者四方無使餘偏
 奉哥昌呂 重者本長不必書大
 弱林兢竹 並者右必用寬

晶磊轟森 堆者重疊處以補至均
 疊鬱靈縻 積者繁素中而取端整二項即上排疊
 入八乙巳 偏者還須偏勝偏科二項即上偏倒
 總璽樂藥 圓者則喜圓圓
 自耳目貝 長者原不喜短
 白工曰白 短者切莫令長
 大者既大妙于攢簇
 小者貴在豐嚴
 日公口么 向者雖逆手足亦須迴避
 好妙勸舒 背者固反脉絡自然貫通二項即上向背
 龍孔張服 孤者畫孤患輕浮枯瘦
 一二十一 單者形單重俊麗清長
 佳月弓乍 著法三昧泰泰率率字上下之撇點有陰陽之分
 術衡字三直畫中直畫須卓然中立左右宜有拱挺
 反及二撇上長而斜硬下差短而婉轉
 唐太宗曰多字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鋒
 口曰字下畫宜承直末不可長
 臣巨字先直而後橫橫宜上短下長

自與衞裏面字與勾齊方稱
長馬短畫不宜與直相粘
衣良之捺比左鈎須略平起
莫失下畫宜長左撇宜短與右點相應
貝頁中畫短右點要承直末
還遠凡多裏字上大小方稱
用周字首尾稍向外右鈎首尾亦微向外
於佳字左長若短
自因字左直要短右鈎微長

亦字馬字之點必分屈伸變換否則如棋布
川字冊字之直必分屈伸向背否則如布算
上下字直宜短點宜近上按上字直短橫長下字橫短直長方稱
是足字卜字居中下撇須橫而欲微波
心字左點向裡中點取高第三點與中點相近不可太平
風鳳字兩邊宜曲名曰金剪刀
禾下木字二點須與直齊
者下日字不宜正對土字
十字橫畫宜長直畫宜短橫宜左不足直宜右

然唐人之畫長于右今人之畫長于左石經
七字畫宜長更宜左卑而右亢左長而右短
和字右邊單薄左邊之點畫宜斜
理字右邊冗碍左邊之撇畫宜縮
畫字九橫宜疎密停勻照應
九見字腕鈎之應上須折鋒而起庾肩吾曰乙九
字欲挑還置駐筆而後起之則鋒短
門月右鈎半斜以銳為精
來東中鈎應上隨縮鋒而微露

長民左鈎應右須盡起其鋒
炎茶兩捺字或上點或下點各宜所重
思志心在下者欲折右足左寬方稱
井字宜展一撇并併形字同
當堂尚字頭上之直俱宜去鋒
按書字曰字中間一橫不粘左右石字上畫宜
短撇宜長口宜緊促點字占直宜略斜以補空
人字右捺當承左撇之腰左字先橫後撇身宜
長右字先撇後橫身宜短左字橫短撇長右字橫

長撇短，小字兩點須近下，須字三撇首

畧長，次短，三承上撇之腰，宜略出鋒。

異勢論節耳之法，如印字須拓筆為之，可方，可微圓，而

不宜太長，阜耳之法，曲筆傍內，故狹小而不大，

輕圓豐美為佳，如陰陽字邑耳之法，如邦須圓勁與左

相稱，上宜促，下宜畧長圓，口名為鐵城，勢左

豎與下畫相連，虛其兩角，實其兩角，虛以示生實以

示固。

臨摹法帖之要

元鄭杓學書次第圖，明董道生撰為己有。

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宗，八歲即學大字，以顏

為法，十餘歲乃習中楷，以歐為法，中楷既熟，然後始

為小楷，以鍾王為法，楷書既成，乃縱為行書，行書既

成，乃縱為草書，學草書者，先習章草，則知偏傍來歷，

然後變化為草聖，凡行草必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

二王不可遽放也，學篆者，亦必由楷書正鋒既熟，則

易為力，學八分書者，先學篆，篆既成，乃學八分，

有古意。

大楷童子八歲至十歲學楷書，所說年歲大約之辭其法先大

而後小，如顏魯公大唐中興頌，在永東州方朔碑，在後

縣當薄紙鈎出，填作墨字，今人多用墨掃為摹本，若以古帖刻為墨帖，更便摹

褚成影本，每日習五十字，四年之中，可得七萬字，則

他日作題匾大字有法，又蔡襄萬安橋記，石刻在明

中可參看。

中楷童子十二歲至十三歲，當學中楷書，以九成宮

及虞恭公，歐陽均書，俱在西安府鈎填俱如前法，日影百字。

年可成十萬字熟此則八法俱備思過半矣進而

晉如堂構已成丹牖易之歐陽詢書佛教遺經

人結字皆四方少古意故習遺教為漸進于古

小楷童子十四歲至十八歲須學小楷如王羲之

鍾繇宣示表見淳化戎路表見宣和力命表王羲之

樂毅論臨曹娥碑

行書童子十七歲至二十歲須學行書先學右軍蘭

亭敘取定武本開皇帖俱在又懷仁集右軍聖教序

及舊唐寺碑又集書陰符經獻之行書諸帖

草書童子廿二至廿五歲學草書其法須先小而後

大須以右軍書十七帖及懷素書聖母碑為法又張

旭王風帖

篆字童子十三歲至廿三歲當學篆其法先大而後

小先今而後古當以李陽冰書琅琊山新鑿泉題

碑在洪及李斯書嶧山碑在西及秦

山碑在南宋張大有書伯夷頌元周伯琦臨張大有

嚴先生祠堂記購寃書小千文為法古篆則學史

石鼓文鍾鼎千文

八分法童子廿四五當學八分書其法先大而後

當學唐明皇泰山碑銘書本不古北海景君碑鴻都

石經邑令費鳳碑陰

王右軍曰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偏正手脚

有一筆法二偏得形勢撇捺豎重三偏微微似本

相似也四偏加以通潤五偏兼加抽拔勢亦得六

其生澁不可便休兩行三行創臨惟取滑健不得記

其偏數也此言已臨者宋岳珂曰臨摹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

棟楠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

雙鴻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遂其所至而息焉

張儀薛曰初學書一日只須學一字或分或合竭誠

摹擬不必問其字之多寡功之久暫直待心手相應

自然而然方可換第二字

李流芳曰學書貴得其用筆之意不專以臨摹形似

為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用筆結體終不能去

其本色摹書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寸而規之求其

而愈不得故學者患苦之然以為某書則不消

書則遠矣。故多摹古帖而不苦其難。自漸去本。金入古人堂奧也。

鮮縉曰。臨書先備骨體。後追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膚其血。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臨摹之功既久。豁然貫通。不知物我之有間也。

宋晁補之曰。書工筆吏。竭精神于日夜。于古人毫髮必似。其妙處已忘。故東坡懸帖壁間。觀其大意。而氣勢最足。歐陽修曰。余因李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虞安吉云。未解書

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

夔曰。畫做古人。則少神氣。三若相類

唐彪曰。學楷字成個學。又須拆開學。成個以學其結構。拆開以學其筆法。

按天之生人衆矣。其心無不同。而其面則不同也。字之神理千古一轍。而其體式則鍾王歐虞未有。一致者。亦如人面之不同也。故臨摹以得神理為先。

元陳繹曾畫界對臨圖



印法帖觀其字
中間架及點畫
大小長短肥瘦
方圓之間



又印空紙上細玩
其帖中字跡而別
分數一一臨模一
字一印

繹曾曰。隨字點畫多少疎密。各有停分。作九九八十一分界。畫均布之。先于鍾王虞顏法帖上。以朱界畫。印印訖。視帖中字畫分數。一一臨擬。仍欲察其屈伸。變換本意。秋毫勿使差失。四家體既熟。方可旁及諸家。法帖字大。以小印分數。感之法帖字小。以大印分數。展之。雖黃庭樂毅。展為方丈可也。

行書

書法鉤元行書非草非真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草行

虞世南曰行書頓挫盤礴行書始于劉德若狂歌之搏壁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加以掉筆聯毫如長空遊絲容曳而往來

姜夔曰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為第一謝安石大令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尖悞亦可輝映所貴乎

開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具備張懷瓘曰逸少行書動令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經無以寄辭于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

祝京兆曰兄行書問架須要明淨不要亂筆纏擾貴穩雅秀老為主下筆疾則失勢緩則骨痴以右軍為祖次參晉人諸帖與聖教序

趙光宣曰行書草草草草以主客分明引帶不雜為格律

草書

虞世南曰草即縱心奔放覆腕轉腕懸管聚鋒柔正外振左為外右為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蔡邕曰藏頭圓筆者紙中筆心者在點畫中行也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膠盤而練繞盛放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亂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于狂逸不違筆意也義之云逸當華今不高踰懸空方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雄若隼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義之曰言筆勢後漢末又為亦但如飛花散葉

而無倫或雖狂而自適于但先緩引與心逸自急也繩墨之外者皆無取也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則已草書非興到不佳張旭作或或以頭濡墨而書醒視以為如大神助操素酒酣興發過寺歸里地衣索帶與不書之東故好謂酒氣從十指可朋作憂龜草書歌欲盡金鐘數十餘動容攘臂立躊躇先教侍者滾磨墨不揖旁人款便書畫壯倒松橫洞空點粗飛石落空虛與米亂抹亦成字祇恐張顛顛不如極盡形容之妙苗伯思曰前輩謂蕭群帖乃大令真跡然怒張狂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謂筆勢險速如空中驚

外擲下恐是真筆非儼所敢知也

姜夔曰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

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

多寡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

者順應以變勢起者逆應以側勢起者又應

宗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從欲

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

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張芝師法崔杜吳皇象

沉遠其書神機躍若驚若轉勢雄偉索靖以氣貫

筆事勁密率更書見其碑石數步復延益有

日乃去草草者解散隸體而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

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

悞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

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悞頗錯反為新奇自

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

憶雖多真前塵俗若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

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連屬累數十字不斷號曰

連綿遊絲此雖出于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

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款

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

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顏懷素規矩

最號逸野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

三昧懷素長沙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于今不

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榮春蚓字字如蟠秋蛇惡

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

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效古急

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

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

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疲

以捺代之以發代是發波之波草訣所亦以捺代惟

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未盡須再生筆意

東觀餘論曰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國隸散等

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遂效其跡迨

徐觀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與後題日月則雄隲

軒舉提枊絲縷千變萬狀而左馳右驚不離規矩繩

墨之外王弼州云素書絹本千文圓熟豐美大要

山陰派來而兼有李懷琳張過庭結法

祝京兆曰草書牆壁間架須要分明一點一畫俱行規矩方合晉人法度下筆易于急疾須放令少緩徐行穩步為佳然又不可太遲遲則緩慢無神氣黃文獻曰趙文敏用意楷法窮極精密故其出而為行草縱橫曲折無不妙契古人真書如立草書如走必先能立而後能走吳寬曰鮮于困學多為草書然多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非若今之未識歐虞徑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為飛蓬蔓草而已

趙光宦曰草書須剛柔相濟乃佳直則剛曲則柔折則剛轉則柔輕重則剛首尾勻衆則柔曲直轉折易見輕重首尾難知主客分明心手聽令矣字形實體主也顧瞻引帶客也客過重可主過輕不可揚慎丹鉛錄云草訣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托名于羲之

按草訣之字雖不足以盡草字之變然初學必須熟此然後知草之規模縱橫變化可以不離其正

勝書附書升

朱芾曰字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作四案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案以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謂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俱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也

童其昌曰佳子以蘭亭樂毅真書為人作勝署書每題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可展為方寸者乃盡勢也題勝如細字跌宕自佳惟朱襄陽近之

趙光宦曰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即作全體想左筆意在右右筆意在左上下同豐道生曰題匾字須求洒落不可竟學寫碑字面凡大字先顏次王若米老寫匾多行書傾欹不正難入按寫勝四五字者中二字宜略小懸掛絲勻不然中間有粗笨之病寫長刻聯首三五字宜畧大寫不然掛起不勻寫極大匾字五六尺或一二丈者先將小字寫得工緻裱糊剪成用竹簽夾揀置中或向日或向燈另將白紙粘在壁上隨字

雙鉤要字大，盤與盆中字放遠些，要字小，燈與

中字放近些。

書丹

姜立綱曰：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為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不獨朱之故，蠟亦甚滑，不能留鋒，迴槍處筆鋒多不能聚，須遲半毫半筆，花葉尖鋒筆用之自妥。若用純竟筆，則類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三代有碑如指頭矣，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三代有碑始有銘建而後書，蔡邕石經刻而後建，邕自書丹于石者也。右軍樂毅論亦然，鈎丹過朱，華勒古字之清也。然書時盤不無少焚。

篆書

唐李冰陽曰：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莫則美矣，惜乎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摹刻而已。編想而達立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理，于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于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于骨肉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有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嘗痛孔鮒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湮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豎，李丞相持東作東，亦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未嘗不廢食雪淚，攬筆長嘆焉。

書法鈎元篆添隸減篆長隸區。

書法精言卷之四

豫章新昌 韓伯氏輯

評論法帖之要

蕭子良曰漢靈帝時有王次仲者與秦時王次仲同名乃為上谷太守亦嘗作八分書秦時王次仲所造八分傳師宜官官傳梁鵠蔡邕輩鍾元常名為草程之書即今楷書是也唐元度宋宜和在漢謂之八分在唐謂之隸唐太宗稱王子敬為鐵隸故宋趙明誠金石錄云今之楷書亦曰真書又曰八分也隸也

楷也似皆一體也

書斷曰張芝

字伯英

損益杜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減鍾元常真書雖巧于潤色精於割斷高深之意質素

之風俱不及其師也

黃山谷曰蔡琰胡笳十八章最可觀不謂流落僅餘

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見錄帖

米芾曰衛夫人書載于閣帖者乃李懷琳所作

書斷逸少割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

損益鍾公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然觀唐

宗羲之傳讚推為千古一人英明天璽確有見地

子紛紛何傷于日月之明乎楷法良以逸少草有

高功夫又少豐園妍美而乏神氣米芾曰逸少草書非

不敵大令書六右軍內涵大令外拓米芾得外拓法從

以北海傑取之氣故況右軍自言曰我真書過鍾而

草不兼張孫過庭曰擬真則遺草比草則長真雖專

工小劣而悔涉多優又何可訾乎

唐太宗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踪師宜懸帳之奇

罕有遺跡遠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

但其體古而不令字則長而連制語其大量以此為

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

枯樹覽其筆跡拘束若嚴家餓隸子雲近世擅名江

左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紫春蚓字字如

縮秋蛇臥王蒙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禿千兔之

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殺之皮歟無半分之骨詳察

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

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

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窮其端心慕

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道哉

莫雲卿曰漢魏以來點畫波磔行有天則能遠尋
始如鍾之尚書宣示丙舍墓田庶幾典型右軍黃庭
樂毅大令洛神十三行皆真書之用意極深者大小
纖濃斜正疎密如化工付物動合自然

王弼州曰懷仁集聖教序結體無別構偏傍多假借
蓋集書不得不然閣帖中更有取從傍添註之字摹
入行中大小不均號子母體學書者不可為訓恬致
堂曰懷仁嗜奇偏于王帖中擇其峭刻頓挫者聯貫
布之雖于鈎微映帶極意求其血脉而平懷淡蕩之

致不存矣

書斷曰右軍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
神工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右軍始學章草
後習張芝之體而為行草

墨林快事曰大令無右軍八面變化其筆意多複間
架不茂實所以貴于人世者筆畫勁利態致蕭疎無
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難以勉強做也

王僧虔曰獻之骨勢不及父媚婉過之

張懷瓘曰羲之正書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愛

草

之遠藏于父鋒芒往往真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
有牙角也又曰子敬不能純一或草行雜糅神會之
間鋒不可當也宏逸道健過其家草

姜夔曰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定州為最佳然定

武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

面無一同者蘭亭唐初有二本一入胎陵一被太平

復出宋時沉寔定武薛道祖守武定刻一本為去

康本與收陽石鼓並入沙漢此知定武雖石刻又

朱必得真迹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雙

鈎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壤其內雙鈎其

中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宋字之非使墨其

貴于瘦使工人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肥者亦瘦而

為瘦矣趙子昂曰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自定武

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博古之士以為至寶有未

損五字者尤難得後江左每家刻一昔人得古刻數

行專心學之便可名世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

已何患不過人耶書蘭亭是已退棄因其勢而用之

無不如意茲其所以神也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

亦須用功，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人。然古法終不可廢也。黃山谷曰：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能也。大凡一石刻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

沈約云：羊元普精書，學于子敬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帖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書也。

王僧虔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媚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

書斷：薄紹之，憲章小王，時越羊欣，陶隱居曰：一作梁

庚元成

學阮咸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舉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險急。智永遠祖逸少，歷紀專精，微尚有道之風，半得右軍之內，其精熟過于羊薄，氣調下于歐虞。米芾曰：智永微元常宣示，每用筆曲，折其意宛轉，回向沈着，收束。

謂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自唐以後，此法漸微。又曰：智果傷于淺露，夫筋骨藏于膚肉，山水不服，深而此公稍云清幽。

書斷：歐陽詢驚奇跳脫，不避危險，傷于清雅之致，然自羊薄以後，略無勁敵。又曰：論衆體則虞不逮，但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失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雖虞則內含剛柔，歐則筋骨外露，君子藏器當以虞為優。趙孟堅曰：始者虞于龍聖道場，歐于姚辯等刻，亦未臻極詣也。及孔子廟堂，飛來白鶴詩，虞為法於世。

化度九成，歐獨步于時矣。學者求得法而舍此三帖，是亦南轅而北轍矣。王弼州曰：歐虞並登神品，余初以為虞之內未勝歐之骨，及觀汝南公主誌銘，某見其蕭散虛和有筆外意，可並蘭亭詩序。

米芾曰：世南書如休糧道士，神氣雖清而體勢疲困，書斷：褚遂良祖述右軍，真書媚趣，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李嗣真曰：褚氏臨右軍，而為其足，但恨起少自然，功僅精悉耳。又曰：陸柬之一覽未窮，沈研斯精，然工于做效。

獨斷

又曰孫虔禮過少工用而有天材真行之書雅于真矣用筆倘板則斷尚異好奇焦竑曰昔人謂其千字一律如風偃草蓋輕之也但其所著書譜甚善又曰薛稷學褚書尤尚綺麗膚肉媚好得師之半東里集曰歐陽蘭臺通書矩矱森嚴意度飄逸但少含蓄之趣王弼州曰蘭臺書瘦怯于父前而險峻過之

石墨精華曰北海之書逸而道王弼州曰其書翩翩

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僊達嗜酒骨脊竟為神也米芾曰李邕北海太守出自子敬而體乏纖濃

又蘇靈芝與胡沛然齊名大都源出聖教序而肥媚為多尚不及王經書清源碑集古錄曰胡沛然書法雖未而媚熟可喜王弼州曰靈芝鐵像碑道勁有逸氣然令景龍閣虛和之氣掃地矣

董思白云四聲定于沈約狂草始于伯高張旭然書雖狂皆入晉法

集古錄曰張從申書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為二絕

米芾曰徐浩字季海晚年力過而鈍乃無氣骨不如作

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無妍媚

廣川書跋顏太師書天得也名節偉然為天下第一

王全川曰真卿元靖碑道勁鬱勃故是誠憑鼻祖

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間問氣象不無少乏又曰

魯公書如東方朔像家廟碑咸天骨道峻風稜射人

多寶塔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太雅不無佐

史之恨耳米芾曰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

已非已書故必須真跡觀之此論篆隸今不得真始

得趣顏書多被家僮改刻惟吉州廬山題名係後人

刻之無倣作之差乃知顏出于褚也又曰顏柳挑踢

為後世惡札之祖又曰魯公行書可學真便入俗黃

伯思法帖刊誤云米跋法帖卷尾諫畧甚多

按米老平生性僻自然語乖中庸觀自以無右軍

之俗可知歐陽修集古錄云柳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

工而字畫多不同疑有竊借其名者金石錄曰柳厚書不甚工見于世者惟般州和尚碑與彌陀和尚碑耳筆法絕相似

未芾海嶽書評曰沈傳師遺述有龍遊虎踞之勢

集古錄曰柳公權書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于摸勒之工拙王弼州曰元祕碑柳書之最露筋骨者道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亦太變耳

王弼州曰裴休書圭峰碑得率更筆意

又曰藏真性素書雖後二張草聖中來而結體極謹密

微有不可識者或後心時波磔不應手也若後人作

草隨俗綴統不合古法不識者以為奇不滿識者一

笑廣川書跋曰素雖馳騁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

至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陰

原隰之夷以此異耳

容臺集曰楊少師皆以歌側取態獨夏熟一帖絕無

發風動氣處

東維子集曰李西臺建書與林和靖絕相似西臺

肥和靖傷瘦前筆評書皆然余謂和靖清枯之士也傷瘦為不誣西臺典重溫潤稱其為人何肥之傷哉吳師道曰李西臺雖在宋初實唐人書法之終也過此則益變而下矣

黃文獻集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倫盡楷法卷末題云書法亦要切瑳未是處無惜賜教文徵明曰蘇舜欽端沈着得力于顏王魯齋曰米老評子吳書命筆如五陵年少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

梁溪集曰歐陽文忠公清勁自成一家

筆文忠好開方

字調

姑溪集曰蔡君謨行筆遲肉勝骨容臺集曰君謨書

畫錦堂記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顏碑什七耳

鄧肅曰蔡書溫厚而弱下筆端嚴不涉粗豪習氣故

宋四家蘇蘊藉黃派麗米峭刻而蔡以渾厚居其上

藕東坡云李國主理本無所得舍陰與瘦一字不成

宋宣獻清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復印俱不能濟

所不足蘇子吳兄弟俱秀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

謨如文姬胡笳十八拍雖清氣為頓挫亦時有

態度

山谷云東坡少慕徐會稽中年寫顏尚書真行晚乃喜李北海書或謂中年愛諸葛豐鵠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晚歲自儋州回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奇鬼搏心書家不及也

北澗集曰山谷草聖不下張顛醉素行楷勿逮也要皆自成一案如王謝子弟不冠不襪流人盛服振襟不如也王欽曰如劉阮之徒章甫組屨又曰黃真書

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痴

鈍用筆多不到處晚入峽見長年加盤漿乃悟筆法

又云元祐間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大都以

側險為勢以橫造為功老骨顏態種種槎出常作連

綿之筆自謂得藏真三昧也

容臺集曰米元章未能立家一一規模古帖當時有

集字之誤及錢穆父呵其刻劃太甚宜以勢為主乃

大悟脫盡本家自出機杼六研齋曰善臨摹者千古

一人祝允明曰為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狷又

南宮自謂其書為刷字當自言其用筆之迅勁耳

世人多以偏欹槎枒間求之如翼帝之掃籀老顏有

知寧無撫几叫絕耶王弼州曰米友仁書元章亦

韻秀可喜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者宋不提葉

錢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宋唯小米為差弱

炭道固曰自君謨以上猶有前代典型其後坡谷出

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風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

庵諸公方知古法而長庵書不逮所言紹彭書最佳

趙子昂曰薛者誠佳微有而世不傳米氏父子書舉

按模脫整之嫌薛米之友

世學其奇怪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而惡謬極矣

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而宋末知即之之謬者乃尚

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

王弼州曰朱晦翁書筆勢迅疾無意求工而自合書

家矩矱又曰世但知其題匾書如松枯石老而不知

其行草書皆天真秀逸

東里集曰夢英書蘭堂記其法一本柳誠懸張骨氣

意度皆弱不及也

劉須溪曰日見鵝鵝山丁取篆字施之行草書

其自告無益

宋學士集曰趙文敏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北海容臺集曰吳興學黃庭內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為善者成名以後隳然自放亦小有習氣則似晚年學李矣王弼州曰承旨中年以後筆當是最妙出入北海而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澹園集曰松雪_{子昂}下筆無一點俗氣亦其胸次使然後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猪之誚六研齋曰東坡評李西臺曰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嘗借為子昂方寸大字之評_{此評絕當}

王弼州曰鮮于困學往往以骨力勝而少姿態趙吳興極欽服之

王弼州曰鮮縉才名噪一時而書法亦稱之能使趙吳興失價百年後寥寥乃爾然世所多見者狂草其所以寥寥者亦坐狂草藝苑危言曰縉狂草縱蕩無法正書頗妍

李紹文曰雲間二沈皆婉麗飄逸度書不作行草亦間作楷法不欲兄弟爭能也姜立綱小變二沈

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于俗

紹興志曰王新建_{守書師聖教序而得其骨但波聲}

不脫張高安李文正耳_{張綱李東陽}朱長春曰新建書法

度不盡師古而道邁冲逸超然塵表

王弼州曰祝京兆_{名明允號拔山}任誕好怪其書祖延貴墓

志雖傲眉山而微墮樸索整然斤斤有古意亦其佳

者周天球曰若鈎踢之際少加含蓄便是大家矣

文嘉行略曰徵明少拙于書初模宋元繼悉棄去專

師晉唐自課日臨千文十本王泰常集曰公作小楷

多偏鋒而鋒穎太露少年時體區而多作尖筆行書

學聖教序年九十時猶作蠅頭書人以為仙_{宣和書}

帝得義之千文命周興嗣

藝苑危言曰夏言_{字公謹貴溪人}正行皆道美但肥過而滯

老過而稚

董其昌曰吾學書在十七歲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後

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做黃庭及元常

諸帖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吉置之暇

角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

筆

韋仲將筆法曰以鐵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正毫齊其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衣青羊毛羊毛去免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捲令極固痛頭為佳筆心寧小不宜大

王羲之筆經曰諸郡獻兔毫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即中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

肥毫長而銳也須仲秋月收之孟秋去夏近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乃用毛杪

合鋒令長九分管脩二握須圓而方正右軍曰紙

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若書虛紙用強筆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

一日寫字硬筆要慢軟筆要緊亦是剛柔相濟

純剛如錐畫石純柔如泥洗垢既不圓暢則格亡矣書石同剛紙例蓋相得也又曰書小字用筆着墨止宜三分不得深浸則毛弱無力

姜夔曰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方圓則妍美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弗勁又曰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

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性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剛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之又能如人意耶

米元章曰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捕物趙文敏精于用筆凡所使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每卒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真草巨細投之無不如意或曰或云書者不擇筆或云歐虞不擇筆余未之信也

先正云尖齊圓健筆之四德凡將寫字將筆用滾茶泡過茶去垢膩其性後吸墨水亦可俟半乾放在墨其上儘令飽吸然後提出俟將乾而後寫每筆可寫幾十字凡筆寫完務用清水洗淨以養毫力不然墨膠乾滯多致斷毫武士之干弓矢十分顧惜筆墨文士之弓矢也可不加意哉

墨

王羲之云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

墨研後停刻然後寫

歐陽詢云墨淡則傷神采太濃又滯毫端
姜夔曰乾研墨濕蘸筆濕研墨乾蘸筆又曰凡作楷
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
取險按作楷書墨須一色均勻為佳行草書須乾
濕濃淡相間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妙

趙希鵄曰古人晨起則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
之用用不盡則棄之來早再作硯池必大而深故書

皆道潤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今人多尚
渴筆非古也

研墨古法曰重按輕推遠行近折如此乃細膩而無
渣滓始研之時只令八分濃而止少頃水墨交融既
而視之見墨上有青烟氣是墨標浮于水矣用之作
字便光彩奪目

字之血向豐潤全在善于用墨墨乾則血向枯澁墨
濕則血肉癰腫墨太濃則神氣板滯太淡則神氣瘠
羸如上研法則乾濕調勻濃淡適中矣

凡作書不得自磨墨令手戰筋骨不強磨墨不得用
硯中宿水令墨滯筆注用新汲水乃佳

唐墨法同

語云播墨如病

古其輕也

一說墨宜在硯心磨如銅錢

潤先少着水漸次添研至硯心乾墨在四圍堆起便
可放手停會俟水墨交融蘸墨英另換一硯抹筆寫
一說墨磨十分濃加生水一匙不宜多俟水墨交融
寫字有鮮色一說用真黃連蒸水磨墨則發亮成綠
或云陳墨勿用筆不開也研發之墨不宜擱在硯
上恐其潤而軟也墨磨濃時另盛水缸看字多少

澄定臨寫側出另磨去渣不用久後墨氣鮮明墨濃
不宜過久夏天上午磨者下午不可用矣

造墨法香油煙十兩

香油煙亦好世多用桐油煙一
根按心點者細膩多根者粗

藿香甘松姜汁猪牙肥皂四味用水煎去渣澄清熬

膏十兩化阿膠四兩用金箔三個銀箔二個和煙

處攪勻杵搗萬餘下

墨全要
接得細造成錠子次下入灰池

內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取起任用

試墨用淨硯磨出新筆蘸于硯水中黑絲立墜
者佳黑絲移時回環而下者次但濃烟浮水面者

寫綴用乾燒酒加冰糖研墨。寫布用豆腐漿。乾書之。油漆上用土粉。或皮硝擦即可書。泥金膠水。各顏色俱要調和得法。宜用水筆畫筆羊毛筆修。之紙有各種。且箋絹綾扇等項其性不一。墨之乾濕濃淡順其性而用之。其法非可言傳。惟在用多後得之。

硯

姜夔曰。硯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骨肉俱所端石。惟取細潤。停水歛硯。惟取發墨。兼之斯美。一說試硯以舌舔之。舌與硯若相粘者佳。與硯細潤故堅硬。響聲似銅者劣。要如木聲。者否。響聲似銅者劣。要如木聲。洗硯用蓮蓬極佳。絲瓜囊亦好。硯池不可無蓋。



晚邨慙書一卷

〔清〕呂留良撰

清順治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僕生平有二恨其一阿堵
其一帖括阿堵之害舉世全
人無賢賤賢愚男女番夷
皆需衣出沒生死于其中
其羣狀多端姑不具論獨
是帖括一途始于王陶川臨
川報初病國史冊昭朕後盡
詆其人而仍恪遵其制真不可
解且臨川臨川自悔其變

秀才爲學多從作俑者方自
悔之而效顰者顧衆悅之尤不
可解也世之習此技者剪綵綴
花塗粉著真與聖賢理學一
路相去若河漢焉牛要不過藉
以爲功名捷徑耳然高才博
學之士或槁項黃馘而不得一
售而一二黃口孺子甫識之無
剽掇啖餘數語便自詡青紫拾
芥舉文章生并學問品行一切

俱可束之高閣未仕安得有真
人品既仕安得育真事功故甘
泉先生嘗言舉業壞人心術而
艸塾拉攏之徒憤肯嫉俗往偶
爲廢八股之說良有以也僕自束

書房十

髮讀書晷夕被吟不絕獨于
帖括一途不能為違心之媚雖假
手倖竊科名而所憂乃在仕道
每嘆取士定制沿襲已久神明
變通當自有法輸攻墨守兩者

交戰功罪未知孰先昨得用晦
制義讀之乃不覺驚嘆累日夫
僕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
耳若如用晦所佳雄奇瑰麗
詭勢環聲拔地倚天雲垂海

卷十四

立讀者以為詩賦可以為制策
可為經史子集諸大家首弊
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觀真咄
怪事式使世間習此技者皆如用
晦則八股何必不日星麗而嶽瀆尊

也僕嘗謂欲雪阿堵之恨定須作
神僊欲雪帖括之恨定須登制
科狀神仙難求而制科易取僕
固嘗為其易者鹵莽之報實愧
于心今奉得用晦此衷洒然暢狀

書

復何恨于帖括哉若夫神仙之
事當与用晦共圖之必不令稚川
貞白拍手笑人耳

鍾山弟黃

周星顯



序

以用晦之文而目之曰慙
古今誰復有不慙者昌黎
自謂作俗下文字下筆今
人慙小慙則人小好之大
慙則人大好之斯亦昌黎
之云耶然昌黎之所慙後
世未嘗見不知於用晦較
何如昌黎固不自存不應
小好大好之人亦不私相

抄傳也。是昌黎之所慙。人亦從而慙之矣。若舉用晦此文。示昌黎所見。人怪則有之。好於何有。然則用晦之云。當自有其所謂慙。初不在乎此也。用晦年十三。即操管輅同社角。社中耆宿皆謹避其鋒。其文之奇。無所不盡。忽為南華崇冠。忽為楞嚴唯識。忽為三傳。

忽為騷賦。忽為蔚宗昭明。忽為馬班賈董。忽為韓蘇。每出必閎然不能測其騰。騫所至。以何鰲折塵揚。巢傾卵覆。家收圖籍之中。身橫刀俎之下。幾殄厥祀。幸而獲生。余過吊之。竹繁木櫨皆非。夙御而手卷微吟。壞牆裂竹。未嘗見其有慙色也。風雨洊漂。甕繩無蔽。

稍稍出其聲光於煙燐露
蟬之餘無不知用晦之文
既醇且肆又有不可方物
者乃反顧影咄咄若不能
一日釋然於中問何以名

陸四

慙曰吾文不及古人耳天
下讀其文果不及古人乎
我吁其慙吾不知其無
慙而慙為可歎而已

順治庠子夏同學弟陸文

霽拜手書於東皋草堂



陸五

晚邨先生小影



晚邨先生書目錄

詩三百一	一節
周監於二	一節
子語魯太	一節
子使漆雕	一節
女與回也	一節
子曰回也	一節
如有博施	全章
子與人歌	一節
孔子曰才	然乎
子在川上	一節
或問子產	一章
君子有九	一節
日知其研	二句
衛公孫朝	全節
大畏民志	二句

詩曰要子	兩節
詩曰嘉樂	二節
唯天下至	參差
其次致曲	二句
此天地之	一句
孟子曰天	全章
今有受人	罪也
孟子道性	一節
請野充一	一節
孔子之謂	二節
此五人者	友矣
齊桓莊欲	於市
孔子登東	二句
居仁由義	二句
仁也者人	一節

晚報卷書三十首

詩三百一 無邪

聖人明立經之旨。即於糾糾取義。而大詩三百。無邪。思之所為也。夫子懼人之入於思而忘經教矣。即以糾之言。無邪者。蔽之謂詩之大旨。則如以今大六經。皆治心之書也。然諸經之治心也。嚴而詩之治心也。以柔嚴則可。柔則可觀。先王曰。吾使之畏而私伏。於十人不若使之觀。而不盡出其私於外。至於私之宜。

也。彼世典是焉。則柔也。而嚴之。至要諸經之治心也。彼而詩之治心也。以生。彼則不悅。生則不已。先王曰。吾使之已。而情制於正。又不若使之流。而情極其情。情極至。於情之博極。與天下並倫焉。則生也。而彼之至矣。此詩教之所由立也。然而學者習於柔石。夫其嚴。樂於生。而林其嚴。則何也。諸經治心之意。顯而詩則隱也。其所以隱者何也。凡所謂經也者。或自聖人作之。或自聖人述之。或聖賢行事而為之。下者。

紀之或凡庸之編載而聖人爲之論定之讀之者
 震然有一聖人立於其前即震然有一聖人之意
 行於其內若大詩也者大半出於征夫游女且恐
 婦窮愁之民之所紀非盡聖賢之行事也而
 人不自聖人作之不自聖人述之而聖人又未嘗謂
 若者可若者不可若者是若者非是而爲之論定之
 讀之者忽以其心爲征夫游女焉忽以其心爲征且
 恐婦焉忽以其心爲窮愁之民焉若以爲征夫游女
 征且恐婦窮愁之民之上又有一聖人主焉矣前
 一聖人之意行乎其內則讀之者忘之矣而吾謂必
 其不可忘者也忘之則詩非經也古未有征夫游女
 征且恐婦窮愁之民之所爲而可以爲經者也詩之
 所以得爲經者自不在乎征夫游女征且恐婦窮愁
 之民之中而又不止於征夫游女征且恐婦窮愁之
 民之外是可即賦之一言以蔽之耳一言雖明而思
 無邪且思之本誠有善而無惡故讀今能知其意

讀淫亂而知其刺詩人不自言其意而無不相喻者
 率性之道也人心之詩也思之當然善而惡也故
 因其褒而令德則因其刺而淫亂止詩教不更言其
 故而無不自淨者反情之祭也先王之詩也以人心
 之詩行先王之詩是以人心之善無所緣則易淫
 淫詩過我心焉不意如是之變婦而無道也且惟無
 道將我心所未有之善亦多推曲引而達之矣人心
 之惡無所鑒則易爲亂於詩發我心焉不意如是之
 變淫而無詩也且惟難於發我心所未知之惡亦多
 類比而盡之矣其所以能達且盡者能使之詩使
 之也則非詩之能使之思之無邪者使之也而聖人
 已立乎其前而聖人之意已行乎其內矣明此者不
 必執詩之爲善而使感詩之爲惡而使戒也惟善與
 惡之辨孤臣孝子引爲至性之事比無所屑之理達
 人皆士清爲悟道之原六卿之錢韓宣也夏平國
 百拜而廢要譽之重季札之觀春樂也卹鄰友衛子

欽而頌同體之全如必執善而後感惡而後感也
聖賢附會之說同其惡而無邪云乎哉此情誣也
天下無奇觀者水不平水至平也而波濤洶湧則有
矣洋之說之所未盡也人愈中復出人意外當有
河漢於其言為蒙史之所驚怖

周監於二 節

聖人觀周禮之所由盛而自決其從王之志焉蓋周
禮之所以文而二代之為之也而其大則美焉矣聖
人又舍周何適哉且天地之氣日出而不窮其必趨
於文者自然之勢也聖人固其勢而為之坊使天地
之氣有所留而斯達於文而不知其所為坊者正天
地之文之所自出至於坊之通益全則其出之
勢益盛而人且擬夫令此之所坊有異乎前此之所
坊於是乎欲取一代焉以為之主而使天地之氣
不流歷世聖人反不從哉豈有是哉今天下亦無
周之所以為周乎為三代異尚之說者曰周之先
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世之制度此其說非
也官天下者其事然家天下者其事然故言制度自
夏始夏之先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永唐虞之德也
久之而人見其近於忠矣又久之而見其忠之弊矣
夏先王固不知也當繼世者其法寬當征誅者其法

變故製制度自族始殷之先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承夏桀之後也夫之而不人見其近於賢矣又久之而
凡其賢之獎矣殷先王固不知也然則先王之所為
制度者皆本乎天下之不得不然而法且從而為之
鮮又從而為之議其後周之為固亦猶是耳然而周
之獨文於二代者何也古未有千年之國久而益強
者我國自后稷以來與二代相終始成敗得失之故
積久而愈深則其然之也俗如公劉之夕陽流朱為
微服之始要深明乎作資作助之原重父之司終
室為同官之本固熟悉夫惟百惟億之念既不絕
代之關固其經營皆出於一朝古未有一家之人
而皆聖者哉周自太王以下比二代為最盛父子兄
弟之間材多不讓遠則其然之也精如象保於文者
象後成於公旦已大遠乎昔仲首民之天下武始於
武者雖頌又作於成康亦更傷乎大夏大漢之作又
不若二代之創業其功烈皆歸於一乎當是之特前

朝廷以夏比周辨遂典章服物雖然其俗先王先公
曰我不敢不監於有夏亦不敢不監於有殷焉爾然
已都乎其文矣若謂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
前代之制度也夫欲達大典而反之於無文也夫天
下之事自無而造有而既有者必不能復使之無污
搗土鼓等耳以為文矣而欲於珣璣絃匏之世污
而土鼓為人情之所不能強即聖人之所不能強也
吾從其不能強者而已夫是人欲執舊章而引之於
廢文也夫天下之理即正而生數而能變者必不可
不復使之正朱蘭佩芳今且以為文矣而軍於則雖
勸樂之側采蘭而佩芳為人情之所不敢出即聖人
之所不敢出也吾從其不敢出者而已矣然則周之
不得不監於二代也夫子之不得不從周也皆天地
之勢為之也則皆聖人之時為之也
上下數千年經天緯地都在裏許直經生家識解
即以文章觀亦自是篇為文

此方見三代聖人作述原頭統是天理本然就時
大紀則文武周公制作一團私意并夫子尊王述
祖亦是私意曲全其即蘇氏父子論六經制作皆
隨心義

子語魯太 節

聖人正樂之始先以一成之節詔太師焉。且一成之
節不明則樂雖正而不可作矣。此則有司之事也。故
先以語太師。謂若所可知者如是。昔者魯僖公伐之
樂天子自衛反魯欲取其制失而意正之。而特恐其
樂者之失其傳也。則不第既正之後無以循序而直
其神即欲正之時亦無由審微以考其變。於是首語
魯太師樂曰。帝王無一定之制。或以象德。或以象功。
此樂之本乎王道者也。不可知者也。天地有自然之
情。忽而成方。鬼而成文。以樂之生乎人心者也。其可
知者也。然則人心之樂與王道之樂有異乎哉。而神
也。王道之所能變易者。諸律有還主之均。而一律也。
自為終始者。非神明之所能改。亦各音有應。應之位
而七音之自為周旋者。非運會之所能更。然則帝王
之制其所以歷千古而不忘者。非即以此天地自然之
情。根於人心者深也哉。將人心之樂而欲可以求天

道之樂故樂其可知也。凡樂必有其始。作樹為父而
 鼓為君。會字者成其矣。自無教而至有聲響之者。序
 自有教而開衆。序出之者。盈始會如也。開略而參差
 為非始也。凡樂必有其從之。治以相而訊以雅。登揚
 者差出矣。廣大則易於容奸。而優雜者不得入。清濁
 則易於離節。而從教者無由生。治純如也。微如也。解
 如也。優端而純。緣焉非從也。以是始以是從。凡樂之
 一成實之矣。由以而不成焉。出以由以而九成焉。
 降以此於凡。更不更也。由此而小成焉。分
 由此而大成焉。合以以小。大殊而成不殊也。美者
 在儒者。而作樂在有司。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
 焉其說愈隱。愈隱而求難。而不知大樂之必易也。然
 其上下而操典。衆末世之。陳鼓每前其微。而當目
 君卿不明其故。明其故也。仍不出有司之所守而已。
 其抑有司不與儒者相。則其聲日流。其變日遠。去和
 而就澁。而不知大樂之本和也。故受依水而成。克

降古之為教。咸通其教。而後世之伶倫不識其方。饒
 其方也。固不外儒者之所聞而已矣。
 少孤喜嬉戲。嘗於度曲然。絃解各均。旋宮自然
 之度。牛輝虛吹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即是鍾呂。今
 樂猶古也。單衆律高下一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
 亦當坐不諳音度。而憑空說。泥故雖明。非從俗
 樂中。合然竹肉兩端之宜。而求之。元教未嘗不可
 尋也。惜無明義習教者。就正世事紛。是古非今
 轉悅轉達。此至後編末。先勞。

子使漆雕

賢者遠取其大。於聖心更有當矣。夫子之使開。非性
開見小也。而開之自見為更真。則其所見為更大矣。
安得不然。然有當於聖心也哉。今天仕也者。性分之
事也。而後世且以為功名之遠。故三代以下。無治功
即無學術也。雖一二賢智之士。各出其所長。非不足
以與世相補。授而為官。於無餘斯業。終於有定。君子
不謂其功名之有所歉焉。性分之中。實有其顯。論而

能自見其身者。也。俯視其身。與天地民物。尚未得其
親切之故。則其本原有超焉者矣。古之人以回問處
之。而不損其所本無。以天子授之。而不益其所固有。
誰則能大定如是也。亦求信乎本原而已。爾。禮樂利
政之微。謂皆吾心可吸者。以其人先不能自治其心。
者也。內省吾心。與禮樂政刑。猶多得其間。失之遠。則
其細微有獲焉者矣。古之人。一大之不獲。而具四子
章一物之未格。而具曰子疾。策則能精微如是也。亦
求信乎細微而已。爾。夫信之分量不同。聖人信之
而為聖。賢者信之而為賢。信之各有其滿志也。而不
得一未信之意。則已為賢之所不可成。而聖之所不
能知。抑未信之境。諸不同矣。聖人未信其為聖者。
祇未信其為賢。未信之自有其殊塗也。而忽見一斯
為未信之處。則已為賢之所不能公。而聖之所不可
私。以是知其見者大也。功業之卑也。其力非不足。而
明國於其先。規模固之以不遠矣。開非實見其大矣。

所謂斯者何得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分也。夫吾人
 之所謂得也。雖得之機耳。必宜較淺深。特者。得
 以是知其志之為也。治教之虛也。其智非不達。而器
 限於其外。或果因之以不化矣。則非所志之為其所
 謂斯者何指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據也。夫吾人
 最難得之較然之氣耳。豈計成不計成。異時者哉。是
 意也。夫子嘗以微觀及門。而無或前者也。一旦得之
 於閑。雖欲不說。烏得而不說。自閑言之。而此知閑之
 果未可以信者也。自子說之。而此知閑之未可以信
 而果可以信者也。其使也。不病乎其未信也。其未信
 也。不病乎其說也。其說也。不病乎其使也。此後世以
 為功名。而聖賢以為性分之事也。
 其所言都非恒日所經恒聽。所有使亦心片。就
 未忘然。日月經天。江河行地。
 作家每苦說字難下。註解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
 無已矣也。程子謂是大意。朱子謂為忘一是錯處。

說一是整處。說上蔡不安。於小成只是兩說。反面
 耳。說氏分作三條看。拙矣。融洽聖賢語。性以顯
 微長。自記

女典回也

全

其方人者方人。就其所自知者進之也。天子貢善方人。而令之自方。獨不敢當。顏子斯其自知審矣。知之審則自治。將不暇。故夫子強進之。非學道而必捐進。明去知識。以異學之所以為教。而聖人不然。聖人之道大而不寔。非聰明知識之至。則其於大也。必有所虧。而本原之際。無由窮。其資也。必有所遺。而散殊之分。無由盡。故聖人甚樂於大聰明知識之材。而惟恐其聰明知識之不至。則為之取其已至者。以養其未至。即其未至者。而勉其所必至。正所以教聰明知識也。聖門諸賢。首稱顏子。其同科而相近者。不克人。而天子每與子貢相衡。量焉。宜抑回以進。賜也。蓋實以愈賜者止。有一回而可以知回者止。有一賜而他人所不得。而望焉者。其知類也。其知類而其所知者不類。所以知者不類。則其所知亦終不類也。何則。知之量無涯。入其中而取少取多。各有其自足

之處。知之分有定。明其故而在。故在此。反生其自安之情。此皆足為知累者也。而莫先於去其所自足。子謂子貢曰。女典回也。孰愈。微子言。吾固知回之愈。賜也。微子言。賜亦固知大回之愈。賜也。子則以為此非其四。此非其賜也。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微賜言于回。知賜之不致望也。微賜言。吾亦聞知賜之不致望也。子貢則以為自有真回。自有真賜也。回有回之閑焉。回有回之知焉。回非加深也。不體常湛於照微。斯出之也。若何。思何。思者思之盡也。惜閑焉之引。結不知。無竟其要。雖得意忘言。所言忘象。似於中無復推擇而已。由盡大擬。擬變化之效。則閑一知十矣。賜有賜之閑焉。賜有賜之知焉。閑非加深也。而用素熟於德中。斯入之也。有爾時。爾時得之也。也。特閑焉之閑。其往而知。即逆其來。雖緣慮為。應復為。應似於一之外。頗多旁達。而終不離乎特。此對待之閑。則閑一以知二矣。若是者。回果有真回矣。賜

果有真賜矣。回未必真曰。賜已得。真賜矣。所謂愈者。信不可愈。而望者信不救望矣。弗如矣。而子則曰。未也。微賜言。吾固知其弗如也。分之有定者。受之不可不順。使回舍其靜悟。而從事於推測之遙。回有所不必。而未嘗無得於回。使賜舍其思。而從事於自然之域。則賜有所不能。而先已大失其賜矣。賜之能順受其分也。吾與其順受者。其無涯者。求之不可不深。使回窮其明。而不必開格致之功。則理不虛。

蔡回亦有弗如之賜。使賜養其樸索而而不。其寺之詰。則誠有所殊。賜亦無絲弟如之曰矣。賜求其故也。吾與其深求者也。又夫子所以去其有云之情也。

一涉校鋒。帥口便是叢林。登落頭乞兒相。一涉制詰。膚發便是講院。碎落頭乞兒相。兩乞兒相。盡其有前題目。向此大付取得下落。

子曰。回也。

舜

有大賢之仁。有韋賢之仁。異之於其心也。夫仁一而已。而心之不遠。與至則有異。三月與日月則有異。其子分論之。正所以深屬之。與且自人有心。而仁之理已存乎其中矣。願仁存乎心之中。而心時出於仁之外。仁已立乎心之外。而心反求入乎仁之中。於是乎離合之端。見而往來之勢。分主客之形成。而大賢之分定。仁之為仁。亦為之去。歸深淺於其間。夫仁則

有去歸深淺於其間者。幾吾嘗以歸靜。入而為之二也。私為能遽入哉。必有使之以。而後使得而乘其間。方其際也。我能乘焉。即合而為則。反與私為一矣。雖欲力返其故。而終以私為歸。藏之地。故不患久私之必入。而患心之與仁無切之遷也。人心未有不以仁為主者。已勝而為之。已為能遠勝哉。必有示之以勝者。而後使得而

攻其弱方其難也。或能操焉。即存爾。又移焉。則反然。
已為土矣。雖欲自還其初。而終與已。有過休之勢。終
不慮天已之能勝。而慮心之於仁。無純固之守也。固
也。何如乎。回無異仁也。而其心異。回亦無異心也。而
其心之於仁。異。夫人事深者。天機日復。回又未離。友
事以為治也。日用飲食。幾致無一之不安。於心者。即
無一心之不安。於仁。積之至。於三月。並未幾。雖有
息也。然不息。亦已久矣。有慈者。清虛自來。回又
守清虛。以為養也。見明子動之微。無一之不體。於
者。遂無一心之不體。於仁。積之至。於三月。始未幾。
手不遠也。然不遠。則已復矣。若夫其餘。固無異心。
則亦當無異仁也。然心處既失之餘。其親仁也。甚。
以為甚尊。而致及之。境生以為甚尊。而危親之情。變
以危親之情。當致及之。境。吾見其親。而摩定矣。夫
況有甚親者。引之於其後也。心在既分之時。其親仁
也。過難。惟其過難。而將移之見。出惟其過難。而偏屬

之功。賴以揚屬之功。換將移之見。吾知其艱苦。而難
居矣。又現有甚。遷者。仰之於其先也。則日月至焉。而
已矣。蓋理欲不能。或各視大心之所。前以為向
所。前在理。所向在欲。其偏也。所。前在欲。所向在理。
偏矣。此貴乎致知也。危微不中道。而各從夫心。是
所習以為歸。習於微。難危。而即歸於微。可必也。習於
危。難微。而即歸於危。亦可必矣。此貴乎積誠也。誠
日月之至。以求三月之不違。由三月不違。以馴至於
無可違。而後知仁之真無異也。
悅理至此。真是家常淡飯。無甚好看處。字上明白。
着實一刀兩截。細心人咀嚼。自然無窮。
近來亦知心不違仁。不是仁不違心。鮮然為未竟。
竟蒙混。總不脫心於仁。分際似胡猜。啞謎耳。乃軍
謂論理。貴細膩。貴圓熟。以皆強名也。決破藩籬。只
須端處。不著痛癢而已。

如有博施 全

觀聖賢之論仁善推其心而用無不全矣夫博施濟衆未嘗非仁而以此求仁之先夫其本矣誠取譬於互達間仁亦求其至近者耳今天地萬物皆一體事也而以為有內外之殊焉是岐而二之矣主向者曰八荒洞然皆在吾闥此其說虛而無功於是乎學者欲以資驗之凡天地萬物有一不得其所非仁也以其說較實矣而吾謂其虛而無功也等何也一

仁者之全夫天地萬物者其理也一體之不即全夫地萬物者其勢也理本然而不能即然勢不足而有以相及則一體之與天地萬物自有其親切之處義仁者之所以實致而可為者予貢思仁者之治不見於天下也慨然欲得夫博施而能濟衆者焉而獨

我子乎未敢信其為仁嗚呼何仁之難也夫仁之為仁下學與聖人同其責者也帝王與匹夫共其憂者也必博施濟衆而為仁則必有聖人之仁無下學之

仁然後可有帝王之仁無匹夫之仁然後可有聖人為帝王之仁無匹夫之仁無匹夫之仁然後可有聖人必博施濟衆而為仁則聖人不能不如下學帝王不能不如下學聖人為帝王者不能不如下學匹夫而匹夫而

而遠人矣非有所擬議而然也非有所準量而出也吾正吾性即與天下正其性吾遂吾情即與天下遂其情仁者之心體大都如是仁之為仁豈有歎乎哉不抑有歎焉者則反之不能得其通而推之不能實其力也未知夫為仁之有方也仁之為道也極乎自

萬物皆與一體有自私之意或竟橫其所私而大公者即全乎其內故井田封建靜恬於生人之初禮樂兵刑然意大欲食之故先後者志氣之舒慘也厚薄者手足之親疎也澤必通乎百島因積賤之自周治不過乎九州亦等殺之所及帝王之仁以此匹夫之仁亦以此聖人之仁以此下學之仁亦以此帝王非有餘匹夫非不足聖人非無檢下學非難勉能近取譬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如必博施濟眾而為仁何以

處大匹夫而下學者也

并何以處夫帝王而聖人者

其格舒極大其控駕極安其神旋極密可謂光前絕後

論語六則章仁字從本體沉入徹上徹下是兩鉅

肯于不理會而銘通不能解書安知此文之佳

于與人歌 節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善流行於其間無所往而不與人遇也顧遇恆人則善日見少而遇聖人則善日見多何則聖人之心精斯其八之也深故一善而求善出焉聖人之心虛斯其感之也全故小善而大善備焉聖人之心誠斯其出之也敬慎而周家故一事之善而德性尊焉聖人之心和斯其接之也易直而安祥故一時之善而氣象備焉聖人之心公斯其及之

也廣大而不遺故天下之善而一人受焉一人之善

而天下受焉行何見之於子與人歌見之名卿贈金

而賦雅頌之章猶存拜慶規誅之義聞里詎今而未

偶和之作不失采風問俗之心此有取乎歌也于與

人歌于亦猶是也或言短而意彌長述者之所感焉

作者之所未傳或情溢而聲彌淡聽者之所悟焉歌

者之所未覺此有取乎歌之善也于與人歌而善于

亦猶是也而予之心則已與善相深矣忽而聞焉歌

善之與我洽也。契觀而善隨焉。則彼之曲折未
 出也。夫所謂曲折者。人能之。人未即解之。子解之
 于天。不即能之。如是而人之善。隨于之善。而隨矣。必
 使天之則。人能之。而解焉。子所解者。亦能焉。而曲
 折乃盡出也。而子之心。則已與善相契矣。漸而即焉。
 吾其善之與我親也。理得而善新。秘焉。則我之吟賦
 未盡也。夫所謂吟賦者。人有之。子未嘗無之。子有
 之。人安所有之。如是而人之善。微于之善。亦微矣。而
 則人所有者。固有焉。人所無者。亦無焉。而
 善化也。然則一歌也。而聖心之精且深也。如
 其善而感之大也。如此其誠散周焉。如此其和易
 于人也。如此其公而無可私。廣大而不遺也。如此
 其可為天下取善之法矣。善之未也。無端其往也。亦
 無端其然而生。成無以而之。則竟謝焉矣。我不欲謝
 之。則亦竟歸焉矣。其中至賅。其外至庸。無心者。不
 能。則有心者。耶。之聖人。所以有窮理格物之學也。

可為天下與善之則矣。善之大也。無量其初也。亦無
 量其終也。而至以一人盡之而已。盡于一人矣。不
 以一人盡之。而并盡乎天下。要其用萬殊。其體一本。有
 者不能。無者無心者。與之聖人。所以有存神過化之
 功也。

孔子曰才

者感於用才之世而深悅古語之有當焉

才之所以難在古人亦不自知其言之有當於何代

也夫子有感於所以難之故則見其足以深長思焉

爾今天言有理至而事不至者存其理而數世之事

皆得而證焉此先見理而後見事者也

有事至而理乃至者思其事而數世之理皆得而實焉此先見事

而後見理者也然則得古人之事思古人之言此聖

人辨先之意也得古人之言信古人之事此聖人

後之辨也於是乎記者既列舜武兩朝之才而遙述

夫子之歎曰吾嘗上下古今而知古今之天下不特

一才為之也而本始不以才為之也無一日不生者

之天地無一代不用才之帝王使生者足以濟其用

用者足以盡其生則自隱士以迄今茲特有治而無

亂才之為才焉有不足哉而吾謂誠如是也則才賤

而不足貴可授而不足惜自隱士以迄今茲亦得有

乳而無治何則天地之生才也非治極而將乳也不

生味乳之至也不生味乳極而將治也不生帝王之

用才也非治極而將乳也不用味乳之至也不用帝

乳極而將治也不用味乳之至也不用帝王之

帝王能用之而不生之也故當其治極而將乳

也天地生之而無帝王用之當其乳之至也帝王不

欲用之而天地生之當其乳極而將治也帝王欲

多用之而天地且憐惜而不生之若吳乎相需難

而相遠疎則何也非天地愛才而有生有不生也

帝王棄才而有用有不用也有用有不用者氣運之

所以開有生有不生者氣運之所以定天地不特已

而生帝王不特已而用知其不特已而用也則生之

者蓋少知其不特已而生也則用之者蓋慎吾今焉

知才之為才其不數見也雖天地無如何雖帝王

且無如何也然猶以為未嘗生上則不可量也以為

未嘗用上則不勝計也而又有異焉者六觀生之

既用之矣當其時都俞聽拜何如其隆也舜先發
 何如其來也由今思之而以爲異焉者且不獨由余
 思之而以爲異焉也在昔先民有言曰才難斯言也
 其有感於治極而將亂者耶其氣之至而致思者耶
 其氣極而治而不易得者耶是殆未見夫天地
 帝王既生且用而猶有未易者也然且其言之密
 受將領菜而達望焉如以此使其致意於都俞聽拜之
 時考論於舜先發之後之內吾不知其密望愛將領菜
 而不達望者又當何如也耶以彼所言思我所以信乎
 不平不其然乎

其來也無端其去也不測縱橫排闥決百濟而來
 能補全理於毫鋒按脈則不失眾恭技至此吾不
 得而知矣
 澤勅下文而語仍虛運使稱能品矣直使末節變
 空寂歸涉險美湖真令衣年失色故翁過無義雖
 乳石寨中流臨激渴盤望之可畏舟過乃不甚覺

蓋操舟之妙也

子在川上 節

川流與道為體聖人見其不容已之定焉。蓋道體之
隱於人心不著著於川流者之無不共見也。逝者不
舍本然者是當然者即如是夫子又豈有德義哉
今大道無動靜以為體者也。而聖人之觀道也每於
其動示之于是乎天地之間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悟
而異學亦以為然聰明自得之士亦無不以為然此
皆明於動而不明乎其所以動者也。何也。異學之所

謂悟者於動之初忽見夫不動之原則遂欲絕其
動之後是內外異本者也。故其於道也虛而無據。
明自得之士之所謂悟者於動之時忽見夫不動之
故則遂謂已得其自動之天是知行殊致者也。故其
於道也虛而無據。其悟之所由生多涉之於虛動
之物而未嘗有淨於恆動之物可知也。夫偶動者其
端也。恆動者其實也。於其端見道之動於其實見道
之所以動然則天地之間亦有物焉無端而實存焉

如是者乎夫子寄在川上矣。忽而歎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夫天地之間其自無而有者吾不知其何
所始也。沒假而有者來矣其自而有而無者吾不知其
何所歸也。沒假而無者還矣。今其來也與我相迎有
者據之無沒假之非有也。庸詎知有之所以為無也
耶。方其往也與吾相背無者玩之無沒假之味無也
庸詎知無之所以為有也耶。使沒假而未嘗據焉有
假共有矣。無亦假其無沒假而往者滯焉無淨其無

矣。有曰淨其有然則往者逝也來者亦逝也。無者
也。有者亦逝也。今天川古人臨之曰此今日之川也
沒假而又為吾人今日之川古人與吾人各自私一
今日而川之今日始不可得而私也。是以知天下未
有無其今日者矣。而其故而後新者有如斯與吾人
遇之曰此當前之川也。沒假而又為後人當前之川
吾人與後人渾共歸其當前而川之當前自不可得
而留也。以是知天下無可執其當前者矣。而其通而

蓋久者有如斯與如新者蓋不得不變也一息
之不變即不可以終士而仲虛賦之微家為難移而
晝夜之事出焉晝夜變而在晝夜中者無不變也而
斯其最著者矣蓋不得不自持常也終古而無常即
不可以一息之會開閉之致進為通儀而晝夜之常
定焉晝夜常而與晝夜行者無非常也而斯其最明
者矣由此思之斯之自為逝耶抑有所以逝者耶晝
夜之能使使不舍耶抑有不合於晝夜者耶逝之自
所不舍耶抑不舍之所以為逝耶以是知有體者
有其體之者有自然之體者即有體乎自然者也
而不見夫體之者與夢之所以虛而無據也見自然
之體而不見夫體乎自然者聰明自得之士之所
暫而不有也夫天地之間無物之不體乎道也明矣
物生乎氣上必乘乎化上必統乎理上必本乎心
也化也氣也與物為不舍者也而物之自為舍者心
也心存與存心息與息故觀天地之心者性理上者

天地之動也於此不已真不已矣觀聖賢之心者
獨上者聖賢之動也於此無間真無間矣
時而莊嚴時而瑣說文畫蒙史之奇奇窺考亭之
與
明上言道却云不可擊破此即一句合頭萬劫
標也明上就川言道却云不可著川此即莫將境
示人也此等說教盛行書理濫開矣正朱子所警
如猜啞誕人不可說破自有箇不昧子者
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遂至李贄劉宗周
矣一點無忌憚心傳可佛焉祖應所不至竟
則一黑腰子之學也陰焉以迄學士大夫無人
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稍學完秀才越波已
鼻弄成不題題東西受不依模樣朱子云不是說
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
爽也嗚呼是誰之過歟也

或問子產 慈言

分論列國之材皆以表微也。孟子產子而管仲當世稱之熟矣。然子產之德德於刑子而之名浮於實。管仲之功抑於罪。非夫子各為論定焉。三千亦幾無以自白哉。聖人之論人非求異於衆也。各就其平生而權衡之。或略焉或詳焉。使其人自為贊。六足以大廉其德而已矣。列國執政之材如鄭之僑楚之中寧。吳吾非皆稱賢大夫者哉。或人連類而反之。未必無

新書

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夫子或斷以其心焉。或限以其品焉。或定以其事焉。無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優劣已默然其不可易矣。夫子明察以衡者也。當其錮強族。銷刑書威期於必立。不避責者之學法期於必行。不干賤者之譽。跡其所為不與與後世天資刻薄之人同。可操之術哉。然後世用其術以強國而子產則用其術以愛民。以其術強國者數十年後傳之運柱。天子開以其術愛民者數十年生聚之氣。於是子產

新書

操術同而所以操術之心不同也。至行令術去而心獨存由其心以思其所操之術。蓋委曲繁重以求達吾不欲委曲繁重之意。上亦良苦也。惜乎以王者之心行霸者之術。純王則仁矣。純霸則忍矣。雖子王霸之間則患而已矣。若夫王之所公外霸之所必討。君子之所不道也。即賢如子而。又何以稱焉。吾觀其念知鮮位之為義。而不知儲藉之為大不義也。知修政之為禮。而不知滑夏之為至無禮也。其始也不難。余

被其思者不以為思而寒暑怨必無損於覆載之大
 伯者之服人也使人不忘功過明而賞罰必致受其
 怨者亦不以為怨而死生感泣反深於故廣之人今
 即觀於奪駢邑一事至統食浸齒而無我微怨恨焉
 伯氏獨非人情也哉以是知其功之不可掩而才之
 不易得也夫雖乎王者尚有不求共白之懷惟操之
 者太急故必怨詛於始而歎誦於終子產是已純乎
 霸者亦有深入人心之處惟留之者無餘故雖懷恩
 者固多而匿詐者亦不少管仲是已彼子而者實無
 王者求仁之心使無霸者服世之術以是卒反於我
 人何足與二大夫較量優劣也哉
 子長今傳以有意聯綴為奇此大則又以無意聯
 結為巧隨物賦形各開生面神光雜合自然一氣
 不見黏接縫痕以泰室中未盡伎倆也
 散：漢上無甚出奇處細味之自覺其妙如子產
 之惠人多從後此却從前嚴刻處看出與樹耳之

介首陽之不念舊惡同一閭閻謀彼成鈞獨甚殊
 而仍美渾涵語氣管仲節大約作鋪張語耳獨得
 王者服人成視托一扇尾此非具絕大本領者莫
 想臨摹也

君子有九節

君子善思之用各授之以財也。夫君子之思。固無所不致其慎也。而操之則有要矣。詳列九思。以為慎思之法。今大處一身之至。處而運一身之至。實蓋其華於思矣。而洪範直言之於五事之列。而且繫其後。此何說也。未能善用其思。則事之中無思事。之中何思也。則事之外有思矣。故夷其列也。能善用其思。則事之始有思事。之始有思。則事之成一思。

明也。心止則不能辨物。而執色聲之明矣。君子思去其所欲。則惟明。其一在聽。之體本聰也。心蕩則不能審音。而奸聲之聽矣。君子思去其所欲。則惟聰。由是著於容而有色。根於心者也。思過剛過柔。非色之德也。心於溫。由是微於躬而有貌。從乎心者也。思近偏近清。非貌之德也。必於恭。及乎聲相感。而言出焉。有聲以心者。即有不及聲以心者。然而皆心之聲也。性其所欲。思所存焉。清而不志。及乎動相接。而事彰焉。有動以心者。即有不及動以心者。然右皆心之動也。於其所行。思所守焉。得而不致。凡此皆以順用吾思者也。不又有以逆用吾思者。如疑者心之疾也。恥於問。則疑終不釋。而非思問。則所疑先木盡出矣。愈者心之惡也。及於難。則愈終不隱。而非思難。則所愈卒未盡泯矣。至於見得尤心之白出。而為嫌者也。其流底於公師者。其源操於取金。思合於義。而後無芳澤之患也。我若此者。固非捷獲於此。我

也。一物之文思之各得其理。誠涵泳於平昔者。不深
 則理中之曲折。皆吾思所未經。閱歷之處。反乎臨費
 思難欲入。而闕功已不識其從入之方矣。以九者合
 治乎其先。則理積於虛。無物而已。格窮物之用。故知
 周常變而不窮。於以知靜存之所持。在與流為絕處。
 之源者。君子正於此。深致知之學也。又非力持於當
 境也。一務之未思之必分其介。然省察於端倪者。不
 豫則介內之危微。皆吾思所最易忽略之。巨反乎當
 終書
 境思雖欲新而詳審已不復有少虧之暇矣。以九者
 分治乎其著。則介斯於隱。細務不益。或務之全故
 神明辟應而不執於以悟動見之所歧。在曲學為朋
 從之援者。君子正於此。嚴謹獨之功也。
 冲夷澹觀。抱之無窮。掉臂游行於理窟中。如坐程
 朱之堂。而聞其討論此道。徒以才見者。
 冊子上言語。細捏已攬來。說終是不似。朱子云。須
 是爛泥。磨熟。然後橫妙用。出而自家方濟得事。老蘇

平生因聞升菴轉斗裏堂之語。遂悟作文妙處所
 事在熟不熟也。以文無他奇。只是道理熟耳。
 終書
 子

日知其所 二句

推內求之心有無時不自驗者焉。蓋所以所能亦固人心為得失者耳。日知而月無忘焉。豈猶有優將之俱然。今夫時積而日積。而月日積而終身焉。固無人不行乎其中也。顧聖賢之日月。多而恒人之日月。常少。非獨少也。為吾所得有之日月。少也。抑聖賢之日月。過速而恒人之日月。過遲。非獨遲也。為吾所不覺之日月。過也。夫來者不相期。而吾所需者不

與之俱來去者不相待。而吾所好者。愈與之俱去。於是乎聖賢之視日月。愈多而愈速。此其心如將見之何。則理之賦於生初者。固弗全也。然必我生之後。一取而體之於身。而此理始為我歸。則雖道成無事。不其味有加也。雖天寬必多。未明已為戒也。故不言有而言亡。亡固不足悼也。弟既亡矣。欲一亡而體之。則固日有其未得。而必當得者焉。是所以也。不寧惟是聖人之所以。在器數賢人之所以。在神明。恒人之

所以。在觀記。所以一也。而其所亡不一。與其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亡。仍一也。特無如昧之者。之不見一亡也。又無如昧之者。之僅見一亡也。不見一亡者。推之。中僅見一亡者。僅見外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願自此乘焉。則亡從生矣。我願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今夫入有才欲之物。必群之木。至而致。悟其亡也。亦必積之愈多。愈覺有歎焉。而致悟其亡也。不致者。數年從事一朝。或悟其無聞。寧獨非知其所亡者哉。情

也。吾不知數年之間。其所謂一朝者何限也。今果有人焉。如是日知其所亡。知所亡則公焉。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何則。功之期於始業者。固弗力也。然必欲業以往。一集而守之於中。而此功始為我矣。則雖博極厚理。無餘量。未致廣也。雖堅守成。無餘據。未致少也。故又不得不慮亡。而慮亡亦不足多也。夫既能矣。欲一亡而守之。則固月有其已得。而又有端得者焉。是所能也。不寧惟是恒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

之所能在。觀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同也。而其
 所能不同矣。其所能不同。而欲毋忘其所能。仍同也。
 時無如。侯上者之不能一能也。卒無如。侯上者之不
 保一能也。不執一能者。固未後。不保一能者。喪已成
 也。且能亦何幸之有。昔之所無。為今之所有。則後之
 無者。退矣。今之所有。復為後之所無。則昔之無者。又
 至矣。今夫人有藝事之末。必習成自然。而後信其能
 也。亦必擇茲在茲。左宜右有。焉而後信其能也。不然
 者。適時提獎。畢生遂守茲弗失。卒獨非毋忘其所能
 者哉。惜也。吾不知畢生之內。其所謂適時者何許也。
 今果有人焉。又如月無忘其所能。
 題為學問套語。活埋久矣。此獨每字出奇。兩峰吃
 時。中洞鑿鑿。異別有天地。非人間豈直夢游天姥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
 揀拔之謂如此。看方形容淨好。字出日新。不失志
 也。畏言下故州之園外書。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

然。嘗舉以語人都。天不信也。自記

衛公孫朝全

聖無所學故無不學即王道而蓋信其無師也夫天下安有是焉孔子師者無可師斯無不學耳即文武之道觀之賢與不賢皆學之矣蓋皆孔子之師哉當謂士師賢士師聖師至聖人止矣聖無可師則反師衆人蓋衆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衆人者盡其餘也何也聖人之道有統同者有散殊者其統同者雖生乎千世之下與千世之上之聖人若面

之也蓋博故天下共見有孔子之學而不能見孔子之師此公孫朝之所以疑也曰仲尼馬學大仲尼則聖有所學而為仲尼者哉仲尼而猶學也其惟文武之道乎哉曰仲尼而學文武之道則必得文武其人馬師之然疑可則是文武必不可作仲尼將一無所學而道亦竟墜於地耶而非也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亦必仲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與也必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文武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必未墜於地而亦在人者也人者之中有其賢者道之中有其大者禮樂利政之屬王制之不能守者列國之名卿特明其意故府之遺者或見其全賢者而述讀其大典禮大而後為賢者與而提之賢者則識其大者而己人之中有其不賢者道之中有其小者名物度數之微有司之夫其傳者一技之精良工繕字其法一器之用車

賢者與而不惑之不賢者則惑其小者而已賢者不賢
 者其半人也大者小者其非道也文武之道豈不至
 今存哉然則大者學大識小者學小識大者不學
 小識小者不學大故賢者師賢不賢者師不賢上者
 不師不賢不賢者不師賢文武之道其墜於地耶其
 不墜於地耶哉予不可知也故曰未也惟我夫子
 於賢者得其大焉於不賢者得其小焉而後我聞一

難言

衛公孫

武之典章燦然明倫於萬世然則文武之道之不墜
 不賴有夫子之學夫子之無不學不又賴有賢不賢
 之識哉乃究未嘗有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不賢
 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吾徒習見其事亦未嘗敢曰
 吾師亦嘗師之云者何也聖人之取於人者無不盡
 而人之裨於聖人者無可知也故以為學豈惟文武
 蓋實學於賢不賢以為師豈惟賢不賢蓋未嘗師於
 文武以為學文武之道不盡其學以為師賢不賢

之識皆可以當其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大意總問孔子何師舍曰無師云爾文武之道數
 外是子貢反跌文法正決言其無所從學也時論
 多云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出夢麟夢魘並深
 果若彼言道字又何不可重之有得此一番開明
 方不負臨本語妙

大畏民志 二句

得畏志之所自即訟可以信本矣蓋民志而至於大畏必有其所以畏者在也此雖為訟言之乎而知本之道已不外是嘗讀司刺之職則曰斷中司寇之職則曰登中以是知士師執法之理即天子傳心之道也夫易道者心雖通者法乃使天下不見有難通之法而止見有不易道之心此其故必有深焉者矣明其故也士師得之以為士師天子即得之以為天子今由天子無訟之言而知無情之不得盡辨如此則非特震之竹鈎金未夫之際也入大吏之庭而思震其為震也幾何也周禮之戶板籍成錄於秋官以是知兩室之中亦間案已久納於大吏之庭矣亦非特成之於拘衆諸法之下也親正月之象而思威其為威也幾何也虞典之好兇變矣悉統於司寇以是知飲食之繼為兵戎又更出於正月之象矣若是者惟民有志畏之寔難至於大畏民志新無訟之至

乎誠而大畏者民之為之也其所以大畏者則非民之為之也習朝廷之律令而不驚而一行之失恐為士之知而我之必嚴非朝廷之勢輕於侮士也吾所畏之故不存焉耳達君公之典幸而不懼而一體之懲聞賢宰之名而毀之必速非賢宰之權重於君公也吾所畏之故忽至焉耳夫其所畏之故則何也吾竹是懷然於經之所為本末也今且以簡乎而必務伯夷之降典謂刑之生於禮也此猶其後者也必竟有德明惟明之帝而後能用降典之伯夷謂敬於人而不必頌皋陶之淑訓謂敬之威於學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敬明其德之侯而後能教淑問之皋陶然則大畏民志無訟之寔也循新民之說也所以大畏民志使無訟之寔也即明德之說也無訟者新民之一使無訟者明德之一使自為本末者也無訟言之者也由無訟而思新民其為新民者不一由使無訟而思明德其為明德者不一其末而共本者也

高而古之者也。蓋言之而本在焉，言之而本在焉。猶如
知本矣。蓋天下有求本之理，不更有求末之理。猶如
夫子之言，得無訟之道，不必更得勝訟之道。故知本
不復言末也。知本則本之自全者，其始無害落之虞。
其終必無偏弊之弊矣。不更言終始矣。知本則本之
漸致者，其先無凌節之施，其後必無逆至之應矣。不
更言先後矣。然此言可以知本，而不足以盡本。又何
也。蓋華之德，豈殊大祖而後極之與。然乎平章文武
之德，豈遜成康而利得之風。通乎孫子，然則無訟固
不足以盡明德，并不足以盡新武也哉。

近習廉吏觀者，頭本其欲下矣。得此明瞭，安辭
表於陳記室之機，使我心開神朗。
古人謂讀書須知出入法，見得親切，是入書法。用
得透脫，是出書法。惟君乃不使斯言。

大畏民三

詩曰：妻子兩節

道有漸進之序，可於詩與聖言喻之矣。夫詩言兄弟
而漸進之序，夫子因詩之言，妻子兄弟而又父母
兄弟，而漸進之序，則曰：此與吾自之說，相
發明矣。若謂道無對待而有對待之象，道無層累而
有層累之形，此皆從學者之漸進而生者也。對待者
漸進之極，漸進無盡，則對待亦無盡。故終身由之
而不至也。層累者漸進之近功，漸進不已，則層累亦
不已。故當境求之而即得也。即得者，實得焉。漸不
者，亦則至焉。此其故虛假之亦可實證之。全衆之亦
可曲喻之。如吾言道而有進退高卑，而對待之象，觀
此已行與登必有自，而層累之形，視此已然而過焉。
者，五一高遠之境，以求之卑通之中，而不可得也。則
履然退矣。即不及焉者，守一半通之說，以求夫高遠
之思，至而不可得也。則亦履然退矣。何則。是猶見於
對待而無見於層累也。是猶見於層累而無見於漸

也何也就詩人言之妻于之道也兄弟之道也不
其爲父母之道也若以爲父母之道有不盡於此者
矣就夫子言之妻于兄弟之道也父母之道也不
其言君子之道也若以爲君子之道入有不盡於此
者矣然而有順推之勢無逆施之理有不期之效無
夫寔之功大略然也然則君子之道又豈外是哉
題只作上節注脚語每於合離新伏之間四顧猶
翫亦只了却注中一意字實下一語不消世合

連之實也。無已則與親於棠妹。棠妹言兄弟之言見弟而忽及妻子矣。言妻子而又及兄弟矣。則又觀於天子之讀棠妹。棠妹言兄弟兄弟之言兄弟以妻于子。子兄弟之也。而夫大于人忽及父母矣。是說也可。以喻道矣。天下一事必有一理。而一事之理既盡則必有不止於是之用萬事必有為事之推石萬事之推無本則終不得彼此之通。今天妻子合而兄弟分。此在明倫典中父子十義。兄弟九義。此在禮記中兄弟翁馬要于若早通也。兄弟若高遠也。兄弟翁而

室家宜要悌辭焉。兄弟若年通也。室家要悌若高遠也。妻子合見弟翁而父母煩焉。妻子兄弟若年通也。父母若高遠也。由此推之。當其未合與翁必有所以致是者。妻子兄弟本可以為早通也。及其既合與翁以及於順己。必有不正於前者。父母久不可以為焉。違也。若是乎高年遠適之無定位而行速自通。益高自半之必有實功也。境之有序亦若是而已矣。得善意而通之。妻子兄弟父母皆道也。而皆不可以盡通。

詩曰嘉樂 二節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栽培
傾覆物之於天也。有然。而況有大德者乎。請嘉樂之
詩。可無疑於受命之故矣。子思引以結庸行之至。以
言費之大者。若謂吾言大德而及於天之生物。而不知
天之培養如是其不貲也。而竊有慮焉。以天視聖人
聖人亦一物也。其能有以大德也。則以為物之或者
也。大德而必得位祿名壽也。則以為天之培之者也。

斯二者天與人各操其一焉。天不能必人之皆類
或人反能必天之皆出乎培也哉。而相需夫是以兩
相道也。而人不然。天無為者也。以人之有為而天之
為著焉。而人無為之自著而已。天無心者也。以人之有
心而天之心見焉。亦人心之自見而已。其所為有為
而有心者何也。德也。其所為自著而自見者何也。命
也。然則栽培傾覆天固盡人不同之。固盡古今之人
而同之者哉。其故莫詳於嘉樂之詩。其曰嘉樂君子

顯其令德。宜民宜人。言君子有此令德而顯其然其
昭著則天下嘉樂之矣。說者曰。人在上者也。民在下
者也。言君子有以令德。則上下無不宜也。曰受祿于
天。言令德之君子為天下主。天若論定而寵貴之者
然。曰保佑命之曰天。申之曰言天既寵貴君子。又必維
持之。故佑之。反覆養顧之云爾。夫天之於君子也。既
寵貴為天下主。而又維持之。故佑之。反覆養顧焉。如
以何其盛也。令德故也。令德庸德也。庸德大德也。德

人所主也。命天人參焉者也。人不克自持其所主而
與天爭其所參。天必不予人。既克自持其所主而欲
天惜其所參。天亦不能故大德者必受命。然亦有不
必大德而受命者。德親之天子是也。此其命皆其祖
宗受之。以遺其孫子。故有德易以興。小不德不足以
凶。一時自以為得天之易。而不知祖宗之德有流澤
則子孫之命有延促。故其時雖有位祿之虞。而名壽
有所不能干。亦有天德而不必受命者。聖人而在下

是也。此其命皆自天地受之。以得其義數。故無德可
以貴。小有德不足以足。一足時皆以爲得天之華。而不
知天地之德有甚尊。則義數之命有甚薄。故其身既
獲名壽之奇。則位祿有所不必計。凡此者皆天之而
所以必之者德也。德其庸於壽而推之可極於天壽
乎。費哉。

舉從虞周作伴。立是惡夢中。講義翻異詩詞。亦能
上講。獨行德命分合處。鑒上言之。以中消急。

卷

詩曰

上

微始乎探天根。足蹟月窟矣。

聲始極歎賞。以大切只講大意。不屑上於題面。極
肖通神大義。古語。○論章意。只做一樣子。耳。此
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此節
即此言理之必然。以則太驟。看註。許年百有餘歲。
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向文。數過自見。乃
有謂通章只就壽身上說。不談何德。或曰。出存疑。
達此等書。只此余句。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

說不息不主之道不著自也

唯天下至 兼美

惟誠明之全堂由盡性以極其至焉夫吾性中本純
人物而位天地者也惟至誠能盡之則萬盡之則已
得之則已參之矣中庸言道者言性也天命者也天
不徒於一人命之義人上命之者也不僅於人上命
之是物上命之者也人物各命以一性則人物各命
以一天地然而人上不能天地物上不能天地者非
所性之有殊不能盡與不能盡之別也其所以不能

兼美

盡者何也天命一也而氣質不一受清者人矣受濁

者物矣惟其受者濁也故不能誠即能誠也必不能
明不能誠而明故物必不能自盡其性而物與物隔
物與人隔物與天地隔於是乎有盡物性之人無盡
人性之物矣氣質不一也而嗜欲又不一得純者誠
矣得取者人矣惟其得者取也故不能誠或能誠也
亦不能為自誠明之誠不能為自誠明之誠故人有
不能自盡其性而人與人歧人與物歧人與天地歧

於是乎皆能盡人性之人皆為求盡性於人之人矣
自今思之其唯天下至誠乎天下氣質之偏者不可
謂誠全者亦不可謂誠即稍有氣質者亦不可謂誠
之至天下嗜欲之多者不可謂誠寡者亦不可謂誠
即求盡嗜欲者亦不可謂誠之至故誠為至誠則化
天下之有誠有不誠者不可得而數也天下之由不
誠以及於誠者亦不可得而加也由是以其誠而知
則為生知以生知多吾性之理形上形下固不格哉

兼美

以其誠而行則為安行以安行上吾性之事由仁由

義靡不中矣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夫性一而
已上而為天下而為地聚而為人散而為物皆是性
也至誠能盡之新無不盡之矣然盡則俱盡者天下
之理未始不一而盡必無盡者天下之分未始不殊
則人其同體者也同體而異性乎至誠由已以推之
而有所以及其氣質之通而有所以治其嗜欲之宜
則人性盡矣而物其共命者也共命而各性乎至誠

由人以及之而有所以用其氣質之權而有所以遂
 其所欲之法則物性盡矣夫至誠至性之能事至
 盡人性盡物性如此然則天地之內惟人物而已矣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惟能盡人物之性而已矣然而
 天地且有不能盡焉者人物有氣質天地能生之未
 必能與之用之也人物有欲天地能容之未必能
 治之遂之也而至於誠則已變之矣治之矣用且遂之
 矣則凡天地之化至而育不至而化不至而化育
 至而皆有所不至天地固懸一事以待至誠即懸一
 位以待至誠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也
 久矣而人且疑其可贊而不可參也是猶論官者走
 任厥事而猶謂其不足立乃位也蓋其然哉若夫
 非謂其盡性之後而後見其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
 參天地也實可以參天地而後謂之贊化育實可以
 贊化育而後謂之盡人物之性蓋能盡人物之性而
 後謂之盡其性實能盡其性而後謂之天下至誠非

其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其孰能與於斯
 理則蕭然牛毛文則排山倒海此種景象自達制
 義來詩未嘗有
 聲始云語上是程朱說性絕非荀揚所能窺測不
 具如此魄力終非大家又云苦心舉示不奈許多
 道理何故其遺快處時落疎民文章有大驚小怪
 習氣在

其次致曲 二句

求人道之誠由偏而得全者也。蓋誠一也而必使致曲而能有者則不謂之至而謂之次矣。至有誠人安可量且天蓋人而予以性則其人而予以參贊之權矣。而獨尊一人以為不可及則以天下無不足於性之人而有不足於誠之人也。然則人第求足其誠焉而已而又不不能則吾又謂其無不足於誠而有不足於性非不足於性之理而不足於性之氣也。蓋理

正一原氣有萬般受理者無一異受氣者無一不同無一同也。故天下皆有未足乎誠之實惟無一異也。故天下皆有不足乎誠之功則不謂不推大理想也。蓋人合者謂之至則不謂不分大理想全而氣偏偏者謂之次矣。而抑有疑焉者。至次之名相去而實相連也。其必與聖人未達一間焉。然誠可而下以達無窮者耶。不知人之品要雖善惡絕而以誠觀之則止有至次而已矣。以至誠觀之則皆為其次而已矣。何

則自大賢以下至於極庸其未得為誠一也。自性庸以上至於大賢其可以為誠一也。蓋其未得而誠者惟曲之故。而其可以為誠者亦惟曲之故。其所謂曲者何也。當夫理全而氣全則天下之氣皆歸於理而不分以之謂性。當夫理全而氣偏則天命之理人附於氣以自見此之謂曲也。蓋理虛而氣實者則虛者無不泯矣。故性見於誠之決氣私而理公。私者虛則公者亦無不盡矣。故曲見於誠之先然則至

之獨專乎次者惟誠以前無此曲折耳。然則次之誠通乎至者二惟誠以前多此曲折耳。曲折者何。賢惟致曲之圓於稟受者其體超於稟受之初而離稟受無所求體也。即其所圓者而一致之。致其不足而無弗及。致其太過而無或過。致之所以為充至也。曲之分於散殊者其本立於散殊之上而去散殊無得本也。即其所分者而各致之。致其所知而無弗知。致其所行而無弗行。致之所以為積聚也。今夫人有

為要而不能誠者其來有尤重而不能誠者也有虛
聞而不能有其誠者其來有積累而不能有其誠者
惟曲有自達於誠之功斯誠無不各於其曲之勢
惟誠無不自達於曲之道斯曲無不各於其誠之原
一曲之自有一誠也衆曲之止有一誠也彼以順行
而有之以以逆取而有之彼以就同而有之以以得
衆而有之彼以神重而有之以以漸次而有之其順
以為誠者不同而誠固無二誠也蓋其不生於二

其誠也

而近健者則居多近順者柔居多惟不能自克其剛
柔之用故乾坤之理恆虛六其不出於五行而得
者仁者得全者義者得惟不能自極其仁義之純
故天地之性難遠誠由致曲而至於有誠而誠之所
極又豈有分哉

天理爛然隨地湧出洋洋流轉吾驚怖其言如河
漢無極也某峰震川理齋俱當境一頭地
時自湖上歸胸臆尚不惡億彼公詩所至得其妙

心知日難傳策杖無道路直達意所便又行至
山而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技已怠焉記
梨花村休上聞騎香而湖東坡一騎在目也下筆
顯然自記

其誠也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竟以大言天地其所以為大者一也夫天地之所以為大即仲尼之所以為大也知天地不必更言仲尼矣故中庸直結之以明引譬之義且天下之最易相忘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前者也天下之最難相信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外者也今有理焉既在人耳目之前又在人耳目之外則忘之並易信之並難矣而竟以為無易也無難也但不忘其耳目之前者又何難

信其耳目之外者哉今由萬物與道而及小德大德如性之伊維之德欤惟二儀太極之初此蓋虛而無所而生天地之閒而兩於天地之閒此無不全則此無不在也而天地之閒之為最先吾歸之於最先者而極矣伍變化之除此蓋紛而無所聚矣忽而見天而聚於天忽而見地而聚於地忽而見天地之閒而聚於天地之閒此無不詳則此無不同也而天地出之

為長存吾統之於長存者而已雖然此以為天地

則謂其非天地也而吾以為猶未知天地者也言天地者必及此言此者不必主天地吾以此言天地而人喻吾以此不言天地而人疑矣不言天地而人疑則其所謂喻者亦未嘗深思而明察也人各有一天地在其意中見天地不見天地之大耳見其大也則真吾意中之天地矣此以為天地之大誰則謂其非天地之大也而吾以為猶未知天地之大也言天

地之大者必至此言此者不必專天地之大吾以此言天地之大而人悟吾以此不言天地之大而人驚則其所謂悟者亦未嘗周通而應覽也人各有天地之大在其意中見其大不見其所以為大耳見其所以為大也此則真吾意中之天地之大矣是故天下言大者至天地而止吾言大者至天地而止彼之言大以象此之言大以象也夫以象謂非天地不足以極其大以道謂非

大不足成其為天地焉。爾天下言天地者至其大焉而止。吾言天地而止其大焉而止。彼之大地以分殊此之大地以理一也。以分殊謂天地自有所以大以理一謂天地亦止此所以為大焉。爾然則天地之公私其大可知也。使大而可私則天之內不復有地之外不復有天而天地之各成其大已如此矣。然則天地之不分其大可知也。使大而有分則大地者不足以兼地大地者不足以兼天而天地之共有其大又如此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勾曰：說仲尼却勾曰：只從天地許多矣。答：亦補之法。到此都用不著。只緣人止做得大字。故仲尼終在天地外。此大止做所以為三字。故仲尼即在天地中。屬過長宜。影括寒水。此境界。但許箇木札心。參取耳。依口學者。當之未免喪身失命。

孟子曰：天全

大賢以王道言兵。凡言兵者皆強矣。夫天時地利國戰勝之具也。而必勝不如人和。人和主可不思得道以救之哉。且天高地下。人生其間。紛爭而不得和。而我之事以起。而所以戰之術以深。凡皆以求勝也。然有百戰百勝而不勝之理。自在。及未嘗一戰而必勝之理。又自在。豈其為術特殊與。抑求勝於戰之內。不若求勝於戰之外也。求勝於戰之時。人不若求勝於戰

之先也。自君子不言戰。而天下之言戰益多。自天下不言戰。而君子之言戰益少。遂疑天下之不善戰者。其君子若矣。而善謂天下之至善戰者。則莫如君子。何則。天下求勝於戰之內。與戰之時。則曰：天時曰：地利。曰：人和。君子求勝於戰之外。與戰之先。則曰：得道。天下言天時言地利。言人和。其視人和。猶之乎天時地利也。先有一必戰之意。以求人和。故生聚教訓之法。霸者用之。憂盛而憂衰。其盛者人和也。其衰者

不得道之人和也。君子言得道，言人和，其視人和，非猶大天時地利之人和也。先有一不戰之志，以求人和，故仁義厚之事，王者用之愈隨，而愈顯其德。若得道也，其顯者得道則人和，而天時地利亦環至而不致也。自天下言之，天時地利人和無異也。而吾以為大異也。天時雖精，等而下之，至不得其地利，乎地利雖陰，推而上之，亦僅可與天時抗。以言乎人和，則皆不如也。夫六神七缺，不履吉山，伊闕孟門，不濟

孟子四

不時之地利，亦得道而有不求之人和也。不然，以彼教而生肘腋之中，以腹心而望河山之外，宜多相持之理矣。而所順者如是，所畔者如是，又何故哉？謂其必勝，誠哉其必勝矣。蓋天時地利而為有國之需，而得道人和，自具兼收之效，則天下之至善戰者，尚有過於君子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至得其道矣。

天時地利人和，當時想有此三說，皆為用兵言耳。孟子固為推論，側出人教，以得民心為要說，下多

孟子四

助一說，正是說人和而上的得道二字。正教人所以得人和之本，故曰有不義，必勝，原不專主用兵言也。看書精細至此，真恨古人不見我矣。其之奇，幻雄深，又屬餘事。

今有受人 罪也

齊臣自有得為之音。罕譬焉而知愧矣。夫大夫則未
有無所得為者也。非反諸其人。即立視其死。故且有
然。而曰爾何無罪與。嘗謂國家受才臣之惠。不若受
庸臣之惠深。何則。才臣之惠在教為天下共見其善。
功之多。敗故雖有可原之心。而其罪彰。庸臣之惠在
不敢為天下且共白其尸位之無他故。雖有善舉之
禍。而其罪隱。夫庸臣亡不自盡其至此也。惟害之

計。切而巨。濟之術。無聞特錄之。念深而遠。達之義。
主。故阿世方容。其惠甚於殘忍。則歸之所為。而庸
之學術。長為屬於民生。國步之間。以平陸大夫論。
大夫所得為者。馬有大夫所不得為者。馬有大夫
不得為。而自有其得為者。馬而大夫。則以此非非。
之所得為也。望乎其果無所得為也哉。夫老處之轉
有轉之者也。壯者之散。有散之者也。以非大夫之
得為也。然有所得為者。在求轉與散之先。即老處之

轉。雖欲不轉。而不可得也。壯者之散。雖欲不散。而
不可得也。此其非大夫之所得為也。然不得為者。
自有其得為者。在既轉與散之際。當未轉與散之
固有為之求之一法。馬。獨祖服極之德。祖服下能
亦請之。無術也。愚草野之隱微。而呼號為可憐。
政府之通計。不措置為可行。宜非所得為者乎。而大
大曰。至此。未知服官之難者。也有成例。馬不可。而
若有上肯焉。不可。遂懷於。是。其不。成。與。否。甚

求之私。而并責其罪。則求之一法。廢矣。然
轉與散之際。尚有反諸其人之一法。馬。貪。從。刻。本。
政。因。循。於。已。壞。亦。爭。之。上。無。人。也。不。以。青。脂。事。權。貴。
則。去。就。可。輕。不。以。權。科。博。錢。最。則。進。退。自。如。豈。非。不
得為。而自有其得為者乎。而大夫曰。否。以。未。盡。仕。宦。之
巧。者也。將。沽。名。乎。無。以。保。首。領。將。植。節。乎。無。以。長。子
孫。於是。隱。其。不。肯。反。與。惟。恐。反。之。是。而。主。其。罪。於
功。令。則。反。之。一。法。又。廢。矣。辱。之。為。人。牧。馬。既。不。求。大

易與又不反其牛羊主者不以為非故人不以為成
 尚殺殺野寵養不棄僚友徒屬轉相秘授蓋自受事
 之始以迄報終之終獨有立而不視其死之一法為極
 良耳言及以距心之半不可掩矣不得為而遂無所
 為何貴乎有康濟之略謂是勢之無可如何也無可
 如何之勢忠臣以之盡奔師大即以之養奸若之何
 後代之主為大夫養奸地也且有可為而終無所為
 何貴乎有明哲之謀謂是情之必不得已也必不遠
 已之情烈士以之殉身金丘即以之誣極若之何敵
 民之命為大夫誣謀計也然而幸也大夫其猶知乃
 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已惟以引咎難安猶更
 憊也蓋集諸之倫然而併也大夫其僅知乃罪也進
 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已雖或撫躬自悼卒成大玩世
 說時之學嗚呼以距心有非心之罪不得上歸於王
 故王亦自有王之罪亦不得下移於距心也蓋
 立而視其死是彼世巧宦家傳衣鉢故以作以痛

突笑焉盡貴之令汝實無言振對

孟子道性

節

記大賢之告諸君首發性善之旨復引以盡性之人
為大性善之說古今之所未發也竟齊之盡性又古
今之所最尊也孟子之告世子心以故世于乎悟
之也嘗致為讓言心不言性是性之名古未立也
湯語言性而不言心是性之理中古亦未明也至孔
子始明其理然而總善之言則猶就造化言之也
近之言則已合氣質言之也至于惡則其理愈明矣
然而言天命猶未嘗直指其性言盡性猶未嘗盡
其人也聖賢並能異同損益性其間哉天下言性
少則其言渾而全言性者多則其言專而正言性
大氣則其言斷而盡觀而有據勢使然也性至
受業於子思而盡發其言當是時天下言性者紛
有謂性無善惡者有謂性有善惡者有謂性可惡
而惡惡者至有謂性且本惡者由其說不至於齊天
下而禁封焉不止孟子懼之為之明其理且主善

四性善而又為之指夫全其理且實其名者曰堯舜
當以此教弟子待來學蓋稱述不衰矣至是勝世子
就見乃即以其說成之何與古之世子其教始於深
宮阿保之年則固有之良出於本然者無損焉是進
之以熟華亦但求其義而不盡其類故三公坐論而不
驚今則宜官官要而已矣習俗深則必為之延其原
不則本基既失而後此之教徒何托乎抑古之世
其業成於入學齒宿之法則大同是也習於論說
既深由是極之以歸敬亦立專所備而行所如獲
帝程功而不讓今則富強功利而已矣趣向衆則
為之立其極不則規模既墜而絕此之法制安行矣
昔者嘗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是言
也猶必肯與然而孟子不明其意也世子又一無
辨難也而不辯然不唯然但聞其要曲而不詳盡者
無非此理也其情陳而不引據者無非此人也約略
之則以為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吾於是而知性善

之說為至精也。人之未生也。理自在兩間。兩間者。善
而已矣。而分而為陰陽。陰陽皆善也。此字此陽而完焉。
此陰而凝焉。兩間且有不善矣。而完不可謂所此者。
非陰陽則完不可謂所此者。非善也。化其此者而善
矣。惟天地實化之。天地亦僅全此善耳。人之既生。味
理具歸一體一體者善而已矣。而別而為仁義仁義
皆善也。自過仁而兼愛焉。過義而為我焉。一體五寶
不善矣。而完不可謂所此者。非仁義則完不可謂所

請野凡一節

功不可不行，責不可不盡，通其意於微也。夫井地之法，惟助當必行耳。然責亦有可兼者，以佐助之難伸也。野與國中分治之，其即周徹之遺意也。歟，且從來新進喜事者，好言變，然不敢顯呼祖宗之制，則七援近古之說，以售其私，而假借之附其弊，添作幾老成守法者，力持由舊，然不能奉制，則野之宜制，究能非今之見，以絕其類，而矯激之過，其志即復於

一也。其為善與不善。所止在國。華損益之。開近也。
之。號六陽奉。而其實陰達。廣助國。廣其九。一用實初。
廣其什一也。其為不善之不善。所分且在仁暴公私。
之際。然則法古者。但得其九。一什一之意而已。其
詳不必盡令也。教令者。亦去其廣九。一什一之害而
已矣。其名不必盡罷也。唯其道宜仍夫微之道。意而
變通之。吾得而有請。管周制國。至四鄰。為六師。六
遂。凡十五萬家。都鄙則在鄉遂之外。所謂甸。稍。縣。蠻。
者也。其於都鄙也。為之建其長。食米者也。生其
家也。設其伍。大夫五也。陳其族。族士也。置其輔。輔
胥也。縣之五十里。有如是之都。都乎則謂之野。為
已矣。其於鄉遂也。比長里宰。下士也。閭胥。鄉長。中士
也。族師。師。上士也。黨正。縣正。下大夫也。州長。遂大
夫。中大夫也。鄉老。鄉大夫。公卿也。縣之五十里。有知
是之鄉。遂乎。則謂之國中。而已矣。且古之都。鄙也。鄉
伯之食邑在焉。公族之采邑在焉。然且并提其四野。

是知世操之必出於助也。於是小司徒制之。井邑。車
句。或以四起。數則其體方正。方正則尤宜於助焉。
之野。豈無沃衍之區。足煩經畫者乎。雖什陌久失。而
都鄙皆野人。則復古也。易以不可不取正之者也。正
之者。亦正其九。一耳。而必復夫助焉。取而耕者。既忘
會穀之文。借而耕者。已受廩扶之宜。如是而欲伯尺
所供。公族之所即。庶幾其隆養也哉。抑古之鄉遂也。
運人以典。勸利也。馬里宰以盡時。合耦焉。未嘗論
也。鄉遂是知畿田之專行大助也。雖而大司徒制之。
比閭族黨。皆以五相。數則其體奇。奇不則實。實
實矣。縣之國中。既有溝澮之喻。又供任地者乎。雖
法貴一而鄉遂依君子則輸將也。使以此其可以兼用
之者也。用之者。亦用其什一耳。即可使自賦焉。雖
征者。獨國數賄之名。寬其征者。已損多加之實。如再
不利。此者。又乎老穉。合耦者。治其室家。庶幾其偏
也哉。且助法之善。本無不行之地。況又有野之助。

曠者也。蓋去國遠則山重難聚。故但行助而難正。州
 牧賞罰無據。事則亦無曠土情將之惠矣。或謂野
 山林陵麓。未必能通九十之規。不知隨地為井。則隨
 地為助。當角明翻之利。此公於民而不損於民者也。
 又何疑助之難復乎。抑自賦之不善。本可以不行。是
 道。而其如國中之錯壤何也。蓋去君近。則情偽易
 設。可行貢而司稼以年上下出。故法則亦未嘗有
 曠取之患矣。或謂國中多開闢。則市宜共宜。何什
 一之隙。不知國宅無征。則非故無貢。國屋漆林。
 必輕其無田而重其非田者也。又何慮貢之法難乎。
 况鄉遂地家。而都鄙地多。則行貢自不及行助之廣。
 且九一數厚。而什一數薄。則行貢又正用行助之
 微。法雖未盡詳。而大義已明。併於此。
 於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云下箇前字。周
 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徹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
 徹兼貢法實只是什一。徹兼和重為自賦故下終

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
 自賦字。說勝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無一字
 無着落。無一義不疏明。

孔子之謂 二節

唯時聖能合三聖之全。如異而聖並不同也。蓋孔子之異於三聖者。實以知聖合三聖之大。而其所以能合者。則尤在乎知也。觀之樂。復觀之射。不可得其獨尊之故哉。且以天下視聖人。凡為聖人。無異也。以聖人視聖人。而後悟聖人亦自有其偏全焉。不知一聖之全。不知羣聖之偏也。不知一聖之所以全。亦不知羣聖之所以偏也。觀其淺見并已之量。有甚宏通其

先見本源之際。有獨至。此其說可善會而得之。吾列叙四聖而分乘之以名。謂無謂清任和之典時。各專一聖人之說。而其能相兼。將同類而並觀也哉。此明乎聖之謂聖。而本明乎孔子之謂孔子也。今夫春秋。冬夏析之。無不可以以一氣之理。而必以係序者為元運之周。遠久處任。分之無不可以盡一聖之德。而必以統同者為變化之至也。然而時也者。循環而不見其始。流行而不見其終。是可以觀孔子之聖。而本

可以觀孔子之聖之事矣。則猶未明乎孔子之謂也。孔子之謂聖人。或大春秋說。聖名金。奏詩頌和乎。必依聲聲。蓋以建中和而提條貫。以降天神。出地示。實惟金聲玉振主之何則。編金之聲也。編石之聲也。乾土之函胡也。草木之隆大而無餘也。然之來而竹之溫也。大不特細。短不凌長。分而觀之。始終成具。此所謂條理者也。然八音各自有其端。而不能共為一。各自有其止。而不能共為止。合同而化之外。有為之

綱紀者焉。則金聲所以始條理。而玉振所以終條理也。吾於是憬然於孔子之事矣。洪纖清濁。自然其珠。始之所以極其度也。清越和平。然一貫。終之所以成其章也。故有鐘鐃以宣其氣。而有特聲以錫其歸。猶之有神明以開其天。而有化我以入其域。知事也。聖事也。孔子之集大成。以此然而知也。聖也。不第孔子有也。知清而後能清。知任而後能任。知和而後能。和。三子未嘗非知也。知清而必底乎清。知任而必底

乎任知和而必底乎和三子又未嘗非聖也然而集
 大成必歸孔子者非其聖之有至有不至而由其知
 之有大有不小矣以其理猶射者然射而不至者不
 可謂之射至而不中則一及乎百步之外矣雖失矯
 焉若堯舜固不為病然有發必破的者過之終不若
 其至而中者之巧力兼絕也然則三子之止於情偏
 和也聖限之乎知限之乎孔子之集大成也聖異之
 乎知異之乎以是知賦受之散殊雖聖人不能無厚
 薄惟克盡夫賦受之聖斯散殊皆可以盡性學聖者
 固情有力行之功而理道之中正雖聖人不能無所
 蔽惟推極夫理道之原斯中正自出於窮神學聖者
 尤貴乎致知之要其在易曰知至之致知也知之
 在先故可與我知終之力行也守之在後故可與
 存義然而皆統乎知矣則知也聖也在孔子者一而
 無端在學孔子者分而有存
 機捷淵微雖步維淵始非細儒所敢聞其華法奇

獨亦當在正蒙理原中求之
 孔子之

此五人者 夫矣

遠斷大夫之德之心惟自忠故能使人忘也夫使獻
子而有不能忘責之友是猶獻子之有挾也斷以不
與之友而五人之忠責也可知則獻子之不挾也更
可知今天下諸公子事下士一應之以千百計謂非
賢公子能自忘其責不至此嗚呼此正衰亡然以責
執之耳使其身生卒布即折節相傾納如今月豈有
歸之者哉友之者曰吾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莫不

為我致也其致以德仍致以貴也為之友者曰彼
如是之貴而下士則安得不為之死也非死其德仍
死其責也蓋其相責也重而輕用之天下何公海
客者法鮮不為貴所驅使固無足怪獨奈何有下士
之德而挾貴以行其所得士止何公乃客阿公乃客
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亦德懷竹孟大夫之歎
夫矣夫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固也使大夫而自有其
家大夫之友亦必久矣不與大夫友亦固也然亦

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倘不能無大夫之家

即無之矣或陽示以貧賤之肆志而陰處其富貴
輕身或外飾以脫畧之形迹而中藏其精工之端
辱卑賤於市井之間爭飲食於博舍之內以就奸
之名而成輕侯王之節若此者無獻子之家而實
獻子之家者也於是聲聞於諸侯而權重於國封
日以修奉三日以廣大夫即欲不自有其家何可
哉然則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而人不

大抵權門赫奕之氣多藏於承音權戚之門
不自知其勢之可尊也有義勢而來者不勢
然而善眾其勢者而勢益尊矣權無之事則其
少聞達驚其有屈已之奇知其處之無替者之謀
此固獻子之有賴乎五人也若夫賓客使役之風
多聞於驕赫態之主附勢者不敢違謂其勢也
雖也有來勢以招者而勢親矣有招以並重其勢
而勢愈親矣頭指之習成則迎合至深反謂其

形之雅。知其人必無五直之交也。此則五人之有特
 乎。獻子耳。不然者。五人有高世之行。而獻子無與
 之。誠以五人者。必不待命。即命焉。而操隙主于燕
 之。間。操隙主於忌嫉之。獻子之家。又安得五人之
 名。而解之也哉。且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求友。天下
 聲影附。遠於前者。不可勝數。要皆求友於獻子者。
 而獻子之友。卒僅以五人著足。五人以外。皆不與。
 友矣。其不與之友。何也有獻子之家者也。然則大
 之友。無大夫之家。其以為幸也。亦宜。非幸獻子幸
 人也。幸五人。即所以幸獻子也。不然。以五人者。二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無望乎。世流而下。朋友道
 布衣昆弟之好。每見棄於仕宦之時。平居道路之
 忠言。惟於顯榮之日。至於曳裾侯門。雖執鞭有欲
 焉。或且挾其聲勢。以奔走天下。天下不以為幸。交
 不以為恥。若而人者。不惟五大夫所斥。亦五人之
 人矣哉。

韓易詩。然弟為五人作傳。與章意不恰。去連矣
 著力折取。本句字。為五人寫。始却字。為獻子
 傳神
 人遇此等題。說得蘭盟石契。似一幅正交。論耳。余
 目却翻出。疾邪詩。辨奸論。心乎。或危言似激。或
 文似翻。吾知其胸中。有幾許不平。無處消。清儒
 行寫

齊魯莊公 行市

歷數通今之奇。其通今之前可也。夫齊既諸人。其
表也。世者大。約從其資與衆之後觀之。耳。故欲其
行資所求之由。不出於一石。若出於一。君子不
致思於其然矣。今夫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
富貴人者。曰。何其不類我也。此其人於古人無與也。
其志薄也。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貧賤而
富貴人者。曰。何其不異我也。此其人於古人猶無
異也。

也。其氣矜也。不定見古人之所以富貴。不實見古
之所以貧賤。而富貴不特富貴。非古人即貧賤。亦
古人則安。不取古人象者之迹。而詳觀之。夫古
生而富貴者。有義人哉。使運會有陸而無污。德業
全而無缺。則皆生而富貴可也。而不能也。於是乎五
帝之末。而有齊魯莊公之終。王之始。生齊於其間。不
肯字。則於孝后。夫豈不足以成庸而受祿也哉。而必
自歷山來也。則帝位之所發可見也。自是以後。無

我而為天子者。猶有年未而為相。則西伯大早之
其。後數百年而有傳說。當殷室衰微之會。又數百年
而有膠鬲。當周室興革之時。此二人者。帝貴為可也。
望族焉可也。而一則於齊魯。一則於魯。則王佐之
所舉可也。自是以後。無舉於天子者。猶有舉於諸
侯。則亦仍為舉之而已。王降而霸。霸夷吾之功。專
降而外。齊魯叔叔。百出矣。之業。傳以三人者。獨不可
之。華閭哉。獨不可出之。故國哉。而或則於魯國。

則於九澤。或則於五陵。則霸位之所舉可也。當
世之變也。此數人者。固不知也。及乎既貴。與衆而
知世之變也。如世當其與世俱變也。此數人者。又不
知也。及乎既貴。與衆而追。意夫未終與衆之初。而後
知與世俱變也。如世而仲有說者。於缺。不即為
於缺。不即為說。於魚。不即為魚。於士。不即為士。
吾於世。不即為世。於世。不即為世。而此數人者。獨見
世性。教人。若為終為舉。不在數境。而自在數人。則何

孔子登東 二力

惟聖人以作則而先得其峻極之量焉。夫聖人之中
有孔子亦猶大方之有鎮而蔽之有宗也。而要其規
下之蓋小有可與登者之所見相喻者。此固難為未
登者道也。今天下異說爭尚。故分一人之說而與
之並峙。危乎曰不危。其高出於尋常者。亦自在此
夫古人往矣。其高出於尋常者。亦古人自得之耳。何
情而不危。情後之人有別致乎。其城者以其身體之

也。則所謂高出於尋常者。又孰從而信之。雖然。以吾
之所未至。度孔子之已至。以吾未至之所見。度孔子
之所見。然則清孔子之為孔子矣。殆猶登山然
不者。者曰。孔子者。非情累之所致也。非有根底之
可尋也。又非離羣絕俗。俾晚一世者也。今試取登山
者而問之曰。而能一覽而至其顛乎。能不歷原麓。而
窮越上下乎。能平崔嵬。絕巖壑。與肩並背。一覽而
不能也。不能則何足以語孔子。雖然。論孔子之為
孔子。猶則登山者之好由登也。吾不知孔子果何
成孔子。而第論夫既成之孔子。亦猶不知人果何
能登山。而第論夫已登山之人。則孔子非有意於
已也。而有不得不焉。非有意於世也。而有不得不
就者。其所處然也。今夫魯負環瀛。帶沂泗。無隸好
登。及淮徐地。非不廣也。而有登東山者。馬則以為無
我事其微者也。東山其下方也。今天天下南極矣。楚
北抵燕代。東漸齊魯。西迫秦晉。徑非不遠也。而有登

泰山者。馬。則。以。為。不。盡。小。魯。小。天。下。自。未。嘗。登。者。聞。
 之。鮮。不。笑。而。却。走。也。這。有。登。者。輒。自。信。其。不。經。事。而。
 而。推。尊。不。止。於。東。山。登。東。山。而。東。山。皆。終。矣。天。下。不。
 止。於。泰。山。登。泰。山。而。東。山。且。終。矣。然。則。人。固。有。在。一。
 國。而。輕。於。一。國。者。云。有。重。於。一。國。者。未。有。重。於。一。國。
 而。一。國。反。輕。者。也。人。固。有。在。天。下。而。居。於。天。下。者。亦。
 有。尊。於。天。下。者。未。有。尊。於。天。下。而。天。下。反。居。者。也。且。
 東。山。泰。山。非。甚。難。測。也。魯。與。天。下。非。真。弱。小。也。然。而。
 所。處。之。地。崇。則。所。見。之。物。細。已。如。此。況。以。不。可。限。量。
 之。人。臨。界。焉。清。純。之。世。哉。然。而。天。下。能。信。登。東。山。者。
 山。之。可。以。小。魯。小。天。下。而。不。能。信。孔。子。者。何。也。東。山。
 泰。山。可。長。存。而。測。焉。而。孔。子。不。可。復。測。也。可。相。繼。而。
 及。焉。而。孔。子。不。可。及。也。不。知。孔。子。止。一。先。登。東。
 山。泰。山。者。耳。矣。上。者。自。若。也。岳。上。者。未。嘗。顧。也。人。亦。
 有。一。東。山。泰。山。未。嘗。一。登。而。讓。之。曰。不。能。一。蹴。而。至。
 也。不。能。今。原。麓。不。能。越。上。下。也。不。能。使。崔。嵬。龜。集。者。

卷一

孔子登

卷一

孔子登

於。前。苑。培。塿。之。易。也。是。以。東。山。泰。山。為。終。不。可。登。之。
 地。而。且。并。殺。夫。小。魯。小。天。下。之。未。必。然。也。又。何。足。與。
 語。孔。子。
 進步。甚。密。轉。側。易。為。凌。犯。扶。牆。捫。壁。神。氣。索。然。至。
 得。雄。奇。浩。漸。如。許。讀。一。升。過。觀。有。神。龍。蛇。蟄。雷。雨。
 暴。注。

居仁由義 二句

就所居與由而大其事知仁義之為事本矣。居仁由義之士而志有然耳而大人之事已不外乎此。天下人安有事之倫如士者哉。謂之士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庶民無一不出於學則無一非士也。學而為天子為學而為諸侯為學而為卿大夫為學而為庶民焉。位遞降而卑者人固乎事也。且其為事愈急則其為人愈微。職遞分而衆者事固乎志也。蓋其為

急且薄則其為事益少。故可以純乎諸侯而為天子。純乎卿大夫而為諸侯。純乎庶民而為卿大夫。自天子以下為庶民純乎人者也。小人之事也。有大與小。上至天子皆能純人者也。大人之事也。先王位去諸大夫之下庶民之上而不界之以事若曰自然初事皆若事自出以下皆非若事云爾。夫士何逆得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哉。其許參之仁義同也。自三代以來無學不為天子諸侯者。於是大人之事焉。為之天子

諸侯卿大夫而仁與義為之。士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復知有仁義故雖有大人之事而無其事。事若夫士也。其居則在仁如以其終則在義如以其終則在義。得為大人則其事亦不著何怪天下之重提其無事也。雖然吾特處士不為志則不能居仁而由義焉。果居仁矣上體之愛至則天地萬物之愛與之俱。極之味極不廢性帝廷致伐不傷性王世絕以愛之。方大愛之上方則久在儒者一體中矣。果

義矣日用之宜得則數陳高下之宜與之同。清極交深而不提其泰力征而不滿其食。是以協氣。之理大宜之。理則已歸儒者日用關矣。由是而大夫焉。可也。諸侯焉。可也。天子焉。亦可也。惟其舉而推之者也。由是而不卿大夫焉。可也。不諸侯焉。可也。不天子焉。亦可也。亦惟其偏也。全而歸之者也。皇帝王之功本乎時勢之所至。故固平權。歷代皆有不得不然之實。古惟無時勢之可憑也。故先有

韓之所謂不德外道大焉所謂為正成其一代之教
華或反遜以絕金之體聖賢之出各從夫當國之所
需故能細汚隆名臣各有不得官之責士惟無為
固之可定也故凡有君國之所不能其大凡所
見幾極此一臣之經畫亦僅分其廣運之餘而為
之大人之事惟士能俗之耳轉而問世之大人
何事也哉

儒字若不從仁義得來也只說得三代下大

事情粘帶上大粒置上旁解難說說空矣
儒字好只是透徹仁義原流看他安頓上

仁也者人 節

體仁即所以盡道貴於人見其合也夫仁與道皆因
人而得名者也知所為仁即知所為道矣言者宜得
其合哉嘗謂上下定位使無人焉成能於其中則理
之顯藏可以不設又安有紛然不一之名哉惟予
說焉泥然中處聖人因為之推其所由生曰是有
本然者焉性始之德不立而說之以仁上無義
人推其所由成曰是有其當然焉日用之理
而統之以道上涵義理也聖人又町樂乎參為之
哉因欲人返而得之即推而行已耳乃名之曰
紛序爭乎其名而漸失其命名之實控是乎人與仁
離即仁與道離不寧惟是并道與仁離其流者起焉
文離之學而且謂聖賢大字之細也豈非言者之誤
哉蓋天下物在而則謂焉未有物之先見則之一種
既有物之後見則之兩化要亦為之論析則然不使
無是物則上亡離轉固無分於彼者也義形而理付

焉觀哉。特至虛得理之味。環觀萬物。而得理之味。行要亦為之研究。則然。而後華是氣。則理亦華是氣。無分虛實者也。今欲明所謂道。當先明所謂仁。仁者。極乎廣。故以備從施。聖言之也。百義之理。而無窮。必應以博。但則隱之所自生。矣。則辭。故色無不見。而此之心。有遠觀。而識其充周。平仁。必驗乎散殊。此。從推致言之也。一體之私。而愛慕之。必至。此太和。化之所至。正其血氣。心知。無不通。性命之故。有當焉。

龜書
北七者
二

而揚其純全耳。蓋仁也者。人也。仁之理。虛必對於全。以自著。而充當仁。所澤著之處。又不可以仁。若抑人之。皆澤。必存其仁。以自全。而及夫人。當既全之時。人。不惟以仁。顯後之人。遂欲於人之外。求仁。而又於。之外。求道。此所謂言者之過也。夫仁以體道。而所。能體者。惟人為之親聚也。故說仁。而不言元。善。一。虛位。耳。合之於人。則通。而作忠。過。親。而作孝。尊。倫。政。教。之大。皆吾心。不煩。擬議之。端。即吾身。不。關。味。之事。

非體用之一原哉。人以此道。而所成。能私者。惟仁焉。之曲成也。故說人。而不言。細。一。將。義。耳。本。是。仁。則。而。明。而。及。而。出。王。曰。且。而。及。而。游。行。經。曲。成。儀。之。知。皆。性。不。假。強。合。之。遂。即。吾。身。不。能。損。益。之。天。理。顯。微。之。無。間。故。不。知。其。合。豈。惟。仁。也。由。仁。之。有。親。則。而。義。出。焉。由。仁。之。有。品。節。而。禮。出。焉。由。仁。之。有。和。愛。而。智。出。焉。由。仁。之。有。貞。固。而。信。出。焉。言。之。將。不。釋。其。分。苟。知。其。合。止。有。以。人。之。義。即。人。之。所。宜。也。體。即。人。

龜書
仁七者
三

之所履也。皆即人之所知也。信即人之所守也。亦。歸。於。一。無。非。仁。也。無。非。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人。道。三。字。豈。不。成。界。便。提。不。成。團。轉。沙。和。泥。都。無。是。處。以。尋。大。真。可。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轉。他。不。得。

古今治平彙要十四卷

〔清〕楊潮觀撰

清雍正七年文聚樓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大清雍正七年正月新鐫

勾吳楊潮觀纂

古今治平彙要

翻刻必究

文聚樓

漢劉向歆父子總羣書著七略

於六藝魏晉諸書分為四部存以經子

史集唐人於四部之外列類書其最著

者莫如御覽玉燭而今皆不傳傳者惟

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帖此堂免園策

四五種而已蓋類書即輯畧之遺意

羅博矣而為用止於文翰之事記綱之

學而於經世遠謨瞠如也是以久而易

餽杜君卿鄭漁仲馬貴與章俊卿諸公

採輯歷朝典故以名臣碩士之論議

列其得失有益於經世也凡矣西漢氏

大學衍義約治平之要於脩齊克號知

本故帝王乙夜之觀及咕嗶之學者皆

所不廢近者朱子強有治平略蔡方炳

氏廣之條件悉本前人而取便於制科

者之待問射對較之藝文初學諸書猶

當先之顧換次節錄差少剪裁楊子衡

觀英年續學據所見聞定為十四卷西

十二門顏曰治平彙要準今酌古綱舉

目張學者要是書問而辨之端如貫珠

舉而措之恆有游刃以之決科以之經

世存乎其人通潮觀過余相質余因別

白源流區明本末及是書之適於用者

次第書之如此

雍正七年嘉平同邑華希閱豫原氏

古今治平彙要目錄

卷一

聖學

治道

官制

卷二

仙路

銓課

吏治

卷三

賦役

查盤

丈量

卷四

催科

糧貯

漕運

卷五

錢幣

鹽政

征權

卷六

道統

學校

風俗

卷七

禮典

祭祀

樂律

卷八

經術

正史

曆象

卷九

兵制

武備

馬政

卷十

州域

邊疆

外譯

卷十一

蠻徼

海衛

江防

卷十二

驛站

鈔關

彈盜

卷十三

治平彙要目錄

三

刑律

欽恤

獄訟

卷十四

治河

水利

營屯

古今治平彙要目錄終

古今治平要義卷一
勾典
楊鴻觀纂
弟鴻觀跋

聖學

聖王繼天以立極卽與天以同體天以治平之責付之首出之人卽以生安之責冠諸羣倫之上故其經綸之包乎薄海而靡遺由其學問之入於微妙而無間天下之本在君君身之本在心君心之本在中而執中之功則一在敬一在明一在誠至尊者人君之位位尊則勢峻至重者人主之任任重則業艱上天命之降鑒不鑒其政治而鑒其有德也亦而民情之瞻仰不仰其功業而仰其德度也聖王志氣如神乾乾終日不以一念之微而敢忽不以一事之細而敢輕不以聰明睿知而敢驕不以富厚榮高而敢肆雖極憂勤之至常若怠忽之乘易曰乾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之謂也莫虛於心心虛則善受其靈於心心靈則能應於虛靈之內而撓之以情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性也於虛靈之中準之以性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聖王聰明天資性體常昭藏其用於方寸則不竭其用於耳目則不勞立乎至公而天下之私見焉居乎至正而天下之邪見焉守乎至是而天下

之非見焉縱遇萬變之紛如不出下心之靜照易曰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此之謂也造化有實理而萬物生人心有實理而萬事行萬事操於人主則其操於萬事者惟在操於一心也萬物統於人主則其不欺於萬物者惟在不欺於一己也聖王不待思勉天理渾然本元亨爲誠之通本利貞爲誠之復於事物之未接純乎實理之周流及酢醺之當前陡然貫心之感發合內外與人已其統之也一無間斷與先後其運之也純易曰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此之謂也夫敬以持其志明以燭其幾誠以立其體由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猶繩墨之形有定以定無定之曲直而不爲所淆權衡之法有常以別無常之重輕而不爲所奪蓋有所徇非中也以一定者操之有所拘非中也以隨時者施之共擇之也審而精人心之危者安其守之也專而一道心之微者著事所當止雖欲意爲行而不能事所當行雖欲意爲止而不得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自然有以合乎天理之正堯命舜曰允執厥中舜命禹曰惟精惟一湯懲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法脈相師淵源有自至於洪範以皇極是建大學以至善爲止聖門以一貫傳心古今

大聖入德合天地道垂萬世執非以教中爲心法而能裁成輔相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者哉

治道

一代有一代章程每隨時而改革百王有百王法戒皆異世而同揆何則制度之沿革不能豫知而政體之污隆總由一轍約舉之大端有四今夫好惡之起於心也其初甚微而好惡之發於外也其流無極由其甚微至於無極幾之所應一息間耳方其未動既夫人而伺之及其一動又夫人而趨之此即好所當好惡所當惡猶有過中之處致爲大德之貴凡好惡或乖當更何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有好下必甚念慮偶動於深宮風俗卽成於天下響應之機捉疾如此故一在謹好惡夫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紀綱紊雖勵精圖治久而必弛紀綱正雖庶政設繁坐而可理王者手運乾坤而其精神不勞者爲扼其要也躬馭民物而兵力量能周者惟得其領也漢以規模爲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爲紀綱故衆目張而大綱未正宋以禮樂爲紀綱故大綱既正而衆目以張理亂之道恒係於斯

治道

治道

治道

故一在振紀綱實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懲以威不恪賞罰之於馭衆猶觀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臨朝不能以化天下然或者喜怒徇於一己之偏而未必刑賞出於忠厚之至則賞之過不有不至於僭罰之過本不至於濫一僭一濫人誰効心故賞一人而天下勸者非有心於賞此人也必出於此人之不得不賞罰一人而天下懲者非有心於罰此人也必出於此人之不得不罰聖人之心至虛至平無所倚倚雖欲輕之重之而有所不可也故一在公賞罰帝王之世君臣一體播告昭明上之待下也無猜嫌必誠悅服下之親上也無異意人主尊居九重之下民奉無制見之由惟王言一布則爭先快視曰爲紘言其雖繫乎天下也曰漢汗言其淡洽乎人心也故令不在多而在一令一則吏知所守法不在改而在久法久則民知所從不以一人言之而違行不以一人言之而違止惟其慮之既臧斯發之也不妄持之必確斯守之也可常故一在慎號令雖然莫與格之奸惡易偏莫與勸之紀綱或解莫與商確而調劑之賞罰或寡號令或紛以是知言路不可不開人材又不可

不辨古之有天下者謂人卽甚明不如合衆人之明以爲明人卽甚智不如合衆人之智以爲智故立諍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建司過之官善則勸以必行否則沮之必止由來哲后並喜求言然而法語難聞忠言逆耳惟爲君者不好勝不掩過不驕辨給而銜聰明不屬威嚴而忤剛愎夫而後爲之臣者進良藥無詔諫之辭批逆鱗無畏縮之態下情無不上達上情無不下孚所謂天地交而萬物通者此也若夫人材之辨不難於辨愚智而難於辨邪正邪正相參取舍互異自非至明豈能無繆故古人觀人

卷一 論道

居鏡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資視其所不取猶懼其未也委之以財而觀其亡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德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而猶懼其未也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焉問之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諸法備而不自人見不自人見而君子人得由是禹稷盈庭伊萊接踵以資啟沃以備贊襄則好惡不謬紀綱何患不振賞罰何患不公號令何患不愜是故治天下之道不過曰人曰法任法者貴詳明尤貴簡易任人者貴獨斷尤貴共成

總以適中至當而後可

官制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建國而分其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夫億兆如此其衆而億兆不能以自治也必有一人統之一人如此其尊而一人不能以獨運也必有羣工佐之古帝王因事任官量能授職上代天工下爲民極必名實相副人地相宜繁省適中重輕各得是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然而自古在昔每代不同凡名號之紛更不能悉數惟國家之要職安可無以三公言之天子無爵三公無官虞夏有擬丞輔而成周有三公三孤官不必備惟其人也故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上兼師保之任冢宰關其職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冢宰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也周公爲師位居冢宰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也何者三公坐而論道其人固難而冢宰總治百官其職亦不易處無何唐以後則或爲親王藩鎮之加官或爲文武大臣之贈官宋以後或以官闕斷役爲師傳或以諸王世子爲師傳循名責實古意無有蓋坐論之禮不行而師道之亡已久矣以宰相言之軒轅首命六相唐虞始宅百揆相之名始立湯之

左右相任伊池周之左右相任周召相之員始定然
宰相一任自昔爲難或失之太重或失之太輕或有
名而無實或有實而無名以爲任賢貴專則斯高禍
秦莽操福漢以重而貽患矣以爲位逼宜分則漢有
大將軍宋有樞密使以輕而失職矣至於漢武廢後
宦者受奏奪相權於內繡衣行部侵相權於外非予
之以名而不予之以實乎明初中書雖革政事歸於
六部六部雖重機務決於內閣非不與之以名而反
與以實乎不知疑人勿用人勿疑既信其人何妨
其任既尊其任何妨正其名必也審相不得而行
他官之事然後任可尊他官不得上行宰相之權然
後名可正魏晉之後謂之中書令謂之尚書令謂之
侍中謂之門下而衛將軍給事中或僕射或領軍皆
得行宰相之事則任不尊隋唐之後謂之平章事謂
之同三品而節度使鹽鐵使或秘書監或大學士皆
得帶宰相之銜則名益紊總之人主仰躬親庶務不
能無參預機密之人既有參預機密之人卽爲事權
隆重之處革之則權必旁落分之則政必爭持以此
知任相者不在名之相與非相而在人之得與不得
以六部言之秦時尚書不過四人漢時尚書不過五

曹斯室之莽嘗倣古立官矣然義和司農納言合爲
一官則非古制後周之秦嘗倣古立官矣然冢宰司
徒司伯係之三公亦非古法唐時六部戶部無版籍
兵部無戎帳虞水不管山川金帛不可錢穀則職名
虛設宋時六部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刑部又
有審刑院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工部又有三
司使則分散不一故六部之設莫善於明緣以六尚
書佐以十二侍郎其分掌者則吏禮兵工各設四司
刑二部各設十三司諸司以上侍郎侍郎以上尚
書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備
無屬官三百六十之多而中間脈絡相通體統嚴
其六典之遺意乎以臺諫言之臺官以糾官吏是非
諫官以談天子得失顧御史之職古今屢變掌書禮
命而兼記事之任者周與戰國也平章報奏而兼察
劾之任者秦漢以來也唐之御史任彈劾矣而復兼
訟獄宋之御史亦任彈劾矣而復兼諫諍是其制雖
異而其風霜之威則同也諫官之職亦古今屢變以
諫議大夫掌議論者秦漢以前也以散騎常侍掌獻
替者魏晉以後也秦漢給事中以爲加官而無定員
宋明給事中以主封駁而兼諫諍是其制雖異而其

耳目之司則同也。雖曰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而於泛然散處之中。又寓隱然專責之意。則養其銳氣。假之重權。以折姦臣之萌。以救內重之弊。不深有所預乎此哉。以侍從言之。有制誥之職。有講讀之職。有修史之職。有校書之職。掌制誥者。爲翰林學士。爲中書舍人。然唐時始有北門學士。但以備游宴賦詩。至供奉之名立。而始有代言之責矣。魏時有通事舍人。皆以掌機密重事。至紫微之名立。而始爲文學之司矣。故宋以學士掌內制。以舍人掌外制。明以學士掌草詔。以中書掌繕寫。雖其職之異。而不離其地之深。嚴則一也。至於掌讀。漢時已有侍講之人。唐時始有侍讀侍讀之職。掌修史者。漢時位居丞相之上。唐宋兼有起居著作之員。掌校書者。漢時已有秘書監之官。宋元固有直閣直館之在。勝朝以來。因任始合。故近者翰林一職。實兼前代數官。書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雖號施令。罔有不戒。於其時從之臣。豈無攸責。與今夫國家之有大臣。猶人之有腹也。心腹也。朝廷之有近臣。猶人之有肘腋也。心腹之地。貴懷以重肘腋之地。貴密以周惟三公得其職。則天子無過舉。宰相得其職。則羣僚無匪人。六部得其職。

則庶政無廢事。又有臺諫以相糾察。侍從以備顧問。在內之臣。固不得不重矣。而在外之臣。尤不可不慎。大而爲監司。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雖封建之世。不廢監察之人。然漢有州牧刺史。繡衣直指。唐有觀察團練。採訪節度。宋有轉運提舉。提刑觀察。而其弊也。官無常制。治無定署。以至任內而不一。權重而不掉。但有監察之名。絕無刺舉之實。惟有明定制。最稱盡一布政以司錢糧。按察以典刑獄。又有參政各道以貳之。設都司以掌軍政。達巡按。臨郡縣。復有巡撫總制以鎮之。所稱治署。而實定之。所而官職無不定之制者也。小而爲郡縣。周官縣正。卽後世縣令。鄉遂大夫。卽後世牧守。雖封建之世。不廢郡縣之官。然春秋前縣大郡小。戰國後郡大縣小。漢稱郡稱太守。唐稱州稱刺史。宋稱知州。軍事元稱達魯花赤。太守之名。每代各異。知縣之號。每代相同。蓋皆親民之官。外治之本。故古之重其任者。尙書出爲郡守。郡守入爲三公。朝臣出守。別都郎官出宰百里。此其爲職。安可忽哉。今夫各省之有大臣。猶室之有梁柱也。郡國之有小臣。猶室之有基址也。梁柱不摧。則室自安。基址不壞。則室常固。惟監司得其職。

聖天下無不法之官郡縣得其職則小民無不治之事內外相維輕重相制大臣法小臣廉聖天子垂裳蒞之有餘矣當今官制多本前朝惟滿漢分員則視昔稍異在明則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官明以前宋則立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等官宋以前唐則立六省九寺一臺五監十六衛十率府等官唐以前漢則公有三等侯有三等卿有三等大夫有三等士有四等官階勳爵隆殺各殊歷代相沿大率如此至於稽古建官之制當思古者建官之意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人

仕之路則職不曠公坐選之法則職不廢若不然妨多帶銜者不妨少頒祿從厚遷轉有常此又職官既定之餘所當細爲參酌者也

古今治平策要卷二

吳 榜湖觀 纂 弟 鴻觀 較

仕路

國家之治忽視乎人材人材之盛衰視乎立法立法
拘則有士不能用立法濫則所用非必士有天下之
責者能不兢兢於此哉周禮大司徒三物教民非如
後世徒以文譽之末也鄉大夫三年大比非如後世
徒恃考較之勞也惟道之以德行游之以六藝而上
之人教有定法惟閭胥族師以歲時比衆讀法黨正
州長以歲時屬民糾戒而下之人學有政勅於新時
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重之以賓禮而不爲過隆之
以拜受而不爲所蓋其平日所以教之者既無非德
行道藝之選則其當時所以與之者自無賈賓禮拜
受之降況上之所以重之者如此則其爲士者又安
得以自輕此固上古之人心也而其時仕路大約有
二有由鄉學進者有由國學進者鄉學掌於鄉大夫
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用之在大司馬由
選士爲進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俊
士爲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論辨之爲士大夫至於
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於以考

其材藝而進退之在外則有諸侯之貢獻諸侯貢於
天子天子試於射宮於以考其容節而去取之夫論
成周取士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亦孰不知
德行道藝之爲重然平時不教或所教不當而一旦
欲求其選豈可得哉漢世舉士大端有三策於天子
曰賢良方正察於州郡曰孝廉茂才升於學校曰博
士弟子下至上書射策論列時政詠吏稱職公府辟
召孝悌力田童子武勇亦得以自奮其間而初無一
定之額後漢旋改察舉之制順帝復立限年之條大
抵兩漢之時其權在公卿與郡國守相其利在德行
與經術法令我觀其世非無卓然英異之士哉然權
在公卿而權門貴仕請謁繁興矣權在郡國守相而
欲出故處爭索高價矣科在德行而士多矯飾全憑
毀譽之口矣科在經術法令而學近中韓成鮮聖賢
之道矣所幸者當時文網疎闊甄拔無方是以賢才
輩起後世稱之夫國家之取人非取其門第也自陳
郡立中正之法而自魏以降惟推閭閻不辨賢愚職
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凡九品而有八損雖幼之者有
劉毅之疏而丘園寒素之家終難奮蹟矣國家之取
士將取其才德也自煬帝立進士之科而自隋以降

惟扶浮詞不遵典則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派雖識之者有李銑之言而猶舉里選之風終於絕響矣唐代科名多因隋舊其時仕路亦且三途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口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則以待奇才而寵異之諸科之目有秀才明經進士有明法明算明書而其偏重之路莫如進士一科雖實應有楊綰之議孝廉曾與進士兼行而世風益尚浮華進士但工詩賦非惟孝廉不足以分之即明經亦浸以衰微矣宋之科目有進士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惟進士得人爲盛蓋上之所重在是則下之所向亦在是其始也防之既嚴其繼也待之復厚是以名公鉅卿皆由此出所稱制科者太祖時置三科景德時增六科天聖時增至十科紹聖中又置博學弘詞科大觀中改爲詞學兼茂科君子曰宋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至於宏詞則僅以徵長取顯爵豈非志士所深耻而不爲者哉元太祖初用科舉取士成宗猶以論賦試士爰至仁宗斟酌舊制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然當時仕進多岐銓衡無制其出身學校若有闕于學業古學回回學醫家學院陽學

其策名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賢有進書有童子至於捕盜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資進工匠匠入班資與皂亦躋流地諸王公主寵以拔下俾之保任遠人外譯授以官長俾之世襲者此雜類吏道多端迨末年科舉倥而國運隨之以移矣蓋科舉雖非盡善而累代不能稍更明初設立文武二科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算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試騎射宏詔諸科盡革惟在進士一科而科貢吏員亦參酌並用然其後以資歷得選而科貢之路漸以輪納在官而吏員之途壅此進士一途所由獨貴也合而論之古今仕路或郡國薦舉或公府辟召或曹掾積累而升或世胄承襲而用或資選進納或設科考較均有利弊相倚求可獨任一途何則由薦舉者得自屋六十家取管庫七十士未嘗不可得人如今之保舉是也而弊在干謁有私注爲日盛况欲行保任之友則終身難料欲不嚴選坐之法則姪門易開由辟召者吳武陵之進杜牧李德裕之進盧肇未嘗不可得人如今之幕職是也而弊在實錄請托捺守難規縱各官所署或爲刑名錢穀之司而問其平居豈果有守有辭之主由

曹棟者在漢有薛宣胡廣在明有鍾況徐瞻未嘗不可得人然吏不出於監院則品多累於清流竊循食歷出身不過縣官佐貳耳得自拔者無有也由世胃者在漢若楊氏祖孫在宋若范家父子未嘗不可得人然以父兄之累卑父別子弟之貴賤職令入監肄業後皆循例遷除其能自拔者亦寡也由貴納者多曰錢家紆國公誼可嘉家道殷富食祿可免孰知入粟賣爵之令一自文帝開於遊塞靈帝行於鴻都米穀入金輪穀而得官明季買馬空運而增級由是薦舉同舉涇渭並流而仕路之濁極矣由考較者多曰交章取人賴如浮文而少實及臨事說謊飾其大效爲國省臣者不可勝數然設科考士之令一自隋立進士之名唐發春官之試武后有殿試之典楊浚諫棘間之設淳化行糊名之法祥符立易書之規市平定三歲之期洪武定三場之制由是防維漸密倖倖反多馴至於今猶襲其故以文理言之按科場條例課士之法頭場爲休後場爲用蓋四書五經乃前聖講明義理之旨必以是爲歸然後學術端而人心正表論策判須胸中具博通古今之識必以是爲科料然後作用大而事業興然則上之所以望士固何如若

無如上以暨家待士而士反以庸劣自待卽如平日荒疎臨場急遽作經義皆不痛不癢之語作策論皆不衫不履之言至於作表作判尤不過移頭換脚雷同披寫而已尤可憫者經書之全免不究而移自擬題以爲摘犀富代之世故不通而專靠拔刺以爲剗襲雖調撰策判之弊近已屢加申饒而其法愈嚴及其風愈盛以開防言之按科場條例實錄之歸考官革職定罷士于依例處分蓋科名乃士子進身之路不容妄顧以庸流充揀選精而後文林盛甲第及朝廷進賢之途原非士子之壘斷必開節緊而後匪類窮然則上之所以防士固何如者無如上以益賊防士而士甘以豪奢自居卽如奔競成風浮誇相尙銀臭之徒聘請文人代作狡獪之輩勾通書吏夾獲又或連號之弊或揆卷之弊或密傳字眼之弊或囑賄賂錄之弊或暗通紅號之弊或埋藏文字之弊種種徑實不可枚舉尤可耻者第營於華屋朱門之下而投拜師生馳騁於名譽聲氣之間而託質文楫以臻相忌者流有預報元魁之榜雖名高標榜之習近亦屢行禁止乃禁之者愈峻而行之者愈益大抵天下無不弊之法故法不必甚嚴更天下非一類之人而

人宜使有定向。假如試士之法。鑒古定制。分爲四科。一曰德行。操守。次曰經術。文章。三曰經濟。才畧。四曰騎射。輜鈴。四道並收。雖流悉屏。取人之道。不爲拘亦不爲濫也。由是縣升之府。府升之憲。憲升之朝廷。不必所取者多。但期所歷者徧。上等者寵以異數。中等者布之官。僚下等者令其學習。取人之道。不爲驟亦不爲淹也。準此而行之。保舉可也。必峻連坐之責。而仍立預首之條。則人不畏難矣。辟名亦可也。必勒生平之蹟。而不寢故常之套。則人鮮虛譽矣。吏員亦可也。復署置之典。而革輪納之規則。人不皆惡薄矣。世

卷一百一十五

銓課

聖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用之。顧理道之要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後世流弊。無別立制。漸拘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於是用人升降之權。一付之於法。夫古無銓選之法也。周禮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其時人材最盛。而不限成規。自漢成帝立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之選。立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主郡國之選。而選法始起。先武改爲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事。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天臺屬吏曹。而選法漸密矣。順帝時。左雄爲限年四十之法。蓋師古人四十強仕之意也。曹魏時。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蓋祖成周命。卿論秀之意也。中正之法。既繁資格之法。加嚴崔亮作備於魏。而限以停年。裴光庭繼踵於唐。而人號聖書。蓋自有中正之法。寒素始不得進。所稱下品。無高門士品。無寒士也。自有資格之法。豪傑始不得伸。所稱賢否。義均。雁行智愚。次若魚貫也。然唐時所用。皆資格也。選於尚書者。爲尚書選。選於侍郎者。爲小選。選於東方各州者。謂之東選。選於南方各州者。謂之南選。魏崇宋瑋思斜封之蓋也。迎合三選而通掌之。謂之通選。宇文融惠更部之私也。欲精其法而分掌之。謂

卷一百一十六

之十選來時所用亦皆資格也文臣升朝者屬尚書
左選著職州縣官屬侍郎左選武臣升朝者屬尚書
右選副尉至從義屬侍郎右選皆判於吏部之資
格而天子不得予奪於其間也於是墨勅之官自官
闈而出如姚崇之停廢斜封杜行之奏罷內降論者
徒知墨勅之濫而孰知資格之不為不濫哉選皆出
於吏部之資格而宰相不得無涉於其間也於是掌
除之官自廟庑而出如崔祐甫除官八百員李吉甫
為士三十八論者徒知堂除之不公亦孰知資格之
不為不公哉爰至明代亦復匠之文選主於吏部武
選主於兵部初考其文移以觀其處置後考其策論
以觀其才識銓曹兼有不公除校終無別法蓋資格
之不能廢也久矣宋人有言曰賢才伏於下者資格
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舉廢耻若
爭於資格之路也民之罹暴政者困於資格之人也
萬事之所以頹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
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此其立論未免太苛夫
純用資格將何以舉枉何以錯而不用資格則又
卑可踰尊既可踰威矣總之入仕之門不宜太狹亦
不宜太多銓部之權不宜太輕亦不宜太重升用之

路不宜太淹亦不宜太速在朝家則重量人材銓
衡則宜守成法寬其途以羅天下之俊傑嚴其道以
策天下之中材用不次之擢以收天下之大賢循資
格之序以勵天下之恭守斯進退在非難非易之間
而人心無自暴自棄之端丘文莊謂人法兼用斯則
得之今者歲有大選有意選大選行於雙月意選行
於單月京職驗到外官按供舉義定缺事制甚詳其
為驗也當堂考其身言糊名考其書判其筆路也或
由科自或由保舉或由捐納或由幕賓為道殊多非
由一轍然皆斷自君心定於所見稍創者爭持御者
爭持參而不辨部雖聽而不偏用雖聽而不偏
生所稱更多缺少一官五共之說其免矣夫夫銓選
既為定式考課亦有成規唐虞之時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考課之法由來舊矣成周之時日有成
月有月要歲有歲會至三歲大計冢宰贊之王親愛
之考課之法斯為密矣夫周以大典廉吏而漢亦以
六條察吏郡守得課令長刺史得課守相刺史上之
執政丞相上之天子是猶古之遺意也乃若京房作
法於漢元之時則專欲任法而失之太繁崔亮建議
於魏明之朝則專欲任人而失之太簡劉邵之也

二條可謂當矣而四科之路失之太狹杜衍之六優六劣可謂精矣而六年之考失之太疎是故論者議於三代之上則周爲善論者議於三代之下惟唐爲詳以五要簡官事以八計聽吏治以四善校守令以九等別上下以二十七最分殿最又六察以按內外六條以巡郡縣三考以定諸使四等以考流外官彬彬乎可云有叙矣宋以歲月遷叙繼以勞績進秩後又有文五年武七年之法後又有審官院考課院之設夫賞罰期在速行而必待五年七年則患其疎濬矣銓次既有吏曹而兼設審官考課則厭其重複矣

職諸司考其官屬然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職然後開於朝廷凡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其核以御史印漢之命御史考殿最也其書以考議唐之第其善最以爲黜陟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之引對磨勘以爲遷叙也法兼歷代考較令也無如末路廢弛賄賂公行遂多不可問矣蓋其始也亦取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之意及其後也疑心而信耳且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及愈僞濫水所稱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殆有用考課之藥石也金若考滿之外復行京察京察之外間行覈別考核五

筆曰稱職曰勤職曰平常曰不及曰不稱考語四格才則長平短守則清平濁政則勤平怠年則青中老近又以吏兵二部三年舉行大計五年舉行軍政優者列爲卓異劣者置之八法猶恐其中尚有漏也舉劾者報部平等者亦報部猶恐其中尚有枉也卓異者引見奏劾者亦引見內則任之吏部外則任之督撫其於用人之際可不謂無黨無偏者乎抑聞之胡寅之言曰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大善事須漸理雖王者亦期必世而仁政在宜人即五臣不能易官而治苟或遷叙知吏機官衙如德倉奔流舉機之日多難任滿民之日少後則士紳而更尤從在吏則一手而掩兩刀一事未誨又易一事一人未久又易一人此雖世有壽年亦不能展其長而爲之奏績矣用人者又當慎諸

吏治

吏治莫急於外任而外任莫重於州縣夫一省吏治如作室然樞樞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府州縣其基址也書曰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所以清吏治者在州縣蓋州縣乃親民之官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

官不賢則民先受其害安有基址不立而室能自固者乎安有州縣失人而治能無壞者乎夫地方雖有衝僻之殊民風雖有馴頑之異而果能以實心行實政任父母斯民之責即存父母斯民之心則興學校勸農桑增戶口闢田野簡詞訟息盜賊古人稱無一夫不獲其所豈人力之所不能為者哉知或股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為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或侵漁科派以下累斯人則雖釣譽沽名行一二巧偽之事以求取悅於人而行藏畢露矣故

皆廉潔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也夫知府所屬地方不甚遠遠則於民間之疾苦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懸殊則於屬下之賢否可以洞悉果廉正自持奉公唯謹則督撫監司守令肆行需索而州牧縣令又豈敢恣意貪婪也哉推而上之各道官員分守分巡職居協理糧河鹽驛各有專司如守巡而徒知趨奉大吏指揮則訪察之真不得矣如糧道而徒知扣剋起運陋規則煩擾之弊不絕矣如河道而不能親身查勘計估則工程之虧損者必多矣如鹽道而不能下聽商民上諭國課則積習之浸淫必深矣如驛道而不能澄清假冒核實開銷則地方之苦累甚矣若乃按察一司尤為民命所係一切州縣申詳至此而獄成一切督撫奏題亦至斯而定案苟律例不一而上下其手或聽斷不實而冤抑其情折獄濫口供而鍛鍊之平反憑案卷而文致之大計黜陟而捐報不公地方豪猾而剪除不盡皆其專責也至於布政一司職居方伯之重所以緩輯群黎布昭德意朕邦之喉舌刻服之綱維也民生之利不利官屬之賢不賢錢糧火耗之有無增添州縣差徭之有無科

孤庫項盤查之有無虧空位益高貴益重自非廉察何以稱焉抑布按之職固專而督撫之權尤重自五帝王綱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後四方寧謐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非他吏可比也巡撫責任重在捐循百姓之疾苦望其拯恤財賦之盈絀類其運籌以肅官方則黜陟必當乎公論以治獄訟則是非必服乎人心倘優柔姑息而曰無事爲福卽地方有養癰之憂或刻核沽名而以幹才自任將官民受剝膚之困不知苟利於國何有畏首畏尾之嫌但能無愧於人豈避招怨招尤之舉以至爲繇替者

地控兩省權兼文武必有經文緯武之能連橫通

之識周知形勢洞悉民隱存安不忘危之念慮事於機先求緩急可恃之人備材以備用於同事巡撫中

當視其才具已足者則和衷而不撓其權智力稍偏者則貽時而加以調劑於地方事件失者巨之錢者

補之持大體而不爲瑣屑之圖謀遠慮而不計目前

之利有此數者或可庶幾若以統轄遼遠職務艱繁

則唯擇賢用人乃能周知洞悉顧用人亦甚難耳不

信其人不可信其人而不察尤不可不聽其言不可

聽其言而不察尤不可倘以一言一事見爲可托遂

深信而不疑往往爲人所蔽而不自知故曰不信人者爲愚輕信人者尤爲至愚也蓋身爲大吏全在獨除私意一秉公誠不應察閱自占地步不應苟且以爲了事尤須文武同心脩屬協力無彼此猜忌常存恩怨之懷無植黨用人自逞奸惡之見肅官方情吏治必以大者爲先勢固然也總之居官之道要在有猷有爲有守使有猷爲而無操守固不免累民枉法之端便有操守而無猷爲尤不免廢法誤公之患固不可貪婪肆志亦不可矯飾偏枯不可一味姑容以貽誤亦不可謬爲嚴核以塞責均以準乎天理之公

而合乎人情之正而已矣無何不肖之流或有名貴兼取之說釣譽以爲名肥家以爲實而民生國計所弗及焉或有初終易轍之輩初仕則頗著廉名位高則頗移志節而君恩公議所弗顧焉至於朋黨之習陷人非淺比周之輩積惡尤深諸如幕賓之習家丁之肆其惡在任則資戲以爲樂而公務不舉去任則保留以相煽而實行不聞又若坐省家人陰行賄囑又若生祠書院巧布淫名經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夫人苟以身任天下之重不避勞不避怨不爲利疚不爲威陽不事虛名不持偏見必使君民同體

上下一心易風齊俗昭皞可追斯足以主持風教大
振臣綱第區區錢穀兵刑不俾情廢尚未稱爲盡職
而何況其他也

古今治平策要卷一終

笑無何不

以爲

不

勿

弗

床

古今治平彙要卷三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載

賦役

井田之制始于黃帝而老泉疑自唐虞何其疎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大抵田以井分雖在上古亦非旦夕所能成開之者黃帝行之者成湯備之者周公累代經營是以法立而民安業成而可久其在周也大司徒之建都鄙又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資遂入之辨郊野又分其上地中地下地之等其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當是時經界正田里均穀祿平業產不常兼併熨絕天下初無甚貧甚富之民無何春秋以降宣公稅畝子產丘賦井田之壞又何待于商鞅也哉夫商鞅固有不不足責者蓋封建既廢卽無商鞅所之開井田必廢井田既廢雖有周公孔子再生亦不能復也夫商鞅欲于大亂之後人衆稀少之時姑試爲之此則苟悅之說之迂而本熱審于其勢者夫使果如其說則將奪富戶之田矣而豪強之怨誰可保乎則將備溝洫之制矣而墳舍之折毀可保乎况守宰既不能久于其任而墾闢又非安坐可成此蘇洵所以難之然欲少爲之限

而不奪其田則又允明迂濶之談也雖然井田不可復而隨時制宜使令于人情宜丁上倍而不失先王遺意則名田者仲舒之策也代田者趙過之法也一夫占田三十頃者孔光之議也一大占田七十畝者晉武之制也一夫受田八十畝者北齊孝武之規也一夫受田四十畝者北魏孝文之令也一丁受田百畝者周文均官之政也一丁受田五十畝者林勳政本之書也是皆倣井田之意以爲均田之法至唐始定世業口分丁男一人受田百畝八十爲口分二十爲世業其制最稱近古然竊思井田遺意固無私利而法井田者又不易言苟井田酌至至當不易其不爲新莽之王田介甫之方田者幾希矣至賦稅之法自禹貢始有田上而賦上者人力修也有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納賦止在旬服者惟其近也納賦不及四服者惟其賁也夏行貢法商行助法周行徹法或什一或九一至泰而二十倍于古矣漢初十五而稅一其後三十而稅一唐初三征惟以丁身爲本而楊炎兩稅惟以資產爲宗于是唐之盛衰因之矣宋初二十而稅一其法亦爲甚輕而安石均輸既行其民遂發大困于是宋之盛衰因之矣其在明也徵于

夏者謂之稅。僕于秋者謂之糧。而丁口之稅百無取焉。夫丁之有稅也古未聞也。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有身則役。自秦始舍地而稅人。漢時亦有稅人之法。然高祖時不過人出百二十錢。有奇。文帝時不過歲出十三錢。有奇。至魏晉來戶賦始重。蓋授人以田而米粟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者魏晉以來也。以免役爲名而增其口稅者宋世之衰也。嗟乎民力幾何。一田耳而稅其糧。又稅其錢。一身耳而役其力。又賦其口。宜乎賦役繁興之世流亡鼎沸而戶口之日減也。夫爲國之要在乎得民。民多則旺。而稅增役衆而兵強。故周禮始之內史以書其名。繼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冢宰以統其成。三年大比司寇獻之王。拜受之。其于民數之重也如此。周之戶口莫盛于成王。漢之戶口莫盛于平帝。唐之戶口莫盛于玄宗。宋之戶口莫盛于神宗。約皆一千萬內外之數也。然試計後世之疆里日廣。生息日多。而以今擬古。終不能大增者何哉。則以昔時戶賦輕故。郡國所上版籍其數必實。後世戶賦重故。郡國所上版籍隱漏必多。固其勢也。或曰與其偽而增無寧偽而漏不爲周宜。

之科民已合尹鐸之請減殊不知戶口之數不漸則力役之征何自而施。夫古之爲治者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周之制役也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任。而起役無過家一人。非如後世盡人而役之也。有豐年中年無年之別。而公旬不過歲三日。非如後世每歲而役之也。故雖伍兩軍師之法。兵有役也。師田追胥之法。徒有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僚胥有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鄉有役也。其爲役未嘗不多。而有司徒爲則困地美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民之民樂事勛功欣欣然不知有征繇之病也。後世并牧既易。兵農遂分。兵役在兵。徒役在兵。卽胥役亦無與于民。其在民者惟糧長保甲。則後世役民之法可謂省于往古。而民之畏役乃如蹈湯赴火者何哉。則以患深于不均而養生于多故也。如秦有更卒之法。漢有算賦之征。武帝有七利之誦。昭帝有三更之號。唐之庸法壞于楊炎。宋之役法壞于安石。卒之財盡不勝其求。力疲不勝其任。欲避之而無可避也。而嘆息愁苦之聲聞之者其何忍耶。今夫役法之議莫詳。

于宋司馬光王差役王安石雇役朱紫陽王義役
三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均蓋嘗推原其故差役前古
之法也其利也人皆有產不患逃亡其弊也衙前重
役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網費用責之供放差不可行
轉而爲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利也免役出錢闔門
安堵其弊也寬剩多求庸錢之數白輸苦役之供如
故故雇不可行又轉而爲義役中興以來江浙民
戶自行之法也其利也倡始爭先幸由善士其弊也
豪強專制寡弱受凌駕之害閭閻生爭暴之端故義
不可行仍轉而爲差蓋法無不弊君子因其利而去
其害三役雖殊均未嘗非救時之策也至于鄉有長
里有正則非役也周時鄉黨之事皆以士大夫王之
漢時鄉亭之任皆有三老孝弟力田王之繼廢于隋
而復興于唐在邑居者置坊正在田野者置村正課
農桑驅賦役其職猶未甚輕厥後鄉亭之職至困至
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
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筇比較每至蕩家
析產無以自存古人所設比閭族黨之意其謂之何
明法十年一造黃冊戶有三等役有三等服勞公事
者復其身老弱殘疾者免其役而印文莊公建議于

朝嘗欲限田爲役于田多丁少之家以出若干當人
一丁量出雇人之錢于田少丁多之家以丁若干當
田一項量任差役之勞此乃差雇兼行而驗丁驗田
之可憑有力無力之胥安者也今者人無不役之田
役無無田之戶約依雇役限田二議行之然清役必
先清田則田根冊宜核實也清役必先清戶則烟門
冊宜確報也抑議當役先議貼役則偏困之弊可免
矣議均役先議免役則說齊之弊可捐矣議編審先
議推收則平隱之弊可絕矣總之田賦戶役惟期便
民有人情焉有地利焉有時勢焉在當事者審之而
已

查盤

欲清錢根積弊貴有查盤良法欲行查盤良法先搜
窮空緣由然而窮空之來亦多門矣以精明者攬其
要則孔竇雖出而絲毫可以窮搜以昏昧者入其中
則苟且相沿而錙銖愈以蒙亂苟非及時急治予以
徹始徹終直追到底自此以往將不知何所底止矣
顧欲舉數十年輾轉相襲之習幾百縣紛紜不解之
端一朝而大刷之使後來完者完欠者欠徵收若干
支解若干銷除若干存留若干倉無風欠可竄庫無

免窟可鑒誠非易事也今夫虧欠之獎大端有三日
官欠曰民欠曰役欠今日之官欠甚于民欠凡州縣
官無虧空則陞遷可冀有虧欠則處分即至苟非萬
不得已之時諒必有甚不樂乎此者或係各上司規
例繁冗或係各衙門打點使費或由情征少法因循
而欠款或係鄉親遊客四至而蠶食至如因公借用
尙其可貸者也雖今者侵至三百兩俟例處斬甚至
州縣力不能完上司有分賠之例本人身已病故于
孫有追補之條而事已至此則獎更叢生改侵爲那
那新補舊一時之遮蓋已過正供之註誤愈深此則

欠之在官者也今日之民欠非必皆民欠彼家道殷
寔者固力量寬闊無事追比卽小民貧儉而其爲產
也有有限則其爲賦也亦易辦安有以抗欠爲安而反
以差慢追呼爲樂者其不能無欠也一則富戶多爲
宦僕侵收一則鄉戶多爲豪強包攬正供之數本戶
未嘗不如期而付依限而完而家屬之中飽者但以
使費向吏役因以假票欺主人一年積至數年動輒
盈千累萬迨至事窮敗露彼家不足抵償倘本戶尙
豐亦未肯重完兩作况爲時已久又或者主僕俱貧
彼此因循因而長累至于保家歇家里長甲長以及

劣生劣監類因鄉戶愚民入公庭如入陷阱畏吏役
如畏虎狼遂爲承攬大肆苞苴或半完而半侵者有
之或全收而竟全不完者有之百計狡延希圖放免
積薪厝火習以爲常若夫產去根存逃亡死絕欠數
在冊欠戶無人若非勾除究無償補此則欠之在民
者也今日之役欠又甚于官欠民欠彼吏役者上能
害官下能害民委縣官爲孤注視百姓如刀肉奸狡
射利何所不至今者各縣設立錢糧總吏揮老成殷
寔者充之若三年之內本官無虧卽以雜職聽用若
錢糧有失卽以爲從處分懲勸雖施刀風未息一毫

掛之弊權頭收銀墮入腹內而田賦蠲數不入冊中
是也一飛酒之弊花分麗戶寔在憑空或撒碎分毫
增入別項是也一換封之弊日收不訖而征數不如
收數封雖不少而小封已換大封是也一卧批之弊
領文解運而京分于半途控補批迴而大小其數目
是也至或官有急而那移彼更乘勢而侵盜種種諸
弊未易勝言總之小民竭力求以供之本官竭力以徵
之吏則安生而食之故在民則欣欣以爲吾蠶已完
在官則愀然以爲民頑實甚而其隱然消耗于中者
俯仰而餘之甚且俯仰而笑之矣人人受其詐而人

人不知官官被其欺而官官不究此欠之在役者也
常事者苟實心剿弊何弊不除着意厘奸何奸不罷
自有司查吏役言之則日結册不可緩也錢糧之實
甚多而櫃頭為要每有私填串單給付納戶數不登
于收簿銀已入于私囊此其故皆由每日徵收數目
印官不盡查明也惟日結册一頒可以便于稽考立
櫃則封鎖必固發串則多少有憑每日收過銀數幾
何每櫃給發串票幾何逐件開明至晚投繳一日必
有一單一月即成一帙則侵欺之術窮自上臺查州
縣言之則月報單不可緩也錢糧之耗甚多而連報
為要每有借端侵冒任意開銷不顧日後考成創
目前漁獵此其故皆由上司提解不嚴俾得優游消
盡也惟月報單一頒可以便于查察逐月照式提實
填詳隨發隨報隨查侵者不及花銷追究易于
完庫每月彙成文册年終銷算易明不得真報後期
不得徵多報少賢者可表清白之心不肖者可絕觀
視之念則支借之習息雖然此猶其平日之事至所
以清其源徹其流大綱無不舉細目無不張則其犯
要全在交盤交盤之際舊任落手新任接手各項款
目一一相承前官拖欠後官必不肯任後官摘發前

官自無所逃彼此吹求弊無不露顧頭緒甚紛事理
劇煩非握其綱無由澈底是以錢糧之要在交盤而
交盤之要在册籍册籍之式大者有三一載額徵
若干已完某款若干未完某款若干是為額征册一
以前官交下存庫存倉銀米若干為舊管以本官任
內經收某年某款銀米若干為新收以本官任內解
支某年某款銀米若干為開除以存留現數某年某
款銀米若干為實在是在為四柱册一合計某年分解
司未完若干解道未完若干解府未完若干其未完
者分晰民欠若干官役侵欺若干其侵欺者應于某
官名下追還若干應于某役名下追還若干是為水
完册三册既成合算相符則交盤之案可得而清然
其間積弊大者有七有侵蝕有那移有遷支有冒銷
有未獲批有未獲領除此之外則為民欠侵蝕者揭
報那移者追完遷支者留抵冒銷者嚴究未獲批者
通會所解之衙門未獲領者着落所領之人役而民
欠者官有虧卽委之吏有虧亦委之尤必吊其串票
取其甘結庶幾見魁卑照而靡苟可捐由是各里數
數務與一縣總數相符各局墩數務與一里總數相
符支解與定徵合寔徵與額徵合一一勘明則于本

原有據虧空緣由不情不和盤托出更有最巨詳情者則莫如署印一事夫署印官員考成獨緩其始也百計鑽營其既也視如傳舍絕無警戒肆意貪婪云署印如行劫如此行劫而更甚焉是故議查盤者將欲特遣專官莫若選用良吏但得廉足以守法勤足以辦事明足以發奸三者備具則雖夢如亂絲何難清如明鏡

丈量

水落方纔石出引蔓而可尋根法不冤不清獎不搜不出夫根從田辨田辨冊中欲清根必先清田欲清田必先清冊冊不正非丈量不可地畝不實非丈量不可賦役不均非丈量不可丈量一端誠國計之重務矣今以丈量為恤民者則曰民之貧富不同起於民之田賦不一有兼井之家而業無稅之田有貧弱之人而出無田之稅是以貧者益貧富者益富惟行此法則富者不得逞欺隱之私貧者可以免賠累之苦以為卹民計則無不善矣以丈量為足國者則曰國之賦稅不給由于民之田畝未清有墾荒已久而未列于陞科有析產過多而或至于飛說是以賦無由稽役無由核惟行此法則荒熟不至混淆而有

田必供田之稅里甲不至欺隱而有賦即兼賦之役以為足國計則亦無不善矣然而恤民者未嘗不可害民足國者未嘗不可蠹國清丈之法未舉而其弊常伏于法之所不及清丈之法既舉而其弊即生于法之所已施何以言之其未舉也有侵占之患而行之不善則侵占更甚其未舉也有欺隱之患而行之不善則欺隱更甚是以法不行而弊如故法行而弊亦如故勿謂民有弊而吏即無弊也以土地之廣有司必不能徧歷則履畝之責胥吏勢不能不用圖冊之執筆在戶書而戶書之借頭換面不可詰也抵罪之熟悉在圖長而圖長之指鹿為馬不可窮也將焉引手以操弓而步弓之口可意為盈亦可意為縮也將擇算手以司算而折量之法可欺于下即可欺于上也不待此也或憑賄賂而以熟為荒以多為寡或因私債而以荒為熟以寡為多合衆奸吏之神為以蔽一有司之耳目其不至于虛實無分者幾希矣又勿謂吏有弊而官即無弊也以官僚之衆取明者固多而不肖者亦復不少將量州縣而州縣之煩劇則少暇矣將委任佐貳而佐貳之朋比殊難信矣將特設專官而專官之煩擾滋不免矣由是而議供億

曰爲丈量也而民苦于需索山是而謂之歛曰爲量也而民苦于抑勒不特此也司其事者畏令之心過甚則必以拓地爲能避罪之心太深則止以增賦爲重以依舊額爲無罪而有奉行無增減以希上旨爲酒派而有貪額無扣除否則寬于豪強而苛于良善石或略于容隱而幾于尺寸如是而能使人無匿田田無匿形吾不知矣夫業田產者民而民有弊司田冊者吏而吏有弊核田數者官而官有弊况一人作弊百人受害一時作弊百年受害源爲得而清源爲得而微當事者有激于此其將不丈而計畝矣乎雖然丈面有弊不可回有弊而不丈尤不可矣既不可中輟而丈又不可苟且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是在立法得宜而用人得當而已大抵丈量之道有官丈有民丈有逐丈有抽丈有初丈有覆丈議者皆曰官丈之擾不如民丈之擾固矣而民丈亦必有弊欲行清丈之法必先擇清丈之人領村愚不知筆者不能丈外猾不守分者不可丈苟非鄉黨推爲老成家道素稱殷實予以公擇而用之是亂之道也清丈一方之田必先立一方之長額有人任此而田落彼畝者難爲長有人居本里而田散各里者難爲

長苟非熟悉本區坵號順庄坐落地方予以按畝而立之是紊之道也孰謂民丈而民遂無不安乎議者皆曰逐丈之勞不如抽丈之便信矣而抽丈又必有弊慮經界之不正而于一縣中忽丈一鄉固可以示我之不測然莫若止勒其荒地而不勒其熟地則情已無所逃矣處奸弊之易生而于一鄉中特丈一區固可以出人之不意然莫如但察其缺額而不察其足額則奸已無所容矣孰謂抽丈而民遂無不便乎議者皆曰初丈之後必須覆丈之役固矣然覆丈亦必有弊以初丈之或有誤也不得不履畝而再勘焉領執弓者猶是弓手司筆者猶是算手苟不易其人而用之恐誤者仍誤也以初丈之或有漏也不得不挨坵以熟視焉領奸偽者巧于漏錢豪右者寄于賄賂苟不秉其正以行之恐漏者仍漏也孰謂覆丈而法遂無不美乎總之以民丈爲初丈官丈爲覆丈則事有序以逐丈爲初丈以抽丈爲覆丈則事易集至于臨丈末丈之時要務有三行丈既清之後要務有四一界牌宜立也各州縣疆界接壤各都衙門相互聯欲表識分明或高豎木牌或量築土牆大書某縣某里明寫某坵某垧不許擅移舊址不得朦朧推卸

則經界可正矣。一底冊當繼也。魚鱗圖上田。一泮然
坐落何方。四址何處。並形何式。業主何名。一爲奸
幾不可辨。若審取收藏。或但循勢面冊。一但令丈
訖登記。乃勘其符同與否。即知其虛實。若何不漏原
本數目。不得別本應寫。則奸偽立見矣。一弓式宜定
也。大約弓以六尺爲一步。田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
顧習俗不同。每方殊製。欲詳定。所號則丈某。縣之地
必用某。縣之弓一面交與弓手聽用。一面即繳入庫
內存樣。不得擅動。舊規不許意爲伸縮。則額數可清
矣。此三策則未丈之前所宜豫爲。泰酌者一自首之
條宜立也。或謂欺隱之弊必不在奉法之氓。其說法
之人類無非豪勢之族。其平日之作奸。足以威隣右
而不敢發。而臨事之補獲。又足以蔽官司而不能問。
即令自首。誰其從之。然田畝寬仄不一。滄桑坍塌不
等。有業戶亦不自知者。惟在未丈以前。一舉首。自
以自首之歲。漸增起科。則人樂朝廷之寬大。一舉首
之法。宜行也。或謂舉首之法。固可發奸。而舉首之法。
即可蔽奸。夫能具覺察之識者。其類必非愚民。彼欲
首他人之罪者。其意豈誠爲國其懼罪者。不難行。暗
以息耳。口則受賄者。又何難反唇以飾。其非是侵占

必多被害。材愚無可鳴冤。有覆盆而不能成。害者惟
在未丈之前。禁其舉首。滋擾既丈之後。令其舉首。摘
奸則人畏功。今之森嚴。二追賂之憂。宜禁也。民間經
界歷年混淆。或有趙甲之產。錢乙辦根。錢乙之產。趙
甲辦根。今既一旦丈出。必多索取。求償然此端一開。
聚訟不休。葛藤無已。況有奸頑無賴。從中生事。嚇詐
有司。一許告理。人心必致紛擾。一飲餉之賦。宜禁也。
奸民之隱匿固多。小民之包庇不少。有版荒有耕荒。
有公占之民地。有沿海之棄地。又有產去獲存之戶。
有賦盡籍存之家。或于覆丈之時。核定諸端。亦可或
有賦盡籍存之家。或于覆丈之時。核定諸端。亦可或
令而官之有丈量之名。貴有丈量之實。夫丈量之弊。
斯得丈量之利。然而丈量大惠。其故有二。一曰。繁重
一曰。乾延事煩。則騷擾多。時久則奸詐起。分自必至。
理無可疑。苟能勒定期限。刻日投交。前案今分界
與功。按延不報者。罪之奉行。不若作功之明。則獎
好可不勞而舉。冊籍何患其不正。地畝何患其不
賦役何患其不均。
古今治平要略卷三終

或乾補流水以小爲大或遠填號票從容侵蝕或針釘天平偏輕偏重或勾連包役票分或分酒飽漏自免應輪中飽者在吏役自肥者在縣官獨有民受其苦耳曾不知增一分火耗民即增一分退却之心減一分火耗民即減一分艱難之色此循收火耗之爲害其弊五也州縣錢糧舊有定例一年撤作幾分一分撤作幾限依限清完者懸牌免比臨比不到者籤拿究責法歸一定無可推移乃奸頑花戶囑賄里書欠少者飛酒籤提欠多者得銀隱匿凡比較之時寔徵簿內但憑吏役浮簽多不定填明白發使急催血比抗頑反得安然甚或拘到之戶賄役資放多事之際委衙代比膝廬推卸從倚不前此比較耽延之爲害其弊六也六弊叢生莫可釐剔國帑安得不虧民生安得不困吏役安得不肆考成安得不危欲爲酌一良規務使公私俱便在內須以冊簿爲據在外須以單票爲憑今舉其端合爲六則一曰青由單一曰易知單一曰滾催單一曰寔徵比較簿一曰里甲總撤單一曰收銀合同票地畝人丁起科各有定額本折加派增減豈無明文宜憑賦役全書逐一磨勘查算凡額徵總撤若干科則數目若干或增加裁

革停止各項應徵應免若干或起運存留解給各項應發應貯若干逐項開具于中務期收支悉合絲毫

不亂詳略得宜一申呈司府一印鈐存據一頒發徵收若有單內不載即爲橫派私徵原單具存不難查對是爲青由單然此單欸多字密難于印發且愚民不知算法未能一見即明但將清數摘出數條某則田產若干淨納銀若干某則人丁若干淨納銀若干開總數于前即析數數于後開銀數于後即貫田數于前各開則例刻成小票給散各戶務使週知若有吏書暗加保歇重派皆得執單首告縣數清查是爲易知單此單既行民必稱便然至催徵之時每里須設二單上五甲爲一紙下五甲爲一紙每單開列里長姓名各畝註明地丁科則一年撤作十分挨定十月徵完每月按定一分通作三限催比官執比簿以稽查民遵此單爲符信驗亦有據胥吏無權應點欠數多者爲單頭完清免比另點欠數次多者爲單頭完清都下如有沈閑不行者出飛籤以提之如有臨比不到者令弁納以罰之不必逐戶比較而完納爭先不必差票催呼而敲撲日省况今順庄推收傳遞尤易爲力是爲滾催單此單既行民尤稱便而縣官

未得了然也須將一歲應徵錢糧各里類造總簿一
扇先開各里名下該催納銀若干次開各甲名下該
催納銀若干又次開花戶名下該完納銀若干逐戶
細開絲毫不漏以花戶之數數合一甲之總數以各
甲之數數合里長之總數而後以各里之數數合通
縣定徵之總數此簿查美既清藏爲比較定本編領
條目纖悉備舉萬緒千頭盡在其內承行吏書依式
造冊每逢比較之時實填完數于簿不得浮簽致有
增縮多寡完欠一閱井然然此比較簿不可不立也既
有易知單以曉之又有比較簿以核之法云備矣然
易知單簡略不詳比較簿官府收藏而里長無從查
對也當照比簿細數另爲刊印一單分列里甲戶各
俱發里長收執照依易知則例定填各戶納銀逐張
執單查比完過卽行開註不但吏書無可那移卽保
歇亦難侵勒是總數單不可不設也至花戶納銀自
赴投櫃者有之保歇私交者有之多致混爭莫可究
詰法宜刊給印票一樣二紙一付納戶收執一存衙
署備查銀既入櫃票卽給發登記申根冊填明流水
簿出示鄉諭野視以官票爲憑凡立私約槩不爲
據杜里甲之重利省彼此之委卸莫便于此是台同

票不可不行也此非一人私言悉屬前人成說輒行
輒效鑿鑿可徵蓋有青由單則上可易于清查有易
知單則百姓便于曉諭有滾催單則花戶難于耽誤
有寔徵簿則縣官比較有要有總數單則里中催銀
有捷有合同票則花戶納銀有憑綱舉目張同條共
貫無飛洒之弊一無侵蝕之患一無催呼之擾一無
鞭撻之慘一蓋卽于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卽薄賦
歛之內有省刑罰之道緩急有序完欠自清便于民
又便于官而不便獨在吏書故一議舉行輒至經年
沉閣是在雷心民瘼者以文冊之遲早視吏胥之勤
惰以吏胥之勤惰定各官之才品極貧黎而清通賦
端于在斯

自王憲長書局催辦

文

糴貯

古者分田以制產什一以取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
水溢民無菜色當其時農政卽荒政也夫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竟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聖王在上
不能必年歲之無荒而特備荒之有政是故一穀不
升謂之陳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
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歲原無傷

于明盛之朝。有蓄積多而備先具。荒備不荒耳。備荒之政。莫詳于周大司徒。掌國之荒政。凡十有二。務散利以貸之。薄征以優之。緩刑以宥之。弛力以息之。舍禁以同其利。濬去幾以便其轉移。貴禮殺哀以減其費用。善樂多昏以節其文。備素鬼神以祈災禍之禱。除盜賊以弭剽劫之患。是救之于凶荒既至之時也。又有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焉。鄉里之委積以待賓恤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之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轉輸。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防之于凶荒未至之前也。至如廩人掌九穀之數以知足否。以詒穀用。以治年之豐凶。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不能及二鬴之食。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用焉。是又計每歲豐凶之常。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夫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卽有以救之。三代以上。思患預防。靡所不至。豈區區貯名平糴。但爲補救之策已哉。平糴之政。始之者管仲之準平糴之者李悝之歲計也。貯倉之政。始之者耿壽昌之常平糴之者長孫平之義倉朱紫陽之社倉也。平糴何以爲善。歲有豐凶。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重輕。人君不理。則畜貴游

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使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人君散歛各以其時。卽準平可守。此爲富國計。則善也。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必議視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則糴三而令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糴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糴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糴大熟之所歛。糴不貴而人不二取有餘以補不足。此爲濟民計。則又善也。故牛仙客有和糴之請。而天子免就粟之勞。京糴有益養之疾。陸宣公有和糴之策。而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此非其利之顯然可見者乎。而平糴又何以不善也。平糴初行。豐則取之于民。歛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依糴均糴博糴允糴括糴等名。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數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值。或僅數其數。其爲民病有不可勝言者。夫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況不開

場而配戶不優價而高估曰平糴而糴不平曰和糴而糴不和曰居易之疏司馬光之創此非其弊之歟然已驗者乎大抵古今救民之政未嘗不足以害民苟不能上觀天時下盡地宜中酌人力斟酌盡善然後舉而行之鮮不至於失措者即如貯倉一事又各有利弊存焉常平之設也穀歲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糴以利民是以官賑民法未嘗不善也然或遇豐以糴名爲增價而遂減過數以糴名爲減價而定增而且借本錢以充他用則蓄積易虧而且奏州縣以管收藏則那移滋弊有常平之名

常平義倉

九

而無常平之實猶可無常平之利而有常平之害其害又豈止于劉般之議也哉宋王安石盡以常平錢爲青苗錢倉儲空則病國州縣復則病民此其明鑒矣義倉之設也豈則當社置倉納穀凶則當社閉倉給穀社倉之設也夏則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小歉則半捐之大飢則盡捐之此其爲法大約與青苗相似但其給之也以穀而不以金其處之也以鄉而不以縣其任之也以鄉人而不以官吏其行之也以惻怛忠利之心而不以聚歛急疾之意是以一鄉之內雖遇年凶人無缺食蓋名以義則至公立於倉則

至便法而未嘗不善也然而典守之責亦不能不苛之州縣既屬州縣而弊非一端矣不兌換則弊在陳腐兌換則弊又在需索不支撥則弊在虧損支撥而弊又在侵那况賑飢莫要乎近其人後世義倉之名雖在無何社倉轉而縣倉縣倉轉而府倉其地愈遠其利愈虛一有凶飢無求有司固不以上聞也卽以上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支移反覆給散難阻監臨吏胥相與侵漁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歸合之衆哉然卽置于社而亦有難焉者將如朱子十家爲

社倉

朱子

一甲而置之矣而守候不免有盜賊之虞將如朱子五十甲推一社首而掌之矣而出入不免有爭競之端是則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雖然平糴社倉猶有上古遺意便國便民使商小而一方大而天下近在一時遠在數世居三代以下而言救荒法莫踰於此亦顧其行之者何如耳他如韓魏公之策編種稅也罷冗吏也縱流民也募入粟也朱文公之政放田租也勸出粟也招誘商人也戒飭官吏也呂伯恭之論備先王之政上也備李愬之計次也移民粟又次也設糜粥下也又如富鄭公之于青州趙閱道之于杭

州均以一日之糧宜活萬人之性命仁人君子自應
衆傲而行之其在今之預備者亦有數端焉或開捐
納以周之或罰贖錢以補之或截留漕米以濟之或
採米鄰方以均之社倉則聽民自便常平則因時制
宜頃者年穀豐成民氣和樂萬無遺荒之理而君子
寧以有備勝無備不以無備爲有備也

漕運

漕運之難易視乎建都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其
輸之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諸侯中百里而爲都其
輸之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有安享之利無飛輓之
勞是以輸者不苦其錄錄者不傷其費至如書之所
載冀州三面距河九州分道八貢是任土作貢而所
運非米也春秋所記秦隴粟于晉白雍及絳吳開溝
于邗自江達淮雖發卒汎舟而其運非常也自秦人
轉輸負海之郡高祖歲漕山東之粟而漕運之勞于
是子起然秦猶以爲行師之資漢始以爲國都之給
其後鄭當時穿六輔渠張湯作褒斜道明帝修汴渠
建皆所以通漕也隋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長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以運京師又于潼關開
廣道渠河南開通濟渠河北開永濟渠募運水丁以

通漕輓凡經過之處則遣丁夫遞運要害之處則置
倉場收貯次第運之節級送之運丁得以暫休而不
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
隨宜措注或發或爾其亦法之善者也唐初府兵赤
壞漕事甚簡至開元後歲漕七百餘萬石漕運之多
未有踰于此者然沿河置倉隨地轉運江船不入汴
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
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故劉
晏造船二千餘艘歲漕百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而無
艱艱制之方竟壞於咸通之末宋都汴京漕分四路

倉置三州卸米于倉載鹽以返舟還其郡卒歸其家
運無少畱民得休息無何蔡京毀額斛代發之常爲
羨財進獻之計倉儲既空轉般無用遂改轉般爲直
達之法而船之壞不及整矣卸船無載證之規而民
之勞無所附矣元因伯顏之議始以海道通漕自劉
家港而入海抵直沽口以達京終元之世漕餉大給
後又開安山湖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所爲
會通河也明初洪武給遼東運餉永樂建直隸爲都
亦依海道爲運嗣後宋禮遇汶水於南旺湖陳瑄開
淮安之安莊廟而會通復開逮其後河決漂艘而河

運艱龍躍覆根而海運又廢大抵古今運道其從入之途有三曰陸運曰河運曰海運陸運爲最勞亦爲最費河運爲稍便亦爲稍安海運爲至廢亦爲至速秦皇起黃龍諸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發數萬餘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所爲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雄諸葛武侯作木牛流馬運斜谷邛關免牽挽之勞而又省儲錢之費然而機械之端無以爲萬世法也蓋陸運原不得已而設卽如夏時荊州貢道浮於江漢逾于洛以至于南河其舍舟而陸也夫豈得已

海運

古

海運雖自元始然禹貢冀則夾右碣石入于河揚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古之時原未嘗無其道也鄧潤甫從嘉人海運宋神宗詔相度京東是元以前原未嘗無其法也顧揚帆千里雖無沙淺之虞而有風波冒險之患一年再運雖無留滯之費或有盜糧是齋之憂若朱清張瑄之流今日豈堪輕任膠萊新河之說在昔已覺難行苟非斟酌盡善其不以農民水料火料之苦委之錢帛之中官府急公奉上之勞付之沃焦之下者幾希矣然丘瓊山謂元人海運一路宜與河漕並行中腹者照舊河運瀕海者由海道

海運

古

通漕使人習知海道不必專恃一途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運河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浙至蘇則茗書諸溪水注之常則宜深諸山水注之丹陽山水絕則京口江湖水注之瓜儀至淮安則天長所沿高寶諸湖水自南注之清口所入黃淮二河水自西注之清口至鎮口開則黃河與汶泗水注之臨清至天津衛則汶河與漳衛水注之天津至張家灣則潞河白水桑乾諸水注之此運河之大較也南北運道爲漕者六路河自天津而下曰白漕白水從齊雲南下其勢短不能爲患天津逆臨清而上曰衛漕衛河之渠狹而欽其流深不必過慮臨清踰南旺順流入河曰開漕開口藉汶水以濟難保無虞黃河順流至睢陽曰河漕徐州有徐呂二洪最愛奔突睢陽踰高寶至瓜儀曰湖漕洪澤湖諸流亦稱險要瓜儀入京口至杭州曰浙漕甘露壩以下須賴濬深此其間自元迄今連橋接艦南北咽喉議者謂漕艘所行全憑水勢一當避淮之險一當避河之險宋喬雅岳避山陽灣開故沙河明平江伯因喬雅岳開清江浦所以避淮也萬曆中開加河天啓中開駱馬河由直口至天妃關

但用黃河一百八十里耳。若更開石崇湖二十里。則全不用黃河。可以放河北徙。而河之患又避矣。不然。困滯之爲患不小。而覆溺之爲患尤大。可不慎歟。抑東南之運俱抵通州。州至都城尚五十里。元郭守敬疏鑿通州至干大都。塞清口十二處。置壩二十座。節水過漕。名爲通惠。有明丘氏嘗欲復之。而不果。苟尋其故。道而治之。即其於塞而沒之。不更可以免陸稅之艱難也哉。顧運之道固不可不詳。運之人尤不可不恤。天儲之得以充積也。胥恃河渠而賦稅之費輟也。皆由人力。何以言之。民運不如兵運也。明以前皆用民明以後始用兵。夫軍雖有沿途騷擾之弊。有結黨鬪狠之弊。而省傭錢則糧餉易給。息民力則耕作無妨。歸旗營則趨催甚便。趙充國置屯之策。秦省士卒。漕穀歸老亦此意也。長運不如轉運也。明以前皆番休。明以後始長運。夫以運卒之艱苦也。一散之間大半在途。無至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福之停。留舳舨之衝。激陰雨則慮漏洩。淺濫則費推移。泥途爲將領之料。率上倉爲官擯之沮滯。及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今雖兵運使如漢人。改更之法。青上起兌而長運之卒。大率以三年往。

一役如此。則役使適均。勤勞有節。其忘困矣乎。雖然。此猶其後者耳。今承平日久。年豐穀登。歲清東南之粟約四百萬石。太倉紅朽積貯有餘。度支無告匱之時。會府有陳因之慶。所爲建置久長之策。蓋不特折三餘一辦九餘三而已。然試通天下之輕重而計之。更求所以廣財貨之源。省贏餘之費。寓儲荒之政。寬解兌之勞者。則其一在大開西北之屯。時夫舍近而圖遠者。其爲計也。愚取難而忘易者。其爲謀也。拙。孫子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此言雖爲行師。而其指未嘗不遠。京畿附近。曠土殊多。非如唐都關中。八穀地狹不足相資也。因無事之時。開不毛之士。募失業之輩。爲生息之人。土不過費。下有常輸。漸至地熟。丁增新。瞻大。稔米粟不盡生于東南。倉儲又何必盡倚于東南。根本之地富。則資藉深。後近之地豐。財輒輸易。東南之財賦可以減其大半。而運丁之糧餉不更可減其小半乎。其一在復置沿河之倉。閭內儲尚充不必專待本年所運也。俸給所需不至盡支各省所輸也。法貴流通。事憂偏重。如以爲屯田既廣。寬可不必轉輸。其于機宜亦未有當。但玉者遍天下爲一家。其積儲之方率必獨在京畿之地。應于漕運地方設。

立倉邸各省輪環陸續解送宜有宜解各以其時如
浙江送至江南之倉收貯江南送至山東之倉收貯
山東送至直省之倉收貯不必盡數到京務求沿途
有蓄川流不息每歲相仍倘或各方遇歉亦可和糶
民間既不若長運之疲勞亦可為救時之中策其一
在參用折兌之良規昔耿壽昌議糴三輔之穀以省
關東之漕苟開墾有年米粟多有凡南方之賦一半
則實輸漕米以達京師一半可折兌色銀到京平糶
上不虧國用下不病民生齎之者輕發之者便運之
者得寬其期以赴收之者可隨所宜而用郵價省十
之二三丁夫又省十之七八便利之方莫踰于此若
夫清之為弊其宜懷者又有三焉一在開兌之時也
善為法者使軍不見民民不見軍行官收官兌之寔
杜私加私派之端恐零星派單之為害也則有創版
掣兌之法恐一時噴嚏之難集也則有權收郵費之
法夫亦足以立恒規而蘇民困矣及其所以給運丁
者官貼則有隨船耗米之數私貼則有折失飽颺之
數安家則有月糧薪鹽則有行糧起剝僱夫則有輕
齎以至倘船有銀回空有銀納費三石之國課而得
收一石之用朝廷亦何負于軍哉然而軍之貪婪正

無已也往往于臨倉領兌之日捏合管兌經承關通
各屬倉蠹故嫌米色不堪醅勒多方貼贈以致押差
保歇乘機講兌官截之外另派私截私截之外又派
茶錢酒費他如押花順風等錢綱司詰合等錢插籌
倒籬等錢折束洗爪等錢名類頗多不堪枚舉船隻
濡滯托故不進船雖到欠任意延延難撥雷難百討
索取官既明雇其害民又安得不陰受其困是雖有
官兌之名而初無官兌之寔矣是故為州縣官計必
嚴絕衙官之饋儀而不為所餌多傳積貯之倉厥而
不行散寄徵收之期宜早完也正耗之額宜豫定也
船到之日宜急兌也為足之後宜嚴催也夫如是則
弁丁之不可向過者庶幾其無可如何也歟一在沿
途之弊也夫河道者固以通國廩之輓輸亦以便商
民之利涉乃有頭舵水手串通驢戶役夫每于通梁
故意排擠堵塞河漕以絕往來行人至此忍無吞聲
不得不舍舟而登卸裝另載彼既可以索勒高價則
此亦得以滿載苞苴矣至于河流淤淺鑿拿商船起
剝且借名需索貪暴公行得賄者雖空船亦行放過
不予若雖重載不免當差有將貨物行李拋弃河干
紛紛露積為風雨所損傷或為盜賊所窺伺差乎

文武官弁使一不經心小民已不堪至此况守凍之日更有竟行搶奪擾害居民者乎運船之卒更有崇尚邪教聚衆行凶者乎或帶鳥鎗或藏火炮人多無藉則比爲奸生事是其所長憲法視爲無用今者火炮鳥鎗通行嚴禁水手舵工擇用本軍而米價翔貴之地則有盜賣馬頭積貨之所則有夾帶此又各軍官鈴束不嚴與地方官搜查不密故也夫其零星賣買必有一定之處而裝卸貨物亦非頃刻所能苟違力稽巡何求不得然亦有各官所不及覺者如木次折乾沿途盜賣自度糧米短少故將船隻漂沉冀以

弊也迨至地方完數及額有司引領望兌而官弁嗜利忘公漕艘片帆不至所爲一年一運春運秋回之期其不至于候事者幾希矣是故權催宜謹而于集貨馬頭尤宜謹馬頭宜謹而于產益州縣尤宜謹凡此三者弁丁之病官病民以病國也豈淺鮮哉雖然弁丁之爲害于人也其彈壓固不得不嚴而弁丁之爲人所詐也其優恤又不可以不至蓋運丁恣行不端皆由官弁剝削所至如開兌之時糧道給發錢糧任意扣剋運丁所得什止八九而食丁之都司監兌之通判又多誅求及至開行而武弁借催越爲名百端需索過淮又盤查私貨擾累滋多至于抵通石壩經紀則勒索解費官攢則賜斛淋尖使費日煩輾轉和藉如是而欲其不犯法也豈可得哉故吾不怪弁丁之貪悍而專責有司之養奸夫國家轉輸漕米以衛軍需春辦白糧以供官廩事甚重矣唯恐其有誤也故監兌有官押運有官督糧糧官總漕有官倉場有官其所以爲漕計者至深遠矣然而察弊者在官而匿弊者亦在官也剔弊者在官而生弊者亦在官也苟身爲溪壑彈壓稍弛有官且與無官同耳漕弊之大端也

古今治平彙要卷五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載

錢略

錢者泉也取其流也亦謂之刀取其利也又謂之布取其布也上古之世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棍輕重通貨富而可以流行不滯者惟銅而已銅之制何自而助乎伏我始創赫喀黃帝始制金刀唐虞以下四朝幣金共有三品然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貧民湯發莊山之金鑄幣賑窮民皆以為荒歉之資非以為經久之設也自太公九府圖法錢圖函方輕重以銖而錢之定式始此矣自景王更鑄大錢內外周郭文曰貨貨而錢之有文始此矣秦時半兩錢即呂后之八銖也漢高榆莢錢即呂后之五分也八銖太重五分太輕文帝改為四銖武帝改為五銖然文帝除盜鑄之令而吳鄒兩家之錢大行則其法太疎武帝銷民鑄之銅非上林三官之錢不用則其禁始嚴嗣後蜀之直百吳之當千晉之比輪陳之六銖梁之兩柱均失之太重者也魏之水浮風飄驚眼宋之經綬宋子符樂晉之四分沈郎附之裁皮糊紙均失之太輕者

治平彙要卷五 錢幣

一

治平彙要卷五 錢幣

二

也唐初輕者如綬額大者如車輪高祖始鑄開通每十錢重一兩蓋自太公以來其間不知幾變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自五銖以來其間又不知幾變惟唐之開元實為得其中宋初宋元通寶其制一准開通太平興國而來錢文始明年號嘉祐行折一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然自王安石一弛其禁而國用耗矣明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明通寶與歷代之錢並行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凡大小之制有五至萬曆中詔降錢式每錢百文重十三兩輪郭周正文字明潔蓋所以絕盜鑄之原也然迨天啓崇禎之間而弊滋多矣天抵古之用錢少今之用錢多古之用錢為權宜之計今之用錢為日用之需蓋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用錢析之則廢貨則或滯于用錢則無所不通貨之貴賤無常斯錢之重輕有定數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是以成周飲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而泉府一官最為便民無何三代以來古意漸失匹夫之家藏錢千萬與公上爭衡故貢禹有意于廢錢魏文盡用平數帛始亦有激而為之然而用穀則穀濕用布則布腐巧偽轉

多嚴刑莫禁君子奇衡于輕重本末之際而得其盈
虛消長之機或因物權之以錢或因錢權之以物則
國家大利何必于錢幣外別求之也哉今夫物賤由
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
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陸忠州論之詳矣
蓋物之貴賤無常繫于錢之多少錢之多少有權在
乎官中盈縮今之錢法重則一錢四分式則精瑩工
緻其爲價也則有錢一文銀一釐之定額其爲制也
則有造一錢費一錢之工本于京師則寶泉局設爐
百座寶源局設爐五十座于外省則通水路者如福
建等省不行鼓鑄不通水路者如雲川等省並行鼓
鑄而且專領者則有戶工二部銷美者則有會考一
府亦可爲掾制得其宜流通有其法矣然而自古在
昔積弊相同雖上之所禁甚明而下之所犯自若也
其弊一在私鑄私鑄定例處以大辟立法亦云嚴
矣而仍不能禁者則以小民畏法之心不勝其趨利
之心也今官錢百文重幾一觔則銅觔費鼓鑄之法
由紅爐翻沙刷灰而銼邊磨洗成錢則工力又費若
私錢重止八九分則銅觔省出爐之餘別無銼洗諸
事則工力又省此所以不逞之徒躑躅死而不悛也

惟南齊孔頴一言寔爲制錢良法不惜錫則體質厚
而肉好適均不愛工則製作精而郭輪周正少撓給
助嚴禁蠶薄鑄邊沙板不辨自明用之者易疑作之
者無利矣抑且巡經紀之興販懲舖戶之攬和嚴夾
帶之禁寬自首之條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
錢以爲銅私鑄將何所遁耶其幣一在私銷夫舊鑄
之錢日積新鑄之錢又增則錢文宜日見其多錢價
宜日見其減而仍不能然者則以朝廷鼓鑄之數不
廢其銷毀之數也今官錢百文重十四兩私錢百文
多止九兩是民之毀官爲私者其利多矣今官錢部
價每貫銀一錢黃銅部價每觔一錢一分九釐九毫
三絲是民之毀錢爲器者其利多矣近者黃銅器
器設局官收限以三年私藏治罪除紅白不禁除樂
器天平不禁除鏡子及箱櫃事件不禁其餘俱作廢
銅交官給與價值又令各省民欠准以銅器抵糧查
以舊有之銅器盡收新造之銅器可斷也苟成色估
足民無不從衡稱持平民誰敢匿官無勒扣自無騷
擾之虞吏無受財自無隱漏之弊私銷又何所容耶
故與其嚴治盜錢無寧重鑄官錢與其既開鑄而立
法禁毀無寧未開鑄而出價收銅至於採辦銅觔宜

接續也使銅觔少則卽數減卽數減則錢價昂矣各處錢文宜流通也使本朝禁則降省勝則省虧則本省準矣抑又有進焉治之善者莫如從錢蓋私鑄私銷之弊深患錢之日寡而私鑄私銷之弊絕又患錢之日多若多而不能收則賤而不復貴是故起解之數微銀存貯之數從錢在順治十三年已議舉而行之銀七錢三之規載在條編之內可覆案也而法之不善者又莫如大錢古者軍興賞錫不繼或爲富而或爲富子如黃養之爲紫緙鐘官之掌赤仄漢武帝之爲白選第五琦之鑄乾元祿是一時苟且之計不顧久遠難行之道假令大錢一行名震遐邇游手之徒一朝鼓鑄無故而得數倍之息人亦何憚而不爲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聽之錢之利要在流通錢之弊要在壅格輕重之道貴與時而推移出入之衡在因物而作則苟下流不防則上流易竭而上流不開則下流亦易斷矣制上下便公私通天下之物貨利天下之人民革天下之宿弊當必有盡善而無遺議者若夫楮鈔之法以濟錢貨之窮考諸周禮之八成聽稱責以傳別蓋後世參契之原而亦楮鈔之始也邇諸元狩之四年鑄白鹿爲皮幣蓋當時朝聘之

卷一百一十五 錢幣

資而亦楮鈔之端也唐憲宗時有飛錢宋太祖時有便錢是錢與參猶爲二物也慶曆以來蜀人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是直以紙爲錢矣其法一交一楮立限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者張詠也交會置務必須有見錢相當而行之者會布也金時交會大鈔五等小鈔五等元時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行之既久物重鈔輕明用諸生課蒙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申之以偽造之禁屢之以不售之法錢鈔雖曰兼行然亦數世而罷今大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論其神則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換銅之苛言其忠則造於上者有出而無納行於下者有廢而無換蒙商大賈積鈔於家而無用奸胥猾吏假鈔爲名而漁獵利害相較安可久常惟趨開所謂錢少則重必用楮以輔之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此則權于二者之間而合夫二者之宜矣蓋自物貨難于阜通于是假圖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平準也自商賈憚于般掣于是利交會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然則平準稱提豈

卷一百一十五 錢幣

六

容偏廢令雖不用書成規或謂國家制令應將三幣兼行一文以上者用錢一兩以上者用鈔百兩以上者用銀此其爲法未免過拘而輕重相權隨時立制上以裕國計下以便民生古今來國寶流通正不必沾沾於一法也

鹽政

鹽之爲利也上可以濟國中可以通商下可以便民操之得其術則公私俱利制之失其道則上下俱疲今夫木無往而不存鹽無往而不生有刮于地而得者有風于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

治平書卷五

七

爲者有結于鹵而凝者其所產甚廣也人不能一日而不食則不能一食而無鹽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其所需甚溥也自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之用始興周禮以鹽人掌鹽而鹽之用始重然其時特以爲食用之物而征權之令未之聞焉百管仲伐莒薪煮海水令北海之衆無得煮鹽而鹽之禁始行于下矣自孔僅因官器給牢盆犯私鬻之人缺其左趾而鹽之利盡收于上矣魏因衛現之言而置鹽官陳因虞荔之請而立鹽稅幾

治平書卷五

八

有端澤之虞矣唐劉晏爲鹽鐵使百用皆仰給宋端之善也以與屯田相表裏也葉漢改折之不善也以致邊儲之大困也常股三分之速也以越次而放也存積七分之滯也以挨次而支放也歷代相沿大率如此至于張平叔之說欲官自賣鹽而抑配于民甄察之說欲罷弛鹽禁而盡指之民尤認之說欲設立鹽司而悉屬于官丘濬之說欲官與年益而不征其入雖皆立言之有據均屬說美而難行蓋利弊者正不必紛更而均利者正無煩改法耳嘗思鹽且之弊莫大于私販故鹽法之壞皆由于私販私販之途一在竈丁夫竈戶每丁歲辦課額十六引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竈亦不知甚苦也然廢場之攤賠餘鹽之不收總催之兼井則貧竈出干不得已或夾帶出場者有之私煎貨賣者有之矣一在商戶夫商戶明初每引輸銀八分近例每引至七錢有餘課亦不爲不重矣况積習之奔靡官役之中飽豪強之占窩則窮商出于不利已或那新補舊上虧國課或高抬鹽價下累民生至于官鹽騰貴之餘雖欲禁私鹽之不行而求官引之不出也不可得矣抑私販之實又

有不可勝言者如運丁收買私鹽揚帆順流各省多恃糧重務巡員不敢覈查一弊也如各處鹽場地面官司合用食鹽不行官引鹽斤勢必赴場買運但每歲所資有限而奸竈借名甚多一弊也如設立捕役原以緝私而濫用多人轉生巧幻彼既恃腰牌爲護身竟可販私鹽于公路行至市鎮假扮鹽犯收贖船頭避至村墟裝卸河干卽便交易夫孰知繳贖之鹽犯卽捕役之同夥巡鹽之捕快竟私販之鹽徒也一弊也又如串棍之徒影借商名假托商視照商春網在填發賣完復春完復賣名曰串兒鹽遇商起運之日則售商關欄封閉之日則售私捕役問之則曰某商巡官詢之則曰某店真假一時莫辨也一弊也又有寔係真商大船裝載引單兩無捕役不敢過問任其重複行私在官惟知講明常例在吏惟知收美陋規並不問其引單何處由帖何存公私混淆莫此爲甚也一弊也又如退引不行卽繳則影射易啟文滋不親赴勘則詭冒易滋是以私販之間又有引中之私引外之私矣所謂引外之私其一自塲而水海濱裝載是也其一自舟而陸河灘泊次是也海濱之私止行海灘河灘泊次之私其行于小鄉者接

踵摩肩盤山越嶺園戶販手僱催無賴此往彼來沿門逐巷民至有足不入城市買官鹽者正引安得不壅私販安得不多商人安得不告困告叛告退逃亡累累也然此猶屬引外者耳至引中之私每引二百斤貼耗五斤常數也商復借名餘鹽公然夾帶捕不得問官不得知折部分獲烙印驗憑住賣起運無課之鹽多納課之鹽少矣夫今之所行者莫嚴于捕而捕無其定類以醜販細事密責莫嚴于犁而犁無其定類以餘鹽割沒爲能卽偶然獲一巨販又通同將人賣放塩分數起假以獲塩未獲人爲詞種種弊端不可枚舉故欲嚴捕之法莫如責成于縣而縣以官引之壅不壅正額之足不足爲驗則勢不得不勤于比較欲嚴犁之法莫如責成于廳而廳以陋規之革不革弊竇之清不清爲據則勢不得不力爲搜剔搜剔則夾帶扼于通津比較則私販窮于小路如猶慮其私賣則私買者亦可中之于保甲如猶慮其私買則私秤私窩者亦可絕之干牙行若是而或有不得行則各縣有均引之法食鹽與戶口相配引目與一縣相配分一縣大小爲四鄉分四鄉戶口之多寡配與應得引目則私自無地可行外此又有均商之法

小鳩餽饗食事。則不出戶庭。食官。然則動經百里。利生于便。不強所難。四鄉引目。既均住責。商人宜。故。因舟車之便。布村集之間。則道里無寫遠之虞。引益。自無偏壘之患。夫如是。行益之地。如故。產益之地。如故。運益之人。如故。食益之人。如故。而豈有阻而不通。呼而不應之勢乎。所稱剔弊。不必務更而均利。不煩。改法者。具以此也。至于插和沙土。有禁犯境。出界有禁。長布衫。趕船虎之名。有禁。功令森嚴。無庸更贅。

征權

征權
王之經國也。生財有道。焉取財。有義焉用財。有禮焉天下。唯言利之臣。罪不容于死。如征權之途。所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抑商賈之豪強也。乃心計者。於民生日用之需。亦不使有毫釐之或漏。其初也。必假托美名。以濟一時之急。及其名色已立。則永不能竭矣。豈唯不竭。又從而增廣之矣。上之人既網羅殆盡。下之人安得而無奸下之人既朋比為奸。上之人又安得而不治。由是追呼日迫。村落為墟。商病而民亦病。民病而國亦病。嗟乎。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江陵之言。未嘗非仁人君子也。夫雜稅多端。難于枚舉。今考其尤重者。一曰市稅。周

禮關市之賦。以魯莊之磨服也。漢高市肆之入。以給上之私奉也。武帝始笑商賈。宋祖始榜稅。例有明關津。設鈔關。府縣設稅課。本朝開埠。亦有開稅。府縣亦有牙行。一以稅行貨。一以稅居貨。皆不為無名也。一曰鹽稅。禹采歷山之金。鸞幣湯發莊山之金。賑民獨。釐井入之。藏金玉錫石。始有禁管于鐵官之數。鐵刀。宋祖始有稅。漢武帝時。郡出鐵者。置鐵官。都不出。鐵者。置小鐵官。而私鑄有禁。雖之命。于是鐵禁始嚴矣。魏宣帝時。長安奏。驪山有銀礦。恒州奏。白登山有銀。而陳鑄有銀官之設。于是銀冶始開矣。唐時。銀冶。孔孟十八。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有明間於浙閩取之。然山澤之為利。有限。或暴發。或竭。或緣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于是。民多擾累矣。權萬紀之言。非唐太宗誰其熟之。一日。酒稅。周官。洋氏掌幾酒。謹酒之禁。司蕘掌屬遊飲食之禁。漢文戒。恐糜穀也。漢武推。酷。唯專利也。昭帝時。令民以律占租。則為後世酒稅之始也。唐德宗。設官自置店。酷。則啟天子當鑑之誦也。宋有。麴脚錢之利。而害以深。元有。提舉司之官。而財以乏。明有。種秫米之禁。而食以豐。蓋酒之為物。飲

之者傷德作之者耗穀思澤哉其則公之謂大禹之惡乎一曰茶稅考茶之名始見于王褒僮約而盛著于陸羽茶經蓋生人之所日用也王銍劉晏之徒皆置而不稅而稅自德宗始起貨所議不久而罷張滂所得其利尚微至王播增稅置使遂為生民无窮之害又宋太祖始禁私賣宋仁宗初建茶場而歲造大小龍鳳茶則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其利與鹽相等榷法大要有三如乳德之榷滂此器之在官者一也淳化之貼射此通之商賈者二也嘉祐之均賦此賦之在民者三也官商之榷亦未甚害唯賦于茶戶則民病始極李珣謂有三不可當不信哉至於以茶易馬則唐世回紇入貢之時已有之矣而宋神宗時李杞入蜀王韶上言則知西人之所嗜唯茶故宋人置茶馬司以領之有明捐茶與民不利其入惟于四川陝西置茶馬司問于關津要客置批驗所而已又於西番人貢為之禁限許其順帶人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私奉益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耳凡此數者市稅礪稅始于周酒稅始于漢茶稅始于唐皆其重焉者也其餘雜征飲者如唐始于平陽縣權稅貨至宋以來始禁私販矣漢始從耿壽昌增海租

至明以來遂多魚課矣市舶稅者自西漢始也至宋熙寧間創立市舶司而取抽分之利矣印契稅者自東晉始也至宋徽宗時空給印紙而有預借之息矣他如漢武帝之笑車船賦馬口唐德宗之稅間架笑除陌肅宗率貨之名五代津渡之笑晉宋則官吏之遷除亦送錢偽蜀則嫁娶之辦食亦抽稅宋世則建炎之經總制江湖之月椿浙福之版帳以及坊場水磨堆棧之類無不計及錙銖甚矣桑孔之流毒為不淺也夫人主食租衣稅以臨天下苟一身之節儉可風度支之出入有則于以為經國之遠圖何求而不得何至區區與小民爭錙刀之末朝廷也而市塵職官也而商賈謂非言利者悞之哉夫後世之雜稅多矣重矣擇其可取者正其制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因以絕騷擾之奸庶幾哉富國安民為久遠計惟仁人君子熟思而審處之毋徒為一時之木索也

古今治平彙要卷五終

道統

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聖賢出而大理之微人備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之可尋有紀綱之可法天啟斯文篤生孔子彙二皇五帝之傳爲垂世立教之至六經出而萬世有師一貫傳而百家無說是繫天立極不在盤古而在尼山凡七十有三子如流歸空如宿拱辰憤乎鄭嚙之餘遂繫絕先之哲此所以異端起大義乖而儒有之學內則脫于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于虛無寂滅之方而莫能自王也然天不變道亦不變雖億萬世之後日月常新堯舜如積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是乃秉彝好德之固然特後之學者意見一殊其流遂別于是同爲孔聖之功各分門戶之說矣漢儒近似者兩人董江都賈質純良本領醇正言仁則正其誣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謂其度越諸子者也言強勉學問則問見聞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有功真氏謂其有功于學者也使其游于聖人之門意淵源

所漸無漸于漢夏之徒情其生千絕學之後雖有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是以所兄未明不免窮墮窮突深可慨焉楊子雲湛默深思康節以易之數而深取之西山以潛之義而深玩之然太元明易易理及駁道德則本諸老子氣數則出于焦京其言變行而不斷優柔而不決雖作十元豈堪任道至千此處之際所爲旁燭無礙者果堪自問耶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殆亦彼善于此之意爾王仲淹生當南北之際讀古聖賢之書粗識其用未探其原議時事論文史亦有可觀分心述轅書詩寧免扞竅始求道之大行遂必欲爲伊周繼見道之不復以急欲爲孔子不度德不量力大羊河汾之學無非姓大喜功彷彿前聖之規模稍庵庵傳之說響而已然朱子謂其頗爲近正之學粗有可用之定蓋藉高于植楊而勝于韓子也韓昌黎本學爲文章而尋及于理道能識大要未見精微然自晉迄唐老佛顯行愈熾喑然引聖人之心爭四代之惑雖豪調笑踰而復奮昔孟氏拒楊墨去孔子才一百年愈排一家乃去千載餘撥亂反經其難易尤相倍自非深有所見安能慨然不惑如是乎是故以孟子爲醇乎醇以春秋

爲簡而嚴原適則知道之所傳原性則知性之有五
史綱佐佑六經豈爲無當獨是始以佛學遺議輿
大類相善抑又何哉觀之本仲舒醇正之資而去其
近似用執實深潛之處而去其元言藉龍門大有作
爲之心而去其文飾取昌黎灼見大綱之識而去其
浮華而又加之沉毅之功開之以通達之見辨與
朱簡顏頤相高可也故宋以前之學或駁或似止足
以衛道之四維宋以後之儒愈猜愈微乃堪以傳道
之大統濂溪胸懷洒落如雲月光風其學淵源純粹
精懇深密不俟師傳非由知索神交心契貴乎本統

治平書院集卷六 道統

三

嗜溪流之紺寒受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
回之所樂是豈有拘于迹象者哉故其作太極通書
也探造化之至隨發圖書之秘編卽斯人日用常行
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徧誦其遺言者始得以
曉然於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帶手俗師則論
于虛寂于以繼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上接洙
泗千載不傳之統下開河洛百世不絕之宗脉絡分
明規模廣大宜乎源遠流長得二程而益明也明道
先生之學惟誠爲本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自十五
六時聞汝南周茂叔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

濫于諸家出入于老佛者幾十年反求之六經而得
之察論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
約也萬變運之一心衆理返之當體其致于一也昇
端並起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
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
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
害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
吾志可行不苟挈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
抱濟博大上下同流于初草見造物發生之意于金

治平書院集卷六 道統

四

淵觀萬物自得之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如是
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
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
也因其高明唯其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藿聖門之蔽塞遂以典起斯
文爲已任其教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于
河各充其量所爲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
然大成其生不既可見矣伊川先生脩身行法規矩
準繩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
抱道養德之日久潛神積累之功深故理極聖人之

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以言乎道則實微三才而無一毫之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莫曠代之醇儒天民之先覺也明道和易而其語宏大故能成人材伊川嚴重而其語親切故能尊師道此則二程之所以分至其以居敬窮理爲功則不約而同猶一氣之周流而無間也已穆果志氣不群無所不學早喜孫吳未識中庸之道繼述佛老終歸聖學之中苦心力索其功以致曲而成任重道遠其氣以剛勇而得教人以禮

治平書堂集卷之五

五

自治以嚴嘗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其以道自任之意雖在前哲何以過之獨是于理猶爲未熟或有病其稍高者然其一變至道之後精思力踐講易不妨徹畢比之座妙契或至微終夜之思弘而且毅共宋儒之會子乎共城受易象于李之才而得氣數之理其爲人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品題雪月風花彷彿春風沂水探鷺天根月窟不流黃老蒙莊歸細行或多不謹而運用卷舒優游渙然常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

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世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程氏以爲純一不雜而考亭乃以爲張子房之流是耶非耶至于程氏門人當時最盛楊龜山受學于穎昌天資明敏清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閑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處裁不動聲氣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而吾道其南東林幸始唯出處之際人多議之豈所稱授之而止者乎游定夫受學于扶溝伊川稱其德宇辟

治平書堂集卷之五

五

下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惜乎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于後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蓋二人氣象亦大略相似呂蓋田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其氣質本剛而涵養能到使天假之年正不知所造何如矣今弟觀其文如千軍萬馬飽滿伉壯雖楊謝不能過也謝上蔡博學治問英果明決克已復禮日有課程以生意論仁以寔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而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之綱領所爲切問近

思之學早有可稱惜其病在于於語涉于禪君子不能無道議焉是所稱程門四先生也尹和靖則操拳有餘而格物未至朱光庭則服膺聖道而力擠異端張思叔則朴茂可稱而持守不及楊應之則挺勁有節而至老不渝呂和叔則任道擔當可方季路耶明叔則明齊有畧溺于佛家侯師聖則守節不移通達今古馬暗中則天資厚重見義勇為劉賓夫則篤信而固守可以保道無疑范淳夫則色溫而氣和可以開導人主又如林大節之躬行呂進伯之好學藉季明之篤志李端伯之閱肆皆吾道之于城孔顏之技

葉雖不能如楊游呂謝大闢宗風而斯道之行幾鑄天下何莫非諸人之力哉羅豫章惟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微妙精深多極其至朱子謂龜山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靜坐羅浮山三年室有以窮天地萬物之理所著尊堯錄八卷確有以見當時治忽之機常令學者于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李廷平因是而驗之久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

節節迫稱之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蓋其涵養者最深而得力于靜坐者誠多也胡康侯之學得之上蔡卓然有立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重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救九法者深切著明雖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于古人所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君子以其學比董生較淺其然豈其然乎其子政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而所作讀史管見低悟甚多五峰見畏乃兄而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

趙汝諤論過高此其所失病在本原而南軒以爲言約其道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龜則又何也夫自濂溪以來大儒踵起纂道者一室相師聞風者千里而至其所以力排異端曲說之非講明天理人心之正者豈曰無功然非有人焉爲之辨晰于微微折衷其大體上承孔孟下繼周程以確然定學者之所歸則其流益以紛更又不知當何所底止矣自章齊得中原文獻之傳而龜庵遂厲志聖賢之學惠愛于三君子從遊于李愿中其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定而敬又貫通乎其間

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觀不聞之前，所以戒慎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密愈精。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足。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于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極于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于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于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于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道不異于己。泰諸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之于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條事物之理。

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其措諸事業也，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斷。予是極其精力，盡其研窮，四子五經，俱有註說，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

故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雖難行而其爲千聖綱爲百世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至于平日所樂與之友者唯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南軒爲胡五峰之門人天資明敏或有過高而志在希顏所造深遠學先義利之辨勇從闕過之言其于天下之理蓋皆瞭然于心目之閒而塞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爲于君親一于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伯恭于義理則傷于巧于讀書則失之粗宗子長之文而忽經術之理殊非吾儒之

治學要義

上

正傳然能變化氣質朱子稱之以爲一身而脩四氣之和一心而含千古之秘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有英材有數世之澤蓋至晚年而後義精仁熟耳朱子以道學問爲功而象山以尊德性爲主故其會于鸞湖論學率多不合陸以六經是我註脚朱以六經是我門戶陸以意見不可有朱以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陸以議論不必多朱以閒議論不可多合議論不可少朱子又謂其知一不知貫知有生知之實不知有困勉之功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深似告于此其所以不合也然其講義利于鹿洞之中多中

學者隱微之病朱子稱切寔工夫之士則曰南渡以後惟子靜一人陸氏見拋却尋春之詩則曰晦庵至此大有覺悟則此二人者原未嘗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入也至其砥濂溪爲增無極于太極誠恐學者求諸虛寂逃入于禪而孰知後世反以禪學識之未入室而先操戈不唯不知陸并不知朱矣其後陸氏弟子有毅然不可犯之色者諸葛誠之也誠大學爲非聖人之書者范陽張九成慈湖楊簡也迨至白沙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務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而其學始盛嗣是姚江遠祖金谿近宗

治學要義

下

新會倡良知之說詰宋儒之非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爲惡爲格物其門人最著者泰州王艮龍溪王畿心齋之學一傳而爲顏均再傳而爲羅汝芳趙貞吉汝中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贄其憤敗决裂不可復問此其失豈盡在金谿哉蓋金谿所宗無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意而不意後人卽借以爲援儒入墨之途而世之依聲附聽者竟指爲異端而攻之唯恐不力可勝嘆乎至于紫陽弟子如柴星布列風行水流當時則有蔡季通之精博稱爲老友黃直卿

之淳篤得其正傳。春陵教人自本而支。稍殊朱子勉
着造詣。獨能繼志。遂成禮經。此尤其表表于門牆者
至如輔溪。解之于詩。蔡九峰之于書。康德明學有根
據。陳才卿工夫精進。徐子融志氣剛決。徐方叔道德
穩實。方賓王親切的當。鄭子止比舊益精。李燾進學
可畏。陳淳學見本原。皆從容乎禮法之場。潛滋乎仁
義之府者也。自是以後。力扶道教。于學術黨錮之餘
者。其唯真。魏二公乎。西山大學衍義。悉本前聖之意
錫山九經要義。獨得爲學之綱。元時金仁山登何基
王栢之門。其學靡所不究。許魯齋得濂洛閩間之統

卷之六

古

其說超由先賢至于幼清吳氏研究精微。反躬踐
其學之源。見于諸經。纂言其學之序。見于學基。學統
其又。朱門之有道。曾孫也。慶明儒始有河津薛敬軒
讀書一錄。員微精微。繼有池池曹月川存疑一書。辨
晰明確。又有康齋吳與所壁立千尋。堅凝任道。餘千
吳居仁從學康齋之門。有居業錄。羅整菴力辨心學
之非。有困知記。斯皆墨守朱程篤志力行爲能不失
其正。若徒知羅一峰之剛毅。陳克菴之克己。何啻新
以窮理爲先。陳荆夫以大學爲據。章得懋有三巨擔
邵文莊爲真士夫。陳建之學節通辨。蔡介夫之四書

蒙引或躬親定。陸成衛道著書。均不失爲仁義道德
中人。也。其後高陵呂仲木錫山顧涇陽高景逸少不
逮于河津。然所爲有休有用之學。又何愧于諸賢也
乎。受之朱子之道。時中者也。非馮象山恐象山之流
弊也。性子之學。偏見者也。非真異端爲異端之徑實
者也。是則趙東山始異終同之論。王文成晚年定論
之書。亦俱可以不。必而自宋迄明。折衷道統。當以周
子爲祖。以程子爲禰。朱子則繩祖繼禰而爲的。黃
蔡則孫曾薛曹則節禰而象山則支廢之。別出者也
庶幾使紛紛同異之說。或者其偶息乎。然不可不分

卷之六

古

者道中之正統。不可不辨。者道外之異端異端之謬
不明。則聖人之學。不著。佛家之說。盡去。世間萬事其
後點者出。却言寔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
一法。爲其學者。離爲三門。曰禪曰教曰律。教以明理
性之要。而簡冊之載。至詳。律以示開遮之義。而科株
之著。其備若夫。不立文學。單提直指。而使明心見性
以成衛則唯禪學爲然。所謂教外別傳者也。道家之
術。雜說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
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
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

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藥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林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古經典科數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于是不能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如其古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今夫仁義禮法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于清淨。清淨無爲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于寂滅。蓋清淨者求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超出乎清淨

學

主

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直教于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叠出而推其所自寔本老子高虛元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蓋佛老之精微漸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沿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是故理致之見于經典者釋氏爲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淺無味而祈禱之具于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耳。天下之士大夫冠儒冠服儒服成童羈紳卽愛孔孟之書讀朱程之訓

因將以立身定踐履而見之修齊平治之功乃有甘心肯道相率而皈依于虛無寂滅之途果何謂哉。蓋必如呂黎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奪其食而後快也。故曰異端之害不明則聖人之學不正也。

學校

教化者風俗所由成也。人材所由出也。易稱觀民設教則學校非文治之急務哉。夫學校之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有虞曰庠以孝教也太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曰序以射教也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鄉學則曰校商人曰瞽宗以樂教也太學

學

其

爲右學小學爲左學鄉學則曰序周人修廟兼用之曰膠曰辟雍曰成均曰澤宮于是虞學以養廉老夏學以養國老商學以祭樂祖澤宮則天子釋士大射及出征獻賦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則曰泮宮此立學之制也故學如于五帝明于夏傳于商而莫詳于周自其國學言之師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春夏學干戈秋冬教羽箭其爲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菁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

其威也。未卜祿不祀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切者聽而非問。學不獵等也。明教既有正業矣。退息又必有若學。操綴以安弦。博依以安詩。雜服以安禮。所謂不典其藝不能來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修息游。無不在焉。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法也。自其鄉學言之。則間有塾黨有庠。州有序。人生八歲入小學。見小節焉。踐立小義也。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立大義也。

望奎學序

此教士之法也。當是時。教始于比閭。放于州縣。本于家塾。黨庠。州序。以達于王國。蓋學無人而不為。無地而不設。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及一技一曲之才。無所不有其朝夕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一曰。聖以脩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具皆已素定。而舜子有餘嗟乎。采芹泮水。魯之盛也。青衿峨緇。鄭之衰也。風教之為國家元氣。信非輕也。亦賴其培植者何如耳。昔者暴秦鼎沸。焚書坑儒。漢高末服。修文。漢文始立博士。武帝建大學。從江都之請也。孟弟子員。從平津之請也。其後成帝增至三

千。新莽又設三科。至先武中。興立五經博士之員。修太學。蓬豆之典。明帝復加潤色。制度一新。尊養更老。觀聽橋門。彬彬乎永平之中。可稱盛矣。然博士徒取儀表。豈如周人德行道藝之選乎。太常僅與受業。豈如周人成均司樂之教乎。况不轉盼。問學舍。鞠為茂草。生徒號向浮華。南北黨人陷深。誹議鴻都。門學多引匪人。則漢之所以為學者。可知矣。魏備博士之員。而其遷除不過長吏也。晉修學校之制。而其慨誕不。堪儒教也。宋高祖開聰明四學。齊高帝立文武二學。梁武大開五館。陳文僅置學官。至後魏。改國子為中

望奎學序

書。惟隋文極貴官之盛事。此五代之所以為學者可知矣。唐初設七學。以達天下士。曰國子學。曰太學。其生徒以大臣子孫為之。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子孫及庶人俊秀者為之。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習其業者為之。至于屯營飛騎。皆肄業受經。達國首豪。悉遣子就教。國學之盛。近古以來所未有也。爾是求修之禮行。于王嗣。麗正之院。掌于宰相。可不謂隆哉。乃其後。國子博士不免。飽飢。廣文先生共。數無禮祭酒之任。稱為散冗。助教之職。祇荷筆鋤。甚至魚朝恩以熏腐之餘。判國子監事。而成均之內。何可復

言况當日者五經有試矣而老子亦有試館監有學矣而崇元亦有學文宜有祠矣而玄元亦有祠迨至元和又崇佛教以故昧性命者溺于老釋守經義者驚于詞章此唐之所以爲學者可知矣宋時先有監學繼有太學至元豐之初立三舍之法齋有考選之簿月有考選之日又兼考其行藝以爲程式其于養士之道亦爲有得乃久之而視爲故常舉祖宗所以維持人心者祇成文具使非有程伊川置禮賢等齋以訓諸生何由知性理之學非有胡安定置經義等齋以迥後進何由知休用之學然則師儒之責顧不

學養老學

九

重哉明祖未卽位卽建國子學至洪武二年又立府縣學嚴卧碑之頒優廩餼之給其于造就人材之事何慊慊也自景泰初因邊務之費人棄上馬援例進監而學宮爲錢穀之所司成爲貿易之官浸浸乎文治日衰賄賂公行遂至于不可收拾矣今夫士之爲士也德行爲上材能次之材能爲次文藝又次之三代而下分學與仕爲兩途于是出仕之人其由于儒教者類皆迂腐齷齪之輩其不由于儒教者又多功利潤雜之人况近代以來國學則以貲爲本而庸俗亦占官場青睞則無長可稱而庠序視爲陌路夫如

是尙得謂培植之有道而訓迪之有人乎試觀昌黎入國子而生徒相賀楊汪講國學而通經英屈正統中南陳北李之稱弘治中南章北謝之盛此祭酒得人進退作則動言是微陽城有之嚴以師禮扶善遏過資公有之張泰手書九經山樺口誦鹿鳴此司業得人也蜀有文翁而儒化以成閬有蒙家而貢士以盛此教授得人也是知養成士氣端在師儒師儒賢則教化正教化正則風俗成風俗成則人材出矣今者教官則黜去捐納以防其濫生矜則互行保給以糾其類監生則歸學檢束以飭其人所以維持而調護之者豈有缺哉然在今日而言學校則議焉一粟監宜少汰也一學官宜責成也敦詩說禮此學士君子之風而今之入粟者則問財不問人也興賢育才斯廣文先生之雅而今之任教者則愛利不愛士也不問人則衣冠之場作市井之穴矣不愛士則教導之司成贅疣之懸矣如永停捐例誰在監肄業者則試之凡不在監肄業者核其文理而取舍之則士類可清嚴立考成於約束有方者則遷之如或有生監不法者計其輕重而遷坐之則師道可尊以明人倫以宣王化風俗何患其不成人材何患其不盛

也哉

風俗

欲求治道先厚民風。欲厚民風先端士習。夫天下惟此四民而士者四民之首。鄉黨視為儀型風俗由之表率故必以子弟為本。材能為末。器識為先。文藝為後。所前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于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當有。夫如是斯誠可以為士古之人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不陷穢于貧賤不克諂于富貴。不愚君王不累長上不阿有司。良自愛其為士也。故君子自束髮以來誦讀

聖賢之書服習聖賢之教

聖賢之書服習聖賢之教

聖賢之書服習聖賢之教。即不能砥柱末流移風易俗。人人為一代巨儒。敦敦樸樸自安。兢兢焉守其分率其常。亦隱然可以維持世教。庶幾哉無負國家養士之恩。而乃有名標膠序行愧宮牆。曰茂才而才未必茂。曰明經而經未必明。曰孝廉而孝無可稱。庶幾可見。試循名責實其謂之何。廉恥不立功利相傾庠序之間為爭名之地衣冠之列為市利之場。先達之門為後起之寶其始也父兄之期望不過曰取科第而己師長之教誨不過曰能文章而已。無論孝弟之難言即才能亦未易多觀也。無論器識之不知即文藝

亦不堪復問也。又其甚者恃衣衾為護身之符而把持官府包攬錢糧者有之。藉筆墨為青蠅之羽而攢造飛語巧傳謗頌者有之。群相效尤能達彌甚。棄廉

鮮耻偏在士林縱其間或有一二規矩準繩之士肅然于禮法挺然于流俗而若彼不肖者流非以為迂即以為醜能見之而不服惡焉者斯已僅矣然而此其故豈有他哉良由教育之難其人而士林之或維也昔胡瑗為教授學者濟濟有成文翁治蜀中子弟因之大化廣文一片瓊羅屬清閑寂寞之鄉而凡興賢育材作人養士之權則盡由乎此向由捐納授職

以致不通文理少年輕薄之輩反為學問優長年高

德邵者之師近者悉以縣丞主簿改用而以孝廉明

經充選作人之意亦可見矣然而孝廉之就教者少明經之輪用者多類皆老耄意氣墮唐兼以清貧但求餬口或笑為先師之廟祝或置為地方之冗員既無其權誰為之用是以為士子者視司鐸如贅疣視洋官如陌路兩者不相維繫彼此互為因循所議者按季之些微所司者丁祭之文具舊有月課之法已為告朔之羊近行之不啻雞之羽責其優劣是舉類以有優無劣為辭即或薦勸偶行又以招

怨市恩爲念欲求寔教豈不艱哉矧在教官之職別無驅獎之方一入庠序門中多致沉淪終老任教官者苟無以鼓舞教官之氣則爲教官者又何以轉移多士之風此教育之所以有人而若無人也昔卜式善牧羊惡者斥去勿令敗群群之不可雜也在畜牧猶如此況士林乎士林桃達固多而于國學尤甚夫國學一端本稱俊秀稽其舊典肄業成均無何肄業既無其寔開捐復有其途錢貨一行玉石難辨且有州同聯銜許伊頂帶榮身雖其間或有小試不過者援以觀光場屋家道稍殷者藉茲保守身家設此殊途亦爲長便然而例寬長華物衆藏奸積習相沿毫無顧忌雖目不識丁亦側名譽序卽身猶在抱便掛籍雖官甚至一死一生飛頭面無收無照瞻天酬人近雖飭學管收亦慮此風不保縱令到監考試類皆僥倖旁人習以爲常伊于胡底此名譽之所以不難而定多親也是故教職不崇則士風不振國學不法則士類不清士風振士類清則士習端士習端斯爲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爲非浮薄之行在野爲名儒者在國卽爲良臣在已爲坊範者在民卽爲師表由是以厚風俗不難矣夫民風之在今日讀法

風俗

主

則有十六條之類比衆則有鄉約正之舉教本業則老農有頂帶之寵尊高年則老人有銀帛之恩貞義宜獎則苦節有建坊之規奸宄宜防則強盜有保甲之法游手宜戒則賭博有重刑之懲人心宜正則師巫有左道之禁準今酌古事例甚詳凡在群倫亦宜顧化然而風俗有其難革者一莫如奢靡一莫如游惰夫財猶水也節儉猶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則一洩無餘而水立涸矣財之流不節則用之無度而財立匱矣是故魏風福急雖有葛屨之譏而唐俗思深終致椒聊之盛易稱不節若恒榮若豈不信哉乃有

風俗

主

豪商好爲恆舞酣歌兵丁亦多鮮衣美食豐年浮膏不顧夫歉歲之窮祖父遺基盡喪于奢華之子物力之生息幾何苟不以樽節爲心十夫之力不足以供一夫之用累歲之儲不足以供一日之需爲害非淺大抵儉爲美德禮貴得中寧以固陋遺軌勿以驕盈致敗爲天地惜物力爲朝廷惜恩膏爲祖宗惜往日之勤勞爲子孫惜將來之福澤富者不至于貧貧者可致于富桑麻雞犬鼓腹含哺如斯樂利之休皆由節儉所致則奢靡何可不禁歟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蓋民勞則思恩則苦心生

民逸則漏。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不
義。有由然也。夫衣食之道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貨
惡其棄于地也。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一夫不耕或受
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爲好逸惡勞者戒。亦爲始
勤終惰者惜也。成周盛時。野無曠土。邑無游民。農無
捨其耜耨。婦無休其蠶織。卽至山澤園圃之利。雞豚
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
逮。故其時煙火萬里。富庶之象。絕冠古今。然亦非萬
不可幾者。猶是天也。猶是地也。猶是物也。猶是人也。
總計天下之人。誰無全力。誰無本業。使人人不惜其
力。不吝其業。農自勤于田。工自勤于肆。商自勤于市。
兵自勤于伍。卽乞丐之化之。亦皆耕田鑿井之人。
草竊之徒。俗之誰無足胼手胝之用。雖巧拙異技。而
耜耨並行。內外無荒。早夜戮力。將飢寒何自而至。尅
究又何自而生。脫任其惰游。無所歸着。則業之精于
勤者。豈特荒于嬉而已乎。勤儉既至。善行宜效。然善
行之克效。胥賴士流之向導。型仁講讓。士也。倡于前。
戶誦家藏。民也。效于後。民風士習。道有相因。是在儼
簡良吏耳。

古今治平彙要卷六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七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禮典

前聖體天立極之道莫先于禮後聖垂世設教之方莫大于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節目之詳度數之盛雖在上古而繁得已如此况世風漸降政事日多人民日衆議論日紛禮之爲數其能更僕數乎哉雖然殷因夏周因殷其間損益百世可知蓋禮也者雖自外作寔由中起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準之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之天下之人衆

矣而其相聚也不外五倫生人之事繁矣而其相著也不外五官先王于其相聚之處爲之辨其名定其分非無所爲而爲也于其相接之處爲之節其欲養其情非無所因而起也是故禮之于人也猶衡之于重輕繩墨之于曲直規矩之于方圓也聖人百世可知之說豈欺我哉夏尚忠商尚質不可得而詳矣至周而尚文古禮則事天神事地祇事人鬼凶禮則曰喪曰荒曰弔曰誄曰恤賓禮則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軍禮則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

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嘉禮則以飲食之禮親宗族以婚禮之禮親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朋友以享燕之禮親賓客以厭膺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綈綌乎其文也秩秩乎其典也不爲多也亦不爲寡也故以祀禮敬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敬和則民不乖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燦然有儀以相將款然有恩以相接關雎麟趾之德盛而周官之法行聖作明述之業全而經世之書備周禮其大綱也儀禮其條目也禮記其義

疏也垂之萬世而無弊質之于聖而無疑厥後秦廢禮樂專尚法律先王之道湮滅無聞叔孫所定僅成綿蕞曹褒所定雖千載韓漢禮吾能言之而不足觀也房玄齡貞觀禮長孫氏類禮王仲立開元禮韋公肅禮間新儀王彥威曲臺新禮唐禮吾能言之而不足觀也蓋漢家之制度多達唐室之倫常不正禮之文雖在禮之寔已亡惟宋明兩朝廢幾可取宏綱大要舉之于上繁文縟節頒之于下其與成周相表裏者乎而考宋之所謂禮者禮品上于蕚崇義禮書出于陳祥道開寶通禮撰于盧多遜太常因革集于

歐陽修王雱賈昌朝則有新編新禮王洙尹師魯則有禮器禮象不過互相去取而已考明之所謂禮者泰訂于諸子而大明集禮成損益于列朝而國朝制作定又如皇明禮志洪武禮法禮制集要太常集禮所著禮書未可枚舉亦不過著為更定而已夫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在今盛之朝一統之世而猶有善有不善有偶有不備又何論于晉荀勗之裁定國典齊王儉之制定新禮梁沈約之裁成大典隋牛弘之著述五禮乎哉蓋自成周而下求其損益百王超邁千古如伯夷所典柱下所守可以為萬世法者寥寥世不一見姑舉其大槩則有數端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為一世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弁喪祭是也今以朝廷之禮而言一日班朝古有外朝內朝後有正衙使殿王居之壯也古有大會聽政後有常泰入閣班聯之盛也一日燕饗棠棣以宴兄弟茂木以宴朋友鹿鳴以宴群臣湛露以宴諸侯古之盛事也佳節慶成生日行慶賀禮觀燈賞花釣魚行賜宴禮設之美誠也一日巡狩有虞五年一

巡成周十二年一巡國不勞而民不費有一定之期也穆王巡歷天下始皇巡幸四方民不安而駕不歸失一定之期也一日田獵古者備犧牲講武事除田害則田為乾豆供賓客充庖厨則田凡蒐苗獮狩之時有常也後世勢六飛騰萬騎不察堅紿之虞越林險搏羽毛不念垂堂之戒則長卿崔向之言可鑒也一日射禮古者天子將祭則大射諸侯來朝則賓射與羣臣燕息則燕射是習射為甚重之典也後世惟漢成漢明行大射禮宋初太宗行大射禮明初太祖行大射禮是習射為僅見之事也一日耕籍古者于畝之籍以奉粢盛以親稼穡示誠敬之至也後世三推之儀立先農壇立大禮使徒文具之末也一日國恤古者父母之喪三年至漢文而喪始短矣古者天子之葬七月至漢景而葬愈促矣一日山陵古者不封不樹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故黃帝橋山夏禹會稽葬從薄則無暴露之慘矣後世尚文尚飾外而山墳丘壠之高內而玉匣金縵之盛故始皇驕山光武原陵蒼從厚必遭發掘之厄矣是皆王朝之禮也以卻國之禮而言莫重于讀法莫要于鄉飲周詩讀法非一州長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再讀也蓋

正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四讀也族師每月一行是一歲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樂族師之春秋祭醴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先王淳淳告戒之意殆非虛文而已周時鄉飲有四爲三年賓興二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以尊高年有德而民知孝以致恭敬辭讓而民知義蓋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矣此郡國之禮也夫內而王朝則有禮以教臣工外而郡國則有禮以教黎庶于以辨上下定民志上臻一道同風之盛何難以次而力行之然而上古之禮愈簡而愈嚴後世之禮愈煩而愈衰有其儀無其意內不出于情所不能已外不由于時所不可違一二文人學士憑憑焉襲傳糟粕漫欲強古從今是何異刻楮以爲葉剪彩以爲花也哉然則議禮者何如而後可曰以吾心之安否爲憑以時俗之宜否爲據以天下之是非爲歸苟吾心安則禮自得矣苟時俗宜則禮自行矣苟天下無不以爲是則禮之所施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何今何古何質何文其孰從而辨之也耶

祭祀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以報功也非祈福也以致敬也非享味也內則盡其志外則盡其物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于是天神降焉地祖出焉人鬼享焉所謂至治馨聞其盛典也至尊莫大于天地至親莫大于祖宗王者受天命順天心爲天子郊天固其首務矣顧郊祀之議言人人殊一在乎天地並祭也一在乎祖宗並配也夫郊祭一耳而議者或主于分祭或主于合祭配享一耳而議者或主以嚴父或主以尊祖執分祭之說者以爲圜邱祭天方澤祭地兆于南郊就陽之義應其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而審陰陽之位故周分秦分西漢分東晉分唐則天冊以前分宋則元豐以後分明則嘉靖以後分彼議合者乃惑于新莽之說也執合祭之論者以爲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牛所以盡孝養之心而非瀆亂之道故前而虞舜合後而元始合西晉合五代合唐則天寶以後合宋則乾德以後合明則洪武以後合彼議分者乃泥于司樂之章也二說不同各有所據若秦之祀郊不于圜邱方邱而于山下澤中漢之郊祀不于南郊北郊而于甘泉汾

陰陽之郊祀。既有闕邱方邱而別有南郊北郊。則其
穆戾又無足論矣。且夫祀天于郊而配以遠祖。古禮
也。祀帝于明堂而配以近宗。周制也。郊而曰天。所以
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祖之
有功者配焉。亦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
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物。故屋而不壇。以宗之有德
者配焉。亦所以親之也。乃至後世。不特岐天與帝而
二之。且分一帝而五六之。巨衛始正其禮。而劉向復
粉其說。至王莽而更揚其波。若其祀天以高祖配。祀
地以高后配。鮮矣。更甚焉。唐以父子同配。宋以四祖

治平書堂卷七 祭祀

逃配。梓謬尤甚焉。以言乎其禮有稱。正祭者有稱。告
祭者以言乎其儀。有欲從質者有欲從文者。以言乎
其時有在歲首者有在日。至者以言乎其神有主各
祀者有主從祀者。古者祭天於圜邱而燔柴于泰壇。
從陽位也。祭地于方澤而瘞埋于泰折。從陰位也。其
禮有定位有定時。此正祭也。虞舜肆類于上帝。以受
終也。成王用牲于郊丘。以嘗洛也。其禮不擇位。不拘
時。此告祭也。古者擇地而祭。為壇而費。器用匏陶。牲
用騂犢。此執古而不變從其質者也。後世壇有八觚。
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此變古而從俗從其

文者也。古者啓蟄而郊。則郊在立春之後。祈穀而祭。
則祭在元日之辰。或用正月上辛。或用正月朔日。此
在歲首者也。冬至一陽生。順天道生物之始。以報天
夏至一陰生。順地道成物之始。以報地。或用日至之
日。或用日至之月。此在日。至者也。古者郊之祭也。主
惟以日。配惟以月。故在月令之文。仲夏大雩。帝大雩
之後。乃命百縣祀百辟。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
有司嘗群神。是祭天責乎專。百神在其後。故虞舜之
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此各
祀之說也。後世郊之祭也。重以五帝。併以六宗。故引

治平書堂卷七 祭祀

禮經之文。周官樂至六變而天神皆降。禮運禮行于
郊。而百神受職。是群神無不從合。祀何不可。故光武
之行事也。兆郊于洛陽。而泰壇至一千餘神。犧牲用
三千餘種。此從祀之說也。天禮既舉。宜人無定。見視
史。字其儀文。而昧其名義。經生又知其名義。而膠於
見聞。是以策合道旁。迄無定論。然而帝王在上。苟參
以精切不妄之議。豈遂無折衷不易之規。大抵歲首
應合祀于南郊。以盡父天母地之心。冬夏應分祀于
二郊。以正天地之位。斯一合一分各得其所矣。
創業者以始祀配。圖邱以嚴父配。明堂繼世者以受

命之祖配廟邱以中興之宗配明堂斯一祖一宗各享其尊矣正祭必每歲有常期而無襲三年一舉之弊告祭必乘輿親臨幸而無爲遣官設祭之文斯祭不疏亦不數矣簡其禮宜尚純尚質而不必以奢靡煩費爲文盡其誠宜備物備官而不必以掃地陶匱爲古斯禮不陋亦不褻矣郊在歲首則但期于上辛之日而不必拘曆藝之後郊在日至則但期于子午之月而不必拘于二至之日斯不致有妨朝賀之禮矣泰壇之神位惟供天祖則其禮專而一百神之祭享胥待次日則其序簡而明斯不致有妨精一之誠

治平書堂卷七

九

矣是故一歲之間祀有常制冬至圓邱一祭陽也夏至方澤一祭陰也歲首南郊一祭祈也季秋明堂一祭報也春分祭日于王宮朝也秋分祭月于夜明夕也四類絜燎也四望粢泆也社以祭五土之神也稷以祭五穀之神也八蜡臘祭也五祀時祭也籍田祭先農也蠶室祭先蠶也是皆帝王大典每歲常祀以答神休以昭神貺有其舉之莫或廢焉至封禪之說乃緯書曲詞非盛朝美事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泰皇封泰山孫皓封圓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也魏謂泥金檢玉爲上古之盛事

美談也哉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季子爲能饗親則宗廟之事亦未易輕言也試以廟制言之其法有二有周以前天子七廟之制有漢以後同堂異室之制而七廟之說又有二其以始封之祖爲太祖廟一昭一穆爲二宗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者韋元成之說也其以父昭子穆而七爲常數祖功宗德而宗無定法世室在三昭三穆之外商周有三宗二宗之號者劉歆之說也據韋之說則天子七廟宗之世室在內不過一祖四親爲五廟苟無可宗疑與諸侯無別據劉之說則天子七廟宗之世

治平書堂卷七

十

室在外共立一祖六親爲七廟苟有可宗雖至十廟可增合親二者劉說爲愈大抵成周之廟在中門之左外合爲都宮內各爲分廟廟門爲南向神主皆東向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二宗亦百世不遷以下親廟親盡則毀已毀者俱奉而藏之未毀者遷遷而上之昭常爲昭附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動穆常爲穆附穆則群穆皆穆而昭不移周時廟制不過如此漢承秦後不遵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合都宮不序昭穆爰至東漢明帝之後始爲同堂異室之規世世不立寢廟代代皆藏祖廟

無昭穆之次。無左右之分。一有違。還則群室皆遷。一有新。附則附入禘室。自漢以降。下迄唐宋。千有餘年。皆仍其法。然而復古之議。時時而起。于是物論紛然。不一其說。以同堂異室爲非禮者。則曰三代舊典。情文俱稱。今使太祖之位下。同于孫。群廟之神上。壓祖考。爲太祖者。既僻處一隅。而無以見爲七廟之尊。爲羣廟者。又積多無別。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生居九重。則窮極壯麗之制。設祭一室。則踣跡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而爲陰損其數于文。旣不顧于情。又不安彼馬氏之流。皆妄談也。以天子七廟爲難行者。則

曰。漢人遺制。權變可通。後世古法盡亡。其端蓋亦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而太祖之議。又有二。或謂當祖有功。或謂當祖本統。夫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欲祖追尊之祖。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欲祖追尊之祖。者。則曰。禮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不祖湯而祖契。周不祖武而祖稷。皆推遠世。非本近功。若泥祖功之義。則子孫之功。不得上加其祖考。若至嘉祧之日。則祖考之尊。又安得下附于子孫。故以追尊之祖。比契。覆萬世不祧。不爲背也。以受命之祖。比文武。亦萬世不祧。不爲屈也。祧始祖以後。神主則藏于太祖之

寢殿。祧世祖以後。神主則藏于世祖之夾室。不爲紊也。欲祖創奉之祖者。則曰。三代帝王皆由世德。後世帝王多由嘏冠。三代有遠祖之功。可尊。則尊遠祖。故商周以穆。後爲始祖。後世無遠祖之功。可尊。則尊世祖。故漢唐以受命者爲始祖。此皆卓然可見。無復可疑。以祫祭而正東向之位。以配天而居閭邱之上。蓋祖有功。而宗有德。固孔子之言。祖有功于祧。無功斯萬世之義。若在遠祖。則別立一廟。可也。別立數廟。亦可也。卽不然。祧其廟而藏其主于太祖之西夾室。西夾室在太祖之右。不爲以孫屈祖。亦無不可也。二者

室 卷之二 祭

主

之說不定。于是又有附會古帝之議。又有虛設太廟之議。附會者。失之誣。虛設者。失之幻。而太祖一廟。或空建其室。或迭處其中。遂紛紜而不得其正矣。若夫昭穆之序。亦有二說。或有父死而子繼。或有兄終而弟及。父子相繼者。以相序言。則父之下爲孫。孫之下爲元孫。以相對言。則禰廟之右爲祖。祖廟之右爲高廟。附則昭入于昭。穆入于穆。祧則昭入于昭。世室穆入于穆。世室父傳之子。子傳之孫。雖及百世。秩然如初。至兄弟相繼者。數代以後。其序必亂。若但順其數。則有以弟而提孫之廟者矣。有以昭而入穆之

宰者矣若復辨其位則昭之位多穆之位必缺穆之位多昭之位必虛昭穆之序混亂則宗廟之制必變其或一代數昭一代數穆則雖名為六廟而寔不及六世有之矣宗廟之位偏枯則遷祧之法必壞或昭穆少或穆多昭少則雖世不當祧而廟或當祧者有之矣然則制制之始既不能保後之人廟者為弟為子易世之後幾不能知昔之人廟者誰穆誰昭其世代之尚近者既未可遷祧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耐勢必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于中門之左則其地有限其制又必各為廟寢門垣之設則其制甚大反不如前漢時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漢時諸帝同堂共為一廟既能分又能合既可常亦可變而天子七廟之制朱子雖欲復之終屬能言而不能行也要之義必據古以證禮緣人情而立宗廟乃百世之規祭祀僅一時之禮立廟則世祖正位俾開天下者得以享天下之尊而遠祖或藏次室或建別廟給祭則遠祖正位即尊世祖者推以尊遠祖之禮而世祖或讓而居左或讓而居右由是倣周制則太祖一廟昭穆三廟其中有功德特盛者別為世室而百世不遷其間有兄弟相繼者名為一

世而各自為室是天子七廟之制曷嘗不可行歟漢制則時享之時太祖居正中南面諸帝分左右亦南面祫祖之日遠祖東向獨尊其餘左右相向皆卑是同堂異室之制又曷嘗不可行歟輓近失禮凡在群國處處立廟不問功德代代稱宗既反其宜何以爲法君子于此有深慨焉至于私親廟者必克盡人後之道而無忝所生之恩乃爲兩得不礙大倫然有以姪繼後嗣者有以弟承大統者承大統者立廟可入廟不可稱皇可稱宗不可立廟稱皇全私恩也不入廟稱宗重大義也反是若非佞即誣如明世宗之于興獻可鑒矣繼後嗣者稱考可稱皇不可稱妣可稱后不可稱考稱妣恐絕本生也不稱皇稱后嫌逼正統也反是若非奸即妄如漢哀帝之于定陶宋英宗之于濮王可鑒矣至后妃廟皇后附于太廟古之大典一帝配以一后禮之正儀妃不入太廟如周之姜嫄廢不入太廟如明之恭讓榮官于外不合配也就廟而享不合食也有帝則一而后則二者嫡母后居左生母后居右不嫌並配也有帝在位而后先崩者暫立為別廟後升于太廟不嫌從權也若夫功臣配享宗廟者盤庚有大享之典周官有司勳之詔生

則侍饗于堂上死則配享于兩廡至于崇祀先代帝王者古人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不惜三恪之文即存忠厚之道廟制之法既詳祀享之文宜正古之祀典有祫有禘有祭有薦薦于疑者時物之薦也祭于廟者四時之祭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孟春特祭各廟小禮也三時合祭太廟大禮也禘有時禘有大禘大禘合祭禘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廟是兼群廟之主者也禘有時禘有大禘大禘禘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是不兼群廟之主

禮記卷之三

五

者也而薦無常期祭皆孟月禘禘則康成以爲三年而禘五年而禘徐遷以爲三十月而禘三十月而禘朱子以爲立春祭先祖似禘冬至祭始祖似禘後世四時皆祭三歲一禘而四時之外多歲暮一祭夫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忘懷愴祭于霜露既降林惕生于雨露既濡將祭之時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祗當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自再祿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迭尸其樂非一次然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同不足若每一日而享一廟則前祭視

於後祭又釋則稱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欲令主祭者不勞助祭者不倦則審今知古君子能無斟酌于其間哉周酌盡善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帝王之禮莫大于斯然而生我者親教我者師古者天子有出必稷莫之禮月令有上丁釋菜之禮孔子祠以太平自漢高祖始也謚以公爵自漢平帝始也加以王號而從祀諸賢自唐太宗始也稱以至聖而追封前代自宋真宗始也明成祖尊以四拜之禮憲宗崇以天子之樂世宗重以先師之稱崇祀之道可謂隆矣然昔也造木而立主既也搏土而塑像曾不知

禮記卷之三

五

泥人乃佛教之說而竟以爲聖賢之形也始也唐太宗既尊爲王既也羅從彥欲尊爲帝曾不知王號猶人臣之爵而帝號尤非聖人之願也故欲尊孔子之禮者必先知孔子之心而欲知孔子之心者必先明孔子之道王者事天明事地祭祖有功宗有德有一不本于先師遺教而能上協乎典禮下合乎人情者乎雖然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鬼神無常享于克誠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遷豆之事則有司存

樂律

天地協和神人交暢無聲之樂互動兩間不鐘磬而
諧不琴瑟而德音之華也治之光也易曰雷出地奮
生下以竹樂崇德于是乎葛天作八闋伏羲作扶猗
神農作卜訓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
帝舜作六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
濩武作大武成王時周公作勺斯皆字宙元音同和
天地者也厥後知樂者鮮徒事聲音泰時雅樂惟韶
武有改大武曰五行房中日壽人漢興叔孫博士因
秦樂而宗廟大樂興焉唐山夫人歌楚聲而房中祠
樂作焉蓋自高皇有風起之歌竹舞沛中至武帝定

治平書卷七

七

郊祀之儀乃立樂府然朝廷所用無非鄭聲河間所
獻雅樂僅備存肄而已至哀帝時罷鄭聲用雅樂沿
及東漢樂凡四品大抵漢家之樂和平雅淡之音少
慘怛要妙之音多其于卜商所謂和正以廣者初無
與也魏武初河南杜夔以雅樂特開黃初中樂王左
延年以新聲被寵音仍魏舊但改樂章永嘉之時樂
伶俱散及謝向孫拾樂人四府金石始備降及五代
陳梁皆吳楚之聲周齊皆北鄙之響隋氏因之尤君
子所恥言者也唐初合考南北之樂祖孝孫正宮朝
呂才習音韻張文廣考律呂太宗有十二和玄宗有

十五和而貞觀三舞多發揚蹈厲之習開元二部皆
滿廣駘蕩之音太常闕工人而肆習之其不可教者
乃習雅樂夫古帝王治定功成而作樂者將移風易
俗俾天下化之而七德九功其放僻也如彼寬宏蕩
枝其宴溺也又如此其何以昭德象功垂休後世宋
太祖命寶籥爲太常改周樂崇德樂成之名爲文德
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之號爲十二安之稱自是
建隆迄崇寧樂凡六改建隆則和峴主之景祐則李
照主之皇祐則阮逸主之元豐則楊傑主之元祐則
范蜀公之論本于房庶崇寧則魏漢津之制名曰大

治平書卷七

七

展爲觀其時諸公之立論頗精然李照不辨鑄工之
受賂楊傑不辨樂人之易鍾漢津不辨工人之變法
是知法難屢變原未嘗更也豈學士大夫之說不能
勝工人之說哉蓋士大夫必欲律呂之中度而工師止
求音韻之入耳也明洪武初命陶凱冷謙制宴樂九
奏而初賀之樂則有聖安聖治等名祭祀之樂則有
凝和書和等名屏棄一切詭誕當世稱爲雅奏歷諸
累代雅俗不同沿襲斯異所稱舊至德之先勁四氣
之和者自五帝三王之外吾誰適從觀古者欲挽古
樂于零鐘斷鼓元音寥渺之餘惟在精求律呂之淵

源而已矣漢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黃帝制甬聽鳳皇之鳴遂爲律本周禮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蓋六律爲陽子寅辰午申戌之六月也六呂爲陰亥酉未巳卯丑之六月也而其
中六呂生于六律六律又本于黃鍾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膜灰覆以緇素冬至之氣既至黃鍾之灰自飛大寒以下則各隨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九十黍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至十寸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千二百黍度黃鍾之容而以井水準其龔合龔爲合至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千二百黍度黃鍾之重而以百黍爲一銖一銖十二銖至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是故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生爲君象在五行爲土德聖人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首于是乎爲端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也顧定黃鍾以定諸律其大要有四一日徑圓分寸之規二日三分損益之數三日旋相爲宮之法四曰變律半律之聲徑圓之數古人每云徑一圓三此舉成數也漢法徑若一百十三圍則三百五十五其率乃審黃鍾長九寸

圍九分實積八百一十徑二寸八釐四毫林鍾以下圍徑並同惟長短與所積有異耳但每代之丈尺不可同也金石之真偽不足信也拒黍之大小不一類也審哉乎李通之言曰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又聲不成而氣不應莫若多截作以擬黃鍾之管或短或長長短之間每差一分以爲一管度其圍徑俱如法焉如是而更送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皆取衷而度量權衡皆受法矣所爲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無踰于此也
三分損益者陰陽律呂布十二辰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如黃鍾九寸倍其實三其法則下生六寸之林鍾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六寸四其實三其法則上生八寸之太簇古所謂太極宮三法也然自蕤賓以下陽反上生陰反下生者蓋律法之相生至蕤賓而數窮使仍按序下生則太短太短則候氣而氣不應作樂而樂不和故大呂夾鍾仲呂三者當用倍律于是以數之長短爲生之上下計共十二律中上生者七下生者五此陽之所以反上生陰之所以反下生也而蔡西山以爲陽皆下生陰皆

上生致有歐陽修節之訛蓋誤用漢書之故耳旋相爲宮者當先論五聲二變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蓋清濁相次之序爲宮徵商羽角是宮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音而商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音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比徵少下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比宮少高古人謂之和穆而不爲調左氏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律也至于州鳩之說以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竈自午至于命日七同則非二變之本義矣七音自有分屬而十二律皆可爲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此黃鍾之一均其餘皆可相例十二律中各具五聲合十二宮凡六十聲加變宮變徵爲八十四聲應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此也變律半律者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以下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以下六律則取前六律之聲而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半律如黃鍾正聲九寸則半聲爲四寸半太簇正聲八寸則半聲四寸以其不可長過於宮云爾按黃

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八寸餘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漢志所謂黃鍾不爲他律役之意也蓋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不得其正而有空積忽微矣作樂者苟欲于四者之間窮其微妙極其變通則歸一之原不可不徹而分晰之際尤不可以不明顧古今之議論不同義理之參差不等又安可不博採諸家以折衷其說乎漢張蒼首明律呂司馬遷始製律書其後因仲呂上生不成黃鍾遂轉生四十八律而別爲軌始兩事等名者京房之說也其以天施地化人事爲之紀黃鍾爲天統當乾之初九林鍾爲地統當坤之初六太簇爲人統當乾之九三而號爲三統者劉歆之說也謂白黃鍾左旋以九寸爲法者班固之說也因汲冢周尺造十有二笛以應京房之術者晉荀勗也因兩事之餘更三百六十律者宋錢樂也兩淮南本數用房京之術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中氣所有日爲子以

母命子隨所多少合爲一律者梁沈重也立爲四器
名之爲通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者梁武帝也因琵琶
七調而立七均者隋鄭譯也以十二月旋爲六十
聲八十四調者唐祖孝孫也以柷黍校定尺度長九
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
調合八十四調者周王朴也爰自兩漢以及隋唐馬
遷濟其流劉歆京房闢其末班固漢志本于欽司馬
彪志出于房或轉相祖述或互相針砭彼皆去古未
遠然議者猶謂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不知律經聲
律之遞變固知九分之闕八百十分之積而不知旋
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京房師焦氏而失劉歆附經
傳而亦失隋氏止有黃鍾王朴不考金石苟協新聲
而阮咸譏其過高鄭譯七調而何妥非其太多議論
紛紜亦幾無所適從矣宋時李昉則以柷黍累尺胡
瑗則以備黍累尺房庶則以柷黍中者實千二百于
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范鎮依房庶
之術謂度由律起司馬光據漢書正本之度謂律由
度起反覆爭論而未能合夫據瑗之說雖分縱黍
橫黍而具以黍定律之徑固者無異也庶闕縱橫之
說而仍積千二百黍其所藉以爲度而起分者更無

憑也鎮依禰衡以立論而累黍之法亦差光本漢志
以立言而度生律之法無據其餘楊傑以十二均定
之魏漢津川三指合爲九寸定之劉勰以下不足論
已竊謂夏商樂律者惟秦元定乎其說以天地之數
始於一成於三終於十黃鍾者均其長得九寸審其
側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若黃鍾
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
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律
之例則杜祐之說與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
孔氏之禮數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
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唐虞考定禮書鐘律以篇
悉本元定而瓊山丘氏因前演之可知詞簡理明信
無踰于律呂新書者矣獨李文利實祖呂覽而以三
寸九分爲黃鍾作律呂元聲當時以爲天授而王廷
相韓邦奇交詆其非終非可訓大約律之爲法本於
自然雖先時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
制作之心則猶可考而知也太史公曰泠若氣微若
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于聲氣之
元也後世不此之求妄生穿鑿無何十二律析爲京
房之六十歐陽修之百四十有四錢樂之三百有六

十其流益分其源愈塞是與斷鶴頸續鳬脰開渾沌之竅者何異况以周之禮漢之斛魏之尺金石之器天子之指黍之或縱或橫或斜或實而求之陸忠州有言曰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而不務乎聲氣之元宜其棄舍之無成也近代樂工所傳不過合上工凡一四五六勾尺耳按其音節合字近太簇大呂之間而黃鐘之調無與焉要亦失之過高故耳至于側殺寄聲亦有合于古人用變用半之說文莊公謂近世之樂如正宮越調之類亦可取以求古人之清宮清商

前平聲卷七 樂律

董

正調此也嗟乎樂律之道難言之矣張橫渠謂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其說非誣也陸古之人敦而樸予以創其始而有餘後世之人巧而明僅以襲其流而不足豈誠講求之未備良由本原之不明誠得其本風來儀歡率舞上溯黃鐘下軼商周聞諸今日中和之雅樂婉于有虞美善之元音

古今治平彙要卷七終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經學

非聖人之言不敢言非聖人之書不敢讀因將以明其道而行其事也自異端蜂起而經不列又需窮經而經亦不明蓋詞章訓詁之家雖而道德性命之旨微異同得失之見紛而修齊平治之功缺此實學所以罕聞而大道茫無依提也雖然窮經之士固不為無過亦不為無功當泰火灰劫之餘非漢儒不能傳其業比百家並起之後非宋儒不能析其衷故古今

治平彙要卷八

為學者既以聖經為歸而談經者即以注疏家為甚難自漢以後門戶非一而其著者可得而言易之興也始自伏羲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文王作卦詞周公作爻詞孔子作十翼易之為道于是備焉幸以上篇遭秦不廢漢儒傳之分為三家始于田何若分卦象爻象之類各自為篇始於焦贛迄於費氏災異之言絕無師授始於費直者以象象文言之費氏參八卦內田氏丁寬等傳之焦氏京房等傳之費氏鄭位王弼等傳之三家並行費為獨盛康成主象鄭主理主象雖曉主理易習孔穎達作正義則取王

舍鄭李鼎祚竹集解則取鄭舍王至崔元嵩元苞則

僧家矣關子明易傳則背畔矣惟宋儒言理者有通溪易通伊川易傳言數者有堯夫經世考亭本義乃所稱考象辭而不泥于術數談義理而不淪于虛寂者矣尚書有今文有古文今文伏勝所授二十九篇傳之者歐陽夏侯也古文安國所定五十八篇奏之者梅賾姚興也今文傳註則莫先于伏生大傳古文傳註則莫先于安國訓解至秦果費頌之徒藏書漢景劉向劉歆之輩失在繁瑣介甫傷于繁辭賈逵傷于繁辭祖謙傷于巧林之齋傷于煩獨洪範無經

治平彙要卷八

取朱子以屬蔡氏書傳始有所歸詩在兩漢分爲四家魯詩起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起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萇而盛于徐敖四家之詩經同說異而言詩之士惟本毛公賈長卿傳于前鄭康成箋于後其為義疏者全援何胤輩也其尤殊絕者劉焯兄弟輩也然不有朱傳諸家究無足憑今夫天地萬物之情易簡其義廣矣商周之治書載其規政教風俗之成詩言其效故義經者造化之體也聖經者帝王之道也配經者性情之教也明其理達其用三經傳註不無可取而吾

夫子志欲行周公之道則其制作全在春秋而周公所以致太平之書約其規模又在諸禮經者禮樂刑罰之權也禮經者周旋揖讓之文也麟經之傳有五禮經之書有三夫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學先亡不待言矣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張著賈誼皆宿之而註之者杜預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胡毋董生皆習之而註之者何休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服虔皆傳之而註之者范甯若夫啖趙薛疑每援經以擊傳陸章獨例惟命異以爲同賴有胡程之傳以明之聖人之經始正禮記得于河間板於劉向劉向

作疑之者何昭公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林季存以爲清祀不經之說歐陽疑其設官太多陳氏謂與周官不合戴顒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舉無一官完善之論蓋是書也春秋以後一壞于諸侯之去籍再壞于廢氏之劫灰兩漢以來一壞于王莽劉歆再壞于字文繁縟三壞于安石蔡京一經五壞疑信相參宜乎議論紛然不復可定然禮之爲經有三言于儀文度數則儀禮其本經禮記其義疏而綱領則周禮也考亭之說豈可易哉抑禮固持身之具而孝尤立德之本孝經藏于顏芝者爲今文十八篇出于孔壁者爲古文二十八章舊註惟韋昭王肅是其遷矣而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鄭康成主今文陸澄譏之明皇取衆家以爲註邢昺作正義以爲疏約文敷義亦昭然至朱紫陽作升謨助多從古文而以雜祺作本義遂集成諸說矣論語有魯論齊論張禹兼通齊魯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訓之者馬融鄭玄益以齊古王肅何晏之徒宗焉疏之者皇侃自宋注一行而百家始廢孟子有內書外書註解出于趙岐篇數合于陸善經張鑑但爲音釋而遺漏頗多丁公著精識旨歸而時有誤謬若夫非孟者荀

解刺孟者王充則孟者馮休疑孟者溫公辨孟者東坡而專孟者虞允文也爾雅張揖謂始于周公楊雄謂作于游夏又或謂仲尼所增或謂子夏所益或謂叔孫通所補誠九流奧旨而博物所資也自終軍豹鼠之辨而其書始行郭璞究心一十八載而其義始備考古之學彬彬可觀蓋嘗思之孔子逝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諸子雜流紛紜蠅集唯賴此數經以爲大道所寄實學所存而自來師儒長于數者得其名物象數之曠長于理者務乎道德仁義之精亦能各挾所聞以相表裏然而空言多者是用必少細

治平書堂主人記序

序

節具者大體或虧徒令後之學者舉世不能殫其委窮年不能究其功目眩耳聾日以滋惑夫以數大聖人之學備載簡牘士君子束髮受之不予其中出名世而于其中出腐儒蓋或爲詞章訓詁所誤嗚呼九師興而易道衰三傳作而春秋亡齊魯亡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微也秦火滅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廢其然豈其然乎

正史

史無他術曰信而已而求其所以取信者則必遵二體而除四患然後是非可明傳三長而治五難然後

實而有據家四用而難六弊然後得失不淆上而信于千百千萬年之前下而取信于千百萬年之後于天理則得其正于人心則得其平以繼麟經乃爲無愧然而薰狐不生天下無直筆直筆不再天下無良史三代而下論史實難龍門義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覈不虛美不隱惡以冠群史洵足向矣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出處則退處士而進姦權論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則其所蔽蓋亦不小非所謂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者耶扶風西漢不激詭不抑抗贈而不穢詳而有體英莖咸韶音

治平書堂主人正史

序

節趨諂然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斥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記時務則詳辭章而畧事實浮華剽竊君子譏之蔚宗後漢自謂體大思精無慙良史然論實武何進之諫中官爲違天理謂張璠班勇之使西域爲違佛言抑節義之董宣于酷吏升忍恥之蔡瑛于列女志王喬之鬼履記左慈之羊鳴劍皇后之本紀加罪罰之美名雖論事詳明而贊詞俳巧作史之體于斯失之陳壽三國張華苦其述事簡嚴王通稱其高簡有法何乃以曹魏爲正統以昭烈爲外冠以父兄之憾孔明明達有貶詞以索米之私丁儀不得

立傳其于大義果何如哉雖然自此以前史皆出于
一人之才而成于一家之學故其業專自此以後史
多分于衆人之手而彙爲一代之書則其文雖故晉
書之作雖經屢易而君臣共事則作史者失其權處
誣爲詞則讀史者失其要此分掌之所以非而專門
之所以尚也他如沈約宋書兼載晉魏之事則失于
限斷矣創立符瑞之志則趨于詭異矣于顯齊書天
文但紀災祥則惑于畚犧之說矣州郡不著戶口則
昧于時政之本矣姚氏梁陳則但爲祖父揚名矣魏
收後魏則不免毀譽失定矣百藥北齊則多遷就弗
端矣牛弘後周則惟清言是務矣並鮮定評均非是
錄亡缺不少外謬尤多豈諸人之才有不同抑作史
之難固如此耶自非延壽二史刪其煩而補其缺魏
徵隋書明其本而兼其末則南北數朝紛然淆亂讀
其書者幾隨雲霧良史中斷貫穿何期故李氏之史
遽因以來皆不能及魏徵之書陳壽以後罕有其儔
舊唐書吳兢劉昫等所撰新唐書歐陽宋祁等所成
夫府兵無志藩鎮無表賢否不別邪正反觀大節揜
于細謹高德蔽于閭閻此固舊書之失也而姓氏多
訛年月屢異削去苛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

厭此又新書亦不能無失也蓋以新比舊雖文省事
增而議者謂承叔學春秋每好爲褒貶于京通小學
惟刻意文章學術既殊低倍斯起故唐書出自兩手
不如五代出自一人五代獨嚴褒貶取法春秋愧姦
回之心暴忠貞之一節正家之義見高尚之美明
得訓戒公心無駁難謬論惜天文不紀災異韓通不
爲立傳君子於此有微憾焉其後宋史則崇繁蕪
遠史則志記荒陋惟全史稍簡簡深元史差有體裁
耳今試合諸史觀之優劣不同得失亦異自所得而
言遷史優于固固史優于陳范新唐書優于舊五代
史優于唐即簡如南北二史畧如魏徵隋書亦皆可
取自所失而言遷史失之激班史失之同韓史失之
誣三國失之誣晉史失之謬舊唐書失之繁新唐書
失之舛至前如宋齊梁陳後如宋遼金元均非盡善
若夫涑水之爲治鑑目錄也垂十七年其書始出上
起咸熙下終五代洵與刑總要治亂書鑑而帝曹魏
寇劉漢帝宋梁寇河東記化晨之年熙中宗之號創
離騷而不錄書孔明以入寇則賞誅注失而春秋義
亡且治鑑既病其太詳目錄又病其太簡夫以忠信
如君寔一生精力盡在于斯而所失猶如此以是知

諸史之不足資而紫陽綱目之有裨于世道人心為不淺也綱目大書之例有二曰正例曰變例分註之例有四或追言其始或遂言其終或詳陳其事或備載其言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元會興衰如指諸掌故曰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統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綱舉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參諸衆論而無愧賢諸人心而不疑是書也雖謂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相表裏可也而豈特趙班歎馬子援今夫二十一史紀傳之體也通鑑綱目編年之體也無紀傳無以考一人之始終無

綱目編年之體也無紀傳無以考一人之始終無

正史

編年無以考歷代之統統二者並行不容偏廢故紀傳之體有尚書為之祖而一人善惡之跡詳編年之體有春秋為之祖而一代治亂之跡見獨是作本朝之史者忌海常多作前代之史者聞見或異兼以毀譽任情詳畧寡當苟非任史官者得其職為史官者得其人天下後世其將何所取信乎

曆象

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是知王者敬天勤民之大端莫先于此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中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軒轅作調曆以寅為孟春少昊

命鳥官以屬為歷正高陽曆稱三作高辛式序三辰堯命羲和分定四時舜在璣衡以齊七政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自古帝王受天明命莫不改曆命官測天之象候地之氣授人之時法難屢變而于欽若之心初無異也秦元十月漢曆五家蜀用四分吳稱乾象魏曆有二仍乾象之餘晉曆有五惟泰始為用南朝如宋之元嘉北朝如魏之元始唐時爰有八曆五代初用崇元周之萬分止用民間之未昌僅行本國至南唐齊政早已失亡惟後周欽天獨推嚴密宋曆更改最多共計一十八變元用金曆名曰授時明因許衡號為大統統古今而計之自黃帝以來曆家凡五十餘改而善治曆者惟有三家漢則落下閭之太初本于鐘律者也自太初成而一十七家皆廢唐則僧一行之大衍本于易象者也自太衍成而二十三家皆廢元則郭守敬之授時本于易景者也自授時成而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遂為卓絕諸家冠絕今古總之曆之為法

曆象

而運于下日月星辰有象而運于上形象既有一而運動又或遲或疾出入不相接升降不相謀雖有

至人不能豫曉然理有定則數亦可定數有定則氣亦可定精于治曆惟在善于觀天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行至健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天運向東與日月五星皆繞地左旋天本無形象曜即其形天本無體曜道即其體維以二極居以三垣臨以二曜運以七十列宿爲經五星爲緯此天之大槩也以二極言天在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在地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南北兩極特其兩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下規以三垣言紫微爲常居之宮太微爲布政之宮天市爲廷府之宮而周天以紫宮爲中紫宮以極星爲主極星有形而北辰無形北辰不動而極星仍動所謂周天之樞而衆星之君也以二曜言日有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參去極中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黃道一出八道中自極南至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參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

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日之行也凡一半在赤道內月之行也惟六度與黃道交日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歲與天一會月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一歲與日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舒前縮後則月光斜停而爲弦與日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上弦在于八日下弦在于二十二日望在于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下弦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此其變也晦朔而日月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爲之蝕陽不勝陰也至望而日月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則日射月而月爲之蝕陰不讓陽也以七言斗爲帝車運于中央分陰陽建四時移節度定五行斗柄三星爲玉衡斗魁四星爲璇璣昏建者杓也夜半建者爲也平旦建者魁也戌斗一北而萬物處斗一南而萬物盈洵七政樞機陰陽元本也以列宿言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轉牛懸半見轉至午位即爲中星方春各正其宮三時漸轉而西每季有七宿主之每月則七宿中又各有一宿當之考月令之書待春昏之候時序可紀皆旦可知也

以五星言材質數而發于地則爲五行清氣聚而衝于天則爲五粹論其周天之數歲星十二歲焚惑二歲太白辰星皆一歲填星二十九歲論其變異之精木變爲槐捻火變爲出尤旗金變爲天狗水變爲柱矢土變爲天賊其開行順逆芒角凌歷則天象災祥視人事得失也凡此數者並有一成不易之規以爲隨時考驗之術在天則爲陰陽消息之體在人則爲吉凶徵應之符皆先儒緒言亦曆家體要至于甘石全書無非互相祖述約其所論不過三辰三辰苟得其序則曆象自極其精故作曆者以六十分爲一刻八刻二十分爲一時十二時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二氣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四時爲一年此雖常數而運有不齊故其間莫急于置閏莫要于歲差月之有閏氣盈朔虛所致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年餘十二日至三年餘三十六日以三十爲一閏故曰三歲一閏又將零六日與後二年所餘二十四日再爲一閏故曰五歲再閏至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

一章其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焉若奉時每遇閏年則閏九月則非歸餘于終本意矣所謂履端于始者有一曆之元有上古之元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則一曆自有一元也若十九歲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年月日時皆會甲子則四千餘年乃爲一元也所謂舉正于中者有節氣有中氣節氣宜在朔日中氣宜在望日若氣窮于晦即置閏以通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者謂之閏月但觀斗柄所建每月各指一辰之位閏月則指兩辰之間乃時象相符而古今所驗也歲之有差天運日躔所致恒星外轉而精贏光道內轉而微胸如小有出入則數不能均故其數極微最爲難定洛下閏以八百年後當差一度其說不符虞喜始立差法以五十年退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以百年退一度劉焯以七十五年退一度唐一行以八十年差一度又俱失之不及矣紛紛諸說迄無定論不知天之差數即天之常數若當造曆之初便計所差之度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推到盡頭自然可正故堯夫于歲月交感之會求陰陽盈縮之端其于歲差獨無所失蓋其曆十二萬九

千六百分數誠足以包之也夫閏月不置則積久而不成時歲差不定則積久而不成歲然而節氣所轉全在立法以窮明候氣之法不可無也里差之法尤不可不加候氣者古人重室閉戶理得地中納以葭灰覆以緹素氣至則灰飛灰飛則術素如冬至黃鍾應之大寒大呂應之推曆生律卽此說也然近用此法不能取驗蓋葭管灰飛全憑地氣地有寒熱燦濕之各異依山近水之不同况雨露風雲皆能變氣是難告於未足爲憑不如測驗太陽最爲顯明易見里差者堯時實寅出日寅饒納日周官冬至致日春秋致月其法中央與四方相去各千里值夏至午正用土圭度景地偏南則景短地偏北則景長偏東則景東偏西則景西惟景在表北一尺有五寸適與圭合是爲地中其地以冬至測之則丈有三尺春秋二分測之則七尺三寸六分此法可以辨地中卽可以求節氣故曰南極星短多景曰北極星長多寒曰西陸景朝多陰曰東樞星夕多風曰景長短之極故言至也曰景長短之中故言分也但十里差一寸之數立表傳八尺之表舊制雖存未能盡量惟元人之表五倍于古測景之地二十七處表長則差數易見表多

則參驗更詳雖然造曆者官不備則法不傳黃帝命常儀占月義和占日顓頊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夏有昆吾商有巫賢馮相氏掌常保章氏掌變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此皆任得其職而用得其人者也且在三代之時俱有太史之職察天文記時政益以占候之人司記載之事其占之也確紀之也詳漢宣以後二任始分太史之官止掌占候司記載者別爲一人于是或疎畧而不書或書焉而不合凡屬休廢之事絕無詳備之觀蓋二任相離非伊朝夕但求專門之奇明經之儒推算之士則其常其變庶幾可知抑造曆者器不精則法不驗言天體者昔有三家宣夜出于漢人周髀本于周公渾天本于顓頊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考驗多違惟渾天近得其情義初立渾儀虞舜察璇璣卽其法也秦火之後法器蕩然其後落下閔用于西漢張平子用于東都王蕃行于吳陸績行于晉李淳風梁令瓚行于唐張思訓韓顯符行于宋郭守敬更驗晷景而行于元皆精于制作而陷于躔度者也雖古人欲若之意原不在渾象之是非而制器詳備之方亦可爲前民之一道今夫軌道變化才易筭運與速不同道升與降不同時難循序

順行而必有錯綜參伍之相間者勢也然天運循環非與人遠窮于彼則復于此因其始則究其終雖百千萬年而自有反本還原之一日者數也勢則古今不相及是以古人推步之法至今或不能齊數則常變可兼通是以近時考驗之方視古偏為獨密西人專柄曆律代有名家爰自前朝始來中土其術最神而其法則異其言天地也謂天地皆圓天分九重第一重為太陰第二為水星第三為金星第四為太陽第五為火星第六為木星第七為土星第八為恒星第九重為宗動天為虛無星帶下八重旋相轉運九天中心即為地球地面周圍九萬里地徑不及三萬里非猶中法所謂天圓而地方也其言度也分周天為十二官官各三十度度各六十分非所謂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也其言刻也分日各十二時時各八刻刻各十五分非所謂一日百刻也其言日月也謂日大于地月小于地五星大于日月食于地影定正交與中交而正羅計之誤辨四餘存三餘而闕紫氣之非日食內有三差皆生于視外有三差皆生于氣則與中法亦異其言節氣也因日行距地有遠近不等故節氣所運有冬夏不齊冬近地而行疾故冬

法華經卷八

七

一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遠地而行遲故夏一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則與中法又異中法知太陽有歲差而西法則曰恒星行中法知七政有遲疾而西法則曰高卑變種種數法根極理要而造器精巧妙出神明臆無不探隱無不索宜乎近今曆法駕數代而上之雖世遠莫能易矣究之作曆之原理也治曆之法數也氣也天地雖大理盡之矣衆雖高氣數窮之矣即自然之氣以知自然之數因自然之數以知自然之理論理則本諸先儒言數則任乎西士于是發百工照照續竹書之天再旦堯階之草更生惟在欽若之一心有以上契乎三帝三王而已矣又豈區區在推步間哉

法華經卷八

八

古今治平策要卷八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九

勾 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兵制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或弛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是有文事者未嘗無武備也然而兵權所在天下之安危係焉世祚之長短關焉得其道可以清澆絕亂而措國家于苞桑磐石之安失其道或致自挫威權而貽他人以創劍授鐔之利大抵古來創造之法其制度必有深謀而後人輕變其長規則陵替必貽後悔歷觀往事足有明徵夏商以前不

東坡志林卷九

能詳矣成周之制為可述焉初定井田為軍賦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以鄉為正軍遂為副俸其數則相倍其用則更番是故兵不盡調也每七家而賦一兵凡七征而當一役賦不踰數也計一丘出戎馬一匹率一甸出兵車一乘千戈謂之民聞印餉也而不煩給散于武庫蒐苗簡狩皆平川豫練也而不煩揜演于臨時將不改置皆吾吏也居則為卿士大夫之職出即為將帥司馬之職士不待選皆吾民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人出即為伍兩卒旅師軍之人蓋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道

東坡志林卷九

平居無事之時人聯家比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倉卒有事之際簡車閱徒無招呼之煩而死生足以相衛抑且兵無屯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憂所稱鴻兵于農于斯為盡善矣至其內而為強幹之謀則有郎衛有兵衛官中之徒役官正掌之門外之守衛司隸掌之以奉輿馬太僕掌之以督扈從虎賁掌之此皆天子宿衛之臣也至其外而為制郡之具則有方伯有連帥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牧此皆諸侯征討之用也當是時內外相守輕重相維有指臂之形無離漢之志其為措置過出尋常則雖以此百千萬年亦何不可之與有然而世既浸移法無不敝自管仲制國為鄉有軌里連鄉師之制制郡為屬有邑卒鄉縣屬之制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于是四中之士為兵郡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農不識干戈而先王兵農合一之規于斯而廢他如晉惠公作州兵而鄉遂之法壞晉成公作丘甲而丘甸之法壞以至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魏皆自賦其地自用其人而司馬之古法又何堪復問乎漢時兵之在內者南軍以衛官禁衛尉主之北軍以

衛京城主之衛尉處乎內中尉處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均兵之在外者巴蜀有材官關西有車騎會稽有樓船臨淄有弩手荆楚有劍客所習不一各辨地宜屬之者有都尉課之者有都試教習以素征發維時是故兩漢立兵猶爲近古獨是西漢多壞于武帝東漢多壞于光武武帝以增置而其制壞光武以減省而其制亦壞大南北軍素有定法而武帝于北軍則分立越騎虎賁等校于南軍則創設期門羽林等軍由是世家得以入粟補郎而宿衛之任衰由是中朝得以預傾兵威而兵衛之權失郡國兵向有舊制而武帝以兵革數動民多買復發及諸吏次及諸民由是貽宣以後其弊日多奔命亦可募惡少亦可測刑徒亦可發三百石吏亦皆從軍騎越羽林亦皆出塞而紛更之禍孰非武帝開之也哉夫內之兵力宜厚也而北軍三校南軍三將光武于不可廢者廢之外之兵士宜練也而都尉之官都試之法光武于不可罷者罷之以致外兵不足而禁旅奔走四方將尉復增而宮威益銳兵柄網弛解卒至三分以視夫建置之初兵無屯食將無專權或爲卒更或爲殿更或爲過更而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于大農或

取之于宗正或取之于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一彼一此豈不相懸甚也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爲府兵府兵後廢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彍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置兵于京師爲禁軍自是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蓋亦措置之勢使然也夫府兵之制起自魏周備于隋唐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二十有四分關中爲十二道置府二百六十有一其冬季而教閱也則有折衝都尉校其兵馬其有事而調發也則有州郡刺史驗其符契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齎而無養兵之費罷兵則將歸于朝兵散于府而無屯屯之患其民則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役則無事而歸耕番上而宿衛斯時也士不失業將無重權所居者重所取者輕無何高宗武后以來府兵之法浸廢更番或不以時衛士遂多亡匿至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從兵而爲彍騎矣無何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廢將循既失其道諸府無兵可交至玄宗之末蘇山始統節度使而又重藩鎮矣府兵盛則內重而外輕藩鎮盛則內輕而外重內重者治之基也外重者亂之根也外既重內既輕雖天子自有

禁軍亦無以救危亡于萬一況北衙雖為禁軍南衙自有衛兵唐人十六衛兵之設已備漢人南北二軍之制而百騎千騎萬騎之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以及神策神威之號凡所稱為北衙者亦已非盡善之制矣是故府兵之壞也壞于更番之失時驍騎之壞也壞于冗役之非人滿鎮之壞也壞于邊將之久任禁軍之壞也壞于宦官之專擅宋代之兵其制有四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曰禁兵諸州鎮兵以給役使曰廂兵什伍具民教而閭之曰鄉兵蕃俟內附糾而用之曰蕃兵天下之軍雖本于樞密而樞密有發兵之柄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于三衛而三衛有握

兵之重無發兵之權亦可為內外相維輕重有制矣然屯兵日久皆驕惰不可使之入給費日煩而縣官有不能供之患馴至保甲兵造于熙寧義勇兵制于治平而兵疲應敵號名為難宋祚之遷不能復止明代有京兵有腹內衛所兵有邊方屯戍兵京兵之制有三錦衣等衛以衛宮禁衛等衛以衛京城五軍都督府以脩調發郡邑之兵有四世以田給之者為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為戰兵簡土兵之壯者廩而傭之為民兵募他方之禁者調而用之為客兵至邊兵

者捍禦各邊屯戍要地如朔邊諸司等衛卽漢人募民實塞下之意也既而五軍神機三千等三大營所以統諸軍司訓練也役又有營武敢勇立威等十二團營所以簡精銳備征發也至稽覈之要又大率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明代軍伍之畧也然其時主不能擇將將不能知兵軍數日耗餉窮日增所謂有漢之全盛而無其強無宋之苟安而類其弱豈不信哉今者在內有巡捕三營以主巡緝在外有提標鎮標總標督標以主防禦而又有將軍都統駐制省會以主守衛凡在八旗下者更番

宿衛凡在綠旗中者散布州郡其為措置之道豈非越漢唐而上之者乎究而言之明宋之兵不如漢之戢吏漢之戢吏更不如唐之府兵唐之府兵又不如齊之內政齊之內政又不如周之甸賦顧句賦終不可復內政又不能行惟府兵遺意昔人亦嘗議之矣將京輔民丁盡籍為兵因其里社制為隊伍其賦役課其耕屯更番宿按李擒操上無內弱之憂下無生食之患一有征伐指顧可集而沿邊之卒悉行開屯腹內之兵無非土著逃亡者勾之占役者罪之疲弱者汰之壯健者教之選勤勞之將以統領之遣

風慮之職以查閱之調用有方使之無飢寒之苦往來以特得以遂家室之願夫如是無冗軍亦無冗費輕重不失其制內外不失其權然而兵不足于用食不足于養者求之有也容民蓄衆能不三致意焉

武備

天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文無以立德非武無以立威先王耀德不視兵戎兵之玩也非耀武之備也兵雖凶器戰雖危事而救亂除暴非兵不武扶危定傾非兵不強保國安民非兵不定顧行軍有勝負之異在廟筭有多少之間將欲致治於

治平書卷九

武備

未亂保邦於未危則軍旅之謀國家所重議其事理厥有良圖一議將帥大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得賢將者兵強國昌得不賢將者兵弱國亡將何以賢忠能愛君仁能得衆智能料敵信能服人勇能決機嚴能治士有此數者國家之福也將何以不賢遇敵則怯見利則貪與人則驕用財則吝取下則寡恩待士則多忌有一于此國家之殃也誠能審此將材可知雖然選將不易任將亦難昔管仲射鉤而致伯孟明三敗而復強穰苴拔于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

治平書卷九

武備

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以罪累立功李績收子歸降狄青起于行伍凡茲偉士發跡迥殊苟有拘牽必難成效然而此猶其後焉者也成周之世文武一體兵民不分軍將皆命卿軍帥皆命大夫軍長皆命士是其恩足相恤義足相維平居則相親行軍則相統別無擇帥之法常有衆志之城非如後世選用無方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以弓馬取人則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以策試取人則亦皆口授耳傳詞章之末業苟非廣其途以收之精其識以擇之英豪或斥庸陋或升此選之難也至于疑人勿用人勿疑事貴責成機難過制古者國家有難築壇告廟有授鉞之典有推轂之禮蓋古人命將如此其重如此其專也是故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夜忘其親援袍而鼓忘其身號令得以自行君命有所不受是以能戰勝于外而立功于內也乃或選帥但求易制舉動一粟中朝分圖之意既乖死後之義可諱且或以宦豎監軍又或用文臣爲副夫官豎既有汚兵柄文臣多不諳兵機彼此抵牾必多掣肘此汾陽所以潰于相州而狄青所以幾乎敗事也不知制之苟得其道則

任之。自不妨專御賢將以信御才將以智結以恩義推以赤心雪中馳宋祖之裘病後聘漢光之女人遭此遇誰不懷恩特患權賄潛通不無毀譽之口或以納貲厚薄任情黜陟武臣既多措克以行私不少晚唐之債師苟非元凱善事中人難免樂羊誇書三篋以求實效何可得哉此任之弊也二議士卒卒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士不可不教坐作擊刺有法金鼓進止有節以十人數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萬人則軍伍成聚百人而參之拔其尤以為隊長合隊長而演之拔其尤以為裨將令裨將而察之拔其尤以為上將則統領得而士又不可不擇簡其疲老汰其病弱升其壯健策其驍勇有膽勇善間者為一隊有戴罪立功者為一隊有輕足善走者為一隊有弓弩精強者為一隊有火器犀利者為一隊有臂力過人者為一隊其疲懦不堪臨陣者亦可守殺惟游惰必為軍蠹者不可容留蓋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其勢潰精而不多其氣完孫子謂兵無選鋒曰北者此也由是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奮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死必厚卹陳必重

戮則士無不惕矣而又示之以威嚴同之以甘苦如驅群羊如轉圓石雖蹈湯赴火所向無前矣一議器械器械之中有長兵有短兵有弓弩有火器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所稱長短相雜乃古今制隊伍之規用兵刃之法也顧古人兵刃之鋒用銅今人兵刃之鋒用鐵兩下相接雖甚犀利而兵刃之近不如弓弩之遠弦木為弧刻木為矢易聚所稱威天下者也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六韜所稱陷堅陣者也弩有取其力大而遠者如陳球之太木為弓羽矛為矢而引機發之者是矣弩有取其鋒厲而難避者如秋恭之毒藥傳矢着人剝沸而強固畏之者是矣弩有取其多發而易中者如諸葛亮之損益連弩韓世忠之克敵新弩或一弓發十矢或一弓施二十矢者是矣大抵弓之力在乎弦矢之力在乎羽弓之勁在乎機格矢之利在乎藥餌騎射以馳遠強弩以設伏師古人之遺意最精巧之工人彌易有事重有賴焉而弓弩之利又不如火器之迅凡火攻有五或火人或火積或火輜或火庫或火隊發火有時天之燁也起火有日風之發也古者用火而無器近

代製器以發火宋時馮養昇始爲火箭石普始發火
秘則用器之始也且古所謂礮者但有用礮運石之
力近所謂礮者乃有火藥鉛子之利元時亦思馬因
造爲襄陽礮明徐光啟募得西洋礮則用火之始也
顧用火礮烈製器不同馬銃勢速而力小邊銃前重
而後輕佛狼機大而過重神機鉛礮而多誤賽貢銃
可張聲勢子母銃可驚賊營後來製出西人其法尤
精于舊今日所持惟斯一端然而造之者有訣用之
者宜辨體重則難于扛隨繁巧則難于點放藥箭須
管長管長則直速而利鉛子須合口合口則火氣不

軍器考卷九 武備

泄又如造礮必用硝磺宜嚴出界之禁發火必須燥
潔宜防雨濕之時行軍器械大要如此抑有進焉者
凡器之用在于軍而凡器之造在監苟扣勉物價倘用
不足或冒彼物料製造不堪則司監苟者宜擇廉敏
之人矣凡器之造在監而凡器之用在庫苟修繕不
謹船角必多朽脫或晒曝不時衣甲必多銹爛則掌
庫藏者宜擇勤慎之人矣夫如是則以有用之財造有
用之物以有用之物付有用之人推枯拉朽其鋒又
何可禦哉一議營陣夫古今用兵止有四端曰步曰
騎曰舟曰車深林山險非步不可設伏阻險非步不

可然雲合而鳥散銳進而易退以戰則輕以追則疲
故步不足以勝騎平原草淺非騎不可追奔趨速非
騎不可然備草料而重載倘倒斃而缺額遇險則屈
遇水則絕故騎不足以勝車上古之世車戰之法每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以車爲衛居以車爲
營鄭爲魚麗楚爲乘廣皆是法也他如夏侯嬰以兵
車而被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敗于中衛青以武剛
車破匈奴李靖以偏箱車擒頡利馬隆有鹿角之制
馬懿有狻猊之飾宋魏勝創爲如意戰車符彥卿亦
以拒馬行塞蓋車者一陳之鎧甲三軍之驍介出藉

軍器考卷九 武備

此爲所居之地入依此爲所居之宅行則縱以爲陣
其陣也可突人而人不可突止則橫以爲寨其寨也
可襲人而人不可襲器械不勞馬駛乾損不煩自濟
運有足之策策不飼之馬其適于用也昔人論之詳
矣然所稱勝地有八而死地有十者亦非誣也欲陣
則必塞井夷竈欲行則畏山林谿壑霖雨至則泥濘
可陷烟火發則膏脂易爆豈非車之大忌乎此後世
以舍車而用徒也舟師如太公之渡孟津蓋明之
濟昔河倂用之以濟而未嘗用之以戰要之可以濟
則自可以戰矣是故吳有來分餘艘而伍子胥之議

遂以水軍與陸等矣至漢有樓船橫海而見明池之智遂以水戰與陸戰等矣顧舟師之行均有利害若川大船如王濬伐吳楊素伐陳是也樓高百尺容士多八其勢非不可以壓敵之氣然舟慮大則用愈重無慮不能行遇淺不能行若用小船如關雲長乘浪浪小舟以成樊城之功王鎮惡駕鐵釘小船徑至渭橋之下是也走舸搖櫓出沒若神其勢非不足以順水之利然舟慮小則用愈輕早不能以抗高小不能以敵大惟有小不極小大不極大或大小相雜或水陸並行乃可融通不憂艱阻若夫避下風宜趨上風則吳人之乘風縱火可鑒避下流宜爭上流則秦人之毒涇上流可鑒又遇善于沒水者能鑿沉戰艦則置古人水箭之法防之而犁沉可以無患又遇善于火箭者能射焚竊蓬則採楊太擊輪之法用之而竊蓬可以不用雖然敵人漁師可為爪探乘桴比筏可以亂流小港洲伏兵可設風色水性氣候可占兵法以兵形象水其道無常況用兵於水而出奇制變豈可定于海邦水國建造樓船無事以滑有事以戰為斯論者誠傳世之利也抑立營之制既明結陣之規尤要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向矣然借陣

治軍要義卷九 武備

三

以教士因陣以勒兵黃帝畫井田風后作握機乃陣之始也吳之常山蛇勢蜀之魚腹平沙皆陣之祖也山九陣變為一字山一字變為八陣由八陣又變而為李靖之六花總以大陣包小陣以小陣包小營方陣則宜銳所以備形風雲龍虎鳥蛇所以備物名雖變而法則同勢雖殊而理則一部落嚴整所以齊三軍之心曲隊交迎所以治三軍之氣故教戰之今日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廩養智者為謀士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及其戰也紛紛紆紆開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凡此皆陣之為教則然不然野戰之兵烏合之衆不能持久難遇大敵一有警告各鳥獸散雖有良將何所用之誠審其勢各擇其宜平地用車戰地用騎伏地用步澤地用舟選鋒為衝分兵為繼更番迭上張翼夾攻萬全之術也一議糧餉足兵尤貴足食使人必須養人井田之世即民為兵無呼突之憂縣郡之世以民養兵有仰屋之慮軍志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無敵後變師不宿飽既不能養士之命將何以用士之力此版巾所以不能禁而劫掠所以不能止

治軍要義卷九 武備

三

也是故議兵者必先議餉而議餉者必首議屯夫開屯種固善政也漕運之路可以無虞負載之力可以少息省待哺之急免轉輸之費而且稼穡日滋粟麥歲賤既以勸農又以裕糴其為美利自非一端顧立開屯之政本藉以足餉而凡官吏之令每急于起科人無利于其間誰肯為之用力況歲收無常租額有定既無餘羨反致賒償欲以給需益亦難矣今使出令曰軍屯亦不起科人誰不樂者又出一令曰軍將親行御禾人亦誰不勤者貸其種子假以犁牛兼之軍犯為作貧庶來遷各安其謀自食其力營平一策千古便之又或預為收糴之計則將應解之餉免折色以輸軍就近地面開糴由是蓄貯有備也又或振興鹽課之利則廣開中之法給引目于商人納糧于軍儲由是給發可充也具此三者緩急易支至于因糧于敵之謀乃一時輕捷之利以計久遠固不在焉夫行軍者苟將帥得其人士卒致其力器械便其用營陣得其宜而糧餉又足于後雖以此方行天下可也而又能修德于上布德于下近自無不聽遠自無不服內外謐戩夏同臣雖以此百千萬年可也然則處昇平者安可無武備而履泰階者又何嘗

無軍政也哉

馬政

武備不修無以壯國威車騎不飭無以制戎敵東南利于舟西北利于馬馬蕃則兵強馬少則兵弱古人以司馬命官是知馬之為用大矣成周馬政立法為詳丘甸之中所出者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者公馬也國馬養于民而不以供官丘出戎馬一匹甸出戎馬四匹王畿千里出戎馬四萬匹是則無地不供馬于以備行軍之調取足矣公馬養于官而不以擾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是則無家不畜馬于以給公家之御用足矣言其職事校人掌差擇乘養之法馬質掌入價聽訟之事趣馬齊其飲食巫馬治其疾病牧師主其牧地廋人閱其政教圉師辨其居治圉人掌其飼放以至僕夫皁師亦皆員選此馬之所以與人相宜而無衰耗之虞也言其政令禁原蠶使勿傷其氣祭馬神使時禦其災書齒毛以辨其類綱惡馬以制其羣佚特教號攻駒散耳則皁圉皆有政射充樞質茨牆蕞則開廐皆有具執駒攻特臧僕講馭則乘習皆有法除尊豐廐房馬獻馬則寒暑皆有宜孟春焚牧中春適

滑則蕃息得其性。毛馬齊色。物馬齊力。則材任適其均。以至遊牧別群。復頒月令。此馬之所以與法相宜而無憾失之患也。當是時。主馬者不必善。而盡如造父善牧。盡如秦非也。而人安地康。草茂。其甘蕃滋。姬育有不獨在華陽。游渭間者。其後宣王中興。牧車攻吉日之風。聲胤氏開基。許駟鐵小戎之孔阜。作至魯街雖弱。而倍公阿牧之盛。文公牦化之多。想亦周官遺法。未即淪亡。而繼世賢君。更能增修而補救之也。漢世之初。勸民養馬。養馬一匹。復卒三人。于是內郡之盛。則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分三十六苑。至孝武而稱極盛矣。然以屢次開邊。出師之馬。爰有假母三歲歸息什一之令。又有封君而下。以次出馬之令。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以負糧餉。益不過兵興一切之令。而非國家常久之規。固宜其不久而罷也。光武嘗省併諸廐官。和帝又減省諸苑馬。而東漢之世。馬亦萬匹。魏晉以後。天下多故。兵雖亟用。馬政未聞。惟魏起秦涼。以西馬稍大。蕃至唐承喪亂之餘。馬為宸富。麟德中。馬至七十餘萬。于時天下匹驥易馬。盡得張萬歲為之木僕也。開元中。馬至四十三萬。牧養有法。雲錦徧野。盡得

王毛仲為之。位也。且于前互市。又得胡馬者。干迨至天寶以來。取馬不常。計無何。體右牧馬。盡沒于吐蕃。水草腴田。旋給諸百姓。而其勢不能以復振矣。宋時坊監廢為曾孝寬之戶。馬戶馬又更為王安石之保馬。保馬又變為蔡京之給地牧馬。盡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而後。頗置牧監。而江南水田。收放非便。民或受其害。而馬皆不可用。遂不能不專資互市矣。曰券馬。曰省馬。皆不得已之為也。而市馬有二。其一戰馬。生西陲。良健可用。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短小不及夫南宋。得在東國。公私本無馬也。即有馬。亦非宜也。至于立社市。馬樞戶。估馬。豈非無聊之極。思錄考林駟言。以摘山之利。而易允廐之良。則互市可行矣。而李覺之所謂貴市。於戎狄而賤棄中國者。其意尤大也。王安石言。京畿投牒。非出驅迫。則保馬可行矣。而文彥博所謂馬死責償。恐非民願者。其意尤切也。曾布言。馬多于舊。費省於官。則給牧可行矣。而陳次升所謂牧地所值不多而生亡。所償過倍者。其意尤深也。元起朔方。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不可數計。盡其牧人。則父子相承。牧地

則水草轉逐是其盛也。因宜有明在內設御馬監太僕寺在外設行太僕寺苑馬寺內地則散之千民卽宋人戶馬之令也。邊地則牧之于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于川陝又有茶馬之設卽唐宋互市之法也。然邊地草場或爲諸王駙馬所占四方市場或爲私茶越境所阻而內地畿郡之間本養馬也而責其折色本牧地也而徵其子粒木課駒也而使之依買此武備之所以日弛而兵威之所以日壞也。總之古今馬政局人牧于官而兼牧于民其法有善而無害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明

通鑑卷九十五

宋史

始則牧于官後則牧于民又其後則市于夷狄皆有利害不利焉此其大較也。今者略倣明制官則太僕寺所屬十四監九十八群專一提調收牧民則俱係近京人戶或五戶共養一匹十戶共養一匹令其用心尊養倒斃馬匹有賞應匿駒匹有責官馬不調習有責至于六廐之蕃滋八旗之駟騰駟站之應付管騎之坐捧各有成例較勝先朝蓋嘗思之牧馬之政大要有三曰吏曰地曰法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古者大費能馴獸劉累能象龍而唐朝張氏

三代典牧唯其數世而尊掌之乃能馴習而教攝之試觀羗童番兒項髻徒跣隨逐水草與馬適安惟其習也今令牧正以下悉世其官視其息耗核其能否子以課功簡賢則馬無不得其人矣。昔者秦馬盛于大丘漢馬盛于玄池唐馬盛于沙苑而元觀所以尤盛于唐者亦在臘西蓋馬性宜高不宜下宜寒不宜暑宜曠不宜拘宜水草不宜硤齊河北之人駿健冀北之馬強肥古所稱遷其地不能爲良也夫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遊騰四馳原隰奔馳此馬之真性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其致

通鑑卷九十五

宋史

之成規反是而行必多所失西北高寒地方曠野其有牧地草場爲人侵占者咸復之其有空閑原野不害民居者咸築之於以置監立苑則馬無不得其地矣。昔者狗頭畜特富且無算卜式牧羊利至不贊而漢時楊姬以致馬千匹富埒王公況以天下之馬而生之息之猶患其缺用乎大凡馬之生也牝馬四匹一乘必得牡馬一匹馬之息也牝馬二萬一歲可收駒馬一萬而其牧之也往來踐食凡馬一匹占地五十畝其供之也薪芻草料養馬一歲爲錢二十七千有奇荷牝去牡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後

散關。邊城。定其規于以生養。息則馬無不得其法矣。孟氏所稱。生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豈非古今御馬之善政。以三言而盡之者哉。如宋世吳奎等所陳。陝西三利。亦此意也。夫人君苟能不失其宜。則死馬可也。備太僕之任。而麟德之盛。臻矣。戶馬可也。歸編戶之町。而易僕之畜。臻矣。市馬亦可也。修金牌之制。而渥注之產。臻矣。雖然。寺監之庫藏。尤爲馬政之大務。苟出入不節。或他用是充。以至尾閭一泄。預備爲難。又所宜慎也。當事者可謂太平有象。戎政可施。區區惜一日之費。而忘國家之大事乎。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

勾吳 楊潮觀纂 弟 鴻觀較

州城

人君三寶土地爲先有土地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政事要成禹貢之書周立職方之氏治國如野自古重之夫天下之大經畧有宜議攻戰者必爭要害之區議治平者先審輕重之勢要害不爭地雖廣而難以有爲也輕重不審國雖大而難於長治也故爲攻戰計則貴乎據要以立害爲治平計則貴乎居重而馭輕然苟非熟籌於成敗利鈍之故於以定其

治平彙要卷十州城

山川考其險易而得其竅卻焉則茫茫大塊雖聚米畫沙有不能以明其故者爰始今而鑒古知事異而勢殊成蹟共存可言其槩昔者黃帝都涿鹿之阿遠因建爲南京金建爲中都元建爲大都明建爲北京幽燕自昔建都地也左環滄海右擁山岳西則真保接壤山西歷居庸紫荊倒馬三關山谷綿亘爲順天之右翼東則薊永桂引遼左歷古北喜峰山海諸口營堡羅布爲順天之左翼南則廣大衍齊衛之界而朝拱於前北則宣寧警藩籬之固而夾衛於後所稱安於山岳而有餘暇乎中原而無不足者也顧議西

北者每以肩背爲憂顧東南者又以咽喉爲慮蓋三衛所以蔽永朔徽三衛則遼東之應援隔矣開平所以蔽三關微開平則宣府之屏蔽撤矣是故守大寧守開平則幽燕可都也棄大寧棄開平則幽燕不可都也至於河間爲漕運之衝通州乃太倉之儲順德爲東西之會廣平居燕趙之郊使其間一有梗塞則左而直沽之海運不接右而太行之路崎嶇指顧之間動皆荆棘扼其吭而刺其背此之謂也倘豫不慮由來慎之矣爰自幽燕之下其可以制天下之命而有關於中原者青齊爲要關陝爲重荊襄次之江

治平彙要卷十州城

淮又次之北直由河間而南爲山東左海右河南淮北濟決決乎大國之風也東三郡濱海西三郡通漕在東惟青州富庶俗好田獵而尚氣節有齊遺風登萊如海吐舌與遠陽聲勢相援然成山盤據海中而淺礁暗石嵯峨林立於波濤間者幾數百里故海氛莫犯民不被患殆天地特設此險以之衛山東者衛燕京也在西惟東昌有田野膏美之利扼燕趙來衝之衝而濟南土廣不任剽劫時告兗州當漕下流恒苦水潦且自濟寧至德州河渠八百餘里朝夕驛傳之擾歲時築濬之役公私交困民力甚憊卒有小警

八百里中九泥可以塞也蟻孔可爲災也南北之吭不幾中斷哉或者曰山東之地迫狹偏淺語其形勢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疆不及荆揚之曠行雖西峙泰山曾無重岡復嶺之限東環大海亦無與凌陰固之都况祁趙足以控其項淮泗足以犄其足山東之爲山東非以一隅而當四面者乎雖然用山東者以自守則弱以攻人則強况幽燕接界壤地相錯遼陽隔水島嶼相望馭之得其道則唇齒之助也制之失其理則肘腋之憂也由渤海竟指天津不過五百餘里由登萊直趨旅順亦不過五百餘里漕運斷海

第五卷 卷五 州城

三

運亦斷燕薊搖遼海亦攝江淮以南已早置之虞外矣此山東所以要而在都燕爲尤要也山東由兗州而南爲兩江夫江寧龍蟠虎踞固帝王之資也而鎮江在其左爲水陸咽喉安慶在其西爲江表門戶守鎮江可以拒燕齊之師而使之不得下守安慶可以拒荆楚之師而使之不得上京口立重鎮皖城屯重兵而全陵聲勢成羽翼之形矣然而防江者不在江末有去淮而能守江者淮安以徐宿爲外藩以廬鳳爲內戶外衛敵可以問中原內戶謹可以同堂與而維揚上援淮徐下蔽京口尤居中重地也防防之策

江北利於陸外防莫重於狼顧內防莫重於廟灣江南利於水外防莫重於崇明沙內防莫重於吳淞所內外之防既固水陸之接復嚴濱海一區無難永食也已然或謂江南財賦甲天下有未可概論者如廬江則民情而地荒淶毒則民饑而土瘠淮揚恒遭河溢之虞蘇松獨受賦重之累其肥瘠不同也或謂南人剽輕而柔脆亦有未可概論者如項羽率江東子弟桓溫用江淮之甲東晉恃北府之兵祖逖糾京口驍健其強弱又不同也獨是保東南者以長江爲險奇制襄江即有警則上游之勢可以披吭而下規中

第五卷 卷五 州城

四

原者以淮蔡爲戶苟彭城壽陽不得則仰視之勢無以奮臂而出至若嶺寧之山谷伏莽震澤之荻葦出沒是特在良有司之撫循耳江南由安慶而西爲湖廣據長江之上游土地廣稼穡饒前滿湖後漢沔上可以爭衡於西北下可以保障於東南海內一雄區也湖北三郡如鼎足然觀其省會雖在武昌而以東南言之則武昌爲重以湖廣言之則荊州爲重以天下言之則襄陽爲重何則將欲有事於江淮則沿江流而下皖城出蕪黃而禦光蔡其要津必在江夏將欲坐鎮乎全楚則右而夷陵鎮巴蜀之口左而鄂州

扼吳越之吭其腹心必在江陵以言乎襄陽固天下之脊脊也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進而西北是圖退而東南自固其於形勢險要非常故曰武昌者攻則有餘守則不足荆州者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惟襄陽者守則固攻則強未有不據襄陽而戛口得以有為江陵得以無急者也其間控制顧不重歟湖南襟帶湖湘層列峰嶂若一師下彬永則百粵舉矣一師駐沅靖則滇黔絕矣一師出長沙則豫章危矣試南阿以觀形勢莫調湖南之遂遜於湖北也雖常德長沅以南叢林深阻苗獠雜居悍

治平策卷十 州域

五

屬之習足為隱憂而施庸永保之交土田蕃衍千有餘里非如武昌之狹薄漢陽之碩瘠也而且山川有險阻之固兵革有犀利之用苟撫之得其道下可以規黔嶺上可以助襄陽後顧之憂何難轉為首尾之應乎湖廣由鄖陽以北為陝西山河百二形勝甲天下西安殷阜周以之王秦以之興而漢唐以為都所謂金城千里者也而鳳翔萬峰插天各關險要且地稱饒足實在腹心漢中谿川蜀襟喉平涼與寧夏唇齒臨鞏與蕃族錯壤為西面強垣延慶當河套要衝為全陝保障觀其內勢雄險有餘然而河套東勝之

間不建重鎮以守之河西五郡之地不開屯種以給之則較寧不能安枕饒邇不能息肩烽火甘泉其前鑒矣至其虎瞰以臨天下越褒斜可以舉巴蜀出武關可以下襄鄧渡臨晉可以併晉代出潼關可以震山東據朔方可以威沙漠開玉門可以臣羌戎屯崑崙中可以戡番族兵戈所指勢如建瓴天下莫得而據其鋒也荷以一丸封函谷則六合又嚙敗仰而攻焉然則陝之為陝固天下之安危所係也可不畏哉合而觀之天下大勢要莫如山東險莫如陝西廣大饒富莫如吳楚保國者以要為急創業者以險為急

治平策卷十 州域

六

大者以廣大饒富為急四路既得而制之天下雖大已在掌握間矣然而山西亦未可忽也西據大河東列太行於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於南則孟津潼關皆吾前門底柱鞏轅悉可俯視朱子謂冀州山川風氣所會故唐虞及夏都焉太原北倚大同三關陝塞襄晉陽之甲開并州之鎮夙稱用武之國也潞安依山汾州濱河土地饒瘠人多通逃惟平陽土沃氣溫俗號繁庶蓋以河東鹽課所萃民用因之富饒大同一鎮川原平衍無名山大川以為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取道於雲中故稱中

國後戶至於澤沁遼州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至蕭聚然習俗儉樸有唐遺風民安則盜弭矣然而河南亦未可忽也中天下而立乃四戰之區當中原之未定河南在所必爭以形勢言則河南五都不足以敵河北而河北三都實足以制河南也以梗概言則開歸爲水陸之衝而被河惠洛陽居秦晉之界而阻山河彰德則倚太行之前而帶漳滏以建都言則都宛不如都汴都汴不如都洛都洛又不如都鄴以風土言則河北之人好剛勁汝寧之人尙節義南陽之人勤稼穡歸德之人多淳厚但其地顧盼可以自雄蹊蹊亦所不免強則易以制人弱則將爲人制殆形勢使然哉然而四川尤不可忽也萬峰疊霄漢周遮數千里談天下之險阨舍川中莫與歸洵四塞之國而蜀王之資也已夔依山阻江聖塘滌瀨之險可以東下荆襄保寧龍安橫塞川口劍門棧道之阻可以北走秦隴松潘硯門屏藩於西北建昌東川雄視於西南馬湖叙州之外則烏蒙烏撒險峻峙岷岷塞六詔之口重慶瀘州之南則遵義永寧深山大箐實據黔貴之腹惟是莽莽難處瘴烟焚雨之鄉撫治爲難若有事於中原者德以懷之威以畏之庶幾可無南顧

之憂矣成都錦城玉壘沃野千里加以潼川順慶柅原野山川之利夾輔於左威邛黎雅帶岷江大渡之險拱衛於右眉州嘉定江山秀美劍列於前蜀殆內完外固而易爲守者乎然守不知戰不可以爲守也守劍閣不若戰於劍閣之外以爲守必取漢中向秦隴而後劍閣可恃也守瞿塘不若戰於瞿塘之外以爲守必據荆襄通漢沔而後瞿塘可固也雖然猶有可慮者使秦軍攻漢中楚軍攻荆襄首尾受敵其將何恃以無恐乎曰鄖陽北可以援漢中南可以援襄陽東可以動河洛鄖陽舉則率然之勢成而蜀之外藩固矣苟徒恃瞿塘劍閣以爲限而曰天下莫余事也已其與子陽井底蛙何異哉此三省者山西爲天下之頭項河南爲天下之堂與四川爲天下之肝腋據形而論亦足稱雄然而山西之背虛河南之地衝四川之路隘所以視齊秦吳楚爲少遜焉下此者江西資江抱湖三而距山地非不險而所有之險與鄰共之不能制人而適以自制如九江險在門戶而形勢淺露贛黃扼其前皖城制其左武昌議其後長江與鄰共之矣門戶其能固乎贛州險在堂奧而萬山險阻汀州可自瑞金入彬桂可自南康入南雄可自

大庾入萬山與鄰共之矣堂與其能安乎且饒信諸州以東袁吉諸州以西敵來之路凡十餘處四面拮據必有一懈不特此也若舟師自江入湖徑揚南昌則腹心潰矣為江西者轉輸則土地瘠瘠援則兵力疲陸行則病於沮澤之多水行則苦於灘險之惡敵縱未入我先坐困猶謂江西之地可以自保乎哉浙江壤地偏小無險可恃以江淮為安否者也江淮安則浙安江淮危則浙危使其出而有事則用正兵以指平江山海道而掩京口出長興而控震澤或自義興道溧陽而趨金陵或自四安越廣德而上東壩水陸相因奇正相輔出謀制勝亦有可為而西浙之都會在抗抗則鮮精儲也東浙之要害在衛衛則畏衝突也雖寧紹慣習波濤金處兵力剽悍嘉興擅魚鹽湖州饒粟帛而間阻湖山僻在東甌不過中原一郡之地耳福建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僻處一隅提封甚促阻山者建延汀邵也山谷深遠遁逃淵藪濱海者福興漳泉也倭襲島寇出沒大洋兼以山多田少粒食維艱東則仰給于浙之溫西則仰給于廣之潮咸湖海波以相餉餽若東西之交絕不一年而闕困矣且一師自浙江仙霞而下一師自江西杉關而至一

師自海道明州而進為閩計者又安有堅足之所哉廣東處五嶺之外雖日偏隅最為完固地皆沃衍耕耨以時魚鹽之饒市舶之利資用易足也誠於無事時修完險阻積穀訓兵有事則越橫浦以援潯章出湟谿以應南郡東略七閩通揚越之舟車西極兩江用獵獵之弓矢且也放乎南海風帆頃刻擊揖江津楊艤淮渚無不可通也雄韶乃其北門廣肇乃其中堅潮惠乃其東路高雷廉乃其西路而瓊崖孤懸海外兼衛三郡外禦番倭內拒珠寇亦稱南澳之雄鎮焉獨是內則患山獯嵬強外則患海舶侵漁耳廣西處滇黔之界石多於土獯多於民昔人謂百粵之境大約狼入半之獯三之民居二之崇岡峻嶺在在披紛而連屬莫可名狀加以瘴烟瘴霧行人往往苦之然三江條貫幅員遼闊其間隴江上下田土膏腴耕屯可以足食也其民與蠻獠雜處慣歷險阻便習弓弩訓練可以足兵也兵食既足隱然重鎮而且始安之嶠吾境內之險也挂嶺左右可飛越者不一處伐嶺嶠之材浮湘水而下席捲衝承風越長沙湖南之險與我共之矣用閩浙不如用粵東用粵東不如用粵西此之謂也貴州壤地褊小土瘠民貧林菁漆

阻民苗難居。有明始自平溪清浪。廻環盤踞。以達於西爰。開畫昧。收路滇南。其地固無足取耳。雖然。貴陽爲其胸腹。東西諸府衛爲其兩臂。守備。鑄銅鼓。以當沅靖之衝。則沅靖未敢爭也。麻昔安烏撒。以臨滇粵之郊。則滇粵不能難也。扼平越。永寧。以拒川蜀之口。則川蜀未敢下也。所謂以守則固矣。思州鎮遠。與辰沅相唇齒。若下見川。歷五溪。則荆襄之師可援也。安順普安。與曲靖相唇齒。若發關。索出陸涼。則滇南之師可援也。平越龍里。新添輔於左。若下。都勻。泛柳江。柳慶之師可援也。昔定安莊平壩。翼於右。若踰赤水。向永寧。遠叙之師可援也。畢節向烏撒。東川之師可援也。所謂以戰則強矣。孰謂貴州蕞爾。遂無足重輕也。戴雲南去京畿萬里。古蠻瘴之鄉。多丹山碧嶂。解嚴寒酷暑。土地沃人民淳。爲南徼樂土。惟是內則諸夷錯雜。外則諸番環伺。外安爲甚急也。雲南負東川而面滇池。大理倚點蒼而環洱海。楚雄城高地。深關隘。堅固皆向。品都會而饒於地利者也。左則曲靖尋甸。北迤然。爲上游要路。第烏羅蠻焚之族。恣雕暴辰時。或構孽。控御維難也。右則永昌騰衝地。擁諸甸爲西隣。雄區而金沙斃川之外。木邦緬甸恃其

治云 要要卷十 州城

十一

險阻。撫戢非易也。後則武定深菁。哨騎周遮千里。姚安平瞻。廣川扼制八蠻。爲北方重鎮。可以出川蜀而規秦隴。前則臨安山川秀美。原野膏腴。元江咀川負山邊。鐵道達爲南服屏藩。可以控交趾而禦老撾。若夫西洋江之北。巴盤江之南。崖谷幽峻。居交廣之勝者。廣南廣西。潯江也。潯江之東。沙勒江之西。地接諸孟。撫車里八百大甸之背。省景東蒙化順寧鎮沅也。至於永寧北勝。走越雋而接建昌。鶴慶麗江。偏土番而帶麓水。則又西北之險要矣。夫其地自楚跨開。緬蒙世守。雖去中原甚遠。而於形勢亦便。爲鹽之饒。石桑之弓黑水之矢。僮僮愛焚之人。取之無不利。率之皆可用。而我之所以達者。通金沙江則自蜀抵滇。可由水而達。通安隆州則自粵抵滇。可由陸而達。通關索嶺則自黔抵滇。亦可由陸路而達。而且尋元人故跡。則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亦可由金沙江濟隆摩。水路而達。雖然。外可以入。內可以出。使出脫江而北。招納諸苗。徑上姚岷。直趨秦隴。則其道不更奇而且捷乎。是知各省之形勢不同。防守之緩急亦異。創業異其跡。守成異其規。爭雄異其形。偏安異其勢。均在因地利以制宜。擇人而授事。則近而

治云 要要卷十 州城

十一

日前可安達而數世可保得其理者曰師失其理者日蹙安危之道成敗之跡其於地利非無與焉今者四海寧謐安於覆盆南北東西各萬餘里幅員之大迥出前代而其間措置每鎮屯營星羅棋布最為周密審其大抵則有四端燕趙秦晉之沿邊也重在脩遼浙閩吳粵之濱海也重在防海齊豫淮河之藏若河患也重在治河滇黔川楚粵西之雜處苗蠻也重在撫美隨其地而治之得其人而用之實心經營加意撫綏靈長之運宜其與厚地無疆也哉

邊疆

治平策卷十 邊疆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則國無所恃不守則險無所憑也昔者南仲往城朔方燕昭築城上柳趙王列塞陰山秦皇收取河南安邊之計歷代為昭夫九邊東迄遼海西盡酒泉山川聯絡延袤萬里固天造之全湯以分疆域之內外者也列營分鎮基布星羅雖古今異宜而險阻長在於其勢勢可得而言遼東古幽營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口北至開原城三面瀕海一面阻海乃燕京之左臂東北之要區其降戍之內處者遼陽則安樂州開原則自在州也其諸曩之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

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也明初分衛世官互市通貢其後措置失所屢受憂虞今稱其略山海一線之地則其路易截開原鐵嶺阻東絕北兩肘皆夷則其遠難守自非據大小圍山不能斷寧遠之出沒也非阻東西金山不能弭開原之窺伺也至於廣寧錦義俱為平坦之途海蓋復金並屬海濱之地其間要害亦有不同夫路平者冠冕易入然守廣寧者其險有二途倘鎮靜寇自不能北來駐三岔寇自不敢東渡且濱游者冠稍遠而控金海者其中亦有二利

望旅順則漕運可以給其需引海場則魚鹽可以擅其用若乃東南阻鴨綠東北阻混同則朝鮮為我之外藩藉以捍倭寇長白為我之屏障藉以扼高麗又極東之要略也抑吾聞之廣義之際澤多淖泥行軍之時宜防陰雨況在今日根本要地邊左改為奉天府遺右改為錦州府兩府之間倍重他鎮倍重他鎮則應屯宿重兵屯宿重兵則多轉輸糧餉今為運計亦有三途然陸路由山海而達前屯則飛輓為勞海運由天津而達廣寧由登萊而達瀋陽則覆溺又可慮故須大開屯田乃為一方長便薊州古大寧地東

接遼東西接居庸東西應援是為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層立城隘是為內邊當大寧未失時宣遼之聲援如響之應也京邑之屏藩如絡之包也乃自兀良哈既得其地朵顏衛日肆其驕正統中有土木之變嘉靖時有古北口之入亦以三衛失援反為驍導故也夫薊遼一帶當以黃花鎮古北口八達嶺等處為首衝以石塘嶺白馬關黑谷關等處為次衝以馬蘭谷太平寨喜峰口為又次衝然而沿邊形勢每多未便山隘盤曲道路崎嶇有事則往來策應為難無事則延綿設守為難惟有橫山一議庶可稱為

治平策要卷十 邊疆 五

得計嘗計內邊東自龍井西至黑谷邊城整折六百餘里外有橫山高峙窺見內地盈虛今若撒守內邊修築外口則橫山遙遠百五十里腹地一區約田千頃有山可守有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移守百五十里之地豈不綽綽然簡且易哉宣府古上谷地東起黃花鎮西至平遠堡山川糾紛形勢險阻易為戍守難於耕植供武設衛開平沿途建置八驛東有涼亭沈河黃峰黃崖四驛直接大寧西有恒州威遠明安阻寧四驛直接獨石夫開平南環灤水北負龍岡即蒙古之上都乃宣遼之重地永樂三犁北庭皆

自此間出入無何大寧既失與和亦廢開平孤立失援乃於獨石置衛此宣府所以遂為京師重鎮也宣府前案紫荆左控居庸右連倒馬而東路之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西路之浮圖峪黃旗紫荆右腋尤稱要途不可忽也至於叢峰山龍門峽野狐嶺形勢高峻可立瞭望之墩愛陽河驚鵲泊順聖川水草甘肥舊為放牧之地為綢繆之計者自應留意焉大同古雲中地東自西陽堡西至了角山川原平衍無險可恃多有大舉之寇莫限戎馬之足所恃者與和開平環抱於東榆林豐州圍繞於西而已明初分封設為

治平策要卷十 邊疆 其

三路東則天城陽和中則左衛右衛西則平虜威遠冠由東路則順聖諸城是其必犯之衝也冠由中西則朔應諸城是其必窺之路也而平鹵西連老營直接偏頭望黃河咫尺之間皆套寇津渡之處夫漢人據河為守唐人守在河外而明人奔豐州又奔東勝則四而之險俱失矣姑言其略陽和天城一路則瓦窯白羊鷄鵲諸險宜守也左右二衛一路則華皮溝牛心堡兔毛河諸險宜守也平鹵老營一路則黃家山井坪城紅山堡諸險宜守也雖五堡修築備難稍固而大邊之外即為豐州其地素稱沃饒北寇駐牧

於此厝火積薪所宜深慮山西亦冀中地東自了角
山西至老牛灣外藉大同爲藩屏內恃三關爲阻蔽
如寧武居兩關中間當東西要路外接八角堡內維
青蔚州蓋楊方之戶義井之門也雁門通忻州代郡
之路當朔州馬邑之衝賊入二衛勢必首犯東越廣
武站則北樓平川皆爲敵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
窠莫非要守至於偏頭西迫黃河套寇僅隔一水其
爲保障倍急他邊是故三關險要雖同而偏頭爲邊
十八隘口雖同而胡峪口楊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蓋廣平東勝失而
三關重三關重而偏頭愈重固其勢也說者徒知陽
方營曩則大同之外藩不可恃不知老營曩則偏
頭之無外藩者尤可憂也若因山澗之嶠崎爲屯守
之形勢自老營以接平鹵自平鹵以接大遼東西聯
結離垣嚴固則又角墩而南陽方口而東庶幾少可
息肩而固山西卽所以脩京畿矣榆林卽延綏地舊
治綏德後徙榆林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墩堡勾
連橫截套口誠雄鎮也然地道荒涼不宜耕牧其始
也綏鎮未移拍米脂魚河而膏腴之地喪採樵之路
窮其後也綏鎮既移又秦河套東勝而閭閻之利去

視輸之患愈艱矣且夫榆林東有雙山堡寇由此而
窺綏德則我兵之在東者恐無險而不能守矣西有
花馬池寇由此而入固原則我兵之在西者恐路遠
而不能援矣且也亂峰墩野豬峽是直衝魚河之徑
寇若掠魚河則可以斷榆林綏德而爲兩矣且也定
邊營橫城堡皆平衍沙漠之區寇若近黃河可以據
榆林寧夏而俱震矣張仁愿之烈燒平煥乎猶可想
也余肅毅之蹟功乎罪乎未可定也寧夏古河西地
賀蘭環其西北黃河際其東南內有漢唐二渠可以
引水溉田沃野千里可屯四十萬頃轉輸既省而邊
壘又堅自弃套以後靈夏外險轉居河南深山大河
勢反在彼夏秋則用渾脫浮渡擾我河東嚴冬則踰
堅冰猝入乘我不備而花馬池一帶爲其利涉之衝
矣試言其禦平鹵其一路也險在新興鹽山靈武等
處寧夏其一路也險在赤水馬跑玉泉等處中衛其
一路也險在東固榮遠舊安等處花馬池其一路也
險在定邊清水興武靈州等處而靈州北臨廣套西
控大河實寧夏之咽喉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
夏隔爲外境環固子立無援此防禦之大略也然則
四路敵情花馬最急寧夏次之平鹵次之中衛又次

之今若虞中衛之孤懸則在修觀音口鎮關墩之險慮平肉之卑弱則在修黑山營鎮邊關之險慮寧夏當山賊之衝則寧化堡之外宜防也慮花馬當套賊之衝則楊柳屯之上宜防也至於清沙視以北紅寺堡以南徐威水以西鳴沙州以東草木繁茂水泉多有所稱小河套者非又在敵為利在我為要者乎固原古隴西地黃河環於後蟠踞距於前與寧夏為唇齒以花馬為大門而獨看清至靖固營每遇寒冬黃河水合由賀蘭山後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俱被兵鋒議者欲添沿河之堡屯久戍之兵非迂圖也蓋陝

治平策卷十 邊疆

九

西以延寧為藩屏花馬為門戶固原為堂奧而蘭靖為固原之要路定火城又為蘭州之要路裝家州又為靖固之要路定火城則無以屯銀兵非裝家州則無以開營田藉田卒以守河南藉銀兵以守河北此兵食交足之原不可不講也甘肅古河西四郡地東自固原鎮西止嘉峪關漢時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左臂者也明初限以嘉峪而不及墩煌由莊浪迤南三百里為西寧古煌中也由涼州迤北二百里為鎮番古姑臧也又設蘭州衛於金城肅州衛於酒泉甘肅衛於張掖皆屯兵拒守而千里孤懸觀其形勢四

顧養梗經略未易言也甘肅西扼回戎北拊強胡南遮羌部勢臨斗絕固稱巨鎮矣而涼州之地實為咽喉雖古浪扼其東永昌提其西鎮番當其東北藉是之故不甚憂虞然指置或乖風鶴告警涼州一失甘肅非我有矣然涼地豐美尤宜屯田昔人謂屯修於甘四郡半給屯修於甘涼四郡粗給修屯于四郡則內地稱甦矣乃若莊浪北枕烏梢南臨黃河松山左峙分嶺右據亦河西之肘腋蘭州之肩背也至於西寧居黃河青海之間當峽口關門之路而西寧衛治在湟南張伯所治在湟北故論者以西寧之危危於

治平策卷十 邊疆

十

張伯使李冠跨莊浪而據巴州海氛挾羌部而薄鄯善聲勢連合外險動搔吾恐涼永諸城反在垣戶之外而洮岷一帶指指而起者其憂且將延及於川中矣其在今日經理稍殊古北口鎮以提督宣化鎮駐以總兵馬蘭口真定協駐以副將此直隸邊之控制也太原府治以巡撫大同鎮駐以總兵寧武協利民路駐以副將此山西邊之控制也西安蘭州各駐以巡撫固原甘肅各鎮以提督延綏與漢寧涼州寧夏西寧各駐以總兵此陝西邊之控制也總之安邊之策未易輕言非德盛無以化要荒非兵強無以服凶獫

非設險無以捍寇仇而固邦國非與屯無以養士卒而省征徭况時勢之強弱異宜憂之長短異技非有成算何以安疆今舉其大端惟有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威以佐德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脩而不務報服守此而行之所爲坐鎮中外卧護北門者也於是修封疆守要害蹊蹙隱憂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潛避以要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

治平策卷十 趙鑑

手

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無復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遇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古人豈無所見而云然哉故古今邊事別無奇謀有言莫過者其人當斬有言開邊者其人亦當斬不做作苟免不啓寡過功護國安民惟有守之一着在

外譯

帝王具長駕遠馭之略與皇天同覆與厚地同載凡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通雖絕塞荒陬而有人民有土地則皆吾度內也是故聲名文物莫盛於中華而

西被東漸無分於畛域由內以及外由近以及遠揆文則聲教訖於四海奮武則威靈震於萬里安在鞭長不及馬腹而區區玉斧之畫哉然而兩階舞羽可格函頑千里橫戈偏多反側蓋海波不起自知中國有聖人而公手出降及笑天朝無勝策則亦視其德之所至何如耳夫招携必以禮懷遠必以德成周之世職方氏掌戎狄之國以周知其利害懷方氏致方貢之物以勞徠其人民故其時旅焚越雉重譯而來曷嘗窮兵好戰以聘一日之雄乎四方外譯不知凡幾稽其著者可得言焉東方之國朝鮮爲大日本次

治平策卷十 外譯

三

之琉球又次之朝鮮古箕子國也秦屬遼東外徼漢爲樂浪玄菟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滅之晉時爲高麗王所併唐拔之後唐時王建代高麗徙都松岳而百濟新羅爲所併矣洪武時李成桂代王氏徙居漢城而朝鮮國號自此始矣其人習尚柔謹俗知文字少經多兮奉佛信神俸皆給田刑無慘酷頗多中土之流風想亦箕子之餘化也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西北起女直長白山西南止日本對馬島西襟鴨綠東臨浚海王有三都郡分八道王京則朝鮮之國都也以烏嶺爲東陞以南原爲西陞全羅則副

遠之屏籬也以閩山島爲外藩以黑白山爲孔道上
特威鏡爲天險下恃忠清爲犄角平壤乃其門戶漢
江乃其綏路也然其奉我惟謹貢獻不絕比於諸國
最爲恭順昔人謂拔朝鮮卽所以聳京畿蓋可想矣
日本卽倭奴國也史稱吳王支庶入海爲倭余未之
詳也其人黠而支身女多男少其姓好佛重儒喜奕
嗜酒其器有木弓竹矢而刀尤利其產無馬牛虎豹
而善捕魚其鎮爲安壽山其都在邪馬臺其勁兵出
薩摩州其地綿波而宅依山而居新羅樂浪之東南
僭耳瓊崖之東北其國五畿七道附庸百餘編戶七

泊年表卷十

並

萬爲郡五百七十有三譯丁八十八萬有奇君世其
國臣世其官通譯始於漢武帝朝貢始於漢光武征
討則自元世祖始也寇掠則自明洪武始也閩廣受
侮既多江浙被害尤慘顧中華但德元人五龍之敗
竟甘受其虜責而不知明人全線之捷亦暫得志於
海中昔程鵬舉欲發還羅兵從前擄其巢穴歸有光
欲遣劉鯨兵從後犯其肩背當時稱爲奇謀想亦制
後一策今臨嚴立游鯨鯨波蕩平而思患預防亦宜
涿鹿堽球白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日可至漢魏以後
初不通中華唐宋以來亦未嘗朝貢惟隋大業時嘗

發兵征討至明洪武時始遣子入學國中其有三王
後爲中山所併其俗去髭髻手羽冠衣無體節好
標掠不通商賈酷畏鬼神賦如井田則多嚴刻婦人
嚼米爲酒男子黃海爲鹽後既通華稍移舊習至於
耐勞苦忍饑寒人民驍健兵甲堅利乃其本性也川
則落濠爲險山則彭胡島爲大其旁有小琉球者雖
近海口從不來朝有毗舍那者漸近鬼形殆非人類
矣西南之國安南爲近占城次之瓜哇浮泥諸島又
次之安南古之南交秦之象郡漢之南越也漢初趙
佗王據之梁時曲承美據之已而并於劉隱已而并

泊年表卷十

通

於丁璉自宋以後黎桓奪丁氏李公蘊又奪黎氏陳
日煚又奪李氏自明以後黎季犛復立陳季擴復反
莫登庸又封於是三姓互爭更相割據初則郡縣於
示樂後仍封立於洪熙大抵五嶺以南地方遐阻以
悍相尚以富爲雄一年再稱一歲八變桑麻蔽野魚
鹽擅利其國東至大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
明東北接廣東欽州西北連雲南臨安橫二千八百
里縱一千七百里王有二都道分十三江莫隘於富
良城莫因於多邦至於其形勢祿有六途以廣西
之師出平祥州以攻難陵關隘留關而根本握矣以

蒙古之師渡達花灘以攻薩烈棚華閣雅而肩臂折矣且以瓊海之師助占城而擊其南以臨安之師撤老撾而擊其西以欽州之師越備尾港而出其左亦可海道從烏雷山等處繞出於都齋以龍州之師越羅回峒而出其上亦可問道從歸順州等處直下於諒江六路並進三竄俱窮行軍方略大抵如斯若其地多產象衝突可虞則畫獅蒙馬有宗慙之計在神機火銃有張輔之計在况一箭落其象奴再箭落其象鼻驚奔還踐適以自傷鳴諸葛之鉅而建伏波之柱庶幾乎近之占坡古之越裳秦之林邑漢之日南也其俗獷悍勇於戰鬪地多象馬入軍浮屠其國南接真臘北抵安南東際大海西抵雲南自漢末始稱爲國王其初則仍在版圖者也他如瓜哇多廣東之客浮泥愛中國之人古俚蘇門刺答據西洋之要會阿丹國三佛齊爲海島之最強滿刺加有五嶼之稱暹羅斛即赤眉之種真臘分水陸二國蘇祿有東西三王何技明國人五種貴賤有章溜山則弱水三千舟船易溺淡巴棚爲藥土波羅悉是善人錫蘭山地廣人衆祖法兒體修飾大其餘諸國未易勝言總之西南一帶之珍寶產十象氣候則多熱少寒教化則

尊回敬佛而貢道皆由廣東以達京師者也西方之國惟西番之種爲大哈密之路爲要而大州等處又之西番卽吐蕃種類也唐貞觀時朝貢始來元世祖時郡縣其地薄氣寒風淳俗魯貴壯賤弱懷思重利法令嚴整上下一心其山川則崑崙峙其北黃河經其西其種落則散處河湟洮岷之間嘗冠階文穆雅之境然荒茂長於在山短於平地且一日無茶則苦病腫一日無麝則苦蛇蚤昔人所謂閉關絕使可制西番者此也哈密古伊吾廬地也燉煌之西大磧之外北連瓦剌南抵抄州西距火州東接嘉谷有明六衛之一所以斷羌胡往來之路立甘肅內外之藩其五衛者一曰安定一曰阿端皆韃靼部落也一曰罕東一曰岫先皆西戎部落也一曰赤斤蒙古則秦之月氏漢之酒泉也其後六衛衰微遂悉爲土魯番所破矣土魯番古交河縣在火州西氣候多溫土地宜穀嘉靖以來地大人衆於西夷內數起戎心火州漢爲車師涼爲高昌唐爲西州亦爲回鶻天氣溫熱地迫卑下俗有文字人好騎射山則靈山天火山火焰山爲大水則交河潯海蒲類海爲大撒馬兒罕在哈密東漢顯寶也爲景偉麗土田膏腴地界平原人物

秀美據欽門關爲險阻臨阿朮河爲大川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漢焉者也居無城郭人逐水草俗多麋鹿政無紀律山名蔥嶺而食惟酪水名熱海而氣長寒他如哈烈在撒馬之西于闐在蔥嶺之北熱德那爲回回祖國五印度爲佛王所居大食波斯漸極西陲之境大秦安息宜尋王母之都無不載在針經亦皆可考而識但少張騫之奉使鄭和之下洋耳北方之國惟鬆輶之種爲盛惟女直之部爲強而兀良哈次之撻靼東抵兀良西連撒馬北盡沙漠種落不一夏曰撻靼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國

治平要纂卷十

五

一種爲昔兀又一種爲北山野人又一種爲女直野人性俱勇悍地亦開拓昔謂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當然而立馬吳山看花落陽中國豈宜無人之境耶兀良哈古爲山戎氏元爲大寧路明爲三衛地自白雲山度遼河至錦義爲大寧自黃泥窪逾滿陽至開元爲福餘自廣寧前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朵顏最強分地又險迫近藩籬之地宜深肘腋之思慨勝代之失謀欲噬臍而無及矣天抵西北一帶土氣漸寒人性多悍多馬牛縱畜牧以射獵爲業逐水草而居食酪衣皮貴壯賤老行以車爲室止以橐爲廬與華

治平要纂卷十

五

夏之風固迥然殊也今者內治外攘四海晏清朝鮮貢獻不絕安南遣使往還九邊脩禦極嚴西塞屯兵駐守所稱天下之大安於覆盆京省之固要於泰山者矣而又有職方司以知其地行人司以主其事四驛館以辨其人以總其務是以梯山航海厥角受化凡在虺性莫不懷馴然而控制大略今古皆同歷稽前歲有二難四要六不可一日通互市之難夫中國之所產與發落之所產不同有中國取給於外者有外仰給於中國者互市之道蓋以遷有無之貨而省戍守之兵也然互市行則警備弛警備弛

則內外相押。內外押則肆行無忌。況我之爲市司者。得人甚難。彼之索厚償者。滿欲非易。至此而明之市。緇內臣可鑒矣。然五市不行。則商民失業。商民失業。則私貨必行。私貨行。則奸豪必起。奸豪起。則內應可虞。縱禁防甚嚴。而兇魅豈能盡索。官司雖設。而賄賂豈能不行。至此而明之五嶺碧海可鑒矣。此其所以難也。一日修文戰之難。夫貪而無親者。其性輕而好掠者。其俗也。議修城堡。議謹烽堠。同矣。然欲效周宣之傳伐而保境。息民則不大創之。無以警其後也。欲效漢武之窮追而殲絕。兵連則快在一時。適以重其

治平策要卷下 訂詩

完

恨也。且欲令戍卒分屯。則恐其捲甲而至。彼衆我寡。彼合我分。而剽劫之不禦也。且欲今檄調大兵。則恐其聞風而颺。彼去我來。彼來我去。而勞費之徒然也。況東南之海波浩蕩。西北之塞漠蕭條。防春於海防秋於塞。均屬出沒之無常。未審往來之何定。此其所以難也。何謂四要。一曰隆接遇。爲要。天折衝尊俎。一語賢於十萬兵。化被遠方。不期而會。八百國是。知古帝王於諸侯。而口懷於遠人。而口柔則卽此送往迎來之禮。可以取其心。而何必興師動衆之勞。始可取其國也。其國王來朝者。務以恩義慰其心。其遣使來

貢者。務以優禮悅其志。勿阻其去路。勿滯其歸期。吾知望我之風化而來者。莫不挾我之恩意而俱去。其不俯首來歸。以就國家之命者。非情也。一日省貢獻。爲要。夫桑矣之隔山川之險。歲時之久。道里之修。近者不下數千里。須數月而至。遠者亦且數萬里。須數年而至。王者之於外服。但求其不梗。何必其甚親。況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我中國。之所以爲獨盛者。在人不在物。在德不在寶。區區方貢。聊以表遠人之心。而無關大政也。且夫遠人之來也。孱弱者苦假道。艱難狡黠者欲覘知虛實。國體所在。機事所存。是宜

治平策要卷下 外議

幸

量限其年數。踈不宜。數量限其人數。宜少不宜多。斯爲久遠之規也。二曰分部。濬爲要。夫戎狄衰落。則中國固戎狄離散。則中國安。勢有固然。理所可必。今使其各部歸。一各種合謀。是彼有首尾之援。而我有所販。置之慮。此漢武帝之所以斷匈奴右臂也。軍志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而於馭戎。則又不可將因其亂而取之。取之之終。不能爲我有也。則不如因其亂而析之。將因其亂而侮之。侮之終。必將爲人有也。則不如因其亂而立之分。其酋長立其親愛。陽有扶危定傾之名。陰有削敵安邊之實。而又於強大者。厚其反間。

於連結者勝其交好生使詭詐相爭之下但須漁翁
舉手之勞雖欲能據我封疆使我邊疆亦恐無暇
及此矣二曰邊境更為要夫殊方異域政事異宜好
惡異性飲食衣服異用自非招之有道撫之得人鮮
不至於反側者况徵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
愆僇繫遠方懸懸多怨而少恩難養而易敗蓋其土
者用漢人則多習俗宜民無如不遵王化終屬羈縻蓋
用蕃人則雖習俗宜民無如不遵王化終屬羈縻蓋
必漢將如班定遠蕃將如金日磾者於以慰其酋豪
諭之信義則若輩雖難馴而實易化也何謂六不可

治軍要略卷十

七

一窮兵遠討不可古盛王之世西不盡流沙南不盡
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來則禮之其不來
則聽之其寇則懲而禦之其去則脩而守之蓋不欲
舍近而圖遠勢中固以致戎狄也况得其地不足耕
而食也得其人不足臣而畜也即赫然震怒一掃廓
清而動數十萬之師累數百日之糧以求快於一旦
外則盟矣如中乾何况班師之詔方下凱歌之唱未
終而其驕影而起者復紛紛征於事後矣文帝不征南
越光武甘棄珠厓良有以也故苟非萬不得已之時
寧以文告為先爾二遣子入侍不可夫脩邊為國家

之長策徵實乃衰世之短謀自漢唐以來務歸虛名
徵求侍子喻其解解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
縱其明習書史日觀朝章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
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
功令其自効或奪其首丘之志放使歸番於國家雖
有冠帶之名在異類已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
美苟悅於當時而狠子辜恩旋生於過後既歸部落
鮮不稱兵邊鄙之災或由於此一和親許婚不可今
夫中夏外番本非配偶何至堂堂大國以女事人若
將藉以收安邊境綏輯人民則武帝之於匈奴文帝

治軍要略卷十

七

之於單于肅宗之於回紇德宗之於尚雅贊求其睦
於後反更驕於前既蒙其羞又被其毒由此言之可
知難矣夫齊女娶吳尚猶出涕况以委之異落哉彼
劉敬者不能無遺笑於千古也二結盟輸幣不可今
夫會同歃血先王所以合諸侯也冠裳幣帛古人所
以將誠敬也然在春秋已多論越乃欲信甘言守空
約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冠仇於以魚
羽櫟之不駭刁斗之不警蓋亦難矣不立誓以死守
而立誓以求和不厚誓以搞重而厚誓以齎敵恃結
盟則朝盟而夕寒恃輸幣則有加而無已况財賄之

費難行邊儲之需仍不可缺是使我日虛而困彼日富而強嗟彼宋人可勝歟董生日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吾未敢以爲然也一挾外攻內不可大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爰觀曜不可棄也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前事之不念後事之師也昔唐太宗亦嘗借助於突厥而其需索也及如小國之事大國南宋時亦嘗協謀於蒙古而其蚕食也終至金亡而宋亦亡即如永樂靖難之兵亦借兀良三衛之力而大寧一去自撒窩鋒已已變端亦由此累嗟乎他山之助有限反噬之憂最深謀國者所宜深長思也

治平策要卷十 四

晏狄無信易動難安故遠居塞外不遷中土前史所稱其來尚矣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王言有攸當義合春秋克國之徒先零馬援之徒當煎俱貪暫安忘其遠略其始也士庶輕侮而觀習之使其怨恨積於骨髓其既也漸至橫逆而扼抑之使其禍害愈以滋漫由是乘間竊發輒思猜憂如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卒至劉淵一倡而雍并異類乘風而起杜萌防微可不

成哉竊觀今者回回種類布滿天下凡屬省會各有其人少者不下數十多者非止數百而我中土之人所受其教者又不知幾許至於西洋曆士尤精技巧其所立教尤屈不經量留數人足備監用乃亦四散九州廣行布置雖已驅除過半終未細剷其根書曰不見是圖恤其細也將欲爲萬全計者必謀其所難除其所要恤其所不可則白環銀甕之求不足爲奇而黑齒雕題之至亦無足爲怪雍雍乎端拱鼎家洵萬國之主也

古今治平策要卷十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一

今吳楊湖觀纂弟鴻觀

蠻獫

不狝之生也不能無狝之種禽獸之性也必貴有狝狝之人夫宮者者狝者任其滋蔓而豐殖則田疇為灌莽之區然力田者受夷之藎崇之將士熟田朕即可以為狝之資也難馴者禽獸任其狂跳而駭擲則蹄觸有傷人之患然守死者羈縻之參養之將搖尾帖耳即可備驅使之用也南方諸蠻雜居中土其類猶不狝之有考其性若禽獸之難馴爰自楚蜀而

治平彙要卷十一

下東起兩粵西迄雲貴地凡六省綿亘數千里重山複嶺林菁深惡其盤踞者曰猺曰獠曰種不下百餘種類皆風俗乖戾人物驚悍多猜忌喜仇殺殆亦地氣使然哉遐稽不敘禹之明德遠矣而疆理天下者苟修德以徠之立威以懾之雖蠻戎黠梗猶有人性凡為之羈縻龍絡以圖久安長治之略者能不慎諸一讓乎日博學之由一讓臨時征討之宜一讓經久控制之道諸莫之性誠屬冥頑問其初心非不畏法方其始也安插未久彼此驚疑迨其既也狎玩日深漸生驕恣于是以冥頑之性加之狎玩之習而又重

之以驕恣之心馴至反側不安劫掠難禁蓋其故有據于民而起者有據于官吏而起者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民以諸蠻為異類則諸蠻亦必以民為異類然既民蠻雜處犬牙相錯則與之過往來者有之與之通貿易者有之夫往來既多不免猜嫌中構而貿易既久因之侵負相乘兼以彼恃食夷民皆恒怯又且遁逃漏殺竊導有人民復恐之以官府之誅捕彼亦自知其罪惡之難逭抗桎之勢漸迷相尋而為官長者術短撫綏恩威未立或不按土宜而強繩以中國之法或不施法紀而妄肆其需索之求由是獸

治平彙要卷十一

駭鷄張不復可遏况國家資其兵力之用歲時不無調發之煩奔走道途既勞且怨始而微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積月深切之以勢而威益衰龍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于聚眾被圍逆跡暴露而民之驚相奔告官之轉請收捕事遂不能復已此則搏擊之由也至其治之之法非勸即撫既往不咎成與維新撫之道也嚴厥巨魁脅從罔治勸之道也然議主撫者則免殺戮之嫌而無以示懲刺議主勸者則有搜羅之虞而可以備戍心哉夫撫之一道可以偶行而不可以屢試

可爲結局之謀而不可爲開端之計彼夫狼子野心
流復性成或陽借投降陰行劫掠或挾謀請約故後
天定大軍至則飲跡大軍去則渝盟彼時即以招撫
多詞好生舊口則是爲賊者有利無害爲民者有死
無生朝廷何以立威生靈何以得害登諸之讎家何
以安榮點之會家何以靖竊恐姑息之爲恩勢不能
以終日故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嚴行矯治
亂國重興自由來矣要之以勦爲撫其撫也可長以
撫爲勦其勦也無傷我之兵力猛軍聲振勦可也撫
可也我之兵力單軍聲弱勦亦難撫亦難也假如勦
兵命將肆伐不庭彼中情勢所宜先按其山則益蓋
峽深谿遙谷共產則密菁叢篁毒瘴惡霧其容則
長矢勁弩淬毒傳藥其人則上下險阻飛捷援鋒其
徑則使通一線曲歷千盤披圖覽俗形險倍常是故
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可追像合圍防其執出屯守
若其切近兇春江水漲夏雨烟迷仰視飛鸞跼踟蹰
水俯攀叢棘歷歷懸崖其爲險也如彼其爲苦也又
如此然而取威定亂堅者可取先攻其所難則餘墨
自下先破其所恃則賊勢自傾剪其羽翼則應援斷
竭其巢穴則心膽落守其隘口則奔竄無路開其紀

徑則驚潰可破如畏礮石滾木之仰而難攻也則誘
其發竭可以蟻附蜂擁而上如畏礮巖峭壁之險而
難奪也則先募土人可以移木扳蘿而進雖然行軍
以聲勢爲憑而在山險尤以聲勢爲要多設疑兵多
藏伏兵多發銳敵多注弓弩多樹旌旗多張金鼓火
起則烟炎障天鼓噪則聲震巖谷疾若雷霆颯如風
雨務使事舉而遠近不知有軍行之跡賊破而士卒
莫測其舉動之端由是躍甲橫戈窮追深入且戰且
進戰攻戰撫使其進無所據退無所竄負隅之虎不
其爲沸鼎之魚矣乎如其不然久屯則疾疫易擾遠
追則糧餉難繼軍士徒多而不精則衝冒無可用兵
勢雖銳而不奇則開隘不可奪方略一誤覆沒隨之
瘡痍之狀不其爲癰疽之潰乎此征討之宜也若夫
平賊既振區畫爲難兵燹之餘瘡痍未起欲爲善後
之計須存經久之圖于以平其險阻則焚茅剽藪
穴而向之羊腸爲後之衢地矣于以通其道路則開
郵駟設亭障而向之鳥道爲後之徑矣以定建置
則郡縣不如軍衛之安以立司牧則流官不如土官
之便土官彼所親服而流官我所倚任故夫安輯伊
始處其疑信相參宜卽錄其會衆衆建頭目益鮮舊

所以繫總其人心而順從其土俗衆建則力少而易制土析而易安地大者據居之資勢弱皆保世之策也然而黨與尚多慮其勾連未解又當兼置流官略施控制募人耕種浸向殷蕃其御之之道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知有所歸効雖不蓋以中土之等威而擄其裝授調發之權使知有所統屬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和不平之明使知有所赴訴聖賢戒于溫恤消極強其涵濡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良善之歸則流

治平書卷十一

五

官之設安可無之然前任賢國治得人定難別在邊方其難尤倍何者反覆多事之地非得忠實勇果之士適達川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不悉其性情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前則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成之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此控制之道也陸制果得其術上下相安民衆各適征討不煩費端不起雖有根莠不害禾稼雖有禽獸不難馴擾低門剝米諸葛之靈爽赫然銅鼓蠻鉦漢世之聲

威克在南中底定天下又安至于墮落之繁多通典尚稱難辦山川之名狀士人猶有未知但求經略有方此更何勞悉數

海衛

防陸易防海難陸地之險易搜海寇之來雖測今者塘工告竣海不揚波黃池赤子久矣無虞而定計苞桑戒深衣絮沿海要害宜一一籌之江浙閩粵皆瀕海之區有廣東則有二路以南海和林爲要平海碭石次之者惠潮之東路也以大鵬虎頭爲要香山崖門次之者廣州之中路也高州以蓮頭等港爲要雷

海軍議議卷十一

六

廉以潮州等處爲要者三州之西路也在福建則有五寨一曰浯嶼寨舊設于浯嶼後遷入廈門一曰南日寨舊設于南日後遷入蒲田一曰烽火寨舊設于三沙後遷入松山一口銅山寨漳浦爲漳郡之蔽而銅山又爲漳浦之蔽一曰小埕寨連江爲福郡之門而小埕又爲連江之門閩粵之防略如此在浙西則嘉杭二郡清苕有浙東則溫台寧紹四郡沿海論其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石浦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龔山嘉興之乍浦澈浦皆海盜規犯之地也論其海洋則金蟾

之鳳皇山松海之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
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洋寇必經之地也
在江南則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以金山爲重
地而上海有川沙南匯華亭有青村柘林蘇以太湖
爲徑道而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
了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窩港至常鎮則以麥角嘴管
前沙相對爲第一重門戶周家橋岡山營相對爲第
二重門戶而金山焦山相對又爲第三重門戶在江
北則維揚防海兼防江淮安防海兼防淮揚以通州
爲要害而狼山鎮掘港之陸路可入淮以胸山爲要

海軍要案

北

客而雲梯關廟灣之海口可入江浙之防約如此和
四省中郡縣之孤注海中者如廣有瓊崖福有臺灣
浙有昌國江有崇明賊來首犯防禦宜先折而上之
山東則沙門島京師則血沽口遼東則望海嶺係運
漕舊路亦咽喉要區近于天津地方設立水營分撥
八旗滿洲駐防操演製造趕辦舢板等船召募水手
舵工駕駛巡查海面搜剔盡好其于海防大有裨益
而君子思患預防于南船之出入必嚴立清冊而責
成于鄰保于漁採之人戶必善加招撫而藉力以巡
偵于港口之圻塹必多立軍營而示威于練閱陸軍

屯于諸堡則以之守內而有餘水軍泊于諸洋則以
之選探而無不足觀時以爲倚扼要以爲安縱彼不
逞之徒遊魂出沒捷疾如風而動輒敗謀何從竊發
如其商籍之禁不嚴則其暗去潛回也知爲何事漁
戶之船不解則其星流雲散也未必無奸軍營之令
不威則其受貨交通也適以爲害賊奸長孽勢所必
然至于臨時倘衛則延袤萬餘里之海岸信調兵稀
其出入無常期其往來無定局其聚散無成形其早
暮無定刻或在汛前或在汛後或因漁熱打浦打票
或因穀熟搶穀歸艚我去彼來我來彼去我出汛則

海軍要案

人

匿跡潛踪我撤汛則東趨西犯勢不能擺邊守琛將
何以捉影捕風其道第一當看風之南北如大汛多
南風小汛多北風南風不必備南北風不必備北備
北則順風以南爲援倘南則順風以北爲繼之類是
也次辨水之淺深如深水港則入非深水港則不入
某處是塗某處是發幾處五六六月最深幾處九十
月漸涸之類是也次觀潮之順逆如一潮兩潮半潮之
別及有風無潮自潮無風皆不能行之類是也又次
問陸之通塞如陸可登則犯陸不可登則不犯可登
之處有人家則來無人家則不來之類是也數者既

明則力不分而備不多筭有程而規有定矣。值或慮其疎虞則聯船聯隊長設法鼓舞以壯我之聲援。如前以漁船為餌役以漁船為殿或稅其船為用或倚其人以為或立長分隊編成保十或凌波出海四散招搖拾以旌旗付之鼓策不必出力鬭爭亦可張疑設伏不惟壯觀增勢亦不杜絕通洋猶或慮其登犯則約束鄉兵協力操練以斷賊之近斷兩汛之時意主于勤則毋修張皇必須四處匿形暗伏以待其來兩汛之前兩汛之役意主于守則毋盡撤防必須近處輪撥贊候以虞其至所謂有事于外不可不內嚴城所口陸之備有事于內尤不可不外嚴大城小縣遠近城之防此虞其不虞意所不意尤為詳復而周至若大分隊之不如合隊一也合為一隊不如合為數隊又一也合為數隊以攝外險不如以守近險以外險若圖鬼魅近險若圖牛馬的實不可欺又一也守近洋一處之險不如樹疑于東搜襲于西將適下此必取于彼往來無定自我易形又一也其間至要者兵數不可不足火器不可不熟風雲不可不占爪探不可不廣海防之法密斯海盜之機獲沉海盜者其酒米不能不取之下陸燕汲不能不取之于

陸器械不能不取之于陸火藥什物不能不取之于陸一日不殺食雖水味何以充饑一日不燃汲難提鍋何以舉爨一人無器械雖勇者不能搏戰一船無火藥什物雖高牙大櫓何以取利是故拒之于陸不如拒之于口拒之于口不如拒之于洋長荷嶺守海口嚴禁下洋彼不來則靜待其窺彼來則設伏以俟于以入營市而薄蛟宮何慮之有尚有窺伏于遙嶼孤嶼以潛相窺伺者乎

江防

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古稱四瀆江定首之接其源流歷經四省其在蜀也發于松潘越成都牧州東慶而出夔州其在楚也貫于襄陵歷荊州漢陽武昌而下新黃江右之流經于九江江左之流入于安慶江至江甯會大江行江甯險則謹江防於江南愈重夫江南一省北控河淮南潞安澤東距滄溟而長江迢遞定介乎其中德計州郡之濱江者其北岫則為皖城而合肥而和州而廣陵皆舟江之背者也其南岫則為石城而姑孰而秣陵而潤州而晉陵而姑蘇皆固江之腹者也腹背之間延袤千里形勢之要可得言焉以咽喉言之狼福山為第一重駝峽

沙爲第二重金焦山爲第三重由是而揚儀爲石帆
瓜埠之險由是而江寧以下太平以西爲大門牛諸
采石橫江板子磯針魚嘴小孤山之險斯皆洪波迅
惡山勢夾束列營以守不可緩矣以徑道言之廬慶
之間有沙河一路而淮可達揚鎮之間有邗溝一路
而淮亦可達蘇常之界有孟河諸瀆而太湖可接江
寧之下有深易諸水而太湖亦可接他如巢湖諸流
合于北荻港諸流合于南蔘角諸口出于東北濡須
諸水渡于西南斯皆川壑朝宗形接四達扼險而防
不可後矣夫守咽喉則江面之巡邏江口之屯駐可

治平書卷十一 江防

五

使片舸不可窺闕徑道則上而濠壽淮泗下而臨安
豫章不難犄角以爲內防所控大約如斯雖然知
守江而不知江之所以爲守知江之要而不知江之
何者爲要則輕重之權不審而得失之形不彰大抵
東南之勢建康其都會也皖口其門戶也京口其鎖
鑰也皖口臨江而城使豫章之師自九江而至襄楚
之師自蕪黃而下則皖口必搖皖口搖而門戶搖矣
故論者謂接武昌而蔽金陵其要必在安慶此今日
安撫巡撫之設所以制其上游而有建鎮之勢者也
建康沿江爲國使光蔡之師自合肥而扣東關濠壽

之師自滁和而渡采石則建康必震建康震而腹心
潰矣故論者謂保東南而固中原其要必在建康此
今日兩江總制之設所以鎮其中堅而有雄視之勢
者也京口倚江爲固使正兵自淮泗揚帆而下邗溝
以扼其首奇兵自海道擊楫而入狼山以折其尾則
京口必動京口動而鎮鎬去矣故論者謂清海甸而
援金陵其要必在鎮江此今日鎮海將軍之設所以
控其下流而有率然之勢者也是故沿江之險雖同
而措置之重輕不同沿江之要不異而古來之得失
則異耳稽吳晉宋齊梁陳以迄明初皆都建康則其

治平書卷十一 江防

土

命係于江而南宋都臨安則其命尤係于江衛是防
江者不在江不溯襄漢之上流則險在人而不在已
防江南者不在江南不踰淮泗之上流則險在內而
不在外險不在已者門戶薄而堂奧不堅險不在外
者腹心露而垣牆不厚堂奧不堅雖強必危垣牆不
厚雖固必蹙故固東南者必爭江漢規中原者必得
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固無以自強有淮泗而無江
漢奔無以自立蓋敵在淮南則長江之險吾與敵共
敵在江上游而長江之險乃制之于敵矣李忠定有言
六朝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

楚而羊祜亦曰江東雖數千里而其可保惟有水戰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況宋人以奔亡之餘踣跡餘杭錢塘震澤之波濤曾不能濡戎馬之足也自非中興諸將力戰兩淮遠爭襄漢而江天一望悉爲敵有宋又安得駐足之所哉近如明初當僞漢未滅時爭天下犯龍江橋且迫于肘腋迨戰鄱陽而取武昌然後天下之勢大定春秋之世吳王閔邗渚以逐江淮而吳始與中夏爭衡楚人據上游以沿江漢而越遂爲楚人所滅是知長江雖險而措置之道區區在皖城京口間者豈遂爲得計哉故今者湖廣之

江防

五

省會在武昌名雖在楚是以固江南之形勢也漕運之督府在淮安名雖爲漕寔以控江淮之外險也內防嚴外險固而於揚之通州又設狼山總鎮北控淮南控江東控海唇中重地四面爲援沿江諸營沂流設汛蟬聯魚貫輕重相維江之爲江蓋要如矣于是擇良將以鎮之習水軍以練之雖江所之港口如線江心之洲渚若林而居重者馭輕防外者衛內荏苒滅跡鯨波爲然東南半壁夫何隙之可乘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二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驛站

天下之有驛站猶人身之有筋絡也人身不能一刻而不動天下不能一日而無事苟筋絡壅而不通則血脉逆于一處而肢體偏枯矣苟驛站困而不通則要務阻于中道而公私交病矣然則驛站之爲國家關係頗不大哉夫驛站一事頭緒紛如其爲備也有夫馬車驢有廩給工料其爲役也有兵房備長有備司儲兵其爲管理也內有戶曹核其錢糧樞部按其

治平彙要卷十二 驛站

牌契外有驛道爲之巡查州縣爲之兼領驛丞爲之專管其爲給發也水驛給以紅箋陸驛給以馬匹官則給以勘合役則給以火牌勘合之廩給按員火牌之口糧按分其爲差徭也凡承舍資奏之類謂之小差憫勞恤死之類謂之散差勉限飛遞急搬里馳之類謂之緊差總過大人督撫提鎮之類謂之大差差役四集處處驛然勞費無窮弊端百出非有力能辦事之人爲之幹旋于其間鮮不至于張皇而失措者其一爲缺額之弊夫額設馬匹之多寡視乎地方繁簡之異宜太多則錢糧有限太少則供應不敷乃有

治平彙要卷十二 驛站

二

雖京遠省每謂耳目易費多于正教中短少侵蝕計其尅減所餘不過十存三四而工食草料仍照舊開銷希圖地方無事可免貽誤追究及至緊要差役猝然一到措辦無及勢不能支進退周章爲害非淺其爲科派之弊夫在官之數既缺累民之事必生購買不足必至催募催募不足必至挺拿挺拿不足必至均派其在牙行驢戶勒借自無所逃而照里勻攤誅求無已民間耕種牲口亦皆硬遣當差名爲給發工銀實則使費不足自備物料跟隨守候其未發也不免胥役之迫呼其既發也復被公差之鞭撻更有甚者奸有作弊賣富差貧無車驛者反得折乾而不問有車驛者因之疊累而難辭遂致小民驚畏無不折輪斷蹄以避之妨民業壞民材勞民力事有甚于此者乎其爲需索之弊夫照牌撥馬額外豈可多求見馬換馬向來自有成例乃或吏役如狼帶同親友不遵功令肆意苛求紙牌之外索逾數倍既僞馬又索紅既索紅又索夫索夫不已終至折乾一有不周局官陵吏因而逞兇越站每至馬驚人疲欲令追賠從何控訴然此猶自吏役言之也至于上司按臨大差經過家丁四出勒索多端低假虎威莫可向通

任加夫加馬致不惟命是從于是官坐困駟站之夫馬也承舍書門亦駟站之夫馬也即未物行李亦駟站之夫馬也公然逆例誰敢詰之又或時當多事駟站而來前差未回後差又至前困未遑後困又加前後不能接濟彼此兩致倉皇此三弊者勢必相因上病國中病官下病民籌畫經營豈不甚窘雖然不遇盤根不別利器議駟者不下僻處言當于衝處言不當于僻處言當于多事時言為裁減之說者則曰駟站之馬匹有限駟站之工料亦有限使仕宦稍通便得勘合上司差役亦給紙牌則或以散差而碍緊

皇朝書林卷十二 駟站

三

差以小差而妨大差不如量減其制駟馬除飛報軍情外餘不問銷廢幾駟可少遞殊不知今日之制原不為遞也病故家屬還鄉所以恤死外國陪臣入貢所以迎來且籍神官屬委質朝廷豈肯荷囊重囊塞道途如其下里催募煩費殊多司其事者各愛等夷豈能生視況文武官員應付各有等投又惟程踰千五百里者始准附駟則恐裁無可裁亦減無可減也為禁止之說者則曰勘合之為數有限而勘合之外無窮火牌之為數有限而火牌之外無窮使私牌

私票移行不絕無牌無票冒濫不清則或以私害公以假混真不如嚴立其禁經過官廳有分外多求者責令追賠沿途州縣有勒索浮數者准令首告庶幾駟可少安殊不知今日之禁原未嘗不嚴也私能驛馬私役舖兵有禁所以嚴其冒多求駟馬多支廩給有禁所以嚴其濫且近時新例照例令外有多給一夫一馬者許前途揭報如甲縣客情不報被乙縣揭報者併甲縣糾拿然而接驛者或為勢要權門則州縣豈敢開罪經過者或為親知故舊則當事又誰忍破面此即三令五申而情窮威逼則恐禁之如不禁

皇朝書林卷十二 駟站

四

止之終不止也夫裁減既不可禁止又不能于是時值有事有為協濟之議者矣地界衝繁有為文簿之設者矣夫文簿之為法也凡遇差使到日即將勘合火牌原註馬匹抄入簿內如差使循法者即于前件下註明並無勒索字樣如差使不法者即于本人當面註明罰外加索數目每驛二本每月一換以憑查對以便糾拿此固循環文簿之善也然員役之敢于鬭索者皆什途有力之人使經過者倚勢而不容填註則奈何使給發者畏勢而不敢填註則奈何此所以文簿之患患在不實主協濟之為法也有本地之

協濟有鄰邑之協濟州縣錢糧雖不許支那輕用而地方有事則燃眉之急勢不能待救西江且地當孔道雖不容卸責他人而田賦獨支則同舟之情誰則可視同秦越此錢糧協濟之善也然目前之郭借良便矣日後之追補維艱耳貼之多寡有數矣開銷之虛實何憑此所以協濟之患患又在不均不均不實則法至此而又窘矣然法之窮者當權共人查察之責在驛道驛道受賄客奸則驛之累不可清也提調之責在州縣州縣庸懦怕事則驛之累不可絕也迎送之責在驛丞驛丞事重權輕則驛之擾不可止也

皇朝書影卷十二

五

故驛道之員必得廉潔自守不徇情面則凡馬匹之缺額舖舍之損壞可以不時巡察矣苟冲疲之縣俱用旗下人員量才選授則既善畜牧之事又不畏瘴禦之來可以隨時整飭矣且驛丞之職俾得稍假微權飛章直達則凡上可之凌辱權勢之難言可以少為警戒矣由是官無驕擾之端吏絕橫索之弊居者安行者安在官在民無不安遠近相過服役相應驛站往來譬如人身之筋絡亦流通而無所壅也已

鈔關

古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關吏之設非為稅額也

一曰通商賈一曰詰奸惡一曰恤行人自唐宋以來計臣說法惟利是圖始專以增稅為事夫開未嘗不可征也市鬻為住稅稅之于塵行貨為過稅稅之於關賦出有名至公亦至便也稅亦未嘗不可增也科取從寬人人不失乎其利招徠有道人人願出于其途以漸而增甚輕亦甚易也是故立法者必使利權歸于上利澤歸于下而利藪不歸于中飽夫前後開政始得為盡善無何上之人秉崇本抑末之公心而下之人為浚削脂膏之私計上之人曰征商賈而下之所征者不止商賈也上之人曰增賦稅而下之所

皇朝書影卷十二

本

增者不在賦稅也國家之正供有民而關吏之漢壑無窮關吏之漢壑無窮而奸棍之需索尤不可量粗舉其端有不堪言者如貨物宜稅矣而牛畜之類亦抽稅鬻賣宜稅矣而經過之物亦抽稅重販宜稅矣而薪菜之屬亦抽稅裝載重缸宜稅矣而往來行人亦抽稅甚至食米指為酒米衣服目為布帛一冠一屨苟非敝舊亦不免焉若此類者果頒之功令乎抑此類者盡入之額稅乎且夫鄉市豈無負攜土貨豈無轉帶乃一橋也而有橋官一棚也而有棚官偵察如鬼蜮搜索如虎狼禦人如盜見物如臍盤詰不已

領事例後以窮之何例不遂謂裁留難以阻之過客之行李紛擾河港之叫呼四出前後數十里間皆虎視而龍騰也雖思典昭彰諸後領忘有額設之稅又有稅外之稅有官設之稅又有役外之役有持設之閉又有閉外之閉以為有部領之紅簿可令船戶白登乎而小稅能盡登否以爲有給商之由票可使輪納有憑乎而稅費亦能悉盡否故古人有言曰利孔一熒牢不可破務取容者日增歲論不知上取一下取二章如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害一面泰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巡攔土棍害且千萬冤

皆權利百姓膏脂以供漁獵耳夫議察如此其廣巡邏如此其周緝錄不致絲粒無遺謂是國謀攸閑不容脫漏乎乃富商大賈交通監司勢要權家包攬送渡隨帶丁役假充滿洲服色如狼如虎蹲踞紅頭計其每船資本不下千萬則及鄂尾揚帆而去莫得過而問焉夫閉市之設本爲富商大賈所獲多者取其贏餘乃不角湯制而日夕所推不過與輕解會販沽沽焉爭尺布斗米而肆其已之求此何爲哉此何爲哉然此猶自其一也之二乎客商之自遠來者多至八九號少亦不下二三號洋經過此津又

來一稅絕無又須一稅增戶甚創其所有者會有幾何是則商所由困而民所不能得安者也今夫財者國人所同欲然必樂其樂乃能利其利利不在樂不在利利所在樂斯在焉凡事皆然商賈尤甚是故增者減之而減者增之端今使增之又增則商之所耗多耗多則其計本而售也價必重價重則貨滯貨滯而商之來者少矣因商少而又增之于是商愈少而稅愈乏今使稍爲之減則商之所耗省耗省則其計本而售也價必輕價輕則貨行貨行而商之集者衆矣因商衆而又減之于是商愈多而稅愈溢盡牟利之心切則輸將之願必誠重耗之苦捐則納料之資易辦此其爲道非有難知者頃罷閭差專官特用督撫兼管將以惠民通商永降積久之弊也夫督撫爲封疆大吏名位重責任專其所措置當必翺然一新以無負乎寄托之意然督撫之體統也尊勢必委之屬吏而屬吏中府州縣之政事也煩勢必委之佐貳既委佐貳則與前之鈔關相去不遠督撫卽不時糾察而既非身親其事誰能洞悉其弊况既委佐貳又不能深信佐貳勢必違期信家人以鉅制之既違家人則國家之課商賈之命其權所操非惟不在督撫

并不在佐貳而在督撫之家丁矣夫如是則前之鈔關向掣肘于督撫受其害者猶得而訴之今之督撫凡爲利爲害又孰得而議之哉是督撫不愚其不廉而廉不廉行不在乎督撫者也用人之方其難如此且夫用人既難立法尤不易惟立法之便不便視乎商民之安不安故課額宜從簡也開市之征由來已久用度所出不可削除征之條當從寬簡稅而不稅民稅貨不稅物考立開之初意原無分外之苛求苟驗放之時務遵大體空船不稅攜負不稅則經過者胥悅行李不解囊衣米不納料則來往者得安此

治平彙編卷五

九

國體所在亦法內之仁也抑課額宜頒布也正課雖有定數勒索每至太苛必使共見共聞乃能除奸剔弊今者上稅則例刊刻詳單給之各店表之榜木咸使週知無從起詐爲法至此何所不周然奸究之徒惡其害已或用他種掩蓋則榜猶不勝或皆私匿屋內則頒猶不煩苛課稅之條務垂永久如本開君前則明立街市如遠處港口則重勒石碑此民命所係亦作法之詳也蓋政無久而不壞弊無往而不生用人之難如彼立法之難又如此調劑之術何自而施雖竅妙聞之與要不過私稅漏稅兩者而私稅之中

盡善

治平彙編卷五

十

弭盜
盛世無盜者禮義明也豐年無盜者衣食足也強國無盜者刑罰當也自禮義不明而匪類生矣衣食不足而流亡至矣刑罰不當而僥倖起矣是故吏治莫急于安民安民莫先于弭盜今者俗美化行斯民則已登諸衽席然而地方遼闊水陸衝繁舟車輻輳行旅絡繹宵小竊發間亦有之語云涓涓不塞將爲江河則所爲防之于未爲盜之先與治之于既爲盜之後豈容偏廢乎哉其在昔也周禮有野廬之官漢世

有緇衣之使王霸有賣刀買劍之治龔遂有持兵以賊之禁鄧防則設科募士以誘之李崇則建樓擊鼓以窮之蘇軾則有用盜攻盜之策永叔則有撫民擇吏之謀是盜之宜急弭也久矣夫盜在今日苟處置有方不難令民無盜操制有法不難化盜為民大抵盜之為害多而弭之之法亦不可不密如盜有其漸偷竊是也雖探囊拊篋之始原無明火執仗之凶然行竊日深必至數劫所以病至三犯之後律嚴立殺之文杜漸防微其意深矣無何竊案之倖律者既少以致盜案之發露者愈多由偷而強由寡而衆勢所必至情有固然然則微弭盜之漸不先正竊之刑不可如盜有其線竊王是也盜賊竊發並在夜間苟無藏匿之家誰為有藏之處况某城失盜豈皆懸城而上仰鄉村失盜未必刻期而至非聚于賭博之場即行于娼優之館非資強巨棍之類即習拳使棒之徒然則欲散群盜之黨不先除高盜之家不可夫竊固不可不嚴高固不啻不除然而官司諸盜盜終不能息也州縣有司最憂盜案既迫期限又惜功名于是或以強為竊或以多為少或賄囑失事之人通同隱匿或引誘別案之犯勒令招承是緝限太嚴欲以盡

盜之夥適以疎盜之紀耳然而捕役獲盜盜更不能止也設立捕兵原以防盜積習既深反交通為市此輩既拱手受賄賂之贈若輩遂安心為竊劫之謀如其為真賊某為真盜捕兵原熟悉其行藏某處被劫某處被竊捕兵亦明知其端的平時居為奇貨事發寄為囊珠盜賊乃捕兵之爪牙捕兵實盜賊之頭領苟追比不嚴欲以絕盜之根適以養盜之奸耳至于疎縱盜首尤宜慎也盜必起于首故罪莫重于首若緝拿而不獲則罰重于餘人領罰之輕重有司畏處分懼考成或將盜首捏稱病故或將同夥嚇認盜首希箇結案自安盜首反得漏網以致奸宄公行巨魁肆志如是而欲民之無患不可得矣至于苦累事王尤宜戒也凡遇事至報盜劣官多方阻撓或謂所報不真株累賄有或謂盜有內應先訊家人即或准為緝捕而事不能一日而了費不可一日而省甚至盜犯已獲而候審之時月既久原贖之耗失幾完如是而欲民之無諍不可得矣夫既明乎盜所由行自應詳夫盜所由法在遠今則暴客之投宿未遠而贖物之花銷未多若將限稍遲便難定指法在重賞則兵役之緝獲必勤而地方之首告必至若追比徒嚴

終難發覺設鄰近官必待文移開提盜必聞風遠避如其不拘地而當日即查則地網天羅通所無遁抑文武官既已共事一方類多通同諱匿如其不許扶同互相覺察則掣肘本肢隱無可逞夫已爲盜之後治之如此其詳而未爲盜之先防之不可不豫如禁夜行則金吾之刁斗宜肅禁拜把而鼠竊之技倆可徹陸則客店設循環之簿訊察非常水則營汛建橫港之棚把特要路均以絕崔苻未發之機而安閭閻自守之心也然此皆一時之策猶非經久之術求其舉之無不可行行之無不稱便可以弭盜可以安民

治安策卷十一

三

可以成久安長治之策則莫如保甲雖保甲之名始自熙豐然周亦嘗比閭什伍矣齊亦嘗軌里連鄉矣秦亦嘗收司連坐矣王安石行之而不善也以其勸保甲肆武于官督保甲輸兵之費故不免于騷擾之虞也王守仁行之而善也以其立保甲而義禮是訓編保甲而賦役是均故漸臻于康阜之風也其法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正每戶給牌一張書寫姓名于上木戶出入必使註明異方往來亦嚴查察編村庄無論大小船隻無論多寡是固井田遺意法莫良焉然而保甲之行不行全恃乎

所任之官而保甲之利不利今特乎所立之長如其奉行不力徒示虛文或以市井無賴當之或以鄉民豪猾充之此華利于有事不利于無事且素以愚民騙衆爲技常以疾貧忌富爲心惟恐盜賊之不來富室貲財之不盡尙肯出其死力而爲損已利人之事乎是有保甲之名而無保甲之實有保甲之患而無保甲之利也夫爲十人之長必須才過十人始無約束不濟之患爲百人之長必須德過百人始無彼此不平之患不特此也尤必擇其身家稍裕者焉蓋身家稍裕則利害切膚衛人即以自衛衛人或不忠自衛決無不力因民之所急而急之斯爲力不勞而取效甚速况頃者每省有部吏分巡每汛有烟墩設立卒祖之師有明禁父兄之教有責成正保甲易行之日也有治法兼用治人而有實心以行實政所稱道不拾遺戶不夜扃今日即其時矣乎

治安策卷十一

三

刑律

人有春溫必有秋殺君有厚賞亦有常刑刑者制也
制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考大古帝王
畫衣冠而治天下揅機常懸民不犯法豈不稱至治
之風然而民之情偽日滋國之典常宜肅凡治之工
已然與禁之于未然均以愛民無妨厚道但為上者
能有欽恤之心而不使覆盆之未雪執法者常秉剛
正之節而不使丹筆之或搖則水火相濟上下相成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卽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而
已矣惟蚩尤始為五虐之刑而聖王不廢明刑之用
金天以爽鳩為司寇陶唐以咎繇為士官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棰作教刑金作贖刑輕重有其
宜也胥災肆赦枯終賊刑權衡取其平也夏有禹刑
商有官刑自周以前殆皆寬簡大司寇以三典刑邦
國以五刑糾萬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
嘉石平罷民以拂石達窮民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
以八辟麗邦法以三刺斷獄中士師掌國之五禁以
左右之掌邦之五戒以先後之掌士之八成以上下

治平彙要卷十三

一

治平彙要卷十三

王

之獄訟之司于斯大備其以圖士聚教卽監獄之始
也以明刑加背卽枷示之始也路鼓之鳴卽登聞鼓
之始也桔槔之具卽開三木之始也役之司空施之
執事任之州里卽使犯做工之始也貨賄入之司兵
男子入之罪隸女子入之春藁卽抄沒入官之始也
刑法之條亦于斯大備而又有聖哲之上明察之官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
亂爰至成康休養生息俗幾刑措春秋以來漸尚法
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禁網牛毛民不堪命至漢高
三章之約文帝肉刑之除仁厚為心獄因幾斷三代
之下稱美德焉然肉刑雖去而創法未安兒鉗過輕
略無懲創笞數過重至于死亡下迄江左五朝猶病
笞法太刻惜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
刑以全其餘生夫肉刑卒不可復而生刑但用兒鉗
輕重失宜莫此為甚隋文立法累代折衷始定五刑
永堪遵守既除鞭刑梟首纓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
當免之權慘烈之狀罕聞積害為之一掃蓋肉刑之
法除萬世受漢文之福也五刑之制定萬世賴隋文
之澤也且先時決杖之人均于背背新杖之犯先予
重杖鞭背之法除則唐太宗之盛事也死杖之法除

則唐德宗之仁政也宋又有折杖之數而杖刑愈輕
 明始有充軍之條而流刑隨廢蓋自隋以來法令滋
 善屢經仁聖之主計加慎恤之方是以出入惟嚴斟
 酌至當近今律法多本前朝五刑之正則笞杖徒流
 死也而同一死罪有斬絞之不同有立決監候真犯
 雜犯之不同同一笞杖徒流有幾十幾年幾里之不
 同有酌決折贖并贖有力稍勞者則罪之不同
 五刑之外則徒刑之門三如三流准徒四年雜犯斬
 絞准徒五年差徭比流減半准徒二年是也流刑之
 間五如不分流遷徙安置充軍邊外為民邊遠為民
 是也死刑之門三如凌遲梟首戮屍是也其中情分
 故殺人區首從罪別公私律分加減又有十惡不原
 之例又有八議未減之例旗人犯笞杖有計數加鞭
 之例旗人犯徒流軍雜有計日枷號之例義刑義殺
 之例至公至公之心無教之道陳臬之常煌煌乎與
 千古共之可也若乃刑書之始起自呂刑雖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辭然中古以降俗薄政繁苟上無畫
 一之規則下鮮過趨之的晉文公有被廬之法楚文
 王有僕區之法子產鑄刑書荀寅鑄刑鼎李悝仕魏
 掌有法經商鞅相秦改櫛為律蕭何採秦雜法定律

令九章律所由成也叔孫通益律所不及為傍章十
 八篇例所由興也唐宋以後分為四門禁于未然者
 勅也禁于已然者令也設于此以得彼者格也立其
 制以為規者式也在唐如刑律統類在宋如金科玉
 條在元有風憲宏綱在明有大明律令類皆代為因
 革其間損益互殊今日律書悉仍明舊冠以名例事
 分六部卷計三十條凡四百五十有九對酌情理大
 律民生蘇子瞻曰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盡
 善反覆其書未嘗不惻然于三尺之難平也重輕出
 入之際係生死德勸之權求得其情誠非易易如使
 一不得當則死者不可復生降者不可復籍以爵國
 法以戕民命心何以安古人所以下車泣罪解網存
 仁于凡吏之循良者譽與不撓其法盜環不枉其刑
 而諄諄于出生入死間者盡其心必求出于仁義之
 至中而後快然其無憾也然則爰書至重酌議最難
 欲清刑獄之源先布公平之政一在簡條例以平比
 照一在法猶吏以除舞文一在頒律書以教士子律
 為百王不易之成法例乃一時調劑之權宜律有定
 例無定律常少例寢多今欲小民不犯法則必使之
 知罪名使之知罪名則罪名安可朝令而暮改今欲

法官不枉法則必使之按律令使之按律令則律令安可劇案而盈凡自比照法繁引援例廣意所欲陷即援重例意所欲出可引輕比上下其手以爲利低昂其事以爲奸以彰明較著之規寬爲模糊蒙混之術是雖立法者制事以慎存心以寬今日恐有未平既發一令明日恐有未平又發一令積之既久一情兩罪彼此相懸反資奸究之苞苴適作蠹書之徑竇民心安得不惑執法安得不移故例不可無律不可易軍事情未備而臨時奏貳毋立案太多致引援互異盡乎情還求準乎理窮其變惟在協其心參考異同創繁就簡犯此法則惟此罪斷此罪則惟此刑兩罪並發則可從重矜疑未決則可會議一定不易兩造皆知蓋行法在久久則信立法在簡簡則明歐公之言不爲無當此條例之當簡也世之吏書出身不本于士夫策名不由于置齒禮義所弗顧姓名不可稱開節最通黨與尤熾大都父傳其子師傳其弟習熟律例以欺官長故法司一遇疑書例案不能悉就多憑吏書作解輕重鮮能自裁賄賂公行囊橐滿載官印明知其苦而亦莫敢誰何蓋彼固確然有例可憑有案可援況還其含沙之旨非有捉影之能凡屬

不肯官司均恐將來事發難以覈索提撥神明推挽方輿之轉相依倚又誰肯搜剔盡奸向來部院吏書不下數百而浙江紹興十居八九藉其相傳有自盤旋最深今則嚴革部費之名打點有禁立爲五年之限役滿則更然其羽翼最多僞變百出囊身假面匿影形易姓氏以相欺變出處以爲幻陰陽人鬼窮詰寔難安知昔日所退非卽今日所進今日正身非卽昔日副手恐限與不限同更與不更同也是在所司嚴刑查究明立清冊于進役時使有保認于退役時使有歸着則新吏未能熟極生巧舊吏亦難明法潛回竊弄鬻獄之端庶幾少息此猾吏之宜沐也世之學者惟知讀古聖人之書不知讀今聖人之書彼豈以律爲殘忍不仁治之將恐壞其心術一折而入于商諱乎不知精微詳晰酌古斟今如衡之平如鑑之明律固天理人情之至學士大夫並宜講明而切究者也象魏懸書古者朝廷之政也月吉讀法古者閭里之教也講法律以儆愚頑此十六條之訓也揭刑名以張衡路此雍正二年之例也且吏律公式之條首編讀律令官司不曉律意者罰俸及笞諸人熟讀明曉者免罪一次無如有司未能力行士子亦

弗之省宜乎犯罪者多而知律者少也若將律令頒布學官俾與五經並行誦習闡揚試士判式從新務明乎律之意無混乎律之文設為疑難之端爰觀剖斷之識點其味安簡其精明庶凡為士子者出身加民之時內不專靠幕賓外不全憑胥吏家修勵行之日內而知所儆惕外而有所防閑天下之人亦皆肫然于國法之雅犯而成惡之難欺一道同風何必道人之本鐸也此律書之宜頒也夫科條簡則平反得宜猾吏除則深文自去律書布則法今常明由是天子破法存仁士官守法不屈獄囚清和氣達天人感

欽恤

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殺人之內有生道焉蓋先王之用刑也出于不得已人但知犯罪之人桀不足恤不如民之所以失足者何故而其所以犯罪者何由良以教化之未周而撫綏之有缺正先王所取以自責者也仁人君子苟有哀矜勿喜之心則夫人畏吾之刑威夫人感吾之德意不必法外施恩輕言刑措而仁心仁政即在是焉一刑具宜較也鞭朴之刑極權之具丁古所用足可懲奸乃有深文

酷吏造為訊囚虐法應得之罪尚猶未定而非分之責已自不堪朝廷之設法有常而法官之用法不可知也法官之用法無常裁卒之賣法尤不可知也今之則其視古為輕決責者惟笞杖鞠訊者惟夾棍法既盡一豈致重創然笞杖一也官為政則大小長短不同吏為政則輕重生死各異夾棍一也官為政則長短粗瘦不同吏為政則鬆緊緩急各異且竹木有新舊體質有燥濕以及枷號有重輕鎖鑰有寬嚴設在官一任喜怒在吏一憑貨賄小民皮肉何以自全自非良吏留心於定程式能保生者不抱恨圖中死者不合冤地下耶一治獄宜速也重案拘提勒連百人質訊供詞累淹旬月詳解者既自下而上駁勘者復自上而下役皂需索供用支吾途解艱難從狎沉抑詎寒大暑告者何人蕩產破家不繼其費此在重犯因無所歸而無辜枝連累湯事內亦且囊三木嬰金錢因之廢業離家出至數年不釋人孰無情誰能堪此凡應完結者即行完結應放免者即行放免應保釋者即行保釋苟非首從之犯當具親詞凡屬干連之人悉從散遣無辜免一日之繫小民享一日之安即有質詞宜提亦可錄供送仰各歸本業團團漸

虛易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曰乃懸獄。刑無留。有罪所爲法內之仁者此也。一獄囚宜也。唐制獄官五日一處。因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病給醫藥重者擇械其家。一人入付宋太祖以暑氣方盛給獄掠五日一檢視酒掃獄戶洗穢械給飲食病給醫藥小罪未發即時決遣。軫恤若是造福何窮。夫在極惡之人誠宜令其少嘗此苦。俾知大典之不可干。而輕犯者流事非重大。偶遭此厄。雖悔何追。獄吏肆其鞭撻禁役苛虐。狼虎衣食不給。寒暑交侵。妻孥之見何期。俯仰之資無策。兼以地氣所感。不比尋常。或秋監早。

論平糶養老

九

濕或積垢不除。疫癘易櫻。剝膚誰惜。淒風泣雨。衆對慘然。使羈獄君子。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能不爲惻然。憂而聲然警也。那一質訊宜明也。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飾而色奪。喜怒哀懼。現在聲色。奸貞猛弱。候在視息。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周禮五聲之聽。詞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則形。無所遁形。無所遁則罪有所歸。放撻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血。稱輕重于毫銖。考革類于參伍。王者立五刑所以實。而逼小人也。事發。

則案成情寔。則罪當。拘私則刑及受。贓則吏誅。呂刑五過之司。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法。無可貶也。法不貶而刑不通。誣者服而誣者窮。折獄片言。幸是道耳。一定案宜詳也。治吏權之所在。刑罰人之所畏。撫楚之下。何求不得。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治吏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公當之成。斷淑問如皋陶者。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彼其深刻。豈憎人哉。自安之道。在人之死。遂不惜以功名易民命矣。故熱審有減等之例。重案有三覆之奏。內有九卿三。

論平糶養老

十

法司會議。外有臬臣。各上臺駁。審在上不患其不愜。而在下不必其盡愜。在官不患其不公。在吏不必其盡公。失出入故出安入。寬每失于不覺。事多悔于難追。供審之時。能不慎重。總之刑具不較。則必苛治。獄不速。則必淹。獄以不恤。則必因實訊不明。則必濫定案。不計則必寬。夫滿堂候酒。一人嚮隅。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王者之于天下。豈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懷恨于心。誠恐傷天地之和也。所以刑罰之威。不敢弛于上。而德澤之流。仍得偏于下。至于緣結息之愛。爲放宥之條。古雖有之。然而救者先。

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爲人之仇讎法爲人之父母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是以刑者藥石之治病而赦者奔馬之委轡也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重輕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于是赦遂爲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狡猾之黨皆知赦之不久而益以橫行怨毒之家冀其憤之一雪而反爲寬宥令惡人高會而薛陀老盜服威而過門孝子見仇不得討失主覩物不可取紀莫亂焉法莫壞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是故春秋肆大告胡氏刺其壞法太宗縱大憚歐陽謂之求名吳漢將沒而丁寧孔明治蜀而不用赦之無益于治道而有損也前賢論之詳矣然而自古在昔按以常典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異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

法學彙編

士

負者謂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雖竿高揭驛馬呈流蕩垢穢瑕與民更始豈非一時美事然而賢君赦希而實後世教敷而文必不得已如熱審減等可也更不得已既赦之後將援赦豁免罪人詳記檔案赦後再犯加倍罪之可也不然治世固有體先王所爲欽恤者豈在此區區小惠間哉

獄訟

折獄者以息獄爲美聽訟者以無訟爲期大獄不能以遽息但折獄不枉卽與無獄同訟不能以遽無但聽訟無冤卽與無訟同夫天下雖大一理而已事故雖多一情而已以理定理雖拙亦智以情度情雖昧必明務在精明以設法忠厚以存心公平以決斷一切獄訟之至何殊衡稱之平以人命言之人命有真有假假者自縊投河自刎真者謀殺故殺劫殺聞毆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七殺中惟謀殺聞毆殺自縊等類惟威逼致死謀刑至于誣告陷人移屍圖賴又流俗最刁之習小民無棄之災也大抵控告人命假者居多十紙人命狀詞究無一紙是寔拘時虛寔易辨告時虛寔難分或未死而冒爲已死或病死而冒

爲枉死或非親而冒認爲親或別縣而冒作本縣或
遠年而冒寫近年甚至無其事又無其人控告紛紛
無從究詰所以然者類因狀格尋常易于瞞天造謠
務必別頒新式月定柱語開明被殺情節即令告者
自填詞後約番數行編署要款于上一曰冤犯二曰
兇器三曰傷痕四曰處所五曰時日六曰丁証六項
內有一項不填定係虛誣即將口稍遠亦屬舊事又
或相驗之時項狀一有不符先懲誣告之罪後審致
命之由如此則虛者不敢告告者必不虛而假命之
弊息抑假命狀詞既息則真命審發宜詳未死者立
限保辜已死者登場親相不妄衙官不延時日固矣
而屍身全在初驗初驗全在比對傷痕帶同仵作行
人核明洗冤等錄修令年犯與身屍合克仗與傷痕
合傷痕與狀詞合傷痕多者以致命爲主下手多者
以重傷爲主速提兇器急取口供衆証明白典情可
憑然而相驗片時弊端百出人命是假不難假處爲
真人命是真不難真中作假苦主姑爲奇貨不無張
大之詞兇徒百計求生豈惜金錢之費况仵作無不
受錢之手丁証非不可賄之人或增減分寸或亂報
青紅或指發變爲真傷或掩真傷爲發變官府既無

凶獲不肯偏視身屍但爲執筆填單遂致重輕信口
初案定後發爲難即經批駁易官更件而賄賣屍
格約與雷同一場如是場場如是本邑仵作如是經
乎他處仵作亦如是定而復駁驗而復檢是死者生
前既以捷刃喪命死後又以蒸煮裂屍其始欲求問
官疑弊一視而不可得其既欲求本屍全骸歸土而
又不能若使事確抵償猶或贖日萬一不果枉受刼
靡役臺有靈其能無憾于九京耶故遇人命重情最
宜詳慎輕拆不如詳檢詳檢不如速驗速驗又不如
細審細有無憑疑獄其可造次成之也茲以盜案言
之盜一也而有強有竊得財一也而有搶有刼搶刼
一也而又分白晝夜間同夥中又分得財不得財拿
獲時又分拒捕不拒捕至于窩主造意殺傷人命姦
淫婦女情尤可惡罪尤獨重盜賊踪跡極爲詭秘求
得其寔事非一端一踏勘爲先地方失事有在村莊
有在道路有在禁城近例無論強竊必須親臨勘視
蓋必明火執仗之跡確鳴鑼喊之跡真來去之路
明隣佑之供合情由在日歷歷如親則追捕有據一
緝獲爲要捕役賊盜聲氣素通失事情踪弊皆預悉
責其立限緝捕原有成竹在胸特患使之不善鮮克

成功未獲。則賄縱已發。則勒令寬放。緣素威權。盡出其手。蓋必責成。獨專賞罰。必信而真盜可得。一供審實。許拿獲在于捕役口供。出于賊盜捕役。或拿他盜抵填。或擒拘摸塞。責則不難。以別案混此案。盜賊或供仇恨。平人或扳股。寔良情則不難。以真盜寬假盜。故于賊盜之口。當抑之使閉。無導之使開。于獲到之犯。當以又答一民為憂。勿以又得一盜為喜。且未審時。宜禁捕役私拷。臨鞫時。宜令逐名。開訊聽審。時勿令原差上堂。則盜供可確矣。一起贓貴速。同夥以眾供為憑。真盜以真贓為據。而贓有現在有花費有藏

治平叢書卷三 獄訟

五

匿有抵換有寄買有寄藏。並宜隨供隨起。隨起隨給。然而捕役抽換有弊。失主以非所失之贓。不敢冒認。賊盜知入局役之手。又不取明言。則賊乃真賊。贓無真贓而結案。無期矣。抑起獲。竊擾有弊。人家典舖之貿易。非盡知情之人。而捕役搜取之。橫行類多。嚇許之眾。則劫財者盜起。贓者更甚于盜。而被害無窮矣。為法吏者。窮其弊核其情。而又自慎于諱盜之辭。謂力行大弭盜之良規。則于盜案。思過半矣。以姦情言之。嫌疑遠則襲狎不生。禮義興則滯風自戢。富貴之家。以放逸而生邪慾。貧賤之家。以飢寒而喪廉恥。克

悍有恃勢。強輕弱。多忘名分。丁是有情投意合者。為和姦。計賺昏勾者。為刀姦。強暴逼污者。為強姦。強姦真偽最難辨別。不比和刀情。真易見。有其初。原屬和姦。迨事發變差。因羞成恨。而以強告者。有因爭寵失好。由愛生妬。由妬生怒。而以強告者。有親夫原屬賣姦。因姦夫或財盡力窮。不能飽其淫慾。故告強姦。以為割絕計者。又有本人原屬無姦。因親夫欲報仇雪怨。不能保其必勝。故以妻子為苦肉計者。種種虛誣。殆難枚舉。即云喊救時。聲聞于外。有隣佑耳目。可憑提姦時。情迫于中。有奪獲衣帽。可據然。隣佑止聞聲

治平叢書卷三 獄訟

六

音。不能以耳代目。衣帽雖云合體。笑難以竊為據。則和刀不能定。非刀斧恐嚇。有不能伸脫之情。非繩索網縛。有損傷膚體之形。情勢慌張。有毀裂衣服之屬。則強姦又不能定。將以為真。而生之是長偽也。且無以服被告之心。將以為假。而縱之是誣也。又無以全貞婦之節。况犯姦一也。而犯姦之人。有凡人親屬。長賤官吏。不等提姦一也。而提姦之人。有本夫服屬。同居應捕。不同君子于此。當按律定擬。以正風俗。原情察隱。以別矜疑。且刑以禁之。先教以化之。男女有別。婚姻以時。清其原。正其本也。禁三姑六婆。不許出

入人家禁年少婦女不得燒香遊玩禁青樓娼館必嚴行驅逐防其漸杜其微也夫如是桑間濮上之習庶不復見乎以訪犯言之地方豪棍盤據衙門上司風聞輒行拿訪然為地方除害反足為害為地方去蠹反以滋蠹則以老姦巨猾力大黨多其平日也倚權造事好惡逞其胸臆生殺出之囊中其被訪也嚇詐株拔以姦蠹吏為爪牙以溫飽家為魚肉以囹圄為壘斷以賄賂為生涯故積年勢豪交通上下陷害良民羅織官府名為造訪省郡地方奸棍歌家料連各屬主謀發縱名為窩訪其間貪緣賄縱刪抹姓名則名為窩訪受人囑托硬砌無辜則名為做訪故令奸黨四出招搖而有力潛行買脫復又裝害他人又名為換訪列此人之欺慎局外之耻以待賢審當前翻到別人身上又名為借訪賄賂未必皆真復捏無干佐証或稱過付助惡致使拖累衙門又名為乾訪訪之名最多訪之禍最烈至訪犯身罹憲網各衙吏通同打點捉生替死捏影捕風故為熱鬧一番仍得安然事外間有惡貫滿盈上官坐名取款而吏役報知本犯落令自開款單明中正契之產妄填白估封簽中表至戚之親捏作冤仇對証迫上官研審方不

勝切齒而群佐譁然毫無的據遂令莊山一座化作雪水一杯執法者無處下針玩法者終成漏網及至風波一過心膽愈豪所謂訪拿一番加勅一道其為禍害可勝言哉是在觀風御史各省刑臺訪聞密而確拿獲速而真懲治猛而烈則地方受惠無窮善長可保無虞矣凡此四者獄訟大端至于逃人有烟戶可查田土有文契可據婚姻有媒妁聘定為信家產有尊卑嫡庶為分債負有契約執照為案均宜隨地立法因時制宜推之以情而情可通準之以理而理不背則人情雖險風俗雖偷而精明則不敢欺愚厚則不忍負公平則不可撓政簡風靜挽今從古津水頌獻囚之美甘棠歌聽訟之人微自息而訟自無其在斯乎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三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四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治河

欲施治河疏鑿之功先知河有自然之性性不順則功不可成功不可成而欲強勉以制之于是堤防偶立于目前冲潰即繼于事後而其勢終不能以相敵夫自古迄今所決之道非一方所修之功非一日所築開鑿疏濬之計亦非一人然而塞于南則注于北束于彼則又注于此議築之功未竣奔塌之勢已乘工程累年役徒千萬內帑所發動以萬計滔滔乎竟

治平彙要卷十四

一

視黃河為中原之決癰潰疢咸束手而無可措是豈河誠有必不可治者哉無他苟且之計不可為而本性之宜不可失也河源發于星宿海東行三千餘里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至積石禹導河所自始也由是歷龍門抵革陰為崑河下砥柱及盟津過洛汭至大伾為滎河過降水至大陸九河分流逆河入海為寬河因其自然之勢以為利導之功禹之明德遠矣自禹加後水波不起無河患者幾八百年蓋自殷都五遷河患始多自周徙於礪故道遂失三代以來兩漢為甚其間端則文帝時酸東之決也其尤劇則武帝

治平彙要卷十四

二

樂亦嘗復之正統時張秋之沙灣一決河始全徙于南而會通淤故景泰亦嘗塞之然弘治金龍口一決而復衝張秋正德飛雲橋一決而復衝運河嘉靖決野雞岡萬曆決黃壩口崇禎決開封城大抵淮不受河則淮溢河不引漕則漕竭遷徙之不定亦衝決之時間是故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丘瓊山論之詳矣然惟其決之也易則其治之也難惟其決之也無定形則其治之也無定法大約治河之策總不出乎賈讓之言其言徙民居于

冀州放河使北入海上策也穿漕渠于冀州使民得以溉田中策也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遇其災則爲下策矣後世所爲者非皆其下策乎至其所以治之之法不過疏濬塞三者而已疏濬之別又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紆者鑿之以爲直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河身者狹難受水以計闊之廣難爲岸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聚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板築修築補築有刺水堤截河堤縷水堤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

治河

三

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錢用草用木用戣用槌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口視中流又難北岸視南岸又難凡有事于河莫不兼用其術然而不可不量者時也不可不擇者地也不可不審者勢也不可不順者性也昔之議河有以決口爲不必壅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河停漕淤雖有傍決將安所用謂決不必塞可乎又有以護堤爲足恃而疑遙堤之無益者不知河快萬里甚近則迫逼難

容達則容蓄寬廣則過不如縷可乎又謂海口淺壅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潰乃二潰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潰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通立幾故道之萬一謂別鑿海口可乎又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惟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皆堰工可乎他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濬以灌溉余觀欲于平原多爲之委丘濬欲于下流條爲數河籍籍紛紛盈廷載道揆之不達于水可改水之理耳若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

治河

四

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惟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堤防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堤則進退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開堤則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寶應之堤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過矣夫如是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并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潰也急蓋借水刷沙之效有明濬季馴已較然鑿之必若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則堤既遠而黃鵬可恣是寓分子

合矣若謂何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葦蒿于禁矣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河淮合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關河身不決而自深得淮羽翼而益深是用淮于河矣如其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若正河不塞支河亦不能常開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是以他水利于分而河必不可分他水利于緩而河必不可緩他水利于迂而河必不可迂夫黃河濁水也以斗計之沙居其六水居其四若至伏秋沙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汎濶必至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

津冀卷十四

五

停則淤之漸矣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下必于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疎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河水泛濫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故善爲計者惟未決則速其堤岸使水有所游衍既決則疏其下流使水有所歸向如是而已矣至其修治之不可緩而險要之不可弛者如雲梯關淮黃入海之咽喉也高家堰淮揚一帶之門戶也清河口淮黃交會之所也臨清開閘衛交會

之處也馬廠橫堤所以遏黃淮之洩出也歸仁集堤所以遏離湖而入黃也思慮衆防因時制宜事在人爲耳而人爲亦有數端如築隄有法也取土宜遠切忌挖取堤式宜坡切忌陡峻挑河有法也河面宜潤須防岸坍河底宜深須如錫子如築順水堤專爲迎溜之處也上水廂邊堤宜下水廂邊堤宜退如造減水堤必于卑窪之處也屬翅宜披長之形跌水迎水有長短之式如建石閘以節來水也必擇堅寔地基建涵洞以洩積水也必須明設石閘如審裁臥柳長柳以護堤則可以擔禦風波又可以供資埽料如

津冀卷十四

六

多栽蘆葦茅草以護堤則雖有風不能鼓浪即雨淋不能刷泥凡此皆治河者所詳詳焉而慮之者也田是官守則有備夫民守則有卿夫畫防則令捲婦聽用夜防則立牌面分查風防則細龍尾附堤雨防則遣人夫巡視又有所爲閘壩一被此開即閉後開單日放進雙日放出滿漕方放放後即閉是也又有所爲盜決或有坡水稍積決而洩之或又地土磽薄決而淤之或有仇家相傾決而灌之或有隣隄相伺決而壞之是也繁此數者均屬要圖而大智之人行所無事河勢好直疎之使直則水勢暢河性本急順之

使急則水性諧故曰欲范治河疎鑿之功先知河有自然之性

水利

因民之利而利民者善利民者也順水之性而治水者善治水者也水利之說三代未聞焉蓋古者井田之行方里爲井井間爲溝方十里爲成成間爲洫方百里爲同同間爲澮由是遂以達于溝溝以達于洫洫以達于澮澮以達于川川以達于海則夫一同之間而捐資治之地以爲溝澮之制捐賦役之人以治溝澮之利者蓋不少矣是以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

管子集解卷十四 水利

七

如神禹決九川距海濬滄澮距川周禮遂人掌邦野匠人爲溝澮稻人掌下地所爲行所無事不言利而利世常者豈嗣後孫叔敖起兮陂公孫脩脩封澮楚爲規便猶不失其道也自秦人開什陌廢井田而溝澮隨之以壞尙賴有民社之責者因川澤之勢而興溝澮之功非惟農民賴之抑亦爲國家萬世無窮之益矣魏史起引漳水而鄴郡大治秦鄭國開渠而關中沃野文翁穿滄口而蜀郡富饒李冰鑿二河南流而陸海吞京引汾水于蒲坂白公穿涇渠于谷口見此作大渠于六浦事當時通渭渠于長安

莊熊攀龍首于馮翊召信臣造鉅盧于南陽桑弘羊復輸臺于內郡馬臻築鏡湖于會稽杜預決陂塘于荆楚張閼立曲河于丹陽劉義欣治芍陂于壽春裴延傷發沈梁于燕郡李襲舉引雷塘于淮海長孫祥決白渠于雍州孟簡開孟漬于延陵仲淹築海隄于通泰許景山修蕭何故堰趙尙寬修信臣舊渠前人成功俱有可驗開一渠有一渠之利築一堤有一堤之利爲救時之策亦經久之謀雖其間興大利者未必無小害而因地勢計天時修人事豈皆計成于自便而害生于興事者哉所爲計天時者天時有盈涸

管子集解卷十四 水利

八

而爲之節宣則開濬宜先于秋冬而修築宜在于春夏也所爲因地勢者地勢有高卑而爲之利導則開濬宜施于亢蹇而修築宜急于平窪也所爲修人事者人事有勤惰而爲之率程則開濬宜合于公私而修築宜均于貧富也蓋言水利者所以使國家享膏腴之慶小民賴車馬之益者其術雖多不過一宣一洩而已矣顧西北皆曠土常患水之少東南皆澤國常患水之多抑西北亦非水少而濬田之水少南東亦非水多而壞田之水多何則西北之木易洩而難蓄東南之水易蓄而難洩易洩者一去而不留故早

則赤地千里而土不得不曠易蓄者一溢而四出放
 潦則洪波萬頃而田不得不涇此所以議也田者多
 在西北而議水利者多在東南也夫天下之財賦莫
 重于兩江而兩江之財賦莫急于水利即以淮揚言
 之其形勢南襟大江北帶黃河西仰淮流東俯滄海
 其間延袤千有餘里射陽諸湖匯集其地運河如線
 橫直其中西則恃翟塘一帶諸水閘以為之障使淮
 出清口會黃入海而淮揚得以寧居東則恃危堤以
 外諸海口以為之洩使高寶諸邑分水入海而七邑
 得以寧居南則送稻白塔二河分兩水以沃江北則
 或由廟灣逆流而上或由天妃石碇順流而下或由
 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支河不一脉絡相通至于
 高家堰二郡之保障也阜陽河又二郡之關鍵也今
 于此二者已大興工作挑濬得宜獨是山陽之洪澤
 水勢漫高江都之五塘久淤故址苟沿途相度分濬
 支流修治河身復諸舊閘則水旱無憂田禾不病而
 江以北之水利興矣以鎮言之五河之水不便則丹
 徒必淤練湖之障不修則丹陽必病城村第港之水
 不濬則金壇必塞安得有如許元蔡流者而復修其
 遺利也乎以蘇松常言之則三郡之安堵也惟賴索

濟江之安堵也惟賴三江而實所為三江既入震
 澤成定也震澤納百川以注江三江漫湖水以入
 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是以震澤者平定而無震
 之患民物又莫財賦充盈定由于此三江者合于隴
 山湖者曰淞江出于白蠟湖者曰東江訛為劉家港
 者曰婁江今則東江已塞為土吳淞又失其歸三江
 僅存其一而以全吳東注之水獨歸于婁江此婁江
 所以為咽喉要地也他如在蘇州則為常熟之白茆
 崑山之瓦浦在松江則為華亭之漉濱上海之黃浦
 在常州則為宜興之百瀆武進之魏村苟非疏濬河
 港以資灌溉建修閘座以時啟閉則雖禾黍之鄉未
 必不為魚鹽之區爾昔楚相力開申浦以溉民田李
 禹卿中截太湖以堤止水至憂忠靖掣三郡以泄吳
 閘文襄聖湖沙以成田祀其于當時大有裨益然
 和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難底定
 之本哉乃者劉河白茆並行開濬此湖海二區之脉
 絡江浙六郡之要津雖在康熙年間劉河已經張裕
 所開白茆已經慕天顏所濬而為時漸久湮廢有年
 今復動用帑金勸工告竣盡除淤塞以杜泛濫之虞
 廣畜水泉以收膏澤之益誠一勞永逸之宏圖而萬

世長江之大澤也。若夫江寧則余家堰東連太湖西入長江。秦淮河出自溧水流入方山若原壩。因時整理。本身逐次疏通。則江以南之水利亦興矣。夫抵江北之地。淮黃交會。其勢迅迅者。慮其衝三吳之地。古曰平江。性柔者。慮其泛。慮其衝者。開之不可不廣。趨之不可不直。慮其泛者。築之不可不堅。刷之不可不深。古人所謂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也。至其開疏治之法。開新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下。遙遠不如取近。開新者分支河也。分支河則所經之地必壞。民產所動之土必非熟地。劉辰所以止修減水閘而惟築過水門者。此也。築高者起大堤也。起大堤則水雨之時潦不下。過防岸之土久必漸淋。元凱所以慮成敗之日增而憂良田之被害者。此也。遙遠者避險工也。避險工則其途稍迂。為費必廣。其工既大。所毀亦多。林鶯所以不從七里港開漕而從甘露壩與工者。此也。然則循舊雖繁。而易通。就下雖堙。而易達。取近雖深。廣而易成。此固將以利民耳。而豈所以厲民哉。雖然。地有其利。而人有其樂。其間固有不可勝言者。予通久占官地。必多方阻撓。一弊也。吏胥一奉行。文必借端科派。一弊也。動作多用夫役。或侵廢

山功一弊也。內帑支費錢穀。或於開乾沒一弊也。有司給發工銀。或公行扣剋一弊也。河臣怠緩稽查。或派草告成一弊也。使不為之深計。焉民與河有同竭。耳。是以水利之所關。當責成于守令。而平時之豐歉。即為縣官之考成。凡可以為旱潦之備者。各舉而治之。開昔之賢令。其立法也。準田起夫。計工給食。督夫以圩長。則朝夕同事。而無呼集之勞。給食以田主。則祖稅相關。而無扣勒之弊。是以民皆勤功。水無失道。旱則引江湖之水。以盈溝洫。澇則洩溝洫之水。以注江湖。為利無窮。所宜遵也。若夫役之遠且大者。分段興工。隣方協助。是又非其任焉。奈何有好事者。鑿鑿專訪。不問便宜。而思自以為功。豈蘇軾所謂朝廷本無事。何苦而為之者哉。

啓屯

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天下無不可耕之土。亦無不能耕之人。惟有土而曠之。有人而游之。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于是乎有偏勞之患。有待哺之患。有飽輸漕運之患。一人耕之。衆人聚而食之。一方耕之。四方仰而食之。食之終不能給。以致呼嗷呼。庚無足怪也。是以足國用省。轉輸闕荒。蘇歸游惰。莫

善于營屯蓋自晁錯請募民耕塞下而屯田之說始起武帝置校尉屯田之法始行自是而後若鄭吉田渠犂以破車師營平田金城以困先零魏東抵屯田于許下蜀孔明屯田于渭濱鄧艾屯兩淮歲完五百萬斛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唐因李終之請命韓重華舉于代北宋因黃愁之請命何承矩墾于河北元虞集以京東瀕海欲築堤捍水為田脫脫以京畿近水因召募南人耕種明祖用床站之策立法分屯并栽樹木文皇用黃福之策官為市器永不起科其法大約于衛所有閒曠之土分墾人于屯堡之間七分守城三分耕種遇有敵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彼三代寓兵于農之意其猶有存焉者乎如其因地制宜隨時立法能足兵以足食足食以足民兵屯可也民屯亦可也屯于邊可也屯于腹亦可也復舊屯可也開新屯亦可也兵屯有以兵恥為農為不便者不知將帥能以身先之莫敢不勤矣有以兵民雜處為不安者不知軍吏能以法調之莫敢生心矣民屯有以官給資糧為耗費者不知俟秋成計直還官則不妨市牛鑄器而與之矣有以召募游民為難戢者不知令官生挾貨募

民則不妨分區立長而治之矣屯于邊則先無擾民之害乃可收耕田之利雖今者邊鄙不寧而修葺不虞必如古人乘邊塞列烽烟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壑可以限隔有營壁可以休息架木以為燕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游兵以防寇抄如是則邊屯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于賦畝之中矣屯于內則先辨高下之宜乃可施耕鑿之用雖今者沃土固多而棄地非鮮必如古人開草萊披荆棘而且截海濱之鹹水以為田引湖蕩之蓄水以為溉灌川瀆之流水以為滋地高可因其性土寒可別其宜共勸成功以為永業如此則內地之人自盡其力而無力之所不能為各變其利而趨利之所不能已廢得以立成夫禾黍之鄉矣至于舊屯則為時既久奸弊轉多或占種于官舍或侵奪為田或展轉盜賣而屢失其主或互相欺隱而併失其田飛詭影射賠累無窮惟徵本折以定額據完欠以查桑履畝而行清丈之法立限而嚴出首之條則舊屯可無欺矣至于新屯則始謀方集經費必深或墾多報少或墾肥報瘠或墾荒之費浮于買價致民畏縮而不前或官府有私故爾虛增以冒成功而議

敘浸漁隱結作相沿惟監臨勸課盡其勞神於富
戶爲之倡聽民自墾自報而胥吏不得阻撓令民隨
墾隨報而田畝不敢掩藏則新屯可無弊矣總之時
地不同利災雖出不患無可屯之地而患無善屯之
法不思無善屯之法而患無司屯之人今者以墾荒
爲要務定升科之例不用三年起科水田六年起科
旱田十年起科而又恐事之未易治也特設御史以
董之循諭州縣以獎之兵法曰屯田一石可當輸二
十石上以省供給之煩費下以滋富裕之淵源況當
此無事之時而收此自然之利給此無產之輩而永
爲世業之安百穀豐成烟火相望于以爲么安長治
之基在此舉也奉行者可不慎諸

古方略四十五卷續編六卷（一）

〔明〕余懋衡輯

明崇禎十二年書林張詒

謀忠貞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張爾公先生評定
余少原先生編次

古方略

書林張詒謀梓

古方略序

予屏居山中數蒿目
天下事念遠邇震髡
靡寧歲賴

古方略

姜序一

一

天子宵旰勤治思得方
召頗牧任之意良至
亡何士空言罕尺寸
效識者閔焉予繇是

歎古人思患豫防深

且遠非恃其長治治
于未亂而已嗟乎今
天下何如哉何如哉

古方略

姜序二

二

一日爾公張子繇
陪京以書來詒予古方
略蓋前冢宰少原余
公貳樞時所定著者

爾公之言曰方略非
專言兵而深于兵

王事維棘士不皆趙括
房琯用佐安攘效可

古方略

姜序三

三

躋足待願序而傳之
予時周覽其書凡古
征守詆謀罰賞之屬
文儒循吏大將經權

緩急之宜歷然足觀

變史氏編年區分條
貫以適用爲準諸去
取是非斤斤內中國

古方略

姜序四

四

外夷狄進君子退小
人出入春秋大義凜
乎不苟者竊嘆曰始
治于未亂之道也抑

亦可以已亂爾公言

豈誣也哉昔蘇洵謂

古人已往之迹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

古方略

姜序五

五

不可而曾南豐言書

之事乃已試者師已

試而措諸治視時人

自用孰得孰失誠哉

是言徃予奉

簡書入朝鮮間輯古錢

穀屯馬茶鹽漕權有

成效者如干卷欲師

古方略

姜序六

六

其意行之古方略寓

諸兵而治天下之道

具在皆已試而易曉

者也其足補予鄉者

闕漏明甚然私惟公

貳樞時

國家承平久當事方回

隱觀望公顧蚤夜大

古方略

姜序七

七

息痛武備寢弛擬繕

寫是書入

告所謂思患豫防者非

邪邇者盜蠭起秦豫

楚蜀患特熾黠虜叛

卒交蹂躪齊魯間藉

當時文武將吏率如

公淵識蚤見單思方

古方略

姜序八

八

略俾權計中積忠敢

外奮一旦有急摧陷

廓清宜還至立效惡

在倉卒乃求坐失勝

筭哉可嘆也已抑公
起家予鄉永新予從
里中悉公治實堅明
約束頗合古兵法又

古方略

姜序九

九

竊觀公所著王安石
論謂安石崇信章室
蔡卒禍宋及論華夷
大防則又歷舉漢魏

唐宋吐蕃回紇劉淵
鮮卑女直蒙古之亂
歸罪漢永平八年遣
蔡愔迎天竺爲夷亂

古方略

姜序十

十

華之始而重以士大
夫衣冠左袵爲戒公
生平持論如此它立
朝盡瘁概見諸古方略

一書本末詳爾公序

例予故略嗟乎後世

讀公是書當推原其

志剛乎治天下之道

古方略

姜序十一

士

惟古是師匪豫弗立

無徒以空言忽之哉

崇禎己卯仲春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前詹事

掌翰林院事

經筵

日講官國子監祭酒左

古方略

姜序十二

士

春坊左庶子掌坊事

起居注知

制誥奉

旨首起右春坊右中允

兼翰林院編修充

經筵展書官纂修

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

奏出

古方略

姜序十三

使朝鮮兼閱視海外兵

馬屯田錢糧等務

欽賜麒麟服色

新建姜曰廣序



古方略

姜序十四

十四

姜序畢

序

今年夏張子爾公游
新安秋返白門會虜
寇內訌與予論古攻
守法甚具爾公喟然

曰

王事益多難哉士不讀
史識古今成敗而能

制變禦亂未之前聞

予語爾公曰嗟乎史
學廢久矣以故士鮮
適用乃者取諸兵家

言觀之文繁事寡與
史弗合而史紀載襍
出尤易誤非不習其
讀之患患誤讀史耳

爾公乃出新安少原
余公古方略示予曰
是書也得之余子大
微類兵家言蓋折衷

古方略序

餘三

史事者治天下有餘
惜乎世方尚文辭知
者鮮耳旣而曰讀史
不慎去取信有如所

云爲史誤者它亾具
論李漢超等備河東
西羗得恣用關市租
賦世輒謂此備邊要

古方略序

餘四

略罔復計私金帛開
邊釁者范昆等治盜
誅殺二千石以下甚
衆一郡多至萬餘人

世輒謂此禦盜要略
罔復計上下交匿以
文避法者嗟乎讀史
罕所折衷其誤益如
此尤誤者史以爲戒
世往往踵其弊不悟
陳勝吳廣失戍期畏
誅故叛而或且謂法

貴必仙芝黃巢攻州
郡民困重斂者爭歸
之而或且謂斂毋緩
蔡京用李憲故事令
童貫監洮西軍金禍
此始而或且謂拔湟
州有功繇此觀之士
不善讀史誤天下可

勝道哉古方略不然
予繇是退而巡覽其
書始征卒間詮評昭
整凡爾公與予所嘆
紀載之襍與夫讀史
之誤嚴加是正而諸
所區列皆古智勇忠
義類足以制變禦亂

則竊歎公意深遠哉
史學其復興乎居久
之爾公復過予曰古
方略將鏤版行世當
必有知者願序其志
予慨然曰公是書必
傳達予聞少原公忠
貞端恪寢食關閩濂

洛間以天下已任閱
邊滅奴防薊諸奏狀
鑿鑿可行意公得史
學爲深比讀古方略

古方略序

卷九

益信況

今天子思致理平虜賊
日益訏蔑有一人亢
杆

國難者豈盡苟且冒恥
顧利哉繇智弗素蓄
臨事失機宜耳公之
爲是書智識機宜胥

古方略序

卷十

是焉出土大夫儻服
膺無斃神而明之惡
在治虜盜卒無術哉
抑爾公爲予言公出

處特詳蓋攷之公里
族故老言匪阿予恨
不及見公度其人當
後先忠肅文成在史

古方略序

卷十一

氏記籍獨是書章示
來茲也哉要之公梗
概見諸此而爾公與
公之聞孫大微中台

能俾公是書必傳咸
有功于史學者也因
次第其說而書諸首
崇禎庚辰仲秋朔日

古方略序

卷十二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通
政使司右通政前應
天府府丞南京尚寶
司卿吏部文選考功

司郎中奉

旨主計徐石麒謹序



古方略序

徐十三

徐序畢

重定古方略序

將與相事異而道同
理學政事與治兵表
裏道存乎史而已古

古方略

張序一

者出師受成於學反
以訊馘告漢諸將往
往入相唐初大臣入
則三公出則專閫類

多所建就豈時勢使
然其道一也世顧謂
武創業文守成安注
意相危注意將何哉

古方略

張序二

夫貪詐雜進爲偏裨
言耳將不聞道雖韓
彭有時而爲亂孔明
嫺將略平居寡欲思

過諸馭下制敵行師
之灋率本仁義後世
稱王佐岳武穆論兵
仁智信勇嚴闕一不

古方略

張序三

可每調軍食蹙額曰
東南民力竭矣推斯
志也可以相藉爲將
者沾沾攻戰取勝剛

果躁戾不還踵且敗
惡能持危創業勝厥
任哉或曰兼將相如
古山甫孔明指不數

古方略

張序四

屈安得盡若人任之
予曰國家分任將相
可也宜慎考相相得
人必能經營中外簡

賢將而責成功昔李
林甫以三道勁兵假
安祿山唐祚幾搖王
縉魚朝恩朋比尸位

古方略

張序五

虜至蓄縮退蔡京用
童貫策圖遼得七空
城而金禍隨之亡它
相不學故不諳史事

不諳史事故不習兵
不習兵故以國僥倖
至于亡嗟乎天下焉
有賢將相不聞道者

古方略

張序六

哉新安少原余公世
稱以理學政事治兵
者也公始釋褐令予
鄉永新撥劇整亂出

入古兵法迨貳樞虞
虜患日熾將相大臣
失人官事少闕叅較
前史舊迹取其合道

古方略

張序七

足裨時者部分第次
成古方略忠謨碩慮
具古將相之用竊恨
不及其生時與共論

辯也亟是正而版行之今天下棘且殆願二三大臣反復是書
潑晰古今文武將相合一之理推求漢唐宋任將相之弊復師古賢將良相治心養氣講學明理措諸政

事之間雖李林甫王縉蔡京童貫復出末由竊兵柄以危宗社方略之爲功不亦大乎而或者謂方略罕它畫徒蒐綴史傳迂言理學政事無益于兵予故按古方略本

末發凡舉例使後世
睹所自因爲之序以
明弭盜息民治天下
之道求諸史而裕在

下丁略

張序十

得其意變化之耳孰
謂將與相有異道乎
哉

崇禎己卯仲春月朔

六日穀旦

後學張自烈序



古方略

張序十一

張序畢

南家宰少原余公傳

賜進士出身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山陰劉宗周撰

公諱懋衡字持國徽州府婺源縣人登萬曆壬辰進士第筮仕永新令其政一本德教潔已愛民咨訪利病輒爲興革復學宮創明新書院與鄒比部元標王太密時槐鄒侍御德泳講學其中邑人化之相戒不敢爲非初江右未行官解法公至力請通行以紓民困歲早步禱三十里雷從麗巖上起境內霑溉劉儀部元卿作霖應錄紀異焉治永新

少原余公傳

忠貞堂

六載有聲後拜御史

上方急治礦稅巨喘嘶憲徧天下公上言增誅求無厭爪牙藉勢搏噬民并命滿望上得其微利而下受其大害所在激變恐有土崩瓦解之憂宜下詔罪已亟罷之以安社稷忤

旨將逮杖適雷震得免復因天變陳六事其略曰天於人君猶父也子無一日不面省父母

皇上可一歲不躬祀天乎比來靜攝爲宵旰興解駁薦恩燔柴雖特遣大臣恭代

皇上亦自拜大內而地非南郊難稱大報況天威凜

烈尤當曲爲祇承則郊祀宜親也聖學貴緝熙而儒臣顯納諫其爲責也薰陶漸漬而不自知今經筵久輟日講所進直解非無裨益然未及民瘼邊計吏治士風若創業之艱難守成之不易須待問難乃便發明則經筵宜御也大之卿丞樞次之藩臬道府職掌不同兼署未易今懸缺經歲代庖踰年精神既難以周詳事務漸歸於壅滯將來事體收拾甚艱天工人代竊不如此則官僚宜補也

少原余公傳

忠貞堂

臺諫之設非以備官用廣耳目而開聰明卽古建鼓懸鞀之意也今科道寥寥矣候補散館待選之臣不乏賢矣誠一朝布列言路令其以言事主被激於大義之不容已而發於積誠之無所爲自能持大體而略細故自能矢正直而依忠厚則科道宜授也天生賢才不易而聖世不鋼人於終身性時建言被謫諸臣其中固有光明俊偉之輩或涵養未到議論過激今居下僚之久更似主恩之深有從事學問而見道分明者有講求經濟而用世

優綽者誠論吏部採擷公論以共人之論列合其人之生平隨才器而酌用之豈直礪世維風陰有裨助將國家收得人之效賢士無在野之歎咸召和氣恒必絲之則廢謫宜錄也民苦礦稅極矣四海頻顛衣食無資姦徒亡命偏地攘搜商賈既半去其塗行旅又共怨於路老弱難存性命莫必若復秋禾失稔勢必盜劫公行方今幸賽作孽於遼陽五路跳梁於上路剿鎮已兆兵端北虜更讎盤踞當撤回採掘之使恭隨檢置生事害人之尤者

盡棄之法藉其姦賊以充軍實既洩神人之忿又省督藏之輸軍氣百倍行伍生色虐政之除何俟終日則礦稅宜罷也疏奏不省尋視釐長蘆一切贖罰皆解部清邊助學田贖貧生後周公廟祀是年游錢賑濟流離全活以萬計及代令有司銷餘贖備水旱絕無所私超按陝西稅瑞梁永播惡泰隴八年矣公屢疏劾之密揭其黨永寤甚暗貶夫以蠱進公瀕死夢神示方得解事聞

上乃撤永未幾并罷天下礦稅閭閻固原延綏兩鎮

邊務出定邊寧塞值胡兒數百南來見公按轡徐行皆大駭卽望塵遙拜從營宵遁其威靈潛伏如此旣竣條上安攘十事曰積錢樹脩險阨練兵馬整罷械開屯田理鹽法收胡馬散逆黨酌撫賞定經制累萬餘言詳具奏議中

上嘉納下司農司馬通行九邊其後以滇南未靖建州又見告

特諭兵部申飭馬報滿不得代與馮侍御從吾講明理學脩正學書院於關中旋因父喪免歸後數年

復以風望召掌臺理外計監癸丑會闈禁政府向高典試兼票擬公請勿令文書官入貢院以遠嫌疑中使欲入簾力拒之怒去誣奏御史不容送票擬

上問爲誰以余懋衡對

上曰是按陝西屢疏劾梁永者命收回文書繇是直聲振朝廷天啓初虜氛孔熾邊氛未平黔蜀間反者數起泊廣寧失守公時爲少廷尉陳防守要務以固薊鎮衛京師凡十二條原本於君臣屬屬弘

濟艱難以至選將練兵守隘遠謀編保甲割外營
增城墻鑄器械製火藥積磚石急機砲以備儲貯
發倉穀以平糶價防其大入備其深入堅壁清野
穿井引泉條分縷析咸當機宜朝廷倚以爲安遂
授御史中丞協理京營戎政公日討軍實而訓之
定雙糧單糧法以示激勵疏陳多事之日中外將
官宜久任不得輟轉以開倖門王總督象乾議撫
三檣藉其力以制東虜公以夷性難馴賞額難繼
議出創始謀費萬全乃上疏曰自廣寧再失榆關

少原金令傳

五 忠貞堂

空虛一切戰守難倖辦督臣不得已而藉西虜之
防爲我藩蔽各項撫費議至百餘萬金恐難爲繼
不可不爲來歲慮也今巴蜀黔滇所在軍興三楚
西粵調發應接齊魯有妖賊之難登萊嚴瀕海之
防則加派所入亦甚狹矣而他省水旱蝗蝻尚未
可必也且上谷雲中山右以及延陵甘固諸邊外
無非虜者皆以保塞爲名糾衆要賞勢所必至無
以應之則干戈四起而不可收矣此又不可不深
慮也臣願督臣與諸虜夷約曰或夷或虜能復廣

寧則與若干不能則否能殺叛臣及斬首虜則與
若干不能則否二歲之內能以兵距奴使不敢窺
寧遠以西則與若干不能則否水無隄防則潰虜
無限制則逞難在撥攘之中務盡樞縱之術難虜
之變態無嘗而我之脩備不懈一年粗備二年大
備進則可戰退則可守乃不負

皇上託重之意同朝盼望之殷也得如議行晉兵部
侍郎輯古人安攘方略冠以

二祖分征謀機備守律奇間八部進之時董司馬虞

少原金令傳

六 忠貞堂

偏妨病註籍樞政急取裁於公制虜撲妖按黔靖
蜀公之力爲多其陳東事遠近之防大略言山海
布置當令陸可以禦水可以禦近則扼險爲固遠
則觀變出奇賊赭廣寧之城俾我不得東驅若墩
堡相望密伺之而漸逼之未見其不可東也賊用
制疑之術俾我不得併兵若聲勢相連直綴之而
橫搗之未見其不爲併也臣與樞輔議以王威孫
祖壽二總兵駐永平遵化固二路之守以充世祿
王世欽二總兵駐寧前張特角之勢以馬世龍聯

四部之呼吸參戰守之機宜又偵得廣寧空虛以夷官副總兵王世忠統兵三千居之親虎酋而招金白之裔洛總之離夷虜之交繫歸正之心寓進取之計海上舟師固爲牽制亦備搗虛流有容自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毛文龍自皮島掩襲鎮江九連城當先事而籌相機而發若彼空國出便過其巢使腹背受敵前後瞻顧就中必有竅隙可乘也其時安酋繼奔而起都勾被圍公請發帑金三十萬鼓三軍之氣令滇南鎮守總兵沐昌祚移駐雷益州廣西總兵紀元憲移駐泗城州湖廣總兵馬燭移駐偏橋以便進取壯聲援又因撫接告亟覆疏曰黔事之再亟也總不外催兵奏餉二項今言兵則合催督三路之外更無別法須各令勒限到黔逗遛者將領聽督臣提問仍嚴勒各省撫臣督促星赴以解燃眉言餉則除留楚南兌糧及新餉外不足尚多合請督更無別法伏懇允臣三十萬之請慨發戶部卽令該部亟行近省將應解錢糧如數兌完刻期解黔毋稽時日而喫緊尤在

過糧道有糧而不得達猶無糧也自鎮遠抵平越爲里二百五十自平越抵會城爲里一百八十今責令總理營欽領施溪兵二萬急剪何中爵以去龍里之梗防新添之遏爲會城之援責令總鎮張彥芳招募銅兵及所部一萬往來偏興清平一帶以防孫家墳重安等處惡苗之竊發而爲平越之援然滇黔之氣脉宜通也責成總兵麻鎮督泗城等兵恢復安順約會將領許成名張鶴翀土官于騰龍等相機定計堵截羅沙諸寇以通滇黔之路蜀黔之聲息宜接也敕諭四川參政戴君恩速提兵二萬恢復遵義也駐于此兼防誘伏以扼水蘭之交若滇南雷益一帶乃黔接壤可聽安効良出沒乎則整兵秣馬從間道出不意以撲効良以約師期鎮臣沐昌祚之責也至貴州採糧之說尤兵家所戒採之於苗是堅其叛也採之於居民是甘爲戎也古名將於卒取一笠而新以狗者謂何願督撫嚴戒將士毋蹈覆轍也臣又聞覓里土司楊氏有舉人楊世芳者已到科目可就羈縻至蒙部

添新隣司樂平等司不盡助逆若能多方馭之以
土夷攻土夷且懸厚賞以待必有應者是在督撫
諸臣聯絡操縱結之以威信運之以機宜庶事克
濟耳

上皆從之諸所題覆甚具若陳三大逆情形申飭營
務懲募兵虛冒行鄉約保甲等疏咸邦政時務之
大者提督巡捕郭欽爲瑞魏忠賢姻親營陞都督
同知公以無勞改玉非法駁寢之又忠賢等乞敕
諭將各監弟侄及客氏男各世襲錦衣衛官公以

少原公傳

元 忠貞堂

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婦寺冒濫非制遂封還兩敕
隨疏言

皇上爲阿監保母創先朝未有之例上違

祖制下驟職掌目前何以酬軍功將來何以誥燕翼
况忠賢等富貴已極受恩非輕當持盈戒滿遵守
祖制以報

皇上之高厚不宜得隴望蜀妄希非分以致

皇上之愆忘也忠賢等復遣人力求公屹然不動諸
璫珣之居無何以陪推陞南京吏部尚書公以點

陪非例恐人懷倖倖五疏力辭遂予告歸廷辭之
章惓惓以無逸法天率

祖爲言一時臺省文章惜留明年鄒太常德詠請特
召馮從吾余懋衡曹干汴置論思之地以進聖學
而正士風乃起原官又引疾不赴而楊總憲建勛
魏璫大罪內有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背點陪借
用爲逐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等語璫益矜焉先
是公官江右陝西時嘗建講壇與鄒馮稱老友南
泉每謂公學術淵源一本紫陽家法少璫亦推爲

少原公傳

十 忠貞堂

新安朱子復生及在都門復與諸公關首善書院
雖當倥傯不廢性復至是御史張訥因毀首善請
禁偽學言海內書院最盛有四東林江右稽州關
中余懋衡馮從吾孫慎行鄒元標爲大頭目並宜
處分遂俱削籍爲民仍追奪誥命一切書院皆拆
毀變解助工發故有紫陽書院三賢祠文公所建
以祀周程先生者議亦在毀中公廢居償之得不
毀崇禎改元魏璫既伏誅有

詔給復官詣追敘川功賜金幣復推南銓廷薦者無

虛月二年正月卒於家計閣下部議郎大宗伯何如龍等議曰余懋衡生紫陽道義之鄉有堯舜君民之志治邑永新已見祿福一方矣及冠爭而覽軍國之大計按百二之山河直令吏民懷懼都欽手泊掌計典情而不徇國憲用彰兩佐諫寺而廷稱平焉分寄戎政不畏強禦裁抑倖封及命掌留銓政賴統均南國而飄然一葉望似鴻遠矣當世道茅靡士風凋仞之日而人倫增重晚節彌堅其識力足冠一時傳述尤垂千古理學節操遠可

道性命之妙皆萃四書五經及周程張邵朱子之撰述學者博而求之約而會之靜而觀之動而體之凝神居敬窮理及躬久之超然有悟自知人之所以同於物者何在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何在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物知我之所以法天者何事自不爲流俗所移異端所惑矣其論性曰仁義禮智總之是性然四者無形無方在默識其真耳四者亦無壅壁遮隔是一性能仁義禮智又能時仁時義時禮時智到此不可以言語形容矣或問性無善無不善告子說也後儒有以無善無惡爲性體者此與告子何異乃孟子道性善豈無據而標宗旨乎曰子不觀於易乎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言天道亦言聖道也其道同是以自強不息之學與天之行健同夫剛健中正純粹精豈非善乎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則以生之理謂性也告子單了、賈孟子專言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論任曰人在天地間不可以一膜自封須有兼濟人物贊助天地之念乃可以

言人所著有奏議古方略戎政要議荒政要言余氏鄉約文集詩歌語錄二百餘卷學者稱少原先生與吉水關西並議崇祀

念臺劉氏曰自徽國以來新安稱理學區往往多賢者予猶見少原先生正色立朝難進易退令人望焉起敬及讀乾惕太和諸集絲關閭濂雒以薛鄭易易簡精微後儒方斯蔑已乃其掌戎治兵功在社稷與新建顏頤又何偉哉從享大成

本朝攸重宜俟諸論定若公者庶無慚鉅典矣子鳴

少原余公傳

十三 忠貞堂

雷學術經濟能世其家與子善乞言以傳為錄大節著於篇傳論世聖門者採焉

賜進士出身直學士太僕兵部書纂修都察院同張鑑纂修

南家宰少原余公傳畢

重定古方略緣起

明 京州 張自烈（述）
門人 余 楷 較

古方略。冢宰余公輯古廟算闢政兵法擬繕寫呈御覽者。詳觀其書。蓋根抵春秋左國涑水通鑑紫陽綱目二十一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議暨孫吳諸兵家言或刊改漏失或芟除複重征謀機備守律奇間隨類編次計若干卷予偕家仲季余太微中台諸子參括衆本譬對宿訛間附管

古方略

緣起一

一 忠貞堂

窺。頗益時用。非舊創武經武編兵衛將鑑兵機纂武備志武侯金書闕外春秋可同日語昔富弼請建武學聚古兵書令多士講習博知古今成敗范仲淹謂狄青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自是折節讀書通泰漢以來兵法我

太祖與諸將論方略論之曰卿等非不能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絲是推之。古方略蓋仲體

太祖姑屬諸將意兼得宋名臣讀書識古今之法今

天下虜寇交訌。公是書適。版行四方。中外文武諸臣。函討求要實。見諸施行。無徒視爲空言也。

近代韜鈴家。初罕師承。紛然聚訟。三代以前。不具論。自春秋迄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曰司馬穰苴兵法。然非齊之全書。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復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輒盜取之。武帝時。楊瓌攬摭遺佚。紀奏兵錄。存轍者半。至孝成。命任容論

古方略

錄起二

忠貞堂

輯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後世皆不復存。今所傳者七書而已。此其大較也。況其書尤有真似難識別者。如六韜世傳。武王太公問荅之言。其詞很雜。類戰國後事。非太公當日語。陳垣頗疑其僞言。兵以孫吳爲宗。而輯武經者。首孫子。西漢藝文志。謂孫子書凡八十一篇。唐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武侯制其繁。劉筆其精。粹史記司馬遷。兩稱孫子十三篇。文辭完全貫穿。非筆削者。當屬孫武全書。或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或

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杜牧注孫子。謂武用仁義。使機權。蓋合機權仁義雜用之。或又言吳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得古司馬遺法。武則一切馳

騁。戰爭奪詐。逞詐之術耳。蘇軾言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梅聖俞評孫子曰。此戰國相傾之說。司馬九伐之法。武所不及。則是武不逮起遠甚。或又曰。司馬法比諸家爲優。荀卿曰。孫吳尚勢利而貴變詐。司馬光曰。自孫吳

古方略

錄起三

忠貞堂

以降。皆勇力相勝。但詐相尚。則起與武皆無足法也。李靖與唐太宗論兵。或疑其書宋阮逸作馬氏通考。又言宋神宗命王震較正武經。已有是書。非逸假托。按諸所問荅。皆淺陋。其爲後世僞筆無疑。三略據後漢書注。謂此卽留侯下邳所見老人出一編者。光武引其言爲詔。本黃石公記。似魏晉後書。然大率類鬼各押閣。揣摩飛箝抵巇。世信其僞。黃石手授非也。某謂孫吳諸家。各有可去取。善兵者。取其輔翼兵籌足矣。毛舉苛論何。它或剿

竊前說徒資遊說無益禦侮斯又孫吳諸家之罪人也。

昔有傳疑而不足信者如管子言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戍困穀二十倍淮南子言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伐主下伐上恐爭鬪不已奈何太公教之以繁文滋亂以持天下因爲三年之喪令類不畜其意以爲生子少不至人多爲亂又令厚塋久喪以賣其家其意以爲破其產使不以富啓亂

古方略

錄起四

四 忠貞堂

其謂設戍以取粟繁文以持亂去徒木賦半幾何武安得代商而王孫武始見吳王闔廬三令五申斬王之愛姬以試兵曰可使赴水火蘇軾曰武始見試以婦人猶足以取信闔廬使知其可用則是軾果信孫子有是事其謂武設隊長僅二人整齊約束僅無敢出聲非有教導訓練之素而謂其惟所欲用何言之易也善乎我

太祖論孫子曰殺寵姬以試兵特司馬遷好奇之言凡傳疑不足信類如此

法有行于古不可施于今者如漢英道治渤海移書勅屬縣罷逐捕吏諸持鈞鉏田器者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爲盜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聞教令卽時解散其謂後世守令做此法猶開戶揖盜耳盜滋甚又唐房琯請復兩京遇安祿山將守忠于陳濟糾放古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縱火官軍死傷甚衆其謂車戰非不可用不善用必敗琯覆轍足鑒也凡古法不可泥類如

古方略

錄起五

五 忠貞堂

伺左賢王醉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之其謂宋襄不故不成列後世以爲迂若青伺王飲酒而圍之所謂乘垣之盜雖迂不宋襄若不可爲法傅介子謂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願往斬之以示威光白遣之介子因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刺樓蘭于帳中其謂春秋書楚子虔誘殺蔡侯般惡其爲詐始也棄疾以殺戎蠻衛鞅以給魏卯秦人以劫懷王唐憲宗以除王升代宗以圖思明皆傾危成習耳誘刺樓蘭懲國大體惡在其能

威諸國凡譎詐不足訓類如此。

論有美而可聽。而其弊不可救者。如唐肅僂段文
呂以兩河略定。漸宜銷兵。請睿詔天下軍鎮有兵
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軍士落籍者。聚山澤
爲盜。未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
少。始勸召募。其謂周戢戈棄矢。示不復用。非無備
也。泰銷兵鑄銅。不二世而亡。僂等不鑒秦弊。至兵
化爲盜。宋李綱言。祖宗舊制。賞格以首級爲法。每
獲一級。或轉官資。或給銀絹。無僞濫之弊。近年以

古方略

緣起六

六

忠貞堂

來納殺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言捷。
皆以重頭。不斬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
實。朝廷無所攷據。累百之中。可存者十數而已。其
謂將能執法。計功。士不問上布律。則僞濫自總。舍
本而末是務。徒揀首級多少。甄別軍功勝負。或俟
其已死而斬首。或詐斬平民。以日功安在。祖宗舊
制足法也。凡說其美而弊不可救。類如此。

事有悖理變制。後世當以爲戒者。如北貉燕人致
梟騎助漢。漢唐借兵夷狄。自是始。晉武帝用李暹

言。發匈奴五部之衆。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伐西

樹機能。五胡亂華之禍。自是始。回紇唃廝囉可汗善
用兵。請助討安祿山。肅宗廣平王與可汗太子約
爲兄弟。進取長安。其後回紇輕唐。僕固懷恩誘回
紇吐蕃入寇。其謂內夏外夷。百王不易之法。而經
漢迄唐。自貽伊戚。卒致覆亡。唐上元間。魚朝恩爲
觀軍容使。監衛伯玉軍。劉季述王仲先皆典神策
兵。元和間。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學
士白居易奏言。國家征伐。宜責成將帥。近歲始以

古方略

緣起七

七

忠貞堂

中使爲監軍。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
笑中國。奈何。令後代相傳。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政和元年。童貫得志西羌。謂遠可圖。因請
使遼視之。乃以鄭克中充遼王生辰使。貫副之。用
李良嗣策。結約女真攻遼。後金人見中國數敗。嗣
深入南侵。入汴城。邀上皇出郊。欽宗曰。宰相誤我
父子。觀者流涕。其謂中官典兵權。開邊釁。非國家
之福。南宋其較甚者也。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

景難作。百官至不能乘馬。唐代宗時。宰相王縉杜

鴻漸等佞佛高座講仁王經。虜至乃罷。虜退復講。梁元帝爲周師所圍。聚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其謂防患詰戎。安事佛老。喪師辱國。取譏外夷。軍容威而武備衰。議者謂宋繇此亡。況武備稍弛。軍容寢廢。非必談苦空講仁王。而其類墮削弱。視昔尤甚者哉。凡情理變制。後世當以爲戒者。類如此。諸如此類。古方略或削而勿錄。或存以志戒。讀者不可不知。餘詳凡例。

古方略

緣起八

八

忠貞堂

古方略緣起終

重定古方略凡例

明 袁州 張自烈 署
門人 余 楷 較

征始

二祖討賊禦虜最著者。漢唐宋闕焉。蓋

本朝創業與唐宋異。凡克敵制勝。皆機謀守律互用。非可按類枚舉。今著于篇。特冠卷首。自大政紀鴻猷錄。啓運錄外。後據實訓實錄。函史。吾學編。憲章類編。增入。既以明臣子尊

古方略

凡例一

九

忠貞堂

王之義尤冀文武諸臣追惟

祖宗朝。櫛沐艱難。兢兢親揚云爾。它察吏綏民。防微杜漸。屯田備邊。信賞必罰。事非征討。足垂今法者。仍附見集中。令讀者知內脩外攘。道相終始。非是則不可征。其不揣淺陋。僭肆評議。竊附古詩臣道意。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質諸

聖朝。或有所取。俟後世論定。

和昌頌。伐高麗。盟頤利。張突厥。不可謂征。范增舉。垓。漢高遊雲夢。趙錯削七國。不可謂謀。張良躡足。

古方略

凡例二

忠貞堂

大義見各區篇首自序。

六經四子。窮貫兵法。先儒嘗謂後世兵書之煩。不如師卦六爻之略。然學者詳考博稽。徵治史傳。使智慮滋發。廣幾應變。不測。古方略非略經。借史以翼經耳。

綱目書法。繫兵制沿革。宰相官治亂者。錄一二志。成歷代諸儒史論。與方略互發者。皆擇別存之。俾識去從。列國地名音釋。見小注。古方略不以人廢言。至夷虜亂賊。如慕容拓跋赫沒喝王莽宇文

化及朱泚之徒。計慮狡黠。繫絀弗載。蓋後世關外碩武之士。宜追跡韓岳北陸方召。智豈出虜賊下。乃有畧狡黠為雜智。進盜賊而誨義雄者。必不可為訓。它書瑣絮。謬贅尤衆。識者錄古方略推之。當知所取正。

古方略

凡例三

忠貞堂

馭異魏。別具機略。非專恃陣圖也。宋仁宗時。契丹入寇。詔門神。開府至崔翰等。方按圖布陣。趙延進曰。王上委以邊事。期於克敵。今虜衆若此。宜合擊之。連令獲利。宗澤授岳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近世言陣法者。類膠柱不適用。往往性敗。古方略不汎載陣圖。以此若夫狄青之武剛車。吳璘之疊陣法。郭登之飛天網。成繼光之驚鵲陣。其制具在。又非洞常中黃。徒存若號。藏身破陣。僅類兒嬉。倣而行之可。

也。

張衡云。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其鑒好巫。君子不以專心焉。歐陽脩云。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李晟討賊屯渭橋。榮諷守歲。久乃退。或云榮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賊既退。晟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擅也。人可用。不可使知。五緯盈縮。不恒。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經晟之論。推之。凡梓慎裨竈卜。偃子韋甘公石申夫唐都。

外略

凡例四

十二 忠貞堂

之言智者皆不屑道。它如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九過六丁六甲。非不偶驗。尤誕不足信。古方略不修。言天官日時以此。置毒軍法之尤陋者。或謂晉悼公伐秦。秦毒涇上流。晉師多死。趙充國以萬騎守金城。置毒水中。是歲虜病者衆。然果觀杜洪置鴆酒于井。伴棄城去。楊行密知不入。亦可以愚愚敵。不可以愚智敵。古方略不載防毒五法。以此。

凡前人方略。宜變化出敵意外。或因或反。事異而

功同一竈耳。孫贍滅之。虞詡增之一。漏刻耳。段秀實延之。馮璘促之。王翊亂以差之。軍志曰。兵惟難。又曰。多方以誤之。讀方略者。宜師其意。必謂某法應某事。某事克某敵。則惑之甚者也。

入區相須爲用。惟變是適。李牧居鴈門。士日得賞。賜不戰。卒破匈奴。守犄角而機律從之。此牧之善用奇也。諸葛武侯運米集斜谷。郿關。三年而後用。遣使約吳大舉。患糧運不繼。分兵屯田。耕者雜渭濱之間。備兼守而謀從之。此武侯之善用律也。岳

古方略

凡例五

十三 忠貞堂

飛討賊會朝旨召張浚還。飛曰。已有定畫。都督留八日。賊可破。不時果八日捷至。潭州謀赴機而奇從之。此飛之善用戰也。所謂如環無端者也。車三十幅共一轂。斗居中央。臨制四方。征也者。明王自爲正而天下正。得是道也。七者不煩而用有餘。古方略首征以此。

古方略。義取濟時。辭嫌害志。各部輯錄。皆棄煩就簡。稍爲節刪。興魏及前後五代。與方略偶合者。爲續編附後。不齒正統。蓋內中國。外夷狄。內君子。外

小人余公之志也仍之而已。

古方略

凡例六

十四 忠貞堂

古方略凡例終

不啻居新刻書目

巴山張爾公先生評選時文始崇顧炎武終崇顏
壬午後先刊行閱門金陵武林如國朝今文辭歷
科四書詩經程墨文辭歷科經史甲戌丁丑庚辰
房書文辭古今論表奏判治辯等書久已流播四
方壬午冬選御試程墨竣先生痛閤事寢寢文
教日頽失不丹貢制義故自壬午迄今專訂定古
書行世海內識者自具品鑒本坊不敢私為懷秘
也書目如左凡經史諸書及宋明太儒諸錄文書
為迄今閱見所未及有寫本而無刊本者先生
擬蒐輯刊行俟刻成另列書目出公同好

一重定四書大全辯

已卯大全辯本經部刊行者傳補入蒙引存疑漢
說其中尚多闕漏近徐周正誣竊宋永樂以
題請奉旨增脩先生刪冗正誤續采永樂以
後名儒論議附大全小註後與國朝舊本已第
石齋書目

金陵大全辯新本異印出

一重定五經大全辯

刪補如四書大全例嗣出

一較正批評通鑑綱目

陳太史仁錫刻于吳門者評語略平所發明綱
綱目宋周禮張時泰諸說益廣還可服先生得
應諸家史評衡以獨見與明卿舊刻異附巴山史
詳十三卷嗣出

一刪定本朝實錄

實錄有抄本製刻本購閱頗難又坊間所刻法傳
錄世法錄為猥誕通紀大政紀吾學網不無訛妄
先生據實錄原本刪定梓行嗣出

一重定皇明憲章類編

輯編漸左史勞堪輯 國朝政要成書頗盛安
換舊坊本不多見 先生格中秘藏本訂梓印出

一重定大學衍義辯疑

真西山衍義丘瓊山衍義兩採輯雖傳取合未精
先生謂是書宜建講 經筵尚須參定因重加
正附以論釋皆補衍義所未及嗣出

一古今理學精義

合宋明諸儒文集語錄依次編輯共二十卷無補
學術經濟者不錄即出

一古今理學辨似錄

摘宋明諸儒似是而非者為上中下三卷皆有駁
正即出

一訂定聖學格物通

格物通 元臣洪石水編輯進呈書藏秘閣版
本闕大學者所未見合 先生出秘閣原本校刊
小版行世嗣出

一重定歷代名臣奏議

分吏禮戶兵工刑六部摺舊本編次詳加評注凡
奏議冗迂不可行及一事而是非無見議論似是
而非冒稱名臣者悉汰之與前此東觀閣張天如
所列名臣奏議異附皇明名臣奏議嗣出

一批評余冢亭古方略

婺源余公懋衡官兵部時輯古今史事詳時用者
分征謀機備守律奇聞八區擬進 御覽 先生
手加評定與坊刻武備志兵衛兵機籌 闕外春秋
諸書異即出

一古詩文辯

合文章辨體文體明辨詩家全體及唐文粹宋文
鑑文章正宗唐宋八大家全集分韻評定備附
皇明大家詩文共六百卷古今詩文之體備於此
凡 本朝館閣各臣及同社近著已刻未刻嗣在
名山者悉題郵寄本坊送 先生選入集中其垂
不朽公傳後學嗣出

一批評陶淵明全集

附蘇東坡和陶王季重律陶黃氏律陶集各有評
注即出

一批評陸宣公李忠定奏議

二公奏議國切時政者 先生詳訂合梓擬進
經筵嗣出

一官寺寶錄

合歷代及 本朝官官綱次皆闡明 祖制周垂
鑒戒無闕因家治記者畧之即出

一批評成仁錄

成仁錄 先生李卓吾卷氏拾念 國變切幾
臣因合周泰漢唐宋明前後五代元八臣錄數從
容延簡疏難者為前編亡宋生 當仁當死不能
死不必死而輕死者為後編 先生詳加評注無
益者教者不裁即出

一巴山文集

自丁丑迄甲申集經兵燹 先生著撰載載半委
灰燼今二三及門廢散遠不傳因合後先存記碑
銘辭說說書策論政贊雖若共五十卷附錄後
行世即出

賾人是朱非陸繫殆已久雖公論不泯而信從之
廣茲合二家論者詳如參較既判其異者復西其
同者使人知朱未始非陸陸未始非朱庶幾道
一而琴吹不至晚晚也附則朱于晚年文論及
元山鳴冤錄凡附會紫陽妄誣象山者皆有駁正
印出

一廿一史獨斷

廿一史義例奇詭是非不明或忠義而誤列隱
既有美弗揚或修士而廢入道學又浮稱賢實
則以傳爲案以目爲斷凡人是而名非者爲易其
名名是而人非者爲黜其人俗使人無通美名不
妄加庶幾春秋微顯闡幽之意分上中下三卷郵

一世史類編

舊史各樣朝代分列有良法當因不知講求者有
敝政宜革不知釐正者茲編始自陶唐迄于我

上季書目

明凡天文律曆兵刑官制及用人理財忠烈學行
節孝隱逸各以類附爲之別其是非示以從違以
予簡之意行紀敘之中一展卷而世道之升降政
治之得失瞭然矣其書以十一史爲主參以杜氏
通典鄭樵通志略馬端臨文獻通考及皇明實
錄凡三百卷附出

一卓菴心書

道統之傳古無名目後儒各立宗旨互相詆訾
爲高足據其所見止有一心上承天命下統性情
心正則無所不正心邪則無所不邪凡言格物言
致知者皆未見窮理影響之見是書以正心爲主
而以孟子未放心爲入門之功博蒐名儒心說益
以鄭論及宋放心爲入門之功博蒐名儒心說益
以斯道者詳之印出

一古今逸史

賾人所纂止于官職仕宦他布衣處士非經朝廷
徵建者不得大書各行施設予竊謂之姑遺歷代
隱逸悉爲編次書法如網目例其有偶命於斯
而不屈者仍書死之明出非世榮處非已辱庶幾
古人顏冉同道之義凡十卷印出

一古今感遇集

古人感遇詩多矣未有爲感遇集者茲合古今出
處隱顯遇與不遇及始遇而卒不遇始不遇而卒
遇者或時命之適然或人事之得失俾知通塞由
人是非在我亦鑒性知來治心養氣之一助也印
出

一歷代名臣言行錄

舊列名臣言行錄止于宋明而朝取善國狹遠
美尤多茲據上探周秦下暨本朝旁及南北朝

卓菴書目

前後五代但取言足垂訓行可爲法者依次編載
或似而非者各有駁止附出

一增定學思錄

朱子所集小學近思錄頗益承學但小學雜探四
書經義爲今人習見者迭服覽觀近思次第難詳
中多腐迂不可從者今刪其繁冗補其缺略又周
弘二程外如紫陽魯齋及本朝文清文成諸儒
皆有至論互相發者悉爲編入先之小學次以近
思而思學合一之義觀書本折爲二書首尾支離
者不同印出

一卓菴日錄

予性不觀雜書不作雜文凡序記碑銘直抒胸臆
婉不能文至友誼往復書牘多所論列皆未嘗起
草甲申以後獨守一隅朝夕悉心體認偶有所得
錄之于書微于厚備忘文清讀書錄之意不立卷

次但以年月爲先後嗣出

或問著書將以明道乎愚曰然孔子作春秋孟子序七篇道不行于當時姑以俟諸來世今之人知弑君爲亂賊而仁義禮智不泯于人心者孔子孟子之力也自是曠千餘年而周程與斯道粗明至紫陽益著然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而程朱之教非盡天地萬物之理不足以言學者是明道之責止于學士大夫而樵夫牧豎無與焉果孔孟之道乎哉予生也晚既不獲與學士大夫共肩斯道之

卓卷書目 五

任而偶有一得又不敢以樵牧自棄乘旅邸之暇
諸所未發者不復見諸後世抑亦孔孟程朱之罪
人也顧道路榛蕪流傳匪易先列書目仰質
同志倘有秘藏笥本足相發明者祈共訂證度濂
洛關閩不致專美于前而鄭魯遺響猶可存千百
千十一也自歎幸甚斯道幸甚二月辛巳謹識
書所以明道也書不明則道愈晦善學者由道以
識經則鄭魯而下皆可以無言况予之謏謏者

惟不能不因書以求道也輒爲正之如此乃若史
者經之異也史學不明經義亦腐人才心術胥此
焉壞故愚于諸史尤倦倦焉若曰天方喪亂安事
詩書則未知坑焚者之果能長有天下否也世不
能無君臣斯道其不可廢也已卓菴氏又書



卓卷書目 六

侯聖堂藏版

卓菴自敘書目畢

余蒙宰古方略

泰定姓氏

馮從吾

仲好

陝西長安

鄒元標

南皋

江西吉水

劉宗周

念臺

浙江會稽

史可法

道鄰

河南祥符

姜曰廣

燕及

江西新建

周鳳翔

巢軒

浙江山陰

古方略

泰定姓氏

忠貞堂

謝德溥

培元

江西東鄉

徐石麟

寶摩

浙江嘉善

楊廷麟

機部

江西清江

蔡懋德

雲怡

南直崑山

侯峒曾

廣成

南直蘇州

金光辰

天樞

南直全椒

袁繼咸

臨侯

江西宜春

揭重熙

潛銘

江西臨川

吳應箕

次尾

南直貴池

劉城

伯宗

南直貴池

楊廷樞

維斗

南直蘇州

沈壽民

耕巖

南直宣城

沈壽國

治先

南直宣城

徐自定

慧後

江西上饒

徐自寧

孝靖

江西上饒

王枋

士型

江西上饒

古方略

泰定姓氏

忠貞堂

盧吉

佳士

江西上饒

劉宗崑

貞子

江西玉山

張自熙

惟適

江西袁州

張自勳

卓菴

江西袁州

金章

琢其

江西饒州

余楷

上木

江西德興

葉友栢

銅柯

江西德興

余蒙宰古方略姓氏終

重定古方略總目

征卷之一

民兵攻滁陽

救六合守滁陽

計克和陽

克太平路

書報陳也先

搗米石取集慶

禮聘秦從龍

丁方略總目

征

一

忠貞堂

立營田司

斷張士誠伯道

立民兵萬戶府

克婺州開郡學

旌吳院判

論胡大海守寧越

用間殺趙普勝

誘致陳友諒

拔偽漢江州

書論胡廷瑞

論諸將屯田

張子明告急

征偽漢陳友諒

計取陳友定

常遇春取安陸

鄧愈守襄陽

論王天錫往襄陽

征卷之二

古方略總目

征

二

忠貞堂

論徐達備張士誠

論立國根本

論勝敗在主將

徐達取興化

論徐達等討張士誠

朱文忠攻杭州

戒諸將備元兵

論將道仁愛爲本

閱試將士

戒浙西降將

論王業戒驕忽

命將北征

論徐達等勿留降將

命朱迪往諭張興祖

論湯和進攻延平

戒州縣安養百姓

論廖永忠等取兩廣

論用兵不拘古法

古方略總目

征

論馮宗異遏援兵

命將直趨元都

楊璟等克靖江

問廣西邊務

論袁義撫訓軍士

論元兵亡國

錄征南將較功

命將往征沙漠

蘇琦言時宜三事

論軍營備不虞

征卷之三

稗左丞胡德濟

論楊璟討單屋

論諸臣省浮費

聘儒士與諸將說書

金興祖間道取援兵

論武臣法賢將

戒武臣凌虐軍士

古方略總目

征

論文武非兩途

論文法

張秉彝言便宜四事

論薛顯功罪

論屯戍諸將

傳友德攻附州

傳友德進兵漢州

湯和進兵夔州

廖永忠拔瞿塘

四 忠貞堂

諭賞僞夏小較

戒妄言祥瑞

諭貪愚不可使

諭孫子得失

諭濫刑斷武

訓飭郭英諸臣

詔釋良吏費震

諭勦臣戒戕莊佃

諭楊鼎等功罪

古方略總目

征

諭武臣子弟襲職

諭徐達等防邊

征卷之四

省大同諸處供億

置內外衛所

勅約束將較

討五關叛蠻

諭丁玉著謀用士

論武備不可忘

五 忠貞堂

勅衛高麗

諭任官辨邪正

諭賞罰勸懲

諭徐達等知虜虛實

命將直搗雲南

命諸衛軍士防倭

諭烏撒諸蠻負固

諭傅友德取糧爲食

諭吳復等合攻諸蠻

古方略總目

征

戒勞民爭利

分設雲南衛戍

諭傅友德等治烏撒

戒衛所造作

諭用兵在任將

諭邊軍就本衛較試

勅將士巡候

諭沐英等防蠻

諭止高麗入朝

六 忠貞堂

詔武臣習武事

遣軍漸過景東

詔停遼東營繕

論宦官不可掌兵政

論諸將知軍士能否

宋訥議屯田備邊

論漢明帝苛察

論漢文帝得失

論致治在任人

古方略卷目

征

論宋太宗詒謀不善

論漢賜民爵

論人主聰明聖蔽

勅燕王防虜

征卷之五

命駐兵開平備虜

顧成議防虜

嘉頤成議防邊

論天險在德

論斥去陣圖

問勞朝使

戒誘人犯法

論羣臣息盜

勅諭寧夏守備

與侍臣論利賁

嘉恆遣使

察有司賢否

勅宋晟盡心邊務

古方略卷目

征

論君職在養民

軍士怙終不宥

戒守將徇民

論汲黯達大體

論奉天征討功罪

撫剿西北諸胡

戒以罷用累民

責中官擅役工匠

戒人臣諛佞

八

忠貞堂

論趙王嚴邊防

捕皂君山寇

戒窮治諸盜

征討安南

論張輔等貯餉

征卷之六

戒內使至邊

推治內使李進

論宋晟教號邊移

言方略總目

征

九

卷之六

戒宣寺與外庭交接

戒人臣外交

比試不中謫戍

戒縣官重斂

論定閭試法

論平交趾陞賞

議征虜僥運

止治捕盜千戶罪

制阿魯台姦謀

戒中官干預

論軍官襲職

分導中濬事宜

嚴侍衛防禁

周新奉法捕惡

論用兵多寡

詔親征瓦剌

勸瓦剌馬哈木

夏原吉正言

言方略總目

征

十

卷之七

王彰巡撫河南

夏原吉等議北征

征阿魯台兀良哈

征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謀卷之一

三家滅智伯

吳起論德險

齊田忌救趙

子思論君闇臣諂

孫臏救韓破魏

沛公遺沛父老書

沛公封南陽守

古方略總目

謀

十一

忠貞堂

沛公擊峽關

蕭何收圖籍

沛公還軍灊上

沛公除秦苛法

沛公請漢中地

張良燒絕棧道

漢以韓信爲大將

韓生說漢王

漢據敖倉

漢燒楚積聚

韓信定齊地

張良說漢擊楚

張良勸王韓信彭越

漢高誘誅黥布

賈誼請立梁王後

議禁民挾弓弩

范明友擊烏桓

趙充國屯田破羌

古方略總目

謀

十二

忠貞堂

賈捐之奏罷珠厓

謀卷之二

鄧禹進說光武

郅彤議西還

耿弇議罷兵

鄭興諫嚴急

光武親征隗囂

吳漢攻成都

宋均劾制降蠻

班彪議兼荅北匈奴

班超執兜題

章帝遣兵救耿恭

宋意諫擊北匈奴

袁安諫立於除鞬

詔以牧守子弟爲郎

虞詡爲朝歌長

虞詡騎兵逐羌

班勇議益都護屯兵

古方略卷三

謀

十三 忠貞堂

李固駁討蠻寇

詔除并涼租稅

段熲擊東羌

蔡邕諫擊鮮卑

皇甫嵩破張角

傅燮議棄涼州

劉陶言亂歸宦官

劉備請諸葛亮

劉備進兵漢中

昭烈自將伐吳

鄧芝使吳

丞相亮遣司馬懿巾幘

姜維圍狄道

謀卷之三

李靖等伐梁

秦王世民諫徙都

常何薦馬周

議處置突厥

古方略卷四

謀

十四 忠貞堂

魏徵議立高昌

魏元忠上封事

裴行儉葉都支

裴行儉討突厥

唐休璟議廢豐州

陳子昂諫擊生羌

狄仁傑任用契丹將

韋秦諫募兵遠征

張孝嵩救拔汗那

烏承玳按兵觀變

謀卷之四

李光弼擊史思明

顏真卿用李萼策

顏真卿召賀蘭進明

哥舒翰議復陝洛

李泌計取范陽

郭子儀平河東

僕固懷恩計縛安守忠

古方略總目



謀

十五

忠貞堂

李光弼戰邛山

郭子儀擊吐蕃

劉給事議幸河中

顏真卿請防塞蔽

元載密誅魚朝恩

李自良議築壘

謀卷之五

沈既濟議選舉

楊炎議財歸左藏

嚴郾議浚渠

馬燧破田悅

陸贄條議得失

韓游瓌拒朱泚

渾瑊議據要地

李晟等入授奉天

陸贄言當今切務

陸贄論改過行善

陸贄諫璣林大盈

古方略總目



謀

十六

忠貞堂

陸贄論諫爭非指過

陸贄規畫進取

謀卷之六

李泌議棄兩鎮

袁高議盧杞不可使用

李泌遣達奚抱暉

陸贄議罷討淮西

李泌請勿害功臣

李泌請復州縣官

李泌謀立舒王

許回紇和親

陸贄奏令長官舉屬吏

陸贄論選用

杜黃裳論治體

謀卷之七

李絳請實惠及民

裴垠議奪王承宗

李絳議處分王承宗

古方略要目

謀

十七

忠貞堂

李絳諫討魏博

韓愈陳淮西利害

裴度議討淮西

張弘靖請併力淮西

崔羣論理亂

裴度請黜侯侗

白居易議兵餉

韋處厚論御相

謀卷之八

劉蕡極言閹禍

李德裕據維州

李德裕請辨邪正

李德裕議擊回鶻

李德裕諫來安西北庭

李德裕議討劉稹

諸道合兵討劉稹

切責諸鎮平澤潞

李德裕平澤潞

古方略要目

謀

十八

忠貞堂

令狐綯議誅宦官

高駢平南蠻

用張玄稔策平徐州

馮行襲擊孫喜

謀卷之九

宋太祖計下太原

選諸州軍入衛

樊若水議取江南

張齊賢議取燕薊

田錫應詔直言

李維清諫募兵

錢若水議安邊

張齊賢行邊

寇準請帝親征

韓范議攻守

賈昌朝論取將

張方平言時政闕失

狄青奏罷交趾助兵

古方略總目

十九 忠貞堂

司馬光諫刺義勇

謀卷之十

韓琦議存緩州

富弼坐論治道

滕甫論勞黨

范純仁條陳治亂

司馬光論變法

司馬光請罷條例

蘇軾言政令得失

司馬光議取士法

蘇轍諫紂元祐

常安民論蔡京姦邪

崔鷟請明邪正

楊時請損益祖法

謀卷之十一

陳東請復用李綱

楊時論和議不可恃

李綱論撥亂

古方略總目

二十 忠貞堂

張所請還京城

李綱條上十事

李綱議脩政事

岳飛論兵先定謀

趙子砥言北事

胡寅進七策

趙鼎條奏便宜

趙鼎勸親征

李綱條上六事

謀卷之十二

胡寅止和議

陳公輔論王安石

楊沂中敗劉祝

岳飛議恢復

吳璘復陝西諸州

張浚力論時事

朱熹議脩攘

虞允文陳棄地利害

古方略總目

謀

三二 忠貞堂

張浚圖恢復

胡銓議虜不可和

劉珙陳聖學

劉珙手疏別奏

朱熹論主術

孝宗戒中人傳旨

安丙誅吳曦

真德秀請罷歲幣

真德秀奏五不可

汪立信陳二策

古方略總目

謀

三三 忠貞堂

謀卷目次畢

定古方略總目

機卷之一

秦趙會涇池

藺相如避廉頗

燕昭王不信讒

趙奢解關與圍

毛遂入楚定從

沛公諸鴻門

漢告諸侯討楚

古方略總目

機

三

忠貞堂

韓信襲安邑

李左車策下燕

張良論立六國

漢罷兵歸家

高帝赦季布戮丁公

高帝封雍齒

陸賈使南越

機卷之二

光武破莽兵于昆陽

更始封劉秀武信侯

吳漢說彭寵歸漢

遣官徇行郡縣

光武進拔邯鄲

光武徇河內

光武擊尤來諸賊

寇恂擊朱鮪

馬武請正尊位

賈復寇恂分關

古方略總目

機

五

忠貞堂

光武勅諸將嬰賊還路

馮異破赤眉于崤底

吳漢撫鬲縣五姓

王霸閉營承敵

光武賜寶融璽書

耿弇平齊地

光武詔報馮異

馮異據拘邑

寇恂戮皇甫文

吳漢等伐蜀

張堪知公孫述必敗

班超遣李邑還京

鄧訓掩擊迷唐

虞詡增電示強

度尚平桂陽爰縣

諸葛亮討雍圖

漢使李福諮計

機卷之三

古方略總目

機

三五 忠貞堂

李靖伐梁蔡舟

李靖戒籍梁將

李孝恭討輔公祐

制馭侯君集

李世勣拔蓋牟

劉仁軌鎮百濟

王方翼破車簿咽麴

郭子儀撫河東

郭子儀輕騎見虜

蕭昕使回紇

郭子儀見魚朝恩

郭子儀奏除州縣官

崔祐甫議却獻

楊炎議留崔寧

李晟議減糧賜

李晟還軍渭橋

李晟諫遷岷嶺

陸贄請存慰李楚琳

古方略總目

機

三六 忠貞堂

陸贄議代李楚琳

給朔方行營衣錢

李晟誅田希鑒

李泌擊淮西叛兵

李泌請罷李昇宿衛

機卷之四

柳晟慰勞府兵

李愬行視士卒

敕置淮西行縣

李愬厚撫降將

裴度督討淮西

李愬夜襲蔡州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

韓愈宣慰王廷湊

李絳議授劉從諫節度

裴度諫脩東都

裴度議處分朱克融

韋處厚戒史憲誠

古方略題目

機

五七

忠貞堂

李石鎮定說言

勅諭烏介可汗

李德裕議降劉稭

詔督王宰進軍

王式討裘甫

杜棕封還斜封

高仁厚平阡能

高仁厚平韓秀昇

高仁厚敗東川兵

機卷之五

宋太祖諭李漢超

秦再雄鎮撫蠻獠

曹彬等平蜀

議却南唐賂遺

王明復朱令質

太祖示錢俶章瓌

宋兵屢敗契丹

呂蒙正請親近及遠

古方略題目

機

三八

忠貞堂

呂端議招抹繼遷

呂端議立長

寇準趙駕次澶州

詔趙德明取粟

王旦議安反側

任福克白豹

王德用不捕覘者

富弼如契丹

吳育議答契丹

狄青平廣南

文彥博宿衛禁中

機卷之六

韓琦寬任守忠

范祖禹請拒邪說

李綱請禪位

种師道入援

李綱計扼河津

李綱請俟間擊虜

古方略總目



卷九 忠貞堂

李綱諫圖童貫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呂好問請邦昌還政

張浚等會兵討賊

王彥復房州

張浚大敗李成

韓世忠拔建州

韓世忠敗聶兒字董

喻樗論趙鼎張浚並相

岳飛議取中原

岳飛定計渡河

劉錡敗兀朮于柘皋

陳康伯議親征

李寶火攻虜舟

虞允文大敗金軍

古方略總目



卷三 忠貞堂

機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備卷之一

田單奔即墨

李牧擊匈奴

鼂錯言兵事

鼂錯論務農貴粟

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置金城屬國

侯應議屯戍

古方略總目

備

三

忠貞堂

寇恂守河內

牛邯爲護羌校尉

班超拒月氏

劉備拔成都

諸葛亮圍陳倉

漢寇馬忠代張翼

諸葛亮屯田渭濱

漢費禕拒曹爽

備卷之二

馬周諫聚斂

劉元軌不窮治黨與

郭元振控制吐蕃

裴耀卿備突厥邀隘

裴耀卿議實關中

王忠嗣高估馬價

馬燧約束回紇

李抱真籍民兵

獨孤及痛言時政

古方略總目

備

三

忠貞堂

郭子儀請扼衝要

段秀實補王童之

元載請城原州

段秀實嚴備非常

馬燧設備河東

劉晏理財養民

李晟決志平賊

韓況遣使貢獻

李晟計懲逆亂

李晟戒渾瑊嚴備

李泌請句勒兩稅

李泌簡括胡客田宅

李泌請募戍卒屯田

李泌計安江淮

備卷之三

陸贄議充邊儲

陸贄論備邊六失

陸贄請均財賦

古方略總目



備

忠貞堂

楊朝晟議築三城

盧坦增官欲殺價

裴垣請用省估

李惟簡禁掠吐蕃

李吉甫議省吏員

李絳議徙受降城

韓愈議糴鹽

李德裕鎮西川

杜牧上罪言

詔河東備回鶻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

王式禦南蠻

盧攜請賑給

趙犂襲擊孟楷

備卷之四

宋太祖命官度民田

置封樁備飢饉

曹翰復平西川

古方略總目



備

忠貞堂

張洎議建邊鎮

王禹偁議禦戎

何承矩等議屯田

呂蒙正等論治國

張詠奏罷陝運

陳恕立茶法

孫何議備契丹

寇準領三司

李沆識大體

曹瑋等衛角所囑

張知白衛契丹

夏竦等經略夏州

范仲淹備關中

張方平平戎十策

范仲淹兼知延州

分置陝西四路使

韓琦等經略涇原

富弼請脩政

古方略總目

備

富弼議召韓琦

備卷之五

韓范議脩京師

孫沔安撫廣南

詔諸州置廣惠倉

蘇轍議青苗

韓琦議備邊

司馬光議棄熙河

章鑒城平夏

忠貞堂

楊時議戰守

何灌議留禁旅

議備金兵再至

宗澤請帝還都

汪應辰請防患

陳俊卿議兩淮屯田

朱熹立社倉法

孟珙脩復內隘

孟珙大興屯田

古方略總目

備

忠貞堂

備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守卷之一

宋敏守洛陽

康范拒北匈奴

陳球固守零陵

傅瑗守漢陽

劉備拒衆拒險

王忠嗣特重安邊

哥舒翰大擊吐蕃

丁下守總目

守

主

忠貞堂

盧奕死不失節

顏真卿起兵討賊

顏杲卿用何千年策

張巡起兵雍丘

張巡擊令狐潮

李光弼堅守太原

張巡許遠守睢陽

張巡直衝賊陳

張巡死守待援

張巡許遠死節

李光弼發軍河陽

田神功擊史朝義

守卷之二

渾瑊固守奉天

李文悅守鹽州

柳公綽撫回鶻沙陀

辛鑑堅守泗州

楊延昭登陣固守

古方略總目

守

主

忠貞堂

寇準戒守城壁

曹瑋勒兵堅守

种世衡城青澗

守卷之三

李綱諫幸襄鄧

李綱諫割地

李彥仙守陝州

劉子羽斷敵來路

吳玠守和尚原

劉子羽擊撤離喝

吳玠守仙人關

魏勝固守海州

孟宗政力拒完顏說可

孟宗政敗完顏賽不

杜杲守廬州

孟珙復襄陽

余玠城釣魚

張世傑守崖山

古方略總目

中

手九 忠貞堂

重定古方略總目

律卷之一

田單克狄

荀卿論兵

樊噲諫應宜豎

張釋之論青夫口辯

賈誼論錢法

馮唐謀復魏尚

申屠嘉責鄧通

古方略總目

律

四下 忠貞堂

周亞夫屯細柳

東方朔諫內董偃

汲黯諫受渾邪降

趙衛青等擊匈奴

漢昭帝知霍光

馮奉世擊莎車

魏相諫擊匈奴

匡衡諫幸昭儀

杜欽請止報送屬賓使

寸卷目次畢

律卷之二

祭遵奉法

賈復戰真定

鄧禹引軍屯桐邑

馮異宣布威信

彭寵擊鄧隆

馬成代來歙

譙吳漢劉尚大掠

鄧惲拒關

古今略總目

聖學貞堂

東海王議破妖賊

董宜搏擊豪強

世祖備邊息民

賈復不言功

鄭衆諫報蒼北匈奴

班超使西域

楊終議罷西域屯

何敞裁節賞費

龐參督諸軍屯

陳忠諫遣伯榮

張綱請裁常侍

皇甫規請擊鞏唐

張奐擊破左真鞏

皇甫規擊諸羌

皇甫規討降沈氏

朱穆論宦官恣橫

律卷之三

趙苞破鮮卑

古今略總目

聖忠貞堂

楊賜等議弭變

審忠呂強論宦官

楊璇擊蒼梧桂陽賊

呂強諫止導行費

曹謙撫板橋

傅燮憂內亂

朱雋擊南陽黃巾

傅燮拒常侍

蓋勳言亂繇倖臣

袁渙不辱劉備

諸葛亮治蜀尚嚴

諸葛亮誅馬謖

諸葛亮上疏自貶

諸葛亮敗績引咎

諸葛亮戒李豐

律卷之四

傳奕論佛教

唐太宗諭止盜

古方略總目

望忠貞堂

長孫無忌論擊突厥

魏徵諫討馮盎

禁斷奴告主反

龐相壽有罪解任

李大亮諫招致突厥

太宗戒勉尉遲敬德

魏徵諫止西域入貢

詔停襲封刺史

諸遂良諫納貢金

房玄齡諫伐高麗

遣兵代戍熊津

狄仁傑諫枉殺

裴行儉御下得大體

狄仁傑安撫河北

宋璟鞠抑靈柩

張說罷戍兵還農

張九齡諫賞張守珪

張九齡請誅安祿山

古方略總目

望忠貞堂

張九齡諫實封牛仙客

裴耀卿請訓厲蓋嘉運

王忠嗣議取石堡

賈至論去蔡侍逆

李翰明張巡功過

議陷賊官六等定罪

李揆議羽林代金吾

李光弼敗回擊

孫待封不誣李藏用

郭子儀知諸道行營

律卷之五

柳伉請斬程元振

段秀實讓郭晞

馬濟容訪段秀實

常袞請却獻

高郢論吳福

渾瑊拒吐蕃

崔祐甫不賀妖

古方略總目

律

聖忠貞堂

杜黃裳詰責李懷光

李泌論路嗣恭功罪

朱泚圍劉文喜

德宗貶薛邕

楊惠元餅罌不發

顏真卿宣慰李希烈

賈林說王武俊

蕭復不阿盧杞

石演芬告李懷光反

馬助杖殺張用誠

陸贄論爵位宜惜

賈耽內牒離鎮

李抱真說王武俊

律卷之六

李晟肅清宮禁

馬燧表讓唐日知

李泌議李勉功罪

李泌上章保韓況

古方略總目

律

聖忠貞堂

李晟等請討李懷光

李泌處分李璣

李泌請付廷推

李泌諫立白起廟

陸贄議收市

陸贄議實參重辟

陸贄論職同事殊

陸贄禁賄道

陸贄處分李萬榮

陸贄論赦恩

陽城論裴延齡姦佞

鄭綱爭降白麻

盧羣詰開刀溝

許孟容封還詔書

韓弘制御鄰道

律卷之七

高崇文討劉闢

杜黃裳請抑藩鎮

古方略總目

律

忠貞堂

李吉甫請去滑渙

張子良執李錡

李絳論諫官不可罪

裴垪奏敕使煩擾

白居易諫除王鐸宰相

裴垪不私故人

白居易請贖魏微故第

李絳請毀碑樓

許孟容抑制李昱

白居易諫中使領兵柄

李絳議烏重胤鎮河陽

李絳不進羨餘

盧坦諫遣品官

孔戣詰責李涉

李絳請出元義方

李絳請分隸神策

李光顏以身許國

裴度諫簡祐王鐸

古方略總目

律

忠貞堂

柳公綽杖神策小將

裴度慰撫蔡州

李鄘固辭相位

裴度論皇甫鏐程昇

烏重胤請還刺史職事

李渤請禁聚斂

律卷之八

王承元表請除帥

李光顏諭邠寧兵

韓愈議赦蠻賊

裴慶處分劉承偕

李德裕請罷戒壇

李渤請赦崔發

韋處厚奏用高瑀

韋溫議葺太廟

崔郾用威政治

薛元賞杖神策軍將

劉從諫請王涯等罪名

古方略總目

律

四

忠貞堂

詔言事毋乞留中

詔禦烏介可汗

討平都將楊弁

李德裕議革三弊

李德裕諭鎮使

白敏中鎮撫党項

盧均論安雜虜

韋澳執械鄭光莊吏

韋澳辭判戶部

張潛議羨餘

崔安潛設捕盜法

孟昭圖請中外一體

韓偓論事禁太甚

律卷之九

宋太祖令武臣讀書

郭進薦用軍較

宋定伐蜀功罪

李光贊請復都

古方略總目

律

五

忠貞堂

劉溫叟諫非時登樓

曹彬伐江南

曾彬克金陵

宋太宗戒諸將貪利

李昉不市私恩

趙普請誅陳利用

議賞王繼恩討蜀寇

張詠知益州

呂蒙正不用媚道

孫奭諫祀汾陰

王曾辭會靈使

范仲淹議招叛

張方平請罪統帥

狄青討儂智高

狄青斬陳曙

律卷之十

呂誨諫止鈴轄

議絕諒祚和市

古方略總目

律

卷一 忠貞堂

种師道議擊遼

李綱請除僭逆

張愬請立巡社

趙鼎論張浚功罪

晏敦復知叢相

洪皓等言和議非計

吳璘選將計功

罷內侍兼兵職

趙方分道伐金

律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奇卷之一

燕將歸趙王

韓信拔幟破趙

周亞夫破吳楚

李廣拒胡兵

耿純燒廬舍

岑彭等破蜀

秦王世民圍高城

古方略總目

奇

卷二 忠貞堂

秦王決堰擊黑闥

李光弼計取賊馬

李光弼計降李日越

張奐賢禦契丹

尹繼倫擊契丹

奇卷之二

韓世忠邀擊兀朮

韓世忠敗劉忠

岳飛連復六郡

岳飛平湖湘

韓世忠圍淮陽

劉錡敗兀朮於順昌

岳飛擊兀朮於郾城

魏勝復海州

劉錡拒金師

畢再遇紿敵

古方略總目

奇

五三 忠貞堂

奇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間卷之一

孫武用間

田單解圍破燕

應侯間廉頗

陳平間楚范增

光武宣布李軾書

李靖襲破頡利

裴行儉間伏念溫傳

古方略總目

間

五四 忠貞堂

李晟立斬賊間

韋皋拒吐蕃

雲南擊吐蕃

賈開留守林仁肇

种世衡間野利

岳飛間劉豫

間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續編卷之一

募民屯田許下

曹操厚遇劉備

沮授諫攻許

衛覬議置鹽官

袁紹遣兵攻白馬

曹操敗袁紹

周瑜議任子

古方略總目

續編

季五 忠貞堂

曹操入鄴

杜畿守河東

郭嘉議擊烏桓

田疇擊蹋頓

孫權擊黃祖

孫權敗曹操赤壁

張遼屯長社

曹操擊馬超韓遂

鄭渾討鄴賊

孫權作濡須塢

呂蒙攻皖城

高柔論重刑

張遼守合肥

續編卷之二

裴潛爲代郡太守

呂蒙襲取江陵

魏劉曄諫受吳降

吳陸遜攻漢軍

古方略總目

續編

季六 忠貞堂

吳與漢盟

吳人誘敗魏兵

蔣濟諫伐遼東

滿寵誘吳

滿寵伏兵肥水

陸遜與諸葛瑾立計

司馬懿伐公孫淵

魏克遼東

魏置淮南北屯田

鍾離牧平五溪

陸抗拔西陵

陸抗羊祜交和

陸抗戒諸將黷武

陸抗論西陵安危

羊祜請伐吳

羊祜議徙州

張羣問羊祜籌策

杜預議救水災

晉書卷之三

晉書卷之三

續編卷之三

慕容廆取遼

祖逖進屯雍丘

樂道融說甘卓襲武昌

溫嶠等討王敦

溫嶠邀陶侃赴國難

討蘇峻於石頭

王導論移都

陶侃誅郭默

蔡謨議伐趙

燕王耽襲趙高陽

王述論移鎮樂鄉

封裕諫重稅

謝艾破後趙

袁喬論二寇彊弱

袁喬合勢伐漢

謝艾擊破麻秋

晉書卷之三

燕慕容恪等擊魏

什翼犍擊劉衛辰

王猛議救燕

續編卷之四

謝石等大破苻堅

楊翰謀拒呂光

許營諫尚浮屠

徐邈論訊官長得失

姚萇擊魏揭飛

姚弋仲敗苻登

安同渡汾西拒姚弋仲

何無忌克淦口

劉裕襲荊州

朱齡石等伐蜀

崔浩等議遷都

劉裕遣兵擊魏

王鎮惡大破秦兵

魏襲柔然

晉書

續編

卷

卷之五

宗穆等克林邑

續編卷之五

陸侯計蓋吳劉起

臧質拒魏師

劉興祖力諫侵魏

顏竣議錢法

源賀議守邊

王玄謨請并州

高允諫起太華

宋臺軍克江州

沈攸之等擊彭城

李冲議定戶籍

高祐議選舉

孔覲議復錢制

魏王嘉于烈廉讓

崔挺請降緣坐法

王肅敗魯康祚

蕭衍議拔郢州

續編

卷

卷之六

劉坦拒王僧綽

元英誘馬仙琕

源懷議築邊城

邢紹議取涪城

韋叔進擊魏兵

曹景宗等敗魏師

許懋議封禪

續編卷之六

崔延伯守下蔡

袁翻議邊任

王澄等議省僧寺

劉景安等議銓選

索翻議處分阿那婆羅

辛雄議賞罰

房景伯告諭山賊

楊侃議取蒲坂

宇文泰略定汾絳

賀琛上書論事

卷五

忠貞堂

金孝寬張保吳興

韋孝寬堅守玉壁

羊侃督軍禦侯景

羊侃等守臺城

韋粲等入援

魏作府兵

周伊婁諫如齊

隋罷郡爲州

婁子幹伐吐谷渾

高類議伐陳

劉炫論政弊

周本敗危全諷

周德威擊敗梁兵

劉邨襲晉陽

王彥章進攻楊劉

郭威圍李守貞

周世宗簡閱軍士

王朴獻開邊策

百方略總目

續編

卷五

續編卷目次畢

征部

計陸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古者征不庭類帝宜社告誡
載在典訓至矣舞干因壘寓
古有誅無戰意可不謂神武
哉及觀胤征收誓雖詰暴禁
姦時濟其益識者傷之後世
疏行首封鯨鯢甚者藩方尾
大虜寇蠶作力征相尚豈非
亂世尤劇者邪天保治內采
薇治外要之內治爲本善乎

古方略自序 証一

品真堂

漢世祖之言曰征伐非必略
地屠城在平定安集之耳考

本朝

二祖謨烈摧陷廓清雖云武事
蓋內治盛哉抑征不可黷王

古方略自序 証二

品真堂

者之于四夷羈縻勿絕使曲
在彼

新安余懋衡書

征序畢

古方略征卷之一

明

黎源臣余堪

袁州臣張自

民兵攻潯陽

元末潯城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太祖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鄉子與喜是時彭早住趙均用二帥取無道太祖恐禍及已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會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無所

古方略卷之一

且乏食聞太祖將至欲來降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于與曰須人幾何太祖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奇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既至其帥出見請命太祖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他敵欲來攻特遣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為信太祖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太祖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謂之曰汝為人所凌怨尚未復今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于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其

帥且語且疑乃密遣使往誘其帥來會即于衆中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行其管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遣人謂其管中曰爾帥已往觀管地可移軍來就于是管中兵皆出即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後七日率之而東夜襲橫洞山破元知院老張營

其能以至于千敗羽翼既去至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干汝宜鑒其失務脩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為也遷為參謀自是專為太祖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察其才言之太祖復為太祖布欵誠使得自安與太祖俱攻潯陽下之遂駐師焉未踰月早住均用等遣人邀太祖將兵守泗盱太祖以其處暴茂謀難與共事辭弗往彭趙日戰于與四于謀聞上至遣人尋相吞併戰士多虎子與勢孤遂將所部萬人至滁見太祖所將兵軍容整嚴大悅稱滁陽王既

古方略卷之一

善長來謁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記語之曰吾觀英雄中持衆廣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弗得效其

而元兵圖滁無所獲而去。

訓練壯士。又命善長協諸將以成功。此皆方略之最要者。所向克捷。固宜。但誘驢牌帥來會。約衆縛之。似暗用傳介子誘樓蘭之術。事雖見實錄。未可爲後世法。臣自烈謹議

辭彭趙弗往。高議遠慮。得天下之機。已具于此。

按是時。太祖已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雖滁陽王特寄生耳。豈彭趙所能羈哉。然與其併之于後。不若辭之于始之爲正也。漢高滅楚。雖楚自亡。未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免蹊田奪牛之誦。此我太祖所以迥出前古也。臣自烈謹議

救六合守滁陽

元丞相脫脫攻破高郵。女家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求救滁陽王郭子興與其帥有隙。不發兵。

太祖曰。六合受國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債大事于興。意未解。欲遣他特率兵以行。

時元兵號百萬。諸將莫敢往。子興乃遣

太祖行。令禱於神。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

以禱爲。遂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无梁壘。元兵每日暮攻壘。喬脂復去。明旦復完壘與戰。

古方略

卷之二

四 忠貞堂

太祖以計給之。乃欲兵入舍。僞模樞遣婦女倚門戰。所恃者。婦女也。手大罵。元兵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出。牛馬婦女

居前。丁壯異之。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太祖乃設伏。調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

滁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

是時元兵尚強。恐益兵來攻。太祖謀款其帥。乃具

牛酒。欲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中皆良

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

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舍寇分兵攻良

民乎。其神信之。卽日解去。會元割脫脫官爵。奪其軍。安置淮南。滁城得完。

能示不能。緩其來攻。爲自強地。非怯敵也。後世言欽撫異是。安能成功。

觀可否。斷于心數語。當日卜攻伽藍。或與田單師事小卒狄青。擲錢同一機智耳。不則傳者神其說耳。夏書曰。官占惟先。藏志昆命于元龜。識者謂太祖卜攻事。未可與宋祖微時卜攻高辛廟同日語。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按番陷後去不敢退。不敢進。諸語是役也。非我太祖之強。特元兵之弱耳。使能盡日止攻。番登陷陣。滁豈得完哉。以此知成敗利鈍。雖難逆觀。要自有以致之。未可謂盡繇天命。無關人事也。太祖不禱而斷于心。深識此意。臣自烈謹識。

計克和陽

元五十五年

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固守孤城。非計。欲

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

勝。子與曰。何如。太祖曰。向攻氏寨。得民兵。其二

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權營左。祗

衣青末腹背懸之。佯爲元兵。以四寨駐藏貨物。而

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遣使者入和陽。資發將士和陽

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

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前取之。必矣。子與曰。善。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

爲使者前行。敗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等防閑

和陽。入聞廬州義兵至。父老方牛酒出迎。會日午。天

祐兵從他道就食。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

意。天祐必進。率衆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覺之。

急閉城門。以飛梯總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

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

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

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湯和率橋而上。登城大呼。衣

克太平路

太祖舟師攻元中丞蠻子海牙于喀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廖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左右奮擊大敗其

衆遂與諸將謀渡江諸將欲直趨金陵

太祖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嚨得采石

金陵可圖也時西北風順鱗鱗船後持柁處船前頭刺樞處齊

發太祖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太祖曰采石大鎮其脩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

爲脩禦攻之必克乃引帆向牛渚太祖麾將士以

進元兵不支常遇春奮戈先登諸將繼之徑拔采石

諸將以和陽饑乏各欲取財物以歸太祖察諸軍

無進取意謂徐達等曰當乘勝取太平因令悉隨舟

縱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太祖曰成大事者不

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諸軍縱兵

急攻遂拔之罷將吳昇階卽擢爲領兵總管昇曰欲

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因命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

比入城卽張之把頭李宸遠令立斬以徇聞大平路

總管靳義赴水死默曰義士也具棺歛塋之改大平

路爲太平府以者儒李智知府事以問安泰幕府事

令諸將分守各門脩城浚濠以固守禦

進退攻守整暇有法斬舟縱以厲士氣卽度尚潛

焚軍營之法

李文忠等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于萬年街遂破

苗犇于於潛昌化獲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

無閼志因激怒使盡焚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

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次淳安夜焚破

爲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按此與太祖悉斷舟

縱不規小利略同

臣曰然則

書報陳也先

元中丞蠻子海牙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開始執口絕我歸路方山寨民兵元帥陳也先元帥以衆數萬攻

太平太祖察其無他奇謀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

孰東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繇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

遂擒也先太祖釋而與語也先詐曰生我謂何

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人附

必識達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也先曰欲吾軍降乎

此易耳軍之將較皆吾親故喻之卽來乃爲書招之

言下略征卷之一 二 忠貞堂

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等見也先兵敗不敢復進率

兵還駐啞溪口徐達進克澤水州將攻集慶路陳也

先初意其衆未必降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衆

遂降自悔失計及聞再出師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

爾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

其謀告我軍者太祖曰吾久知其不誠殺之恐失

豪傑心乃召也先謂曰從元從我任爾所適縱之還

也先既歸收餘衆屯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

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

計集慶城池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不利步

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龜峻王敦皆非陸

戰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揚

素自安陸三道戰電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元帥與

苗軍聯結其中連寨三十餘里攻城則處其斷後立

寨則糧運不給竭力前進腹有不虞恐爲後患莫若

進兵南據溧陽東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

可不攻自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克

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

江天塹阻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我大

軍既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

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舍舟步進足以克捷

自與晉隋殊事異足下效勦宣力正宜乘時進取

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邪也先既得書

知其詐不行復密約元將左答納藏里至其營佯言

生得之給太祖臨其軍受俘太祖曰此賊多詐

姑許之不往我師進攻集慶也先遂致與元福壽合

兵來拒戰于秦淮水上我師失利也先追襲我師于

漢陽經葛寨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得茂惡也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出迎也先乘後擊之仆地搢槊刺死

報之以書所以答義也不往姑許所以恩敵也猶戶樞然開闔有節機律寓于此

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書

太祖謂左右曰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偽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彼之所為有

古方略卷之一

忠貞堂

以服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為遠天行且豈能有成且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

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于天耳今張士誠據

浙西陳友諒據江漢陳友定據東南天下未有定

日于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臣愚按

太祖之于也先察罕或姑許或不答以靜制動以

誠御詐盡人聽天與王道若合符節非霸術之紛

紛也兩姑字宜熟思之臣自烈謹識

搗采石取集慶

太祖既渡江諸將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太祖使常遇春多張疑兵自帥正兵直趨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舟分爲二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精銳海牙僅以身遁自是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海牙以餘衆走集慶

太祖率師自大平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

十樓舍淮兵屯營方山與海牙等相營破之擒兆先

望結寨采石爲犄角之勢以窺大平營破之擒兆先

古方略卷之一 十四 忠貞堂

悉降其衆擇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復釋兆先而用

之其人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主暮令其悉

入衛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國用即馮侍尉楊旁

解甲酣寢達旦衆始安願盡力圖報及攻集慶

今南京古金陵戰國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

鎮之故名漢曰林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

都於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元御史大夫福壽戰

死得民兵五十餘萬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定都焉

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嘉福壽忠

命以禮葬之康茂才 蘇州人先是結義族捍冠江上

降奔金陵。未幾金陵陷。茂才度天命有歸。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留國用以脩非常。雖酣寢亦可得是道也。但詐皆可使。譬諸良醫。莫齒于雞毒。未嘗不索而藏之。在善其用耳。先是太祖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太祖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少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爲義兵長保鄉曲。及謁太祖。悅之。令兄弟皆宿衛左右。諱是觀之。太祖蓋知國用可共腹心者。獨留侍卧。信之深而任之篤。豈朝夕之故哉。

靖難師起。成祖生擒南將平安。裨將火耳及。釋令入宿衛。與太祖遇兆先降卒。事畢而衛同。火耳反。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祇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爲成祖所獲。成祖釋而用之。臣自烈

禮聘秦從龍

金陵既定。太祖命徐達率諸將取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卽克其城。王師將下鎮江。太祖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名從龍。洛陽人。初仕元爲教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居才罷老成。入城。嘗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果得之。還報。元之從孫永有在。達軍者。因道還報。太祖喜。卽命兄子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悉言無隱。每以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莫知。嘗稱

卷之一

十六

忠貞堂

老先生而不名。

惟元之可與謀。故多所資益。太祖與劉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時至基所。屏人語。務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此與漆板問答略同。按先臣王守仁討寇。廣延謫官。備咨訪。頗得此意。元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太祖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先是胡大海嘗薦此四人之賢。故以書幣徵之。朱文忠守金華。亦嘗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人。太祖皆徵用。非獨信

任從龍一人而已。世稱國初任人闢治。此隆古昔信然。

稱先生而不名。惟從龍足以當之。亦惟

太祖知從龍無忝于此耳。苟非其人。而加以殊遇。

與周之不名。宇文護。宋之尊禮賈似道。何異。按世

廟中江陵晚節。禮遇頗隆。與似道頗類。上而旨

勅。下而題。曰元輔。即曰大師。至稱大岳先生。

二子皆及第。誇其榮。卒以操弄主權敗。臣愚謂

本朝尊禮大臣。必先灼知其人。之足以當此。而無

愧。不可不以太祖遇從龍為法。臣自烈評議

此言高麗
日蓮等
亦最重焉

立營田司

以康茂才茂才舊為元特
華所部降附為營田使。太祖諭之曰。

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

隄防。專掌水利。令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

先于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延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

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病民若。但使

有司增餘餘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

害之。非專任之意。

農事國之根本。非軍務殷煩。尚不容忽。况用度滋

多方。略臣自烈評議

多耶。聖祖計久慮周。如此。臣自烈評議

因理財而念及設官。尤見聖祖倦倦為民至意。

非徒使軍用無闕已也。自不可與屯田許下者同

日語。臣自烈評議

斷張士誠餉道

徐達邵榮攻宜興先是士誠遣士德等攻陷松江常州諸路士誠自騎場入為繼嗣牙

太祖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斧木易拔開其

城西通大湖口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

廣德諸縣江陰枕大江扼其要害張士誠餉道所繇出若以

兵斷其餉道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遣丁德興

分兵絕大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以元帥楊國

興等鎮守國興勞來安集議者比後陳保二牛場人

入寇國興擒之

絕餉道兵法之最奇者李左車說成安君絕韓信

輜重亞夫使弓高侯頰出淮泗口塞吳楚餉道皆

然臣自烈議議

兵非食不戰大湖口既為餉道所繇豈可無備而

使太祖得斷絕之此自士誠之愚故絕餉雖兵

家之奇在太祖則猶餘事也臣自烈議議

立民兵萬戶府

太祖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

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糧

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

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

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

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

幾寓兵于農之意

宋南渡初御營使張慤言三河民怨敵入骨備請

立民兵萬戶府

太祖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

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糧

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

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

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

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

幾寓兵于農之意

宋南渡初御營使張慤言三河民怨敵入骨備請

丁戶略征兵

傲唐澤潞步兵英雄邊子弟兵遺意募兵聽什伍而

寓兵于農使令方抗敵于都社各署長正副復其

籍能結五百人以上者借補官詔頒行官領民兵

萬戶府即張慤舊制也此法自可行久但邇來法

令廢弛各罷縣所募備寇民兵皆市井蠢猾游惰

坐耗官餉兄賊則服眾退甚者借兵行劫害尤酷

于盜此亡它簡拔不精訓練無術耳

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頗用舊制然行之者從

事朋合混編催募頂役不能無弊卒不果行嘉靖

勇壯邊兵不足調。各省直客兵戍邊。如浙兵戍薊鎮。真定。河間。忠順軍戍居庸。授民實甚。萬曆初。倭夷蠢動。撫臣議練鄉兵。戶科趙完壁上疏。言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去五授以存三利。斯善矣。十八年。兵部尚書田樂陳防禦要機。一稽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衙門。脩察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一查明。缺伍者。該置管操千把總官。時加操演。習其技藝。令行伍充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令督撫嚴督所屬府州縣。特見在

滋。廣一嚴保甲。播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黔始被聲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加意舉行。十家爲甲。立之長。十甲爲保。立之正。互相稽察。人相告戒。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坐連。如有外來可疑之人。卽嚴盤詰。倘容留潛住。連坐不貸。此彈盜安民之上策也。詔允行之。臣自烈謹按客兵戍邊。事同謫戍。積怨思亂。萬萬不可行者。至如選民兵。練鄉勇。稽額兵。簡民壯。嚴保甲。未免法立弊生。在良有司。因時制宜。斟酌行之耳。尤

豈當棄之內臣云易驅集哉。詔如議行。承勛此
言深得太祖勅內官毋干預政事意。可為萬世
法。又非僅趙完壁諸人之議練鄉兵簡民壯而已。
臣自烈謹議

臣

三

忠貞堂

克發州開罷學

羣雄割據。太祖固守江東諸砦。以觀四方之勢。乃

謀取浙東。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又克之。先是命王

發得城中守將各為心腹及進攻副將果開東門。謝兵捕元守將。改發州路為寧越。

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業。贊王胡翰。汪仲山等。

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一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

以王宗顯。宗顯和州人避亂居知寧越府事。命開罷

學。延儒士葉儀。朱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

原為訓導。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士

皆欣悅。卷之一

皆欣悅

事有似緩實急者。如天下未定。軍興旁午。

太祖獨汲汲延師問學。豈迂計哉。蓋以治道不明。

學校寢廢。似獨飾治無本。雖欲戴亂未繇耳。今天

下鯁鯁虜賊是憂。至士習之類廢。學政之疊壞。經

筴日講之潤略無當。輒曰此非急務。豈知忠孝不

素蓄。人才不夙儲。釀亂視虜寇尤甚邪。諸大臣性

性棄孔孟之學。習鉛鈴之書。自謂足以戢亂飾治。

宜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臣自烈謹議

旌吳院判

張士誠兵寇江陰，繆鍾巖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若山，指臺爲進攻狀，守將吳良，良本名國興，賜名良，定遠人，封江陰侯。

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江壩，壩與賴同音，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宣切岸邊地。

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敵皆遁去。未幾，復寇常州。良聞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

丁了略征

卷之一

忠貞堂

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之憂，不足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等贈良詩文以美之。

與江漢之詩同，鼓厲功臣，不盡所欲爲。蘇洵所謂

既勝養其心也。

儒生不嫻戰陣，借彼詩文，聊表保障，深得是使遺

意。漢高馬上治天下，不事詩書，沒溺儒冠，宜爲後

世詬病。臣自烈謹識

論胡大海守寧越

太祖自金華將寔建康，召胡大海。如人，漢武莊功臣，自言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不殺人，論之曰：寧

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以守之。吾將歸建業，以爾

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衝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

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

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戰與寧越密遇，

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

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

古方略征

卷之一

忠貞堂

恆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

人才地勢，聯若列眉，以爾爲才一語，高明王愛惜

鼓舞之意。臣自烈謹識

用間殺越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友諒乃陽商家子嘗為縣吏不之末幾領兵為元帥因令趙普勝守之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

友諒挾主王指徐壽輝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術數普勝以為

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

平日所為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

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憤潛山之賊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此特齊開樂毅秦間李牧漢間范增故智使非友諒之愚我以詐往彼以詐來安能使友諒深忌普勝哉錄此以見太祖出奇制敵不專在用間後世樂謂兵以詭勝非也臣自烈謹識

臣自烈謹識

誘致陳友諒

偽漢陳友諒友諒其主徐壽輝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約張士誠侵建康自江州引兵東下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賊

勢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賊前乘漲巨艦乘城乃為所陷

今彼既君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太祖自將擊之太祖曰此亦不可建康吾

根本地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敵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非一

日不至百里趙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涼茂才論之

曰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逮其來非爾不可耐與友諒舊且伴欲為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為內應彼必從

約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閹者書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具書令資以

往必達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友諒寇來何為誘致之太祖曰還則二虜謀合為患

益大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遣閹者持書乘小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龍山今改名令持幟者舉黃幟于山之左。解赤幟于山之右。成日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瑯瑁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已。即率舟師千餘向龍潭。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暑。太祖衣紫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須臾雨大。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制都春之法。友諒入江。獻計者或謀以賊降。或欲奔檣之。太祖心非諸將議。召劉基入內閣。計基對曰。先斬主帥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計將安出。基曰。天迫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太祖意益決。使遇春等伏兵石灰山側。蓋用基策也。按李士實為宸濠謀主。士實蓋舉王守仁于鄉者。

軀至友諒軍。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關者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進。遲。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關者語歸具以告。太祖曰。房落吾穀中矣。乃命善長夜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及旦而橋成。適富民自友諒軍還。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鹿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武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總大軍。盡

注。赤幟舉。太祖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命發號。號發黃幟舉。諸伏並集。內外夾擊。友諒軍大潰。走趙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其將張志雄等皆降。友諒乘別舸脫走。前所遣胡大海楊廣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克其城。改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行樞密同僉守之。志雄言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太祖命徐達以兵追之。遂拔安慶。

守仁因作書通候。尾云但得此公早出頭。則吾計就矣。密遣老僕遺之。為濠所獲。疑不敢出兵者十日。遂得移檄留都。達邇有備。此與康茂才老關致書友諒。事異而計同。或誘敵使之來。或疑敵為之備。其所以制敵一也。臣自烈謹識

平江略 征

卷之一

主 忠貞堂

拔偽漢江州

太祖怒友諒犯我近疆。又聞其弑主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及安慶陷。遂決意代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過流而上。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先陳陸兵以疑之。敵兵勁。乃命廖永忠潛以舟師緝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江州今九江府。○多音。○友諒偽都。○多音。太祖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徑拔江州。兵法出其不意多此類。臣自烈謹識

平江略 征

卷之一

主 忠貞堂

書論胡廷瑞

太祖既克江州，遣使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太祖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微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週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委身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將，番名後裔，大丈夫相遇，一見契合，故當赤心待之。

下方略征

卷之一

重

品貞堂

隨才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滕驥、勇善職，以疑見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廷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邪？然得失之幾，固不容

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廷瑞得書，失意，遣同僉康泰詣九江降。

王者待人以誠，就辭肯溫，果處可見。先是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三郡來附，并次子，開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質子，衰世之事，豈可蹈之？今既誠心來歸，當推誠相與，何以質子爲哉？厚賜關遣之。臣按此數語與諭廷瑞書詞略同。臣自烈謹識

下方略征

卷之一

重

品貞堂

論諸將屯田

太祖命諸將分軍于龍江諸處屯田。康茂才屯積克

狃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與國之本在于

疆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

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

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

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

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

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

百方略征。

卷之一

收屯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此趙完國遺法。永樂中黃福請官為市牛給耨，欲

廣屯于遼陽，上謂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

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宣德中大同總兵鄭亨

上屯田于粒數多，遣使勘實，賞之。順中都御史

葉盛巡撫宣府，墾田益廣，積穀益多，皆不失

太祖屯田初制。後是則名存實喪，屯日益壞。果日

益壞，兵民安得不重困哉？臣自然謹識。

張子明告急

陳友諒自帥兵圍南昌，元帥趙德勝力禦，敵發驢張

弩中其腰脅，深入六寸，遂卒。逆贈梁國公溫武桓分兵攻陷臨

江吉安二郡，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文正時為大都督

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詣友諒，約

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文正等堅壁以待。子明取

東湖小漁舟，夜從小閘潛出，越石頭口，夜行盡止半

月，始得達見。太祖具言其故。太祖曰：友諒兵勢

如何？對曰：友諒兵雖盛，戰鬪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

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擄乏，若援兵至，必可破

也。太祖謂子明曰：爾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

當取之。子明遲至湖口，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

誘城陷，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

呼曰：吾已見主上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

殺之。後特封子明忠節侯。太祖乃自將救洪都，師

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

軍屯南湖嘴，以遊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

陽渡，防其奔逸。

全洪都者。子明數語耳。自料見殺。必不爲友諒所誘。忠節與韓成頭顱配享功臣宜哉。

策得古人懲茲深意。益信國家舉事。當審度時勢。計出萬全。彼蔡謨天命。徒嘗試取敗者。皆非也。

友諒驍將張定遠犯太祖所御舟。倉卒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成仁。臣不敢愛死。乃

臣自烈謹識

服太祖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會遇春通海等來援。太祖舟乃得脫。臣愚按韓

春秋時宋爲楚故。告急于晉。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莊

成卽漢紀信。大政紀從信錄。皆削韓成事。非也。我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韓成等效忠死敵。朕念之不

得不敗。解楊之力也。子明此舉與解楊合。孰謂吉

忘。議所以崇報之。中書省以韓成爲首功。建祠康

今人不相及哉。至解楊生而子明不免于死。此則伯者與賊之氣並殊耳。子于明何損。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師山凡丁首郎等三十六人死事之臣。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此蓋國初崇德報功之意。因附見于此。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潛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急攻。不待其遲。而洪都已失守矣。子明雖欲效死。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臣自烈謹識

初友諒將寇南昌時。太祖以張士誠遣呂珍圖

成者也。臣自烈謹識

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友諒既敗。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潛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急攻。不待其遲。而洪都已失守矣。子明雖欲效死。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臣自烈謹識

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潛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急攻。不待其遲。而洪都已失守矣。子明雖欲效死。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臣自烈謹識

乘京城空虛。順流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潛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急攻。不待其遲。而洪都已失守矣。子明雖欲效死。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臣自烈謹識

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改建康而圖南昌。計之下者。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潛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急攻。不待其遲。而洪都已失守矣。子明雖欲效死。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臣自烈謹識

不亡何待。三從太祖此言。蓋重悔前此不用基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潛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急攻。不待其遲。而洪都已失守矣。子明雖欲效死。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臣自烈謹識

征偽漢陳友諒

陳友諒闔南昌八十餘日。太祖命諸將解廬州之圍。先是徐達等攻廬州城三。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遇于康郎山合戰。太祖分舟師爲十二屯。大擺弓弩。以次而列。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冠舟三十餘艘。軍成大振。會日暮。太祖御樓船集諸軍申約束。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我軍舟

古方略

征

卷之一

忠貞堂

忠貞堂

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縮。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卽命常遇春分調網船。載蒺藜置大藥其中。束草爲人。衣以甲冑。各持兵器。若闖敵者。令敢先士標之。僞走舸于後。將更敵舟。至曉時。乘風縱火。風急火烈。涓吏焚敵水寨舟數百艘。太祖所乘舟橋白。友諒覺。僱力來攻。太祖夜令諸船盡白其檣。至明旦莫能辨敵盜驍獍。又明日復戰。舟大戰。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于口橫截湖面。遂其

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友諒不得出。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通海字碧泉。果人。與衆議曰。湖有淺處。舟輒膠。戰不利。蓋移兵入江。據敵上流。敵舟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太祖。請移軍湖口。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

古方略

征

卷之一

忠貞堂

忠貞堂

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稍且盡敵舟先突出。繞江下流。欲繇禁江逃回。太祖命諸軍追擊。復以大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友諒中流矢死。其平章陳瑄等悉以軍馬來降。

守建康。還歸路。據上流。皆屬勝算。善兵者推此行。之敵雖殲必克。

本朝先臣丘濬曰。自古中國所謂戰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砲中。亦謂之砲。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

總爲之者。俗謂之爆竹。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制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通一線。用藥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銜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大卽至。以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尤巧。命內官如其法監造。在內則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則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天助國家。錫

古方略 卷之一

皇 嘉靖堂

以自古所無之兵。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避就。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卽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大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爲實藥。審適以進。

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還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絛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絛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矣。臣愚按火礮神機鎗。迥制具在。凡火攻者不可不知。因附載于此。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一

皇 嘉靖堂

計取陳友定

太祖以兵革未弭。頭待臣狀曰。民勞甚矣。起居注王禕禕字子克義烏人對曰。至上威德昭著。民雖勞無怨。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不患延功。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諸將言。陳友定竊據漳州。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張氏誠士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古方略征卷之一 聖 忠貞堂

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前此誘友諒速來。恐友諒與士誠合耳。今方致力姑蘇。置友定于閩中。非畏友定負固。正以士誠既克。則友定易制。不必分擊。以耗吾力也。臣自烈達

常遇春取安陸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巴蜀。控扼南北。自古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墮人以目矢石。宜相機招徠。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爾當以兵繼之。凡得州縣。爾宜駐兵以撫。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爾之往

古方略征卷之一 聖 忠貞堂
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感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爾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及攻安陸。執守將僉院任亮亮字元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

太祖命釋之。授指揮僉事。
聲援相應。卽率然在山之勢也。楚與淮南。黥布戰。徐僮。閭分三軍相救。勢絕不應。挫敗固宜。

先臣王守仁討桶岡。初謂湖廣兵合勦。及賊破。輒已之。仍獎厲湖廣親兵。察特史春。蓋初謂非失策。欲使賊謂我俟湖兵至。然後進攻。乘其未備。一舉而蕩平之。雖未實用湖兵之力。而方其謂之。即所以用之也。此亦聲援相應之法。但兵機不可明言。直令停止。彼心未免不釋。故婉轉獎厲。使將來有可用。若不歸功于彼。則復發不信。指臂之勢散矣。按守仁此處方略。與太祖所謂聲援相應。蓋不謀而同。臣自烈謹識。

言不略征

卷之一

聖

忠貞堂

鄧愈守襄陽

太祖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來未附山寨。賜鄧愈書曰。子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撫山寨。若其常為兵者。仍俾為兵。舊為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較。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降于王保保。若爾之惠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則彼之部曲。脅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我之賴爾。猶長城。而爾之自視。當亦不輕。于與爾義。雖君臣。恩

言不略征

卷之一

聖

忠貞堂

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誥者。以成事。其難信事甚易。故欲爾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者。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

兵民仍舊。因而不擾。至惠法兼濟。其道足以理國。守襄陽猶反掌耳。

宋司馬光嘗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祖維來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臣

按此論自正。但除暴去殘。有先之以威。而濟之以德者。寓德于威。其惠益廣。專言德與專言威者。事雖殊。奧則一也。三復太祖謹法施惠數語。不以惠愛先法度。求治者思過半矣。臣自烈謹識
惠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各舉其重者而言。非謂民尚用愛。法端行軍也。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一

聖忠貞堂

論王天錫往襄陽

太祖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論之曰。爾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于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變。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數語寓古今方略。豈獨計襄陽安危哉。凡爲將帥幕僚。當服膺斯言。

古方略

卷之一

聖忠貞堂

宋歐陽脩云。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然後能勝。然非審于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太祖處事。貴果斷一語。蓋機謀並用。而奇在其中。此其所以屢勝而不敗也。臣自烈謹識

臣余恒

較正

臣余維杞

古方略征卷之一終

古方略征卷之二

明 婺源臣余懋衡 謹輯

袁州臣張自烈 恭聞

諭徐達備張士誠

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為之備。太祖卽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

古方略征

卷之二

一

忠貞堂

之兵。選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卽趨陸寨。搗我之虛。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棄其怠慢。擊之必克。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突。不及救援。此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擊兵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

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恭與以南並寇舟。亦宜設法備之。

深識寇情。兵勢不分。處安而動。威惟靜以勝之耳。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征

卷之二

二

忠貞堂

論立國根本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之道。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子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耕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爲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民安。此爲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共行之。得聖主戒臣工保介遺意。近日中外諸臣。獨後言加派何與。因多寡爲勸懲。可以悟作人課吏之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法非獨勸農爲然。臣自烈謹識

論勝敗在王將

太祖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州府。又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謂徐達曰。張士誠。蘇南鄰。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州府。徐義舟師。或縣射陽湖。寶應。古。或出瓢子角。或出寶應。州府。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軍之。勝敗在王將賢否。王保保

古方略

卷之二

四 忠貞堂

雖擁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弊。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林馬厲兵。謹俟其至。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區畫如指掌。兵家不諳地勢。不察敵情。皆必敗之道也。

軍之勝敗。在將賢否。至于擇賢將而任之。使所向成功。則又繫朝廷能知人耳。後世二三大臣奉命出師。往往挫敗。雖其人不勝任。抑推轂者之過與。

臣自烈謹識

徐達取興化

太祖命徐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俱屬揚州府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擊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言進兵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絕險可謂勝策然攻寇者凡過險宜豫防寇伏如洪武二十年擒哈出既降餘衆驚潰者皆竄匿聞大將軍渡美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于途英等後至伏發遂見執英乘間自剖腹死又

下野征

卷之二

五

忠貞堂

正統間御史張海造二都指揮率兵四千勦闖寇鄧茂七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險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解走觀之凡絕寇兵出入徑路宜相機持重審而後動不則未有不墮賊阱者也臣自然謹識

諭徐達等討張士誠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大亂以來群雄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却奪寇攘而已友諒敗張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顧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縣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士卒毋妄殺掠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室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

古方略征

卷之二

六

忠貞堂

墓爾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既而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苟士誠全城歸命不勞吾師若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撫其人民無妄殺我有可用者卽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衆必覆其巢去鼠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驥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驥輩懼俱焚必

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蘓。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蘓。取之。遇春猶執前議。太祖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蘓失利。吾不爾貸也。遇春不敢復言。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不欲遣熊天瑞。天瑞敗于土誠。士誠從行。俾爲吾友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嘗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姑蘓。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苗方略征卷之二 七 忠貞堂

如此則墮吾計矣。攻湖州以分其勢。所以弱姑蘓也。或曰。獨不虞姑蘓援湖州乎。曰。縱天瑞輸直搗姑蘓之言于張氏。張氏方自救不暇。則彼此失援。而我制冠有餘矣。雖然。分之而使不能合者。在湖州用定。在姑蘓用聲。聲寔之聞。皆不可測。昔人嘗言漢高帝之憂。憂在項籍耳。然觀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于

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繇是推之。我太祖先湖州而後姑蘓。與漢孤項氏略同。臣自烈謹識。

朱文忠攻杭州

太祖諭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攻瀋。原明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

擊其西。使彼疲于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

方略。原明。原明。偽子。原明即張士誠黨也。聞文忠兵至。難敵。遣員外

方。委諸軍門。紹勝。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遽來。得

無以計殺我乎。葵曰。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

來。安有他意。文忠見其誠。引入。問內權。笑效。接命。條

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執苗將。將英劉。突出。勝

言方略。征。卷之二。九。忠貞堂

文忠入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

民釜。即磔以徇。城中晏然。仍授原明浙江行省平章

守杭州。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愛心。血以祭之。

或擊東。或擊西。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原明遣

文忠可謂賢將。卒借民釜。初無甚害。而即磔以徇。

此湯武所以起來。蕪之望。漢高所以多牛酒之迎

也。邇來縱兵殘民。皆慘于冠。民困而國隨亡。可不

痛哉。臣自勸謹識

戒諸將傳元兵

太祖問傅友德敗元兵于陵子村。友德其先。福州人

山初從山東李晉。晉敗歸。後傅。明。王。玉。瑄。謂

不能用。走武昌。從友德。聞我。解。江。州。平。泰。隆。

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盡據。庫帖木兒。元將

帖木兒。遣李。或。來。寇。兵。聚。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將

駭。兵。情。接。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

戰者。知彼知已。察於朱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

謂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為。之。備。當。如。敵。至。則

無患矣。征。卷之二。十。忠貞堂

守備之道盡此。

臣按高驍將軍。師。鐸。出。兵。次第為陣。已與王朗為

左右翼成列。久之。楊行密乃出。委。糧。重。于。壁。以。麻

兵守之。伏精騎數千于旁。行密先犯。驍。玄。真。短。兵

接。偽。北。師。鐸。諸。軍。奔。壁。爭。取。金。王。質。糧。伏。謀。而。出

行密輕兵。躡其後。師。鐸。軍。大。敗。凡。敵。餌。我。有。與。此

類者。必不可貪利而忘敗。太祖戒諸將勿為。橫

庫帖木兒所餌。且嚴為備。此所以能無患也。臣自勸謹識

論將道仁愛爲本

太祖論諸將曰兵以服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威仁者所不爲元季兵興群雄角逐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滿暴者有因仇讎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不勝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嚴貪暴爾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可爲勸戒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善將矣爾等其勉效之

荀卿言兵要在附民 太祖推本仁愛確不可易雖有時威克厥愛猶霜雪加于空耳豈肆殺戮哉臣自烈謹識

威嚴仁愛雖若兩途實則一致愚觀

太祖創業之初凡所行者無往非威嚴而無往非仁愛蓋威嚴所以行仁愛也合威嚴而談仁愛不免求義之愚無仁愛而事威嚴必爲商君之酷善

讀 祖訓者當合而觀之 臣自烈謹識

閱試將士

太祖御戰門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處舍亦必節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壘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爾敵之時亦如前法若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諭之曰爾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矣故善射者求中千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駁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駁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歇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心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豈獨駁馬哉駁士卒亦然慈河曰用人不盡其所欲爲 臣自烈謹識

戒浙西降將

太祖視朝御戟門召諸將諭之曰爾等舊事張氏張氏爲將領兵計窮來降吾特以厚恩列於將較爾等知其然乎吾明告爾等吾所用諸將多濂泗汝穎舊秦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爾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濂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此皆爾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習勤苦戒奢侈士大夫宜知此意非獨爲諸將言臣自烈謹識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觀太祖戒諭諸將等語知太祖平日所自治者直與堯舜說素周訓無異同概荷能守此不變明雖萬世存可也臣自烈謹識

論王業戒驕忽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周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席捲矣太祖曰土不可以恃與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漸就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繫焉基曰迅滅張氏聞者膽落乘勝長驅孰我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爲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彼有可忘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豈可驕忽以取不虞

太史令之言不宜淺陋乃爾周安獨緘默何也實錄有闕文臣自烈謹識

漢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怯所以成其勇也

太祖臨小敵若大敵與光武意正同深得孔子臨事而懼之意臣自烈謹識

命將北征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曰。自元失其政。子與諸公率衆渡江。與群雄角逐。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闢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宣揚州興化人。元末爲司農。林都元帥府都事。後與其子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江北信誠沂州徐達。而與之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何古方略。征

卷之二

左 忠貞堂

如。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制挺可勝也。都城既克。乘勝長驅。餘可建瓴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於堅城之下。饑餒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挾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次。可掃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非熟悉地形。不知取山東之利。遇春欲直搗元都。稍失之疎。故兵法以多算勝。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征

卷之二

左

忠貞堂

論徐達等勿晉降將

太祖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舉數十城求之於古雖錦信不足過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今山東諸縣雖皆款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晉諸降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晉壁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深矣將軍思之

古方略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善用古法非廢古法不用也觀此處舉馮異平三輔事示徐達可見臣自烈謹識

太祖處陳兆先降衆悉令其入衛及諭常將軍又用舊異平三輔法或遠或近或合或離惟得其當而已此真不拘古法明于通變者也臣自烈謹識

命宋迪往諭張興祖

宋迪使山東還言於太祖曰都督同知張興祖所下山東諸郡得士馬萬計興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其舊兵俱與進取太祖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至有領馬軍千騎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仍往諭興祖今後得一降將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晉也

古方略

卷之二

六

忠貞堂

疑其受降而掣制之也臣自烈謹識

論湯和進攻延平

元興化州守將葉萬戶聞福州不守遂遁去耆民李
子成率衆詣福州征南將軍湯和請降和遣指揮吳
輔守之莆田等十三縣相繼降附和遂移師進攻延
平討元平章

陳友定

太祖遣使資勅諭和口軍中之事難

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
推德必先通者通者遠之所勝示威必先大者大者
小之所通通服則遠來大德則小懼又曰欲人不違
已當使之以信教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

言万略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一不專則推有所分凡此皆爾所短故特論爾

成化間韓雍帥兵討廣蠻趙輔爲征夷將軍和勇
爲遊擊雖大監盧康淳宜爲監軍爾外之事一以

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

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臣愚按當日任

雍既舉盧康等皆爲軍法所制雍至全州斬水

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故卒能成功

養太祖任人責成之說

合兵復勦

戒州縣安養百姓

洪武元年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太祖諭之曰
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
羽新植之木不可摘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康者
能約已而利人貧者必賤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
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
宜深戒之

此言深得治安之要有司不廉賤人厚己卒至姦
賊小民昔人謂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盜賊流
古方略

卷之二

子忠貞堂

三非篤論也臣自歷謹識

洪武三年戶部奏蕪州通稅三十餘歲請諭守臣
罪上曰蕪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

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于民民

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

矣其并所通免之臣愚按安養百姓惟蠲租賑貧

爲先又不獨選用廉吏使無賂削而已古今亡國

率緣聚斂不可不戒臣自歷謹識

論廖承忠等取兩廣

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清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榮政朱亮祖爲副。帥舟師蘇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賴州。南安嶺南羣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潮湘已平。中心震懼。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宜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

古方略 征

卷之二

王

沈貞德

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拒命。然後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之地。惟在廣州。元分省左丞何真廣州東莞人。據廣州。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瑄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也。

或曰。似李左車說。韓信先聲後實。恩謂左車說信。特儀秦明喝之術。太祖所云實。情理必至之事。未可同日語。臣曰。然謹識。

論用兵不拘古法

太祖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因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是以兩軍之間。失先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能。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勇。臣繇是知任將在陛下。特之勝不若王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嘗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或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闢奇正。頃

古方略 征

卷之二

王

沈貞德

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邪。惟通變可以不拘古法。非不拘古法。便爲通變也。後世須識聖祖立言之意。宣德元年。上命行在兵部于京衛。選士卒通十萬。練五軍訓練。因諭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爲奇。蓋可教者坐作進退擊刺之方。至于隨機制敵。開闢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皆在兵法之外。卿等聞及更當讀書。觀古長將方略。

計會于心，自然有得。臣愚按讀書有得，自可以

變，然能用古法，不爲古法用耳。不讀書，不觀方略，

胥古法而盡棄之，自以爲我能通變出奇，愚不敢

信也。臣故曰古法亦不可廢。臣自烈謹識

唐房琯擊安祿山，以車二千乘，夾以馬步，賊順風

壓，塵鼓譟，牛皆驚，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皆撓敗。

琯遂遁走。此蓋泥古之病。如宋邊臣獻車戰議，帝

以訪王恩，恩曰：古有之，偏狹鹿角，今相去益遠。人

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自敗耳。臣按凡古法有不可泥者。卽唐宋車戰可

推。臣自烈謹識

論馮宗異遣援兵

太祖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卽馮勝曰：若克潼關，勿

遽乘勝而西。今大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以爲之，番兵守關。

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同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往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

土，汴梁宋故都，勤太祖定都，故往視之。且會大將

軍徐達等謀取元都。

守關遇援，北征必克。可謂處在事前。

時陝西州郡爲李思齊、張思道所據。後馮勝入潼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關，攻思齊營。思齊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臣自烈謹識

命將直搗元都

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勞之曰：古人忠
爾忘身，國爾忘家，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
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朕觀天道人事，
元都可不戰而克。將軍等勉之。既退，太祖復召問
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
王保保遠遁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
道李思齊失勢而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搗其
孤城，必克之。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
古方略征卷之二五忠貞堂

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險。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
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果，以給饋餉。由
鄆趨趙，轉臨青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
潰，可不戰而下。達曰：又臣慮逆師之日，恐其北奔。將
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
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因當
衰。其成其敗，俱繫於天。若縱其北歸，天命難絕。彼自
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邊固防。
其侵擾耳達等說元州。元主夜半間建德北門去。

大師克燕，元自是亡。

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周家御夷，與窮兵黷武迥殊。
聖祖此舉可法。臣自烈謹議

古方略征

卷之二

忠貞堂

楊璟等克靖江

先是元兵圍靖江城下屯北關橋

平章楊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北關橋

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率師自廣東來會屯東門

象鼻山攻城二旬不下璟語諸將較曰彼所恃者西

城濠水耳當先取關口關決其隄岸則破之必矣諸

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關口關殺其

守隄兵遂決其隄濠水涸因築土隄五道與其城接

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隄也

兒吉尼元平章懼復攻其西門不克我軍死者三百餘

人相持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感其總制

張瑄與麾下共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

來會暨二鼓視縋城出見璟僞言城中空虛可取狀

瑄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

至期璟命指揮使吳興寧等率衆登城而入也兒吉

尼聞變倉卒出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典

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為守者

所誦普惠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

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官方略征

卷之二

忠貞堂

忠貞堂

翌日送也兒吉尼於京師

必審察張瑄二人非詐約乃可瑄此際宜別具方

略臣自烈謹識

決隄築道勢在必克裴張二人自知不免故射矢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約降可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等

官方略征

卷之二

忠貞堂

忠貞堂

問廣西邊務

湖廣行省平章楊瑄等。還自廣海入見。

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學二處邊務。瑄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難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論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

瑄夷可以誠感。理諭。近日盜賊。何獨不然。勦盜而專謀撫。不思所以勝之。非策之上者也。

古方略

卷之二

五 忠貞堂

策寇者謂良二千石。已良有司。勦田桑勸課之令。申弛禁緩征之條。使民勿爲盜。盜復爲民。然後重臣宿將。帥敢死之士。盡殲其不悔禍者。天下可以治。臣愚謂此特泥鑿遂平渤海之法耳。使遂復生今日。其治盜當別有方略。豈區區賣銀買犢哉。先臣王守仁口。招撫之議。可偶行于脅從之民。不可恒行于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嚮化之徒。不可晏施于隨招隨叛之黨。誠哉是言。臣自烈謹識。

論袁義撫訓軍士

太祖論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鬥。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整令以一之。庶幾臨敵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謀戰都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軀繼鐵甲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思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勿怠惰廢事。

古方略

卷之二

五 忠貞堂

恩威兼濟。固也。然必以恩先之。語云。威不可無。不可專恃。譬鹽之於味。有所託。不適則敗。託不可食。故威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耳。太祖首推恩意。次嚴號令。意至深遠。如謂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而民聽。此申韓之術。非王者致治之道也。

此與陽郭愈書所謂謹法度施惠愛相表裏。合觀

之御下之道備見。

洪武二十七年。太祖諭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遺令聞朕。朕察言觀色。良縣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足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效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臣接後使家人。必使之足衣食。無窘迫。況軍士出處方為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將帥用。安得苛督以威。使之失所乎。三復

太祖諭馮勝數語。益信惠懷軍士。與優恤家人事雖殊。其道一也。臣自創設議

論元兵亡國

太祖諭諸將較口。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惟知享富貴。取娛樂。于所統軍士。憐然不知簡練。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康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是矣。其息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驛首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就戮。妻子為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元兵不訓練。故亡。特借此戒諭諸將耳。偶舉點兵一事。見元主息弛多此類。至淫論元之所以亡。繇霍政失人心。咎不獨在兵制廢墜也。

洪武二年。太祖嘗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真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太祖曰。步急則蹙。弦急則絕。民息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失之也。元季君

臣就于選舉。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莫非克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條。不以優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臣愚謂太祖此論。切中元弊。益見元亡不專在無兵可用。然臣所謂元以虐政失人。誅者心違縱。故行政暴虐耳。嗟乎。選舉縱弛之為虐政甚矣。豈必炮烙鑕鑕。罪就死。然後為虐哉。臣自烈謹議。

丁卯年

卷之二

忠貞堂

行南將較功

錦平章廖永忠所部將較功。太祖欲賞永忠。以大將軍徐達等未還。故未及賞命。先賞其將較。指柳人絳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單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較人謝。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唐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為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為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下。故出此酬勞耳。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鬪於矢石之下。動苦固多。然今日成功。爾受賞可謂榮矣。

卷之二

忠貞堂

凡後世進用匪人。使竊位苟祿。無分毫補于國者。皆妄用其財耳。夫不節用。不愛民。豈獨耗之于從作征伐。如秦皇漢武哉。臣自烈謹議。

先賞將較。即太祖保全功臣處。事若甚微。關係最大。不可不知。臣自烈謹議。

命將往征沙漠

太祖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徐達、李文忠、湯勝、鄧愈、湯和等往征沙漠。問諸將曰：「元主遠，晉塞外，王保保廷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寇邊，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太祖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忌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欲分兵爲兩道，一令大將軍達、自潼關出西安橋定，一方略征。」

卷之二

忠貞堂

西以取王保保一命，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服應援。況元主遠，若沙漠不意，吾師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遂受命而行。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卽先攻朔州，後攻姑蘓之法，但彼聲實互用，此皆用實。臣自烈謹議。

恭琦言時宜三事

鄭州知州恭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歸，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內地，其三，墾田以資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方今命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其餘荒蕪土田，宜責之守令，召誘流徙，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召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多，則嚴其罪。如此則中原漸致殷實，少轉運之

方略征

卷之二

忠貞堂

郡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書奏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于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者其奏附行之

治法具在如郡邑無良守令何守令失人則肥家害國民不得所屬寇何蒙而動天下烏得不瓦解臣自烈謹議

古方略征卷之二

主 忠貞堂

論軍營備不虞

太祖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西征高僧街者言官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相度地宜以脩不虞中原遙西山川阻塞一或遇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盡駐軍平川此孟知祥等語後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恙此其驗也將軍慎之

裴行儉移營可法而征軍事雖無術者言不宜忘脩况云嘗有水警臣自烈謹議

古方略征卷之二

民 忠貞堂

臣余維

教正

臣余維

古方略征卷之二終

古方略征卷之三

明 婺源臣余樞衡謹輯

袁州臣張自毅恭聞

釋左丞相德濟

大將軍徐達城送左丞相德濟至京太祖念舊勞特命省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命將出師悉歸節制邇者浙江左丞相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城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趙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齊穰苴論莊賈監軍賈失期宜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立新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左丞相當就軍中戮之若遂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關外之比彼常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悉加誅懼將軍釋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厭愛毋事姑息非私左丞相以勸功耳所謂母事姑息蓋因罪加刑令士卒加劍艾非後世苛酷者比

宣統八年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枝殺萬全都司經歷蕭期又造虛辭飾過

請正其罪上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

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爲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爲廢武夫不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卽封示此章俾之知警臣愚按古者闔以外將軍制之至有闔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但不宜擅作威福失人臣禮非謂將士有罪必一一請天子自裁也觀

太祖所云穰苴戮莊賈可見青不斯達特其備謹之一端未可爲萬世人臣法使將士罪當誅戮之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未爲過使將士果無罪卽文致奏當以請于天子亦當與虛無辜亂王法者同科當時但詳鞠蕭期之有罪無罪宜杖不宜杖耳豈必崇責廣以不輕殺哉臣自烈謹議

穰苴待莊賈一語足令左丞相落雖寬釋德濟未嘗不寓戒飭至意非他肆赦者比臣自烈謹議

論楊璟討單屋

湖廣慈利縣土酋單屋厚連攜諸洞蠻爲亂。

太祖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

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誅其黨，必深入

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

但使遠去，不令由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

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

與不窮追元主同，僅防侵擾而已。

太祖勅諭嚴明，璟宜奉行惟謹。厥後璟不悟，屋詐

古方略 卷之三

降，使部下黃永謀往報，爲屋所執，拒不下。璟復請

軍，輒欲固屋。太祖切責之，命參政戴德以兵從

璟，盡力攻之。復命湖廣左丞周德興討之。賊乃遁

去，輕動之失如此。臣自烈謹識

論諸臣省浮費

太祖閱內藏，慨然謂諸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

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縱一已之娛，殫平

日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已之奉也。今天下已平，

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省浮費，足國恤民之要。臣愚謂洪武二十七年，京

都酒樓之役，亦當已之。惜諸臣不以此言達。

臣按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調費日促，命近臣及三

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官掖所須，務從簡

古方略 卷之三

約，更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或曰：捐之曰祿，廉皆

有定制，母輕更變，以搖人心。仁宗可謂識大體，但

吏祿雖不宜遽裁，而冗官必不可不汰。善乎宋太

祖之言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

廉。與其冗員而重費，莫若省官而益俸。詔州縣官

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十。繇是推之，汰冗費，必

自汰冗員始。雖然，今天下屢汰冗員，而國用日益

乏，民力日益耗，何也？蓋當事僅知裁減不必設之

冗官，而不知自宰流胥從以下，凡朝廷必不可

不設之官。有職名而無勞績者。皆冗員也。皆素餐
竊將者也。此而不思。所以振厲之。雖州郡縣冗官。
悉行簡汰。何補于治。至如減俸捐助。取濟目前。寔
非良策。況捐助諸臣。往往惜父犁鋤而有德邑。又
惡知其捐毫毛於此。不取償什伯于後哉。然則冗
官雖汰。而賢能不進。往往爲國彘疾。臣竊謂汰
浮賈汰冗員。尤當以得人爲急也。臣日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聘儒士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方。固資將帥之力。然
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智雖
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
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
後。成赴都堂。府講經史。庶幾忠君愛人之心。全身保
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
下國家計。其穉小無廉耻之人。有犯因在不赦。至於
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耻。以收後日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之功臣人材輩出矣。太祖嘉納之。勅省臺延聘儒
士於午門齋。直與諸將說書。

宋太祖令武臣讀書。知治要。雖敦文學。隱寓杜漸
防微意。觀此論尤深得勸導忠義。長育人才之法。
但須酌定所說諸書。如太祖武臣大誥。及諸經
史。古名將方略。有實益者。令次第講肄。不宜汎及
它籍。徒亂其聞耳。臣日烈謹識

儒士與諸將說書。非經生章句俗學比。至于吳端
曲說。尤宜嚴禁。永樂中守衛官。有于皇城下誦佛

經不報者。豈午門番直說書之制。至是遽廢邪。抑諸將因說書。旁及佛經邪。成祖召守衛官諭之曰。身備宿衛。不川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欲脩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無是教者而欲有福無禍得乎。問報之際。口欲誦念。則太祖高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誦讀。亦于身家有益。今後若仍于宿衛之所誦經。必罪不宥。臣愚按此言可爲萬世法。然近日又有文儒身爲王臣。職在封疆。專事誦經放生。爲釋氏沙門說法者。誦惑流俗。莫此爲甚。非獨孔孟之罪人。抑亦二祖之亂賊也。當與天下共戒之。臣自熙謹識

古方略

卷之三

七

忠貞堂

金興祖問道取援兵

僞襄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興元即陝西漢中府。朝爲漢中府。宋曰興元。守將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兩軍流矢。援失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總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欲兵入城。遣使問道。走寶雞。寶雞縣屬鳳翔府。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礮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徐達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

古方略

卷之三

八

忠貞堂

人持十炬。善於用寡。即增竈量沙之法。臣自烈謹識漢康范拒北匈奴。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懸大營中。星列虜遙望謂漢兵救至。大驚。宋岳飛與金人戰汜水關。射殪金將。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發四端舉之。金人疑援至。驚潰。徐達人持十炬之法。本此。臣自熙謹識

論武臣法賢將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居閒無事努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吾有遺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驕奢傷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當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古方略

卷之三

元 思貞堂

按趙摩失之暴杯酒失之禍皆不可訓三復聖祖此言益信

今陪京勳衛子弟內交有司及諸文學有聲聞之士輕染博帶吾爲都雅日卿杯酒引滿以詩歌唱酬爲樂廢時失事莫此爲甚國家一旦有急皆蓄縮退耳安望其亢杆外侮充絕前武哉本朝武備廢弛隱患發害皆自是始竊痛曲突徙薪者之無人也可若何臣自烈謹識

戒武臣凌虐軍士

太祖閣指揮有凌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論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五千人之長也爾等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京師治軍與關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輩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惟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臣自烈謹識爾等皆軍士之力細故暴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爾等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古方略

卷之三

十 思貞堂

或言指揮使聞此言當撫恤軍士然使諸軍士聞此言竊懷驕志敢與指揮抗衡不奉法且口爾所得名爵皆吾力奈何曰有軍律以治之

太祖特戒諭指揮耳豈第姑息軍士哉臣自烈謹識

論文武非兩塗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爾等幸有富貴。當與野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于武夫而已。夫位階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歸。古之見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爲兩塗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諱切。爾等勉之。

古方略

卷之三

二

忠貞堂

相以禮御將以術。此論微涉權。觀

太祖所云。講學明理。文武非兩塗可見。

太祖嘗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論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輪忠納諫。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時于百官所言。有善者。事釋不已。今爾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它日從命。訓文毅然有無道之君。若莫禁商糾秦皇隋場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表亂之辭。以爲

戒耳。臣按。太祖訓武臣。欲其取法古良將。而至于自勉。又專取古亡國之事。以爲戒。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太祖蓋本諸此。況武臣旣法良將。則必以將之叛逆驕蹇爲戒。太祖旣懲喪亂。則必以古之聖帝明王爲法。從與改必有兼用之者。非可以一端泥也。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定武官承襲法

太祖詔凡大小武官千級。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命侄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侄而有妻子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業。如年切則優以半俸。致於王事者給全俸俟長襲職著爲令。

先臣李賢嘗因軍功有增無減。建言謂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

古方略

卷之三

上 忠貞堂

軍功者雖金書鐵券皆以永有。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之以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單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而本廟矣。不可不深慮也。臣按此論關國家大體。近代世襲武官。優渥驕惰。雖不累犯罪惡。卒無毫髮功效。其子孫老有爵祿。皆奉養終其身。使賢而是今日之靈。又不知如何相磨耳。臣自烈謹議。

張秉駿言便宜四事

雷州衛指揮同知張秉駿言便宜四事。一稱造戰艦以防海道之寇。二增兵屯雷州。以爲欽廉諸州緩急之援。三雷州之地當廣海之衝要。城池水寨守禦之勢不得不重。而凡在軍旅單弱。宜益鎮守之兵。以重其勢。四本州糧儲不足。給兵食。乞以歲辦鹽課給民間。糧種以給軍。太祖從之。

先臣王守仁請令廣撫下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助軍需。又請折梅亭之稅。移於龜角尾。和

古方略

卷之三

上 忠貞堂

分蓋以南領兩府間廣喉襟。盜賊淵藪。夾攻糧餉。貴皆仰給於此。既不請發內帑。亦不重科貧民。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者也。臣按此論與東漢第四條相合。但盤掣抽分。洵得公廉幹辦者任之。不則奸弊百端。侵漁滋甚。如近日鈔關北新蕪湖等處。佐國課者什一。飽私蠹者什九。官可勝言哉。臣自烈謹議。

論薛顯功罪

封左丞薛顯爲永城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謫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太祖召諸將論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昔漢高祖非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千盾。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繇其恃功驕恣。自目於法耳。今左丞薛顯。始自肝胎。屬風來。朕撫之厚。而待之至。及從朕征伐。皆古方略征卷之三 王忠貞堂

著奇績。自後破慶陽。初周之不韙所居宋曰慶陽本朝因之爲開輔薛顯州一縣四追王保保。戰賀宗。朕甚嘉之。然爲性剛惡。朕憂戒不悛。至殺殺胥吏。殺歐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指揮吳實。此尤不可恕也。當自勿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冤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富地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贖富之家。一以贖所殺馬軍之家。一

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免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功過不掩。蓋古今御將之法。旣謫顯海南。仍厚恤其母妻。所謂罰弗及嗣也。臣自烈謹議

古方略征

卷之三

王忠貞堂

論屯戍諸將

太祖詔諸處領兵鎮守屯戍諸將遇境內有警許乘機調兵勦捕若失誤致使滋蔓者罪之餘事不許專擅調遣其改除起取非奉制書毋得輒自離職違者論如律。

許乘機勦捕諸將可無掣肘不則左右牽制爲患滋大安能成功。臣自烈謹議

正德中王守仁申明賞罰疏其略曰臣請以逆寧証之兵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即

古方略

卷之三

七

忠貞堂

時勦捕申報不得行前降職臣竊以攻聚聚盜處踰害地方云云時以前官又缺未及施行臣即刑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未及一月而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妄有新獲何者兵行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避思効其力緣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未必不如是速也伏望皇上特假臣令牌令旗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

不重至於債軍敗事然後遷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臣按守仁此言深得勦捕機宜雖然今天下督撫諸臣任未嘗不專權未嘗不一而賊虜日益橫士卒日益驕諸所上新獲皆冒功掩罪非有實効可據亡它上下相蒙攻守失策耳假令得守仁輩十數人相與協力王事豈難禦虜滅賊哉。臣自烈謹議

古方略

卷之三

八

忠貞堂

傳友德攻潯州

傳友德將攻蜀潯州。陞解。太祖審話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聖塘。聖塘。蜀州府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階文二門戶。既隙。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西。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脩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還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上山。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潯州。克之。

古方略 卷之三

尤 忠貞堂

先臣王守仁云。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若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錄是先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臣愚按。攻蜀則先驟門戶。攻桶岡則先潰腹心。先後緩急。雖殊。各得其機要而已。臣自烈謹識

傳友德進兵漢州

頤川侯傳友德既克階文。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咸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湯和不能進駐。即大洪口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而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擊敗傷守將何大亨。及散壽援兵。遂拔漢州。壽與大亨奔至成都。友德追擊之。

古方略 卷之三

尤 忠貞堂

韓信既破趙。遣辯士奉書至燕。暴其所長。頤川侯則以木牌代羽書。兵法曰。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惟智者能之。隋史萬歲擊高智。轉戰千餘里。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投水。波者得之。遂楊素。素大悅。上其事。又突厥圖陽帝于鴈門。帝于圖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又堯君素被義師圍。行李斷絕。爲木弩置表于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河陽守得之。達于東都。趙王偁見而數息。按頤川侯木牌

授江。蓋本諸此。但萬歲君素等。欲以通報探之窮。其事密。賴川侯併以奪守者之氣。其事顯。用之小異耳。

置書投水不難。但恐得之者。未必如汲者之達楊素。河陽守之達越王耳。萬一不即達。則前書仍浮沉而已。此處須別有機略。臣自烈謹識

百方略

卷之三

五

忠貞堂

湯和進兵夔州

太祖聞湯和駐兵大漢口。欲俟水平進師。恐其逗留緩事。適傳友德階州捷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階諸州郡。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於平川。蜀無險可恃。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何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度侯廖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循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乃進。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兵自白鹽山。山在夔州府城東。產鹽。其峻。伐木間道。緣絕坊溪。以趨夔州。

數千木牌耳。足以釋湯和之疑。平蜀藉此而決。山川懸隔。聲援自通。此亦兵家之奇。臣自烈謹識

廖承忠拔翟塘

德度侯廖承忠進兵置濬關同在三州府城東水急而蜀人明是設鐵索飛橋橫截關上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昇是俱切音千野舉也音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派人持稊檣帶水筒以禦機沿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莎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音分爲二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柵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毛有仁○天○以○策○本○舟中○水○節○以錢裝船頭置大礮而前黎明蜀人盡驚來拒承忠

卷之三

忠貞堂

已破其時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唱俱發
流揚旗鼓譟而下對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搖
舟前進發大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典中火策
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同僉蔣廷等八
十餘人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令兵亦至分道並進
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師行沿江
州縣聞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峨明昇諸軍門
降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歸義侯
太祖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勝廖二將之功

先臣王守仁討桶岡大峒，乘夜進兵。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間壁設墩，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應分率鄉兵及無豎善弩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負銃砲鈎鐮，使繇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視賊。張立旌幟，發半爲數千窰，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及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桶四起，賊皆驚潰，以爲我兵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守仁預遣千戶陳

古方略

清忠貞堂

佛高席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焚其寨
本碯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朶馮廷瑞兵緣間
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臣拔守仁此處方
略與永忠破蜀同特水陸異耳臣自烈謹議

論賞僞及小較

僞夏平章丁世珍兵敗逃竄山谷。自以常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爲帳下小較所殺。蜀平。小較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太祖曰。小較殺本常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一過漢世祖封蒼頭子密達矣。與高帝戮丁公同。不賞殺本管者。足見聖政異中商處。臣按商鞅

開塞篇。謂道泰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千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快之術。亡它。弱情告許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熾。至于父子相戕。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夫小較殺本管。與告姦者。異事同情。此而賞之。則後之爲小較者。皆作實微功。人以殺本管爲快。漸豈可長乎。假令當日非太祖獨斷不許。視鞅告姦殺敵同賞。一問耳。焉足爲萬世法。

洪武七年。蘭州棚里麻民郭買的。誘番兵入寇。

部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的買不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太祖曰。買的罪固當先。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臣按着沙火石反之于郭買的。與昔人誅弟殺子。大義戚親者迥異。賞之非法。

臣自臨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論貪愚不可使

太祖固與侍臣論用將曰秦穆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知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經術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駁正使愚使貪正善讀孫子處如魏無知對遷高之言用之不得其道鮮不愆事臣自烈謹議

貪愚固不可使然度尚平桂陽自焚其壘珍寶皆盡使諸將貪得敵貨踴躍思聞遂破莽寇則是貪

古方略征卷之三

五 忠貞堂

者亦可用也又用單守卽墨使老弱皆擊銅鼓街聲燕軍大駭敗走反齊七十餘城夫宅弱何知藉以取勝則安在愚者之不可使哉諺此觀之孫武之言亦未盡非也臣愚謂兵家無常形無常技願用之何如耳苟必得智廉者而後用則天下之可用者幾人哉臣自烈謹議

論孫子得失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術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

古方略征卷之三

忠貞堂

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王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計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計自無不勝虛實變計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其術亦終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言必有所授而武之術不能盡如其書也

梅聖俞評孫子亦如此按聖俞云此戰國相傾之說三代王者之師可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臣自烈謹

論濫刑黷武

太祖嘗觀太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慕死。三王
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其黷武。則能
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是婦之云。其前漢者。唐。其
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于鋒鏑之下。
呼嗟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
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武者。驅民于死
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古方略 卷之三

主 忠貞堂

因黷兵而念及濫刑之陷民。聖祖萬物一體。類
如此後世名為省刑。而刑益濫。名為汰兵。而兵愈
繁。天下之變自此浸熾不止。視聖祖仁心仁政
何如哉。臣曰。烈祖遺訓。

濫刑陷民。甚于黷武。太祖矜念濫刑。真仁人之
言。臣愚按秦皇漢武。皆以窮黷虐百姓。衰平桓靈。
未嘗逾一卒。動一族。而民不聊生。天下叛。此亡
它。人主不能知人。有司往往亂法。或厚欲以利民
脂。或重餒以飽私囊。或妄動適時。多制變古。使

下不獲遂其耕桑之業。若是者。皆足以死民。豈獨
窮兵濫刑。驅民死地哉。善夫。太祖之言曰。天下
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為
能約己利民。嗟乎。郡縣守令。皆能奉行斯言。則百
姓自各得其所。舍是而徒曰不窮兵。不黷武。足以
生之而不傷。吾見枝葉未有害。而本實先撥矣。又
況人主不能選任賢能。使百姓乂安。卒至民窮為
盜。紛紛割據。雖欲不窮兵黷武。不可得。此愚所以
反覆。太祖之言。而深嘆真氏之論之未詳也。

古方略 卷之三

主 忠貞堂

訓飭郭英諸臣

太祖御武機指揮郭英等侍側。頗聞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爾等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惟至愚。亦嘗念及此。太祖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爾等又役之爲私室。豈保身家之道哉。英等駭愕而罪。太祖曰。朕未忍加罪。爾等內省於心。朕與爾等分嫌。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有之。亦寬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怨。朕每思所以保爾輩之道。爾乃古方喀征卷之三

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口言朕。身當言及人。守分勉用。如置田地。種稻求獲。歲有官利。用之如舊。若皆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爾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食養所得。用之有盡。如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矣。爾等有勤於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卽恒產。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賴。爾其識之。

恩義兼盡。使聞者感愧交心。至藍李諸奸臣。以法誅之而已。

太祖嘗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

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罷所獲馬騾牛羊。不食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祭遵受國奉公。青彬平南唐。所獲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臣故太祖此言。與訓飭郭英同。爲將者不可不知。臣自烈謹識

古方喀征

卷之三

忠貞堂

詔釋良吏費震

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盜與隣民來歸者。令爲保伍。發丁給之。賴以全活者頗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太祖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太祖曰。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累官至戶部尚書。

牧民宜以費震爲法。祭吏宜以 太祖釋費震爲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法

洪武十年。戶部主事趙乾賺錢還延。視民先不赦。命誅之。夫震恤民。雖有纖罪可宥。乾無大故。以不救民受誅。太祖率羣愛民。其御下寬嚴得中如此。臣自烈謹識

令爲保伍。發丁給之。此中便商轉盜爲民作用。後世發果賑民者。宜以爲法。若無保驗。聽其自受。則是爲盜借食。害民尤甚。太祖釋震以爲良吏者。正在此。臣自烈謹識

諭勸臣戒嚴華佗

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請功臣不禁嚴。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全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脫節。正當奮意。而所有莊佃。倚爾勢扶爾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德也。

必累爾德一語。嚴於斧鑕。聽者悚然。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按趙者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後世則不然。貪威勳舊之臣。往往怙寵專利。漁食小民。吏莫誰何。豈復有奉法之吏。拘其姦私者哉。臣自烈謹識

論楊璟等功罪

賞平蜀將士有差。惟管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太祖論璟等曰：「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晏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寇滅寇，人莫我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使黃永謀往彼，使知我虛實。雖鋒鏑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亮保寧，常有微賞。然爾先於潯州失陷，單馬及攻單屋寨，又不能克。進攻瞿塘，又至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過。趙庸從亮

古方略

卷之三

志

忠貞堂

李逢春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調遣率兵取桑桓夫、蔞洞、會江、夏侯合、攻單屋寨，至中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繇成？今不爾罪，恩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擅杖殺軍校，罪浮於功。實何可得？爾等宜自脩省，奮志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太祖復謂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留不進。非顧川侯趙庸度險阻，直入劍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

則西蜀何繇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且漆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爵為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人將得上功。朕甚為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異，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先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敢希重賞乎。」

古方略

卷之三

志

忠貞堂

治薛調罪而不沒其功，論楊璟諸人功而各數其罪，恩威並濟，共知懲勸。唐蒲鎮之變，畢竟處置失宜，豈盡諸人之過？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探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後世觀太祖分別顯晦等功罪，益信太祖罰賞至公，非僅空言也。」臣自烈謹識

論武臣子弟襲職

太祖以特官子弟。同年少驍俊。故承襲者多。不解職。乃命其子弟。年幼者入國學讀書。稍長。令隨班朝。參以觀禮儀。退則令習弓馬。以學武事待其可用。然後官之。

太祖論吏兵二部。擇武臣有志于學者用之。此法今日可行。洪熙元年。主事陳良建言。武職亦須考殿降黜。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職以功爲秩次。子孫承襲者。試弓馬。有罪者論功定議。祖宗成

古方略

卷之三

元

忠貞堂

憲如此。毋庸他言。宣德七年。命故都督朱榮子。襲榮指揮使。操練。上謂兵部尚書許廣等曰。指揮使一衙之長。才智過人。方能稱任。不可以後生少年處之。姑令操練。俟年二十以上。觀其可任。然後任之。臣愚按核武職。惟承襲。皆有裨軍政。皆不悖聖祖遺制。在今日尤當亟講求耳。

先臣王守仁邊務疏。其一在蓄才以備急。其略曰。今之武舉。僅可得射擊搏擊之士。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

濟之才。如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

史。騎射授之以編畧謀敵。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相礪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北年而較試。三年而舉選。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適度而往。獲之者。不慮無其人矣。臣愚按教育公侯之子。

古方略

卷之三

平

忠貞堂

一條。深得太祖深習武臣子弟之意。今武學非不設。徒牆壁具而已。稽考不詳。才否不別。射擊論則有之。安所得編略謀敵者爲國家用哉。臣自

論徐達等防邊

太祖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統一中原，勤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難，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朔地相接，犬羊之群，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不寧。卿等豈能獨安乎？今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為脩守，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以古方略。

卷之三

望 忠貞堂

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臣等敢不恭命。
太祖在時之日，禦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猶必守以恩信。其時之民，不為其威，而為其德。此其所以能守之也。

或問夷猾夏，虞之若何。程子曰：明大義以懷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亂事之道也。太祖論守邊之道，但言求則禦去不迫，而不及和好，以此。

先臣余于俊巡撫榆林，言：國初逐北虜遠遁。

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如于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虜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額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及在其外，臣以為沿邊一帶墩臺空虛，宜築為邊牆，立營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突引相接，以為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營，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壁連比，不絕。于其空處築牆，橫一斜二，如新月之狀，以為偵敵避射之所。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榆林遂為雄鎮。臣愚按此疏與聖祖守邊之法相合。恨近代邊備廢，不考求榆林遺制耳。

臣余維樞

臣余維樞

臣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征卷之三終

古方略征卷之四

明 婺源臣余懋衡 謹輯

袁州臣張自烈 恭聞

省大同諸處供億

監察御史邢維垣按山西言大同諸處人民歲輸糧草餉給邊士供億勞苦太祖惻然謂中書省臣曰軍士戍邊道里險遠民人供億誠難宜少紓其勞乃命停歲納馬草若之用則給直市之尋詔山西陝西北平諸衛令軍士依時芟取芻草以爲儲蓄免致勞苦

民

太祖嘗言兵民相資兵之衣食皆出於民民勤苦倍於兵而其衣食恒不足至是給直市芻草又令軍士自爲儲蓄厚下安宅之道類如此

先臣呂柟曰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空運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於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法決不可輕易改之臣按此言與太祖儲蓄之意相符因

附記于此

置內外衛所

太祖嘗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設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皆有實數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伍千六百人為一衛而千百戶總小旗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於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無緣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

國初自京師達於郡縣各立衛所仿古趙克國羊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祐遺意令督兵屯種兵農兼務法甚善今皆廢而不行諸所衛官冗食而已各旗自清輒外俱衛官使令而已屯田子粒官軍逆侵漁而已兵制之壞莫此爲甚今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十九萬不知此十九萬者安所用之及虜寇並起乃始扼腕嘆兵不足用又從而召募之兵愈募則餉愈增餉愈增則民愈困將來無窮之禍豈有不忍言者藉前此率繇祖法加以振作無浸失初制豈至潰裂莫可收拾如今日哉

討五關叛蠻

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叛蠻捷奏至京。太祖遣使賁勅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爾率兵進討。果有方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深爲之喜。聞諸蠻既平。獨吳面兒遠遁歸洞。人事異宜。險阻異勢。不必窮追。彼惡稔貫盈。自將夷滅。是命內臣尙倭奉御呂王詣軍觀兵。閱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雖遠內臣。觀兵閱勝而已。未嘗分將權也。如唐之

於魚朝恩。宋之於童貫。則自求亨整。喪師辱國。至今議之。

臣按漢宣帝時。盧植圍張角於廣宗。當援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望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遣車後植還。誅此觀之。凡遣使諸軍觀兵閱勝。宜先察內臣忠謹。不至如左豐索賂。然後可。不則雖以植之連破張角。不能不就權車。悔何及哉。臣自烈謹識

諭丁玉書謀用士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乏。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古方略

征

卷之四

軍志云。諸思不佞。以一取萬。惟思素蓄。謀素和也。丁玉失之。

征威茂諸州有功。復以幸成策其後。此又鼓舞將士之術。臣自烈謹識

論武備不可忘

太祖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惟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樞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嘗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可一日忘哉。

古方略 卷之四

七 忠貞堂

周既定天下。雖嚴戈棄矢。兢兢求懿德。保厥土。此卽武備之大者。太祖所謂講武治兵。豈徒鍛甲礮劍。橋箭索弦已哉。蓋內脩而外攘在其中。猶古帝王安不忘危云耳。

太祖謂武備不可忽。自是久安長治之道然。

太祖嘗與諸將論兵政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用兵以戡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嘗有備也。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

怨啓釁。正猶醫家妄以收貼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卽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臣按後世論兵。能三復太祖斯言。庶幾古除戎戒不虞之意。不則厲精武事。功不補患。甚非國家之福。可不慎與。臣自烈謹議。

古方略 卷之四

八 忠貞堂

勅備高麗

太祖詔留高麗使者周誼於京師。而遣通使先還。且勅遼東都指揮使滿敬業狂曰。禦邊之要。務在深恩。所以深恩者。必審勢度宜。匪張威武。孰使懷恩。恩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制於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計事。遣人詣邊。以覘中國。今留誼於朝。歸其通使。爾等宜縱此人齎誼書歸。更約必以禮來。若後晏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入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久則必以奇貨招誘。成古方略。征

卷之四

九 忠貞堂

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擇望。而必資其過地者。以此也。今縱與其來。亦不可不備。不令高麗招誘戍兵。杜漸防微。古今守備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永樂中。虜使還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母入境。任劉寇何。深得守邊方略。至正統許牧大同。虜得訓知地險。數犯邊。繇此益嘆。因初邊防之密。如近日虜大入。輒陷州郡。偶不足故也。可以爲戒。臣自烈謹識

論仕官辨邪正

太祖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校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選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正爲難辨。太祖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易辨也。天地至公而已矣。不私者。至公之謂也。公生明。任人致治之道盡于此。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四

十 忠貞堂

論賞罰勸懲

太祖論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

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如此

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

熟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

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

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

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小人僥倖之術頗能令人主不覺然未有不附左

古方略

征

卷之四

十一

忠貞堂

右而進者觀蔡京之於童貫可見

宋仁宗時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廢格不行

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

知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

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太祖此言真宋仁宗一機

僥倖者何自而進後世諸大臣見不遵衍多矣

者雖之臣自烈謹識

諭徐達等知虜虛實

太祖遣使賁勸諭徐達湯和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

人必伏精兵於延塞以待我師卿等欲輕騎進擊不

可深爲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兵若知彼之計

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行者

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

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必得其利無伏則以精

兵持之可也若大軍未可出塞且留營北平

執擒獲者而詢之可以得虜情寔然懼其以僞告

古方略

征

卷之四

十一

忠貞堂

我此尤不可不預宋集中丘福等出塞至盧朐河

遇虜游兵擊敗之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欲勞

詢之言本雅失里間大兵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

三十餘里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是時虜實

伏兵伴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令所獲虜酋爲鄉導

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得敗引去福銳

意乘之福等爲虜所執死之全軍皆沒蘇此推之

凡所獲虜酋或詢之不得其寔如丘福爲虜所縲

則悔之靡及慎防之可也臣自烈謹識

命將直趨雲南

太祖御奉天門命額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先是五年遣翰林侍衛王曉使雲南招諭元將王把匝刺兀爾令入朝曉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永寧領長官司四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遣兵商靖民府商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

古方略

征卷之四

忠貞堂

我師宜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倚雲南彼此牽制使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太祖出僂於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歸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歸辰沅起貴州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今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

路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出僂龍江士氣百倍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征卷之四

忠貞堂

命諸衛軍士防倭

山東都指揮使司言每歲春發舟師出海巡倭今宜及時發遣太祖曰海道險勿出兵但令諸衛嚴飭軍士防禦之

防虜亦如此

天順中安南黎灝侵占城池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揭內臣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下安南噴劉大夏匪弗予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囊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按大夏此舉深計遠識

古方略征 卷之四

忠貞堂

即太祖不出兵延倚之意臣自烈謹識

論烏撒諸蠻貢圖

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太祖勅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昔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貢圖者尚多爾其慎之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

古方略征 卷之四

忠貞堂

太祖嘗言蠻夷小國不為中國患者必不伐之至負固如烏撒諸蠻則必蕩除而後已此王師所以不測也蓋即高宗撻伐荆楚之意與窮黷自別臣自烈謹識

論傳友德取糧爲食

太祖遣使諭新川侯傳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合○大○○○○○○○○○○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爲舉動。靜者定。亦留兵如木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暇。尙暇持我空城邪。不然。則士卒饑困矣。敵勢強。則分之。我勢散。則合之。分合之間。變化不測。○兵法云。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智將務食於敵。日攻諸蠻。取糧爲食。亦然。

古方略

卷之四

七

忠貞堂

兩軍合勢。猶幸然在山。方能制勝。天啓丙寅。開。樵分關內關外。不相爲用。亦不相爲謀。各自請兵。兵數參差。漫無所攷。如均之問六月之兵。撫臣疏。開關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關內兵五萬有餘。多寡互異。增減懸殊。安望首尾擊應。以制勝哉。邊事支離。卽此一事可見。○自○烈○謹○議○

論吳役等合攻諸蠻

太祖遣使諭安陸侯吳役。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傳○友○德○沐○英○藍○玉○凡烏撒烏蒙東川。平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樞。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卽未能。俟三將軍師至。合兵攻之。必克也。勅至。役等進兵。攻諸蠻寨。悉下之。

古方略

卷之四

上

忠貞堂

嘉靖中。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關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俞大猷言于督府胡宗憲曰。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貨。皆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辟虎方逐鹿。獵獲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鬪走哉。于是引兵疾走柘嶺。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倖斬甚衆。按此深得直搗合攻之法。○臣○自○烈○謹○議○

戒勞民爭利

蘇州府巡簡王德亨上言家本隋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太祖謂戶部曰盡心求利商賈之所爲國邊聲靈幸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迹一聞小人覩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離害豈可聽也

安撫息民自清心寡欲始太祖爲宗社計久遠

古方略

卷之四

七

如此何令德亨言果用利未得而害隨之得宜慎失哉

臣按洪武十五年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太祖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又洪武二十年軍校丁成言河南陳州地有上綾下綾二貴

縣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銅開已久請復開之太祖謂侍臣曰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嘗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教之此二事與不聽德亨勞民爭利略同夫朝廷不忍擾民戕民其意不在干現利明矣然德亨之說既不用而王允道丁成復以冶鐵開礦進可謂何法之甚杖流允道衆論快之

成獨家克典何哉

臣自烈謹議

丁丁略

卷之四

手

分設雲南衛戍

太祖遣番守右衛候府李果往西涼諭都督漢英及
守禦都指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晚掛星出西北至
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回回之地有馬駝羊畜入
境止遣親信一二人往視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假
以貿易為詞伏賊兵於後也慎之遣使諭傳友德藍
玉沐英曰近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餽餉不足朕遠
度事宜惟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
兵守禦東川幸部烏蒙則未可也若烏撒既克亦宜
言方略

卷之四

壬 忠貞堂

少番兵戍之其俘上馬悉令討擊未服諸蠻俟其備
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於七星關之南即有馬撒軍
南項有七峰烏撒之北中為一衛其僦餉則東川之
置防禦所民給之若烏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
或烏蒙或芒部立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
以南至七星關中為一衛令祿熙昇子等蠻給之皆
俾僦餉是如是則兵衛相屬道路易通無事則分
兵駐守有警則合兵勦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
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慎飲食無

士卒俟諸蠻悉定方可班師。

或攻或守皆用合勢兵衛相屬道路易通即首尾
擊應之法臣自烈謹議

言方略

卷之四

壬 忠貞堂

論傳友德等治烏微

太祖遣使諭征南將軍額川侯傳友德永昌侯藍玉
西平侯沐英曰。述者烏微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蓋
未覩大勢軍威。必謂我軍散處。緩不及應。故有此變。
朕觀彼中地勢。既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
撒建昌。亦在必守。其東川芒部諸蠻。不服者必戕
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覆。若班師則一衛番兵不
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衆寡不敵。何以能守。今
止留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

一方略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罷兵。鎮服卿等其共圖之。
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構橋梁。水淺
則疊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
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碩。聽軍治蠻夷之
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雖威德兼施。不能不先威次德。以變性。猶悍難制
耳。昔人論治盜。先勝之後安之。又曰。小盜安之。大
盜勝之。治蠻夷皆然。臣自烈謹識。

戒衛所造作

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給軍士以禦
倭寇。太祖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
兵罷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
今天下衛所兵罷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
局。以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

今天下民苦寇餉。蓋亦未被寇而先有勞費者。又
况禦寇官軍。性往無功坐食。民何能堪。兵無毫髮
衛民之益。而民有億萬發兵之患。此說之所以曰
制也。宋朱熹曰。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
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此言得之。臣自
戒衛所造作。不獨城勞省費。亦且隱寓防閑。非
太祖識深慮遠不及此。臣自烈謹識。

一方略

卷之四

三

論用兵在任將

太祖與學士李聯等論武事。聯曰用兵重在任將。

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

以成功。昔齊用司馬傑。立聽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

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肅宗用吐突承

瓚。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

之不篤故也。附曰惟（附去次於內）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太祖曰將必得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

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

克方略。（征）卷之四

植堅破銳。象足四者。庶可成功。然亦任人君任之何

如手。

任專信篤。御將之要。然必先得其可以信任之人。

如穰苴樂羊輩。然後足以成功。它若騎奴趙括諸

人。任之雖專。信之雖篤。卒用挫敗。又非必監軍掣

肘而後債事也。任將先擇將。擇將先核實。秦王猛

知此意。（臣自願謹識）

論邊軍就本衛較試

太祖諭兵部臣曰朕向者以天下既不用兵。軍士閑

逸。若不練習。恐猝有調遣。不堪應用。故命天下官軍

分番入京較試。行賞罰以示勸懲。今附近衛所已試

而遠者未至。恐近邊將士既來。城守空虛。或盜賊乘

隙竊發。此又不可不慮。自今邊衛軍士較射止就本

衛。不必赴京。共知之。

赴京則城守空虛。本衛較射。則練習易懈。須衛所

官得其人。明賞罰。示勸懲。官軍庶幾可用。（臣自願謹識）

古方略。（征）卷之四

勅將士巡倭

太祖命將士還糧往遼東。諭之曰。海道險遠。島夷出沒無常。爾等所部將較。毋離部伍。務令整肅。以備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倭寇。因以立功可也。

舟回巡捕倭寇。因而不擾。人樂爲用。兼可以節餉。洪武十八年。勅靖遠侯葉昇等。飭理盡役金三州。城池。俟海運船至。卽以操舟軍士。併築之。與舟回捕倭之術同。特事稍別耳。

嘉靖丙辰。徐海擁倭。奴入寇。海自擁部下萬餘人。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又導故宿柘林者。陳東所部下數千人。與俱。聲言它酋分掠江。計於越諸州郡間。以扼倭兵。而海等當宿乍浦。下杭州。蘇湖。以聯金陵。氣恣甚。巡撫胡宗憲。方召諸司畫計。夜半聞乍浦圖。宗憲乃分遣兵。派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海頗聞新總督胡。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營湖王泄之間。而覆之者。尋罷乍浦圖。不敢復窺。杭。宗憲以王直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通逃主。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欲誘而使之。陰構其黨。於是

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直友善者。入海諭

直。直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決定海關。謝

過。宗憲曰。直既悔悟。徐海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

徂其心。疾走人論海峰。因厚遣謀者。陰過海所曰。

直已遣子欽定海關。朝廷且赦之矣。新總督戚

名。非美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

不乘是時。解甲自謝。亡日必爲虜矣。海亦遣酋自

謝。約罷圖去。因以要宗憲。稍出中國貨物。遣他倭

酋。而疏釋其罪。伴諾之。海於是始歸心。願爲虎。然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陳東心竊疑海。任我道。納餉。快木之從也。宗憲乃用閩紳海書。記葉麻。數遣諜厚。遣海兩侍女。日夜說海。非縛東。東爲薩摩王弟。帳下書記。於是出葉麻酋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及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海讀其書。流涕。蓋德宗憲日夜謀縛東。以報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隆王弟。詐請東代書。東海因夜得東。卽縛以踐約。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河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亦自度反故島。必爲諸酋

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圓。東黨方日夜襲殺海。宗憲

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說海以西沈家庄居東黨。

東沈家庄居海部下諸酋。已又令東詐爲書。夜遣

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勦爾輩矣。東黨果疑。而夜

伏遇辛東沈家庄道上。驕之。私相稍而。海中和。

衆大亂。俄而宗憲振甲叱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會

風烈。麾衆東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遂沉

河死。兵歸河新海級以歸。臣依宗憲以廣用間諜

手倭寇。大率皆儀秦諸人之術。海貪而愚。辛聖宗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憲計後之善禦倭者。當別有方略。徒染用宗憲故
智。而倭彼點或出海石。則成功難矣。因附記於此。
臣自烈謹識

論沐英等防變

太祖遣使賁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亨。平涼

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蔣正。楚雄衛

指揮使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甸衛指揮賴鎮。金

齒衛指揮李觀儒。傑等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

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謫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

可信。繇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爲我慮。符至

可仰非壘。金齒楚雄品甸及彌滄江中道。須高城深

池。固其營柵。多置大銃。爲守衛。賊來勿輕與戰。相機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乃勦。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
勢輕重。張威買刃。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
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
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
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
後。則楚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毋怠。
大略答之。卽漢文遇南越王之法。臣自烈謹識

論止高麗入朝

高麗遣使姜淮伯來。奏其權畧國事。王昌請入朝。
太祖諭其使曰。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
雖通貢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邇年臣弒國柄。
廢立自繇。既因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王之
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爲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
賢哲之君。若此非爲耳。不欲聞。何也。蓋爲壞髮倫。廢
君道。無人臣禮。大違不道。非中國之所宜有耳。使者
歸。語爾高麗。既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賢者自
古方略征卷之四季 昂真堂

知是非。中國無所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咨其國使。
知之。又勅遼東都指揮使司曰。如高麗王至遼東。宜
燕待之。命還其國。若使者來勿阻。
不許來朝。仍燕待之。寬嚴得大體。中國御夷之道。
可以類推。臣自烈謹識

詔武臣習武事

府軍左衛軍士告千戶。虞讓子端。不習武事。惟日以
今對臣子弟。如九歌曲飲酒爲務。太祖怒。命建治之。因詔凡武臣子
象。嗜酒博奕。及歌唱詞曲。不事武藝。或爲市肆。與民
爭利者。皆坐以罪。其襲職依前比試。不中者。與其父
並發邊境守禦。不與休。

先是。命武臣子弟讀書習武事。待其可用。予以官。
至此。乃有不奉法者。卒逮治之。可謂仁至義盡。
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征卷之四

志貞堂

遣軍漸過景東

太祖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已知破百夷思。

倫發遣去。可遣軍漸過景東。景東。徽外極遠。往北。新

景南府。領諸戶八里。據元史。華勝王。海濱。然夷性頑。

武。開。西。前。夷。諸。葛。亮。定。孟。月。皆。未。涉。其。境。

猶荷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遣去浪池達。進行則。

用旬月。進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

固壘。相持以俟。六軍因集。然後進伐。前此之勝。後指。

揮英良堅守小寨。亦幾受侮。爾慎勿輕之。務在持重。

相機決勝。殺其巢穴。乃為善爾。若其納款。請還兵。可。

古方略 卷之四

重

諭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金。并進馬萬五千匹。京東累。

表軍士。令貢象五百。牛三萬。象數三百人。後果從命。

如數入貢。即許之。

償所費金。非苛求也。規彼誠否。使我師有脩耳。

隨地屯田。深得誅遠夷之法。臣曰。烈謹識。

詔停遣東營繕

太祖勅武定侯郭英曰。遣東軍務物積。來者多言其。

艱苦。况邊境營繕。朕嘗為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

復作軍士。皆強悍勇士。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

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

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

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碩。或七八。

萬十數萬碩。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

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逃。

古方略 卷之四

書 忠貞堂

東地方。皆為所有。直抵永平之境。特遠不臣。時時弄。

兵。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倘不即發沙磧倉糧。賑之。

必啓高麗。招誘過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

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定作。暫宜停止。

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有言。人勞乃。

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宋宣和七年。郭藥師叛降金。金幹離不得藥師。蓋。

知宋虛實。因以藥師為鄉導。繇是觀之。高麗倘招。

誘過逃。必將有為高麗鄉導如郭藥師者。臣曰。烈

謹識。

論宦官不可掌兵政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其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權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典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令使豈可使之當

古方略 征 卷之四

忠貞堂

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傳命四方輒假威福往往與郡縣抗禮郡縣官凡有誦內臣希恩倖者况使之當要路擅兵政乎後世宜以肅本為戒

洪武六年冬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察內官失

儀及不法者十年內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

太祖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十七年勅內官毋預政事凡諸司母與

內官監文移求往凡皆祖制萬世無弊者也獨

正統六年命太監曹吉祥監督征麓川軍務十四

年命曹吉祥等監督討閩寇軍務成化十七年命

太監汪直監督宣府軍務正德中命太監張永督

大用總督軍務皆與祖制不合至如宣德四年

命謹身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此

古方略 征 卷之四

忠貞堂

尤教孫升本倖祖制之甚首朝廷為萬世宗

社計自當率誅祖制而以正統成化正德不合

祖制者為戒詩曰莫予荦蜂自求辛螫追感昌曆

聞事其為辛螫也大矣臣言立迂而無庸者哉

臣自懇謹識

論諸將知軍士能否

太祖論諸將曰。爾等所統軍士。雖衆寡不同。要必識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爲將率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智者勸謀。鮮有不盡心者。有一無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編策矣。爾等其識之。

或謂何以識其能否。曰。郭遠嘗令偏裨自言所能。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不至倉卒乃求。此可爲諸將法。臣愚謂既令其自言。而又倣司馬光十科嘗試法。隨材器使。則智勇皆出矣。它如越括房瑄輩。空言無實。不可不察也。

臣自刊建議

宋訥議屯田備邊

國子祭酒宋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不貢。惟沙漠胡虜。未遑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閭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大師往返萬里。僉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如中甸奴師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之籌畫區分。祭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克國者哉。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綠邊之地。遂逐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何必勞師萬里。求僉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太和嘉納之。

訥官國子祭酒。宜專言教誨生條科而止。顧獨憐倦爲邊屯計久遠。國初人臣。番心時務如此。近

例如祭酒言及逸事。輒謂其出位。自釋菜諫士外。凡所當建白舉行。開繁名教經術者。皆供默不致入。告惡在能講求時務哉。天下事宜其自衆而莫救也。臣自烈謹識

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汚陽指揮貪事。濫進力。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還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觀此益信訥非空言。臣自烈謹識

論漢明帝苛察

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太祖曰。人主不以偏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苛察則下急迫。下急迫則就兢畏威避罪。苟且矯誣以欺其上。至於欺其上。則下之姦百出。國事必敗壞。不可復救。或曰。英主戒自用。良然。

太祖嘗命按察司定議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

以進論之曰。風憲綱紀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害國害民。此卽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臣按人主不以苛察自累。爲人臣者。或苛察見長。則不惟導人主以申韓之學。而凡諸臣所爲。往往害民爲國。流禍非細。太祖諭服按察司。蓋深

寓杜漸防微之意。又非獨自戒苛察而已。臣自烈

民視民聽。是謂聰明。若舍人情而矜獨見。則望發

之惠生。人主雖欲苛察。豈可得哉。太祖通于人

情一語。卽寓益戒無拂百姓以從己欲之意。臣自烈

古方略 卷之四

聖 忠貞堂

論漢文帝得失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

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迺自代邸。卽位首拜宋

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買置而不能用。

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皇后弟不可。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

嫌乎。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太祖此論。足稱漢文所

未及。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四

聖 忠貞堂

論致治在任人

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當聖慮。○近○日○特○旨○召○見○○六○十○三○人○見○○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

古方略 卷之四

里 忠貞堂

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匪計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今天下病在不能用人。如樞輔任大責重。往往擇之不嚴。任之不專。雖然。任不專。跡擇不嚴耳。○臣○

論宋太宗詭謀不善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願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用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衆發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詭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聞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臣○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古方略 卷之四

里 忠貞堂

求自新法行。其設法奪民。甚於加賦。當時病之。而唐末之弊尤甚。歐陽脩云。唐之如時。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設官有管員之數。官不濫而易祿。畜兵有府衛之制。兵雖多而無所

損。迨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口分世業。隳而爲蕭井。租庸調。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錢。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卒至於亡。臣竊歎陽修之論。推之國家。惟不識君民一體之意。宜煩僉獎。則邦本虧。而盜賊夷狄乘之。後世有能以唐宋弊政爲戒。而以聖祖之心爲心。天下可不勞而治矣。臣自烈謹識

論漢賜民爵

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輸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賜民爵不可。况鬻爵乎。語曰。爵者重也。各量其職。盡其材。此卽論定後官之意。善乎宋孝宗詔天下

口。鬻爵非古也。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通貨財。自今除款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補於衆。聽取旨補官。餘一切任罷。後世當以此爲法。○成祖嘗諭兵部尚書劉儁曰。武臣中有韃靼人多不識字。難委以政。故只令食祿。遇有警急。則用以征伐。今中國人亦有冒韃靼名以避政事者。其曉諭改正。不改正者罪之。國初法制周詳。非獨爵無濫及。卽祿不容苟竊。類如此。臣親近世學究進士。去韃靼幾何。卒歷資選。轉至顯官。功實不著。

何異賜民爵而聽轉移。職名具有。無煩假擬。邇以
希福利。其弊較冒名趨事尤甚。然則今天下求賢
審官。使政事無廢壞。豈有不循名責實。而能盡善
者哉。臣自然謹識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論人主聰明聖蔽

太祖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聖蔽。學士劉三
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
無所蔽。若信任奸邪。斷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
矣。太祖曰。入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
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
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安祿山 史思明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
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至是始恍然悔
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賢能。不爲邪佞所惑。
則亂安從生哉。

欲廣視聽。宜先任賢能。欲任賢能。宜先屏邪佞。此
國家求治之次第也。

太祖嘗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
能違。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違。
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滿則驕。驕
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
能虛心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故莊王卒霸。

候。武侯侵暴鄰國。魏業日衰。人君遠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事無不濟矣。臣愚謂人主欲聽明無蔽。自遜志納善始。蓋非虛心受人。則賢才當前而不能用。邪佞難進而不能退。視聽安得不亂。聰明安得不塞。明主合太祖先後之論觀之。思過半矣。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征 卷之四

忠貞堂

勅燕王防虜

太祖勅燕王曰。邇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火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冠大傘。卽裝閑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爲之慮。可於西涼召都指揮張德文。條間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馬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無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真於左。菲德張文條都指揮陳用真於右。爾與代遼寧各五王。若其中彼此相見。首尾相救。使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德而實德。內結而外鈍。爾其察之。

承樂中丘福爲本雅失里所誘。深入虜營。全軍皆沒。可爲炯戒。

太祖慮虜設伏。故賊望遠者。須去彼三二十里。至文皇帝建都燕京。彈壓北虜。每歲秋盡。遣將出塞燒荒。過虜出沒。卽乘機勦殺。豈遠望者佳。而燒荒

者勇哉。彼方誘我師。此出虜不意。將勢殊也。臣自烈識

臣余垣

校正

臣余維樞

古方略征卷之五

明

婺源臣余懋衡謹輯

袁州臣張自翊恭閱

命駐兵開平偏房

永樂元年 成祖命郡王高煦成祖第二子率兵偏開平

論之曰邊報虜欲寇邊方春兵民不得耕種朕所深慮今欲爾將兵駐開平虜至即相機勦除否則接兵待之康邊境之人得以盡力屯田然虜狡猾不可易視萬一差失則損威啓釁不可不謹王既行復賜書

古方略 征 卷之五

一 忠貞堂

論曰爾軍起行惟聲言往大寧既出關然後北行未至開平四十里即下營先遣精騎往偵勦勿令虜覺如虜不知我軍出塞領衆深入則多用火器迎夜令壯士劫其營亦可獲功若與戰則令武安侯鄭亨居中安平侯李達居左武成侯王聰居右爾將精騎一二千往來策應寇敗獲其人勿輕殺寇遁勿利其牛馬而窮追之若虜有貪意來降謀以爲寇退而擊之則沮後來者之心此須偵審然受降之時尤須防其變詐古云受降如受敵制敵之策大槩如此書翰

長子世子曰聞虜欲犯邊今命高煦將兵駐開平禦之爾鎮守北京于事宜用心經理將士啓行之際賜宴及鈔仍遣人督運糧餉隨軍而行不可緩也王者行師義聲先路遇夜壯士劫營非古來禦去勿追之法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征

卷之五

二 忠貞堂

顧成議防虜

貴州鎮遠侯顧成言臣奉 命守貴州招撫蠻夷方
隅暫安苟祿叨恩微勞莫效竊以爲雲南兩廣遠在
邊陲蠻賊竊發蠻蜂蠆之毒不足繫心東南海道雖
倭寇時復出沒然止一時剽掠但令綠海兵衛嚴加
隄防亦無足慮惟北虜遺孽其衆強悍其心狡黠及
其未動之時宜先遣人資資招諭以窺其動靜預勅
綠邊軍衛堡遠境開隘高其城垣深其溝壑屯田儲
積操兵養馬以備不虞我既預爲之防虜亦何能爲

言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患若其留家漠北輕兵入寇必將孤弱不敢深入官
軍據險設伏以待之彼騎不得施步不得展應機發
伏禽殺必多如是數年虜當遠遁何敢復窺中國哉
至于 朝廷大事文武重臣指置有餘臣尚有欲言
者伏願 皇上早立東宮以定國本副理萬幾永安
宗社不勝幸甚 奏 上嘉其言

今天下奴証于東揅踪于西它東首放目明暗火
落赤耽耽有輕 中國心近者虜騎長驅畿輔一
帶州縣無復安堵 親藩以下郡王宗侯被難絕

者指不可勝數 倘令過臣率如鎮遠侯蚤計預防
抑何至深入爲寇如其辭哉

按先臣侍講劉定之曰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
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
亭障缺敗蹊隧踈濶久矣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
隧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
此論與顧成計畫同 臣自烈謹識

屯田積貯據險設伏盡防身之要惜後世不講求
耳韓子云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爲之三嘆 臣自烈

言方略 卷之五

四 忠貞堂

嘉猷成議防邊

成祖賜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諭侍臣曰。漢武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脩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童貫用李良嗣策圖遼。金稱此始。慎固邊防。得御

方略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夷中策。他如班超傳介子諸人。功不補患。失在機之耳。不可不戒也。臣自烈謹識

論天險在德

成祖與侍臣論諸關隘之險。解縉曰。關隘之險。莫如山海關。次則金坡。居庸。松亭。古北口。皆天造地設。以爲華夷之限。皆在京師脊背。若負累然。可謂天險矣。成祖曰。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天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詩曰。懷德維寧。

成祖此論。與經合。後世徒恃地險。人險。非也。

方略

卷之五

六

忠貞堂

愚按五代史稱榆關在平州之東。其東臨海。北有兔耳山。巖舟山。皆陡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僅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狼諸城以守之。卽今山海關。又金虜詳要云。燕山之地。易州之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也。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卽金人之來路。蓋金坡關卽紫荆關。榆關卽山海關。松亭關不知所在。臣自烈謹識

論斥去陣圖

通政使趙葵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

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君軍旅

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

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

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

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斥去獻陣圖者。則倖進既塞。自不至輕開邊釁。然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大臣乃希進用者不一。在朝廷宜慎絕之。宋太宗

嘗謂李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

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它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

成敗。善者從之。不善改之。此又杜絕倖佞之本。後

世須以太宗爲法。

人主欲使嗜好不形于外。宜先令嗜好勿伏于中。

此端本清源之道也。蓋嗜好內伏。雖暫遏絕。不令

外見。久之未有不形于外者。譬猶置果核于地。既

有其根。芽茁枝葉。以漸而至。必不能遏。概不壓符

斜出可見。治天下者。與其制私。莫如無私。臣自謂

人非木石。誰無嗜好。但願所好何如爾。孟子曰。好

善優于天下。記曰。好賢如緇夫。皆未嘗不言好。使

人主所好果在賢善。雖若宵炙可也。否則縱屏嗜

絕欲。無所形見。亦未已耳。何益天下事哉。莊生

云。與賢者處。則無過。愚謂端本澄源。莫善于此。合

是而欲使嗜好勿伏于中。是猶傷影而求滅其跡

也。有是理乎。臣自勵謹識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問勞朝使

成祖召母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朝使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告不與之相接，稍希顧問，彼必不樂侍臣。建曰：陛下憐人之思至矣，但衛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諭。成祖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此即謹小慎微之道。一語一嘿，皆寓方略。

古方略

卷之五

九

忠貞堂

戒誘人犯法

成祖怒給事中丁瑄等出使，用銀誘人犯法，令都察院逮人逮之，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泰等論曰：去歲命給事中御史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惡，導其為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瑄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純也。遂戒之，瑄不肯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竊觀微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親微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要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瑄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安者，使咸知瑄等所為，以為戒。

欲令撫安諸臣，以瑄等為戒，益見聖朝欽恤之意。

論群臣息盜

成祖諭曰天下雖安民未穩息而郡縣豪猾遇有征
徭固緣爲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汝等其悉心政務
肅除民蠹毋橫徵一錢毋妄興一役存恤軍民勸課
農桑慎固封守輯寧邦國臻於治理以稱朕憫念元
元之意

今天下民困極矣黠者起而爲盜儒者流離饑寒
耳郡縣守令藉口催科至立視其死而莫之救豈
獨豪猾爲民蠹哉臣自然謹識

古方略征卷之五

五
忠貞堂

勅諭寧夏守備

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詳報塔灣驛賊寇亮魯
沃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謀欲寇寧夏惟賊帥寇的哥
以資糧不給不從成祖覽奏頗謂侍臣曰胡寇至
諺此語未必可信能亮魯反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
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抄掠取食豈如中國之人必
裴根後行其以資糧不給爲辭者寇的哥恐洩其事
機故外托此爲說內資陰謀襲我不備朕討此時賊
若不出槍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

古方略征卷之五

五
忠貞堂

其速著勅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
令簡士宰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息忽既言勅未行山
西都司奏報賊賊五千餘人掠掠灰溝村黃甫川之
地皆如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言勅但於勅
尾申戒之令勞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從計窮
食之又懼我軍隨其跡蹤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
人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慎

不別書勅智此卒如此臣自然謹識

與侍臣論刑賞

成祖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成祖曰。此語蓋爲○爵官○以服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按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十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世皆稱明帝愛惜名器。然臣竊

古方略

卷之五

主

忠貞堂

三復。成祖財出於民。不宜輕與之說。則明帝日賜錢十萬。猶侍臣所云。不若賞以財耳。豈知十萬錢皆民膏脂哉。後世人主心存愛民。當以明帝事爲戒。而以聖祖之言爲法。臣自烈謹識

嘉愷遣使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因風漂至。已籍記船中之物。請命。成祖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暹國與琉球修好。足番邦美事。不幸船爲風漂至。此正宜嘉愷。豈可因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苦。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爲之脩理。人乏食者給之粟。俟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學之去。

雖懷之以恩。亦豫防番邦反側。○暹國果否遣使。

古方略

卷之五

情

忠貞堂

通好。須有確據。方可信。不則名爲通好。寔則制誑。議察不可不嚴。雖然。成祖此舉。不誣詐。或姑示嘉愷。令番邦感恩。雖有詐。不得施耳。臣自烈謹識

察有司賢否

成祖命吏部尚書蹇義等。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諭之曰。往者應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處人之役於官者。詢以爲信如此。何繇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視議典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卽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邀求譽。而卽累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亦徵諸國人。賢否得失功罪至公。則天下治矣。如群小賂邀何。臣自烈謹議。

征 卷之五

忠貞堂

勅宋晟盡心邊務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成祖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遣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勅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諳事理。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旣付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卽行之。然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成國家大事。豈拘細故。况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不能聞也。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始終一致。以副朕懷。

征 卷之五

忠貞堂

與漢世祖以章示馮異同。晟宜益知勸戒。臣自烈謹議。

論君職在養民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成祖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

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

坐食膏粱。衣輕綈。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

當幾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爾輩

不令朕知。而爲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也。

國家凡無補實用。耗費民財。與飼象等者。皆不可

不革。卽召責御馬監。可以類推。臣自烈謹識

言略 卷之五

忠貞堂

軍士怙終不宥

刑部尚書鄭賜等言北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

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成祖曰。天不於惡木廢發

生。君亦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

固不宥也。

劉景升父子。嚴嚴數赦。何益於治。觀

成祖怙終不宥。益信孔明治蜀尚嚴。蓋亦不得已

耳。與申韓自別。臣自烈謹識

言略 卷之五

忠貞堂

戒守將徙民

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造鎮撫陸英奏近有強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劫掠地無寧警冠猝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成祖覽奏。頤問英曰。以此為良策乎。冠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既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古方略

卷之五

十九

忠貞堂

徙民則是木羅冠患者。先被蕩析之苦。其患甚於冠。今天下守令。不能扼要害。使賊無入境。徒兢兢城守。視城以外之民。如胡越然。罪與徙民避冠等耳。嗟乎。豈城以外。獨非吾民。聽其尤於盜。而不為之所哉。

按唐僖宗中和間。黃巢作亂。合兵圍陳州。初。陳州刺史趙犛謂將佐曰。巢不先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內之民。有資糧者。悉徙入城。臣愚以為犛非不

徙民。然與陸英所奏不同。一有備。一無備耳。竊如犛之有備。雖徙民未為失策。不則雖徙民稍南五十里。名為避冠。去危地幾何。未有不罹冠害者也。臣自烈謹識。

春秋時楚為庸叛。謀徙阪高。蔣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烏有徙民五十里。而曰此避寇良策哉。周之東遷。宋之南渡。皆不務脩禦。而苟安以為計者。卒底滅亡。可不戒乎。成祖不徙民。而務擒禦。深得保民任將之法。臣自勵謹識。

古方略

卷之五

二十

忠貞堂

論議建大體

鄭賜勛奏廣東信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遇糧遺風舉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成祖曰：運糧所以資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成祖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設難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事有權宜，雖不必奏報。然涓靡訪陳善等，果能達大體如設難否？果能實濟軍士否？不然，同一齷齪而公私判，名爲給軍而虛實殊，不可不察。

丁未時征
卷之三

三
品員堂

永樂七年，車駕發京師，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軍務悉敕閣處分。時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敏奉命巡視兩淮，啟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設難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十八年，皇太子過鄆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曰：廩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嘆曰：民饑不上聞至此乎？願中官賜之錢。時

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千斗，曰：且與六千。汝勿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臣愚按此二事，深得聖祖仁民至意，情度謙諸人不達大體，臣自烈建議。

丁未時征
卷之三

三
品員堂

三
品員堂

論奉天征討功罪

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
論功定議。成祖曰朝廷大至正之道有功則賞
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
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
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與太祖處分薛顯同

成祖嘗召新城侯張輔等論之曰安南已平皆將
士用命所致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

忠貞堂

罰公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
易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
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
第將士功過以聞臣按奉天征討官有犯論如律
卽所謂功在前賞其功罪在後罰其罪者也

撫剿西北諸胡

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賜食既罷禮部尚書李至
剛進曰西北諸胡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成祖曰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
同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
使馴帖况虜亦饑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
有來者惟推誠待之耳

雖推誠待諸胡制馭方略恐不可忽蓋虎性至暴
與其馴而擾之不若驅而遠之耳

古方略卷之五

忠貞堂

永樂中降虜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馴
悍不馴方也先入寇時乘機發動幾至變亂及發
兵征湖廣廣東西諸處寇盜干謀奏遣其有名號
者厚與賞賜隨軍征進爭平遂奏雷於彼於是積
患遂消又按成化十六年朝鮮請改貢道懼建州
女直邊疆也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衆將從之藏
方郎中劉大夏獨不可曰貢道自鴉鵲關出遼陽
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三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

它日憂卒不許歸于謀劉大夏之論推之古今內
中國而外夷狄來則力禦去則勿追。宜必盡撫諸
胡使華夷雜處。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征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戒以器用累民

通政使趙葵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爲器用
成祖曰此伴說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疾
苦未得寧息今又以此重困之乎官所求一物即百
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
此人卽段綸權萬紀之流不可不防其漸。

聖祖孳孳愛民宜忍作無益害有益哉永樂四年
六月却回同結牙恩玉碗不受。成祖曰虜貪而

說今受之必應厚養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

古方略 征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至矣何益國事。臣愚按此雖不受所礙然軫念國
事其所以愛民則一也。臣自烈謹識

責中官擅役工匠

中官私役應天府工匠。成祖命錦木衛述治。仍召府尹向寶責戒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爲其汝職牧民。當體國愛民。矜恤保庇。庶可休息。官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今日則有重權矣。而輒聽其役民。略不知懼。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官者擅役之而不告何邪。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何如畏之。嘗爲人典守寶貨。擅移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汝擅以朕百萬萬。征征。卷之五。至。忠貞堂。

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贖前非。必誅。遂執私役工匠之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僕。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乎。

阿畏中官。豈獨京尹哉。聖祖斯言。可以懲一戒百。臣自烈謹識。

戒人臣諛佞

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三十本。禮部尚書李至剛等率群臣表賀。成祖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太平。令中外果無匹夫匹婦。愁怨於下者乎。覽表祇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不誠不足以致治。傳曰。臣下不正其刑墨。豈所以絕諛佞。杜亂萌也。至剛豈可使竊位禮曹哉。

太祖嘗諭群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變下。下不諂上。恪守乃職。是爲正人。昔寇準在相位。丁謂爲參政。嘗會食。食汗準。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爲執政。爲宰相拂鬚和。謂憤而退。是謂以諛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瘧疾。掾史往便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爲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禮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

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臣按丁謂以參政誦宰相。後世譏其爲小人。况人臣而可諛佞主上哉。合二祖之論觀之。則人臣所以自處。與所以事上之道。思過半矣。然臣觀後世人臣。又有機械欺蔽。假切直之名。而行其佞諛之實者。內交左右。竊譏意旨。往往淆亂國政。尤不可不辨也。臣竊

卷之五

忠貞堂

論趙王嚴邊防

太祖遺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大改紀則此一說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慎防出入。故無敗失。今邊烽有警。爾輒遣人出視。輕率不慎。自令宜切戒之。凡遇緊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嚴備爲上策。夜却虜營。希冀獲利。非所以自固。宜以爲戒。

洪熙元年。遼東總兵官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剌古方征。卷之五。忠貞堂

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取夷宜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肅師伍。謹慎設備。其來不來。不足計也。臣愚按此言與。成祖嚴固守備同意。非獨懷遠宜然。即安邊長策。亦不踰此耳。先臣丘濬曰。早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江山種樹。一以脩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予以限虜人之馳騁。予以爲官軍之伏。

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
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八九十里。若地係民產。或
另給。或給價。臣按此亦備邊之一法。然慎防出入。
當別有深計。類推之可也。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征 卷之五

捕皂君山寇

永樂四年。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
成祖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未。汝賴初。
亂。總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溝橋。易之而。
返。人退。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
爲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
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命。
新城侯張輔等率兵捕之。

今楚豫吳蜀。寇氛孔熾。不思所以撲滅之。大率爲

古方略 征 卷之五

撫局誤原其始。惟不能杜漸。遂致決裂如此。臣自烈謹識

戒窮治諸盜

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盜。陛辭。成祖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爲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爲盜。彼豈不愛其生，豈出於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卽是良民。不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所行，實以保民爲重，無重困之。

似用樊遂治渤海法。但在今日，勦撫宜兼用。須令機宜，專用撫則寇益橫，法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者。此類是也。觀王守仁攻桶岡諸賊方略可見。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勦兵征勦弗獲。且將爲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相高拱。拱曰：國亨本爲奸探，僞殺安智，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撫臣偏信督。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殺，于朝廷何與？拘提不出，亦是逮捕而已。君肅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仇殺與夫逮捕之

罪，則彼必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坐以本罪。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會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據置人犯一昭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宜慰職銜與伊男權勢，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撫。而上疏辨免阮于浮議。後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校怠于兵部題覆得諒。以吏科給事賈三

征討安南

成祖諭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緣廣西。左副將軍兵緣雲南。以入滇。爾軍合勢。而以輯事者。賊亦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為款伏。以息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劫。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饑困。賊之說謊。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曰王者之師。吊民伐罪。動必以正。然朱棣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至敗亡。爾等加慎。相機而動。擇

方者征

忠貞堂

兩軍合勢。和以輯事。頗盡征討方略。

朱能卒於龍州。計開。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樞還。上親為文祭之。極其

悲愴。進封東平郡王。諡武烈。臣自烈謹識

諭張輔等貯餉

成祖勅征討安南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聞爾已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充軍食。宜愛惜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即停罷。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壁貯之。令如法守備。輒專民秀罷歸。

見 成祖得節愛春之意。

洪武三年。太祖朝退雨。二內使者就龍行雨中。

召責之曰。輒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

成。汝河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校之。五年內使奏增

子征

忠貞堂

飼虎肉。太祖曰。養牛以供耕。養馬以資騎。乘

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七會

獸悉縱之。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

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大牢非嘗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

侈。夫儉可以制欲。滿可以移性。若無節制。惟事奢

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

人所定。非過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

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臣按洪武中

教尚節儉。惜財愛民。類如此。咸親勸諭。新城侯
勿妄費。亦此意。後世當以爲法。臣自烈謹識

臣余坦

校正

臣余維祺

古方略

卷之五

七

古方略征卷之五終

古方略卷之六

明

婺源臣余懋衡 謹聞
袁州臣張自烈 恭聞

戒內使至邊

成祖勅罕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等邊境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貽事此內使林清以他事至邊清無知擅索兵馬之數爾等不密而遽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內官內使往來無勅旨者皆勿聽信

古方略 卷之六

惟杜絕內使至邊邊備自不泄漏如昔等語

天順中貴官宣德嘗遣大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上乃命中貴至兵部覈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謬尚書項忠令都吏簡故賺劉先簡得匿之忠詰都吏曰界中贖焉得失大夏曰昔下西洋賈錢幾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此一

時獎政贖即存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堯其有無邪忠悚然再拜而謝縣此觀之禍自不能無過

後世大臣當以大夏為法

內臣不宜令往來邊境有識者皆知之尤可慮者正德間內臣劉瑾用事各大大用馬永成張忠諸中貴皆支安人而文安縣民劉六劉七行劫善騎射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朝廷心其後劉六劉七糾齊彥民趙變楊虎等攻城屠邑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以誅奸臣為言都御史馬中錫討賊不克朝廷命大監各大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師邊兵入討之已而劉六被追以赴水死劉七中流矢舟覆溺死皆天滅此賊耳及論平賊功封大監谷大用弟大寬為高中伯大監陸開弟永為鎮平伯諸中貴勲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而不知劉六劉七之變蓋自其從中貴谷大用等家人縱觀禁內始迷流毒至此然則中貴家人有如導劉六輩入禁內者尤不可不嚴為之格也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六

推治內使李進

成祖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閣宦弄權。假朝廷號令。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孽。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卽位以來。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後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勅合。於彼召集軍民。後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大爲古方略 征 卷之六 忠貞堂

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時。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做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真胡藍齊黃欲壞國家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千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真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鞠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容縱。

就李進之事觀之。益信傳命四方。非制馭中官長

策不可不戒

按唐高宗時。常弘機受詔弄院。宦者犯法。杖之。然後上聞。高宗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卽杖之。不必奏也。高宗非賢明主。永徽顯慶間。無善政可紀。進武士獲李義府。卒以蠶唐。而獨杖宦官。足爲後世法。又宋太宗不欲授王繼恩宣徽使。曰。朕觀前代史。不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陳其討蜀冠有大功。非此不足賞。太宗怒責之。唐宋制御宦官之道如此。然臣嘗觀古方略 征 卷之六 忠貞堂

成祖命御史鞠治李進。深嘆國初威福。非中官

唐宋哉。臣自烈謹識。明主世守此意。可以無患。豈必違法

論宋晟教曉邊務

成祖遣駙馬都尉宋琥省其父西寧侯晟疾。就令資勅諭晟曰。卿父在邊。勞身焦思。招懷撫輯。使朕無西顧憂。朕甚賴之。近聞得風疾。妨起處。朕心慙慙。特遣琥侍疾。卿宜強飲食。進醫藥。用副倚注之重。琥年少。知識未克宜。遂教以邊務。然大事須自處置。不可忽也。

公私兼盡。尤見 成祖留意邊防。

晟卒。命有司治喪塋。晟諡西涼州人。曾遣將張

古方略 征

卷之六

五 忠貞堂

文傑出王門。關鑿韃靼也。逮兒。捕衆二萬餘。獲吳酋吳把都等。獻俘京師。又征哈密克之。擄其王子別列怯。及偽國公省哈朵兒只并部落以歸。繼破罕東寇。西境以寧。後命討廣西五關蠻。平之。成聲益震。上卽位。仍命鎮甘肅。招降西北虜酋把都帖兒倫都灰等。封西寧侯。臣自烈謹議

戒宦寺與外庭交接

成祖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併勅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違舊制。嚴搜簡。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病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或曰外庭與宦寺交。其疾尤甚。

洪武十七年。太祖戒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

毋與內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

古方略 征

卷之六

六 忠貞堂

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宦寺與外臣交通。視聽動靜。黃綠爲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成祖斯言。可謂率繇祖法。爲世無雙。至于分二十四監。一十八局。勅碑于門。官不過五品。尤凜然履霜堅冰之戒。仁何章皇帝。欲令讀書知禮。以翰林官爲內傳司。

禮送冠諸監。于是弘治則有汪直。正德則有劉瑾。

天啟則有魏忠賢。流毒宗社。殊可寒心。嗟乎。

祖法安在哉。臣自烈謹識

景泰二年。太監金英奉使至南京還。公卿俱餞于

江上。大理寺丞薛瑄獨不往。英賈之。至京言于泰

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臣按先臣薛瑄。不往餞金

英。兢兢守祖宗典制。後世則乾兒義子紛紛矣。

非盡推瑄竊威福之罪。抑亦士大夫阿瑄之罪。人

臣凡欺上媚瑄者。罪當與叛逆同科。必不可宥。

古方略 征

卷之六

七 忠貞堂

也。臣自烈謹識

戒人臣外交

勅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禁

止外交。成祖曰。人臣無外交。古有明戒。

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爲嚴切。如胡惟庸私往卜寵

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

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行。說稱朝使。竄取

寶物。或於道途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爲商販圖利。

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爲朝廷鎮守邊境。御史

爲國耳目之臣。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嚴問關防。不

可縱弛。

古方略 征

八 忠貞堂

可縱弛。

絕外交。正以弭內憂。慎邊防者。宜熟思之。臣自烈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朝魯。直書曰來。不與其

朝也。成祖此詔。深得春秋惡外交之義。臣自烈

謹識

比試不中謫戍

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請罪之以示儆。

成祖曰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

多驕縱○送日家臣子弟非市○軍中○民○交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將來襲職何

以得用。姑發文戒諭之。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

趾。

此法廢壞久以故武備寢弛。國家怯虜寇始此

臣自烈建議

子牙事經

卷之六

七

子牙事經

戒縣官重飲

掌交趾布政司工部尚書黃福奏交趾初平其地征

飲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命戶部會官從輕省

議之。成祖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

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飲重飲者驅民之策也

福所言良合朕意。

民窮則爲盜至爲盜則催科所入者皆齎盜糧耳。

國家托獎尤甚。聖祖重飲驅民之言。至今日益

信。臣自烈建議

子牙事經

卷之六

十 忠貞堂

論定閱試法

永樂六年 成祖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自昔勲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陣。積累勲勞。致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富貴。及子孫不率。徂於安逸。驕奢淫靡。忘祖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致臨陣對敵。畏怯疲憊。墜馬棄鎗。喪膽殞魄。皆緣驕肆不教之過。自今初試不中。罰本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衛所克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有才子弟。發職其格。文天下。使悉知之。

別選才子弟。襲職。非薄勲舊也。自是進賢退不肖之法。太祖嘗戒諭諸將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即以載它車矣。此言深切著明。凡勛臣及勲舊子弟。宜共戒之。臣自烈謹識

論平交趾陞賞

交趾平。成祖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成祖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進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進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崇。胡。起陞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

此 祖宗朝賞功良法也。正統中王驍麓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邊陲十萬。可謂冗濫之甚。嗟乎。豈祖法不可行于後世哉。臣自烈謹識

議征虜餽運

永樂七年。成祖召諸將諭以親征之策曰。昨有自虜中歸者。言本雅失里阿魯台志驕氣盈。謂我師新挫。不能再出。漸移營東南。過冬。朕今秣馬厲兵。來春必再舉。虜果在東南久住。則我師可縋出。虜若棄新勝之勢。往攻瓦剌。則其衆西行矣。我俟草青啓行。其去漸遠。追之無及。朕擬來春二月行。是時胡馬衰殘。未可動。我師約載二十日芻豆。可至其地。虜覺而逃。亦可追及。爾等之意何如。皆曰善。因命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議餽運。成祖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夏原吉等議自北京至宣府。則于北京在城及口北各衛倉。逐程支給。宣府以北則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追。即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平胡殺胡。

區畫儲糧此征虜先計可以爲法

唐高宗咸亨中。薛仁貴郭待封征吐蕃。軍至大非川。將起烏蕨。是時自鄯州鄯城縣西行三百餘里。至大非川。吐蕃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蕨。道路險遠。軍行甚難。仁貴曰。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爲兩柵于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曷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不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後擊吐蕃于積石河口。大破之。進屯烏蕨。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蕨。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敗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將兵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此觀之。仁貴柵置輜重策甚善。成祖築城與仁貴置柵。蓋不謀而同。原吉等所議。皆有條緒。毋謂後人不逮前人也。

止治捕盜千戶罪

兵科給事中倪俊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諸治其事擅之罪。成祖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害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于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聞豈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性恐而退。

與漢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莎車異。千戶何罪之有。

古方略 征 卷之六

士 忠貞堂

非獨激勵後來捕盜者。凡關暨安言與阿附聞豈

聖祖行事合機宜也

不待奏報而後發兵。此可爲除姦者法。然酒舉其果能捕盜否。後是或有聲言捕盜。因生事擾民者。

又不可禁謂之無罪也。臣自烈謹識

制阿魯台奸謀

永樂九年。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成祖以問侍臣。侍臣皆曰。宜從所請。以順適其意。黃淮獨曰。不然。此虜狼子野心。卽彼能自併。宜用間散其黨。而我乃代爲聯屬。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爲中國害則難圖矣。譬諸虎豹至猛。然單行獨步。村落小民。持挺逐之。有如驅羊。蛟蛇至微。然千百爲群。撲之則難滅。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勢也。可以喻虜。勿聽便。成祖曰。黃淮之言。如立千

古方略 征 卷之六

士 忠貞堂

仍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

深識虜情。非獨阿魯台爲然。臣自烈謹識

黃淮分合之喻。藏無限消弭機智。非獨可以制虜。

凡因練爲奸。不可顯斥者。皆當以此法處之。大都

善類宜合。惡黨宜分。中國宜合。夷虜宜分。分合得

宜。則國可長治。宜 成祖之深嘉而急允之也。

臣自烈謹識

戒中官干預

成祖謂都察院曰。比者朕處在外。諸當行事。或于民有不便。問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預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卽移文中外知之。

不令干預有司事。正所以便民。然必慎選良有司。

責成都布按三司等官。勿仰負朝廷德意。庶幾事

治民安。不則但據所司奏議。恐未能盡善。雖不違

古方嚆征 卷之六

十七 忠貞堂

中使諸當行者。亦未必行耳。臣自烈謹識

近日諸司奏請。慮不得當。往往內交中官。爲與接此尤害事。臣自烈謹識

論單官襲職

通政司奏有單官舍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河賊退避。爲平江伯所獲。不當襲。今乞矜開。

成祖曰。官職以報有功。豈因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卽

子襲職有罪。卽奪國之通制。今乃敢越制祈恩。命兵

部發戍交趾。又召至前。諭之曰。爾往交趾。能奮勇立

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患生于責人大詳。卽奪職矣。役勉其立功。雖寓激

厲。亦不使不自勝。御下之道。應如此。臣自烈謹識

古方嚆征 卷之六

一人 忠貞堂

分導中澤事宜

工部主事商芳

山西夏縣人

言天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

惟河爲甚。今于中澤

音營水名

分導河流。使無故道北入

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綠河新築

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

木編成大圓。若欄固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

以石。却以橫木貫于椿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堤

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臣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

徵軍民于農隙采木。春和修砌。成祖從之。

古方略

卷之六

七

忠貞堂

此法可行。初芳爲吉安知府。有善政。坐事謫爲

事官。專治河渠。通漕運。累有建明。卽遷授都水

吏司主事。尚書宋禮薦其才。陞芳工部右侍郎。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李如璽

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倍。知建甚

憂之。或說築築洋山堰。頗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

其下。堰乃成。知遠用其言而穴乃塞。初堰之將壞

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金鐵

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卽中程

歸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建劍于池內。淬之

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有貞

治河張秋。若堤善濬。用一老僧言。以鐵鍊之功。驅

就。人以僧爲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臣按此事。盡

先臣焦竑筆乘。雖與蘭芳木圓稍別。然築堰已試

之効。亦有足法者。附識于此。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六

七

忠貞堂

歷侍衛防禁

沈^言又州衛所鎮撫陳泰上言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真左右。玄宗幾表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惡可爲明鑒。成祖覽畢示群臣曰。所上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丁^時。宋^之。主^之。

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朕爲天下主。擇戡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相用蒙古鞑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言罪。成祖曰。泰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想耳。豈可罪。朕但語卿等言事之人。有牽^言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繇得聞善道。爾爲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臨制中國賢能。委任責成。自足致治。豈必借才夷狄。漢武用金日磾。皆不足法。恭之言甚正。而呂震

諸加恭^言罪。則曲阿。上意耳。非。成祖喬意

納善。不罪言者。恭安所逃責哉。又按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成祖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妨。侍郎儀智曰。總之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當^言罷宴。徽宗幸相呂夷簡不從。兩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同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悔之。今免賀。誠

當。成祖納士奇言。免賀宴。十三年恩南府鑒川縣大泉山連呼萬歲者三。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成祖曰。人臣事君。當以道。呼噪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合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賀。媚朕。非賢人君子所爲。遂已。繇此觀之。震之阿諛取容。固非止一事。泰居禮部。君子耻之。臣愚謂後之人臣。凡如震等輩者。朝廷須黜遠之。使諸臣知所戒。不則誦舊日進言路日塞。非古明王致治之道也。

宣德元年九月，以馬刺等處女直野人乃兀等二百餘人來朝貢，命爲指揮千百戶等官。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若完綱之本根，蓋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一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宜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秦檜之譏，小人之敗國家如此，臣愚按此言深與成祖論玄宗古方略卷之六

徽宗相合。至嘉言和議之失計，議和之害忠，尤足爲後世鑒戒，故附記于此。臣自烈謹識

周新奉法捕惡

永樂十年，錦衣指揮紀綱忤寵，差千戶往浙轉事，作威索賂。按察使周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成祖命官較逮至陞前新日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累臣成祖怒命殺之。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成祖尋悟其冤而惜之。○何○思○

罪在錦衣指揮千戶耳。按察使何罪，雖惜其冤，死不可復生，它扶威索賂者，豈復知所懲哉。

古方略臣卷之六

周新廣東南海人，歸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卒改浙江。至是以奉法死，議者痛之。臣自烈謹識

紀綱繇庠生，從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恃恩驕橫，居處服飾器皿，僭擬上用，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氣勢傾中外。事覺，逮至磔于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誅戍邊。臣自烈謹識

錄此以戒後之因怒殺人者，與其追惜，何如慎刑。臣自烈謹識

論用兵多寡

開平備禦兵少不足守備。成祖勅報曰。軍在精不在多。爾能撫卹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今之兵。非獨耗餉。往往番賊爲富貴資。甚則倚賊聲勢。名爲兵。實賊耳。失撫卹而專事姑息。勸召募而不知訓練。武備未有不浸壞者也。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六

五

詔親征瓦剌

永樂十三年。詔親征瓦剌。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成祖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管中稍聞。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傳○之○所○以○明○理○道○使○之○益

就武事槍擐中。講說經史。聖祖爲繼世計久遠如此。

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怨焉。朝貢不至。遂議親征。馬哈木太平把禿等率衆送我師。成祖遣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視率鐵騎擊之。虜大敗。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六

五

卷之六

系刺哈木遣使貢馬謝罪。成祖勅諭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處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客。擬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禁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謠。惟有備無患。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備邊可以禦虜。若輕與之戰。萬一喪師辱國。雖悔無及。

古方略

卷之六

三

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捕掠爲資。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死。若備兵猶糧。無具甚矣。故行師者不可不諳清野之法。本朝土木之難。虜乘勢長驅而南。子謙曰。虜所急者草。諸厥宜聽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虜馬。臣按趙李牧收保。東漢陳俊絕賊食。皆善用堅壁清野者。成祖謂此爲最上計。良然。臣自烈謹識。

要原吉正言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戶部。要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禮。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禮義從此大壞。成祖曰。爾欲效韓愈邪。他日法王見便殺。成祖命原吉拜原吉日。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成祖笑曰。卿過侍耶。楊勉之拜爾。違矣。

崇禮義而納異端。內中國而外夷狄。詞嚴義正。隱下方略。

卷之六

天

者稱原吉有古大臣風。此亦見其一斑。宣德四年。慶壽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萬安寺。久廢。請化緣于民。重作之。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化緣者。巧取誑奪。以蠹吾民。不可聽。又九年。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邪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果武事佛。宋徽宗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臣愚按抑僧道。

所以屏異端。屏異端。所以安百姓。杜巧奪之盜。却延壽之誅。大哉。王言。可爲萬世法。然則請駕勞大寶法王者。當明正其罪。情朝廷其不問耳。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卷之六

王

忠貞堂

王彰遷撫河南

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成祖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王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成祖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此言已多。○彰曰。臣之愚。○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彰奉勅往巡撫既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悸。延彰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叛。故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諭。王王舉

古方略

卷之六

王

忠貞堂

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今但速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教。彰乃馳驛以聞。成祖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軍散。果不煩兵也。觀王警哭與谷王穗漢王高爽舉動有別。區畫有次第。所全于情法者甚大。不失國體。賴有斯人。臣自烈謹識

要原吉等議北征

成祖以北虜稱賊。命大臣議將親征。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勸邊將備禦。奏會成祖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餽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文官閒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成祖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關平糧儲。既而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成祖益怒。賓懼自

古方略

卷之六

臣奏

繼命錦衣官立取原吉回。至則方啟殿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埃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成祖問征虜得失。具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成祖令同中繫於內官監。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懷邪誣罔。

成祖信之。命戮賓。見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檢邪未之有也。

上怒稍釋。置不問。

弘治七年大同鎮巡官言虜賊振墩散軍。延綏遊奇兵果調未至。乞爲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謂大學士劉健等曰。京營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脩。定委領軍名目。卽日啓行。健等對曰。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上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動。與內閣議同。師乃不出。按此卽原吉不勤遠略之意。非獨居重馭輕。不輕調京軍而已。老成謀國。當以大夏等爲法。

古方略

卷之六

臣奏

原吉等不阿。上旨爲國計久遠。宜檢邪誣罔者。流向令策之。謹得行。與師勞民。貽禍匪細。又非僅枉殺原吉等而已。歷觀震所爲。蓋以希寵獻諛之心。行黨邪警正之術。聰明神武如聖祖。不加照達何哉。臣自烈謹識。

征阿魯台兀良哈

卷之二十一

金史

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成祖決意親征。車駕次被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遂御營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備懼。棄輜重家屬。直北走矣。成祖曰。點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誘我。不可不嚴備。召朱榮等還。發兵盡收虜所乘牛羊駝馬。焚其輜重。諭諸將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

征

卷之二十一

金史

成祖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成祖率師至屈烈兒河。虜寇西奔。隔山澤中。成祖麾兵追擊。寇方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命班師。

班師南還。車駕次清水源。命大學士楊榮金勿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及次榆木川。上大漸。遂崩。阿非榮與勿孜諸大臣扈從。克遵古制。用全。國體。彼馬雲孟驥等。安得不倉皇失措哉。

禦虜惟安邊固守爲上策。親征非。祖宗神武不

能。正統間誤用王振議。征北虜也。先變起土木。至

今寒心。弘治間北虜逼塞。邊臣告急。中官苗達請

出兵圖之。劉大夏以爲不可。上曰。永樂間頻年

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神武。固同于大

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洪國公丘福。稍

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將又在丘福下。

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曰。朕幾爲所

誤。事遂寢。臣愚謂大夏此言頗有裨安機。去。啟

倖功者遠甚。諸將士尤當以丘福爲戒。後世

儻玩寇憤事。有如王苗諸人。豈國家之福哉。

虜至今日。往往深入爲患。當事但知去勿追耳。來

不思所以禦之。料敵戰守。謂何。古方略所錄防邊

事宜爲多。類而推之可也。臣自。烈謹議

臣余坦

臣余維權

古方略征卷之六終

古方略自序

作事謀始治亂所繇生唐陸贄
有言將貴專謀韓愈曰斷乃成
藉多慮少決繕怒加敵往與福
居譬奕者舉棋弗定惡在克勝
其偶邪夫謀豈盡師武臣力以
廟算勝趙充國罷就第與參朝
廷四夷大議裴度爲相奏今寇
盜未平宜延四方賢士請私第
見客其集思廣益如此而不

古方略自序

謀一

此葉北大配補

此葉北大配補

誰之過與

新安余懋衡書

謀序畢

古方略自序

謀二

此葉北大配補

此葉北大配補

古方略謀卷之一

明

婺源 余懋衡

袁州 張自烈 定

三家滅智伯

晉智伯請地於韓康子

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也

康子欲弗與

段規曰

智伯名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

狙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

我得免於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

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聽焉子之任章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曰無故索地請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而輕

敵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

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

交而圖智氏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復

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又求蔡皋狼蔡地後為趙邑之地於

趙襄子趙簡子之子名無始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

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多近且

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

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沒民之資以

此策北大配補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平○公○之○所○屬○也○

尹○錡○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平○公○以○國○人○圖○

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叛○意○晉○陽○行○水○魏○桓○子○

御○韓○康○子○驪○乘○智○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

桓○子○肘○康○子○二子之肘足按蓋各為都邑處也康○子○履○桓○子○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都終○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魏都

子○始○居○之○也○絳○疵○作○都○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

曰○子○何○以○知○之○絳○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

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

古方略

卷之一

二 忠貞堂

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

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曰○智○伯○以○絳○疵○之○言○告○二○子○

二○子○曰○此○夫○詭○人○欲○為○趙○氏○游○說○使○主○裁○於○二○家○而○

懈○於○攻○趙○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

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絳○疵○入○曰○主○何○

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

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絳○疵○

請○使○於○齊○請出使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

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

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寒子夜使人殺守陴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以別族也，果即智果。

三家分智伯田。

王澤之新，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綱目首此，不徒志周室之衰，亦以著秦併六國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之因，不徒著禮制之失，亦以著世道更變之端。宋司馬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

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亂臣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爲國家者，審于才德之分，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芑山氏曰：世稱涑水之論爲正，愚謂不然。才與德相去遠甚，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然才有其偏，小大之分，尤不可不辨。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若是者，謂之才可也。觀智伯所爲，去愚人不能以寸。智果既妄以聰察彊毅謂之賢，而光又妄以射御技藝巧文辯惠才智伯謂智伯以有才無德敗，嗟乎！若智伯者，不德實甚，可謂之才乎哉？光之言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予竊謂愚者不明理勢，奸暴小人，往往挾之以爲亂，如秦二世惑於趙高，卒亡其國，欽宗身罹金禍，曰宰相誤我父子。宋自是不復振，繇此推之，愚人之與小人，亂雖不同，其所以顛覆則一也。惡在愚人可制而不爲害哉？雖然，愚人不足責，後世人主復有以聰察彊毅卒成其爲愚者，諒天下尤大，識者深惜之。

古方略

卷之一

四 忠貞堂

吳起論德險

魏武侯

文侯太子擊立

大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洛在其南羊腸縣有羊腸阪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繇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宋蘇軾曰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周衰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漢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要之皆不本於仁義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慮不可謂不至然其至亡也恒出于其所不慮此豈非形勢

不如德之明驗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芑山氏曰于慎行云三晉之分也魏據西河之地東向以待諸侯其地西連上郡犬牙而入之秦關中之險與秦共之文侯又好賢禮士故當時國勢惟魏爲強及商君入秦虜公子卬以取西河之地于是魏人去安邑之險塞就大梁之平衍而河山之險拱手而獻之秦秦獨據天下之阻以制山東而魏在其掌握中矣吳起乃曰在德不在險此儒

古方略

卷之一

六 忠貞堂

者之常談非所以議于當時之勢也愚謂此言與蘇氏所云無障塞而固相反要之偏重險與偏重德皆非篤論德與險不可無德爲重險次之胡安國云固國以保民爲本又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脩城郭溝池以爲固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據胡氏之言如此則于說不辨而知其誤矣

齊田忌救趙

魏惠王伐趙，圍邯鄲。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用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為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率。」

古方略 卷之二

田忌

救圍者不據據，據謂拘持之也。如漢批亢搗虛，批亢其要處，引兵疾走，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於內，予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于魏也。田忌從之。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芑山氏曰：按宋寧宗嘉定間，金人閉襄陽，壅其外，統以土城，趙方率兵救之，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掃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命許國等分二道出攻，

鄧二州。又本朝王守仁，倭宸濠引兵東下，急促

各府兵，刻期會於豐城，先併力南昌，以預其巢，及

濠回兵來援，復邀擊之，即孫子救趙趨魏之法。

岳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

搗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也。亦與孫子疾走魏都

同。

古方略 卷之二

田忌

田忌

子思論君闇臣諂

周安王名時。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_○所長_○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遇承平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姓。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城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嚴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

古方略

卷之一

十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芑山氏曰。子思可謂知本識微矣。五代唐明宗時。康澄上疏。言爲國家者。三辰失行。不足懼。山川崩竭。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咸多澄言。按澄所云。毀譽亂真。直言不聞。與子思語意略同。今天下可畏者。不止是。然皆寢默觀望。不聞有直陳時弊如澄者。求如子思之言于衛侯。不尤難乎。

孫臏救韓破魏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威王召大臣曰發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發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敵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亡國之勢必東而應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敵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盼古方略 卷之一

將之孫臏為師以救韓而尤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中為將以禦齊師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而趨利者軍半至半至謂軍趨利前發後不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魏地為十萬龐涓明日為五萬龐涓又明日為二萬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素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必至馬陵馬陵道陁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齊因乘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芑山氏曰用怯難奇孫子但以制龐涓耳過智敵則不然滅寇者兵法強示弱也合與謂增寵觀之乃知逆古法而用之者其術愈不可測

惟適氏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不數日忽滅至二萬古方略 卷之一

而猶不知其誦者乎臏逆知涓輕齊耳凡制敵須先察敵情如此

卓菴氏曰淮陰平齊亦以怯取勝兵家惟用怯為穩著蓋能示以不能雖遇智敵亦可不敗彼滅寇特其淺者耳

沛公遺沛父老書

陳勝吳廣等起斬至陳而王號張楚請郡縣苦秦法爭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接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今樊噲召劉季沛令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固守欲誅蕭曹蕭曹恐城保劉季沛令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古方略

卷之一

十三

忠貞堂

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芑山氏曰遺書告父老利害

沛令似公實私

然亦適有天幸豈盡縣智力哉張良嘗曰沛公天授信然

沛公封南陽守

沛公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沛公引兵過宛西未拔宛城而兵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運明史正運作還亦然宛城三市南陽守欲自到劉其舍人陳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也今足下盡日止攻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請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音陽守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所過毋得徇掠音與府同掠力秦民大喜卓菴氏曰懷為商舍人其踰城見沛公云云即辭意也所以亡它變觀欲自到三字可見

沛公擊曉關

秦王子嬰刺殺趙高子秦宮三族高家以狗遺將將兵距曉關曉音亮秦初所置在西安府藍田縣西南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蓋張旗幟于山上為疑兵使鄢食其陸賈往說秦將昭以利昭音曉蓋又今言以利誘人取食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急而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青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古方略

卷之一

十五

史記卷一

芑山氏曰忽哨以利忽擊其怠所謂知今變者兵法出不意攻無備良特難出之耳

惟適氏曰惟利足以怠人利不可哨如此

蕭何收圖籍

秦王子嬰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軹音在長沛公乃以屬吏屬委也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先先音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芑山氏曰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真滅夏時諸將爭掠子女玉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楚材出大黃燂之所治

古方略

卷之二

十六

史記卷二

萬人按此與收圖籍同但氣象狹小不逮鄢侯廣大耳

本朝太祖嘗召齊秦間邊將姓名秦歷數無遺又問圖策秦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太祖奇之此蓋深得蕭何藏圖籍意今之督撫樞臣當以秦為法惜秦與黃子澄輩誤用錯計致靖難之變識者病之

沛公還軍灞上

沛公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重寶婦女。欲止宮休舍。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為。願急還灞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縹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古方略 卷之一

上上 忠貞堂

理。皆足為後世法。○沛公欲有天下二句。正噲感悟沛公處。蓋諫之以所甚利。庶足移其志耳。綱目削去此二語。非是。此循陳水資治通鑑舊本存之。

沛公除秦苛法

沛公既還灞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闕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言治以死罪。傷人及盜抵罪。謂爭鬪傷人不致死也。及抵罪。至也。但至于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里。皆坐之。今但當以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按堵。安堵也。師古曰。言不運動也。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灞上。待諸侯至而定約耳。乃使人

下下 忠貞堂

十八 忠貞堂

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險固。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陳布等攻破函谷關。羽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王巴

漢中都南鄭即今之梁州南鄭縣而三分關中王素降將軍

卽長史欣等以距塞漢路

芑山氏曰兩亮不能相王兩禁不能相亡觀沛公

項籍之仁暴則漢可以王楚鮮不亡錄民情喜怒殊耳

本朝吳應箕曰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

忌矣且徵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

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

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

古方略註卷之一

九 忠貞堂

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吾意羽雖暴廢亦罷

矣觀其賢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閩人言距

楚以自貽於危勢然則羽之殘情負約未必非漢

有以激之也迫分王關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

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

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緣人

事也按此論甚確

沛公請漢中地

項羽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天下王諸

將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沛公以羽負約

不王已關中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

猶愈于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

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誅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

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

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三秦指雍翟塞而官王章邯翟王章邯宋王司馬欣

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

古方略註卷之一

二十 忠貞堂

賜張良金珠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

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或曰天下之事惟其發于卒然者人之所不能料

高帝之爲漢王也項羽奪之關中而不敢爭驅之

南鄭而不敢怒帝非真能下人也所以安羽而求

出于其不意也

芑山氏曰楊誠齋云不與之以驕羽則羽爭心不

灰而漢得關中不固不縱之使害民則民怨羽不

深而附漢之心不堅示之不取以匿其必取投之

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于始卒收之于終其謀之大乎愚謂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聖人弗爲况縱羽而使之虐民以形吾仁天下未必可得也按楊氏此論非是

註
十子歌

壬忠貞堂

張良燒絕棧道

從杜南入饒中。饒音力入漢中通川谷名張良送至褒中。褒漢中谷名南

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

燒絕所過棧道謂之闕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羽

無東意後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

鮒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

古方略

五、初生

併滅楚項王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芑山氏曰。誘項王擊齊。蓋欲分楚之勢。使漢中無患耳。兵法曰。乖其所之。

漢以韓信爲大將

淮陰人韓信、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項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

皆歌謠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

我用卽亡去何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

曰丞相何亡王夫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謂

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

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

曰、諸將亡者、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

東方學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信者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

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

即留不然言終亡耳王曰吾爲爲于公以爲將何曰

常不置也。王曰：「以爲大將。」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

受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必欲

拜之。日暮成設。禮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

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寢，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

王曰。丞相教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辭謝。因

閻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

然臣嘗事項王項王暗啞氣叱咤聲千人皆靡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慈愛言

語嘔嘔安音呀 拘拘和 好貌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列敝而于弄角能不忍投也忍不

能于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隅中。

而都彭城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遂故主

而王其特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百姓不

五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親附特刼于戚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弼

親附特却于戚張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休養之誦捐地之使自爲戰之所見與信合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

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
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誑坑秦

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誑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惟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降卒二十餘萬惟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

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定也。于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分節而諸將，皆蕭何救已蜀租給軍糧食。

芒山氏曰：謂項王失民心，故雖強易弱。沛公得民心，故三秦可傳檄定。天下得失繫民情喜怒，信所見與蕭何養民致賢語意同，此所以奇信也。

惟遺氏曰：史稱漢之業，蕭何爲之，蓋不在收租給食，正在能用信爲大將耳。漢取天下，半信功。雖信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亦藉何而全。然使信不能制勝，何能給食，不且爲虛糜邪？惟有信而後何得專任，對票相與有成，按事論功，當以薦信爲首。

韓生說漢王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韓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帝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也後同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如此則楚備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出軍宛葉。二縣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擊滎陽城。烹周苛并殺欒公，遂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王門。王門成東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今懷州獲嘉縣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中趙地，拜

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得成
舉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擊在洛水之間令不得西

或曰韓信下魏破代漢高遣人收精兵詣滎陽距
楚破楚入定陶入齊王信地奪其兵出成皋奪信
兵符易置諸將合觀之見高帝制取操縱處

芑山氏曰信禁防疏濶如此使敵投間竊發則信
可得而虜豈古所稱有制之兵與

惟適氏曰漢敗彭城西楚固賀戰勝矣然越雖亡

古方略

卷之一

三王 忠貞堂

所下城能爲漢游兵絕楚後糧則越雖失地而漢
未爲不得已事有似順而實逆因敗以爲功者烏
可執自前小利害爲欣戚哉

漢據敖倉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洛水二縣以距楚酈生曰臣
聞知天之所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

爲天夫敖倉敖倉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括地志云敖倉在滎陽西北二十里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
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
誦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
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古方略

卷之一

三王 忠貞堂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黃狐之口黃狐地名漢置廣昌縣屬代郡唐初改曰飛狐縣屬易州唐初併治易州之遠城通屬蔚州貞觀中復被地宋置爲飛狐軍遣使爲飛狐縣本朝復改廣昌縣屬大同府白馬津在大名府清縣西二里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
從之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亦軍廣武與
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

芑山氏曰燒積聚以憂楚取敖倉以資漢此皆兵
家要害按陳潛室云劉項大勢有二一關中二敖

倉是二者。皆楚既得而復失也。古人莫不以此自恃。而羽不知。豈不敗哉。愚意強暴如楚。雖據關中。守敖倉。無救于敗亡。安在二者之足恃哉。陳氏論未確。

漢燒楚積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劉氏曰。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綱目必書。漢初書

燒楚積聚。中興書襲取奔轡重。曹操書破紹轡重。

皆特筆也。

芑山氏曰。燒楚積聚。卽孫武火攻篇所謂火積也。隋文帝從高顗策。遣人因風從火。燒陳儲。尚亦然。

韓信定齊地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二十萬

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或說且曰漢兵遠關窮戰鋒

不可當齊楚自屠其地言士卒絕士道近易散也釋

地兵易散散不如深壁今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關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

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

信為人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

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

古方略

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齊楚與漢夾濰水濰水注

擊且伴還走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決壘

擊水大至且軍大半章昭云凡數三不得渡即急擊

殺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城

乃漢城陽陽縣在西北此崇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

國之地

芑山氏曰囊沙非奇策特以制龍且耳伴走示怯

與誘趙軍相類

張良說漢擊楚

項王自知少助貪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漢遣侯公說

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鴻溝在開

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

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此

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芑山氏曰程子云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

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愚謂良策士之雄耳不

古方略

必以儒者律之況當楚漢力征相尚之時性性變

詐取勝又良如成安君自解義兵不用奇計未有

不立敗者也

又曰中分天下特為歸太公地因以餌羽非漢王

意也觀後此追固陵圍垓下可見

子 31-468

張良勸王韓信彭越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韓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信等雖名為王，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雕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漢王信，信家在楚，意欲出相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于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大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叛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圍籍垓下。籍自殺，楚地悉定。」

芑山氏曰：捐地使自為戰，其術在今日不可行。但當推此意以費有功，令共知說勸耳。今儒論楚漢成敗者，輒曰：「擇將者爭天下之本也。」捐地與人者，以棄為取之善術，可以守，可以戰，使敵疲於應命，則取天下易易也。愚謂此特泥高帝能用三傑取

天下之說，而取天下之本不在是。夫漢之得天下，雖繇攻戰，其本則在乎除秦法，得民心而已。而謂能戰能守，取天下可以十全，藉令高帝知人善任，掠地屠城，不數月奄有齊魏燕趙，倏然用苛政以亂天下，天下豈可終得哉？秦楚以暴失，漢以寬得，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所惜者天下甫定，裁臨功臣，頗乖其初，後世不能無譏焉。

惟適氏曰：期會擊楚，信越不至，異日韓彭黥布禍始于此。觀留侯所云，雖可以誘二人之成功，實以增高帝之忌心。君臣同過，在此數語中矣。

漢高誘誅黥布

初淮陰侯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及彭越沐_{所謂也}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布方獵見臨_音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中大夫黃赫_音肥得罪于布布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帝語諸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家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_{不顯言其事也}淮南王王遂族赫家發兵反及書聞帝乃赦赫為將軍召諸將問計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三

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帝帝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_{重歸重也}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_{帝初生法然驪山而後役于驪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_南為淮南王時帝有疾欲使太子往擊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其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_{此布大反家}輒車臥而讓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三

自謂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后如其言于是帝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疾自強起至曲郵見帝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帝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帝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傅太子時叔孫通為太傅_{古世子有三少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灞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言東擊荊荆王賈走死賓

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二縣間為三軍。不聚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

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西。十二年冬十月。帝與布軍

遇于新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在新西望布軍置陳如

項籍軍。惡之。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帝

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走江南。帝令別將追

之。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

古方略卷之一

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芑山氏曰。照布願一姬而破資赫。赫乃上變告布。

反。布怒族赫家。卒取滅亡。不亦惑與。按綱目於信

越無罪。則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雖同功一體。而

罪之有無則異矣。司馬光通鑑不載四皓事。蓋以

子房調護太子。別有方略。自不假此耳。方太子未

定。帝出討黥布。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為將

監關中兵。于是發上郡等處兵及中尉卒三萬為

太子衛軍。滿上。此子房羽翼太子之力也。

宋陳亮曰。薛公為三策以料黥布。而謂布必出下

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亮之意則曰。

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

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權智勇。據形勢

如斯而已矣。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

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

已有所歸。而吾乃振臂而起。于干戈紛擾之後。用

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羅智勇。據形勢

而借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

古方略卷之一

速其亡耳。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

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

知其言之過也。按同父此論甚確。

賈誼請立梁王後

漢文帝行幸代，自代還，帝諱恆，字曰常。梁懷王揖卒，無子。

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夢，不過一傳

再傳，諸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

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義疏并及皇太子之所恃，惟

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皆文帝子，而太代

北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

大諸侯，塵與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言國小如

國所食，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

百方略，卷之一

而今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願舉淮南地，以

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

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郡，

新郡縣屬，而北著之河，淮陽包陳，而南捷之江，陳古

之地，捷謂立封，界也，或口捷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

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

山東之憂矣。此二世言身及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

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

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

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

執古熟通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婦弱子，將使不

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

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

芑山氏曰：宋蘇軾嘗謂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

救之，如誼所言，似專恃人之形勢以強國，本計不

盡於此。

百方略

卷之一

四十 忠貞堂

漢武帝元朔五年帝諱徹之以公孫弘爲丞相弘嘗

奏言十賊引滿百吏不敢前日獲諸禁民毋得挾弓

弩便帝下其議待中吳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

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

非嘗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銷甲兵

其後民以櫻鉏耨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

以亂亡故聖人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

曰男子生絜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太射之禮

方略
卷之一

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

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謂禁者。爲盜賊

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義之於重

誅而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人以自

備而抵抵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

不便書奏帝以難弘弘謝服焉

或曰吳丘壽王兩碑亦何必經銛沒嗣如此

漢昭帝元鳳三年帝諱弗陵之字不常陽爲皇太子名弗陵役但名弗以二名諱也

遼東烏桓反初冒頓
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

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

地因徙置樞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爲漢代

然何如動靜並設爲較尉監領之使不得與何奴交

通至是部衆滿強遂反漢得匈奴者言魚和營發

先單于城匈奴之方二萬里也

兵部車馬司問諸軍者屈起充國以爲兵相問

...

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布寇盜北邊幸

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便問中郎將范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

度遼將軍以爲將軍之號且漢匈奴將一萬騎

遼東匈奴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前

後何如
何如不
不愛也
恨此生
生事

明友既後何如用乘舟相繼擊之獲三王首何如由

是惡不惟後出矣

車馬費外
牛車工九圓
計共

趙充國屯田破羌

漢宣帝神爵元年帝諱詢字次卿之字口謀帝初名之欲其義渠安國至羌中殺兵擊其種入于是諸

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怒怒無所信鄉羌未有變遂殺其人于

昆不倍皆漢劫略小種背叛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盛浩盛縣名屬金城郡音合

門一作爲房所擊失亡輻重兵罷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帝遣問焉曰將軍

方略詳卷之一

忠貞堂

度羌房何如常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險遠同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

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帝笑曰諾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充

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衛放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散

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休不可驅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焉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還騎候四望

望中四望者照名也山

曰不夫水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山召諸將謂曰吾知

先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祭數千人守杜守防杜四望

陋中兵登得入截充國營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送西

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猶得生口言羌衆相殺貢曰語汝無及今天

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諸欲一闢而死可得報初早開蒙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

方略詳卷之一

忠貞堂

都尉即留離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獲蒙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

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時蒙大蒙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

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早開及劫掠者解散虜謀微極言要其極也乃擊之時帝已發內郡

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患

與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

馬不耐寒不如以七月上旬肅三十日糧分兵並出
張掖酒泉合擊早開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宜
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
出切須房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
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一
馬自飽負三十且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友
裝兵罷難以追逐房必商度也軍進退稍引去逐水
草入山林隨而深入房即據前險守後既以絕糧道
必有傷危之憂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

東方朔 卷之一

忠貞堂

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
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
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
兵尤不可緩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言被劫略而
心故臣愚策欲稍早開關之過隱而勿草先行先
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還擇良來
知其俗者相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
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威而負也早開之
罪不先破早開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侍中許都

爲強弩將軍即即就也罷其拜酒泉太守武賢爲
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曰今轉
輸並起百姓煩勞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
畜食至冬虜藏古藏露山中依險阻將軍士衆手足
皸瘃數所數也衆衆也寧有利哉今詔破羌將軍
武賢等以七月擊早零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論早開以大軍當至漢不
誅早開以解其謀臣故遣開蒙驪車宣天子至德早
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令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

東方朔 卷之一

忠貞堂

爲冠早零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早零釋有罪誅
無辜起一難就兩害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
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早零欲
爲燎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
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
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
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早開解仇
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早開背之也臣
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早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早

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食健擊之恐不能傳適使
 先零得施德於平羌堅其約合其黨房交堅黨合精
 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者著血者稍聚莫須小
 種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發多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縣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
 則早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早開不服
 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六月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
 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
 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隘充國徐行擊之或曰
 延利行延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
 急之則還致死諸較皆曰善虜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兵至平地令軍毋燔聚落飲田中旱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蒙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
 賜飲食還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
 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言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飾
 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

罕竟不煩兵而下帝詔武賢等詣也所以十二月與
 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
 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會得邊兵璽書
 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
 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
 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
 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
 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與辛武賢
 丞相御史復白遣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殺解
 八錢吾謂耿中丞名音三百萬斛殺羌人不敢動
 矣耿中丞請縱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
 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
 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
 之明主可為忠言道上也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
 食所用糧穀芟芻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
 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
 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

至浩塋，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郡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督部卒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漕下，以水繚郭，亭淺，漕渠治，陸徑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畝，言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積屬國胡騎，伉儷反，健各千，俸馬什二，也，作副馬二百匹也。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

古方略 卷之一

昭元 忠貞堂

食謹上田處及罷用簿，帝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伏誅，與然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譬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王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特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

及受言去者。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進去者，或又凡七十輩。此坐交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猶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較，一較，一步爲一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回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補河湟漕穀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卽塞外。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窺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皆羌種在河，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陸徑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橋成軍行，安易若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得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帝復賜報曰：「兵決可暮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古方略 卷之一

平 忠貞堂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謂何時邪。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順置且丁壯相聚。攻
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
執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
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
散饑凍。早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
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還在來春。故曰兵決
可歲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
餘里。乘塞列屯。漢書曰今本誤作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
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督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
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然。然以望敵也
投聯不絕。便兵弩。傍關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還
待勞。兵之利者也。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猶田爲必貪
之具。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
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
終不敢將其累重。謂其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
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本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苛
接刃。攻不必取。不苛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至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言俱
止。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
自罷。敗。貶重以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
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中亦未可
空如是。搖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鳥桓不可
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澄。澄古一隅
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
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論。論奇
與金。得避難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
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下公卿議。臣初
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較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復將軍
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任保其計必可用也。帝于
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于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印充出擊。強弩
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
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
獨充國留屯田。

芑山氏曰。卽李牧居雁門。備匈奴方略。其要在散
芑黨。省大費。此國家萬全之道也。帝復從辛武賢
計。出擊芑虜。何哉。當時破芑彊弩兩將並出。天子
璽書。責讓道路。充國獨持重守節。卒以成功。蓋羣
臣所欲擊者。早開。而充國所專誅者。先零。羣臣擊
早開。以騎兵。而充國敵先零。以屯卒也。先零破而
早開順。屯田成。而騎兵罷。充國公爾忘私。不苟從
詔書如此。至如衛霍諸人。雖奉帝命。馳驅萬里外。
猶妾婦之順。豈充國所謂忠也哉。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惟適氏曰。或云充國老而工于計。亦所遇之虜弱。
千古而下。不可倒論。按此言頗切。當日時勢。然後
世備邊禦寇。能如充國之于先零。早開。則計出萬
全矣。充國曷可少哉。

賈捐之奏罷珠厓

漢元帝初元三年。帝諱爽之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
之。諸縣皆畔。連年不定。博謀于羣臣。欲大發軍。待詔
賈捐之。諱會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
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
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
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
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以至于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
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
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
鬪傷于後。女子棄卒。孀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
巷哭。是皆靡地奉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
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
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憫惜之。忿
欲驅士衆。濟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難。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義則先畔。自古而患之。況乃復其

南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蠻荆之南去京師萬里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蠻夷也獨居一海之中。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虞。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蠻獷。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驗。千四百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以奉天。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以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郵關東。為憂帝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帝從之。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

芑山氏曰。按買捐之與楊興善。典新以材能得幸。

若蘭京兆尹
李也房
捐之字也
光祿名五
大夫食采
予廣以已
為氏

捐之謂與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與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與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共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又共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與捐之。准詐偽。更相薦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坐棄市。與兒鉞為城旦。宋司馬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愚意捐之直苟且利祿耳。非實攻顯者。藉令實欲攻顯。即不當共薦顯矣。利令智昏。捐之之謂也。至於棄珠厓。郵關東。捐之議獨是。後世無以人廢言。

余 垣
余 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一終

古方略謀卷之二

明 葵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鄧禹進說光武

王莽既誅。大司馬劉秀字文叔。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羊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四海。禹得効尺寸。垂名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皆賊號之屬。動以數萬。更始既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清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況明公素有威德大功。爲天下所翕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宿止於中。中謂幕府中。與定計議。每任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材。

芑山氏曰。蕭相國云。養民致賢。禹云。延攬英雄。以悅衆心。皆有補于漢。禹爲中興功臣。實本諸此。或曰。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于河北。孔明對先主于隆中。皆以立談數語。決天下大計。其後成敗大小。皆如所策。蓋胸中計畫素定。出身許國。舉而措之耳。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邵形議西還

蕪城反應王郎城內擾亂大司馬秀趨鄒出城晨夜
 南馳至蕪婁亭時天寒馮異進豆粥渡淶沱河至南
 宮南宮漢之縣名屬信都郡遇大風雨入道旁空舍馮異
 抱薪御馬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秀馳赴信
 都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我郡武
 義分鉅鹿太守邵形不肯聞秀至大喜皆來會議者
 多欲西還形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根本之固明公固
 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
 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
 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歿背成王王郎為已成之
 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
 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正義口地名在東海
 正誤云今按是時反會于子路起兵盧城頭故城城
 頭于路有衆二十餘萬又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劉
 秀欲之軍中先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
 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
 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

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
 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奔命兵非奔命來特之兵按漢書紀益州刺史文法
 勸曰前時郡國皆有村官騎士以赴急難今更反當
 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
 命李斐曰言急也古奔字移檄邊郡共擊王郎郡縣還復
 響應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或曰邵形指畫彷彿蕭相國勸高帝王漢中關係
 漢室不小馮異聞西還之議獨默然亡可否何與
 卓菴氏曰劉秀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任光以
 為不可及多作檄文又曰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
 都兵百萬從東來蓋入其軍中則人知有子路子
 都耳是徒為彼聲勢也假其名以合衆衆合而所
 嚮響應則人又惟知有大司馬劉公矣此以虛致
 實之法

耿弇議罷兵

更始遣使立劉秀爲蕭王。蕭縣乃王居郡縣。遣臥溫

明殿。漢趙王如意殿。耿弇入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

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

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

罷兵，不可聽也。」更始悉令罷兵與諸將。銅馬赤眉之屬

頗衆，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

曰：「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

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于

古方略卷之二 五 忠貞堂

山東，貴戚縱橫于郡內。謂長安。虜掠自恣，是以知其必

敗也。公以義征伐，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它姓得

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末述陳于更始

芑山氏曰：非至是始厭于更始，前此寢默委蛇，以

執等甚橫，特身聯明夷之道耳。若更始之不克核

俊，光武蓋久知之。

鄭典諫嚴急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

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典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

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

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

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

已從衆，以濟羣臣議善之功。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

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

古方略卷之二 六 忠貞堂

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典奏及

之。

芑山氏曰：嚴急雖與廢弛異，然不知柔克，卒不能

致治。蓋羣臣愈惶促，則愈欺罔耳。觀李斯督責無

益于秦可見。

惟適氏曰：月行疾，非專言事應，亦因事納規之法。

光武親征隗囂

光武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此○論○時○也○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轡。帝不從。西至滎。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光武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夢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高平縣有寶第一城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

古方略

卷之二

上

忠貞堂

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適當也。會見之。通當也。會見之。通當也。會見之。通當也。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于是置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置將妻子于許西城。從楊廣。而田舍李育保上邽。略陽固解。帝勞賜米。歛班生。絕席在諸將右。進幸上邽。詔告諸將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它也。諸將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延闕。

上邽。以四縣封賈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王郁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其後楊廣死。置病困。其大將登城呼漢軍曰。為魏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救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食。并力攻鬻。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等退敗。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古方略

卷之二

八

忠貞堂

矣。何至悔不川憲策。或曰。置初祀漢祖宗。血親盟衆。殺莽罪惡。名為應漢。後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及長安亂。逃歸天水。立于叛服之間。光武平齊以還。獨蜀不肯下。乃遣諸將從隴道伐之。為計。宜率兵效命。組連歸漢。功且十倍。賈融。願效于王元。及覆抗拒。卒至身死地喪。豈非愚而無斷者哉。

吳漢攻成都

先武帝戒吳漢曰：成都指公孫述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時吳漢已拔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脅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追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較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劉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出兵綴之。綴，牽引之義。或云猶爲繼也。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亡它者，幸而無亡它者，不取表也。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爲二千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屬之曰：「吾與諸軍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于是餐士秣馬，閉

古方略

卷之二

九 忠貞堂

古方略

卷之二

十

忠貞堂

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旂，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曠，遂大破之。斬豐、吉，于是引還廣都。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略，奪也。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郫中。郫，成都縣名。賊宮拔歸竹，破涪城。今郫縣。斬公孫恢，復攻拔繁縣。二縣，與吳漢會于成都。

芑山氏曰：置劉尚離地而能合，漢特真倖萬一，使豐、吉智出漢右，未有不挫敗者也。雖深自譴責，不至愼事，識者當以漢爲戒。

宋均矯制降蠻

漢建武二十五年，謁者南陽宋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令种來，詔書入房，皆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還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帝嘉其功。

迎照以全帛令過宋上冢

或曰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宋均蓋得此意。芑山氏曰：宋李觀云：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築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述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

無所監，則或生變矣。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在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今茲兵興，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爲一體，無置節日子其間，則功業易成也。按肝江此論，與宋均語意相發明。後世人主，能選賢擇忠，則不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不能選賢擇忠，而欲與之一體，安在其能成功哉。

班彪議報荅北匈奴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

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光武帝下二

府太尉司議爾荅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

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

敵折衝應對入其數應荅失言則則反為輕斯今北

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遣驛

牛馬與漢合市與漢合和重遣明王多所貢獻斯皆

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

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南則亦不宜

北焉廢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賜略與所獻相

當報荅之辭令必有過通當也報荅之詞今立棄草

井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爾祖舊約謂叶韓邪欲

脩和親以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性者何

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郭支自相隙隙並蒙孝宣皇帝

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國其後郭支忿及自

絕皇澤而呼韓用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郭支遣保國

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東向南款塞歸命自以

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

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

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

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東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

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呼逆者

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郭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

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屬

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

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蕭雜繒五百匹弓纒纒九一

古方略詳卷之二

大四發藏弓為報藏箭為報九節遺單于又賜獻馬

左骨都侯右各蓋王雜繒各四百匹新馬劍各一單

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郭支瑟空侯皆敗願復裁

賜我量也量多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

為務罕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有以蕭朕不憂

小物于單于便宜所欲遺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芑山氏曰班氏深得制馭匈奴之法當與孝文尉

佗書並傳

班超執兜題

永平十七年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范史云：疏勒國去洛陽萬三千里。立其臣兜題所居繁城九十里，逼遣吏田慮。通鑑言：遣班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慮故曰：「逆或云：『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奏上，謂：「逆也。及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妄事自下，而上面言報也。解不合，理若以逆為上書，何不直云奏逆？」且超已至疏勒，又何暇上書于朝廷？故先往降之。救起感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却縛。」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道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于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芑山氏曰：不殺兜題，解遣龜茲，欲慕其所長，使他國震恐，此術超性往用之。

章帝遣兵救耿恭

永平十八年，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閼龍于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明帝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屬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爾雅：五王稱白屋。恭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又諸城上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龍上書求救。章帝詔公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冠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二部謂閼龍兵人。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糧，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救

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芑山氏曰：遣兵赴急，雖可謂遠慮，然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邊自是無事。迨竇固使班超，紛紛多故，西域難遣子入侍，甫三歲，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綱目備書之，所以戒也。論者皆侈言超奇功，非也。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宋意諫擊北匈奴

漢和帝永元元年，帝諱肇，字曰始。北匈奴饑亂，降南郡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漠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悉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精兵，故胡南降者，北郡來。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寡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一舉平之。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減京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京之子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爲雄，弱者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是武時受南單于降王是四十一年。今鮮卑奉順，新獲萬數，謂破殺也。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所以然者，鬼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

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念。內無功勞之賞。野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策。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實惡懼都郵侯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賊曹何敢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惡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發兵北伐匈奴。

或曰。耿秉謀用以夷攻夷之術。當以宋意論爲正。

古方略

卷之二

上元 忠貞堂

袁安謀立於除鞬

漢和帝永元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款塞。實意請遣使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繇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泰以爲光武相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放也。今朔漢已定。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上意復否未定也。安懼憲計遂行。又獨

古方略

卷之二

上元 忠貞堂

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屯單于名其先父名北庭。建北都立北單于。衆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于所養。所養謂南單于。建立于無功。無功謂於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况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章和元年。斬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瀾遠。其費過倍。是乃

坐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說。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和帝竟從憲策。

或曰。憲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韃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言。

初憲既立於除韃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韃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與任尙共追討斬之。

古方略 卷之二

至 忠貞堂

詔以牧守子弟爲郎

漢安帝

帝名祜

永初元年。謁者龐參說。鄧國從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陽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

乃會公卿集議。陽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虞詡

詡武平人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飭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

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屬。涼州棄則三

極邊關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

古方略

卷之二

至 忠貞堂

和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于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憾。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僥倖。乘海內之虛弱。英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氏羌爲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關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噤以補衣。猶有所完。

謂恐其直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繼子言，幾敗國事。」因說禹收羅涼土，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于是辟西州豪傑為掾，拜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或曰：是後北宮伯玉、王國聞中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謂言。

惟適氏曰：「詔不棄涼州，其慮甚遠。然騰、遂是惡，欲中以法，君子譏之。」

古方略

卷之二

五十三 忠貞堂

虞詡為朝歌長

虞詡以議涼州事，惡虞詡會朝歌賊李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卑之，謂笑曰：「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鈍。」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謂河內太守馬援即援曰：「君儒者，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朝歌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聞倉招聚，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三科募壯士，揀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責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絳線縫其襠，賊出市里，更輒會之。

芒山氏曰：「備作賊衣，絳線縫襠，可以愚賊，不可以捕賊。盜惟寬假籌策，乃可責成。後世雖少所拘閼，貪冒自便而已，寬嚴之間，不可不慎。」

虞訓騎兵逐羌

漢安帝元初二年，以馬賢代龐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雄起屯三輔，懷縣令虞訓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執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尾者隨其後而擊之也掩截其道，自窮，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古方略謀卷之二

騎擊杜季貢漢人與于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訓有將帥略以為武都太守。

芑山氏曰：二十人共市一馬，獨當時能行之於郡兵耳。今欲令各出市馬錢，則脫巾譁者比比。豈足以制虜賊哉。

班勇議益都護屯田

漢安帝永寧元年，北匈奴車師後王軍號車師後王名共殺後部司馬及燉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北道，都善迫急，求救於曹宗。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聞，軍司馬班勇勇起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

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明帝再攻燉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虎臣謂出

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和帝征內屬，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遠遣責諸國，備其遺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都善卑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于前負，負敗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于遠

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熾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葦西城副較尉。居於熾煌。如承元故事。又宜遣西城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于真都善心。瞻北杆。匈奴東近熾煌。如此誠便。尚書復開勇利。害云何。對曰。昔承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熾煌。後置副較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都善王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古方略卷之二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卿顯顯音廷尉恭母來司諫較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都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邑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屬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

河西城門。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必將復有盡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長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較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淡。不爲抄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餽。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較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觀觀之。古方略卷之二

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來者不過粟食而已。今若拒絕。裁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漢置大原府兼置并州涼郡涼縣也漢改雍州曰涼州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于是從勇議。復熾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較尉居熾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河西。大被其害。芑山氏曰。昔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亦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破北匈奴

奴起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復
爲邊害。使盡行勇計。亦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勇
曰。鄯善車師。時有叛者。皆繇牧養失宜。還爲其害
故也。此言深切情理。安帝時。楊琁將兵至樓犍。擊
封離等。大破之。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請琁
乞降。琁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琁因
奏長吏。盡發。以犯發夷者九十人。皆滅死論。繇此
觀之。長吏得人。牧養不失宜。蠻夷自不生變。然則
今天下欲令百姓不爲盜。在守令得其人而已。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李固駁計發寇

漢順帝永和三年。李固字子真。南郡江陵人也。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計
匡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
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
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
可一也。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至敗亡。其
不可二也。南州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
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
戰。其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爲程。而兗豫去日南
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
不計將吏驛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
敵。當復更發。此爲剗剗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皆
名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
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羌叛。益州
訪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自徵還。以兵付刺史張
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
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任音人。
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發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
決張番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
拜良爲九真太守番爲交趾刺史番至開示慰諭並
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
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芒山氏曰邊陲有急輕言調遣皆不深思其弊耳
李固駁議確

古方略

卷之二

李固

詔除并凉租賦

漢桓帝延熹元年帝諱志之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

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陳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

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發夷

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奉鷹揚之任雖疲軀

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民數更冠虜室

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蝗互

生稼穡荒耗租更更卒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

懼于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古方略

卷之二

李固

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爲漢賢主

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德政而未留聖

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

之聲招至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殫于

野狼之口功業無錄兩之功皆歸將帥不忠聚姦所

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

貶出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

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空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

將敕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

元賊更寬赦罪諫。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遷幽州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章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二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也歲以億計。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代之。是時梁冀篡虐日甚。龜上書請誅之不省。不食而卒。

芑山氏曰。絲龜之說而推行之。將帥無不忠。牧守

方方事 卷之二 忠貞堂

無不良。天下縣是可治。豈獨有功西州邊鄙哉。雖然。今天下類皆懼逆上者。取過目前耳。諸大臣不聞有不食而卒如龜等者。嗟乎。忠節之難如此。惟適氏曰。宋丞相文天祥上皇帝書曰。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夫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于官府之政。宜若無異。而獨區區以此為

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冠。而內之陰邪。當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室其禍亂之源也。愚按陳龜孔明文天祥。蓋皆先內治而後外寇者。後世君相。當三復斯言。

古方事 卷之二 忠貞堂

段頰擊東羌

漢靈帝建寧元年帝諱熹之初護羌校尉段頰

武成封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違將

單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

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及逆欲令頰移兵東討未議

其宜可參思術略頰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降于

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

驕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

春也結不散人有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

下方略 卷之二

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

復動惟當長才扶脅口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

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執

而久亂奔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

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

諸羌竝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暫滯腸下如不加誅

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

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

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

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

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

茲作害今不警疲民則永寧無期帝許之悉聽如所

上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

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眾皆恐頰乃

令軍中長鑣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

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

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馳騎丁傍突而

擊之虜眾大潰

下方略 卷之二

芑山氏曰咸論將士類班定遠激怒三十六人子

意頰或別有術略所恃者非區區利刃長矛也然

宦者王甫曹節等奸虐專柄頰以輸貨得太尉既

而甫使門生于京兆界辜推官財物七千餘萬京

兆尹楊彪發之司隸楊球奏甫頰等罪惡悉收送

洛陽獄自臨考之甫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儼

澤甫屍于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頰故附官

官王甫者雖泰竊太尉卒與甫同敗突擊東羌特

錄兩之效惡足贖其罪哉

蔡邕諫擊鮮卑

漢靈帝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彼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困，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逃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慮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番之患，手足之疥，疥疥也。本中作國之困，胸背之癰疽，癰疽病也。方今

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詭，方之于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蠅之虜較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珍盡，而方今本朝爲之肝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望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咸曼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掠石橐，命三部大夫，檀石槐，鮮卑，大，夫，名也，祖，帝，起，意，九，年，自，分，爲，三，部，各，帥，衆，遊，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三將輜車微下，獻贖爲庶人。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儒儒，芑之坎壈，猶甚於雄，其始上封災異，指斥變作，爲中官所中，使開方，後有詔赦還，又爲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乃始受董卓徵，窮危困窮中。

受知于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視雄仕葬。相去遠矣。愚謂此論謬甚。蓋士雖瀕死。必不宜苟附權貴。邕應卓徵辟。其識已陋。伏哭請葬。有道所必不取。如子氏之說。則凡窮困而爲不義。爲姦雄盜賊之徒者。皆當有恕辭。豈孔孟成仁取義之道哉。學者不可不知。

皇甫嵩破張角

漢靈帝中平元年。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分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郡縣莫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角誑惑百姓。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李膺中司

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日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覬覦朝政。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園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方詔陶次第奏。秋條例黃巾賊。即日橫京師震動。帝問計于中書侍。呂強對曰。黨衆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張角合謀。爲受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惟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

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州黃巾。是時中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舉、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帝嘗言：「張嘗侍是我父，趙嘗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懼。第宅擬宮室，帝嘗欲登永安宮，永安宮在北宮東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使尚但尚姓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帝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爵，徐奉事發，帝詰責諸嘗侍曰：「爾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爾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譖霍大獄小宗立也古方略卷之二 四十一 忠貞堂

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更乎？遂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繇十嘗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與豫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嘗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煩師旅。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嘗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至雒陽詔獄，並出家財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十嘗侍因當斬之。」

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被斬之。

芒山氏曰：使楊賜劉陶之言得行，黃巾不難撲滅。何至潰裂如此之甚？惜當日主聽不聰耳。但重募角等，還賞國土，陶未免為三十六方所恐。豈說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角等果應圖讖哉。

古方略卷之二 四十一 忠貞堂

傳變議素涼州

漢靈帝中平二年，西羌反，北宮伯玉邊章韓遂等寇三輔，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素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傳變厲言曰：「新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賜奏，發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鄭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騷動，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外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袒之虜，行居古方，略謀卷之二。』」

此地土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

芑山氏曰：是時三公往往因嘗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崔烈為崔寔從兄，因得毋入錢五十萬為司徒。烈媒進如此，非極蔽則不忠耳。惡知掣虜弭變之道哉！後世人臣宜以崔烈諸人為戒。

劉陶言亂由宦官

漢靈帝時，天下日危，冠賊方熾，劉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心灼肉熱，四體驚悚。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諳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嘗懼其輕出河東馮翊，抄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隄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更突上京，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河東馮翊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秦谷，壺關之谷，冰解風散，惟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恐相守，民有百步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羌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懦弱，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

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
改言天下大亂。皆繇宦官。宦官共譖陶曰。前張角事
餐。謂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四方安靜。
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絲知。疑陶
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
芑山氏曰。陶言亂繇宦官。切中當日膏肓。如靈帝
不悟何言出身隨。忠不補國。後世惜之。雖然。陶死
而漢之亡益決矣。綱目特書殺諫議大夫劉陶。蓋
予之也。

古方略

卷之二

四

忠貞堂

劉備詣諸葛亮

初。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家于南陽鄧縣隆中。隆中在襄陽城百二
十里。隆中山在城西北二十五里。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惟穎川徐庶。字元直。先與崔州平。字季弼。之子。為
公。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字德操。豫州人。
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
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龐士元字公從。南陽人。
子。徐庶見備於新野。野縣。新野。備罷之。庶謂備曰。諸葛
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
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疑是語。
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
顧慮。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
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
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
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河。利盡南
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時劉表
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蓋州險塞。沃野千

里天府之士劉璋聞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張松法正策也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
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據和戎越結好孫權
○其明○不○也○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
善

孔明得出處之正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蓋支子
之也

或曰先主不與吳合從伐魏而獨脩匹夫之私怨
以七十萬衆頓之江湖之上是時孔明既遇先主

當此興亡得失所關獨無一言匡正及先主既殂
魏氏據有中原已歷三世始以區區之蜀爭衡上
國不亦左乎原孔明之志非不欲結吳伐魏然不
能得之於先主而徒以身當之意者君臣之間言
有所不能入邪何以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
征嗟乎士處功名之際亦難矣哉

劉備進兵漢中

法正說劉備曰劉璋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
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還北還此非
其智不達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
○家○淵部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
之日廣農積穀觀釐何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
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
張飛馬超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

或曰三策有區盡語及尊獎王室尤度越吳魏諸
人

昭烈自將伐吳

昭烈帝取關羽之沒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四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就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王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宋陳亮曰英雄之主所謂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夫劉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權一舉而破三郡再舉而取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讐而不知觀者國家之深惡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威怒不訢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亡它奇變是輕敵也誰謂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

私忿與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歷爲哉

巴山氏曰趙雲盡利害甚至而昭烈不聽適自取折辱耳慙恚何益昔光武非不恥更始殺其兄終

然終不以私忿敗事惜昭烈見不達此

惟通氏曰雲諫伐吳卽孔明結好之意使昭烈主此則漢猶可爲如不聽何亮于此時不能力爭何與

古方略

卷之二

五十五

鄧芝使吳

漢尚書議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王上子孫初弱初
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
其人耳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芝至吳時吳王
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
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
然恐蜀國小孤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
蜀二國四州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
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二江之阻合此二
一一下下時時芝芝之之二二
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
若不從命則未游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
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芑山氏曰鄧芝用毛遂故智是時孫權以改元拒
魏方與漢唇齒相依故芝言易入耳使吳力足國
魏將并蜀吞之豈肯重申前好哉

丞相亮遣司馬懿申輜

漢建興十二年延軍渭南魏司馬懿與諸葛亮相
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懿申輜申輜
相如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
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
彼本無戰情所以回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芑山氏曰孔明所云本無戰情蓋深知懿者

本朝陳仁錫評綱目至上表請戰云懿每以不戰

言下略言下略卷之上

卷之上

制漢是其大也而激之輒怒是以終亮之世不能
勝漢信如仁錫之言則是懿真怒真欲與蜀戰豈
非惑哉讀史而不能推原本末論世知人其弊不
至于顛倒是非亂學術害名教不止後學宜慎之

姜維圖狄道

延熙十六年姜維字伯約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房枹音罕趙秋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敦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項泰軍到東西合戰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在洮水西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于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口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吸此大功然蛇畫足維大怒遂還國秋道魏詔大水校尉卿文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威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曰螳螂螳臂壯士解脫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泰待敵然後進敗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

忠貞堂

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車向據標陽積谷之實按標陽關前漢書曰馬邑在長安東北諸兵左不依道安得勝可東據標陽泰蓋言略陽耳據音舉放兵收降略勝相近四語說而致傳寫字誤也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略西南安天水略陽爲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竭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饋糧三月乃成言孫子以攻城距堙距理距土距高而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倚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末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林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冠不可繼固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懼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衆城崩裂覆於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守字持也更字持也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事字簡省也上字封上之事

忠貞堂

古方略謀卷之三

明

發源

余燦

袁州

張自烈

李靖等伐梁

唐武德四年高祖

諡

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

荆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

夔州順流東行以廬江王瑒為荆郢道行軍元帥黔

州刺史田世康出展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

道以擊蕭銳

銳故梁子孫因隋亂

時映江方漲諸將

古方略

謀

卷之三

一

忠貞堂

諸侯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銳尚未知

若乘江漲候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

也幸恭從之

芑山氏曰掩其不備兵家之恒耳非有奇計未盡

藥師之長

秦王世民諫徙都

唐武德七年突厥入寇或說高祖曰突厥所以屢寇

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

都則胡寇自息矣高祖欲從之令行視樊鄆之地將

徙都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

武龍興光宅中夏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遷

都避之為百世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

況臣奉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額利頸致之關

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高祖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

古方略

謀

卷之三

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

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

必定漠北非恭言也高祖乃止

芑山氏曰遷都避寇非長計也世民所見自正

卓菴氏曰監古茲後非太宗不能為此語自古水

有人主不學而能長世者觀高祖與世民之論可

見

嘗何薦馬周

唐貞觀三年，清河崔平馬周，字賓王，先補相，助教不乃拂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嘗何之家。會早，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惟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太宗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俄拜給事中，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芑山氏曰：中郎將不欺主，不蔽賢，三百匹絹，惡足以旌之。後世士大夫闇陋，詰制詰書，疏率令它人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具草竟版行于世，安自矜負，欺主蔽賢多此類，况又有甚此者乎。

又曰：按馬周有機辯，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揭推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其所陳便宜二十餘條，通鑑綱目當節錄數條，以明馬周之說之可行，禁削非是。

議處置突厥

唐貞觀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充豫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虜為民，溫彥博以為徙於充豫之間，則乖逆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微以為突厥世為寇盜，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

古方略

卷之三

四

忠貞堂

則請服，疆則叛亂，降者眾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稅皆勅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間遂為桀犬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天載，地覆靡有所遺，今突厥躬來歸我，奈何棄之？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遷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本朝于慎行曰。突厥頡利。唐初雄據北荒。高祖嘗稱臣事之。太宗卽位。未幾俘之。闕下。虜國爲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死命哉。蓋突利可汗。頡利之侄也。建牙幽朔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撻之。突利遂降中國。而頡利勢弱矣。夫頡利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于唐初。然而禁驚於彼。臣服於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先携其黨。黨携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本朝陳仁錫曰。唐室世受其亂。浸淫至于五胡亂華。而其害尤酷。皆基于此。世山氏曰。西夷君長嘗詣闕請帝爲天可汗。太宗許之。虜書賜西北君長。皆自稱天可汗。按北狄在漢爲單于。在唐爲可汗。皆夷虜之稱耳。而太宗輒以天可汗自稱。蓋自矜其能臣服四夷。後先罕與爲比。不知晉中國衣冠而左袵之也。高宗咸亨中。甚有桀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者。戎狄醜類。入侍軒闈。孰謂非太宗作俑哉。于慎行欲深明制

虜之術。宜攜其黨以孤其勢。遂歸功太宗。然質諸古聖王來則禦去勿追之道。識者頗以爲未合。後世好大喜功之王。莫謂胡越一家。至窮兵黷武以爭之。則又惑之甚者也。卓菴氏曰。漢武通西南夷。後世非之。太宗此舉。是亦未知春秋譏會戎之義也。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魏徵議立高昌

唐貞觀十四年，高昌王文泰高昌西域國名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氏已拔射之故地土沃穀豐再熟而文泰開唐兵臨磧口憂糧發疾卒子智盛立侯君集攻之智盛出降下其二十二城太宗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若以爲州縣當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陛下終不得高昌糧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太宗不從歲發兵

宋之三

七 忠貞堂

十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振振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康敵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爲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後乃悔

芑山氏曰魏徵褚遂良之言非不深切著明而太宗皆不從者好大之心蔽之也

魏元忠上封事

唐僖宗三年高宗太宗第九子諱治以吐蕃爲憂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計之或欲至發兵擊之太學生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故陸機著論射早能成射遲百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入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

宋之三

人 忠貞堂

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冠帶之家彼上人豈足當閭外之任乎左車陳湯昌黎皆出寒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繇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實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即戮一令史以謝勳

入。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緣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強。若聽人鬻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帝善其言。

苞山氏曰。名將率錄貧賤。選用不必皆將門子弟。此論足破成格。獨薛仁貴郭待封。罪有本末重輕。

法宜闊寬。分別大非川。待封不用。貴策故敗。

貴尚有可原。獨者大司憲樂彥璋。卽軍按敗狀。阿史那道真。同仁貴待封三人。皆免死除名。愚竊謂輕重失宜。而元忠輒欲比仁貴於道真待封。同罪而併誅之。不亦甚乎。夫有罪不誅。固不足以懲諸將。誅之而不當其罪。則雖日殺數千萬人。徒滋暴耳。何益理亂哉。元忠早誅仁貴一語。大謬。

按本朝于慎行云。突厥以薛仁貴流死象州。薛衆入寇。及仁貴免胄示面。乃下馬列拜引去。同統

以郭子儀已死。入犯渭橋。及子儀單騎往諭。羅拜而退。凡文武大臣。爲敵人所服者。懷不可輕。爲罷徙。以快敵心。蓋國之重輕。繫於觀望故也。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繩人。刻核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往往折長城于萬里。摧隆棟於夏屋。而國亦隨之。古今若此衆矣。可爲短氣。觀于氏此言。益見仁貴之于唐。羅徙且不可輕。況以纖罪而受重誅哉。于氏所見與子同。

裴行儉襲都支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名鎮朝議欲發兵討之史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審禮覆沒李張玄與吐蕃謀入敗于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師師為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高宗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官乃略謀卷之三本之三

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諸胡酋長謂曰昔在西州縱橫甚衆今欲爭實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收獵較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開順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旬約秋中拒漢使人為漢人所漢時句奴謂漢人為秦人猝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固傳其契箭契箭夷狄無符信以箭為契信西突厥沙餘性利夫可汗分其國為十部帥以一人

統之人授一箭數十設亦曰十箭左五噴陸部置五大噴居碎葉東右五弩十單部置五大後居碎葉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遮旬途中獲都支遣使與遮旬使者同來行儉釋遮旬使者使先往諭遮旬以都支已就擒遮旬亦降于是四都支遮旬以歸遮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治所芑山氏曰斬樓閣故智耳王者聲罪致討不如是本朝陳仁錫以此為奇謀非也獨行儉傳契箭召酋長一事稍合機宜古方略故存之

裴行儉討突厥

唐永隆元年裴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黑山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五十里古豐州境與雲內州大山東西相連會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熱旬爲其下所殺以其酋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先是嗣業以大害不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陌刀大刀也一本作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驃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不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繇知也奉職既就食餘黨走保狼山狼山歌邏祿右庭諸落所居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請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芑山氏曰兵家變化在虛實間際用虛亦易測行儉詐爲糧車每車伏壯士此全用虛也愚謂行儉自虛車三百乘外宜實用糧車數乘棄以餌虜令虜深信不疑然後壯士乘間出擊此實中虛虛中實也然行儉當時因突厥會掠蕭嗣業糧故因其貪而誘之此又因敵制勝之道虜雖猾不能出行儉殺中善兵者當以是爲法至于移營非行儉奇計特逆知風雨暴至耳

惟適氏曰惟伏兵險要以待之方有殺獲之功若

律不...走便同兒戲...有正者不可無後著也

唐 諒議廢豐州

山道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
起倫豐州都督崔智辨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
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
州司馬唐休璟始平人練智過事自碣石以西
能記上以爲豐州阻河爲周居賊衝要自秦漢以
來列上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
州致胡虜以靈夏二州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
實之西北今廢之則河湟之地復爲賊有靈夏
等州人不安業非兩之利也乃止

唐公問
云以廢
日本小
而後水
之故河
定臨河
新舊名

芑山氏曰國家障隘凡居虜衝者皆宜設備防患
不可驟廢耕牧之利尤當資以實邊觀休璟豐州
之議可推○休璟在中宗朝與韋巨源並爲宰相
中宗與韋后御梨園毬場命大臣地毬及分棚拔
河休璟年已八十隨戲踏地久不能興此可謂名
教掃地矣古方略錄其議不以人廢言耳

陳子昂諫擊生羌

垂拱中太后高宗后欲發梁巴番蠻首領二
夷種名或云南方有巴人有蠻蠻人巴人好掠名路
跡蠻蠻人爭鬼我故以擊之則蠻蠻以與京師爲市
日未午交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擊吐蕃正字陳
昂而退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貞觀五年置雅自國初以來
未嘗爲盜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將
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
兵久不解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
憂蜀當使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隙隙不通

古方略

卷之三

十六

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
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
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
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裨補得其財不
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
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
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
見羌戎已有盜盜生其中矣且役人尫劣不習兵戰
山川阻絕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

其不及日年。蜀爲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傾地也。今山東饑。關隴敝。謂關中而狗貪夫之議謀。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繇。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後不果與。

芑山氏曰。或云此以窺矚爲諫術。知言之無罪也。愚謂。昂持論甚正。足以爲後世黜征之戒。非窺諫可一日語。

古方略

卷之三

十七

忠貞堂

狄仁傑任用契丹將

契丹將李枯固善用網索。謂索。謂會。謂網。謂索。謂網。謂索。謂網。謂索。及射舞。時陳如鶴入鳥羣。所向披靡。黃麟之戰。玄。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司責其。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太后用其言。救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枯固爲左鈐

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芑山氏曰。仁傑必逆料其可用。非僥倖成功者。當日仁傑雖撫之以恩。而駕御在其中。賢者自不可調。

韋瑱募兵遠征

唐玄宗開元三年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結安西計擊皆給通駢駢沿路通駢馬牛及熟食玄宗勅許之將作大匠韋瑱上疏以爲今西域服從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當宜充實以強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通駢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

戶口漸少涼州以往沙磧悠然遺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毋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較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又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况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爲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芑山氏曰凡虛內事外欲僥倖而卒鮮效者當以虔瓘爲戒韋瑱言是

張孝嵩救拔汗那

唐開元三年西域八國請降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鄆州還陳碩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玄宗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古焉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大西域國在波斯西都婆羅門共立阿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林環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龜茲國名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西屠其三

城阿了達與數騎遁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咸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音之氣等八國皆遣使請降降曾有言其賊汗者生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芑山氏曰救烏孫威西域皆所以扞外衛內與挑釁倖功不同或以此罪孝嵩非也

烏承玳按兵觀變

唐開元二十年，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吳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詐遁去。平虜先鋒將烏承玳承玳為承恩族弟，承恩言于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于白山，果大敗。承玳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吳契丹，可突干契丹大遠臣名遁。奚酋李詩高吳國酋長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芑山氏曰：承玳有智略，別引兵出擊，可謂因敗為功。

古今事考 卷之三

二一

古今事考 卷之三

功

惟適氏曰：承玳別引兵出擊，所以救含章之誤也。當其言之不從，承玳已籌度在中矣。傳云：師克在和。即承玳此舉可見。僕承玳憾其言之不用，而樂觀其敗，則虜且得急去，禕等何功之有。後世任事者，宜以承玳為法。

余垣

孫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謀卷之三終

古方略諸卷之四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光弼擊史思明

史思明諱山等圍饒陽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晉山。晉山圍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丈夫士馬遠來疲敝。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

古方略諸卷之四

二 忠貞堂

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于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預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城。史思明聞晉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令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部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手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

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九門屬南達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在晉山。亦同。傳也。潛行至達壁。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晉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黨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芑山氏曰。策出降卒。能決其可行。如韓信之聽左車。

卓菴氏曰。因降卒勝賊。用力甚省。但須察其誠僞。

古方略諸卷之四

二 忠貞堂

耳。裴晉公平淮西。得算正在此。

唐天寶十五載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
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濟爲
度支使是清河客李萼 萼顏氏行狀作華令從舊傳年二十餘
爲鄰人一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待公
爲長城公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銀
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
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
計默啜謂武后時也默啜突厥可汗名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
古方略謀卷之四
三 忠貞堂
餘萬事一物謂之車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
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惟
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
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諸
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
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
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
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
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跪館復爲書說真卿曰

清河去逆效順。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特爲公西面之施飯。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所爲乎。真卿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崞口在汾州郡界。十三里溝。以此山名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魏郡魏縣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至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郡以北。至于幽陵。即幽州郡縣。未下者平

官方野謀
卷之四
忠貞堂

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玉津分兵循河窺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奉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會清河博平兵五千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兵遭戰大敗遂克魏郡

芑山氏曰使非專復爲書說真卿則專策不果用魏郡不能拔矣真卿不得已辭專徒徇狗彘意豈斷以成謀者哉

顏真卿召賀蘭進明

唐天寶十五載，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
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
相得，哭于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尋
事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
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舍任意，敕加進明河
北招討使。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
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范氏曰：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進明

乃所部也，召與并力，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而
彼讓以堂邑之功，則過矣。真卿得非懲管山之敗
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某卿迭俘京師，張通幽
請行以救宗族，果卿若察其情，宣告之曰：「君兄陷
賊，君正應留此，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滿。」今行未有
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果卿既失之，真卿乃務下
已以濟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
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李
郭特許，而進明是讓，真卿忠義而功不就，蓋始乎

此。

范山氏曰：軍權移於進明，不以爲嫌，初于賀於客
奴，初無所惜。真卿可謂公爾忘私。范氏謂真卿不
當讓堂邑之功，其論自正。至云軍權不可移，進明
不足咨，終是責備之辭，且亦惡知進明果無可咨
之策，徒以史所不載，懸斷其無足與謀哉。

古今各謀
卷之二

六
忠貞堂

哥舒翰護復陝洛

唐天寶十五載，或說楊國忠曰：朝廷重兵盡在哥舒翰手，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懼，募萬人屯蒲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會此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弱無備，玄宗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

古方略

卷二四

忠貞堂

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敵之，不可輕啟。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退，留將失機會，帝以爲然。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官軍果大敗。

芑山氏曰：垂成之功，敗於國忠，非不能也，乃爲賊臣所撓。然當日李郭既知不可輕敵，方翰慟哭引兵出關，獨不能固爭，使國忠姦謀中沮乎。

李泌計取范陽

唐天寶十五載，肅宗玄宗第三子，諱問，李泌曰：今敵作賊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于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帝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馬嵬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嵩山守

古方略

卷二五

忠貞堂

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于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皆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于扶風，與于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嘗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敝，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建寧王名范陽節度大使，並並步漢反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督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芑山氏曰。取范陽以覆巢穴。與李郭所見略同。惟適氏曰。郭侯計所以討賊者至矣。使肅宗信而行之。一舉而殲祿山。思明。猶反掌耳。亡何爲張良。沛李。衛國所間。謀不獲用。至兩京再失。可勝恨哉。卓蒼氏曰。以逸待勞。兵家勝算。我得之。足以戒敵。敵得之。足以困我。共要在首尾相應。使敵嘗分。我嘗合。則其勢成矣。郭侯謂以兩軍繫其四將。亦卽首尾牽綴之法。蓋郭侯此說推之。賊未有不可滅者。豈獨郭李諸人之制祿山爲然哉。

古方略

卷之四

九

忠貞堂

郭子儀平河東

唐肅宗至德二載。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子儀潛遣人人河東。與唐官暗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開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追擊之。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戶擊之。盡殲。乾祐未入。自白巡嶺亡去。遂平河東。

芑山氏曰。子儀當別具方略。專恃唐官內應。慮非

古方略

卷之四

十

忠貞堂

勝算。疑史有闕文。

僕固懷恩計縛安守忠

唐至德二載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肅宗蓋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回紇俗蓋本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諸軍俱發至長城西陳于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安祿山出挑戰官軍逐之迫于其陣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軍中驚亂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中無子遺矣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乃肉袒執刀立陳前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向權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番郭目難得自拔箭擊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露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

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問之思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芑山氏曰守忠歸仁之遁或專歸咎廣平王以爲俶若用僕固懷恩策則不假新店之戰可以輕取東京愚謂懷恩既知守忠等必不可縱縱之必貽後患卽不謀之廣平追而縛之可也奈何俶固止之我固請之坐失事機至此哉

李光弼至邛山

唐肅宗上元二年，或言洛中將士史思明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帝，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九將勇而懷魔，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向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繇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于邛山。邛音羊，在河南洛陽縣北七十里。光弼命依險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三 忠貞堂

而陳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將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芑山氏曰：光弼既知思明不可忽，方中使來督，實力陳，未可輕進之故，迺不得已出師，徒依險，伴功卒致敗績。朝恩等罪不容貸。若光弼者，為擊小所制，儼亦不學無術歟。

郭子儀擊吐蕃

唐代宗肅宗太子諱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溺漫數十里，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遇

古方略 卷之四

十四 忠貞堂

之，竟不召見。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盤羊之西，吐蕃寇益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藏寶，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產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齊雲王珙珙字子忠，子儀之弟也。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于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還，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

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將士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璘見上于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幕中有不通語。羣臣奏請追之。賜璘死。吐蕃入長安。高驪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鄆王守禮之孫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官家。遣人與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上至陵。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長安城南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今連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賊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迫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五琦在天寶中爲江淮租庸使。加山南等道度支使。爲糧料。使給軍食。上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

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廊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官整衆歸國。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置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焚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澠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虜稍引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後見前自稱京兆尹。聚衆京兆。召南新之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驪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龜琦將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瑋赴難。轉圍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而戰。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或曰。肅宗寵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迺復寵程元振。使掩蔽虜寇。抑遏秦請。幾亡社稷。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唐其能圖乎。國宦之禍至此。而帝猶不悟。則亦末如之何也已。

芑山氏曰。收商州潰卒。令第五琦為糧料使。皆當日要略。至不諳行在。倉猝中鎮定不移。戮力擊賊。無少遲疑。此尤深謀遠識。古大臣所難。謂汾陽使威望屈人。非也。

卓菴氏曰。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子儀倉皇中能鎮定擊賊。在兵出藍田。虜不敢東向二語。不然行在無人。子儀之方寸。能不亂乎。觀逋自成陽歸長安。及留軍七盤三日可見。○建中時。朱泚逼奉天。翟文秀欲留壁便橋。韓游瓌直趣奉天。事與子儀反。其所以衛帝則一也。又未可以鎮定失之。

劉給事止幸河中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既死。虜衆十萬至奉天。京師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帝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圍結為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

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勅使唐人謂官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逃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鄭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

芑山氏曰。微劉給事。唐社危于累卵矣。惜史失其名。

顏真卿請防壅蔽

唐代宗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自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者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深嫉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凌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錯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蚤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元載以爲誹謗貶真卿爲峽州刺史

芑山氏曰天寶中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未達林甫誣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宋太宗興國中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布望恩榮嗟乎唐宋壅蔽之害如此况後世之爲林甫多

遜者其壅蔽尤甚於此者哉

惟適氏曰宋興國元年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有是詔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違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它事乎弼當日思復宋太宗引對舊制因恠條言之然引對實與唐太宗司門式引奏同善求治者務盡下情後世苟能追復此法則壅蔽決矣

元載密誅魚朝恩

唐代宗大曆五年，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魚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餽，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蜀之議事，因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繼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親軍客等使內侍監如故。許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加劉希暉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赦京畿繫囚，令盡釋朝恩黨。且曰：「北軍」

王 忠貞堂

或曰：「太宗時，內侍... 傳命盡挈兵柄歸於將帥，其法可以行久。代宗不思脩復太宗舊制，徒因仍自若。養成唐室不救之禍，此詭謀之所以不能無弊耳。」
 芑山氏曰：「朝恩之專典禁兵，皆代宗寵任所致，不明正其罪，而私與元載謀繼殺之，又掩其實，而加以厚賜，謂春秋討賊之義何？」

李自良議禁壘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吐蕃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四統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蜀後鮑防不從，遂敗。還，屬統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

芑山氏曰：「自良策可行，鮑防中詎不從。卒用戰敗，防罪實甚。于自良何尤。」

古方略 卷之四

王 忠貞堂

余 垣 較正

古方略 卷之四

古方略謀卷之五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沈既濟議選舉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

子代宗長

初郎位

一沈既末

人兵
上

選舉議曰選舉之法

三科曰

德也才

也勞也。

然安行

徐言非德也麗藻芳

翰非才

也累資

六積考非

勢也今

乃以此求天下之士

固未盡

大正

五品以

丁巳

司義高直公五郎建

文、元、豆

示：美、日、前

五品

上及羣

示軍實宜令卒民進

敘吏部

卷之五

1

六

苗方略

卷之五

二、政策研究

胡氏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皆以爲當韋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格。如旣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其本則繫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芑山氏曰。察舉譴黜行。而衆才可得。固也。然末世

方略謀
卷之五
二
忠貞堂

競祭龍法。性性由私格得官。避罪。凡祭舉遺類之。

上皆有聖耳兄復有个見下豈與計云三是一

注者則得工次復有包苴甘誦者安在舉才

集而廢官理哉善用人者必正其本而後可

惟適氏曰。人主職在論相。相得其人。則官無曠職。

楊炎議財歸左藏

唐肅宗天子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土其數比部覈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縣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蟠結根據牢不可動德宗初卽位楊炎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繇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莫甚於此請出之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從之
芑山氏曰宦官有不必掌內庫而其蠶食尤甚者官司有名爲朝廷守財往往巧肆使漁私肥身家者況大臣交通內侍有司結納大臣率取諸此則是財賦雖歸有司苟失制御之道終不能無害終不可以爲政制御亡它在乎端本以寡欲訓廉以止貪炎之說尚有未詳耳

嚴鄧議浚渠

唐德宗時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帝遣中使詣涇原節度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已徵秀實爲司農卿鄧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京兆尹段郭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

古方略

卷之五

四

忠貞堂

今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費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陵陽渠竟不成棄之
芑山氏曰浚渠營田良法也舉非其時則得不補費炎不從鄧議可謂無見

馬燧破田悅

唐德宗建中三年。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進衛州。田悅。德宗時。藩鎮與平盧李正已各遣使請度。馬燧等。德宗時。度使李元引兵進衛州。田悅。德宗時。藩鎮與平盧李正已各遣使請度。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悅遣其將王光進。祭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繫其下。流涉淺。而度。時諸軍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元。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

古方略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迫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軍破之。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今日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隨其旁。伺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潤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來風縱火。鼓噪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募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

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關。破之。追奔至三橋。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

芑山氏曰。燧之所以制田悅者。皆前人已試之法。特因敵難出。自加合變耳。

丁丁

卷之五

六

忠貞堂

陸贄條奏得失

唐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河原等道兵
救之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字賈山人卽位
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
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
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
爲用將不能使兵固不能取將非止費財斃命笑
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

卷之五

忠貞堂

四五內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詿誤內者危疑蒼黃
失圖勢不可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
爲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變人者邦之
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
幹顛率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兵貴拙速不貴
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求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
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招德偏廢
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歲者四方之本也太
宗別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

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
明矣永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
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
守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
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念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
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繼避之
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蔕之處內寇
則殺兩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
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

卷之五

忠貞堂

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
關外儻有賊臣暗冠點虜親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
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
初議者多易其事會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
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
兵連禍罕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天
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渠
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
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已死李納繼之寶

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殘。朱滔携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升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俯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益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有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爲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把城關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本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過聽愚計。頗追還神策六軍。今將子弟明敕涇隴。那軍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德宗不能用。

芑山氏曰。徵發無益。騷動耗費。徒滋節鎮騷擾耳。絕其請援。令專意討賊。非宜公不能言。

韓游環拒朱泚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自將過奉天。軍勢甚盛。卻望碣後韓游環。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游環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願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游環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饑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游環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侯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使西明寺僧法鑒造攻具。毀佛寺爲梯衝。游環曰。寺村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

卷之五

忠貞堂

芑山氏曰。韓游環所見。深合兵要。賊勢方盛。死戰何益。故急趣奉天。尚能異衛天子。若文秀留壁夾攻。徒螳臂當車而已。

潭城議據要地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犯奉天靈武留後杜希全豐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潭城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相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援可也僅出乾陵恐驚陵寢高宗陵寢在西北五里盧杞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管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援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圍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泚攻城益急穿堙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范氏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見矣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肅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此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乖戾如此德宗雖以公輔與復為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則至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范山氏曰潭城非忽乾陵恐奉天既危禍不獨驚乾陵而止此可謂知緩急者德宗卒誤用杞蒙何哉

李晟等入援奉天

唐德宗建中四年，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公

聞上幸奉天，朱泚反帥眾將奔命，張孝忠追於朱滔

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履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

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

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崇國將銳兵六百與晟

俱，晨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時朱泚圍奉

天經月，城中糧食俱盡，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自昭

危亡，公孫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期盡死力，上之

古方略卷之五

悉歛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信道至河中，力疲

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尚欲還延，崔

縱先輦貨財渡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眾利之

西屯蒲城，有衆五萬。

芑山氏曰：晟非解帶賂使，則西歸不速，縱非輦貨

渡河，則士卒不行，嗟乎！貨賂一也，以行私則喪廉

以殉國則成功，顧用之何如耳。

陸贄言當今切務

唐德宗建中四年，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

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

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

變故危疑之際乎？頃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鄰國之志

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

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

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

古方略卷之五

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

旬日，無所施行，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

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信不

疑，所以及致患害，諫官論事，側自矜銜，歸過於朕，以

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連即辭窮，所

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費以書對曰：天不

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

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

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

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德質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人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

庸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慈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威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悍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恃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

無不美惟恐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採用其言

芑山氏曰偏聽復諫亂亡此始故宜公激切言之史稱德宗頗採用其言觀德宗所爲信任姦邪卒致再亂亦未見實採用也

陸贄論改過行善

唐德宗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脩稽衡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

古方略

卷之五

七

忠貞堂

示贄贄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諱官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沈別班班宜揚鬱湏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附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繇朕省已遂用

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助賁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繇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嘗盜竊名器恭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古方略

古方略

卷之五

八

忠貞堂

等官軍未到以前竝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
芑山氏曰德宗有罪已之文無改過之實論者見王武俊田悅李納諸人皆去王號上表謝罪以爲此赦書之效嗟乎一赦文耳輒云有效豈空言足治天下哉況武俊等方謝罪而希烈懷光復叛惡在其爲效邪

陸贄諫璣林大盈

唐德宗興元元年。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璣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狹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饒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諸將方與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實。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芑山氏曰。聚錢私藏。相室覆轍。宋太宗置封樁庫。以備軍旅飢饉。後世猶議之。德宗惟貨是藏。華宣公力請出二庫貨財給軍。帝卒不悟。徒去榜而不散積。則是推好貨之實。辭專欲之名。面從而已。豈真能納諫哉。

卷之五

忠貞堂

陸贄論諫爭非指過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長女唐安公主薨。欲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欲指朕過。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至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則微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割心之至。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再譴。一丁略議。卷之五。忠貞堂。於聖與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通。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億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芑山氏曰。計及軍須。公輔蓋夜夜爲國者。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其飾非拒諫可知。雖然。公忠如贄。尚遭貶斥。況公輔哉。

陸贄規畫進取

唐德宗興元元年吐蕃既破韓旻等

是未此將

大掠而去

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游瓌以

聞渾瑊又奏尚結贊

吐蕃

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

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欲倚吐

蕃復京城聞其去甚受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

役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上奏曰吐蕃遷延

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都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

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驛欲待之合勢則

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

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習舊勞

尤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爲

之食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

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殆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

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

患賊屢請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

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眷眷犬羊之羣以失將

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賊屢請軍當議規畫今

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若選將委任

責成故能有功況今泰梁千里兵勢無從遙爲規畫

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

難成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賞之賞則

將帥咸悅智勇得伸矣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

野而決勝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

里之外用捨相礙臧否皆因上有掣肘之識下無死

綬之志又曰傳文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設

使其中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

古方略

其

勇乎是則道合

徒費空言祇勞庸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若上

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芑山氏曰如贄所論吐蕃形勢益嘆前此失策安

任責成國家用人皆然本朝陳仁錫專說將將

言非也

余

古方略謀卷之五終

古方略卷之六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泌議秦兩鎮

唐德宗時初發吐蕃計朱泚許成功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芑山氏曰吐蕃挾功求地必獨深著其罪以明吐蕃之無功觀望不進數語雖正告吐蕃吐蕃自當心折無功而割地與之豈不為夷狄所笑必議甚正

卓菴氏曰許而背之在德宗不能無過然古人致身復言為一已之信耳安西北庭關係匪細顧可修小信于目前而貽鉅禍于無窮哉鄭侯力持不與可謂見其大者然必明其無功方有詞于吐蕃不然以中國而失信于夷虜王言之謂何其失則在不能肅清蕭牆以內難而藉外援致此蓄縮也可不慎與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袁高議盧杞不可復用

唐德宗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僞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劾從一曰：盧杞作相，致變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它猶別也。唐制中書舍人六表，草凡詔旨制敕，望書冊命。今之升授，皆待選奏。漢書起草，連書既下，則奉行。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

猶同秦，儻如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與街通天子草制，論奏上曰：杞已再更敕，高曰：敕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皆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如天下失望，何以杞爲？遭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宗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胡氏曰：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爲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乃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則可爾。

芑山氏曰：爭盧杞不可復用者非一人，而高與京之力爲多。制出而不執之不下，諫者却而不以死爭之，則帝意未可回。安知杞不復誤天下哉？

卓菴氏曰：杞不再相，所謂人定勝天者。漢成帝心古方略，卷之六，田忠貞堂

疑王氏親以史氏所言質之安昌侯張禹，使禹能爲袁高陳京，漢安有新莽之禍哉？故治亂雖云有數，而致天下之治亂者，則存乎其人而已。讀此慨然。

李必遣達奚抱暉

唐德宗貞元元年，陝虢都兵馬使達奚代王孫姓抱暉

輝，殺節度使張勣，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

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必曰：「若肅陝連衡，則

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

卿一往，以必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

軍送必之官，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

下，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

之人，不貴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

臣必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

遣小較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且令河東全軍

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

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寧

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性對曰：「它人必不能

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

它人猶猶豫，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必見

陝州進奉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

饑故，不授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

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

旌節矣。抱暉視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必具以語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

曰：「善。」必與馬燧俱辭行，加必陝虢觀察使，必出潼關，因

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必宿曲

沃，將佐不俟抱暉命，米迎，必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

五里，抱暉亦出謁，必稱其攝事，保完城，陝之功曰：「軍

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抱暉出而

喜，必既入城，視事，須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必曰：「易帥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之際，軍中煩言，乃其背理，必到自安，貼不願聞也。蘇

是及側皆自安，必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

宅，語之曰：「吾非愛爾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

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爾餘生，爾為齋服，幣祭

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抱暉

遂亡命，不知所之。

芒山氏曰：抱暉既殺節度張勣，宜繩之以法，必得

聽其亡命，不知所之，必逆度抱暉不能別生異

故，不加誅耳。不然，豈有縱逆叛於境外，養虎自

患哉。雖然。有過無大罪。疑惟輕。必安得速令抱。自擇安處。與無罪同邪。宋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惻然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厲衆。乃使人持去。皆而遣之。以新記奏。推真宗此舉與太宗縱囚一轍。視必縱抱。皆大同小異。皆不可爲恒法。

又曰。本朝于慎行云。此與李晟誅田希鑒同。二公以片語之威。戡定大難。易於反掌。是久爲大將。其兵威權力。希鑒所知。無足逃死。宜也。必以一使

古方略 卷之六

七 忠貞堂

之任。入不測之軍。斥逐驍將。如比小兒。不亦難哉。愚謂抱。果爲驍將。能保亡命之後。不更何憂。思逞乎。必安得復繫其手足乎。不可赦。則立置之死。可赦。則制之爲吾用。未有姑聽其擇。便自安者也。後世弗察。欲用此法。以禦姦雄。禍將有不可測者。于氏特未詳思之耳。

陸贄議罷討淮西

唐德宗貞元元年。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繼死。加馬燧兼侍中。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容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猶未泯。懷光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

古方略 卷之六

八 忠貞堂

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泉殞。業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師之忤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安。彼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未盡坦然。必當衆心而謀。傾耳而聽。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

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繼奉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鎮各司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從牢之類不此言逆其懷是亦可恃則是不須計賊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疑使收發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丁卯路謀 卷之六 九 忠貞堂

芑山氏曰不討希烈與不代楚琳節度同一機計非僅休兵息民恐激之為變耳未幾淮西將陳慆奇使醫毒殺希烈皆其家樂來降果不貽費所料何必更煩進討哉

李泌請勿害功臣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李泌同平章事李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國輔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也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

丁卯路謀 卷之六 十 忠貞堂

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間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及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荷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

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然。最疑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實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吏兵二部。奏選文武職官。舍人則有六押。舍人六員。佐宰相判。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古方各謀 卷之六 十一 忠貞堂
芑山氏曰。甚矣鄭侯之善補主過也。本不欲德宗

聽議說。告功臣姑婉其辭曰。雖陛下必不聽。今日對二人言。欲其不自疑耳。外雖求釋功臣之疑。而內實以消主心之忌。陽予人主以不聽讒之名。而陰奪其萬一害功臣之實。此其所以雖昏必悟。雖暴必容耳。後世人臣。從觸忌諱。自謂能面折廷諍。何。

李泌請復州縣官

唐德宗貞元三年。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肅宗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

古方各謀 卷之六 十二 忠貞堂

芑山氏曰。各官有職事而無勞績。徒竊祿尸位。皆謂之冗官。泌又當別有處分。德宗用宰相張延賞議。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將士。新除官千五百人。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是時但知省官。而不計應省與不應省。爲職事留餘地。泌之請復。非廣設冗員。求任事得人耳。

惟適氏曰。德宗時。王式討婁甫。以多兵減賊爲省費。泌以復官分職爲省官。皆因時損益。圖實效。而不受虛名。後世不知變計者反是。

李泌諫立舒王

唐僖宗貞元三年，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舒王，名王德宗，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之任名宜。奈何欲廢之而立任，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任？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

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請太子瑛兄弟殺之，古方略參之六，十四 忠貞堂

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諸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求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卿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責，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生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遲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

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願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晚卿意。太子遣入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古方略

卷之六

十五

忠貞堂

世山氏曰。泌之所以告德宗者。不專切之以理。而婉悟之以情。及其言感動其深。卒令天子使臣以侄爲嗣。未知得歆其祀。及有天下。猶陛下子孫等語。與狄仁傑未聞侄爲天子。附姑於廟之說大同小異。泌之爲是言也。其亦有所本與。○按建寧王肅宗之子名佚。李輔國譖之。賜死。黃臺瓜辭。見肅宗至德二載。承乾太宗太子名。後廢爲庶人。晉愍懷惠帝太子名通。賈后謀欲廢之。賜酒。通飲辭。遂以紙筆使書不軌之詞。后以語帝。免爲庶人。

後追諡愍懷。東甲如太子瑛。唐玄宗時。尉馬都尉楊洞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鐔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遂召宰相李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召廢爲庶人。事被害。天下冤之。楊素隋文帝時。謀廢太子廣。許敬宗唐高宗時。謀廢太子忠。

古方略

卷之六

十六

忠貞堂

許回紇和親

唐德宗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踐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獨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安南，南詔，本島，王，為諸其先，乘隙有六，自發六，調兵力，相持，則勝。為諸島所征，皆臣服之。開元時，有皮邏，開者，策拔為雲南王，賜名歸義，漢威始併五部，為一大食，大食之西，保界十餘，土多沙石，不堪耕種，食蛇馬等肉。天竺，南詔，之身，皆因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南，三萬餘里，乃為東南，西北，廿五天竺地，各數十百方。」

聖南王，唐貞元三年，天竺，南詔，安南，南詔，本島，王，為諸其先，乘隙有六，自發六，調兵力，相持，則勝。為諸島所征，皆臣服之。開元時，有皮邏，開者，策拔為雲南王，賜名歸義，漢威始併五部，為一大食，大食之西，保界十餘，土多沙石，不堪耕種，食蛇馬等肉。天竺，南詔，之身，皆因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南，三萬餘里，乃為東南，西北，廿五天竺地，各數十百方。

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輩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輩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涉失，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成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輩輩不得深處，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輩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肅宗至德二載，敗殺西京，肅平王與葉護水之，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

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為足乎？不屈已為足乎？」上謂李晟馬健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

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爲可惡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方旁警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

古方略

卷之六

十九

忠貞堂

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七年吐蕃附靈州回鶻擊敗之遣使獻俘

卓荖氏曰借回紇以開吐蕃卽武侯和吳圖鑑之術德宗用之而勝昭烈不用而敗事有理勢所當然而卒以懷諫取敗誰之過與雖然郭伋能行之于德宗而孔明不能得之于先帝不可謂非天也

陸贄奏令長官舉屬吏

唐德宗貞元八年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其各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請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異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

子謀

卷之六

二十

忠貞堂

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宜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塊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遂以騰口上頌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事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諸多事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卽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

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長庶長擇佐僚將得人無異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大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大稽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本朝于慎行曰則天法周繁密惟進退人才反覺疎濶一言合意立睹崇階片詞廷旨即被種夷誅

古方略 卷之六

賞則過當矣而操縱繇已詳略有法其發也機不可測其用也才無不盡實所謂得人以此耳然此惟英主能行之守成之材惟以任法為勝慎簡之方亦何可盡廢也

世山氏曰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此百世不易之論秦主堅嘗問王猛為治之本猛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人而國不治者也猛此論有裨銓政不當以人廢言

陸贄論選用

唐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不得敦實之士贄諫曰登進以恐庸愚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格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合繩墨而意裁曲直索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誤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街區別得宜付授賞罷及乎

古方略 卷之六

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孤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能則付任途淫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

世山氏曰王良造父皆善御使王良操左轡造父操右轡馬不能行一里共故也故人主用人必專任以責成功然贄所云令人成功非共之謂量材授事各專其任事治而功自立其所以合而有功

者。又在人主之權度適宜。成說無方。苟非先去猜忌。竟亦不能御之有道。功何繇成哉。
惟適氏曰。語云冠難至。覺者見盲者盲。而走一識道塗。二利走趨。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合才成功亦然。

古方略 卷之六

三三 忠貞堂

杜黃裳論治體

唐憲宗諱純初元和元年。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

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

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

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

還於任人。此堯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

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

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號。明

下方略。宋之六

帝自按行尚書事。明帝一日幸至尚書門。陳諸前議

耳。輪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何之。帝曰。欲推行文書

下所宜臨也。帝怒。因車。隋文帝衛士傳。輕。文帝

至日。晨未暇。大舍。皆無衛衛當時。取後世。所務非其

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

下欺其上。將以末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芑山氏曰。上疑其下。下益欺其上。何者。惟畏法懼

誅。往往飾功邀賞。擠過免罪。欲不欺不可得。雖人

臣苟且偷情。罪不容貸。亦朝廷苛察有以致之也。

故必人主推誠任人。舍短而錄所長。刑故而宥其

過使中外諸臣有竭忠效能之誠無趨利避害之習則功罪明而賞罰當天下未有不治者也雖然推誠自虛心納諫始

余垣
孫
余維樞
較正

五方各詳
卷之二
忠貞堂

古方略錄卷之七

明

婺源

全德齋

京州

張自應

李絳請實惠及民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官人敦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古方略

卷之七

忠貞堂

芑山氏曰元和初政清明南方旱饑既遣使賑恤至是又蠲租稅皆聖王父母斯民之意况善政不一而足邪然非賢宰執在事終無實惠及民欲致治而不慎擇相猶却步求前耳

裴垍議奪王承宗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與師討之以韋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元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乘其未定分之上以劉闢未平送客師道為副後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盡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抄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成

古方略

卷之七

忠貞堂

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

芑山氏曰知拭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不可將然卒將承璀者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耳况從史內實親趙外偽獻策其出兵邪洛請討承宗皆詐也起為將軍適墮其計憲宗何不悟至此

李絳議處分王承宗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
為成德後劉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
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謀成德為日已久一旦
割之恐其愛發怨望復為鄰道構扇萬一旅拒謂半
倍難處置不若使甲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
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
劉濟田季安之子皆弱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
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討之如何
古方略 卷之七 三 忠貞堂

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
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
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於恒
冀指王難致之策就申奏指吳元濟易成之謀脫
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衆勢可與師復以財
力不贖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
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來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
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
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
古方略 卷之七 四 忠貞堂

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吳劉開易于反掌故誦蹠之
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
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
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關李
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
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煙之恩不知若臣逆順之理
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
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
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

州昌朝王氏塔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
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裝執昌朝囚之上以裴
武為狀固又有諸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相家明旦
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隨李懷光軍中
守節不屈豈今日遽為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
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指
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
後來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
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貶武久處朝

廷諸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始
議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或曰。就時度勢。據地挾情。沮河北之謀。贊淮西之
策。如此處分。猶權衡之於鋒兩。確不可移。
卓菴氏曰。使弔祭使私諭承宗。畢竟非體。雖得二
州。徒示弱耳。何益於事。且終既欲舍。而就申
蔡。奈何先開之。曩也。昌朝之執。寧復有朝廷哉。則
皆令自表請別領德棣。有以激之也。此自李絳失
算。後儒不必附會。

李絳諫討魏博

唐憲宗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初。季安娶
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
田典是孫之子。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典數
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將
欲殺之。典佯爲風痺。炙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
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
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家。月餘而卒。召田
典爲步射都知兵馬使。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
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
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
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
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
重。衆聞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
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
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則誅又峻。故諸將互
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
之。若嘗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死命者。以臨之。則粗

龍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患大卒哉？彼自列將，魏倫主帥，鄰道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降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撥兵養成，嚴數諸道，還練士馬，以須後救。使賊中知之，不遑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緩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廷矣。威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綽綽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邊境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後，復有焚威聖聰

言方略

卷之十一

士

忠貞堂

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成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惟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怨，朝令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而拜，請爲晉後，與度不免。乃謂衆曰：爾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申請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將士則等十餘人，還懷諫於外。魏博監軍以狀聞，上急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而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諸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威戴之心，亦非今日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遣中使宣慰，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順，忠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議之。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且即降白

言方略

卷之十一

人

忠貞堂

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晉後。絳曰：與恭順如此，自非思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與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與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陷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朝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左右官以爲太多，後又此比，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

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救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本非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歡聲如雷。成德充鄴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編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

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正爲之。與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鄭蕃嘗遺遊客間說百方。與元和八年賜名弘正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芑山氏曰：李裴後先處分善矣。然當時長藩臣之橫，一恭順如田與，餌之以大恩，重之以宜慰，惟恐或後以失其心。如前驕子然，則是諸鎮足以制朝廷，而朝廷不能以攝諸鎮，國體凌夷，一至於此。迨穆宗御失其道，驕恣如故，惜哉。田與幼孤，其兄融長養而教之，與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杖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與能自全於猜忌之時，如室屋僭侈，皆避不居，用以自晦，融教之功也。

韓愈陳淮西利害

唐憲宗元和九年，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
襲自為留後，縱兵侵掠，及東徵，制削其官爵，督十
六道兵討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
李聽討元濟。至元和十年，諸軍討河西，久未有功。上
遣中丞裴度諸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
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光顏之弟、光顏之弟勇而
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言：「淮西
三小州，中州光州、州光州、州光州，殘敵困窮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
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四條陳用兵利害，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
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
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
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許安
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變，習於
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
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
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

十才略 卷之七

十一 忠貞堂

姓若勢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芑山氏曰：募用土人可也。悉罷諸道軍，得乎？宜就
諸道備其能滅賊者，而以許安唐汝壽諸州土兵參
用之。至念及士卒皆百姓，可謂仁人之言。
惟適氏曰：參用土兵，不無罷諸道軍法甚善。但近
日官軍每與土兵為仇，使並居行間，必將有陰阻
敗事者。土兵雖善，烏能自見其功哉？愚意土兵可
用者，宜專責之土兵，其諸道兵可滅賊者，唯如土
兵例，彼懼土兵成功，罪無所逃，則人人競勸，難不
品方略 卷之七

十一 忠貞堂

十一 忠貞堂

要目

可用而為可用，豈不難哉？

裴度議討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年李師道遣客射殺武元衡擊裴度傷首或請罷度以安恒鄆恒鄆二鎮名恒謂王承宗鄆謂李師道上怒曰若罷度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同平章事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

古方略 卷之七 十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專任裴度故卒能成功初德宗猜忌朝

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是時悉以兵事委度度一至行營即奏罷諸道監軍以兵協將此又度之所以能用衆耳不然如鄴城之圍以魚朝恩監軍成德之討以吐突承璀爲制武夫力而闕于原中使頓而掣於幕末有不敗者也

張弘靖請併力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涪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范氏曰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其後卒合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得之於裴度失之於弘靖特未之恩耳

古方略 卷之七 十四 忠貞堂
芑山氏曰是時韋貫之所見與弘靖同貫之屢請

先討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建中時李希烈及齊而蔡勣趙希範之卒皆殺之韋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速成故也上不聽恩按貫之之說較弘靖尤詳而憲宗卒不悟自是而後李逢吉及朝士謂宜併力先取淮西乃始罷河北行營然歷二年之間其屈力殫貨餽兵挫銳固已甚矣謀不可忽如此

崔羣論理亂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湜深恨之

芭山氏曰羣雖就玄宗任林甫諷刺皇甫似有激
古方略 卷之七 卜元 忠貞堂

而言其實治亂繫政府。在朝廷慎擇相而已。

裴度請黜侯侗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是有寵橫無忌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盡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盜之狀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東。臣作虜挽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閼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閼患大。小者臣與諸

武臣中外人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遺棄臣抑抑之事不少臣素與侯侗無讐正以臣前請求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懼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由加阻礙遲遲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

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逆賊縱平無益陛下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為弓箭庫使穢為工部侍郎穢雖解翰林恩遇如故芑山氏曰穆宗昏庸姦諂在側度欲治其末先端其本此相道之正也然穆宗不悟迄無成功至元稹結閣宦求宰相廉恥蕩盡為士類所笑復沮抑

古方略

卷之七

十七 忠貞堂

晉公適自形其陋耳。

白居易議兵簡

唐穆宗長慶二年幽州兵陷弓高弓高漢縣屬唐為景州治所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誘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遂內之賊眾隨之遂陷弓高又聞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鎮名在深州靜安縣饑窮日急蓋繇節將大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通和顧望又朝廷賞罰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則者不開得

古方略

卷之七

十八 忠貞堂

先頗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連進聞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賊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盡兵多不精豈虛

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泉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飲如此。雖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兵驕將富。其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又宜早令罷單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口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勢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古方略 卷之七

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洪軍。自當欲

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慈察而念之。疏奏不省。芑山氏曰。去冗兵罷監軍。減用度。皆切實可行。先夾攻而後招諭。尤足明後世專言撫者之陋。

韋處厚論御相

長慶四年。穆宗崩。敬宗初即位。加裴度同平章事。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數宰相非才。使凶賊銀鬚。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勛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嚴席。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哀朝算。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齒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

古方略 卷之七

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蒼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或曰。敬宗用處厚言。加裴度同平章事。此用人聽言之大者。宜宋儒胡氏稱其在位日淺。善政十餘。優於德宗。信卿肥羖小。穆宗長甫易月。與劉克明

蘇佐明等。同宮爲戲。以擊毬。始亦以擊毬終。中和殿之幸。絃端見矣。立候逾年哉。

芑山氏曰。處厚論御相。意在有功則賞。有過則黜。惜其說尚未盡善。愚謂委任親禮之先。宜稍加者。慎使所任皆賢。不至誤國。然後可以無弊。藉今初不辨賢否。而徒親信之。及無功。然後黜之。恐旅進旅退。卒不得一賢相之用。天下視政府。譬鄰人過書耳。抑何益哉。

古方略

卷之七

壬子 忠貞堂

余 垣

孫 較正

余 維樞

古方略 卷之七終

古方略謀卷之八

明 袁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劉賁極言闕禍

唐文宗穆宗第二子諱昂初名涵即位更之大和二年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賁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閣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

古方略

卷之八

一 忠貞堂

人遠刀鋸之賊親骨鯁之血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最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傳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繇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

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典謨克承玉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

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爲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賁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邵杜牧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物論置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乃上疏曰賁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

古方略

卷之八

二 忠貞堂

賁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遠絕況臣所對不及賁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不報賁終是不得仕於朝終于使府御史

芑山氏曰主司不錄劉賁已屬無具至不報李邵疏則政府與有責矣雖責力詆宦寺舉隆宰相裴度處厚拒之不敢當然賁所言但欲復掃除舊職頗異訓注之謀事必可行何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李德裕據維州

唐文宗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餘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別道治之，無不堅利。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使生羌三千燒十

古方略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三橋，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

酷。德裕繇是怨僧孺益深。

或曰：一維州之降，牛李是非紛紛。司馬先是僧孺而胡寅又復非之。按維州唐故地，代宗廣德元年陷吐蕃。韋皋屢攻不獲，幸而來歸，撫而有之可也。固非其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必欲深拒弗納，使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僧孺以私憾德裕，違其所奏，此識者所以深議之也。

芑山氏曰：大和六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索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

古方略 卷之八

四 忠貞堂

上亦悔之。且咎僧孺失策。武宗會昌三年，德裕又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懼，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置

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封臣。無不頂涕。蕃帥卽以此人戮于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餘此觀之。牛李之公私得失判然矣。僧孺位居承弼。懷虛杞之不忠。託荀吳之小信。至以失策爲踐言所嗤。後世雖納德裕附僧孺。豈卒無定論哉。

惟適氏曰。百官皆請如德裕策。而一牛僧孺足以古方略詳卷之八

奪之。此雖文宗之闇。亦蘇公卿大臣阿僧孺者衆。爲害匪細。後文宗雖皆削奪失策。惟何及哉。

李德裕請辨邪正

唐武宗諱炎。初名瀼。第五子。初卽位。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初上之立。諱爽。初名澹。第五子。以李位殺任非宰相意。故楊嗣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緣執心不定。故古方略詳卷之八

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李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當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故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

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方焉

芑山氏曰辨正邪辨疑間為致治之要然非人至講學明理則表邪何間而入卒致大成而不自悟故曰君德成就責經筵

卓菴氏曰辨邪正為致理之要當矣然欽義知樞

古方略 卷之八

上 忠貞堂

密文悅贈以珍玩果盡正乎以此益信言之非難

李德裕議擊回鶻

唐武宗會昌二年嗛沒斯汗見弟之官以赤心人名

相禁點難知先告天德軍使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亦回鶻相名類義收東東走田牟秦

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李德裕

秦田牟殊不知兵戎秋長於野戰短于攻城半但應

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

虛何以自固望急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

天德以來羌渾渾胡是反渾羌三苗羌能知覺項之

古方略 卷之八

忠貞堂

回鶻皆逆吐蕃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害農牧今自復

降者給糧轉致大原不可留於天德嗛沒斯情偽難

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欽

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

順非欽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

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嗛沒斯帥其眾來

降

芑山氏曰觀德裕區畫有折衝樽俎之勢

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早從東都療之候稍瘳別有任使仍遣換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

名二州事謀于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

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謀官

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

三鎮不同三鎮成德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

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

常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

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襲歸東都

古方略

卷之八

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

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勸朝廷今番死之役以

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

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

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

鎮魏二軍名鎮謂成德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

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

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特加兵

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

委兩鎮之兼今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

曰吾與德裕同之遂決意討稹上命德裕草詔賜成

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

一鎮與朔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

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

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薛士幹入境俱

不問從諫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

古方略

卷之八

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先是河

不受更代授以子弟傳見監軍言之崔七康儒怯不

敢違于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

牙門稹亦不受敕命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

襲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從之令以書諭稹稹不

從責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淮西將董

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繇重質以爲繇朝廷

徵兵大難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

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

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之事方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實泗州名督手令其守陞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畔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近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變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傑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固取之固難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抱

古方略

卷之人

十三 忠貞堂

真能窘田悅走諸道嘗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鄂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累稔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望天井關名在潯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搗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巢穴矣時德裕

制置海潯亦頗采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急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殺死耳非素心殉國也賴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賴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賁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奏以爲湖州刺史制削奪使諫及韓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

古方略

卷之人

十四 忠貞堂

必先有甲祭使冊贈使宜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嘗及半歲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卽下詔討之元逵卽日出師屯趙州
芑山氏曰方劉稹將薛茂卿放河陽科斗寨議者以爲海潯必不可取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恒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武宗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珣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經是觀之謀之者諸臣也用諸臣之謀者朝廷也後世論海潯功雖稱文饒尤歸美武宗云

諸道合兵討劉稹

唐武宗會昌三年，詔諸道發兵討劉稹。王元逵前鋒人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尤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整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王元逵河東劉未能運軍，賊屢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襲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矣。德裕

古方略

卷之八

十五 忠貞堂

又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急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卒。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嘗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斯為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所供饋餉而已。又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雖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險為賊破。五

秦上得捷書甚喜。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整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石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致死。

芑山氏曰：不制御諸道，必無以討稹。德裕所以操縱元逵弘敬諸人，獨六轡在手，諸道皆未之知也。

古方略

卷之八

十六 忠貞堂

切責諸鎮平澤潞

唐武宗會昌三年，用李德裕策，討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之子劉橫。自為節度使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入世孫宣慰河北三鎮。今幽州承秋早平回，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于上曰：臣見曩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惜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生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諸道諸軍詔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古方略卷之八 忠貞堂

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于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誅賊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侯至軍中，令代之，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元逵破昭義兵，奏拔宣務柵擊橫，敗之。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功以激厲之。芑山氏曰：非惟使三鎮不從逆，且收為臂指之用。無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耳。

李德裕平澤潞

唐武宗會昌三年，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頒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四年，昭義將高文端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洛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皆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塞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于外，以捍賊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行營兵馬使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積數詠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穰，事成即除它鎮，仍厚有賜予，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賊中好為偷兵，衙潛抽諸虛兵聚于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至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

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
謀者詞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
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守
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空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
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邢州將裴問問與見
積背稅商人衆心離怨乃殺稅商軍將請降于招討
使王元逵洛州守將王釗礪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
降于何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
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于今
才略謀卷之八十九 忠貞堂
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
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上從之
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殺鎮魏其族兩首遣使奉
表降于攻討使王宰宰以狀聞上口郭誼宜如何處
之德裕曰劉稹驍獍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至
及勢孤力屈又責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
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
盡執誼等送京師斬之加賞諸道將士昭義遂平
芒山氏曰李丕首降雖非出于至誠然其後不聞

有他變以誤官軍實丕示勸固未爲失策嗣是而
高文端裴問王釗安玉相繼歸順拔賊根本卒平
澤潞則德裕後先籌畫自不可捨耳
惟適氏曰宋司馬光謂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
在昭義與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彼兒之手耳始
則動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死有餘罪然憲宗用
之于前武宗誅之于後臣愚以爲皆失之實蓋非
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如誼等免
死流之遠方殺而不還可矣殺之非也愚按陳水
古方略謀卷之八二十 忠貞堂
深非文饒之處分郭誼其論非不正然以當日事
機言之不斬誼則踵誼故智者懷僥倖苟免之意
諸鎮紛紛多事矣況非三州降唐誼計未必出此
視它委心歸順又別德裕特誅叛耳豈得謂之殺
降哉
卓峯氏曰德裕平澤潞要害只在先收鎮魏不爲
稹用以後便如破竹所謂振裘挈領者惟適云誅
叛非殺降深得春秋誅意之法溫公見不及此何
歟

令狐綯議誅宦官

唐宣宗

諱忱初名怡

大中八年以高少遷為陝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口血少還以聞上責

敕使滿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渙屏左右問

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

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

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即謂注不若就其

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

自本朝以下皆感恩懷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

言方略

卷之八

三

唐宣宗

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

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

繇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芑山氏曰令狐之言是處置宦官第一策情以草

奏備事章奏非獨不可令內臣窺見併不宜令內

臣典閣宋嘉祐間司馬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

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

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機事非便仁宗詔自今

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

悉屏之按司馬光深慮內臣漏泄故為是言然自

此言一出內臣鮮有不惡光者如本朝太祖與

恭元龍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板問答其

密左右皆不知盡必如是而後無漏耳不然凡見

諸章奏語言雖密亦不密矣

言方略

卷之八

三

唐宣宗

高駢平南蠻

唐懿宗

宣宗長子諱漼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夏

侯夜薦駢

騎衛將軍高駢

駢崇文之孫

詔以駢爲嶺南

西道節度使

初駢治兵于海門監軍李維周惡駢欲

去之

屢起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

應援

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峰州蠻衆

近五萬

獲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獲以食軍維周

奏駢玩軍不進

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時駢圍

交趾十餘日

蠻圍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驛已與

古方略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維周將大軍入海門駢即以軍事授章仲宰與麾下

百餘人北歸

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較會

衆入告交趾之捷

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游船云

新經略使

王晏

與監軍

李維周

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

表留我乃匿於島間

維周過即馳請京師上得奏大

喜即加駢簡較工部尚書

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

王晏權聞駢動

稟維周之命維周以食諸將不爲用

遂解重圍

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

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

朱道古南詔道

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

歸附者萬七千人詔安南邕州西州諸軍各保疆域

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

問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高駢爲靜海軍節度使自李

承俊覆安南爲安南忠昭將十年至是始平

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錄泰以來未有得

志于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民從征役皆知必

死如往棄市故明皇之末南詔威強至于憲宗陷

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屢勦起于

古方略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桂林之成黃巢本于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官者盡

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唐因以

亡蠻夷非能亡中國而中國之亡蠻夷當爲之資

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動遠而忘近恐征伐

不息變生于內而搖其本也

芑山氏曰李維周惡高駢匿駢捷奏幾墮成功從

來監軍之害如此非交馳請京師駢惟北歸耳南

詔安得平哉

用張玄稔策平徐州

唐懿宗咸通九年桂州戍卒作亂推糧判官龐助
爲主北還陷宿徐滁和州攻泗州杜愔辛黨等禦之
不克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助遣將劉行拔昭義
及屯濠州
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
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
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堅其三面而
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助遣兵進助行
及守濠州也兵北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平其
古方略 卷之八

案曹翔之退屯兗州也舊徐州卒四千人戍魯橋辛
擅還翔曰以龍助作亂故討之今徐卒不從約束勒
兵迎之聞于兗州城外將違命者二十人悉誅之朝
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朱威爲徐州西北而招討使
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唐承訓克
臨漢殺獲萬人遂拔襄城舊武小雕等寨曹翔拔勝
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率逃匿保據山林有
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助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
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賊莫敢近唐承訓遣人招

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沛縣守將李直前彭城
彭城計事裨將朱攻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
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助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
千人攻陳全裕朱攻皆不克而還唐承訓乘勝長驅
連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助憂恐不知所爲但禱
神飯僧而已初助怒梁玉專殺姚周使徐州舊將張
玄稔代之治州事宿州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
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于城外環水自固承訓
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助曰今國兵盡在城
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不意掠宋毫之郊彼必
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
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攻擊豐破之乘勝攻
徐城下邳皆拔之助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
使龐舉直許佶等守徐州引兵而西承訓焚外寨張
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
于城下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于賊心嘗
憂憤時將所部兵守于城夜召所親數千人謀歸國
因遺腹心張泉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來降至

日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張循等飲酒于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勦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麗助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循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開門出降玄稔州承訓慰勞玄稔即宜教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遣之玄稔復入言方畧

卷之二

忠貞堂

城幕發平安火如嘗明日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覃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麗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守城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于是守城者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春中開門納官軍麗舉直許信帥其黨保子城日其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信首餘黨多赴水

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麗助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助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助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服飲食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助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屍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古方畧

卷之二

忠貞堂

芑山氏曰自玄稔謀歸國舉衆來降承訓始得用其策以平麗助及徐州既平功賞以玄稔爲首而承訓諸人次之蓋欲脅從者皆知反正非後先倒置也

馮行襲擊孫喜

唐僖宗諱儇初封晉王名儇中和四年賊帥孫喜聚衆千人謀

攻均州刺史呂燁不知所爲都將馮行襲均州伏兵

江南自乘小舟逆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

公從卒太多州人懼于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

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導告諭州人無

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渡江軍吏逆調伏兵發

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

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州西

古方略卷之二

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行襲

討誅之蜀道以通

芑山氏曰昔項羽既敗欲東渡烏江亭長橫船待

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

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辭乃自刎而死按羽之辭

非其情也恐入舟就擒耳先是羽渡淮至陰陵迷

失道問一田父田父指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

將灌嬰追及之田父亭長安知非漢所伏以制羽

者羽懸陷澤之危疑機舟者之復始已故寧自刎

不東渡此羽之智也今行襲先伏兵江南自乘小

舟逆喜給喜耳而喜獨信以爲然喜豈非貪而愚

者哉使喜與羽等見不爲詐謀所紿愚恐行襲之

計之不果行也

卓菴氏曰時刺史不知所爲行襲知給喜耳豈慮

其從與否哉不幸而不從喜亦必疑其有備而不

敢前尚可徐爲之計耳故爲行襲計者宜如此也

若慮其不從而不行則惟有束手待斃而已又奚

益哉

余維標

余坦

較正

古方略

謀卷之八終

古方略謀卷之九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宋太祖計下太原

乾德二年趙普既相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朝退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共於普堂中設重榻地生煤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膳不能安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邪願圖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北漢主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制平諸國諸國周王延福南漢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本朝陳仁錫曰輕視太原宋卒見逼于北虜仍人不無遺憾

選諸州軍入衛

宋太祖乾德三年自澤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詔徵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芑山氏曰建隆三年太祖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吾欲息兵為國家久長計其道何如普曰此無它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乾德元年又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疆域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服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宰相者不下數十人太祖用普謀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亡職皆以文臣代之又置諸州通判

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乾德三年又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贖五代藩鎮益強軍令部曲主場務厚飲以入已而輸貢有數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管書金穀之籍自是財

利盡歸于上矣茲此觀之太祖當日所制崇藩鎮非止選兵入衛一端然藩鎮之害除而宋之弱實因于此所謂有治法無治人也卓菴氏曰法立弊生終是後人奉行之過宋祖起五季之後計不得不出此使逆應後世將分兵弱一遵五代之制則唐時諸鎮非不強天寶貞元之間國勢又何如哉論者以靖康之禍謂太祖過制藩鎮所致愚不敢以為然

樊若水議取江南

宋太祖開寶七年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彬等敗江南軍于采石擒兵馬部署楊汝都監孫震等千人獲馬三百匹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網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請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遣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高品石全振往荊州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組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

郝守漣等率丁匠營之議者謂江濶水深自古未有作浮梁濟者帝不聽惟若水為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積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若水將皆沒至兵者多新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李煜初聞宋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戰船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宋師將渡江煜以節度使同平章事鄧彥華督水軍萬人虞侯

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率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率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芑山氏曰江南有一樊若水而不能用若水既訕汴上書陳江南可取狀而煜備信張洎謂長江無爲梁之事豈知若水先是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蚤爲渡江計哉宜煜之速亡也

古方略 卷之七

五

張齊賢議取燕剋

宋太宗與國五年契丹主賢入寇開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以秦王廷美留守東京帝自將禦契丹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軍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

古方略 卷之七

六

忠貞堂

史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于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慮憲所代四州名未有軍器入寇則田牧頓失投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門隅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然戎狄亦多邊吏投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

使峻壁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聲運減，聲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穀積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競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在乎安民而利之爾。

古方略 卷之九

上 忠貞堂

民既安利，則遠人欲往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處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至于生民侵者，見之如不及，聞之如不聞，欲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其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事者，重寘之法，使天下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

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于戎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非可高枕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惟適氏曰：齊賢得禦狄長策，但宋之失算，在不取幽州，使北鄙失險，契丹生強，國祚終于滅絕也。議者惜之。

古方略 卷之九

八 忠貞堂

田錫應詔直言

宋太宗雍熙元年，羣臣請封禪，許之。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拾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惜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古方略 卷之九 九 忠貞堂

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當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詭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倘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芑山氏曰：錫所上疏，皆足補主闕，至論聽言任相，尤確切可行。後世大臣不致至教時是急，徒空言相欺，甘為衆人，以取輕于朝廷者，何踵相繼哉。

李維清諫募兵

宋太宗雍熙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聞知戰鬪，或處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還河北，而諸路悉罷。芑山氏曰：募兵之使既遣，河南北四十餘郡必有廢農事而為賊盜者，得不償失。昔所謂自伐者也，非維清等力爭，悉罷諸路，亂安所底哉。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錢若水議安邊

宋眞宗咸平二年，契丹王隆緒大舉入寇，都部署康保裔與戰於瀛州，兵盡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爲東京留守，駕發京師，次陳橋，駐蹕瀛州，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議部分。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瀛州父老錦袍茶帛，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祖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定領雄師，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新潛以制，然後權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恩道，抑亦來歲不敢犯邊，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變轍還京，天威懾於四海，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初，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

權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新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敗果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此亦不可謂奇策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安，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徽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濟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並避海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簡之名，不加行營都署之號，率皆十餘年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置，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鄙，罷都署之號，使不視統轄，置巡簡之名，俾通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芑山氏曰：久任邊臣，則悉知邊事，此策甚善。然非慎擇名臣，雖久任不能成功，則前此備養邊材尤

至是時監察御史王濟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當有可采。或更補若水所未盡。而續綱目皆削不載。非也。

惟適氏曰。錢若水頗知邊計。然愚嘗攷若水生平進退大節。猶多足稱者。太宗嘗謂若水曰。士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足以爲榮。安得不竭誠報國。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已而執政劉昌言罷。太宗問趙

古方略

卷之九

十三 忠貞堂

鎔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兼節高邁。能全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卽以母老請罷。愚謂宋大臣如若水。真百世師也。後世輔臣。誠有如太宗所云寂寞涕泣者。謂非若水之罪人哉。

張齊賢行邊

宋眞宗咸平四年。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時趙保吉保吉。遼河南地二十年。保吉死。子德明立。雖入貢。而抄劫愈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卒流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

古方略

卷之九

十四

忠貞堂

也。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壁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其不便也。證其奏。

或曰。富弼言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蓋不諸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同。戰則多敗。其數難免。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眞宗寢齊賢奏。得守邊之策矣。按弼此論甚確。後世欲以江南

兵取勝。北方皆不可行。惟隆慶初年。戚繼光議調浙江屯戍。勦門稍有成效。其後西夏有難。則調南兵而西。海東有難。則調南兵而東。至於閩廣川蜀。關萬壘。以救制林之急。而三河壯士。六郡良家。流陽之突騎。繼之以遊俠。皆若水偶東。勢不可投之一試者。此何說也。夫秦晉燕齊之間。古所謂天下勁兵。百戰用武之地。而西夏遠左。皆在指顧間。顧舍近而求遠。置強而取脆。豈長計哉。

只準請帝親征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涇州。遣書告急。一夕五至。冠準不餐。飲笑自如。帝聞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行。涇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古方略 卷之九 不知者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爇。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為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孰可為守。準薦王欽若。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

日泰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鸞懼不敢辭。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者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契丹圍澶州。李繼隆^{處耘}之子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捷覽謀以通明襲塞。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契丹將蕭撻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守牀子弩。弩械機發。射殺之。捷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旣死。虜大挫衄。

芑山氏曰。非決計請帝親征。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後見。至薦欽若判天雄。與唐裴度討蔡。罷令狐

古方略

卷之九

十七 忠貞堂

楚同此旨。禦變機略。欽若雖多智。不能不在罕術中。蓋發于卒而不及覺耳。繼隆御下頗嚴。尤尊禮儒士。太宗每征行。必委以機要。此必深悉兵法者。方契丹圍澶州。非繼隆大挫虜氣。則澶州必陷。澶州陷。則帝意中沮。士卒離散。雖百冠軍。安能決策渡河哉。然則契丹請盟之志。已萌於捷覽戰死之時矣。

韓范議攻守

宋仁宗慶曆元年。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晃宗慤。卽陝西間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徵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鄆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鄆延密邇夏。西羌必繇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計臣謂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愈困絕。臣恐假兵無期矣。乞留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鄆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皆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卽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賊虜。若鄆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妄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鄆延進兵。同入。帝以表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闕之必無銳志臣以賊
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
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大軍併出鼓行
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
賊大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
有臣恐邊陲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感師老思歸賊
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
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元吳遣高延德還延州與
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吳其略曰仲淹料大

古方略

卷之九

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
驅而來所脅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漠地二年于
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
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
間者之說無乃異乎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
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後鄭固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
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
各思奮力救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

討司親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
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
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
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寧
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
非辜之訓風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
何刀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
于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
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魂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
古方略

卷之九

子

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番漢之
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韓
公嘗謀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
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
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
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
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
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逮天下之
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

修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同意中朝。則大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宗族之古方略。卷之九

至忠貞堂

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馳羊之產。金銀綉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東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維翰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

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搽龍川。遇銀戎西路。巡簡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索。馳伴北。桑維翰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俾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絳川。相距五里。鈞明合兵川口。必使夏人及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餉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

至忠貞堂

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俾循好水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俾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藥謹密。中有動躍聲。疑其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餉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俾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與欲掠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龜老旗。俾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整相覆壓。俾盡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

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勳。福自虎視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捍四寸鐵筒。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樟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死卒騎兵二千。珪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募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吳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其敗。

古方略 卷之九

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爾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爾死矣。爾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恸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盡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肝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遺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備奪二官。償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緣參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官尹洙以傳文吏

無軍資。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爲作備忠辨証二篇。

芑山氏曰。制勝之術。攻守互用。或寓戰於守。或因守爲戰。專言招納。與專言進討。皆非。仲淹謹守觀變。最持重。有見。琦但當進一籌曰。賊頗輕我。我雖重兵守界。宜伺間出奇擊之。毋專示弱。貽邊境憂。果爾。則韓范謀合。而元吳計窮矣。琦不出此。縣以仲淹爲失策。毅然謂大軍併出。元吳必破。任福等曲承琦意。輒趨利邀功。陷賊伏中。以迄於敗。向令

古方略 卷之九

琦不銳意進討。福等亦何至輕兵深入。立取敗亡。如此之甚。福死不足惜。安得遽謂琦無罪邪。且琦之戒福等。言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竊此而觀。則是琦未嘗不竊慮元吳之不易破。視琦先是所奏謂破之必矣者。曰。相子盾邪。又安得謂一進討便欲破賊邪。夫不計元吳非義。討元吳而計不萬全。非智。琦此舉不能無過。而後之論者。獨歸咎於范。非也。古今有事異而敗同者。如永樂間洪國公丘福之敗于北虜。與任福之敗于西范。

其爲謀誤一也。方丘福率師征本雅失里。上諭

福曰。爾出開平而北。卽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

夜嚴斥望。卽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卽止

毋爲虜所絀。福出塞。先至臚胸河。遇虜游兵。擊敗

之。遂乘勝渡河。獲虜尙書一人。問可汗安在。尙書

言可汗聞大軍至。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

可疾馳擊擒此虜矣。時大軍未集。請將皆曰。恐虜

誘我。不可信。福不從。令虜尙書爲鄉導。徑薄虜營。

虜佯敗。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輕

古方略 卷之九

信諜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徇我也。將退欲乘

我。進且覆我。將軍獨不念行時。上勅諄戒乎。計

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

然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待我軍畢至。併力

擊之。卽不然。得全師而還足矣。福又不聽。馳馬揮

士卒直前。虜衆奄至。福等爲虜所執。俱死之。五將

軍之師皆敗沒。任丘事異敗同。蓋如此。要之輕信

諜言。孤軍深入。皆始于貪利邀功。如是而不挫敗

者。未之有也。後世宜以任丘二將爲戒。

賈昌朝論取將

宋仁宗慶曆二年。議者欲以金縢喚契丹。使攻元昊。

命御史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

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

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擢將

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

敗。此削方鎮大過之弊。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卽

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

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

古方略 卷之九

易刺史。以上宜懷所受。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

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

之道。帝嘉納之。

芑山氏曰。戒更易。去疑貳。此明主任人責成之道。

但須慎擇之于始耳。其始不擇。則賢否雜進。守臣

刺史將帥皆不得人。雖欲久任以責成效。豈可得

哉。

張方平言時政闕失

宋仁宗慶曆八年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令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欲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細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郵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

甘芳略

卷之九

五

忠貞堂

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隱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今天下不事而趨此歟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妨且因循求免訪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

錄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選用臣寮取其神補多者爲選首虞使親待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芑山氏曰筆札坐對可謂孜孜求治然條對終有未盡其若令諸臣隨事進規一言少裨時政即虛心開納推誠舉行尤不失古明王改過不吝之意後世徒求言而不能行知其失而不速改皆具文亡實耳

古方略

卷之九

五

忠貞堂

或曰天章召對至今以爲美談愚竊謂非體也三公之列坐而論道出入起居何時不可進言乃給筆札使之條對如廷英策試非待大臣之禮矣首相陳執中固辭不對參政宋庠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二人可謂知體宋史直以執中不學少文爲其不能面對是嬰兒之見也後世朝廷非不召對羣

臣非不條奏。卒無關大計。甚者君怒臣訐。彼予此看。非禁舍道旁。卽塵飯塗羹。雖面對合謀。曾何毫髮補國事哉。

古方略

卷之九

三十九 忠貞堂

狄青奏罷交趾助兵

宋仁宗皇祐四年。詔鄜延環慶涇原諸路。擇番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儼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變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

本朝于慎行曰。以荏爾之寇。假手于夷。縱無它心。視中國體勢何如。安知交趾之不爲智高也。然此

古方略

卷之九

三十九 忠貞堂

猶在兩界之間。勢有可假耳。然于其間。煙波萬里之外。以平島中之冠。于臂指之間。此必中國空無人而後可。令青見之。爲絕倒矣。

芑山氏曰。智高素惡交趾。先是嘗乘間襲掠安德州。僭稱南天國。交趾請助討智高。非其本心。欲假我以雪私忿耳。狄青可謂長慮却顧。觀此益見漢以劉濞伐西樹幾能。唐借回紇爲勦討安祿山。及政和中結女真夾攻遼之誤。靖欲以便宜許之。豈深斯利害者哉。

司馬光諫刺義勇

宋英宗治平九年，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磨養至薄。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磨不能復，因循至五代，磨募長征之兵，故因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好妻子之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

古方略

卷之九

三

李綱

朝廷揀放，於今有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親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令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鼎詐冠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

緩急。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蓋于沿邊戍守，當是時，閭里之閒，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軍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

古方略

卷之九

三

李綱

秋，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惟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于科調，比于景德以前，民減耗三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從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

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詠祚方祭誓使驛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遇十日彼將知其詐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了了

卷之九

三

凍水議可從

或曰初琦嘗言養兵雖非古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調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爲兵民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于琦雖光六疏極言其非便琦終不聽又何與前言相反也

世山氏曰五代朱全忠劉仁恭皆令諸軍文面以

識軍號其爲政最酷宋革其弊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諸路有事即以征討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廂兵即諸州鎮兵太祖選州兵勇壯者送京師餘皆留本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士民圖練者曰鄉兵如河東陝西弓箭手是也諸部內屬者曰蕃兵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是也兵符出于密院兵衆統于三衙宋初兵制

古方略

卷之九

三

未嘗不迫其後或刺義勇或募強壯州縣有養兵之費而士卒無樂侮之實視古軍政何如哉

余坦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九終

古方略謀卷之十

明

葵源 余應龍
袁州 張自新

韓琦議存絳州

宋治平四年，神宗初即位，青澗守將韓琦奏虜夏監軍鬼名山，迭復絳州，鬼名山部落在故絳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琦，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賜以金玉，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諜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說言以衆未

古方略謀卷之十

一 忠貞堂

降情偽未可知，戒諜無妄動，諜持之力，詔諜召諜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說不協，力從之，秦鳳諜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諜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據其地，夏人來爭，諜擊敗之，詎初勦諜擅與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使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諜既受鬼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諜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警復起，朝議以諜生

事，欲棄絛諜，陝西宣撫王管機宜文字趙高言虜

既殺王官，而又棄絛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衆族未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絛以張兵勢，視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安作基風，願召三府至決之，琦陛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勦臣如陶者，則臣亦族矣，帝

古方略謀

卷之十

二 忠貞堂

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絛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絛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絛州，時言者文論諜乃下吏，貶諜四官，安置隨州。

或曰：諜安開邊釁，不爲無罪，但絛州宋故地，固義所當復者，諜誘棄絛，視唐人維州之議何異？琦排衆論而卒存之，與趙高論合，然琦初言絛不當取，何也。

富弼生論治道

宋神宗熙寧元年以富弼同平章事弼求此始王安石參知政

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

進且命毋拜坐論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

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

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

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

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乃退

欲以集禧觀使留之乃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

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

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此言非災天數非關人

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

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不

速故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八

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添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

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

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陛下也

卷之十

三 忠貞堂

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
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後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
任邪經術不可任邪更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
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帝不
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

惟適氏曰唐德宗欲再相盧杞賴袁高陳京力爭

而止安石初入朝人人爭言其不可任而神宗不

少動者杞惡已彰而安石之禍未著也雖然天下

事不慎之于始徒爲小人所用迨其敗壞而後

之亦何及哉況太后流涕爲神宗言安石亂天下

帝始疑之罷安石知江寧府未幾再相恥過作非

是又在德宗下矣

卷之十

四 忠貞堂

滕甫論勿黨

宋神宗熙寧二年。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偕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勿黨汙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謙隱。王安石

古方略

卷之十

五

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明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芑山氏曰。安石銳志更變。獨舉新法。豈惟極力排甫。諸議論不合者。能一日容于朝哉。宋自此紛紛多事矣。

范純仁條陳治亂

宋神宗熙寧二年。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備。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免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

古方略

卷之十

六

敢怒者是也。帝曰。卿等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食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拮克生靈。飲惡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趨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廷臣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將何所

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
急求稍獎不可煩苛欲事功急就必為後患所乘
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晉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
未幾罷諫職堅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
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說諫官切
諫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
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
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
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和州

古方略

卷之十

七

忠貞堂

芑山氏曰言者皆以不阿新法得罪如滕甫鄭鼎
拱辰公輔呂誨諸人或罷出或去官識者皆惜之
純仁請還言官蓋公憤不能釋非黨甫等而排安
石也

司馬光論變法

小人有言

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
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使王安石負勝于
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懷惠卿為之謀至而安
石力行之故天下共指為姦邪近者進懼不次犬不
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
誠文學明辯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
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
之士指呂惠卿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

古方略

卷之十

八

忠貞堂

賈公白告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前曹
參代賈仁帝曰漢嘗守舊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
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
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
孝宣政漢業遂衰錄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
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果魏
是也有五年一變者經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
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
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冠特則誅之不自變

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開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制。苟用制。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誑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咸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

古方略

卷之十

九 忠貞堂

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洵。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政曰。神宗。肅主耳。使稍辨可否。觀惠卿辭塞。以他

語誑光。便知惠卿之姦邪。光之正直。光言可從。而

惠卿附和安石。無足聽也。如神宗買買不悟何。

昔山氏曰。帝言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則言臣

陝西人。見其病。不見其利。只此二語。知神宗所聞

不確。而光所目見者。可痛之甚。則青苗之法之害

民可知也。光之善諫如此。

惟通氏曰。以治天下譬如居室。此論殊未切。居室

敝。尚可脩。天下敝。必至于壞。古人所以有履霜堅

古方略

卷之十

十 忠貞堂

冰。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說。若待其已敝而脩之。

天下事尚忍言哉。溫公特爲神宗輕變先法者言。

以爲定論非也。○安石稱宋。呂惠卿爲之首。使人

人持論如蒲堯詰公。雖百安石。其何以行之哉。此

春秋誅罪。必先絕其黨。

司馬光請罷條例

宋神宗熙寧三年，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與安石厚，所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剛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真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耳。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一 嘉祐堂

不可言者。會安石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諭。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部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繇門下。鎮奏曰：「鎮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芑山氏曰：「欲用光而訪安石，安石力詆，光不可用。後世皆歸咎安石，愚謂神宗銳志變法，不明是非，不辨邪正，惟安石是聽，非果能大用光也。豈安石一闢沮而後收勸諭哉？使帝果欲用光，未有不驟斥安石者。然則司馬光范鎮諸賢之不容于朝，皆神宗不知人之過也。」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一 嘉祐堂

又曰：「司馬光言青苗之散，貧者既盡，富者亦貧。此事勢之必至者。然愚親近日州縣倉廩，雖不名爲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應，而民往往不便者何也？蓋法雖加二，費乃不皆出之量淺，入之量濫，出之粟稅，入之粟精，守支之費，半其所出，守納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家倍息，殆有甚焉。此等流弊之極，尤司馬光諸公所未見耳。」

蘇軾言政令得失

宋神宗熙寧三年。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令。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動。不患不嚴。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因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

古方略

卷之十

上三

忠貞堂

所言者。三事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意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開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

古方略

卷之十

十四

忠貞堂

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願役。而徵指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嘗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督。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

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皆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端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試因試進士登策，以言武平吳

古方略

卷之十

忠貞堂

或曰：鎮以安靜一語，即富弼不務更張之意。足培植國家元氣，當時獨無如安石盡感神宗耳。惟適此曰：中不無學究語。如論曆數長短，專言道德風俗，而不言富強是也。君子富，好行其德，饑寒切心，能無為非者鮮矣。安在暢德厚俗，而能以食

弱自存也哉。至重臺諫，折姦萌，真識微見幾之論。然臺諫諸臣，亦須如古孔父仇牧，方能為國有無。苟其人不必皆賢，言不必皆是，盈庭道繁，徒滋紛擾耳。且安知不以此起姦雄之心，而輕朝廷哉。愚謂欲重臺諫之權，必自選臺諫始。臺諫之臣，既賢，則所言者必當，使姦臣不特有所畏而不敢動，而實無隙之可乘。庶幾拔其本，塞其源也。世稱子瞻所疏三事，切中膏肓，愚獨以為猶枝辭也。紀綱人心風俗，何代無之。亦何至不可言進言者如用藥，須察其病根所在而攻之。熙寧之病，在賢姦不明，黜陟太驟耳。誠能進賢退姦，久任責成，則三言者可不勞而致也。語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非所以結人心乎。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廉讓，則下守節。風俗不歸此厚乎。二言以崇德，簡不肯以細惡。紀綱有不存者乎。事有一舉了，真目張者，得人是也。愚故曰：三言猶枝辭也。

古方略

卷之十

十六

忠貞堂

司馬光議取士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立十科取士法舊制銓注有格舉
拘以法法可以制平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
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
奏舉而無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
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
不便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
此而短于彼雖舉獎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
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

古方略

卷之十

十七

忠貞堂

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
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
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
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
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
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諸獄凡十科舉士應待
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
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
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詔命仍具

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芑山氏曰咨治莫要于得人得人則內安外攘皆
有實效可見十科舉試寓古論定後官之意近代
入仕太易往往有日誦萬言無關治體文成七步
未足化人者迫天下事既壞人才淪散乃始倉猝
求之非用違其才即舉非其人甚矣其不講於儲
才之道也

又曰真允文入相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每有
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所用皆知名士合司馬光
古方略

卷之十

十七

忠貞堂

廣付條錄通意朝廷當講求十科試之法余是
而欲求治何異北走南轅轍
卓菴氏曰此溫公專就取士言愚意朝廷養材之
法尤不可緩苟平日不能養之于先而一旦求所
謂純固方正可為師表獻納者何從而得之哉其
法以胡安定湖學及程明道論學制為備後世有
志人才者不可不知

蘇轍諫納元祐

宋哲宗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策曰：「今復河賦之過，而士不知勸，罷膏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難，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止以柔遠也，而荒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為其意？」蓋納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試近歲行事，有詔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施設，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

古方略

卷之十

十九 忠貞堂

嘗失墜，父作於前，子效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謙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為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擅大臣之謀，藏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浮于孝敬，而輕事變易

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

雖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

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特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

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此比先帝，非謗

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阿斥奴僕。鄧潤

甫趙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

「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

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

古方略

卷之十

二十 忠貞堂

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三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

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舉

漸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芑山氏曰：「此足見子由學術甚正，至純仁婉轉進

言，明轍無罪，非曲為轍地。欽哲宗知諸臣主熙豐

者之誤。

常安民論秦京姦邪

宋哲宗紹聖二年。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潯州酒稅。
言今小人專權之弊蓋于此
時秦京深結中官張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惑衆。辨足以健弄。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
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擯之而後已。今在朝之
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他日羽翼成。悔
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刻。獨安民首發
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
初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
書。方明。
卷之十
至
忠貞堂
詩求進。說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
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諡爲文正。近乃乞斷棺槨尸。陛
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
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不已。至是復論張惇
專國植黨。乞收主柄。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少安解。當
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邪。
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蘇軾兄弟。會安
民言事件。旨。惇遂出安民監潯州酒稅。安民救之不
克。

或曰。安民首發秦京之姦。辭甚切直。哲宗使慰勉
而不聽從。卒貶出安民。言路自此塞矣。尚可與論
政事哉。

芭山氏曰。呂公著柄政。安民遺公著書云。去小人
不難。勝小人爲難。今雖登進忠良。不搜致海內英
才。使皆立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
臥也。且其怨憤久積。一發爲害必大。愚意安民此
言。蓋欲公著以君子勝小人。可謂蚤見。然于大人
格君之道。尚有未盡。然不能格君心之非。雖日羅
古方略。
卷之十
至
忠貞堂
致端人正士。使皆立於朝。彼小人蠱惑主聽。逐而
去之。猶推枯拉朽耳。惡在能勝小人哉。

崔鵬請明邪正

宋元符三年徽宗初卽位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鵬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犀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同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蹊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媢妒優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

古方略

卷之十

五

忠貞堂

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涓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先有之乎。惇有之乎。賞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螻蛄。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責國賊。冠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其持喑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

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爲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用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脩德善政之資。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芑山氏曰。詔求直言。謂空虛求開納。脩復善政。無爲姦邪所中。譴亮如鵬。不置諸左右。爰資祿沃。但使爲相州教授。此徽宗之不足與有爲也。昏德之號。誰曰不宜。

古方略

卷之十

五

忠貞堂

楊時請損益祖法

朱徽宗宣和五年。以楊時爲題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雜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者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陛下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弩手。以殺嘗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

或曰。龜山入對。皆救時之言。不委以政柄。俾次第舉行。而僅除說書。所謂面從心拂者也。

余 垣 較正

孫 余 維樞

古方略謀卷之十一

明 姜源 俞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陳東請復用李綱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
誓之故使王洵來致責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非
朝廷意乃李綱姚平仲耳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庶親
征行營司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
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忠貞堂

邦彥自謂中興功臣曰考更書楚李敖之徒庸劣
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卹國計所謂社稷之臣
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嫉如仇讐恐其成
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
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
邦昌等皆保全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兵南向大
梁不可都必將還面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
況金陵正處重賞蔡攸朱勔等性生變亂雖欲還而
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莫宗社邪邦彥等不爲

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
命一傳兵民騷動至于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
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
斥邦彥等且以闕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
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
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殿之邦彥疾馳得免殿帥王
宗漢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
已得旨宣綱矣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
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忠貞堂
乘車而至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應聲喏而散
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將雍
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惶恐會朝廷將用楊時
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
東爲太學錄事力辭以歸
芑山氏曰明主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
塞也若東者置諸左右實其論列必多所裨益敏
僅奏東爲學錄何也至詔禁上書則朝廷又自塞
言路豈盛世事哉

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

李綱論撥亂

時敵在北

宋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勸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御史中丞顏岐奏曰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與京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盡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撓哲

古方略

卷之十一

五 忠貞堂

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芑山氏曰召用李綱自可撥亂反正但那彥離竄遠州而汪黃煽惑朝政復主和議宗澤張所諸賢且相繼熱逐豈能獨任綱以圖興復哉綱器識不遠古大臣帝欲用綱而不先去汪黃其不足為英哲可知

張所請還京城

宋高宗建炎元年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國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縣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北河東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人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獲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諸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六 忠貞堂

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都之與遠不遠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容新政潛善引去帝欲留之故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或曰宗澤張所志存興復識不在李綱下亡何帝疎忠直昵姦邪卒禍宋室後之論者謂建炎為中興非也

李綱條上十事

宋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拜右相綱至行在入見淵
淵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
中國不悟一切隨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
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徽宗欽宗撫萬邦
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
在道頗敢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
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
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綱
古方略綱卷之十一
綱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
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裨于聖聽陛下度其
可行者賜臣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
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宗
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
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震然後可議大
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
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
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

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舊式
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
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借選
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
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
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于其
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
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
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
古方略綱卷之十一
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
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
効策者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
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
中興翼日旌綱議於朝惟情逆僞命二事當中不出
芑山氏曰十事皆可見諸行但愚所憾者久在一
條當在國是之後蓋慎擇大臣忠邪不雜如汪黃
輩不居間沮格則主德脩而廢事康巡幸以下不

難次第就緒耳。厥後潛善李綱並相。宗澤累表請
帝還京。帝卒用潛善計。幸東南不報。及撻懶遣泰
檜還中國。主和。帝甫見檜。卽以樸忠許之。宋事自
此大壞矣。凡皆不慎擇大臣以至于此。綱十事不
以久任次圖是。何也。

李綱議脩政事

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爲右相兼充御營使。綱入對
言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美
斷於上。羣臣韓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
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
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
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
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
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
也。至于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
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
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路汾晉。河北所失
者。真定懷衛。濟州。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
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
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
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
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
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要

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慰天子恩德。所以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亮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動王兵。屢立戰功。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一 忠貞堂

綱督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或曰。先治內而後復讐。緩急各有次第。

岳飛論兵先定謀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授。且言自置司河北。益謙愈熾。李綱言。張所尚舊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登縣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權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代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率軍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馳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縱枝曳柴以敗。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二 忠貞堂

荆莫敢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
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特河北以爲固苟憑
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援或救金人
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
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芑山氏曰飛所見與李綱合先是宗澤語飛曰爾
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愚觀飛議度不獨負將
材雄與綱並相可也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一

趙子砥言北事

宋高宗建炎二年趙子砥至燕山

燕山虜地瀋陽自雲中後燕山道

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
兵我國欲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
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

地示虜口形勢言其勢

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
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子砥知台州

芑山氏曰宋和金與六國路秦等古人云以地事
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蘇洵曰此言得之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一

子砥餽虎之喻更痛切感人知金不可和至恩所
以制金尤見禦敵深智制金亡他據要害輯將士
厚積儲專任李綱宗澤岳飛諸人罷黜黃潛若汪
伯彥而已如是而虜有不墮吾阱者哉

胡寅進七策

宋高宗建炎三年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
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還則當糾
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
觀宮闕展省陵寢恤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
疋馬南渡一向畏縮雖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
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略二置行臺以
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
以自強五都剽掠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封建任
古方略卷之十一 十五 忠貞堂

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
切直罷之于外
芑山氏曰頤浩非獨惡寅切直實不知七策可采
耳攷頤浩後先謀論皆無足取如高宗在建康議
駐蹕之地則曰金人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宜且
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而臨安之鼎定矣及
金兵再至又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不能乘舟
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
之奇也金兵既入臨安車駕乘舟入海頤浩又奏

請令從官以下皆從便去高宗曰若然則朕所至
乃同寇盜耳以頤浩意見若此聞寅所陳七策未
有不以為狂且妄者也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六 忠貞堂

趙鼎條奏便宜

宋高宗紹興四年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縣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鼎勝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言痛言浚必在下已之事以謂事勢之不足固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蘇金粟人諸閩諗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奸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言恩臣日侍宸殿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古方略 卷之十一

上 忠貞堂

如此豈足與國中興哉

古方略 卷之十一

上 忠貞堂

芑山氏曰得君如浚不終君臣之好安知帝不以待浚者待鼎乎鼎非憂謗畏禍懼不克成功釋朝廷西顧耳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怖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交慶紹興五年浚鼎並相未幾爲呂祉離間論事往往不合鼎力求退七年浚免薦鼎可大用鼎復入相及浚失策得罪謫嶺南鼎力救帝意稍解鼎與浚皆賢相皆忠于謀國帝獨不始終委任數爲言者所攻至旅進旅退欲久于其位而不可得知人不用

趙鼎勸親征

宋高宗紹興四年召張浚於福州初浚至福州先是浚奉
州處金帛必併力宛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
疎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
之喻榜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感公自度此舉
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不振敵
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
鼎所逆知也榜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說字有
重望若使宜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兵赴關則其

古方略 卷之十一

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芑山氏曰以張浚來路為朝廷歸路既出萬全而
 又令虜不測智計頗密鼎見不及此尤幸能用榜
 言

李綱條上六事

宋高宗紹興四年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金齊之兵
 日迫或勸帝它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
 金捷頓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
 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名報之且
 言張樞密張浚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既敗南何乃
 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
 雨雪饒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又
 聞金主昚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諱劉範

古方略 卷之十一

臣臣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
 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
 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
 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
 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
 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得采羣言為善後計於
 是詔前宰相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

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
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
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
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
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先武先保河
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
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
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
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
古方略 卷之十一 主 忠貞堂

泰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在蜀連年出師以
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
吾亦欲東光武破虜豈既平虜復望蜀此皆以天下
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
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
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士銳馬日以耗損何以
圖敵惟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
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
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

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
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
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至削弱近年以
來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
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
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也衆兵以臨之分遣
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
則離離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
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
計方略 卷之十一 主 忠貞堂

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
逆臣可誅強大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
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
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
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野脩宮
闕立官府朔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遷幸此措置之
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
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
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無懼幸情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遠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投機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遇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于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際近年開殿則以和

治兵為失策余卒則以退避為安結而以進禦為內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繇今天啓宸衷悟前日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清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祭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于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矧目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

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略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目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

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儲器械併換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之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敵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隙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今金人造蒙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輒往來坐索

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可成。而徒爲此授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違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五

忠貞堂

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時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資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于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

亦得以共治。至于艱難之際。非得卓犖那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翼佐。必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閑。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若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貽於自明。雖負重謫。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小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開廢于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六

忠貞堂

歎盡少留意。而致咎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政之本朝嘉祐治平之理。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禍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

風聞。至於大事。則必嚴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鬼。應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何謂愛惜時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初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于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待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寬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猶父母之與子。愛之至。則所以戒之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威。必恐懼脩省。

以致其寅威之誠。比年以來。榮感失次。大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災異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於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豈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使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或曰。內固而徐議大舉。綱籌策素定。如所云勿復退避。勿復遣使。擇所當爲。一切以至誠爲之。皆謀出萬全。高宗徒棄論而不能用。豈非庸懦不足與有爲哉。世山氏曰。是時侍御史魏弘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恢復。所見與李綱同。綱條上六事。史不宜略。綱綱目無刪不載。非是。

卓菴氏曰。李忠定何其似武侯也。合前後疏奏觀之。不獨忠義勃發。其規畫精詳。確不可易。有臣如此。而不克中興。高宗真不君矣。爲嘆恨久之。

孫 余 垣
余 較 正
維 樞

古方略錄
卷之十一

子 忠貞堂

古方略錄卷之十一終

古方略謀卷之十二

葵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胡寅諫止和議

宋高宗紹興五年遣中訓郎何藪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警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間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

古方略

卷之十二

葵真堂

能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嘗示欲和之端爭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哉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藪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

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乃遣辭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芑山氏曰罷和議至快復浚素志也今于寅疏而反議之豈不自相矛盾

古方略

卷之十二

葵真堂

陳公輔論王安石

宋高宗紹興六年，陳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繇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王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王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王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刺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芑山氏曰：推見亂本，歸罪安石，自是不易之論。然非獨士大夫無氣義，不能維持國家，卽其所行新法，傷民蠹國，莫此爲甚。虜賊交訐，宗社動搖，雖謂宋之亡，亡于安石可也。

楊沂中敗劉猷

宋高宗紹興六年，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京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敝。況前年因緣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擊劉。觀鰲於是豫食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寧中路。麟壽春犯合肥，親率東路兵繇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繇光州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涇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退無退保。

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令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帝善之。然處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渡。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渡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持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渡曰：「非卿處遠，何以及？」

古方略

卷之十二

五 忠貞堂

此錄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論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倪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擊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倪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倪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倪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王師至藕塘，沂中復遇之。倪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

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亂衆潰。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積屍滿野。倪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韓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中，也。卽與數騎遁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聞倪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厚饗之意。

古方略

卷之十二

六 忠貞堂

或曰：吳錫以五十突騎破倪，此亦一奇也。使浚不保淮南，則淮南必爲賊有。淮南爲賊有，則賊勢必益橫。故論者皆曰：藕塘之捷，非浚不能成功。

岳飛議恢復

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乞終毋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用現兵隸之，帝召德用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

古方略

卷之十二

七

忠貞堂

飛請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用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我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祉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我素所不服。沂中視王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固知非太尉。」

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

爲者衆新

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山墓側，詔不許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請去憲，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或曰：沮抑武穆，露中興之功，浚罪不下於槍。

卓菴氏曰：即日上章求終喪，武穆舉動過張九齡遠矣，可謂忠孝兼盡。

古方略

卷之十二

八

忠貞堂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吳玠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愛詔班師。初吳玠進兵援秦州。聞金統軍胡彥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玠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錢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吳玠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受詔班師。初吳玠進兵援秦州。聞金統軍劄蓋與習不親。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玠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鈎臘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鎗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古方略卷之十二 九 忠貞堂

商異議。發先以兵挑之。胡盡果出。麴瑒以疊陣法更迭戰。輒來駐馬。磨之。士殊死戰。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盡走。保順家城。塽固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遣王質至此一又為疾師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瑒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瑒即驅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芑山氏曰進取則必請命奉詔則急班師總爲和

議所誤諸將如韓世忠劉琦岳飛吳玠吳玠皆忠

古方略

卷之十二

+

संस्कृत-विभाग

勇可任而姦相往往掣制使不竟其用姦相誤國如此

張浚力論時事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張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斌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志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古方略

卷之十二

十一

忠貞堂

芑山氏曰：殺相秦檜死，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紹興二十六年，浚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言。浚慮房數年間，必挑釁用兵，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帝諒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在罪籍，唱異議以搖國是，若使歸蜀，恐感遠方生患。復安監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入寇，殿中侍御史陳俊

卿言浚忠盡，帝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三十二年，帝傳位孝宗，孝宗召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浚

古方略

卷之十二

十二

忠貞堂

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翰林學士史浩深嫉浚，凡浚規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浚與湯思退並入相，思退恐和議不成，陰謀去浚。未幾，諫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貴國不賞，浚凡八上疏乞致仕，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枋、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卒。夫秦檜公為史浩湯思退諸姦臣所抑，卒無成功，高宗庸懦無足惟。孝宗號英武，史又稱孝宗察浚之忠，嗟乎，天下豈有察其忠而猶惑于讒以去浚者哉？卓菴氏曰：人皆以浚類諸葛亮，愚以為不然。秦亮能使魏延揚儀終其身不為異同，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奉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岳飛，而又詆之。此浚亮不可同日語也。

朱熹議脩攘

宋孝宗初即位。高宗傳位于帝。詔中外臣庶。陳時政。自稱太上皇。

關失監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脩攘之計不特定者

議和之說誤之也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顧斷

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

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

爲遲延中已之資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

以圖事功又言因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

戚繫令尹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

古方略謀卷之十二十三忠貞堂

本欲斯民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

姦賊狼賊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新舊賓

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芑山氏曰宰執臺諫以國家名器相私交此病民

蠹國之大者非熹不畏強禦必不能直指其失如

此類綱目削去此數語非是

虞允文陳棄地利害

宋孝宗時以史浩參知政事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

可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

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上言恢復莫先

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下一

耳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

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虜突

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芑畫地陳棄地利害帝

曰此史浩誤朕也收允文知太平

古方略謀卷之十二十四忠貞堂

芑山氏曰允文言三路不可棄孝宗既知爲史浩

所誤及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軍

璘亟馳德順備之已而金滿察世傑率師來攻璘

力戰拒敵時議棄三路詔璘班師璘還河池金人

遂陷新復十三州軍則是孝宗卒誤用浩言自沮

戰功也未幾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

罪然後罷浩知紹興府亦已晚矣况湯思退入相

復議講和宋事焉可爲哉

張浚圖恢復

宋孝宗初即位，手書召張浚入見。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懷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特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議欲戒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

古方略

卷之十二

十五

忠貞堂

卮山氏曰：國之興衰繫將相賢否。南渡以來，將相非不賢，然李綱入相，則有汪黃、武穆爲將，則有秦檜傳至孝宗。庶幾改絃，而又有史浩、湯思退之姦，庸直趨于亡而後已。然則雖有賢將相，尤當以去小人爲先。所謂除河北賊易，除朝廷賊難。有志中興者，不可不慎。

胡銓議屬不可和

宋孝宗隆興元年，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廷。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王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王和、二聖播遷，自何鼎王和、維揚失守，自江伯方、黃潛善、王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王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謂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銓又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機。」

古方略

卷之十二

十六

忠貞堂

卮山氏曰：銓之言深切事情，然自符離師潰，孝宗靡然無後伐金之志。而湯思退又專以和議惑之。陰遣孫道諱敵以重兵，賜和金僕散忠義，遂議渡淮。銓雖痛哭流涕，如思退何哉？雖大學生張觀等論思退鈞致敵人，因落職竄永州，以憂悸死。嗟乎！思退豈一死足蔽辜哉？

劉瑛陳聖學

宋孝宗乾道三年，劉瑛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王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贊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素食謀猷私見，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漢餘和糧之弊，納之授翰林學士，後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經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其功，則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制誥。

芑山氏曰：合衆智，用衆謀，甚善。然須先辨名寔，正不則有謀賊不從，不減復用之病。孝宗非罷黜盡言者也，瑛是時陳聖學論時弊，亦既稱善矣。未幾主督殿前司公事王瑛奉詔按視南淮城壁，瑛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瑛乞罷瑛，忤帝意，遂罷瑛。陳俊卿言瑛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既此而帝之喜優忌直益見。

劉瑛手疏別奏

宋孝宗乾道七年，起復劉瑛爲荆襄宣撫使，瑛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儀，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大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

古方略

卷之十二

十八 忠貞堂

別奏略曰：天下六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創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濶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核禁衛之卒，規摹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

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芑山氏曰。拱手疏語意殊切。真李綱所云內治既修。後議大舉同。先實而後形。尤見慮事深確。如孝宗乾道四年。大閱于茅灘。亦徒示以形耳。其于自治之實則未也。安所恃而圖恢復哉。

古方略

卷之十一

十九 忠貞堂

朱熹論主術

宋孝宗淳熙六年早。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徠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誠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拆雄言于帝曰。士之好名。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會平茶鹽。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拒諫適以成名。從來有

此議論。至于因而任之。能否自見。尤得任人之法。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諱之者易。奸名之士。空言則難。實用則疎。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核其實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橫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旦起而在列。即欲把持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若之設法排斥。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優之官階。以報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資以進。使以職業自效。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自顧不暇矣。何必過為褒崇。亦何必驟加擢黜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至兩敗。此有愧於趙相矣。愚意此儘可駕馭空言之士耳。至于任人。宜先辨能否。度其才足勝任。而後任之。度不債事。若漫授以事任。聽其見短。使捫舌自退。以明前此所言之不足有為。因以愧之。而不顧事之覆敗莫支。則是懲空言甚工。課實效甚拙。天下事豈堪一誤再誤哉。于氏謬以為得任人之法。愚不敢信也。

孝宗戒中人傳旨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黃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聞不容疑。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芑山氏曰。以中人傳旨為失。可謂善謀國。然非虛心親臨。臨事果斷。必不能洞見是非。不能不誤。它無具論。其大者如湯思退之主和撤備之失。非此不待智者而知。帝弗之察。及金人入楚濠。言者交章罪思退。始寃思退于永州。繇此而論。雖不令中人傳旨。其所誤固已多矣。惡在其能不失事機邪。況帝異時用舍。出于內批。則視帝所謂以德宗為戒者。又何相戾之甚也。先是嘗詔輔臣入對便殿。詔曰。朕每臨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宜于申未間。入對便殿。度可坐論。得盡

所聞期賸于治。按此亦盛朝良法。然自張魏公既沒。如真文陳俊卿朱熹張栻諸賢。皆用舍無恒。不能屈羣策以圖恢復。議者繇此知孝宗言有餘而行不逮耳。

安丙誅吳曦

宋寧宗開禧三年。吳曦

二年以程松為門。及金完顏川宣撫使檄副之。

綱以金主璟命。立曦為蜀王。曦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袒之令。稱臣于金。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能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夔錫知之。以告丙。丙時稱疾不視事。乃屬夔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管死報國。救四野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書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

戒雖犬馬識其主。乃其夷虜之臣。邦有膏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驥衝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驥啓戶欲逆。李貴卽前執之。刃中驥頰。驥反撲貴仆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驥首撫定城中。盡收驥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驥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

古方略

卷之十二

五

忠貞堂

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幽驥首及遵制法物與驥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驥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水虎高琪奉冊於驥。未至而驥已誅矣。

巴山氏曰。驥之伯父玠。嘗立功于高宗時。諡頑張韓劉岳。今驥叛宋附金。以首惡被誅。何其慘也。安丙不顧矯制之嫌。僞力平賊。識者趨之。然非巨源好義諸人力贊其成。丙亦安能越了此事哉。

真德秀請罷歲幣

宋寧宗嘉定七年。蒙古伐金。金以其故主承濟之女歸蒙古。及蒙古平。金主珣徙都汴。時金人國蹙財匱。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都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國。威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厲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害。積安邊之金。續歸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因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蹙。

古方略

卷之十二

美

忠貞堂

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及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甘山氏曰。挑釁胡元。誓爲所敗。理宗悔之。命學士與沐草詔罪已。御史王萬曰。用兵固失。言之大甚。恐亦不可。宜以震厲奮發。興起人心。詠從其言。按此與德秀所云事變方興。不宜示以可侮者相合。大抵國家忽有意外之變。須鎮重安詳。外示閒暇。古方略

卷之十二

忠貞堂

內修實備。不可先自驚擾。使人心搖動。合德秀王萬之計觀之。思過半矣。

真德秀奏五不可

宋寧宗嘉定八年。以真德秀爲江東計度轉運副使。德秀辭朝。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于金虜。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大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誠能以待敵之禮。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屬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信。何憚于此虜而事之哉。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疑輟及山

卷之十二

忠貞堂

東之盜。苟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振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過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

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元氣病而不可以為人。公論湮。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則治亂存亡之所歸。分故臣於終篇。及履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芑山氏曰。理宗淳祐四年。徐元杰劾史嵩之起復。古方略 卷之十二

士論紛紛。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較雖是正論。但言之大甚。元杰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詔嵩之終喪。按元杰此言。與德秀所云公論。國之元氣正合。但為秀汎言公論不可替。元杰則專指大學武學諸生上書論嵩之而言。

汪立信陳二策

宋咸淳十年。度宗既崩。于嘉園公昴即位。謝太后臨朝。稱詔。詔買似道獨班起居。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買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延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醉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欲仰當天心。俯達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千以實外禦。募兵帳元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才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圖。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治。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為難。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鄙清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

不得行。則天欺我也。斷壁與楔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挾之地。羣中以危法廢斥之。

芑山氏曰。似道安危利藪。匪一朝夕。立信當主少國危之時。力難進賢去姦。而漫遣書似道。以二策干之。譬猶持蘆扁之劑。投諸必死之人。庸有濟乎。策非不善。然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立信不能無失言之過。廢斥亦何足惜哉。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機部

計陸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謀出入惟機未有機失而謀成者書云若虞機張省括于度則釋慎發也世槩謂兵機事以速爲神至與投隙抵虛乘弊承亂

古方略自序

機一

忠貞堂

一切險詖狙詐之術同類而並稱之而司馬光又言機仁之端權義之平此可謂定論與尤繆者馮用之曰機者微也大人用之合道細人竊之階亂予謂細

人械耳安所得機而竊之機矣

奚亂之階况機可用而莫可竊邪機幾也幾不密則害成齊寺人漏師于多魚後世四郊多壘紛紛置講議司議論繁而功實廢嗟乎機豈可以講議求哉

古方略自序

機二

忠貞堂

新安余懋衡書

機序畢

古方略機卷之一

明 婺源 金鑑

袁州 張

秦趙會涇池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涇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蔣相和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和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遇三十日，三十日不遇，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

古方略

卷之一

品

芑山氏曰：宋景德元年，契丹退寇涇池，真宗自將禦之，勅以雍王元份留守東京，王旦等皆扈從，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宜冠冕，臣有所陳。」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然其言，久曰：「立太子，持其宗此舉，與頗所見略同。」又本朝房也，先入犯邊，聞王振用事，怙中國康重，以為房可以聲勢壓主，親征，聞大臣皆不得預議，師覆于土木，廢皇帝北狩，景皇帝以皇太后命即位，遂尊廢皇帝為太上皇，方房圖大同。

據上皇至，索金幣，大同帥郭登繕守備，益力已

登城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都城虜以

上皇為重貨，肆允言無讓，少保于謙，言曰：「豈不

聞社稷為重，君為輕，于是虜知言。」上皇不得賂

以好使奉，上皇回，還京師，按此即廉頗故智

特煩與趙王訣，謹與虜相持，其安危緩急異耳。

卓菴氏曰：龜山之論相如，愚不以為然。相如曰：「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夫以秦之威暴，遣使告會，趙

安得不往？而龜山曰：「雖無往可也。」是何言哉！至謂

古方略

卷之一

品

智勇不足，重趙，此尤不足信。當時諸侯役屬于秦，如蘇秦主，相如能使秦王擊缶成禮，秦自此不敢加兵于趙，凡十年，謂非相如之力乎？假令六國之相皆能如相如，保力捍趙，亦何至俛首西向也哉？且相如引車避頗，先國後私，雖古大臣不遇焉，以此推之，相如固非虛而無悔者比也。吾輩坐論古人，須審時度勢，奈何以承平責備之辭，而廢古人扶危植懼之功哉？楊氏說未確。按本朝楊興國鎮宣興，嘗援長興有功，太祖勞之曰：「長興賴卿

相援國與對曰唇齒之邦理固安然昔趙有廉頗
藺相如而強秦不敢加兵但臣異懼愧不及廉頗
耳然則廉藺之重趙昔人推之久矣豈子私說哉

藺相如避廉頗

趙與秦會渑池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
頗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奉
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惡爲之下宣言
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
病不欲爭列同位序也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
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
爲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渑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
所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遂肉
袒負荆至門謝罪

卞山氏曰相如初秦擊缶張目叱左右侍曹抹之
智耳至歸趙引避廉將軍急固難而後私忿卒於
頗須剴謝罪豈非識量過人哉後漢買冠私歸必
俟光武分之視廉藺多矣
卓老氏曰相如避頗至今以爲美談然相如非真
能下人實爲廉將軍不可力勝故以術籠之耳其

廷叱秦王數語。非獨爲舍人言。正欲廉將軍聞之。使有所憚。而不敢發。此兵家攻心之術也。而頗果。肉袒請罪。雖勇于改過。不知其丞相知術中矣。語云。怒者其常。笑者不可測。觀蘭之事。益信。

燕昭王不信諫

齊地背屬燕。獨首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首。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其立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昔年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原此物今不可行。使即舊業以鎮新民。三年猶未下。或譏之。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于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遺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服。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仇。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戮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

難燕國之福寡人之碩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后服，賜其子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獨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免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芑山氏曰：漢張良躡足封齊本此。但彼此誠偽不同，毅能不二其節，避地以免，而信卒及于難，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信雖無反謀，抑智不啻侯若與。

古方略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趙奢解開與閼

秦伐趙，圍開與。趙名趙王召熹頗樂乘。

樂毅宗人，或又云毅之子。

問之，問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阻，難救。問趙奢，奢對曰：

道遠險阻，譬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

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登瓦畫振趙

軍中侯。漢北軍中侯，之官，木此。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

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

食，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

乃增壘，開與非趙地也。奢既遣開，老甲而趙一日一

夜而至，去開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

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待之。不

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

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

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開與而還。

芑山氏曰：先實而後聲，至于因秦間而用之，視陳

平費、漢黃金四萬、勛間楚、孰勞孰逸，唐韓愈論捕

賊行實。乃謂平行反間。數年之間。漢得天下。漢高
渡遠于利。能出四萬。勉費少財而收大利。信如愈
所云。則是漢滅楚項。皆反間力。而高帝陳平。皆買
販之雄耳。如是而可以得天下。得一陳平足矣。忍
取蕭曹張韓諸人之畢智效力哉。愈此論迂甚。

古方略

卷之二

七

七

七

毛遂入楚定從

秦人攻趙。趙王使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
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
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猶錐之處
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
右未有所稱。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便遂蚤
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
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

古方略

卷之二

十

十

十

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
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
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
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
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
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
七十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
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
千里。持戟百萬。此霸者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

甯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

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

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

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

平原君定從。歸。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亦使晉

師將兵十萬救趙。秦使謂魏王曰。諸侯救之者。

吾已援趙。必得兵先擊之。魏王恐。遣新垣衍間入

邯鄲。說趙欲其尊奉爲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

方止之。

卷之一

士 忠貞堂

芑山氏曰。宋司馬光云。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

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夫三晉者。秦楚之藩蔽。

秦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

晉而攻秦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秦楚而攻三晉。

是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

受我而不攻。豈不悖哉。按此論甚確。蘇洵六國論

專歸咎於賂秦。比之抱薪救火。與司馬之論正合。

惜六國合從不堅。卒自取滅亡耳。

沛公詣鴻門

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會項伯。項

羽乃止。沛公見項羽。鴻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起

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

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且爲所屬。莊

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羽曰。

諸君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

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日之

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

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

衛士。仆地。遂入。拔帷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

張。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

壯士。與卽卽。酒。一生。舉。有。立。飲。有。之。羽曰。能復飲

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卽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

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

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

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生。喻
 從良至。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
 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
 方爲魚肉。何辭爲。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
 留車騎。脫身獨騎。樊噲等遇。新彊紀信等四人。持
 劍盾步走。從驢山下道芷陽間行起霸上。信張良使
 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王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
 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
 已去。聞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
 才略 卷之一
 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王斗一雙。
 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
 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芑山氏曰。沛公恃張良。張良恃項伯。非亡地而能
 存也。與彭城榮陽之困異。良素知羽腹小仁。增
 之計必不行耳。甚矣增之愚也。但知召項莊殺沛
 公。而不知方說羽急擊霸上時。項伯已夜馳之沛
 公軍。見張良。具告以事。迨沛公見羽鴻門。蓋所謂
 有備而無患者。豈區區項莊所能制哉。

宋楊時曰。項籍以閭閻匹夫。首天下豪傑。西向而
 並爭。陷秦故轍。欲以力制天下。范增曾無一言及
 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
 後項王卒有秋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
 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
 虐。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
 公平。按此論甚正。
 才略 卷之一
 十四 莊貞堂

漢告諸侯討楚

漢王南渡平陰津班志平陰縣河南郡至洛陽新城鄉三老

名董公遮自言曰說王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

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

無道放殺故謂是義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

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

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

漢王為義帝發喪祖祀而大哭哀臨衆哭三日發

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

亡方略卷之一十五 忠貞堂

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攻三河士河南

河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

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于是漢王求人類張

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本朝薛瑄曰漢治分明是霸如帝為義帝發喪乃

其一端

芑山氏曰項羽既滅秦以晉濟屠親戚叛之沛公

挾義帝令諸侯鬻鬻齊桓舉動董公之說非深識

王道者特明于當日情理時勢耳

卓菴氏曰陳餘謂漢殺張耳乃從蓋明知漢名為

討賊而實欲爭天下也為漢計者宜終以義令之

若曰趙不討賊必與楚同謀擊楚之後即移師伐

趙彼將懼而從之安有以討賊之名召諸侯而殺

人以邀其出哉是未知春秋漢殺公子買之義也

雖然質子不及五霸于高帝又何讓焉

亡方略卷之一十六 忠貞堂

韓信襲安邑

魏王豹初防漢，復以親戚請歸，至國即絕其河津。父
為楚漢王使，酈食其往說豹，豹不聽。于是漢王以韓
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
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
將誰也？曰：「馮異。」韓信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
項王。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
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
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古方略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要陽以木罌渡軍。服虔云：以木
罌渡軍。韓信先以木
罌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擊虜豹，傳諸榮陽。
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或曰：襲侵寄聲為楚事也。雖然，後世兵家用詭計
如此，豈獨韓信襲安邑哉？

芑山氏曰：宋寧宗朝，金入寇，僕散揆引兵至淮，遣
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與屯驢楊兵下
碁，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等以為誠然，悉集屯花
曆以備之。揆乃遣賚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

官軍不虞其至，遂潰。揆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江
縣，進圍和州。屯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整軍
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江表大震。按此與韓信
襲魏同，但揆先遣人密測八疊可渡，尤不煩木罌
耳。

蒙古攻金，遣三哥拔都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
不克，乃繇嵩山小路趨汝州，過山礪，輒以鐵鎗相
銜，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按渡水用木罌，踰礪
用鎗橋，兵法有地勢異而智調同者，蓋可使通，險
可使夷，非一端能盡也。
古方略 卷之一 八 忠貞堂

李左車策下燕

韓信既破趙，募生得廣武君李左車者，予千金，有縛

至麾下者，信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權

大事？信曰：「僕聞之百里奚者，憂而慶亡，在秦而秦霸，

非愚于秦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

成安君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

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

涉西河，過魏王，會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

古方略卷之一

十萬衆誅成安君，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耨

耨，示其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

衆勞卒罷，其實難用。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

食車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

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犒士大夫，北首

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

不敢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

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

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或曰：廣武君所言，短長聲實，皆深于兵者，信從其

策，卒能成功，後世剛愎自用，以圖僥倖，可不戒與？

甘山氏曰：兵法固有先聲後實者，亦須審時量敵

而行之。宋韓琦欲刺弓箭手，司馬光言不便，琦曰：

「兵貴先聲後實。」晏諒祚方祭誓，使開陝西驛，益兵

二古方略卷之一

豈不震懼？先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

欺之于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今

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

復懼矣。琦不能答。愚謂光此言，益深得兵家聲實

之用。與李左車合。琦論泥甚，但善兵者，又有有其

實，而或借聲以疑敵心，或先聲以挫敵銳，雖兵實

可用，未嘗不兼用聲也。非盡實不可用，徒欺之于

一日之間而已。然則光之論，亦僅得其一端耳。

惟適氏曰：按余端禮對孝宗言，謀敵決勝之道，有

聲有實敵弱則先聲後實以譽其氣敵強則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武乘匈奴困親征漠南無王庭譽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諺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威以禮蟲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厭遣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後聲也後世論兵者明乎余端禮之說然後可以用聲實惜讀父書不知變徒空言何益哉

古方略

卷之一

圭 忠貞堂

張良論立六國

楚數侵奪漢甬道楚數侵奪漢甬道如街道故曰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謀桡楚權不著前書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錫之地今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趙刻印趙先王因行佩之矣宋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著直也反宋借所箸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金之箸用指畫也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剖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登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已畢殷事已畢假筆為軒假筆為軒倒載干戈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野以示不復輪蹄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安二六

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雖與取天下乎。其不可
七也。且夫楚惟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此舉惟
無強則六國從而從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入
之也。此說漢書卷之五。以尊動漢王。
也。試用容謀。陛下事去矣。漢王報食吐哺。罵曰。豎儒
養敗公事。命趣銷印。

荀悅曰。張耳陳餘說陳涉復六國。自爲樹黨。時涉
未能專天下之地。取非其有。以與于人。多已之黨。
益秦之敵。所謂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
王之時。則是割已之有。以資敵。所謂設虛名而安

古方略 卷之一

圭 忠貞堂

實禍也。二者蓋同事而異形者也。

芑山氏曰。綱目書未行而罷。議謀失也。蘇氏謂著
漢王無我速于從諫之美。此說似迂。石勒素不知
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將手驚曰。此法當
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
人耳。觀此。蓋信蘇氏之論未確。

漢罷兵歸家

帝西都洛陽。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
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辦
告。理以峻論之。勿管辱。卑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
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
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已下。皆復
第七大夫。謂之七大夫。已下。皆復
其事不給。其身及戶。勿事。

古方略 卷之一

圭 忠貞堂

芑山氏曰。仍是除秦法初意。想見當日廣大氣象。
綱目于高帝書兵罷歸家。于光武書罷郡國車騎
材官。還復民伍。視秦書銷兵罷。隋書毀兵仗。大不
侔矣。論世者宜識此意。

高帝赦季布赦丁公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高帝項籍敗帝購求布千金致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

朱家朱家人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

滕公夏侯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言臣職當然也

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

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

南走越耳夫足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之子伍員之

季布子王孫叔孫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

爲上方略後漢書卷之一

爲上言之滕公言于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

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籍將逐窘帝彭城西短

兵援帝急顧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

丁公來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微

丁公也

宋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

及卽帝位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

守城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民無定主來者受之

固其宜耳及爲天子四海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

之使人懷二心以邀大利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

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

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于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

一人而千萬人懼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本朝于慎行曰項王之臣不忠高祖徇之彭寵之

奴不義世祖封之何也蓋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

故斬丁以示義先武當招降納叛之時故侯奴以

購敵其積一也雖然不義而侯何以示勸賜以不

死可矣

本朝陸深曰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季布以

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

布相反者爲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

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拔智

用術爲高祖計者也

甘山氏曰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弗內

遂如封丘門抱關望風啓輪及卽位斬封丘吏

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又唐臣杜若薛良以罪奪

宋。獻平南策。宋惡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

牙較。皆祖高帝戮丁公而行之者也。戮丁公以厲

不忠。司馬光稱其斷以大義。其論甚正。然予謂楚

季父項伯背楚事漢。與丁公等。而漢獨封伯射陽

侯。豈不彼此相刺謬哉。先武封荅頭子容不義侯。

尤非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綱目嘗之。識

失實。且非名也。先武此舉與封項伯同。

卓菴氏曰。項伯存亡生死之功。宣帝所厚報。丁公

始相見。既而來見。無毫髮裨益漢。項何以免于死。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邪。若論其罪。則項伯背羽于未死之前。丁公棄楚

于既滅之後。其輕重尤較然者。然伯見封而丁伏

誅。在帝國以私恩怨為誅實。而伯以既封遂掩賣

楚之實。丁以伏誅獨蒙不忠之名。其幸不幸相去

何遠哉。

高帝封雍齒

漢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

帝在洛陽南宮。從藏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

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帝曰。天下

屬也。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蜀取

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

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

反耳。帝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

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

自堅矣。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什方縣名。屬廣漢郡。本朝改為什方。

來什方作計。而急起丞相御史。完功。行封。羣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

芑山氏曰。沛水云。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羣

臣往往有觴望自危意。故張良因事納忠。以變移

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若良者。可

謂善諫矣。按此論自正。然帝卒誅隨信越。何與。

惟適氏曰。二急字見機智。少緩則失象心。所謂智貴卒也。然亦揆數任術。去狙公賦芋一間耳。

又曰。偶語特怨。帝封賞不均。非果謀反也。良必云。謀反急欲帝定功。行封耳。此進言切中要害處。

陸賈使南越

初隆慮侯周竄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

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餘

萬里乘黃屋左纛○黃○屋○之○物○與○黃○屋○不○同○獨制與中國侔文帝○之○字○寧○高○

母曰薄姬乃爲作親冢在其定者置守邑虜服奉祠
○九○使○藥○名○番不焉也終制日○使撰名三○十○二○
其邑萬里賜之襄史陸買使南越賜定書曰朕高

召其舅弟厚。厚之從父。厚。仍南走。厚。仲子。月。丁。皇。帝。剛。室。之。子。也。秦。外。奉。批。藩。于。代。道。聖。遠。聖。蔽。

孝惠皇帝卽世高后
 撲恩未嘗致書高皇
 帝泰羣臣

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

百方略 樓
卷之一
手 忠貞堂

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

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

將軍博賜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

人家。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

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養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獨也。

得王之成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朋
黨○可○如○何○哉○則○生○之○變○達○蒙○自○此○開○矣○只○得○退○一○步○

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頭與

[illegible]

王分彼此共善秦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
越云分佗恐頻有謝罪。頭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
國中曰。兩雄不俱立。而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令
去帝制黃臺左叢。

或曰。呂氏專柄之五年。書南越王佗反。越二年。遣
周竈將兵擊之。至是凡五年。帝不與兵誅討。而乃
遣使告諭。今即賜佗之詔。前之詞旨溫厚。無一毫
矜誇之意。佗雖欲崛遷。得乎。

芑山氏曰。此所謂不治治之者也。雖論之以理。感
古方略補卷之一 至 忠貞堂

之以誠。却隱寓制御作用。緊謂帝以德化人。非也。

孫 余 垣
余 維 樞 較 正

古方略機卷之二

明 發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光武破奔兵于昆陽

王莽遣王尋王邑等圍昆陽。光武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數千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時伯

古方略 機 卷之二 一 忠貞堂

升劉縯字伯升拔宛其縣陽長亭彭以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累捷。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尋。于是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芑山氏曰。用少須厲士氣。然非身先士卒。則士氣不壯。昆陽之戰。為前鋒。衝中堅。皆身任之。此世祖所為。以數千人破百萬衆也。

更始封劉秀武信侯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字聖功除之。秀謂續曰。事欲不善。言更始欲續笑曰。譬如足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續寶劍視之。續衣御史巾。從建隨獻玉玦。續別樊宏謂續曰。連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續不應。李軾軾李通之從弟通初與續兄弟善。後更始事新貴。朱鮪等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

古方略 機 卷之二 二 忠貞堂

威將軍。稷不肯拜。不受其除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劉縯與更始同祖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以也馳詣宛謝司徒官屬。續迎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秀獨見陽定。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芑山氏曰。非薄續也。勢嚴其阨耳。椎秦博浪。叱上所不取。光武蓋深得嚴變之法。後追諡續齊武公。

撫育二子章典。恩愛甚篤。漢高誦節于項王。光武委蛇于更始。二者所處誠急。然爲高帝易。爲光武難。羽心輕高祖。時憐而赦之。更始政不繇己。李軾等譖疾積深。必殺光武而後快。是故高祖之事項羽。智不出於勾踐。光武之事更始。謀更困於子胥。及王莽援首。河北命下。乃得脫羈縻而揚六師。危哉。

惟適氏曰。郭子興或於讒。疑我。太祖悉奪左右任事者。太祖日見疎遠。而事子興愈恭。未嘗有

怨言。與光武事更始略同。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吳漢說彭寵歸漢

漢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頽。字子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亂。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魚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時言不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可日遇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誦泉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許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號建策侯。卮山氏曰。許爲光武書。雖譎矣。亦堅寵也。猝用儒生。具以所聞說之。卽兵家先聲之法。然所恃者非儒生。儒生是客。漢是主。向令儒生齎書。漢不隨其後。恐寵終不能奪衆志耳。

古方略

卷之二

四 忠貞堂

遣官徇行郡縣

劉秀自兄續之北。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
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以寬解之秀止之曰。卿勿
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攻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
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空分遣官徇行郡
縣。宜布惠澤。秀納之。

芑山氏曰。除苛政。而不宜布惠澤。則天下之心
不附。語曰。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

古方略

卷之二

五 忠貞堂

光武進拔邯鄲

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劉秀逆戰于
南。縣名屬鉅鹿郡。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
大敗。秀曰。吾聞突騎言能斷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
可言邪。耿純言于秀曰。父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
大兵進攻邯鄲。郭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
之。督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
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
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郎郭郭卜者詐稱成

古方略

卷之二

六 忠貞堂

帝子與焉。威請求萬戶侯。秀曰。得全身可矣。威怒而
去。秀急攻之。拔邯鄲。郎夜亡。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
吏民與郎交關交結通地。誘殺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
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芑山氏曰。非惟識量過人。正恐反側爲亂耳。視高
帝封雍齒。事雖殊。而其御變之道一也。本朝陳
仁錫但稱其聖度如天。非也。

光武徇河內

光武擊銅馬賊于鄆。吳漢將突騎來會滑陽。

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吳漢請所付與。不敢

自秘。王是時更始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

爲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夜遁。王追擊于館陶。大破

之。突降未盡。而高湖重建。二賊降。從東南來。與銅馬

餘衆合。王復與大戰于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

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

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

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

上江大形。饑餓五情。皆賊。十餘萬衆在射犬。縣。王引

兵進擊南狗河內。河內大守韓歆降。

芑山氏曰。按行部陳。以安降者。與曉吏民交關章

同。所謂令反側自安也。我太祖令諸降卒宿衛

卧內。亦如是。

古方略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光武擊尤來諸賊

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于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

又戰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援高岸。突

騎王豐下馬援王。王僅得免。歸保范陽。郡軍中不見

王。或云已歿矣。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兄子謂伯

在。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

夜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縣。連戰破之。賊退入滎陽。

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復南陽。西鄉人言于王曰。賊無賴

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

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

敗散。王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

芑山氏曰。兼李牧左車之法而用之。彊弩將軍策

是。

古方略 卷之二

八 忠貞堂

寇恂擊朱鮪

朱鮪聞肅王北征，而河內孤，遣將蘇茂賈彊將兵度
 擊河攻溫。溫縣屬河內郡。自將攻平陰，尉河以綴。請進，馮異
 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
 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空待眾
 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言溫縣于河內至，失
 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
 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棄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
 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異亦渡河擊
 之，方略。卷之二 九 志貞堂

馬武請正尊位
 馮異寇恂追擊朱鮪至洛陽，自是洛陽城門晝閉，異
 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說王曰：「大王雖執謙退，
 奈宗社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
 擊之乎？」王不聽。耿純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于矢石
 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
 王暫時逆眾，不正位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
 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恩之。」行至鄴，召馮異問四方動
 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宜從衆議，乃
 即位于鄴南。卷之二 十 志貞堂

鮪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
 芑山氏曰：王之北征，恃馮冠足固根本耳，使恂不
 明溫與郡輔車之勢，急發兵會溫，則鮪計得行，安
 在郡可守哉？
 卓卷氏曰：宋欲蔽江，則先淮南，漢欲固郡，則先溫
 縣。皆所謂識要領者。後世不解此，一方有警，輒閉
 城拒守，賊未至而先以數十里之地委之，豈足與
 言守禦者哉？

或曰：是時公孫成帝矣，秦豐楚黎王矣。它若梁王
 淮南王赤眉更始之類，誰非鉅敵，而不建名正號，
 欲馳騫以擊之乎？馬武之言，比之耿純，爲見其大
 惟適氏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
 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割平海內，遽正尊位，何
 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更始既敗，四方盜名
 號者非一，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
 孤矣。烏可以高帝爲比而擬議之哉？

賈復寇恂分圖

賈復部將殺人于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
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于市。復以爲取
過。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到將帥。而爲其所
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姁子各
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
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敢
獨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
之餼。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勸兵欲誅之。而吏士
皆醉。遂過去。恂追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
賈復。復先坐在。欲起相避。光武咲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芑山氏曰。寇恂爲國釋忿。與趙蘭相如。謂恂。賈復
不能無過。帝既分其圖。宜稱引古名將奉公守法
之事。戒諭賈復。則恩義交盡。且令將來諸臣知戒。
獨略點何哉。

古方略

卷之二

十一

忠貞堂

光武敕諸將要賊還路

建武二年。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遺民往往聚
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
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遣破姦將軍侯進等。
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
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
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于華陽。相距六十
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古方略

卷之二

十二

忠貞堂

芑山氏曰。追尾掩截。以蹙賊勢。宜先據要害。使無
所逃。不然。豈得爲勝筭哉。

馮異破赤眉于崤底

漢書卷六十八

漢光武建武三年。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

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

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光武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

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曰。待爾以不死耳。

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赤眉衆尚十餘萬人。

古方略 卷之二 十三 忠貞堂

帝令縣尉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誠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錐鋒也。

說文云。錐鋒。金有剛利。備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遣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芑山氏曰。衣服相亂。蓋用援幟之法而變化之者。皆所以疑敵。然須出不意。又必乘賊懈擊之。否則

適足取敗而已。赤眉爲號。此賊狡計也。卽用賊計。

亂賊。兵法所謂水因地制派。兵因敵制勝。多此類。

又曰。近日賊皆僞降。旋復颺去。其間既降而爲兵者。又皆借兵之名。行賊之實。冒餉倖功。殺老屠稚。

害劇于賊。然則今天下皆賊耳。安所得剿賊之兵哉。求如徐宣等之歸命投誠。百不一二。受降者獨

賈賈何與。

古方略 卷之二 十四 忠貞堂

吳漢撫鬲縣五姓

先武帝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較于臨平。臨平縣屬鬲縣五姓。鬲縣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共逐守長。西北五姓即鬲縣宗李祐。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叔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芑山氏曰。與龔遂平渤海似。然吳漢知鬲反。孫守長故專用撫耳。它禁驚與鬲殊者。當別有方略。非

古方略

卷之二

五 忠貞堂

祭謂不必進兵也。

卓菴氏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此語非實。特以安衆心耳。孫願曰。救調者不搏戰。漢惟知得城而已。何惜一守長哉。此正漢方略。非專用撫也。

王霸閉營承襲

漢光武建武五年。蘇茂將五較兵救周建。茂建皆更營。之。蘇茂。一較。于重會。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馬武爲捕。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

古方略

卷之二

六 忠貞堂

戰。霸乃開營。後。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餐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博。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道此。茂再下。邵與董憲合。劉紆率佼彊。芑山氏曰。誘賊攻武。侯武合戰良久。賊氣少懈。然

後精騎襲其背蓋合兩軍之銳以克之。卽兵家更
休之法。示不相援。正漢于相援者也。閉營開營。堅
卧安坐。皆具方略。○霸此舉非獨承蘇茂之敵。抑
足堅馬武之心。兵法只在動靜緩急適機宜。得之
則勝。失之則敗。所爭者呼吸間耳。知此可與言機。

光武賜賈融璽書

建武五年。初賈融等聞光武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
西隔遠。未能自通。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謂漢有
再受命之符。融遂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
光武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卽與俱還。
帝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
陽。達字子陽。蜀犍為人也。在更始元中。與融等共起兵。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
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
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違衡合

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圖。
今之議者。必有任賈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秦二世時。南海尉任
賈新召龍川令趙佗。誦曰。聞項羽割李等。各起兵中
國。提龍南海數千里。可以立國。卽以佗行南海尉事。
置使佐。卽自立爲南粵武王。七郡南海。王者有分土。
總林若梧。合浦交趾。九與日南是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謂室自謀順
適已身之事。因授融爲涼州
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芑山氏曰。設兩說觀融去就。要之融思東向。非一
日。與隗賈公孫述異。論者謂融得陳嬰之智。良然。

耿弇平齊地

建武五年，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祝阿，平原縣屬。別于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宜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生口，指生獲之人。陰緩，謂曉也。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

古方略

卷之二

十九

忠貞堂

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悔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諸郡大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書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難大，而實易攻，乃敕諸將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

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舉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淄，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吾攻之，一口必拔。按臨淄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頗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親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

古方略

卷之二

二十

忠貞堂

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露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破之，今大耿耿兄之兵少于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重姓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淺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退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于是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

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于內使都尉制敵泰山大守陳俊分陳于城下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官壕臺本齊國所都即齊王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構宮中有壕臺也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殲矢中奔底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今兗州南與奔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時張步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列臣子當擊牛醴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

古方略 卷之二 王 忠貞堂

虜遣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鉅昧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上八九十里僱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奔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于信也將軍前在南陽余從光武幸春林自請平齊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奔復追張步步奔

平壽帝遣使告步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蘇茂諸奔軍門降齊地悉平奔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歸鄉里封步爲安丘侯

芑山氏曰文祝阿魯巨里授臨淄先後次第并或誘致邑來或伏待步去或賊鋒方盛忽引歸示弱或衆議閉營忽出兵大戰奔方略素裕豈徒詭道取勝哉

古方略 卷之二 王 忠貞堂

光武詔報馮異

建武六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言歸附

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

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異自長安

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

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憂，亭豆粥，

澠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

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猶十餘日，令

與妻子還西。

芑山氏曰：以章示馮異，雖推誠待之，微寓諷戒意。

又曰：此足救菹醢之失，觀異上書陳謝，終守臣禮。

非黜布諸人所能及。至如本朝注朝藍李輩，雖

欲不繩之以法，不可得，縣是推之，君臣之間，各盡

其道而已。

卷之二

忠貞堂

馮異據桐邑

建武六年，隗囂遣兵下隴，光武帝詔耿弇軍潯，潯

故城，馮異軍桐邑，祭遵軍潁，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

引軍未至，桐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行姓也，姓諸

之官，其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桐邑，異即馳兵

欲先據之，諸將曰：勇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

便地，徐思方略，異曰：勇兵臨境，忸怩小利，快音逆，

而後為之，遂欲深入，若得桐邑，三輪動，挫夫攻者

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澄

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

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

王元于潁，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

異進軍義渠，義渠北地郡，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莫輒

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芑山氏曰：據桐邑，寓戰于守，即耿弇振臨淄拒張

步之法。

卷之二

忠貞堂

寇恂戮皇甫文

建武十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名建威。

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光武自將征之。寇恂

諫曰：「長安道里居中，從洛陽至高平，安陽中。應接近便，安定隴

西，必復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

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潁川，關帝有。

起，賊將可爲至戒。帝不從，遂幸許，峻猶不下。帝遣寇恂

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

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峻精兵萬人，率多糧

食，方略略。」古方略卷之二 忠貞堂

等，西應龍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

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遺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

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

降。諸將皆賀。田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

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

耳。」

芑山氏曰：皇甫文以辭意不屈爲恂所寢，非恂能

料敵。特文無溪計耳。文不足惜，後世當以文爲戒。

惟適氏曰：恂戮皇甫文，非徒以辭意不屈，正爲文

乃峻腹心耳。使非峻之腹心，文雖無禮，尚未必即

斬之。後世爲軍師者，因當以文爲戒，而處恂之地

者，又當深察其使之間，整輕重何如。然後可斬。不

則無益，徒愆事耳。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吳漢等伐蜀

建武十一年，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光武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此謂以而奔船之。吳漢以諸郡棹卒持棹行船者，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盜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太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亦由征南公。」彭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天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乘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蜀兵大亂，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謂上請而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剽掠。所過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縣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萬石。吳漢督夷陵裝露橈，橈人遠天繼進

芑山氏曰：觀水戰一經征南公，得罷使之法，凡用人不得其所能，必無以責成功。就荊門一事，可推又曰：飛炬焚橋，魯奇勝笑。後孫權敗曹操赤壁，周瑜部將黃蓋焚盡北船，即用此法。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張堪知公孫述必敗

建武十二年公孫述因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空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揭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擊吳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空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荷以挑戰藏官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官大戰岑三合三勝

古方略 卷之二

元 忠貞堂

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郡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背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

或曰述故莽時能吏破更始將李寶張忠選取漢中盡有益州地結陳雲拒漢力爭神靈卒身死地矣與賢同議悲夫

又曰此舉張堪高午為功首漢顧無奇賞何也

班超遣李邑還京

漢書建初八年并班超為將兵長吏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賓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焚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督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

古方略 卷之二

元 忠貞堂

幹謂超曰邑前親發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督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芑山氏曰超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恐邑巨測不足與共事耳非厚遇邑也內省不疚云云特襲黔成語以自文去儒者學問遠甚本朝陳仁錫謂超是學者豈惟不知超抑亦不知學合超本末觀之自見

鄧訓掩擊迷唐

漢章帝章和二年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

訓子代

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

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

者謂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

迷唐叛我傳有紆爲招降斬其衆羌大動涼州吏民

命懸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思信不厚耳今

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

門因門護羌校尉所居寺舍後則之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

古方略機卷之二

羌掠無所得又不敢迫諸胡因即解去繇是湟中諸

胡湟中月氏胡所居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

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訓遂撫養教諭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

吾將其種羌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

兵縫韋船置單音兼編竹木以浮水上渡河掩擊破之迷唐

乃去大小偷居頗獲谷衆悉離散

甘山氏曰或言訓撫羌以恩沒而羌胡頑鹿恩信

之效如此恩謂賂羌使相招誘仍是賦狙故智羌

在鄧使君術中

惟適氏曰猛則濟之以寬張紆殺降訓撫以恩故

能使羌胡歸心此有餘慕及肅尚代爲校尉放訓

所爲恩意有加而迷唐復反何也用恩于殘賊之

後則恩即爲威加惠于喫咻之餘雖惠不爲德事

有甚美而不可循行者一施之則誤矣

古方略機卷之二

子 忠貞堂

虞詡增竄示強

漢安帝元初二年，太后以虞詡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虞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懸，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竄，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竄，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卷之二

志貞堂

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赤亭在隴西，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築營壁百八千所，招還。

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見戶見存萬三千，視事三年，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甘山氏曰：「畏羌逼已，故增竄示強，誘羌急攻，故小弩示弱，或弱或強，惟變是適。」語曰：「兵惟難。」虞詡得之。

又曰：東晉祖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僞爲疲極息于道，賊逐，棄擔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亥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又檀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魏軍聞。

言方略 卷之二

志貞堂

資糧有餘，遂不復追。二者與詡增竄同。

惟逖氏曰：「設伏淺水，因大破之。」法與廉范拒匈奴同，蓋非設伏，則前此舉動皆徒勞耳。

度尚平桂陽艾縣

漢桓帝延熹七年。荊州刺史度尚。山陽湖。募諸蠻夷。

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日當卜陽。

潘鴻等逃入。溪山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陽鴻黨衆甚。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

計緩之。則不戰。追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

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

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

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末還。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

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

咸憤勇。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

以溪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芑山氏曰。蘇洵嘗言士以義怒。如尚所爲。則又以。

利怒士。兵者詭道。或愚敵。或愚士。惟開闔有節。使。

人不測耳。孫子云。取敵之利者貨也。于此益信。

惟適氏曰。于少保燒通州積貯本此。度刺史奪已。

也。于少保奪敵也。于正而度奇。

丞相亮討雍闓

漢後王建興三年。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誅越。

州人門下督巴西馬忠。錄牂牁人。擊破諸縣。復與亮。

合。孟獲收閭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

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

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祐如此。即定易。

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會。而亮備遺獲。獲止不。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滇池縣。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郡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

之。或以諫亮曰。若督外人。則當督兵。兵督則無所。

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督外人而無兵。

者。必成禍。一不易也。又夷素有廢試。殺其部將之。

罪。自嫌重。若督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

使不督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于。

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或曰。亮討雍闓等。問計於老軍馬說。謾曰。南中特。

其險阻。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况公方北事強賊。彼知內虞。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爲上。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按譏此言。頗識軍計。及督軍祁山。違亮節制。亮乃收譏下獄殺之。昭烈謂譏言過其實。良然。亮獨不見及此。何也。

漢使李福詣計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將死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文偉費禪字按後主延熙十六年嗣可以繼之又問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傳告。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料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懿按行亮營壘處。歎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生亮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或曰。孔明不答繼禪之人。非淺高此後非乃所知之意。蓋蜀之人土。無足以繼禪者。在後主信而任

之耳。按禪與諸將大會於漢壽。爲魏降將郭循所殺。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爲戒。禪不從議者惜之。

甘山氏曰。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取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其與巾輜勢既窮蹙。而亮乃告終。書卒于軍。以見破於王事之實。以明計賊之義。本朝于懷行謂亮不用

古方略

卷之二

三十一

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坐失良圖。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死。安陳壽短其用兵。嗟乎。此豈深知亮者哉。陳同父論孔明。謂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不可以嘗理論。使後世妄儒得肆所見。以論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也。觀同父此言。益信于說外甚。

余
正

余維

古方略卷之二終

古方略樓卷之三

明 葵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靖伐梁秦丹

唐高祖武德四年。趙郡王李泰恭用李靖策。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梁蕭詵以江水方漲。不為備。李泰等拔其荆門。宣都二鎮。進至夷陵。詵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李泰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詵以罷兵。

古方略

樓

卷之三

一 忠貞堂

李靖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倉猝徵兵。不能還集。乃悉見兵出拒戰。李靖擊之。李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或留拒。或歸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擊之。茂不勝矣。今若急之。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李泰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出戰。果敗走。趣南岸。詵泉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李泰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

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詵之地。南出

嶺。東距洞庭。吾縣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

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

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

來。視伺動澹。旬月吾取之必矣。詵援兵果疑不進。其

文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

聞詵敗。悉詣李泰降。李泰勸兵圍江陵。詵內外阻絕。

問策於岑文本。梁中書侍郎文本勸詵降。詵謂羣下曰。天

不祚梁。不可復支。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

古方略

樓

卷之三

二 忠貞堂

我一人陷百姓於塗炭乎。詵以大牢告于大廟。下令

開門出降。

芑山氏曰。秦丹艦。疑援兵。不逐細利。以害大功。靖

之智計。加李泰數等。

李靖戒籍梁將

武德四年李靖伐梁梁主銳帥羣臣詣軍門曰當死者惟就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戮王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李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戰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疲蹙延頸以望真正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遂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拒闕處者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先路彼爲其主闢虎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饒長安新于都市
芑山氏曰不籍家以賞將士非專恤梁將陰以教唐將之忠其主每聞敵室此戰耳觀漢高裁下公以厲不忠則厚待梁將不樂同叛逆之科其所以教忠可知也此皆御下之道宜深思之
又曰按唐書本文與綱目小異唐書不啻叛逆比之以下云今新定刻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

而籍之自荆而南堅城劇邑賊之屯守非計之善者也止不籍錄唐書此數語觀之則是靖之不籍梁將者懼其輕城死守不吾降耳非有激厲唐將忠主之意要之教忠之意亦寓其中此又機之不測者也

惟適氏曰貞觀十九年征高麗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梁中其屢何力束鎗而戰遂破高麗兵太宗求得判何力者使自殺之何力曰彼爲其主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乃舍之按何力此言與李靖同但靖微寓機智何力發于至誠二者差別耳

古方略

卷之三

四

忠貞堂

李孝恭計輔公柝

唐武德六年，輔公柝反，詔趙郡王李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柝投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芑山氏曰：非飾說以定衆志，實見公柝當投首，蓋以理勢決之耳。七年，孝恭克丹陽，誅公柝。江南平。孝恭言果驗。○按公柝爲唐淮南道行臺僕射，勳杜伏威與公柝友善，軍中畏敬公柝，與伏威等

古方略

卷之三

五 忠貞堂

伏威忌之，潛奪其兵權。公柝知之，陽爲辟穀學道，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柝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爲之副。公柝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不從。公柝殺之，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專稱帝于丹陽。國號宋。繇此觀之，公柝自取滅亡，固不足惜。然公柝而成其反謀者，伏威也。伏威罪可逭哉。

制馭侯君集

唐貞觀十七年，以太子詹事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達與如星大，總帶珠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太宗。太宗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芑山氏曰：君集是時反形未著，安得驟加以罪？待君集如故，非推誠厚君集也。及君集勸太子承乾

古方略

卷之三

六 忠貞堂

反，君集被殺。太宗遂斬之。卓著氏曰：待君集如故，所以安其心也。然君集殺亮已胎于此矣。亮密以聞，與良平驕足封齊同，遂彼隱而此顯，其以殺韓侯則一也。

李世勣拔蓋牟

唐貞觀十九年伐高麗。李世勣拔蓋牟城。蓋牟城在遼東都司城南二百四十里。獲其戍卒七百人。皆請從軍自效。太宗曰。汝爲我戰。高麗必族汝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棄賜而遣之。以其城爲蓋州。蓋州本遼東蓋牟城。唐置蓋州。遼海因之。遼以牙遠。辰韓改爲辰州。元爲遼陽府。有縣入州。本朝勣舉州置衛。改屬遼東都司。

芑山氏曰。此必逆料戍卒反側。不可以從軍。懼有它變。姑賜而遣之。非誠慮高麗族其家也。當于言

古方略

卷之三

七

嘉靖

外窺其機智。

惟遠氏曰。戍卒七百人。非真欲戰高麗者。特以此緩虎耳。太宗知其不爲我用。故遣之。與光武捷王郎文書同。

劉仁軌鎮百濟

唐高宗龍朔三年。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勦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岷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于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

古方略

卷之三

八

嘉靖

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陞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過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南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惟別帥達婆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嘗之。黑齒唐時姓。任百濟爲達婆。有謀略。蘇定方克百濟。嘗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虎。嘗之。與左右十餘人追歸本部。保任存山。結搆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不利。嘗之復取二百餘

城嘗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沙吒者百濟人。叱加及見百濟既
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便嘗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
存城仍以權佐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
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卿者所
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放之時。不用疑也。遂
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授任存城。還。愛信妻。子。奔
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
濟兵火之餘。僅尸滿野。仁軌始命。盡骸骨。籍戶口。理
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陞。堰復。陂塘。賑貧乏。

百方略

卷之三

九

萬里

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閉境安
業。然後修屯田。儲糧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
京師。高宗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
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
爲。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勳有級。正除帶方
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書勞勉
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
秉節制而能推賢。可謂君子矣。

芑山氏曰。用嘗之相如。二人攻授任存城。撫安百

濟。折衝禦侮。仁軌功爲多。惜其能于將而不能于
相耳。

又曰。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督即將劉仁願鎮守。以
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卒。百濟故將
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立之。引兵圍仁
願。時劉仁軌坐罪。以白衣從軍。詔以爲帶方州刺
史。特文度之衆。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請磨盾
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願大唐正朔于海
表。後卒如其言。

古方略

卷之三

十

萬里

王方翼破車簿咽楚

唐高宗永淳元年，阿史那車簿圖弓月城，西城，圖名又突厥中

有子，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于伊龍水

俄而三姓咽楚，咽音吞，楚音初，三姓咽楚，鐵勒部一姓，其小者又熱海在與

亦力把力國，其小者又熱海在與車簿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于熱海，熱海在西域，流

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

謀執方翼以應車簿，方翼知之，悉召會議，何德也出單資

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

在方略 卷之三

詠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何德也車簿咽

楚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方翼尋遷

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高宗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

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親慰，何德也歎息，竟以養后

廢后方翼，何德也近屬不得用而歸，何德也夏州也

卓老氏曰：方翼衣有血漬，亦可謂致身事主者，高

宗既知歎息，卒以后故不得用而歸，何德也甚哉公之不

勝私也，實憲猶得爲車騎將軍，何德也翼所爲若此，而不

獲用，同一后屬也，固有幸有不幸哉。

郭子儀撫河東

唐代宗廣德二年，遣刑部尚書顏真卿慰朔方行

營，代宗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

至，是代宗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

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

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肯肯至乎？陛

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

駕李抱真，李抱真王之從父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代

宗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

在方略 卷之三

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

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

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不召而來耳，帝然之，未幾懷

恩反寇大原，帝謂子儀曰：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

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

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

固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芑山氏曰：汾陽忠義感人，進退繫國家重輕，惜不

郭子儀輕騎見虜

唐永泰元年同紀吐蕃復合兵圍涇陽子儀諸將嚴設守備不戰時二虜聞僕固懷恩處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同紀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共擊吐蕃同紀不信曰汝給我耳郭公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虜寨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同紀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退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古方略

卷之三

也貞堂

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同紀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同紀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同紀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迫靈縣藥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

何其恩也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爲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在上郭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敢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唐公王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數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于此

卷之三

也貞堂

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願令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于可敦兄弟碩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同紀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醉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同紀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歿陳前家族城絕至藥葛羅亦附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歸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應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

遣之綠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統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露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京師解嚴。

胡氏曰。藥葛羅要子儀爲誓。使子儀急于退師。許以重言。而它日不克副。或副之而有傷于國。則雖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初若重大嚴誓。不可犯者。及味其旨。若無所誓。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是排難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解紛。何愧之有。

芑山氏曰。與回統共擊吐蕃。所以携虜黨耳。然誘之以利。徵用六國合從攻秦之法。

惟通氏曰。子儀雖間用權術。皆發于忠義。故雖假設之詞。自爾諄懇動人。所謂蠻貊之邦行者。登權術所以濟忠義也。豈與詭譎者比哉。

蕭昕使回統

唐代宗大曆三年。回統可敦死。遣右散騎管侍蕭昕爲弔祭使。回統延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而我馬不時歸其血。昕曰。回統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統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統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統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統慙厚禮之。

或曰。據理以答回統。回統慙沮。可謂折衝口舌之間。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間。

惟通氏曰。回統自矜有功。昕獨言回統不能無罪。又明言唐不忘回統前功。語氣抑揚間。不阿虜情。不損國體。足爲後世使臣法。

郭子儀見魚朝恩

唐代宗大曆四年，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亦告諸將，特士請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氏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邪？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懸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并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恐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芑山氏曰：直以所聞告朝恩，正欲令朝恩知其不疑耳。朝恩果無害已之意，足以明彼此之無嫌。萬一朝恩叵測，亦有所畏忌而不敢發。子儀豈聽天而以身嘗試哉？

郭子儀奏除州縣官

唐代宗大曆十年，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嘗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本朝子儀行曰：郭子儀以奏事不報爲可賀，澤城鎮河中，奏事不下，私喜曰：「上不疑我。」此見二公精忠人所不及。當時事理，定是如此。然亦在人臣所處何如。承平之時，師保大臣，不宜見輕於人主，艱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于朝廷，體不同也。

芑山氏曰：德宗始卽位，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太臣，不亦可乎？

恩意請此言。實亦令公所樂聞。雖然。令公純臣也。豈譽禍福。豈復有繫于心哉。

卓菴氏曰。子儀所奏除。必得其當。而代宗于諸鎮。則幽從。于子儀則不報。子儀非特無怨望。而且引為親厚。既以解朝廷之惑。又可以鎮僚佐之心。此子儀識度過人處。

古方略

卷之三

七

忠貞堂

崔祐甫議却獻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初卽位。李正已在代宗大曆中。植兵十萬。雄據東方。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至是。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土思。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從之。正已大慙服。

芑山氏曰。賜將士。雖似用惠。然微示正已不宜私。獻而又陰折諸道窺伺朝廷之意。此措置得宜處。

古方略

卷之三

七

忠貞堂

若稍涉權諂。既褻國體。又啓它讐。非策之善者也。所惜者。德宗嘗卜相于祐甫。祐甫舍李泌。獨薦楊炎。及炎秉政。專以復恩讐為事。怒秀實。殺劉晏。論者不能不歸罪祐甫云。

又曰。德宗建中元年生日。四方貢賦皆不交。李正已田稅各獻緡三萬匹。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與分賜淄青將士略同。

楊炎議留崔寧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既卽位。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蜀。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

古方略 卷之三

至 忠貞堂

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內觀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炎。勸以寧爲帥。使初馬瑋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郾陵。二州。范陽。郾陵。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名。出兵自江油趨白垵。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賊

之。范陽兵迫及于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于大慶河外。大慶河在四川行都司。越舊城。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聞于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道使之凍者。

或曰。安蜀制寧。楊炎一言之力。

言山氏曰。內親兵于蜀。更授他帥。復收沃壤。不以吐蕃入寇爲患。且因以爲利。其中指畫甚密。然非晟不能勝厥任。此擇將之所以宜慎也。

卓蒼氏曰。留崔寧。最得要領。非獨全蜀。亦恐寧與

古方略 卷之三

至 忠貞堂

虜合。炎特隱而不發耳。假外亂以驅內寇。非深識遠智者不能。

李晟議滅懷賜

唐德宗時，李懷光敗朱泚兵於醴泉，奉天圍解。懷光至奉天，數與人言盧杞姦佞，扼閭之懼，言于上曰：「使懷光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入朝，留連累日，賊難圖矣。」上詔懷光引軍還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表暴揚杞等罪惡，朝廷既逐杞等，懷光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光會于咸陽，西陳清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官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敵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遛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敝，且當休息觀變。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晟屢奏恐其有變，為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空，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管宣慰，因召晟參議。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

本朝于懷行曰：「滅削之議，出於晟口，則士心怨晟而晟之事敗，出於懷光，則衆怨懷光而懷光之勢孤。」片語轉移，勝敗遂決，事機之所繫大哉。

芑山氏曰：「晟既聞參議，即當思所以折懷光，俟費數額而後發紇，豈前此未之恩歟？」

惟適氏曰：「許懷光與晟合軍，此舉最誤，不特縱光并失晟矣。狼莠不剪，嘉禾亦穢，用人不可不慎。」

李晟還軍渭橋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尚結贊相吐蕃言蕃法發兵，以至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論懷光，懷光竟不肯署。尚結贊亦不進軍，贄還言賊此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剪，易者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師進取之謀。陛下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戚者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適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混問所疑，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籍，臣猶慮有翻覆，又從容問云：「同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夾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歸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同奏云：『見卿語及于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凡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蕃異端，何跡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陣而行，歸東渭橋，時鄭坊節度使李

古方略

卷之三

重

忠貞堂

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睦，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繇，所慮大端，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按墨，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誘，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隙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晟見機應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晟頓行，便道合軍，同往託言，兵素少，爲賊此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解圍不可以不離，較徒不可以不疾，理盡于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

古方略

卷之三

重

忠貞堂

轉調且更俟何時。

本朝于懷行曰奉天巨復之功陸贄之謀居多。無論帷幄籌畫皆成敗所關。卽軍機之運有不動聲色制勝目中者。方懷光與李晟合軍。退挽不進。其情已見。使晟不與分軍。則爲懷光所害。身之不保。功于何成。于是奏請移軍。上未敢發。而贄詰懷光以片言質得其意。卽以制命分之。晟軍既分。操縱錄已。而懷光以一軍孤立。始無能爲矣。此其功爲何如。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壽令惠元等促裝。卽日進路。可謂慮事深詳。然當日懷光驕肆。實無不欲移軍之意。贄孜孜爲國。不得不過計耳。使帝信用贄言。環制懷光。則叛逆無自而發。何至再經播越哉。

李晟諫遷岷峨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及車駕至潯州。山南地狹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芑山氏曰。六軍雖弱。尚可資爲聲援。震所見與晟合。然非晟表適至。帝豈能不感哉。此滅賊之機也。

陸贄請存慰李楚琳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楚琳遣使詣行在時車駕幸涼州初奉

天圖既解楚琳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

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楚

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

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楚琳先

將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

慙李惟光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

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

是等言方略機求之三元忠貞

惟環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覆絕以諸鎮危疑

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

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

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

通歸塗特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

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迫挾宿疵則是改

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

瑕人皆有恩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

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輩非小所宜速圖願陛下勿以

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

省優詔存慰之

芑山氏曰贄非禦撫楚琳勢不得不撫耳未幾楚

琳遣將從渾瑊拔武功敗朱泚將韓旻瑊乃引兵

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所謂得其遲疑便足集

事者也不然楚琳拚飛附賊為禍甚酷豈非自取

伊戚哉

言方略機 卷之五 三子 忠貞堂

陸贄議代李楚琳

唐德宗興元元年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其將韓旻斬朱泚以降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膺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膺奪易一瞬而虧萬乘之美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

古方略

權之三

至忠貞堂

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侯莫枯京邑微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芑山氏曰楚琳一鳳翔將耳殺節度張鑑自降于泚助泚僭號改元宣德宗深惡之也先是楚琳遣使入貢不得已除爲鳳翔節度未幾欲以渾瑊代楚琳贄以乘輿未復勸帝優詔存慰之及泚既敗贄又不欲以脅執之術施于楚琳向使德宗處置諸臣悉如贄之于楚琳豈復有跋扈不易制者哉

給朔方行營衣錢

唐德宗興元元年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卽時給之芑山氏曰或言雖未給猶給也故綱目先書給德宗此意可謂近于仁恩按此亦安及側之意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李晟誅田希鑒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

鑒勅令此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焉

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川的

書意使何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

英等戍涇州，晟舉託巡邊，前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

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

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舉，即還鳳翔，希鑒不復

疑晟伏甲而害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

曰：我與爾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記者石

奇等三十餘人，教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即亦不得

無過，以親知當令身首得全，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論

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或曰：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馮河清，河

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

附于泚，及泚既敗，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

至涇原，纔百餘騎。希鑒閉城拒之。泚曰：爾之節，吾

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

中曰：還爾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令言，請希鑒降。

泚獨與范陽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嬰拒之。泚將

梁庭芬射泚，韓旻等斬之。請涇州降，傳首行在。詔

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按希鑒雖閉門拒泚，而其

初附泚之罪，必不容貸。且希鑒反側，懼復爲變，故

不加誅不已。然晟方謀誅希鑒，與之道舊結歡，而

希鑒不疑者，特與晟親知也。嗟乎！忠愛如晟，豈以

親故而宥大逆哉。

古方略

卷之三

李晟

李泌擊淮西叛兵

初李希烈據淮西陳僊奇希烈舉淮西降以僊奇

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僊奇遣都知兵馬使吳

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僊奇為吳少誠

所殺少誠密遣人召兵馬使吳法起等使

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起等引部騎四千自鄭州叛歸

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及為所敗上急遣中使救

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

靈寶名縣淮西兵已陳于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

活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淮西兵亦不敢動者明日宿陝西七里泌不給其食

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大原舍太原舍

南陝州西南六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

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速道勿留行皆護以半

道隨而擊之又遣虞侯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

逐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

夜出南門陳于洞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而

伏發賊眾驚亂且戰且走追遇唐英岸邀擊之賊眾

大敗擒其驍軍兵馬使張宗徽泌以賊必分兵自山

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自炭窖谷起長水賊

二日不食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起

果帥眾大半趨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起殺其士卒

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

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潰兵得至者纔四十七人

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徽等六十餘人送

京師詔腰斬于鄭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

或曰遣之則死力以圖報之則聚眾滋變讓以半

道擊以伏兵耳目不驚而大禍除矣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古方略德之二 匪 認貞堂

李泌請罷李昇宿衛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李昇爲詹事。詹事東宮之屬，掌三卿十寺之政。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衛

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晞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

乘輿，相與鬪臂爲盟，更輶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

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御

國，御國城，名有二，俱在交州府城武縣東南，北御國，南御國。文王應子所封春秋時，所謂取卿大將子宋是

也。南御國春秋時宋已大，長公主肅宗女，第，接

漢置南御國縣今省之。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官者。

古方略

卷之

卷之

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上言二人之隙，且

言昇承恩，延賞無以中傷而卻主乃太子妃之母

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

以遂繼從之。

或曰：于此卽伏安大子案，是鄴侯入相第一大事。

余垣

孫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校卷之三終